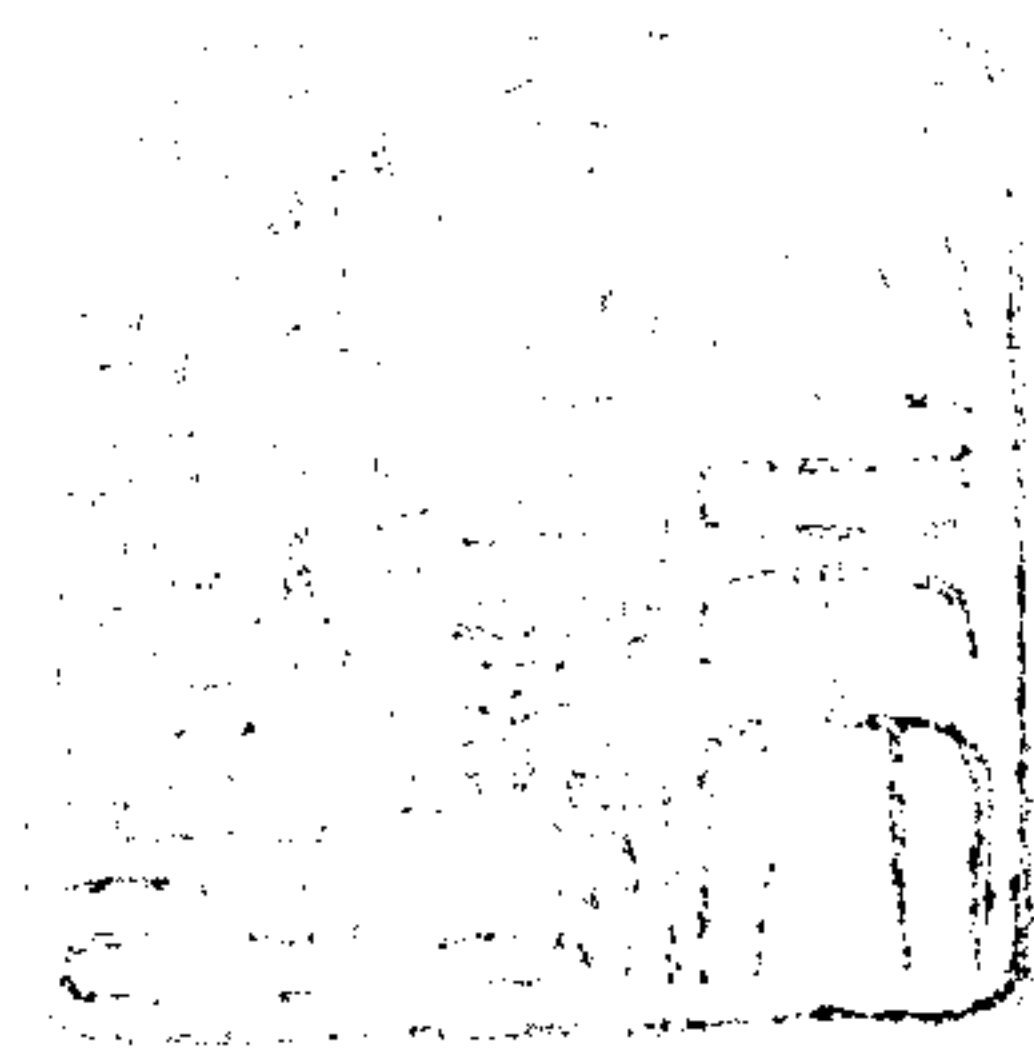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五六・子部・雜家類

札樸十卷〔清〕桂馥撰

愈愚錄六卷〔清〕劉寶楠撰

經史雜記八卷〔清〕王玉樹撰

雪泥書屋雜志四卷〔清〕牟庭相撰

菽厓考古錄四卷〔清〕鍾裒撰  
校記一卷〔清〕鮑鼎撰

二初齋讀書記十卷首一卷〔清〕倪思寬撰

一

一一三

三〇三

四六七

五三五

五六七

嘉慶癸酉鐫

# 札樸

山陰小季山房藏板

札樸序

序

友有相慕而終不可見者未始非神交也余自錢少詹曉徵王侍御懷祖盧學士紹弓因知曲阜有桂君未谷者學問該博作漢隸尤精而不得見覲其南來或可見之已而未谷由山左長山校官成進士出宰雲南永平以為是恐難見矣余僑居姑蘇久壬申薄遊新安而歸得晤山陰李君柯溪刻未谷所撰札樸十卷方成屬余序之余甚喜以為未谷雖不可見而猶得見其遺書也未谷深於小學故經史子集古言古字有前人言之未能了而一旦豁然理解者豈非訓詁家斷不可少之書耶况其考核精審有資於博物者不可枚數柯溪亦官滇與未谷時多商推論定柯溪之告歸也未谷以此書授之俾刻之江左未谷是年沒於官而柯溪乃於十年後解囊刻之不負鄭重相託之意是真古人之友誼可以風示末俗者矣抑柯溪言未谷尙有說文正義六十卷為一生精力所聚今其彙藏於家吾知海內必有好事者取而刻之持贈後學庶不見未谷者可以見未谷之全也哉嘉慶十八年七月中元日金壇段玉裁書於閶門外枝園

札樸序

小季山房藏板



桂未谷札樸序

古之學者有四曰義理之學曰經學曰史學曰辭章之學而考據不與焉非無考據也考據即寓於四者之中也我朝學者始有考據專門其大要本之三通玉海等書蓋以百餘年來欣逢

稽古右文之主惟時在朝在野者能以實學相尚其所撰述俱足裨益治體沾溉藝林故治經者有李安溪方望溪諸君考古者有閻百詩沈自南諸君訂譌者有毛西河胡鳴玉諸君辨證金石與山川古蹟者有王竹雲錢竹汀顧亭林陳宏緒諸君今讀曲阜桂未谷大令之

札樸序

小亭山房校刊

札樸而服其學之有兼長也大令負穎異之姿博極羣書自六經諸史象緯輿地財賦河渠算數歷律之學與夫六書聲韻方言風俗之類罔不根究其原委剖悉其疑似所列書目有六首溫經以漢唐注疏為本參以各家之說其折衷之權當則安溪望溪也次覽古其援據之宏富考覈之精詳則百詩自南也次匡謬嚴而不失之苛辨而不失之鑿則西河鳴玉也次金石文字其搜羅墨本有出於集古金石錄之外者則可與竹雲竹汀鼎足也次鄉里舊聞次滇遊續筆則方駕乎亭林之營平地名記宏緒之江城名蹟記也雖曰考據專門而引

證奧博詞藻古雅實能兼義理經史辭章四者之長而自成一家之言豈剽賊陳言者所敢闖其門逕哉昔人論朱竹垞工詩古文詞而兼長考證以大令視之其何能多讓乎大令以名進士出宰滇南退食之暇撰成是編貧不能付梓乃以艸稟授同寅山陰李柯溪少尹少尹風雅好古敦氣誼重然諾遂出已財屬浙西鮑涑飲先生校刊時先生年八十餘終日不釋丹鉛見此書以為得未曾有乃潛心警對凡五閱月而歛刷奏功先生手所刊本兩過鸞脰湖委余為序夫余與大令神交二十餘年每以未得與之上下其議論為憾今得讀其平

札樸序

小亭山房校刊

生之著述差足慰向慕之心也余竊惟為學而至於考據考據而至於如是之精權其為傳世行遠固鑿然而無疑者况又得少尹與先生資助而告成之其有功於大令豈淺鮮哉而余得附名卷末亦厚幸矣若欲弁言簡端則我豈敢

嘉慶癸酉歲大暑節前二日吳江翁廣平拜手撰

札樸第一目錄

温經

悶

襖

莫陸

鼻

冶容

甲拆

平秩

昏墊

札樸卷一目錄

文選引書句讀

臣哉鄰哉

夔夔

赤埴墳

東出於陶丘北

三江

怪石

執夷

蒙

度乃口

拯

輿說輶

日中見沫

旬

卦氣值日

靜言

六宗

載

小李山房校刊

子弗子

邁

下土墳壚

畧

雲土夢

齒革羽毛

刻

考終命

不昏作勞

卣

宅心知訓

咸和萬民

耽樂

罔可念聽

予造天役

既底法

燄燄庸庸

師聽五辭

攘

惟貌有稽

札樸卷一目錄

獲奔

簡

餘波

態

湘

蘊結

聊

剝棗

齷

芑

無逸

天命自度

翼日翼室

不克開於民之麗

天闕慈我成功所

越茲蠢

頌

泯泯芬芬

格命

徐奄

小李山房校刊

罔攸賓

賁

莛

椽杙

簡

鴉之奔奔

諛草

燼燼

訛

警警



會朝清明	魚鼈
名	緝
厭厭	平平
馬祖	赫
蹂潤	禮天子所御
善走	柞
啮啮淒淒	滅滅
淵回	抗
夜何其	芾
靡神不宗	警
九折之澤	翳
媚	掃
塹	茶
謹就	駟駟牧馬
疹	付度
服箱	變
遁	優
升氣	唐棣
繼檠	蕪
演安	厭

札樸卷一目錄

三 小亭山房校刊

啐	苟敬
韋當	繹
摺	絹綱耳
豐	掘
楣	聘禮記脫誤
修止	種麥
鵠	凌室
福室	失色
相保	求牛
藥	師都
珠駟	忌
翦闔	五盾
畿	椁
司刺	鼈
枯	要辭
軛	駟琮
伯用將	彭落
緜緣	雉
經	次舍
學官	呼

札樸卷一目錄

四 小亭山房校刊

陵職	桃菊
防墓崩	子卯
倥	棹
謙	示諸掌
洩	脩
五庫	益其長
今月令	均田
坯	麻疇
爛	吟于鬼神
箭筈	精

札樸卷一目錄 五 小南山房校刊

札樸第一目錄終

札樸 卷一

札樸第一

曲阜 桂馥 未谷

往客都門與周君書昌同游書肆見其善本皆高閣又列布散本於門外木板上謂之書攤皆俗書周君戲言著述不慎但恐落在此輩書攤上也他日又言宋元人小說盈箱累案漫無關要近代益多在費筆札耳今與君約無復效尤馥曰宋之夢谿筆談容齋五筆學林新編困學紀聞元之輟耕錄其說多有根據即我朝之日知錄鈍吟雜錄潛丘札記皆能露漑後學說部非不可為亦視其說何如耳嘉慶紀元之歲由水程就官滇南舟行無以遣日追念舊聞隨筆疏記到官後續以滇事凡十卷以其細碎竊比匠門之木枅題曰札樸烏呼周君往矣惜不及面質當落書攤上不邪壬戌八月忍媿陋生桂馥書於順寧

溫經

問

易乾卦遯世無悶呂氏春秋本生篇下為匹夫而不愠高注昏讀憂悶之悶義亦然也

拯

小南山房校刊



明夷用拯馬壯鄭注拯承也艮卦不拯其隨釋文作承音拯救之拯玉篇承下引聲類云拊字列子黃帝篇使弟子竝流而承之注云承音拯馥案字本作拊與承聲義相近魏晉人因造承字隋唐人改作拯鄭注天官職幣地官司徒竝作拊

禡

訟卦或錫之鞶帶終朝三禡之鄭本禡作拊淮南人間訓秦牛缺遇盜拊其衣被高注拊奪也

輿說輶

大畜輿說輶鄭本作輶云輶伏兔考工記加軫與輶焉

札樸卷一

二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鄭司農云輶謂伏兔也疏云伏兔漢時名今人謂之車殿是也左傳正義云子夏易傳輶車下伏兔也今人謂之車殿形如伏兔以繩縛於軸因名縛也馥案伏兔即鄭本之輶也名縛者輶也孔君以縛與伏兔皆為輶誤小畜輿說輶釋文云輶本亦作輶馬云輶車下縛也

莧陸

莧陸丈夫虞翻本作莧陸云莧說也莧讀如夫子莞爾而笑之莞陸和睦也案詩新臺燕婉之求說文引作睨婉睨目相戲也

日中見沫

廣韻昧莫撥切星也引易日中見昧易釋文云沫徐武蓋反又亾對反微昧之光也字林作昧亾太反云斗杓後星王肅云音妹鄭作昧服虔云日中而昏也子夏傳云昧星之小者馬同薛云輔星也馥案此言鄭及子夏作昧與字林王肅異轉寫誤為昧若果作昧則與字林王肅同無事煩言矣釋名職末也說文朮或作秣春秋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穀梁竝作昧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公羊作昧以聲求之當從本末之末說文無昧字或脫漏

玉篇昧莫割切星名又有兩昧字一音莫潰切冥也

札樸卷一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昧爽旦也一音莫蓋切明也又斗柄此為宋人重修

所亂

鼻

玉篇鼻馬縣足馬後左足白具此二義易乘馬鹽如馬融曰鹽如不進之貌震為馬鼻足故鹽如馥謂此縣足之說也說卦其於馬也為鼻足虞翻曰馬白後左足為鼻震為左為足初陽為白也馥謂此後左足白之說也

句

豐卦雖句无咎王注句均也馥案說文句徧也均平徧也釋訓昉昉田也釋文云本或作昉字林云均均田也



冶容

太平廣記引易蠱容誨婦南都賦侍者蠱媚五臣作冶媚一切經音義云聲類蠱弋者反周易作冶冶容誨婦劉瓛曰冶妖冶也西京賦妖蠱蠱夫

卦氣值日

京氏易以卦氣值日其法精密余考之易軌而得其說蓋以坎震離兌四卦卦別六爻爻生一氣主二十四氣其餘六十卦三百六十爻爻主一日餘五日四分日之一以通閏餘

甲拆

解卦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鄭本作甲宅注云皮日甲根日宅馥案蜀都賦百果甲宅

靜言

堯典靜言庸違傳云靜謀也言其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文十八年左傳說其工云靖譖庸回注云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文十二年公羊傳惟譏譏善靖言何休云靖猶撰也馥謂靜靖皆假借當為諍謂其善為諍語說文諍下云諍語諍諍也

平秩

平秩東作大傳作辯秩周禮馮相氏辯其序事以會天

札樸卷一

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六宗

六宗鄭氏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案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鄭注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鄭注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馥案鄭既以司中司命

札樸卷一

五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風師雨師為宗今又以為佐其說六宗有星辰無日月其說天宗則日月星辰兼有豈天宗六宗各別不相涉耶蔡氏月令章句說天宗云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宗五經異義賈逵說六宗云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泰山河海蔡說天宗與賈六宗同賈說六宗與古尚書說同司馬彪說六宗云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諸說雖異要當以天宗歸於六宗也

昏墊

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孔傳言天下民昏瞢墊溺皆困水



災也張景陽詩洪濼浩方割人懷昏墊情李善注引孔傳以為人病水災案謝靈運游南亭詩久痲昏墊苦此言久病竝無水患成六年左傳民愁則墊隘杜注墊隘羸困也襄九年傳夫婦辛苦墊隘杜注墊隘猶委頓唐張廷珪上疏或謂人窮不足恤而億兆攜離愁苦昏墊則無以奉上矣

載

舜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傳云言奮起其功以廣帝堯之事甘泉賦上天之緯李善注緯事也引詩上天之載案說文宰舉人在屋下執事者載緯訓事其義出於宰

札樸卷一

六 小 李 山 陽 校 刊

文選引書句讀

文選應貞詩聲教南暨李善注引尚書朔南暨聲教晉書地理志夏后氏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南浮於江而朔南暨聲教案漢書賈捐之曰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馥謂自漢至唐皆以聲教絕句宋人始屬下讀

子弗子

啓呱呱而泣子弗子釋文子鄭將吏反案列子說符篇禹惟荒土功子產弗字孔傳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皆與鄭讀同禮內則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說文咳小

兒笑也李善文選注引字林同史記扁鵲傳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注謂嬰兒初知笑者馥謂咳而名之兒知笑已漸長矣呱呱而泣初生未久也一言泣一言笑皆謂名子事也

臣哉鄰哉

泉陶謨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傳云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馥謂鄰卽下文欽四鄰之鄰傳以四鄰為四近是也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

道

札樸卷一

七 小 李 山 陽 校 刊

莊八年左傳引書泉陶邁種德杜注稱泉陶能勉種德邁勉也馥案借邁為勸書立政用勸相我國家傳云用勉治國家釋文云勸音邁左傳距躍三百杜注百猶勵也釋文作勵音邁

夔夔

大禹謨夔夔齊慄正作悛悛方言悛悛也

下土墳墟

禹貢豫州下土墳墟馬融注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墟也豫州地青鄆注墟疏也梁州厥土青黎王肅注青黑也黎小疏也馥謂墟黑剛土今說文墟下脫黑字堉訓



赤剛土則墟為黑剛土矣馬謂豫州地青青即黑故王云青黑色

赤埴墳

徐州厥土赤埴墳埴鄭本作哉注云哉讀曰熾熾赤也案赤古文从炎土作塗禹貢古文當作塗鄭訓赤義同略

胡渭曰嶠夷既略略字必有精意按左傳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又曰封畛土略又曰侵敗王略略皆訓界經略猶言經界也覆案略字見左傳者除胡所引尚有七處莊二十一年傳王與

札樸卷一

八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之武公之略注云略界也僖十五年傳東盡虢略注云東盡虢界也此二處皆訓界又隱五年傳吾將略地焉注云略總攝巡行之名宣十一年傳略基趾注云略行也昭二十四年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注云略行也此三處皆訓行又僖十六年傳會于淮謀鄭且東略也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此二處亦行義覆謂禹貢略字當主巡行經略其畫疆定界即經略之所有事也漢書地理志自昔黃唐經略萬國變定東西疆理南北吳都賦故其經略上當星紀拓土畫疆卓犖兼并

東出於陶丘北

導水東出於陶丘北說文陶下引作東至于陶丘無北字李善注文選應貞詩顏師古注漢書高帝紀引說文亦無北字丘古文作聖或以聖之一字誤為丘北二字歟鄭氏云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據此則鄭木亦作至于矣禹貢下文云又東至于荷是先至于陶丘又至于荷荷即澤也鄭氏詩譜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此言曹在丘北非謂水出丘北

雲土夢

荆州雲土夢作又傳作雲夢土解云雲夢之澤在江南

札樸卷一

九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其中有平土丘案夢溪筆談唐太宗時得古本作雲土夢又案水經沔水又東南過江夏雲杜縣東鄭注禹貢所謂雲土夢作又故縣取名焉覆謂杜古多省作土韓詩徹彼桑杜今詩作桑土是也

三江

揚州三江既入鄭注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案三孔鄭讀為荆州九江孔殷之孔鄭彼注云九江從山谿而出其孔衆多是也史記孔殷作甚中與鄭異

四瀆本作四寶謂四孔史晨碑孔瀆亦當為寶

齒革羽毛



齒革羽毛惟本傳云毛旄牛尾案旄牛出西南夷不屬揚州此因荆州厥貢羽毛齒革傳以為與揚州同也荆州兼四川之東界則有旄牛矣

襄十四年傳范宣子假羽毛於齊齊不產旄牛

怪石

青州鉛松怪石傳以為怪異好石出岱山之谷此蒙上文岱畎言之今泰山不出怪石青州之博山益都萊州之掖縣平度即墨登州之萊陽福山棲霞皆出異石色備五彩堅光如玉

刻

札樸卷一

一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微子我舊云刻子傳云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晉書樂志亥者劾也言時陰氣劾殺萬物也

執夷

牧誓如虎如貔傳云貔執夷虎屬也郭注爾雅陸璣詩疏竝以執夷為貔別名陸德明禮記釋文引書傳作執夷反案執夷固可為貔之反語但作傳者方託於孔孔時無反語豈得不知後人因釋文多反語遂加反字

考終命

洪範五福五曰考終命案此與天祿永終惟永終是圖皆不同鄭注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又

注六極五曰惡云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惡也據鄭意謂容貌美好至老無殘毀案曾子啓手啓足即為考終命子夏失明不得為考終命孔傳謂不橫天與一曰壽何異

蒙

大傳五行傳不聖厥咎蒙厥罰恒風鄭注蒙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案洪範咎徵曰蒙恒風若疏引鄭注蒙見冒亂也馥謂蒙無冒義說文冒冡而前也冡覆也洪範借蒙為冡五行傳之冡亦當為冡因前日冡之文致誤也蓋稽疑曰蒙五行傳作曰冡也咎徵之蒙

札樸卷一

一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當作蒙稽疑之蒙當作冡其義各異

蒙見冒亂見當為冡說文冡突前也蒙冡連讀

不昏作勞

盤庚不昏作勞孔傳昏強也鄭注昏讀為敬敬勉也釋文昏馬同本或作敬音敬爾雅昏敬皆訓強故兩存馥案當為敬說文敬疆也

西京賦何必昏於作勞薛綜注昏勉也

度乃口

盤庚度乃口釋文度徐如字亦作渡案渡傳寫之誤當為啟說文啟閉也言閉口毋浮言傳訓法度非是



占

桓鬯一占占周禮作修春官廟用修

宅心知訓

康誥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此言老成人多識  
前言居心求之自明訓教又云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  
康保民此又言遠求之古人故鄭注謂古先哲王虞夏  
也傳解知訓謂知訓民馥以訓民當為保民之義知訓  
則專屬康叔與訓民無涉

無逸

無逸漢石經作勃玉篇勃豫也漢書作佚

札樸卷一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咸和萬民

咸和萬民傳云皆和萬民案說文誠和也引周書不能  
誠於小民此咸亦當作誠誠和並言古語多如此

天命自度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漢石經度作亮案亮篆作諒說文  
諒事有不善言諒也蓋太戊敬畏天命自諒也

耽樂

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論衡語增篇說云  
長夜之飲糟丘酒池不舍晝夜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  
困壽而死無逸又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於觀於逸

於遊於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漢書谷

永傳引云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於遊田惟正  
之共案經二耽字並當作醺說文醺樂酒也說此經者  
皆言酒下文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醺於酒德哉亦言酒

翼日翼室

顧命越翼日乙丑傳曰明日又延入翼室傳曰明室疏  
引釋言翼明也案說文翬翌也經傳多借字故以明為  
翬翼為翌

罔可念聽

多方罔可念聽傳云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案上文惟聖

札樸卷一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疑念聽當為念聖言紂所為

無可念作聖者無逸此厥不聽漢石經聽作聖蓋聽聖  
形近傳寫易譌

不克開於民之麗

不克開於民之麗傳云不能開於民所施政教麗施也  
下文慎厥麗傳云慎其施政於民又顧命真麗陳教傳  
云定天命施陳教呂刑越茲麗刑鄭注麗施也又匪察  
下獄之麗傳亦訓施案麗當為麗說文麗數也數當為  
敷廣雅敷布也施敷布義同

周禮以八辟麗邦法杜子春讀為羅鄭以為附麗馥



謂當作嚴書所謂敬敷五教也

予造天役

大誥予造天役釋文引馬注造遺也案遺當為邁傳寫之誤漢書翟義傳引書予遭天役遭有邁義故馬注訓邁文侯之命嗣造天不愆孔傳訓造為遭是造遭以聲借也

天閱茲我成功所

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閱茲我成功所傳云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閱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案此傳不了閱無慎義訓慎者乃茲字所云慎勞以勞解勤

札樸卷一

西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字而閱竟無訓下文天亦惟用勤茲我民傳云天亦勞慎我民故知以慎訓茲以勞訓勤也

既底法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有室矧有構案底法疑底定言父已定基址子不有為室構下文罔敢易法王莽擬之云爾不得易定蓋古文定作會法作會形近致誤

越茲蠡

洪範用靜吉用作凶大誥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蠡案蠡即洪範之作釋詁蠡作也

燄燄庸庸

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梅福上書引作庸庸注云庸庸微小兒也案昭十八年左氏傳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杜注東北曰融風淮南地形訓東北曰炎風高注艮氣所生也一日融風馥謂燄燄當為炎炎庸庸當為融融張晏曰融風立春木風也火之母也火所始生也馥謂此雖言風義通於火

頌

洛誥乃惟孺子頌朕不暇釋文引馬曰頌猶也猶下脫一字若與鄭義同則當云頌猶分也

師聽五辭

札樸卷一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呂刑師聽五辭傳訓師為衆復謂師士師

泯泯芬芬

泯泯芬芬傳云泯泯為亂芬芬同惡逸周書祭公解泯泯芬芬孔注泯芬亂也馥案泯正作泯說文泯愾也愾亂也

攘

奪攘矯虔鄭注有因而盜曰攘費誓無敢寇攘鄭注因其亡失曰攘博士讀曰襄馥案釋詁攘因也馬注皋陶謨襄因也

格命



庶有格命鄭注格登也案方言格登也此鄭所據然格  
俗借字當爲假曲禮天王登假列子天下大治而帝登  
假漢華山廟碑思登假之道皆以登假連文假卽假之  
省說文假至也周易王假有廟訓假爲至孔傳庶幾有  
至命亦以格爲至格假無至義訓至者皆假也

惟貌有稽

惟貌有稽傳云惟察其貌有所考合案說文緇旄絲也  
引周書惟緇有稽旄當爲旋集韻旋絲曰緇言簡有衆  
如治旋絲也

徐奄

札樸卷一

六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費誓淮夷徐戎竝興傳云淮浦之夷徐州之戎竝起爲  
寇昭元年左傳周有徐奄杜注徐卽淮夷服注魯公所  
伐徐戎也案說文魯東有邾城又云周公所誅邾國在  
魯公字後人加之當是周所誅也邾邾竝在魯境成王  
誅邾魯公滅邾邾卽服氏所謂徐戎

獲筭

杜乃獲斂乃穿鄭注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穿或設獲  
其中以遮獸獲柞鄂也周禮雖氏春令爲阱獲溝瀆之  
利於民者鄭注阱穿地爲塹可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  
陷焉世謂之陷阱獲柞器也堅地阱淺則設柞器於其

中賈疏云柞帶者豎柞於中向上帶帶然所以載禽獸  
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帶國語魯語鳥獸成  
設筭鄂韋昭注鄂柞格所以誤禽玉篇楞筭也

罔攸賓

多士于惟四方罔攸賓釋文賓徐音賓馬曰賓却也案  
賓當爲覲說文覲蔽不見也莫結切廣韻與續同必刃  
切正合徐音今俗作擯戰國趙策六國從親以擯秦又  
作賓史記六國表秦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

簡

說文簡下云簡存也從心簡省聲讀若簡徐錯繫傳引

札樸卷一

二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尚書簡在上帝之心馥謂書古文作簡謂帝心存之也  
今借簡字玉篇簡音萌爾雅釋訓存存萌萌在也邢疏  
萌字書作惠說文作簡

亶

書誕告用亶其有衆又亶聰明作元后傳竝云亶誠也  
詩亶其然乎又祈父亶不聰又擇三有事亶侯多臧傳  
竝云亶誠也

餘波

李善注鸚鵡賦引書導弱水餘波入於流沙或以被爲  
波之譌余曰李引經每與今本不同被讀如被孟豬之



被宜存此說

芼

詩關雎左右芼之傳云芼擇也案新唐書韋陟傳窮治饌羞以鳥羽擇米馥謂芼从毛擇物以羽毛古有此訓故毛公用之

慙

甘棠召伯所慙釋文云慙本又作揭案揭當為惕說文惕息也

椽杙

兔置椽之丁丁傳云丁丁椽杙聲也案六韜椽杙大槌

札樸卷一

太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尚書大傳椽杙者有數隋書元弘嗣傳每推鞠囚徒或椽弋其下竅漢書酷吏傳揭著其姓名顏注揭杙也椽杙而書死者名也

湘

采蘋于以湘之維錡及金毛傳湘亨也廣雅鷓飩也漢書郊祀志皆嘗鷓亨上帝鬼神顏注鷓亨煮而祀也引韓詩于以鷓之案說文鷓煮也玉篇鷓與鷓同湘乃借字

蒹

鄭風方秉蒹兮毛傳云蒹蘭也太平御覽引韓詩蒹蘭

也蒹非蘭訓蘭者蒹香草蘭之屬也案蒹即蒹山海經吳林之山其中多蒹草說文蒹草出吳林山廣韻蒹香草蒹同上馥謂蒹即蒹字盛宏之荊州記都梁縣有山山下有水清泚其中生蒹草名都梁香

蒹又與菅通吳越春秋干將曰後世即山作台麻經蒹服陳書徐陵傳京邑上墟蒹蓬蕭瑟

蘊結

檜風我心蘊結小雅我心苑結皆謂鬱結也集韻愠愠竝音鬱心所鬱積也南風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史記倉公傳宛篤不發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注

札樸卷一

太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云怨讀為蘊

鶉之奔奔

鄘風鶉之奔奔鄭箋奔奔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禮表記引詩作賁賁鄭注賁賁爭鬪惡貌呂氏春秋引詩亦作賁賁高注賁賁為其色不純馥謂高義為長

聊

衛風聊與之謀箋云聊且畧之詞廣雅聊苟且也案字當作憖李善注笙賦引聲類憖且也

諼草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說文蕙令人忘憂草也引詩安得



蕙草或从煖或从宣王伯厚詩考據爾雅音義引詩作  
菱案爾雅該忘也施乾說爾雅菱忘也此即忘憂之說  
也

剝棗

幽風八月剝棗前賢說剝義未了說文剝裂也務剝也  
務埤也言棗孰蒂埤裂而落有似於栗也

熾熾

廣韻炯下云熱氣炯炯出字林爾雅熾熾熏也詩蘊隆  
熾熾徐逸音徒冬反韓詩作炯炯續漢書郡國志陳畱  
郡封上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同蟲聲相近故炯或作

札樸卷一

手小李家校刊

熾廣雅炯熾也熾當為熱說文赭赤色也從赤蟲省聲  
詩變赤從火而蟲則不省蓋熾炯皆赭之或體

餽

角弓如食宜餽毛傳餽飽也鄭箋王如食老則宜令之  
飽馥案襄二十六年左傳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  
飲賜杜注餽饗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是餽餽義同說  
文餽作餽餽作餽音依據切

訊

采芑執訊獲醜傳云訊辭也箋云訊言也案禮王制出  
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誅告與傳意合傳蓋讀如

秋官小司寇訊羣臣之訊說文辭訟也

芑

薄言采芑陸璣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  
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謂之芑西河鴈  
門尤美齊民要術引詩義疏蘆苦葵青州謂之芑初學  
記引夏小正采芑注云芑蘧也馥案蘧當為蘧說文蘧  
菜也

警警

板聽我警警傳云警警猶警警也箋云警警然不肖受  
馥謂當為不肖受廣韻警不省語也楚詞九思令尹兮

札樸卷一

手小李家校刊

警警王逸云不聽話言而妄語也

說文徐鉉本警不肖人也韻會引徐鉉本作不肖人  
言也馥謂不肖當作不省

會朝清明

偃師武億曰楚辭天問會鼂爭盟何踐吾期注云爭一  
作請案鼂朝同字說文鼂讀若朝杜林以為朝旦請清音相近盟明通  
用詩黃鳥不可與明是屈子引詩會朝清明作問蓋云  
以甲子日赴膠鬲請盟之期毛鄭以為日之清明非是

魚鼈

韓奕魚鼈鮮魚箋云魚鼈以火熟之也正義云案字書



魚毛燒肉也魚烝也通俗文曰燂煮曰魚然則包與魚別而此及六月云包鮓者音皆作魚然則包與魚以火熟之謂烝煮之也此謂包字音皆作魚者徐音甫九反是也箋謂包以火熟之者亦魚字義玉篇魚火熟也是也陳啟源曰毛燒不可施於鮓鮓作魚為當馥案魚正作烝說文烝烝也烝轉為包者字包聲相近包或作學桴或作抱桴或作胞呂氏春秋桴人即庖人公羊傳包來左氏作浮來漢書浮丘伯鹽鐵論作包丘子是也內則鮓鮓蒸鮓燒皇侃疏云鮓鮓二魚皆蒸熟之鮓是小鳥火中燒之是則魚烝鳥燒自昔皆然鮓亦魚類故宜

札樓卷一

三小字山房校刊

焯也

名

齊風猗嗟名兮毛傳云目上為名釋訓同郭云眉眼之間孫云目上平博玉篇引詩作頰云眉目閒也韻會引說文顛眉目閒也今說文無此文或引玉篇誤傳說文也字又作昭西京賦昭藐流眇注云昭眉睫之間

緝

抑荏染柔木言緝之絲傳云緝被也案說文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緝

厭厭

載艾厭厭其苗箋云厭厭衆齊等也案集韻稽稽苗齊等也

平平

采菽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韓詩作便便云閒雅之兒案漢書敘傳傲亦平平文雅自贊即韓詩閒雅之意

馬祖

吉日既伯既禱毛傳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漢書敘傳類禡厥宗應劭曰禡馬祖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馥案周禮校人春祭馬祖

札樓卷一

三小字山房校刊

鄭注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釋天天駟房也郭注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

赫

大雅反子來赫鄭箋口拒人謂之赫釋文赫亦作嚇鄭許嫁反毛音許白反莊子秋水篇鴟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司馬注云怒其聲恐其奪已也釋文嚇許嫁反又許伯反晉涼武昭王述志賦穢鴟鷺之籠嚇欽飛鳳於太清案廣韻嚇呼格切怒也漢舊律有劫略恐獨科其字作獨獨赫聲近赫借字嚇俗字晉書音義獨相恐也史記王子侯表葛魁節侯寬坐縛家吏恐獨



受賕棄市漢書平城侯禮坐恐獨取雞免承鄉侯德天  
坐恐獨國人受財臧五百以上免籍陽侯顯坐恐獨國  
民取財物免王莽傳各為權勢恐獨良民顏注獨以威  
力脅之也音呼葛反戰國策恫疑虛獨高誘注獨喘息  
懼兒音張裴上律表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守  
將中有惡言為恐獨通作曷又作喝僖十四年公羊傳  
注杞王者之後尤微是見恐曷而亾戰國策橫人日夜  
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又譌作喝通鑑開元初  
侍御史楊瑒廷曰若糾彈之司使奸人得而恐喝則御  
史臺可廢矣

札樸卷一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蹂潤

大雅或簸或蹂箋云蹂之言潤也正義云蹂黍以水潤  
米必當蹂之使濕馥案蹂當為禱說文禱復也謂揆抄  
也文字集畧煩擱猶揆抄也考工記鮑人進而握之鄭  
注謂煩擱之也是潤當為擱正義以為水潤米失之

禮天子所御

生民傳云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  
以弓矢於郊禘之前鄭注月令亦引作禮又引王居明  
堂禮帶以弓鞬禮之禘下馥案禮蔡氏月令章句作禮  
云飲以醴酒後漢禮儀志注引作飲之以禮皆沿毛傳

之誤

善走

駟以車釋釋傳云釋釋善走也釋文作善足云釋崔本  
作驛漢書音義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傳置中足為馳  
置下足為乘置馥謂高足即善足

柞

周頌載芟載柞毛傳除木曰柞周禮夏官柞氏掌攻草  
木馥案柞依字當為槎柞槎聲相近集韻柞與槎同說  
文槎衰斫也引春秋傳山木不槎中庸疏獲謂柞樗也  
柞樗亦衰斫之木

札樸卷一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啗啗淒淒

淒其以風又風雨淒淒說文引詩作啗啗又北風其淒  
毛傳云淒疾貌子虛賦作淒淒亦疾貌

濊濊

施鼠濊濊釋文引馬云濊大魚網目大豁也馥案馬義  
當為濊濊說文濊空大也讀若詩施罟濊濊馥謂說文  
引詩施罟濊濊以證空大後人改為濊濊又加讀若二  
字遂使詩與說文並失其義矣說文濊下引詩施罟濊  
濊後人加之非許所引也

淵回



秉心塞淵其心塞淵其德不回求福不回徐方不回  
猶違也左傳君無違德論衡引作回德塞淵即左傳昭  
德塞違也會稽典錄虞翻稱丁固塞淵好德

抗

燔之炙之傳云炕火曰炙正義云炕舉也謂以物貫之  
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馥案漢書揚雄傳炕浮柱之飛椽  
顏注炕與抗同舉也言舉立浮柱而駕飛椽

夜何其

夜何其曲禮梁曰蘇其注云其詞也釋文云其字又作  
箕同音姬語詞也案檀弓何居注云居讀為姬姓之姬

札樸卷一

李山房校刊

齊魯之間語助也然則其箕居姬音義同

弗

弗祿爾康矣郭注爾雅引作祓祿案生民以弗無子箋  
云弗之言祓也

靡神不宗

靡神不宗後漢順帝詔作靡神不崇案禮記祭法幽宗  
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鄭注宗皆當為崇崇之言營也

警

無言不警毛傳警用也案集韻警古文作周馥疑毛傳  
以周釋警譌周為用

九折之澤

鶴鳴于九臯韓詩章句九臯九折之澤論衡鶴鳴九折  
之澤馥謂九折者如九折之阪是也澤不得言折二澤  
字並當作臯臯乃臯之正體隸作罕因譌為澤

翳

皇矣其畜其翳釋文云翳韓詩作殪案釋名殪翳也就  
隱翳也

媚

文選江賦螭蟠鸞媚李善注云媚食之顏色有愛媚案  
詩思齊思媚周姜毛傳云媚愛也卷阿媚於天子下武

札樸卷一

李山房校刊

媚茲一人鄭箋竝云媚愛也宣三年左傳人服媚之杜  
注媚愛也

栝

象之栝也廣韻從木作栝云栝枝整髮釵也釋名簪枝  
也因形名之也晉書輿服志皮弁象玉邱注云邱冠下  
抵也象骨為之音而案邱抵通宋玉風賦邱萼葉而振  
氣史記河渠書西邱瓠口皆以邱為抵邱即廣韻之栝  
詩從手廣韻云栝佩飾或因詩為義但栝栝俱不見於  
說文吾友莊君述祖欲篆毛詩凡假借字各還本體寫  
至栝字不得其義舉以見問余謂栝即撻之異文說文



擿搔也搔指也指絜也絜絜髮也髓骨擿之可會髮者引詩髓弁如星然則擿搔爲會髮絜髮之具也

塹

假樂民之攸塹傳云塹息也成二年左傳引詩作暨杜注暨息也一切經音義憩說文作惕蒼頡篇作厥馥案玉篇厥息也

茶

出其東門有女如茶箋云茶茅秀案經典多用茶字既夕記茵著用茶注云茶茅秀也周禮掌茶注云茶茅秀考工記鮑人之事望而眠之欲其茶白也注云當如茅

札樸卷一

考小李山房校刊

莠之色吳語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贈望之如茶章注茶茅秀也漢書禮樂志顏如茶應劭曰茶野菅白華也馥謂茶當爲茆茆茶聲相近借茶字說文茆茆也或又作蔞廣雅蔞荻茅秀也集韻蔞亦作茆古作茶

誰就

室人交徧推我釋文云推韓詩作誰就也案就當爲就字之誤也鄭箋所謂刺譏之言

駟駒牧馬

駟駒牧馬傳云駟駒良馬腹幹肥張也案玉篇駒與駟同詩釋文云駒古熒反說文作駟考說文駒牧馬苑也

引詩在駟之野駟馬盛肥也引詩四牡駟駟兩字竝音古熒切馥謂四牡駟駟後人亂之當爲駟駟牧馬毛傳腹幹肥張即說文盛肥義詩以駟駒代駟駟又以坳野代駒野讀者茫然幸有玉篇釋文可爲推正說文雖亂尙能理之

疹

釋文引韓詩胡寧疹我以旱疹重也案疹通作疹釋言疹重也隱三年左傳憾而能疹者鮮矣杜注不能自安自重

付度

札樸卷一

考小李山房校刊

他人有心子付度之當爲剗劇說文剗切也劇判也玉藻瓜祭上環注云上環頭付也釋文云付本又作剗切也漢書光帝紀自度曲被歌聲分剗節度韋昭曰剗切也謂能分切句絕爲之節制也

服箱

大東駘彼牽牛不以服箱傳云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箋云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戴侗曰按毛鄭皆以服與箱爲二物說文徑以箱爲牝服詳詩人辭意服如服牛服鹽車之服謂星雖有牽牛而不可用之以服車箱也馥案後漢書張衡傳羈要裹以服箱



變

車牽思變季女逝兮傳云變貌案說文變慕也與思變意合

適

長發百祿是適傳云適聚也案訓聚乃猶字義說文引詩作孳破谷傳云適固也廣韻孳固也是詩借適字長發適字亦訓固為得

優

瞻印天之降罔惟其優矣傳云優渥也箋云優寬也信南山既優既渥箋云潤澤饒洽案說文優饒也漫澤多

札樸卷一

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也瞻印之優箋義得之信南山之優當為漫

升氣

蟻竦朝隣于西崇朝其雨箋云朝有升氣于西方案釋名蟻竦見於西方曰升朝日始升而出見也

唐棣

論語引詩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本草拾遺扶移木花反而後合劉氏新論明權篇若唐棣之華反而更合也

繼檠

角弓翩其反矣傳云不善繼檠巧用則翩然而反案荀

子非相篇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批注云韓侍郎云批者檠批也匡弓弩之器也

甄

行葦舍矢既均傳云已均中甄箋云甄質也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注云藝準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弦矢分甄矜仆文穎曰所射準的為甄顏師古曰甄謂射的即今之垛上檠也甄讀與藝同字亦作臬音魚列反馥案藝臬聲相近寤或作噤是也

演安

士昏禮贊洗爵酌酌主人注云酌漱也酌之言演也安

札樸卷一

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也士虞禮主人洗廢爵酌酒酌尸注云酌安食也昏禮合卷而酌正義云酌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馥案演或作衍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酌尸注云酌猶衍也

厭

鄉飲酒禮賓厭介鄭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疏云引手曰厭者以手向身引之秋官司儀疏云凡揖皆推手至於擡即引手為異也馥謂厭引手即擡也

啐

士冠禮啐醴雜記主人之酢也啐之眾賓兄弟則皆啐之注云啐啐皆嘗也啐至齒啐入口書顧命傳云啐至



齒正義云啐入口是嚙至於齒覆謂啐當為啐說文啐小飲也集韻啐小飲又云少飲酒也即啐字義

苟敬

燕禮記賓為苟敬鄭注苟且也假也聘禮記賓為苟敬注云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又注大射儀云阼階上近君近君則親寵苟敬私昵之坐案敬從苟苟音已力切說文苟自急敕也從羊省從包省從口口猶慎言也覆謂此是從羊之苟鄭誤以為從艸之苟又箋詩無曰苟矣亦解為苟且之苟覆謂苟與下逝字失韻詩亦從羊之苟蓋謂無日已能慎言也

札樸卷一

三

小字山房校刊

敬姓分為二姓一曰芻一曰文敬從苟支非芻文二姓皆失之

韋當

鄉射記攝韋當注云直心背之衣曰當濟陽張蒿庵說云韋當者以韋束幅之中央如人心背之衣也覆謂即兩當釋名其一當背其一當背是也今謂之背心

釋

既夕記冠六升外釋謂縫著於武也考工記玉人之事天子圭中必注云必讀如鹿車繹之繹謂以紐約其中央為執之以備失隊方言車下鉄陳宋淮楚之間謂之

舉大者謂之綦注云鹿車也覆案鉄當為鉄既夕所謂外繹玉人所謂中必言縫紵而約束之

措

大射儀措三挾一个注云措扱也案夏官田僕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注云晉猶抑也覆案措晉義同抑馬猶言收馬扱亦收也漢書刑法志負矢五十个孫炎漏刻銘累箇三階覆謂箇亦矢也後漢律歷志孔壺為漏浮箭為刻王褒賦挈壺司刻漏尊瀉流仙叟秉矢隨水沈浮

絹綱耳

札樸卷一

三

小字山房校刊

大射儀中離維綱注云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為維或曰維當為絹絹綱耳疏云梓人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絹寸焉注綱所以繫侯植者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鄭司農云絹籠綱者維持侯者若然則綱與維當用繩為之又以布為絹籠綱然後以上下下個邊綴著絹兩頭以綱繫著植維者於上下下個上下躬兩頭皆有角又以小繩綴角繫著植故矢或離綱或離維也絹綱耳者以絹為綱耳離著絹也釋文云絹劉侯犬反又於貧反一音古縣反又古犬反覆案



古大反是釋文不能定其字與音也說文緝持綱紐也引周禮緝寸廣韻緝為贊切繩紐玉篇緝維持繩紐細者馥謂鄭注兩絹字並當作緝傳寫譌賈氏沿襲不察爾綱耳當為綱紐

豐

嘉定錢君大昭有古瓦頭禪文曰卣案豐古文從卣是卣為古文曲為小篆今說文豐言象形後人亂之儀禮大射儀膳尊兩甒在南有豐注云豐以承尊也其為字從豆豐聲疏云此謂上聲下形之字年和穀豆多有故從豆為形也此臆說也本從俎豐當作者承尊之器象

札樸卷一

書小字山房校刊

形也是以卣當作年之字豐當作下著豆今諸經皆以承尊爵之曲不用本字之曲而用豐年之豐故鄭遺依豐字解之馥案賈氏謂卣為承尊豐為豐年其說本自明了俗本互誤讀之意晦今為正其三字則賈說暢然矣

扼

喪服直經大搨鄭注搨扼也案扼卽搨之或體字不應以或體釋正文馥謂當為搨士喪禮直經大搨鄭注搨搨也中人之手搨圍九寸是也搨扼以聲相通後漢書班固傳扼猛噬注云說文曰搨扼也音厄搨與扼通

楣

聘禮公當楣再拜注云楣謂之梁鄉飲酒禮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注云楣前梁也鄉射記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庑書無逸乃或亮陰鄭本作梁闡注云楣謂之梁葛洪喪服變除云作廬先橫一木長梁著地因立細木於上以草被之既葬則剪去此草之拍地以短柱柱起此橫梁之著地謂之柱楣楣一名梁馥案諸楣字並當作楣釋宮楣謂之梁郭注門戶上橫梁釋文云楣忘悲反或作楣亾報反埤蒼云梁也呂伯雍云樞之橫梁馥

札樸卷一

書小字山房校刊

謂郭注乃相義寫者誤為楣說文楣門樞之橫梁

聘禮記脫誤

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為一秬說文秬下引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為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為一秬案所引卽聘禮記之文乃知二百四十斗當為斤又脫為秉二字鄭注謂一車之米乘有五數誤以為斗斛數秉米之總數不知古本二百四十斤曰秉乃由秉加重至秬為禾之權數也

修正



周禮天官掌次注云次自修止之處案檀弓曾子與子貢入於其殿而修容焉注云更莊飾

種麥

鄭注邈人云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蓬齊民要術作三斛麥麩法烝炒生各一斛種即鄭所云種麥

鴿

司裘王大射設其鴿注云謂之鴿者取名於鴿鴿鴿鴿小鳥而難中大射儀注云鴿鳥名射之難中之為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鴿鴿知來案鴿鴿難鴿也說文鴿難鴿山鴿知來事鳥也廣雅鴿鴿也廣

札樸卷一

美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韻鴿鴿知未來事噪則行人至鴿字或作鴿覆謂今俗呼乾鴿是也

方言齊魯間謂題肩為鳴鳥案月令季冬之月征鳥厲疾注云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然則所云征者正也俗加鳥旁正鴿皆鳥之捷黠難中者

凌室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凌冰室也案郭中記冰井臺有冰室三

福室

邈人朝事之邈其實膾鮑魚脯鄭注鮑者於福室中糗

乾之戴侗六書故引作福室案說文福以火乾肉集韻福或作福福亦作儻覆謂福室作糗糗乾肉之處從木者寫誤也

失色

內饗鳥糞色而沙鳴狸鄭注失色不美澤也覆案玉篇糞牛色不美澤此訓即糞鄭注鄭之失色蓋牛色之謫相保

地官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鄭注保猶任也覆謂保正作早說文早相次也徐錯曰五家為早也使之相次比也十其總率也通作保說文什相什保也吳起

札樸卷一

美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圖國篇鄉里相比什伍相保史記商君列傳令民為什伍索隱引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也覆謂相比相連即相次

求牛

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鄭注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覆謂求當為練說文終下云練絲也

藥

草人凡糞種疆藥用黃注疆藥疆堅者案襄二十五年左傳敷疆潦賈逵注疆藥燒礪之地廣韻作墜云墜土地之堅也玉篇作監云疆監堅大



師都

司常師都建旗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  
都民之聚也疏云師衆也都聚也主鄉遂民衆所聚故  
謂之師都也案說文引作率都率與帥通周禮本作帥  
都寫者誤作師賈疏遂傳會其說鄭注不言作師也率  
都者鄉遂大夫爲民率者也

珠駟

春官典瑞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先鄭云駟外有捷  
盧也皆爲開渠爲眉珠後鄭云駟讀爲組渠眉玉飾之  
溝珠也疏云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爲溝

札樸卷一

春官典瑞疏

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爲眉珠以組穿聯於其中也馥案  
眉珠溝珠竝當作從土之塚塚耕發土也玉篇珠圭有  
圻鄂先鄭所謂珠有圻鄂塚起塚卽圻鄂說文塚圭璧  
起兆塚也兆塚當爲坳塚駟借字當爲琿琿亦珠也說  
文琿琿玉之珠卽考工記所云珠琿也考古圖有駟琥  
猶琿琿疏謂以組穿聯非是

忌

小史掌邦國之志鄭司農云志謂忌也案賈誼書不知  
先王之諱與國之忌凡此屬太史之任也

翦鬪

夏官圉師茨牆則翦鬪注云茨蓋也鬪苦也馥謂鬪借  
字正作蕩說文蕩蓋也

五盾

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注云五盾干櫓之屬  
其名未盡聞也案釋名盾大而平者曰吳魁爲魁帥所  
持也隆者曰須盾須所持也約脇而鄒者曰陷虜狹而  
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子  
盾車上所持者也馥謂五盾之名此或是與

畿

小子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注云春官肆師職祈或作

札樸卷一

春官肆師疏

畿秋官士師職曰凡劓衄則奉犬牲此劓衄正字與馥  
案畿本作畿故鄭以爲正字若畿甸字乃假借何得爲  
正體說文畿以血有所劓涂祭也

梓

秋官職金注云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梓之屬疏云皆謂  
守城禦捍之具釋文梓宅耕反集韻作梓云木弩

司刺

司刺注云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案其職云一刺曰  
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司刺與漢之刺  
史義同主廉察也漢書燕王旦傳遺幸臣之長安問禮



儀陰刺侯朝廷事

司刺職云以此三法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馥案三法謂三刺三宥三赦是三刺在三法之內也然後刑殺是三刺非刑殺也

馥

蜡氏掌除馥注云故書馥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為殯謂死人骨也馥案漢書婁敬傳徒見羸齒老弱史記作羸瘠食貨志國亾損瘠即馥字呂氏春秋正月紀拊脰靈髀高注髀讀水漬物之漬馥謂脊瘠殯漬皆與馥聲相近

枯

札樸卷一

早

小字山陽校刊

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云辜之言枯也謂磔之案荀子正論篇云斬斷枯磔注云韓子曰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疑辜即枯也馥案說文枯枯也玉篇砧砧乾通作辜說苑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

要辭

卿士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注要之為其罪辭如今劾矣案襄十年左傳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注云要契之辭馥謂要者約也說文契大約也史記高祖紀要束即約束

軛

考工記軛前十尺而策半之注云書或作軛玄謂軛是軛法也馥案當云軛法也軛即范之借字

駟琮

玉人之事駟琮注云駟讀為組以組繫之因名焉案上文瑑圭璋牙璋下文瑑琮皆言文飾此駟琮亦文飾未必如鄭破為組也當依說文作琮

伯用將

玉人之事伯用將釋文將如字劉音陽案說文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埒譌為將劉音失之

鬣落

札樸卷一

三小字山陽校刊

曲禮乘髦馬鄭注髦馬不鬣落也案落當為銘說文銘鬣也今人言落髮為僧亦當為銘梵書須髮自銘

縹綠

檀弓黃裏縹綠說文縹下云禮有縹綠戴何曰禮止有縹綠縹縹聲相近豈印一字與

雉

中生雉經正義云雉牛鼻繩也中生以牛繩自縊而死也案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絳鄭司農云絳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



名同

經

經也者實也鄭注儀禮喪服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賢之心釋名經實也傷催之實也

次舍

反哭於爾次注云次舍也案周禮天官掌次疏云次則舍也言次謂次止言舍謂舍息

學官

漢五經立於學官學官即教官說文教覺悟也篆文省作學檀弓叔仲皮學子柳注云學教也王制天子命之

札樸卷一

學小字山房校刊

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注云學所以學士之宮

呼

曾子聞之瞿然曰呼鄭注呼虛憊之聲馥案列子晝則呻呼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

陵躐

故喪事雖遽不陵節注云陵躐也馥案楚辭九歌凌余陣兮躐余行

桃茢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鄭注茢萑若可埽

不祥襄二十九年左傳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杜注茢黍稷案說文梨黍稷茢芳也芳華華也鄭注萑若即茢芳今人稱若帚當為芳帚後世易之以黍稷古皆用芳鄭說是

防墓崩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札樸卷一

學小字山房校刊

謹案崇四尺謂墳也鄭注土之高者曰墳是也防墓崩謂墓城鄭注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是也庚蔚謂防守其墓備擬其崩馥謂防守塋域恐其崩則修治之非修崇四尺之墳也檀弓又云易墓非古也鄭注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丘陵也正義云墓謂冢旁之地又曲禮適墓不登壘注云壘冢也墓塋域馥謂墳為丘壘墓為埧域諸說甚明檀弓既言墓而不墳則墳墓各別不容互稱說者謂防墓崩即新封四尺之墳遇雨而崩此非馥之所敢知也

方言葬而亡墳謂之墓王制不封不樹注云封謂聚



土為墳周禮曰以爵等為土封之度檀弓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注云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此言墳也會子問下殤土周葬於園注云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比墓於園則墓非墳矣唐書宋璟傳皇后父將葬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璟曰儻禮厚葬前世所戒故古墓而不墳又郭子儀傳著令一品墳崇丈八尺詔特增丈以表元功後漢書東平王上疏古者土隴且不欲其著明注云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其不欲著明又謝夷吾傳墓不起墳注云墓謂塋域墳謂築土

札樸卷一

皇小字山陽侯

通鑑漢元帝遣使者祠祭蕭望之冢注云平日墓封曰冢高曰墳

楊慎曰邯鄲淳曹娥碑上墓起墳蓋言上其平墓而為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為一遂疑其重複改為立墓起墳非也

子卯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鼓鐘杜蕢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注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昭九年左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賈注

與鄭同案翼奉風角云北方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竝行是以王者忌子卯蓋五行有刑德行在東方子刑卯刑在北方卯刑子子卯互刑是以為忌翼氏之說即杜蕢所云子卯也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者子卯五行之忌尚不舉樂況大臣有喪更大於子卯矣漢書藝文志有五行奇肱刑德二十一卷又案駁鄭者云紂以甲子死武以甲子興桀以乙卯亡湯以乙卯興何為疾日

札樸卷一

皇小字山陽侯

漢有剛卯文曰疾日嚴卯此與正月剛卯不同非輔劉之器乃厭勝也故以卯為疾日

倮

郊特牲索祭祝于祊祊之為言倮也注云索求神也倮猶索也馥案倮或作掠國策掠於郊野以足軍食謂求索於郊野

棹

喪大記大棺八寸屬六寸棹四寸從外嚮內親身也會子問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棹從注云親身棺曰棹檀弓君即位而為棹注云棹謂柩棺親尸者增韻棹棺謂之柩御覽引說文柩附身棺也襄四年左傳定嬖薨無



櫬杜注櫬身棺後漢書鄧騭傳乃肉袒與櫬注云櫬親身棺也

謙

大學此之謂自謙鄭注謙讀為慊慊之言厭也謂誠意自足朱子以為快也足也馥案莊子天運篇盡去而後慊呂氏春秋知接篇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高注慊快

示諸掌

中庸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鄭注示讀如寅諸河干之寅寅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為知力者也案仲尼燕居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

札樸卷一

樂小字山房校刊

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馥謂示諸掌當如禮樂相示之示猶指示也故仲尼燕居亦云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洩

振河海而不洩復古編洩別作洩非集韻洩漏也吳質答東阿王書言辭漏洩是也隱元年左氏傳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林注洩洩舒散相得之貌漢書食貨志粟有所洩王莽傳憤耗不洩顏注竝云洩散也枚乘七發精神越洩周書禹洩七十川大利天下是也

脩

春秋脩其祖廟鄭注脩謂埽糞也周禮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鄭注脩埽除糞洒昭三十一  
年左傳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

五庫

月令審五庫蔡氏章句一日車庫二日兵庫三日祭器庫四日樂器庫五日晏器庫馥案商君書湯武破桀紂海內無患遂築五庫藏五色兵偃武也

益其長

仲夏之月挺重囚益其長皇氏以為增益囚之飯食馥

札樸卷一

樂小字山房校刊

謂長即糗內則五十異糗釋文云糗糧也

今月令

鄭注月令鴻鴈來云今月令鴻皆為候正義云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為古不入禮記者為今則呂氏春秋是也馥案古月令謂明堂月令今月令謂後漢所行之月令鄭云漢始亦以鶯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馥案自劉歆作三統歷改雨水為正月中鶯蟄為二月節後漢遂有改定之月令所謂今月令也

均田

夏小正農率均田傳云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



農夫急除田也月令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又云先定準直農乃不惑鄭注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引夏小正農率均田正義以農率為田畷馥案鄭孔之說皆與傳異後世均田之法又與此異通鑑給事中李安世上言歲飢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由是始議均田詔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八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恒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札樸卷一

果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坏 城郭鄭注坏益也呂氏春秋作圻高注圻益也呂氏又云圻牆垣高注圻猶培也月令蟄蟲坏戶鄭注坏益也周書時訓解作附附即圻字坏圻聲相近曾子問殤不耐祭鄭注耐當謂備聲之誤也又培塿說文作附婁麻疇

札樸 卷一

月令章句麻田曰疇漢書音義如淳曰今隴西俗麻田歲歲糞種為宿疇也說苑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為麻也

爛

禮器三獻爛注云爛沈肉於湯也祭義爛祭注云湯肉曰爛郊特牲血腥爛祭注云爛或為臙玉篇臙禮記曰三獻臙沈肉於湯中也臙滯也生熟半也馥謂爛假借臙俗作也依字當為熬說文熬於湯中淪肉

札樸卷一

果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中又借燐字儀禮有司徹乃熬尸俎注云古文熬作燐聘禮注膚豕肉也惟燐者有膚釋文燐一本作爛吟于鬼神

韻會珍說文告也从耳彡聲或作𦘒通作吟禮記吟于鬼神注云告致也玉篇𦘒之忍切埤蒼云告也禮記曰𦘒于鬼神亦作珍馥案徐鉉說文無珍𦘒二文當出徐錯本玉篇引禮記作𦘒所見者古本也

箭筈 喪服小記箭筈終喪三年案謝靈運山居賦其竹則二箭殊葉自注云二箭一者苦箭大葉一者箭筈細葉







天札	卞縣
戲陽	會有表
著	坻
庸	藉
逸詩	五侯
幹	匕矢鏃
鑿	漠然清靜
龍輔	狸製
麋	及良而卒
衷甸	發聲
及	無棣
屈產之乘	介雞
誦	灼
記曰	暴桑
味	側
詒	未盡
嘔血	未滅
距堙	人名誤字
良恭	復言
德	雖欲勿用

札樸卷二目錄

二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汶上	亾
幾諫	晝寢
嘑	文史辭達
邾人	約
政事	躁
憮然	稻
晉書說論語	遠庖厨
踵門	易其田疇
布縷	隱几
晝	好勇鬪很
範我馳驅	擣杵
挫	
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	
李善引孟子	擴充
憫	稱貸
標	折枝
追蠡	殼觶
函人	

札樸卷二目錄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札樸第二目錄終



札樸卷二

溫經

曲阜 桂馥 未谷撰

闕隧

隱元年左傳頴考叔曰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杜氏云  
隧若今延道於闕地無注襄二十一年傳闕地下冰而  
牀焉吳語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管子山權  
數篇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注云掘穿也求物及穿地  
至泉曰闕文選秋興賦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猿而不  
履五臣云言留側足之地掘而及泉雖猴猿之捷豈能

札樸卷二

一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履哉詩蜉蝣掘閱鄭箋掘地解閱謂其始生也然則掘  
閱掘闕即左氏闕地之義周禮闕狄玉藻作掘狄喪大  
記夫人以屈狄內司服作闕狄先鄭云屈者音聲與闕  
相似隧當為閔說文兩阜之間也徐鉉本音似醉切明  
刻小字本誤改房九切兩阜之間謂兩邊高中央下故  
字从兩阜晉文公請隧及郊外有隧竝當作閔經典變  
作隧便於隸體耳

寤生二事

程魚門編修言鄭莊公寤生苦無比照閱數年余搜得  
二事而編修歿矣崔鴻南燕錄晉咸康二年公孫夫人

晝寢生慕容德左右以告方寢而起慕容皝曰此兒易  
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為名三十國春秋前  
秦蒲洪父懷歸於部落小帥其母姜氏因寤產洪驚悸  
而寤

余初疑寤當作悟謂倒產及得二事不敢復執前說  
矣

餽口

隱十一年傳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  
注云餽餽也正義云說文云餽寄食也昭七年傳云餽  
於是鬻於是以餽予口釋言云餽餽也則餽是餽鬻別

札樸卷二

二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名馥案釋言之餽本作鬻杜意以餽為鬻故誤訓鬻當  
從說文寄食之義

扞衛

桓十二年傳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  
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杜注扞衛也馥謂扞  
當為攷說文攷止也言無止采樵者

蝮

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蝮服虔劉向皆以為短狐案沙隨  
春秋例目云考隸古春秋作蝮音特又案呂覽任地篇  
大草不生又無螟蝮高誘曰蝮或作騰後漢書明帝紀



去其螟域沙隨之說信為有微短狐非魯地所有也

毀

莊三十年傳鬪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紆楚國之難杜注毀滅也馥案毀謂破家蒼頡篇毀破也

慝

莊二十五年傳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注慝陰氣案傳云夏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秋大水鼓用牲於社于門亦非常也馥謂慝本作恣說文恣失常也與傳意合

越

札樸卷二

主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僖九年傳恐隕越于下注云隕越顛隊也案成二年傳射其左越于車下注云越隊也

周旋

僖二十三年傳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注云周旋相追逐也案十五年晉惠公與秦戰乘小駟慶鄭曰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晉戎馬還濇而止馥謂還濇而止即不能周旋宣十二年傳少進馬還注云還便旋不進文十八年傳行父還觀莒僕注云還猶周旋玉藻周還中規釋文還本亦作旋是也說文服下云車右騎所以舟旋又般下云辟也象舟之旋經典作

周還二文皆假借杜氏不解舟旋義釋為追逐失之

駢脅

駢脅釋文云說文云駢脅并也案正義引說文駢脅并翰也韋注國語同釋文并下脫幹字

鵠

僖二十四年傳鄭子臧好聚鵠冠說文鵠知天將雨鳥也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鵠案子臧之鵠冠即爾雅翠鵠郭註似燕紺色生鬱林者也說文知雨之鵠即戰國策所稱啄蚌者也二鳥名同物異說者易誤

說文所引禮記今無此文逸周書知天文者冠鵠又

札樸卷二

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禮圖術氏冠鵠

不成

僖二十四年傳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杜注成同也馥案同當為周莊子知北游周徧成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貫三人耳

僖二十七年傳鞭七人貫三人耳正義云耳助句也馥案貫耳軍法也司馬法小罪聯說文聯軍法以矢貫耳也

距躍三百



廣韻超下云超越案僖二十八年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注云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訓百為勵所未能詳似不如超越義近

在胸曰鞞

詩小戎陰鞞蓋續正義云鞞者以皮為之繫於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哀元年左傳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正義云僖二十八年注云在胸曰鞞然則此皮約馬胸而引車軸也馥案此與陰板上之說大異僖二十八年傳所謂鞞鞞鞞杜所謂在胸曰鞞者兩鞞字皆鞞之譌正義失於研審耳定九年傳吾從子如驂之鞞正義云

札樸卷二

五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說文云鞞當膺也則鞞是當胸之皮也馥謂此說得之杜所云在胸即說文之當膺

鞞形似易誤小戎傳鞞環釋文云鞞本又作鞞沈云舊本皆作鞞

泚水

僖三十三年傳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注云泚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釋文音雉馥案泚借字當為滄說文滄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東北入汝廣韻雉滄同紐並音直几切

盛

文十二年經盛伯來奔莊八年公羊經夏師及齊師圍成傳云成者盛也盛則何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字通作成廣韻邾地名也在東平玉篇東平亢父縣有邾鄉隱五年經衛師入邾穀梁云邾國也杜注左傳云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邾鄉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邾霍文之昭也公羊所謂魯之同姓桓十一年經公會宋公于夫鐘杜注夫鐘邾地馥謂此與魯孟氏之邾邑遠不相涉說者牽合為一失之

孟氏邾邑杜注謂在泰山鉅平縣東南括地志謂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

札樸卷二

六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魯人

文十五年傳魯人以為敏注云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為敏明君子所不與也正義云魯人魯鈍之人馥案經書宋司馬華孫來盟傳云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是經傳皆無貶詞華耦以其曾祖督有罪自以為罪人子孫不敢與魯公宴可謂自審故魯人稱其敏敏審也僖二十三年傳辟不敏也注敏猶審也華督名在冊書世所共知何為揚其先祖之罪乎文十八年傳云魯人謂之哀姜豈亦魯鈍之人耶

振廩



文十六年傳振廩同食注云振發也案說文高穀所振入宗廟黍盛顏注漢書昭帝紀廩穀所振入也

丹漆若何

宣二年傳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案華元驂乘歌牛則有皮犀兕尚多乘甲則那故役人云縱有皮其如無丹漆何蓋甲以丹漆為飾也襄三年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注云組甲漆甲正義云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為文者

邾鄆

宣三年傳成王定鼎于邾鄆案京相璠曰邾山名鄆地

札樸卷二

七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邑也寰宇記邾山在河南縣一名平逢山亦邾山之別名也史記索隱鄆謂田厚耨

殪戎殷

宣六年傳引周書殪戎殷注云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案成二年傳左輪朱殷注云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煙今人謂赤黑為殷色馥謂殪戎殷殷亦血色猶言血流漂杵皆史之盛詞也中庸作壹戎衣齊人言殷聲如衣

重人

成五年傳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

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注云重載之車案宣十二年傳楚

重至於邾注云重輜重也正義云輜重載物之車也說

文云輜前後蔽也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重

謂之重車人挽以行謂之輦襄十年傳稱秦堊父輦重

如役挽此車也馥謂重人言待我不如捷之速是重人

亦挽行挽重故不能急避

芟夷

成十三年傳芟夷我農功案說文芟以足踢夷艸引春秋傳芟夷蒞崇之馥謂芟夷當為芟夷夷平也讀如塞井夷竈之夷

札樸卷二

八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駢旄

襄十年左傳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正義云旄謂尾也共旄旗之用故其字從从旌旗行而從風偃也馥謂旄借字當作髦史傳髦皆借旄字此駢旄謂牛牲非犛牛故應稱髦不稱尾髦猶剛鬣柔毛耳

闔閭

襄十七年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杜注闔謂門戶閉塞馥案晏子春秋作闔閭吳王名闔閭亦作闔廬



勇爵

襄二十一年傳莊公為勇爵注云設爵位以命勇士案勇爵以爵酒獎勵勇士如二桃也故殖綽郭最欲與焉欲飲此爵酒也若爵位豈二臣所敢干與

脣

廣雅脣脰也字林脣脰腸山海經無脣之國在長股東為人無脣郭注脣脰腸也馥案襄二十三年傳啓牢成御脣商子車御大殿商子游御杜注左翼曰啓右翼曰脣大殿後軍馥謂啓即脣三者皆取名於身殿即展謂脣也脣即胎掖下也

札樸卷二

九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男女以班

襄二十五年傳男女以班劉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為賂也馥案鄭伐陳亦在襄二十五年陳侯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此言囚繫男女將為鄭僕妾並非賂鄭據此則劉之規杜是也

使公治問

襄二十九年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杜讀問字絕句獨斷云季武子使公治問璽書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蔡讀璽書屬上

復陶

襄三十年傳使為復陶杜注主衣服之官昭十二年傳楚子次於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杜注復陶秦所遺羽衣也釋文云復音服一音福馥案釋名翻陶也其貌陶陶下垂也復陶蓋以羽為之有似於翻故可障雨雪也

褚

襄三十年傳子產為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杜注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案褚伍對言皆謂子產褚之伍之上文子產使都鄙

札樸卷二

九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有章上下有服是取衣冠褚之也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是取田疇伍之也說文褚卒也卒衣有題識者子產使衣冠各有題識限以等級不得僭亂故與人怨焉定十年傳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注云物識也

蠱

昭元年傳穀之飛亦為蠱論衡商蟲篇穀蟲曰蠱蠱若蛾矣粟米饑熱生蟲述異記晉末荊州久雨粟化為蠱

選

昭元年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



懼選杜注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馥案盤庚世選爾勞傳云選數也詩不可選也傳云不可數也朱穆絕交論引詩作不可算也論語何足算也漢書車丞相贊作何足選也馥謂選當為異說文異具也算從具云數也孽從頭頭與異同頭下云選具也選亦當為異

離衛

昭元年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注云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正義云離之為陳雖無正訓兩人一左一右相離而行故稱離衛離亦陳之義馥謂比因二人執戈遂為臆說也是年傳又云魏舒為五陳以相離兩

札樸卷十一

七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豈五陳亦兩人一左一右相離而行耶離即魚麗之麗麗旅行也

野合

史記梁公野合而生孔子案野合言未得成禮於女氏之廟也昭元年傳楚公子圍娶於公孫段氏鄭行人請墮聽命楚太宰曰闔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又使圍蒙其先君杜注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為欺先君馥謂墮在城外除地行婚禮即野合也故曰野賜之

天札

昭四年傳民不天札注云短折為天天死為札釋文云札側八反一音截天死曰札字林作此下脫壯列反云天死也又十九年傳札瘥天昏注云天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天未名曰昏釋文云札側八反一音截天死也字林作舛壯列反云天死也馥案注及釋文皆誤注所云天死為札當為大死釋文引注天死曰札亦當為大死玉篇舛天舛與字林同廣韻舛瘡死即大死周禮大司樂大札令弛縣鄭注札疫癘也說文疫民皆疾也民皆疾故曰大死大死曰札小疫曰瘥大死對小疫

卜縣

札樸卷二

七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昭七年傳吾與子桃注云魯國卜縣東南有桃虛襄十七年傳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注云弁縣東南有桃虛案卜弁皆破體篆作韓勅碑作卜楷書之弁由篆變也卜由隸變也

戲陽

昭九年傳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杜注魏郡內黃北有戲陽城後漢光武紀二年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丙辰幸內黃大破五校於蕘陽章懷注引左傳戲陽馥案說文義墨翟書從弗魏郡有蕘陽鄉戲借字即蕘陽



會有表

昭十一年傳會有表注云野會設表以為位正義云俗本表下有旗謬也野會設表以為位亦當有物記處如今之位版也馥案說文朝會束茅表位曰莚引國語致茅莚表坐正義引覲禮上介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及周禮大司馬教大閼門立四表又嫌不合大夫之會乃云大夫聚會亦應有以表位但無文以言耳馥謂國語表坐之言顯有按據何謂無文

著

傳又云朝有著定杜注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

札樸卷二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劉炫規過謂下文有著有表二文不同以著定為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案劉說是也十二年傳云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杜云著位次十六年傳云其祭在廟已有著位服虔云孔張先祖配廟食案

坻

昭十二年傳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杜注淮水名坻山名劉炫謂山無名坻者以坻為水中之地馥案劉氏規杜固多是處惟此說未允孔氏正義謂坻之小何得對淮之大水是也案坻依字當為阨說文秦謂陵阪曰阨傳下文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則知坻當作陵阪之阨矣

庸

昭十六年傳庸次比耦案方言庸代也廣雅次比代也

藉

昭十八年傳邠人藉稻案史記武安侯傳今吾身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注云藉蹈也說文藉下云艸不編狼藉逸詩

昭十九年傳諺曰無過亂門呂氏春秋引詩同高誘曰逸詩案古者謠諺皆謂之詩其采於適人者如國風是也未采者傳聞里巷凡周秦諸書引詩不在四家編內者皆得之傳聞故曰逸詩或謂逸詩皆夫子所刪此淺

札樸卷二

南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學之臆說也

五侯

昭二十三年傳明其伍候董遇本作五侯云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案周禮環人察軍慝鄭注慝陰姦也謂軍中有為慝者馥謂國中軍中其令一也

幹

昭二十五年傳唯是楸柎足以藉幹者案僖二十三年傳駢脅正義引說文駢脅并幹也晉語作駢脅韋注駢脅并幹也廣雅駢幹謂之肋春秋元命苞人膀八幹杜育菽賦脯則正膂通幹



匕矢鏃

昭二十六年傳射之中楛瓦繇胸汰斬匕入者三寸注云匕矢鏃也正義云今人猶謂箭鏃薄而長闊者為匕馥案方言凡箭其廣長而薄鏃者謂之鏃或謂之鈹郭注云江東呼鏃箭馥謂匕鏃聲近字異物同

鑿

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杜注鑿一足行正義云說文鑿金聲也蓋擊金為聲亦名鑿馥案說文鑿讀若春秋傳曰鑿而乘它車是傳本作鑿故杜訓一足行轉寫通作鑿正義望文為義失之今說文闕鑿

札樸卷二

五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字玉篇鑿一足行貌廣韻鑿一足跳行梅聖俞送寧鄉

令張沆詩夔學林雍鑿

五經文字鑿金聲也又一足行貌其誤與正義同

莫然清靜

昭二十八年傳引詩莫其德音而說之云德正應和曰莫杜注莫然清靜案說文漠清也今詩作貊貊傳云貊靜也釋文引韓詩作莫樂記引詩亦作莫貊即貉釋詁貊靜也又云貉嘆定也釋文嘆本亦作莫詩又云求民之莫箋云求民之定釋言漠清也樊光云漠然清貌楚辭遠游漠虛靜以恬愉兮此皆清靜二義

龍輔

昭二十九年傳獻龍輔於齊侯杜注龍輔玉名正義云說文云瓏禱旱玉也為龍文馥案龍輔謂龍節以玉為函輔非禱旱之瓏

狸製

定九年傳衣狸製杜注製裘也案裘當為裘字之誤也哀二十七年陳成子救鄭及濮雨成子衣製杖戈杜注製雨衣也說文裘艸雨衣裘形似故誤也同一製字此訓雨衣彼訓裘杜氏不應矛盾後人因狸可為裘妄改之

札樸卷二

六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麋

哀二年傳羅無勇麋之八年傳及潞麋之以入杜注麋束縛也釋文音丘隕反今吾鄉猶有此語其字作麋玉篇麋束縛也廣韻云左傳無勇麋之束縛也

及良而卒

哀十五年傳楚伐吳陳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吳人云以水潦之不時無乃麋然隕大夫之尸芋尹蓋曰雖隕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馥審其前後之言貞子歿於水杜注孔疏皆未之及

衷旬



哀十七年傳良夫乘衷甸杜注衷甸一轅卿車案說文  
佃中也引傳乘中佃又解云一轅車徐鍇繫傳曰佃謂  
中也古載物大車雙轅乘車一轅當中也馥棠卿車廣  
韻作輕車今河南有一轅車

發聲

呼役夫呼發聲集韻音許箇切今蘇州松江人發聲類  
此

及

武虛谷問宣十四年傳屨及於室皇劔及於寢門之外  
車及於蒲胥之市及字何解馥荅曰追而及之也讀如

札樸卷二

小李白房校刊

矯及諸其車之及楚王未納屨未帶劔未乘車急遽而  
走左右奉屨追及於室皇奉劔追及於寢門之外御者  
駕車追及於蒲胥之市此猶宋武帝往西州幸徐羨之  
便步出西掖門羽儀絡驛追隨已出西明門矣呂氏春  
秋齊君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此及字義也成六  
年鄭伯朝晉子游相授玉於東楹之東鄭伯行疾東過  
子游奉玉及於東楹之東以授之與楚事相類

無棣

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  
無棣杜注穆陵無棣皆齊境馥謂管仲此言盛稱踐履

之遠欲以威楚不皆齊境京相璠曰無棣在遼西孤竹  
縣漢書地理志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管仲舉此者  
以曾伐山戎也齊語北伐山戎荆令支斬孤竹韋昭注  
二國山戎之與也管仲特舉無棣使楚知畏實非齊先  
君踐履之界若但舉齊之四境不足威楚出言何謂且  
楚自知之無煩界量矣

史記齊世家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  
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  
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集解引服虔曰是皆太公  
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也索隱云舊說穆陵在會稽

札樸卷二

小李白房校刊

非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關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  
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  
征伐所至之域馥謂小司馬說是也管仲舉楚境之  
穆陵以證齊伐楚非無因沙其地穆陵既為楚境則  
無棣定非齊境矣

屈產之乘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公曰是吾寶也杜注  
云屈地生良馬案屈產者馬之產晉地者也屈即士蔣  
為夷吾所築之屈也其後夷吾與秦戰乘鄭所獻小駟  
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



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償與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馥謂以屈產為寶為其晉產不同於異產也

服虔亦以屈為地名產為產生惟何休謂屈產之地出名馬

介雞

東山周子註國志於此國志注此

介其雞說者謂介為甲韋昭云以芥傳雞羽案應場關雞詩芥羽張金距褚玠詩芥羽雜塵生梁簡文帝詩芥羽忽猜儔劉孝威詩翅中含芥粉庾信詩芥粉口春場

札樸卷二

九小李山房校刊

周王褒詩猜羣芥粉生竝作芥字

今雲南人鬪雞猶以辣椒傳其羽欲傷敵雞之目也

誦

子產相鄭有與人之誦案襄四年傳臧紇侵郟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晉語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孔叢陳士義篇孔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誦誦云云及三年政成化行民又作誦云云馥謂此與鄭輿人之誦畧同詩誦言如醉王融策秀才文進誦誦志以沃朕心注云誦言也

灼

桓八年公羊傳夏曰訥何氏云薦尚麥魚始熟可灼故曰訥案可灼當為可灼釋天夏祭曰訥郭注新菜可灼本何氏為說也

記曰

僖二年公羊傳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亾則齒寒何休云記史記也馥案記與志同左傳所稱前志軍志史佚之志皆是也

暴桑

宣六年公羊傳活我於暴桑下者也注云暴桑蒲蘇桑案左傳作駘桑然則蒲蘇卽嫫娒詩山有扶蘇傳云扶

札樸卷二

九小李山房校刊

蘇扶胥小木也馥謂扶蘇扶胥卽蒲蘇亦曰扶疏說文扶扶疏四布也暴樸聲相近詩芄芃械樸傳云樸枹木也箋云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釋木樸枹者郭注樸屬叢生者為枹詩所謂械樸枹枹考工記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馥謂木之叢生者始有扶疏之態李時珍曰樸枹者嫫娒之貌其樹偃蹇其枝芃芃故也俗呼衣服不整者為樸枹以此尉繚子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枹蓋以蔽霜露漢書息夫躬傳僕遯不足數

方言樸聚也郭注樸聚相著貌易繫于苞桑釋木如



竹箭曰苞郭注篠竹性叢生釋木抱道木魁癭郭注謂樹木叢生根枝節目盤結確磊釋文云迺迫也謂叢橫迫而生

味

襄二十七年公羊傳味雉彼視何云味割也時割雉以爲盟釋文云味舊音勿一音末又音蔑案文從本末之末傳寫或從午未字者誤玉篇味莫割切廣韻莫撥切春秋吳子夷昧卒釋文昧音末馥謂昧訓割以聲爲義今俗謂勿爲抹脖子

側

札樸卷二十一

羊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以人爲菑何云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疏云謂何氏所注者是菑字今漢時大學辟雍所讀者是側字案辟雍當爲辟廡卽牆也言漢以大學之辟廡名爲側非大學辟廡讀此傳文爲側也

詒

定元年穀梁傳夫清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范注詒託猶假寄馥案詩子寧不嗣音嗣韓詩作詒云詒寄也會不寄問也

未盡

哀二年春秋取溲東田及沂西田穀梁傳取溲東田溲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注云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馥案王制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此言不盡卽穀梁未盡

嘔血

哀二年左傳吾伏歿嘔血賈注面汚血曰嘔杜注嘔吐也釋文云嘔本又作啞吐也晉語作啞血韋注面汚血曰啞此本賈說案啞或作啞新序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啞啞然馥謂啞吐血上伏而汚其面故曰面汚血曰

札樸卷二十一

羊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嘔

未滅

說文徐鍇本滅下云滅滅拭滅兒鍇繫傳曰左傳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滅滅本此字今作未假借馥案滅滅當爲滅滅未滅當爲滅滅集韻滅下云滅滅拭滅說文滅下云滅滅也王篇作滅滅讀若茶殺之殺史記倉公傳望之殺然黃徐廣讀殺爲蘇葛反馥謂滅滅猶抹殺漢書谷永傳未殺災異是也

距堙

乘堙而窺宋城注云堙距堙上城具案距堙見孫子兵



書魏武帝注云距堙者踊土少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杜佑言土山即孫子所謂距堙是也

人名誤字

諸城劉衛川泌為余言士會當為士會本杜姓去木存士詩桑土韓詩作桑杜是也趙衰當為趙衰其字子餘釋詁哀多也易謙卦君子以裒多益寡是也覆謂晉先穀當為穀故字彘子鄭公子喜宋樂喜並字子罕罕借字當為衍故宋公子衍字樂父

良恭

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皇侃疏行不犯物謂之

札樸卷二

小李家房校刊

良馥案釋名良量也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皇疏又云和從不逆謂之恭馥案賈誼書接遇慎容謂之恭

復言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案哀十六年左傳吾聞勝也好復言復言非信也杜注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覆謂不顧道理則信不近義故曰非信

德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賈誼書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案德本作惠說文惠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

雖欲勿用

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案說文畜用也書微子今殷民

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汲豕周書用紂於南郊春秋

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云或曰用然後郊僖十

九年邾人執緡子用之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

友以歸用之左氏傳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

社又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又賓孟見

雄雞自斷其尾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雞其

憚為人用乎又得用焉曰獲公羊傳於其歸焉用是乎

河說苑韓褐子濟于河津人告曰夫人過于此者未有

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

札樸卷二

小李家房校刊

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禘也未得事河伯也

左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郕子于次睢之社杜注此水

次有妖神蓋殺人而用祭穀梁云用之者叩其鼻以

衄社也范注取鼻血以釁祭社器馥案呂氏春秋湯

以身禱於桑林翦其髮割其爪以為犧未嘗殺身穀

梁說是也唐武后有疾令閭朝隱禱少室山朝隱沐

浴伏身俎盤為犧此亦用之之義吐蕃傳三歲一大

盟用人馬牛驢為牲凡牲必折足裂腸陳於前使巫

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馥謂殺人為牲羌夷之俗中



國不應爾定四年左傳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注云當心前割取血以盟未至其心伍輯之從征記  
臨沂厚丘閒有次雖里社常以人祭襄公使邾子用  
是邾子處相承雇貧人命齋潔祭時縛著社前如見  
牲犧

汶上

則吾必在汶上矣玉海引曹氏曰汶在齊南魯北言欲  
北如齊也馥案水以北為陽凡言某水上者皆謂水北

亾

亾之命矣夫亾讀如無漢書宣元六王傳夫子所痛曰

札樸卷二

李山房校刊

蔑之命矣夫顏師古曰蔑無也

新序作末之命矣夫末蔑聲相近說文首讀若末

幾諫

事父母幾諫案曲禮不顯諫鄭注謂明言其君之惡不  
幾微

晝寢

宰予晝寢舊說晝當為晝謂刻晝寢室案周書蘇綽傳  
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則是飾晝朽木說目一時不可  
以充椽椽之用也此本論語

嗙

廣韻嗙弔失國嗙弔失容論語由也嗙鄭注子路之行  
失於畔嗙疏云舊注作呶嗙字書云呶嗙失容也馥案  
宋書始平王子鸞傳弔新宮之奄映嗙壁臺之蕪踐左  
氏春秋齊侯使高張來唁公釋文唁音彥

文史辭達

文勝質則史又曰辭達而已矣聘禮記辭多則史少則  
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

鄆人

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案文十五年左傳卞人以告注  
云卞人魯下邑大夫正義云治邑大夫例呼為人孔子

札樸卷二

李山房校刊

父為鄆邑大夫謂之鄆人

約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坊記小人貧斯約注云約猶窮  
也楚辭招魂土伯九約注云約屈也定三年左傳君以  
弄馬之故隱君身杜注隱憂約也

政事

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孟子發於其政  
害於其事左傳為政事庸力杜注在君為政在臣為事  
躁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釋文云魯讀躁為傲案荀子勸



學篇不問而告謂之傲

憮然

夫子憮然皇侃曰憮然猶驚愕也案三蒼憮失意兒也怪愕之詞也

稻

食夫稻稻謂黏者說文穰稻不黏者是不黏者非真稻矣又云沛國謂稻曰稊稊俗作糯音奴臥切黏者也又云糝稻餅也餼熬稻餼餼也餼粉餅也糝熬餼黏也此數味以稻作之皆黏乃真稻矣凡穀皆以黏為上秠稷之黏者也糝紅而黏芑白而黏與秠秠並稱嘉穀是也

札樸卷二

主小字仙房校刊

穀貴黏者為其可以釀也聘禮注凡酒稻為上黍次之梁次之說文秠一稗二米所以釀也粳以秠釀鬱艸黍禾屬而黏者也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八月黍成可為酎酒酒之用大矣漢書食貨志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

漢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顏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稷案稷謂秠也秠為稷之一種故秠亦得稱稷杜康始作秠酒

晉書說論語

晉書食貨志引論語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案潘岳關中詩師旅既加饑饉是困

遠庖厨

孟子遠庖厨案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注云五者三牲之內及魚腊也正義引崔氏云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厨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玉藻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札樸卷二

主小字仙房校刊

踵門

踵門而告文公趙注踵至也案莊子德充符踵見仲尼郭注踵頻也說文踵往來兒馥謂踵門頻至門也

易其田疇

易其田疇注云易治也案檀弓易墓非古也注云易謂芟治草木

布縷

有布縷之征案周禮塵人掌紵布鄭司農云紵布列肆之稅布

隱几



隱几而臥趙注隱倚其几而臥案檀弓既葬而封廣輪  
揜坎其高可隱也注云隱據也封可手據隱正作雪說  
文雪所依據也讀與隱同

畫

風俗通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澶史記田單傳  
燕入齊問畫邑人王蠋賢封以萬家水經注淄水云王  
蠋墓在澶水南山西馥謂孟子宿於畫當作澶蓋地以  
水得名傳寫省水作畫又譌作畫廣韻澶水名在齊

好勇鬪很

好勇鬪很以危父母正義云好勇暴好爭鬪好頑很以

札樸卷二

无下李山房校刊

驚危父母案曲禮很毋求勝鄭注很閱也謂爭訟也唐  
書高麗傳今男生兄弟閱很通鑑辛毗論袁譚袁尚兄  
弟護閱胡三省注閱鬪也很也戾也馥謂鬪很即爭訟  
非爭鬪頑很

範我馳驅

吾爲之範我馳驅孫氏音義云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  
之善御者馥謂范當爲範範法也馳驅有法故曰范氏  
與考工記稱某氏同後之世其業者即爲范姓所見古  
銅印范姓皆從竹隸體竹艸不分今爲從艸之范矣

檣杙

楚之檣杙借杙字當爲檣杙說文杙斷也檣斷木也引  
春秋傳檣杙徐鍇繫傳杙之言兀也檣杙短木

挫

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秦策甘茂曰公孫衍  
檣里疾挫我於內史記蜀守馮當暴挫注云暴雪以挫  
人淮南說山訓君子不入市爲其挫廉也高注挫辱也

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

山徑之蹊間介然絕句文選長笛賦是以閒介無蹊人  
迹罕到五臣注云竹間介然幽深無蹊徑人迹稀至也  
襄九年左傳介居二大國之間杜注介猶閒也閒介連

札樸卷二

幸下李山房校刊

文不得以介下屬又案法言山徑之蹊李九函谷關賦  
於北則有蕭居天井壺口石徑法言所云山徑賦所云  
石徑即井陘之陘爾雅山絕陘是也孟子山徑亦山陘  
李善引孟子

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剖心摩踵李善云孟子曰  
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又  
任彥升奏彈曹景宗自頂至踵李善云孟子曰墨子兼  
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案今本作放踵又放手  
四海趙注放至也

擴充



知皆擴而充之矣字又作擴集韻擴充也或借稇字新  
序譬之其猶稇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馥謂依字  
作張弩使滿也

丹封案禮記祭義溥之而橫乎四海孔子閒居孔子  
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  
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橫充也疑竝橫之借字

憫  
阨窮而不憫注云憫憊也案廣雅憫憊也說文憫憊也  
易乾卦遯世无悶

稱貸

札樸卷二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又稱貸而益之案漢書食貨志當其有者半價而賣  
者取倍稱之息顏師古曰稱舉也俗謂之舉錢周禮小  
宰聽稱責以傳別先鄭云稱責謂貸予

標

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案莊十三年公羊傳曹子標劍  
而去之何注標辟也

折枝

為長者折枝案續說苑宦者田鵬為周人所獲問齊主  
所在給云已去周人折其支每折一支辭色愈厲四支  
俱絕而死馥案枝支皆借字當為肢孟子折枝猶今之

按摩動搖其四肢也周人折支拉斷其四肢也

追蠡

考工記鳧氏為鐘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案幹所以  
制旋者字當為幹說文幹蠡柄也馥謂即孟子所云追  
蠡

穀觶

吾不忍其穀觶周成難字云斗擻穀觶也穀音都穀反  
穀音蘇穀反

函人

函人惟恐傷人案陳琳武庫賦鏡則東胡闕鞏百鍊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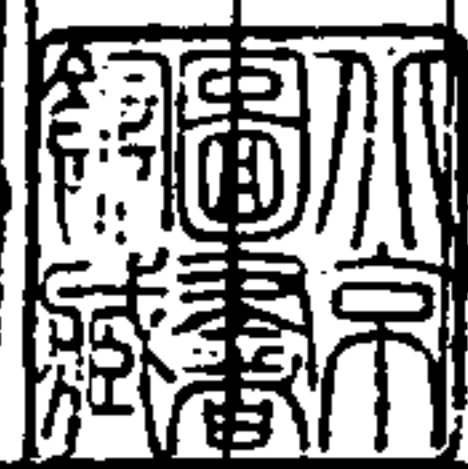
札樸卷二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剛函師振錐韋人製縫

札樸第二

山陰 李信 校正





札樸卷三目錄

覽古

灤水

密山

咨事為謀

瓜裂

鹽

木頭

坐

類

伎

李

例

幹

青黑

牙

熹微

搏

札樸卷三目錄

小字山房校刊

嫫媧

狂屈

豹直

允吾

儻

通之

女字繫姓

東閣

鳩求

象輅

拭

醜

篤

寒具

李尚隱

薦柱

躄

棺和

班紉

黑水

頡頏

膚寸

先游

撰

飲器

援

齷齪

假

哈

何侯

澗

列

臍

螬

充隱

貂

紗

麩

張仲景

蔡文姬

札樸卷三目錄

小字山房校刊

安車

鬪場

油火

憚

三刀為州

離樓

森忽

籤

料

蜀先主名字

緹縵

職儀

天

卵蒜

油油

行藥

拾

蛻

移

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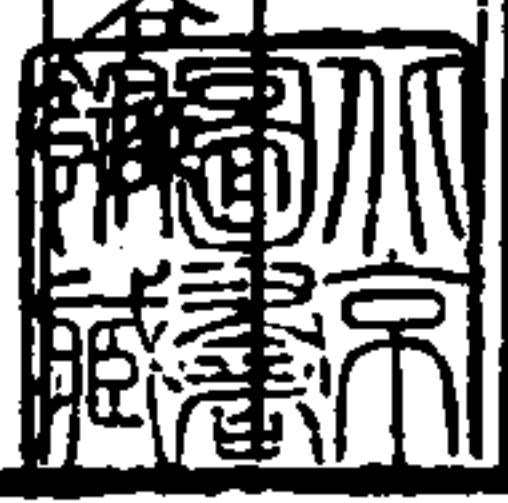


酌	灌佛
釋詁釋言釋訓	刊山
以舟量物	生
亢聞	獨斷
補文選注	強近
齊	加治點
點	帶
列口	專輒
需	水治
涉躐	
風不鳴條	涎
雪桃	彭越
漸離	貼帖
染輪	椘楛
葩	蔗
校	韌
都市	白疊布
赭白馬	
札樸第三目錄終	

札樸卷三目錄  
三 小亭山房校刊

札樸第三  
覽古  
曲阜 桂馥 未谷  
灤水  
說文濡水出涿郡故安從水需聲人朱切廣韻濡水名出涿郡乃官切通鑑魏主珪北巡至濡源注云濡音乃官翻馥案濡水即灤水酈注水經云汙水北入難河濡難聲相近通鑑開元二年薛訥擊契丹行至灤水山峽中為伏兵所敗即濡水也  
隸體需與相溷故有人朱乃官二切  
枝  
玉篇枝下云慎枝害心漢書地理志民俗慎枝鹽鐵論枝害不恭詩雄雉不枝不求傳云枝害箋云我君子之行不疾害論語引詩不枝不求馬融曰枝害也  
密山  
穆天子傳於是得玉榮枝斯之英郭注云山海經曰黃帝乃取密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是也馥案西山經作崧山又云崧山多丹木黃華赤實陶讀山海經詩丹木生何許乃在崧山陽崧音密以同音借密字詩詁云凡玉之生有榮有英有華榮謂玉之始生如草木之

札樸卷三  
十一 小亭山房校刊





榮也

李

俗書學字作李亦有所承宋景文云北齊時里俗多作偽字以文子為學馥案李乃李之變體李通用學漢碑作學變文為介其來已久不始於北齊

咨事為謀

魯語咨事為謀韋注云事當為難傳曰咨難為謀馥謂事即難事不煩改就傳文詩周爰咨謀毛傳云咨事之難易為謀是也又案春秋繁露聽作謀謀者謀事也呂氏春秋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鄭注大傳君聽不聽

札樸卷三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凡此皆主事言

例

家語刑政篇刑例也例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鄭注秋官司寇引孝經說刑者例也過出罪施賈疏云孝經接神契五刑章曰刑者例也過出罪施者下例為著也行刑者所以著人身體過誤者出之實罪者施刑馥謂著人身體故壹成而不可更

瓜裂

草黃菟瓜御覽引孫炎云一名瓜裂釋草下文云茹菟豕首孫以茹字上屬御覽譌作裂說文菟不云茹菟馥

疑釋草當是黃菟瓜瓜茹表二名說文云菟瓜不及瓜茹者但舉正名耳

幹

淮南時則訓令百工審金鐵皮革筋角箭幹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案幹借字正作稗長笛賦作箭稗是也周禮夏官有稗人掌弓弩之事考工記矢人為矢以其筈厚為之羽深鄭注筈讀為稗謂矢幹

鹽

樂府昔昔鹽鹽借字當為鹽郊特牲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注云鹽讀為鹽行田示之以禽

札樸卷三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使歆豔之觀其用命不也

青黑

或問青黑異色今呼黑布為青布何故荅之曰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鄭注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馥案禹貢厥土青黎王肅云青黑色

木頭

木以頭俾取義於人頭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宜注云矩法也所法者人也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柯樞之木頭取名焉引易巽為直髮疏云下



云一宜有半謂之禡一禡有半謂之柯柯禡皆從宜上  
取數故云頭取名焉猶言取名於頭也馥謂柯禡諸器  
初以人頭取度其後無度之木亦沿頭併蓋古者寸尺  
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故半矩法人頭工  
師伐木必有度隨稱木頭

考工記車人為車轂長半柯輻長一柯有半鄭司農  
云柯長三尺謂斧柯因以為度馥謂柯既有準工師  
遂用量物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周禮以參互攷日成故書互為巨杜子春讀為參互掌

札樸卷三 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舍設榱桷再重故書桷為柜杜子春讀為榱桷脩閭氏  
掌比國中宿互榱者故書互為巨鄭司農云巨當為互  
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互巨易譌故隸變互為互  
坐

文選張茂先雜詩蘭膏坐自凝李善云無故自凝曰坐  
張景陽雜詩百籟坐自吟李云無故自吟曰坐

熹微

文選歸去來辭恨晨光之熹微李善引聲類熹亦熙字  
熙光明也案管子侈靡篇古之祭有時而星燿注云燿  
星之明或有祭明星者馥謂燿為星光晨星將沒故微

也

類

周書大開武曰滌文破典與不式教民乃不類案王注  
楚辭類法也

擗

廣韻擗挫趨也案此注兩義當云挫也趨也戰國策伏  
軾擗銜注擗挫也曲禮君子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注  
擗猶趨也

嫫媿

韓退之元和聖德詩日君月妃煥赫嫫媿注云煥赫謂

札樸卷三 五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日嫫媿謂月言日月光媚也太元菁菁之離不宜熒且  
媿注云菁菁猶菱菱離為日熒為月君菱然若日之將  
出不宜熒然若月之將毀案韓詩本此而意實不同說  
文嫫媿也一曰弱也本兩義韓詩嫫媿謂美好古樂  
府珠佩嫫媿戲金闕是也大元熒且媿則弱意也

拭

史記日者傳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  
策定卦旋式正碁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庾開  
府詩楓子留為式桐孫待作琴廣韻楓木名子可為式  
孫炎注爾雅云榻榻生江上有奇生枝高三四尺生毛



一名楓子周禮春官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漢書藝文志有羨門式法通作杖王莽傳天文郎案杖於前廣雅曲道杖榻也榻有天地所以推陰陽占吉凶以楓子棗心木為之

奇生枝廣韻作杖又作杖云木別生也

狂屈

甘泉賦捎夔魑扶僞狂李頤說狂屈佯張似人而非也

狂屈即僞狂信案莊子知北遊篇登狐闕之上而賭狂屈李注狂屈似人而非也

醜

札棧卷三

六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廣雅醜酢也案伊尹曰酸而不醜說文醜食辛醜也醜

即醜之異文

豹直

見聞錄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比五日衆官皆出此人

獨留曰豹直案豹即爆廣韻爆直史官集韻爆越也漢

制新到官府併上直謂之爆今俗謂程外課作者為爆

工馥案漢制疑作唐制唐志有之

薦

余過湖南見潭上安小蓬曩聞楚謂後上居曰薦此是

歟

允吾

漢志金城郡有允吾縣案允吾蠻夷充耳或作玃瑀又名瑀玃廣韻玃充耳玉吾讀若牙

寒具

干寶說司徒儀吏死祭用麟麩三十韻會麟麩餈餅也即今寒具集韻餈餈寒具又云寒餈餅屬廣韻膏糗柜妝楚辭招魂柜妝蜜餌有餈餈些注以蜜和米麩煎熬作柜妝也馥案膏糗今以麩作先煎以膏次和以蜜著手易汗故看書晝不復設寒具

儻

札棧卷三

七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方言南楚凡罵庸賤謂之田儻高誘淮南注稷椽塊椎也三輔謂之儻案集韻儻與嫗同說文嫗遲鈍也關嫗亦如之馥謂椽塊椎鈍器也故謂之田儻

李尚隱

夏英公古文四聲韻引李尚隱字畧或改作商隱案舊唐書開元二十八年六月太子賓客李尚隱卒新唐書亦有傳

通之

張謙中復古編跋尾有篆書數行署曰通之不知為誰後見董史皇宋書錄云張察字通之成都記云成都人



嘗帥鼎州以篆名今成都題榜往往通之筆也案董史字更良其自序在淳祐壬寅跋尾在咸淳乙丑

薦柱

南齊王敬則傳材官薦易殿柱案工欲換柱先承以他木而薦其下使高於舊柱則舊柱方可抽去薦猶藉也

女字繫姓

後漢書班昭字惠班荀采字女荀此猶左傳稱敬姜懿姬蓋女子既嫁從夫之姓故繫以本姓明其所出

臚

通鑑宋前廢帝入廟指世祖像曰渠大臚鼻如何不臚

札樸卷三

八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立召畫工令臚之注臚壯加反鼻上匏也南史前廢帝紀肆罵孝武帝為臚奴玉篇作臚壯加切鼻上匏也復案臚俗字猶橧省作查今俗言糟鼻人不飲酒枉受虛名即臚鼻也廣韻又作戲

東閣

漢書朱雲傳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主禮謂雲曰在田野亾事可留我東閣雲曰小生乃欲相吏邪說者謂公孫宏開東閣延賢人宣亦欲致雲於客館馥以為果如所言則雲不應有相吏之語案丞相掾屬有祭酒欲置雲為東閣祭酒耳曹操作相猶有軍謀祭酒胡廣

注漢官篇武帝時丞相設四科以辟人德妙為第一科乃補南閣祭酒考南閣祭酒為太尉西曹掾許叔重會官此職隸釋司空孔扶碑有東閣祭酒丞相亦當有之魏書羊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閣祭酒

棺和

廣雅棺當謂之厖又云厖棺頭玉篇作厖呂氏春秋昔王季歷葬陽山之尾鬯水鬻其墓見棺之前和高誘曰棺題日和謝惠連祭古冢文中有二棺兩頭無和集韻鬯沙上絕水橫流也

場來

張衡思元賦回志場來從元謀陸機弔魏武帝文詠歸塗以返旆登嶠澠而場來案場去也場來猶去來故陶公有歸去來辭

班劍

漢官儀班劍以虎皮飾之晉公卿禮秩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三十人持班劍焉案通鑑宋太子劭使班劍排江湛注云班劍持劍為班列在車前又唐高祖葬平陽昭公主詔加班劍四十人注云班列也持劍成列夾道而行也宋書張敬兒既得開府又望班劍與人曰我車邊猶少班劍物

札樸卷三

八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象輅

本朝鑿儀凡有事於天地壇則象輅先行九馬僅牽一輅一象駕之如輕車焉案晉諸公贊云南越致馴象為作車黃門鼓吹數十人令越人騎之每正朝大會皆入充庭帝行則以象車導引以試橋梁

黑水

山海經大荒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馥案黑水謂泐澤西山經長沙之山泐水出焉北流注於泐澤郭注泐水色黑也西次三經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泐水南

札樸卷三

十一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望崑崙馥案經言南望是崑崙在黑水之前矣

頡頏

揚雄解嘲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夏侯湛東方朔畫贊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案頡頏猶上下浮沈也詩燕燕于飛頡頏之傳云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揚雄長楊賦魚吉而鳥聃

澗

浙或作澗又作制莊子外物篇自制河以東浙或作猗淮南汜論訓猗猗之驚以殺子陽折亦作制莊子庚桑楚尋常之溝而鯢鮪為之制注制折也小魚得曲折也

書呂刑制以刑墨子引作折則刑論語折獄魯論作制獄崔駰達旨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敘帝紀乃設制折聲相近

膚寸

公羊傳膚寸而合尚書大傳作扶寸鄭注四指為扶案此言雲之薄小也應休璉與從弟書扶寸着脩味逾方丈

列

任昉彈劉整文輒攝整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云云沈約彈王源文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

札樸卷三

十一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之列稱云云案司馬遷報任安書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李善引說文列分解也

先游

鄒陽獄中上書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李善云談或為游案先游即先容故下文云素無根柢之容

脰

鹽鐵論羊淹雞寒曹子建七啟寒芳苓之巢龜李善云寒今脰肉也案廣韻脰與鯖同即五侯鯖楚辭煎鯖臠雀



撰

唐書百官志史館修撰掌國史今以作文為撰文案古無撰字說文撰具也晉書音義引字林詮具也謂具說事理馥謂撰具亦作此解魏文帝與吳質書撰其遺文都為一集此編集朋友之文亦曰撰

齧

史記天官書其齧者類闕旗晉書音義云齧字見蒼頡篇

飲器

戰國策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注云溺器或

札樸卷三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日酒器案溺器是也晉書載記姚方成三斬徐嵩漆其首為便器

充隱

顏運生誦舊句云市多充隱客朝有噉名僧案晉書桓玄傳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謝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為充隱

援

謝康樂有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云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墉晉書桑虞傳虞園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

以園援多棘刺恐盜驚走致傷使奴為之開導馥案援集韻作援籬也音于眷切

貂

或問釋名云貂短也其義何解答之曰貂當為貂廣韻貂短尾犬也晉書張天錫傳從事中郎韓博有口才桓溫使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歎焉案貂刁聲近故借為說

齷齪

札樸卷三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史記司馬相如傳委瑣握齷漢書酈食其傳握齷好苛禮應劭曰握齷急促之貌韋昭曰握齷小節也晉書張茂傳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高九仞吳紹諫曰遐方異境窺我之齷齪也必有乘人之規案紹意以修臺為不急之小事與韋說合樂府放歌行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狄仁傑對武后曰豈文士齷齪不足以成天下務哉

諛

集韻諛輕也江東語案晉書趙王倫傳愚歸輕諛淮南修務訓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諛注諛輕利善趨者



說文諺下云一日諺猶案即狡獪廣雅諺猶也

假

趙盾將朝尚早因假寐卻說葬其母於所住堂北壁外謂之假葬潘岳為楊駿主簿駿誅當坐公孫宏護持岳謂之假吏

麩

晉書皇甫謐傳况臣糠麩糝之雕胡玉篇麩與麩同大麥也一切經音義麩麥糠也齊民要術早稻法宜五六

哈

札樸卷三

十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廣韻哈笑也呼來切胡注通鑑云哈呼來翻楚人謂相啁笑曰哈案古無此字蓋即嗤之異文楚辭九章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哈也東哲玄居釋束哲閒居門人竝侍方下帷深談隱几而哈含豪散藻考撰同異馥謂楚辭與志為韻玄居釋與侍異為韻則廣韻之呼來切乃轉音也

張仲景

今醫家以張仲景為宗主而見稱於前人者絕少惟皇甫謐釋勸云若皇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蜀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狗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

公發祕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謐又云仲景論伊尹湯液為十數卷案藝文志有湯液經法三十二卷事物紀原湯液經出於商伊尹

何侯

晉書王祥傳文帝為晉王祥與荀顛往謁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盡敬今便當拜也案何侯謂何曾曾與高柔鄭沖入見晉王曾獨致拜盡敬柔沖揖而已文帝晉書誤作武帝何曾傳不誤

蔡文姬

札樸卷三

十五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蔡中郎共生幾女不可考而文姬則其少女也嫁上黨太守羊術者年長於文姬即晉景帝羊后之母羊祐傳父術上黨太守祐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

安車

周禮王后有安車漢徵年老有道之士亦以安車晉書輿服志坐乘為安車倚乘為立車

緹縹

楚辭九懷襲英衣兮緹縹洪氏補注縹衣也縹謂此據說文為說後漢書應劭傳緹縹十重注云緹縹謂鮮明之衣與洪異



鬪場

宋書天竺國傳鬪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或問鬪場所  
在案晉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君戲兵於南郊之場故  
其地因名鬪場見晉書禮志

職儀

太平御覽多引齊職儀案梁書周興嗣傳所撰皇帝實  
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當即興嗣撰也

油火

余油紙百翻越歲取用皆有火炷小孔友人言其油衣  
亦自林案梁書樂藹傳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

札樸卷三

夫小字山房校刊

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  
油萬石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  
灰時稱其博物宏恕焉

天

尚書序皋陶矢厥謨釋文云矢本又作天隸釋唐扶頌  
惟直如天案說文匕部匙下云矣古文矢字馥謂天隸  
體從古文變也廣韻以天為俗字

憚

梁書裴子野傳性不憚憚情無汲汲案廣雅憚懷憂  
也馮衍顯志賦終憚憚而洞疑

卯蒜

夏小正十有二月納卯蒜古今注蒜卯蒜也俗人謂之  
小蒜馥案卯蒜澤艸冬生故十二月納之

莊君述祖曰納卯蒜當為納民祔民古文作委隸譌  
作卯又於祔上加艸

三刀為州

晉書王濬傳三刀為州字州本不從刀因班辨從刀隸  
作刀似州之半體故謂州為三刀慕容詳時童謠云八  
井三刀卒起來議者謂魏師盛於冀州此亦以三刀為  
州

札樸卷三

七小字山房校刊

油油

箕子麥秀歌禾黍油油束皙補亡詩厥草油油案禹貢  
厥草惟繇傳云繇茂也釋文引馬融注抽也馥謂油繇  
當為繇說文繇艸盛兒

易坤卦其所繇來者漸矣又繫辭爻繇之辭所以明  
得失韋昭云繇由也吉凶所由生也漢書文帝紀列  
侯亦無繇教訓其民顏注繇讀與由同

離樓

長門賦離樓梧而相撐李善注離樓橫聚眾木之貌馥  
案說文度屋麗度也固窗牖麗度闔明此賦言窗牖疏



服離樓梧擗皆異文也梧當為梧擗當為定

行藥

文選有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詩五臣注服藥行而宣導之馥案潘安仁閒居賦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嘗膳載加舊痾有痊行藥即勞以宣藥也李善引左傳注宣散也

焱忽

張平子思元賦乘焱忽今馳虛無舊注引服虔甘泉賦注焱風也五臣云焱忽虛無皆空也馥案說文颺扶搖風也颺疾風也焱忽即颺颺之省文

札樸卷三

六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晉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

大焱發屋

拾

班孟堅幽通賦匪黨人之敢拾兮應劭曰拾更也自謙不敢與鄉人更進也案儀禮鄉射禮取弓矢拾疏云遞取弓矢也禮記投壺左右告矢具請拾投疏云賓主更遞而投也

籤

今於神前求籤問卜即識緯之遺說文識籤竝訓驗

蛻

上林賦獫狁胡毅蛻李善云蛻未聞案山海經即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龜而白身赤骨名曰蛻是可以禦火

料

蜀都賦神農是嘗盧附是料五臣注扁鵲俞附皆料此藥而用之馥謂料量也蓋言料量藥之升勺銖兩今猶謂合藥為一料

移

爾雅釋宮連謂之移郭注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移厨連觀也東京賦諺門曲榭五臣注宮室接謂之諺西京賦聯以昆德李善注引說文聯連也廣韻榭移也馥案

札樸卷三

九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移諺正作諺諺門趙策作諺門高誘注諺別也說文諺離別也周景王作洛陽諺臺然則東京賦之諺門因諺臺得名薛綜以諺門為冰室門未審所據或以為連或以為別據郭注則小屋連於大屋實別成一構其義相通

蜀先主名字

蜀先主名備字玄德備謂五采備考工記畫績之事五采備謂之繡詩終南傳云五色備謂之繡馥案五色至黑乃備故字玄德

耗



張華博物志周穆王有犬名耗案玉篇耗力才力吝二切強毛也亦作髦絲復謂竝當作縈說文縈彊曲毛可

以箸起衣从犛省來聲

玉篇酌許具切酌同上案句當讀鈞音非章句之句鈞凶聲相近春秋考異郵喉凶合韻是也

灌佛

宋書劉敬宣傳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見眾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為母灌案灌佛鑄金像佛也文選七命乃鍊乃鑠萬辟于灌李善注灌謂鑄之王粲刀銘灌

札樸卷三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辟以數又案四月八日鑄佛日也顏運生得一銅佛有文云開皇十九年四月八日

釋詁釋言釋訓

趙宦光曰通古合今日釋詁以今合古曰釋言釋其所釋曰釋訓

刊山

隋書徐則傳陳太建時應詔來又辭入天台山太傅徐陵為之刊山立頌案刊山即摩崖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

以舟量物

魏志鄧哀王冲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時孫權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馥案古有此法符子曰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豚命豕宰養六十五年大如沙墳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此事在魏太祖前蓋後人之智偶合於古耳

生

魏書儒林張吾貴傳曾在夏學聚徒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又徐遵明傳師事張吾貴

札樸卷三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馥案漢經師多稱生如伏生歐陽生是也賈誼董仲舒皆稱生史記吾聞之周生後漢書黃憲傳陳蕃周舉俱憲為黃生潘岳秋興賦善乎宋生之言七畧禮家先魯有桓生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膠東庸生之遺學鄭康成書序贊我先師棘下生又案先生或單稱一字貢禹傳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顏注生謂先生也古今人表嚴先生史記越世家稱莊生蘇秦傳蘇生徐廣曰生一作先漢書梅福傳叔孫先晁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此傳未有鄧公漢書作鄧先顏注鄧



先猶言鄧先生也

亢閼

說文閼門高也新附閼字云閼閼高門也甘泉賦閼閼其寥廓兮魏書明元六王傳高允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詩縣釋文云仇本又作亢韓詩作閼周禮閼人疏引詩作亢文選西京賦高門有閼李善注云毛詩皋門有位與閼同案說文仇閼也閼仇當為阨

獨斷

南齊書禮志云及至東京太尉胡廣撰舊儀左中郎蔡邕造獨斷又云晉初荀勗因魏代前事撰為晉禮羊祜

札棧卷三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任愷庾峻應貞共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傳咸續續此製今虞之決疑注是遺事也馥案虞之決疑與蔡氏獨斷同意皆一代朝儀也今獨斷已非完書後人不知為史家典要等之稗官說部豈不誣乎

補文選注

隋書禮儀志指南車大駕出為先啓之乘漢初置俞兒騎竝為先驅左太冲曰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志又曰沈約云親幸耕藉御之三蓋車一名芝車又名耕根車置耒耜於軾上即潘岳所謂紺轅屬於黛耜者也馥謂此二條可作藉田賦注李善五臣皆漏引

犛

詩螽斯羽薨薨今又蟲飛薨薨玉篇犛蟲飛也

柢

莊子枝指崔云音歧謂指有歧也馥案或借柢字釋地中有柢首蛇焉郭云歧頭蛇也孫云蛇有枝首者

強近

隋書許善心傳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顏案強謂強盛近謂近幸李密表外無期功強近之親王僧孺與何炯書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強近之親月令雖有貴戚近習注云近習天子所親幸者

札棧卷三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點

袁宏三國名臣贊如彼白圭質無塵點司馬遷報任安書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北史李彪傳臣罪既如此宜伏東皋之下不應遠點屬車之清塵甄琛傳緇點皇風塵鄙王化隋書裴政傳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房彥謙傳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點皇猷王孝籍傳追究執事有點清塵宋書庾炳之傳非但虧點王化乃治亂所由魯爽傳兄弟闔門淪點偽授徐湛之傳豈不知醜點難嬰仗劍為易謝莊傳樹無益之軌招塵點之風魏書道武七王傳非直有點清風臣恐取唾荒遠晉書郭



璞傳塵點日月穢亂天聽沈約彈王源文點世塵將被  
比屋通鑑唐太宗曰寸雲點日何損於明馥案點與玷  
同南齊書庾杲之傳玷塵明世文選補亾詩鮮侔晨葩  
莫之點辱李善注引孝經鉤命決曰名毀行廢玷辱先  
人楚辭九辨或黜點而汙之注曰點汙也點玷古字通  
晉書何琦傳塵蹟清朝蹟亦點也

加治點

史傳言文不加點又言文不治點案加謂增字治謂改  
字點謂減字

陳書蔡景歷傳對使人答書筆不停書文不重改通

札樸卷三

言小李家房校刊

鑑宋毛德祖遣人說奚斤云公孫表與之連謀每答  
表書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

列口

漢志樂浪郡有列口縣卽方言所稱洌水

帶

周易訟卦釋文云帶音帶亦作帶禮雜記率帶釋文同  
馥案帶漢碑作帶楷書變作帶非異文也詩都人士釋  
文作帶

需

周易釋文需從雨重而者非案漢碑需多作需故曰重

而

專輒

顏氏家訓多用專輒字蓋習語也王濬上書案春秋之  
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桓溫上表義存社稷之利不顧  
專輒之罪王弘上表敢引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范  
甯傳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  
北史楊愔傳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又崔鴻傳愚賤無因  
不敢輕輒南齊書盧陵王傳凡諸服章自今不啟吾知  
復專輒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痛杖檀弓汰哉叔氏專  
以禮許人正義云專輒許諾匡謬正俗劉周之徒音爽

札樸卷三

言小李家房校刊

爲類亦爲專輒晉王蘊爲吳興太守郡荒人飢開倉贍  
恤主簿執諫蘊曰專輒之愆罪在太守

涉躐

漢時書少學者皆能專精晉宋以後四部之書卷袤千  
萬遂有涉躐之學北齊書柳世隆傳世隆性愛涉躐啟  
太祖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

水冶

彰德府西行四十里有地名水冶蓋昔人作水排處因  
以名也排謂排囊以韋爲之鼓風吹炭用冶鐵巧者以  
水代人故曰水冶張璠漢記杜詩爲太守爲冶家作水



排後漢書杜詩傳造水排鑄農器注云治者為排以吹  
炭今激水鼓之武昌記北濟湖本是新興治塘湖元嘉  
初廢水冶水冶者以水排治令顏茂以塘數破壞難施  
功力因廢水冶以人鼓排謂之步冶魏志韓暨為監冶  
謁者舊時治作馬排每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暨  
乃因長流為水排利益三倍今彰德水冶久廢昧其名  
義故土人不知也

排玉篇作囊云吹火囊蒲拜切廣韻又作韞云韞囊

吹火

風不鳴條

札樸卷三

毛小山房校刊

易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會同海內不偏地  
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惟平均  
乃不鳴條

涎

說文次慕欲口液也俗作涎賈誼書垂涎相告又作涎  
文選江賦噴浪飛涎案涎次聲近張平子東京賦乃羨  
公侯卿士登自東塗薛綜注羨延也周禮璧羨以起度  
鄭司農云羨長也史記衛世家共伯人釐侯羨自殺索  
隱云羨音延

雪桃

家語黍以雪桃蓋桃有毛以黍沐之玉藻沐稷而饋梁  
正義云取稷梁之湯汁用將洗面沐髮竝須滑故也列  
子齊景公雪涕晏子春秋作刷涕釋詁刷清也馥謂當  
作馥說文馥拭也韓非子管仲雪桓公之恥于小人而  
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  
恥楚世家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  
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孟子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  
洒之唐書李靖傳足澡吾渭水之恥矣蕭銑傳是以痼  
心疾首思刷厥恥謝莊詩雪怨園邑埽恥瀛縣李華樂  
生讚既佐弱燕削恥南伐嵇康琴賦懲躁雪煩然則馥

札樸卷三

毛小山房校刊

也洒也澡也沐也掃也削也皆雪也高注淮南云雪拭  
也

爾雅釋木桃曰膽之孔穎達曰桃多毛拭治去毛令  
色青滑如膽也

彭越

漢有彭越卽彭蠡崔豹古今注彭蠡小蟹也嶺表錄異  
彭蠡吳呼為越蓋語譌也晉書夏統傳或至海邊拘蠅  
蠅以資養馥案古人名多取物各故知彭越取義彭蠡  
也古今注又云彭蠡共有螿偏大者名擁劔俗謂之越  
王劔馥謂蝟轉為越故俗又傳會為越王耳集韻彭蠡



似蟹而小或作蝟

漸離

史記刺客列傳有高漸離廣韻蜥蠪蟲名

貼帖

玉篇貼字云以物質錢案宋書何承天傳時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為嘉償責南齊周顒傳販傭貼子權赴急難魏書肅宗紀七品六品祿足代耕亦不聽錮貼店肆爭利城市任昉奏彈劉整云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眾作田又額外更加為帖通鑑隋崔仲方上書今惟須武昌以下斬和滁方

札樸卷三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吳海等州更帖精兵胡注帖添帖

染輪

子虛賦割鮮染輪李奇曰鮮生也染搗也切生肉染車輪鹽而食之賦又云厨割輪焯韋昭曰焯謂割鮮焯輪也郭璞曰焯染也馥謂染輪田獵血祭之禮春官大祝辨九祭六曰搗祭注云搗讀為虞芮之芮馥謂芮焯聲近焯輪卽搗祭說文搗染也史記荆軻傳使工以藥焯之索隱曰焯染也宋書南史以蠕蠕為芮芮胡注通鑑芮芮卽蠕蠕魏呼柔然為蠕蠕南人語轉為芮芮

椹椹

梁書劉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椹酒而作椹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馥案張衡南都賦椹棗若榴廣雅椹榴柰也集韻椹直忍切木名汁可為酒椹椹音別自是兩物作椹者是

菴

幽通賦安惛惛不菴兮曹大家曰菴避也馥謂義本周易肥遯釋文引子夏傳肥饒裕疑古周易別有說

葦

五經文字艸部有葦字云見禮經注案士冠禮注簠簋竝從竹說文口盧飯器以柳為之或从竹去聲亦不从

札樸卷三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艸類篇口或作葦

校

玉篇校報也此與顏子犯而不校合郭忠恕佩觿分校校為二字周禮夏官校人釋文云校字從木若從手旁是比校之字耳

韌

字林韌柔也通俗文作朋云物柔曰朋管子筋朋而骨強

都布

後漢書公孫述為馬援制都布單衣案通鑑漢明帝行



養老禮三老服都紵大袍注云績紵以為美布故曰都  
紵都布布之美者也纂文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

白疊布

史記貨殖傳荅布千匹注云荅布白疊也趙書石勒建  
平二年大宛獻白疊魏畧文帝詔曰代郡黃布為細樂  
浪練為精江東大末布為白故不如白疊布鮮潔也宋  
元嘉起居注毘加黎國奉細疊兩張吳時外國傳諸薄  
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梁書高昌國有草實如覆瓿中  
絲如細縑名為白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為布布甚軟白  
唐書高昌有草名白疊擷花可織為布又云婆利出吉

札樸卷三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貝吉貝草也緝其花為布粗曰貝精曰疊又云杜薄國  
女子作白疊花布金毘利逝國衣朝霞白疊隋書真臘  
國常服白疊王維詩手巾花疊淨杜甫詩光明白疊巾  
是也玉篇作氎云毛布也廣韻氎細毛布廣志白氎布  
毛織王建詩毛氎家家織梅堯臣詩童袍毳氎鮮是也  
後漢西南夷傳哀牢夷知染采文繡扇氎帛疊闌干細  
布織成文章如綾錦唐書驃國傳鈴鉞皆飾條紛以花  
氎縷為藻又云樂工皆崑崙衣絳氎朝霞為蔽膝温庭  
筠詩錦疊空林委墜紅是也南史扶南王坐則偏跽翹  
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方回詩坐寒乏氎氎是也

方勺曰閩廣多種木綿紡績為布名曰吉貝海南蠻  
人織為巾即古所謂白疊布

赭白馬

顏延年赭白馬賦注家不言馬從何來馥以為高句驪  
所獻宋書高句驪王高璉晉安帝義熙九年遣長史高  
翼奉表獻赭白馬宋高祖踐阼又遣長史馬婁等詣闕  
獻方物馥案宋時所獻雖不明言有馬以晉時方物考  
之知赭白出高驪

札樸第三

山陰 李信 校正

札樸卷三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札樸第四目錄

覽古

雩

輕脫

梁起雙闕

料數

埠

均

繕

縛

盈縮

纓

娟

撲

枯槁

澆

滔

濫

槁暴

大白小白

洪祀

汁給

稀

許所

建瓴

病鉤

縷

抵

綦

長

推

摘

空閣

廝

沈

望羊

楚

便程

札樸第四目錄

小亭山房校刊

作

憊

意

虛

孰何

佺

窳

龍

大谷

晏

準

衡

瘠

烝豚炙豚

臚脹

勞

昆侖

檣聯

眞

歛

刁風

苓冷零

衍

隱書

識

輒

癡

簞于

冰

跼跼

炕

場

暴

駟

旁唐

黥髮

儻

顛

噫

蠅

札樸第四目錄

小亭山房校刊



祖	衣急
綠醜	臣瓚
劔	幃
靈舍藏	廟寢
琮	宥器
吳句	銑鏡
木變石	蜜印
古瓦文	鎗
顏氏石杯	枰
筆柱	生草
腰扇	笙簧
帶鉤	笙席
案	隱囊
攏袴	契囊
昭文帶	小兒汲瓶
銅池	

札樸卷四目錄

主 小亭山房校刊

札樸第四目錄終

札樸第四

覽古

曲阜 桂馥 未谷撰

王充論衡說論語風乎舞雩為行雩祭鄭注論語同月令大雩帝公羊傳大雩疏並引論語舞雩冠者童子案大雩在四月即周之六月龍見而雩是也其他為早修雩多在秋冬無暮春雩祭之禮賈逵曰言大雩者別於山川之雩豈山川之雩不關龍見邪

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

札樸卷四

一 小亭山房校刊

秋九月大雩成三年秋大雩七年冬大雩襄五年秋大雩八年九月大雩十六年秋大雩十七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昭三年秋八月大雩六年九月大雩八年秋大雩十六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十二年秋大雩

鄭注玉藻云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馥案襄五年左傳秋大雩旱也杜注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



故雖秋零非書過也

論衡又謂浴乎沂當為沿乎沂古人無入水浴體之事宋書禮志云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盥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盥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不祥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乘舟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浴乎沂洧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也馥案蔡以浴沂為祓禊是知所書石經不作沿也

洪祀

札樸卷四

二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晉書孔嚴傳隆和元年詔以天文失度欲依洪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洪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又江道傳道諫曰臣尋史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又曰按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畧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闕畧非一馥謂此二傳當錄附尚書大傳後

輕脫

三國志多言為將輕脫案僖三十三年左傳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杜注脫易也

汁給

集韻歲在未曰汁給童子逢盛碑作協給爾雅釋天作協洽案五帝叶光紀史晨碑作汁光紀樂緯叶圖徵或作汁圖徵洽給亦以聲近相借

梁起雙闕

梁書丘仲孚傳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案何胤傳胤

札樸卷四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謂王果曰吾昔於齊朝欲陳兩三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縣象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詣闕陳之沈約上建闕表云萬雉之外兩觀弗興空指南峯縣法無所馥謂梁起雙闕當因諸臣表請而建議者何胤為之始

秭

徐岳數術記遺黃帝為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



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上中下也  
 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  
 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萬兆  
 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  
 兆曰京也風俗通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  
 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載案  
 此言京生秭秭生垓與徐氏京垓秭次第不同說文云  
 十萬曰億又云數意至萬曰秭此皆下數數意至萬曰  
 秭者猶言萬意曰秭也今以下數計之十萬曰億十億  
 曰兆兆百億也十兆曰京京千億也十京曰秭秭萬億  
 也故曰萬億曰秭與風俗通京生秭次第相符徐氏所  
 列垓在秭前未知其審

**料數**  
 玉篇料數也說文數計也秦策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亾  
 高注料數通鑑舉宋濫錢之弊云市井不復料數

**許所**  
 淮南道應訓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魏子  
 才曰關西方言致力於一事為所李獻吉曰西土人謂  
 著力幹此事則呼為所稷謂所許聲相近詩伐木許許  
 說文引作所所云伐木聲也

**埤**  
 一切經音義埤增也厚也助也案說文溼字云埤增水  
 邊土人所止者此增義也詩北門政事一埤益我傳云  
 埤厚也此厚義也節南山天子是毗箋云毗輔也王肅  
 作埤廣雅埤助也此助義也

**建瓴**  
 漢書高帝紀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案戴侗云瓴  
 牝瓦仰蓋者仰瓦受覆瓦之流所謂瓦溝

**均**  
 國語出均立度案樂叶圖徵云聖人承天以立均宋均

**病鈎**  
 注均長八尺施弦以調六律也馥案京房作準以定律  
 準以竹均以絲

**趙策**  
 武安君曰緞病鈎身大臂短不能及也馥謂病鈎  
 猶病弩漢書音義如淳曰弩病兩足不能相過鈎弩皆  
 取象為名

**繕**  
 廣韻繕繕也釋詁繕善也案三蒼繕治也繕之言善也  
 詩叔於田序繕甲治兵箋云繕之言善也周禮縫人注  
 同

札樸卷四

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札樸卷四

五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縷

玉篇縷帶也案離騷既音余以蕙縷又為馬腹帶國語懷挾縷縷

縛

釋典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案廣雅縛束也地官羽人十搏為縛注云縛羽數束名也

抵

列子無底之谷名曰歸墟漢書項籍傳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史司馬欣應劭曰抵相歸抵也食貨志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又云大氏皆遇告顏注氏讀曰

札樸卷四

六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抵歸也大氏猶言大凡也

盈縮

國語盈縮轉化盈當為縵通作贏國策縮於財用則匱注云縮贏之反也班固幽通賦故遭罹而贏縮

綦

綦有四義一曰履廣雅綦履是也二曰履飾漢書揚雄傳履機槍以為綦顏注綦履下飾也晏子景公為履黃金之綦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遺七寶綦履後漢書劉盆子傳俠卿為制直綦履章懷注綦履文也蓋直刺其文以為飾是也三曰履系士喪禮夏葛履冬白履皆縵

縷

緇絢純組綦繫於踵鄭注綦履系也所以拘止履是也四曰履迹班婕妤賦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迹晉灼曰綦履迹也張景陽雜詩庭無貢公綦是也

廣韻縷下引韋昭云繫也漢書揚雄傳虹蜺為縷顏注縷系也李善注文選縷旗上繫也方言所以縣帶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縷

長

說文媯長兒媯長好兒豔好而長也媯弱長兒論衡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史記蘇秦傳後有長佼美人爾雅委

札樸卷四

七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委佗佗美也孫炎云佗佗長之美神女賦穠不短纖不長登徒子好色賦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洛神賦穠纖得中修短合度馥謂穠短不如纖長楚王所以愛細腰也

媚

媚本作媮廣韻媮娥眉兒宋玉神女賦眉聯媚以蛾揚洛神賦修眉聯媚

推

漢書五行志推其眼以為人毘注云推謂敲擊去其精也案史記刺客傳秦始皇惜高漸離善擊筑重赦之乃



矐其目索隱云以馬矢熏令失明集韻矐或作矐

撲

字林手相搏曰撲通俗文爭倒曰撲晉中興書石勒與李陽共相打撲是也又秦漢之刑曰囊撲說苑陛下車裂假父囊撲兩弟東觀漢記鄧太后收杜根囊盛撲殺之執法者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先賢行狀杜根伏誅誅者皆絹囊盛於殿上撲地根以撲輕得蘇息又器曰撲滿滿則撲地破之西京雜記國人贈公孫宏撲滿一板是也

摘

淮南本經訓摘蚌蜃高注摘猶開也開以求珠也馥案

摘當為摘說文摘有拓義增韻拓所開也揚雄甘泉賦拓迹開統拓亦借字當為拓字書拓張衣令大也太元

天地開闢宇宙拓袒

桔槔

莊子天運篇桔槔者引之則俯舍之則仰文穎說烽火云檣上作桔槔以薪置其中有寇則然之其字皆從木通俗文機汲謂之擦槔字皆從手

空閱

莊子空閱來風司馬云門戶孔空風善從之又云瞻彼

闕者虛室生白司馬云閱空也蓋指室之隙宋玉風賦空穴來風

澆

王注楚辭回波為澆胡注通鑑水洄洑曰澆吐谷渾有澆河呂光開以為郡此郡蓋置於澆河洄曲處今作洮

斯

史記河渠書乃斯二渠以引其河漢書溝洫志斯作釀孟康云釀分也馥謂斯即斯斯亦分也

滔

廣雅滔漫也詩天降滔德傳云滔漫也堯典浩浩滔天

札樸卷四

九

傳云浩浩盛大若漫天

沈

漢書刑法志山川沈斥注云斥即斥鹵沈即川澤風俗通山澤篇沈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沈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述征記有鳥當沈續記云齊人謂湖為沈

濫

申鑒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案何晏曰濫濫也孟子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漢書司馬相如傳汎淫汎濫

望羊



春秋元命苞武王柔肩望羊晏子春秋杜扇望羊待於朝大戴禮武王望羊哀十四年左傳長而上僂望視杜注目望羊字又作洋莊子秋水篇河伯始旋其面目也洋向若而歎釋文云司馬崔云恥洋猶望羊仰視貌馥案正作陽論衡骨相篇武王望陽

周禮內饗豕盲眊而交睫腥杜子春云盲眊當為望視賈疏云內則為遙望之字信案望陽言能望視太陽如丁謂者也

槁暴

荀子木揉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馥案槁借字當為藪考工記穀雖弊不斂鄭注藪藪暴

札樸卷四

小字山房校刊

楚

六書故楚一名荆捶人即痛因名楚痛

大白小白

禮明堂位殷之大白巾車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注以大白為殷旂釋名白旂殷旂也帛繼旂者也詩六月白旂央央傳云白旂繼旂者也馥謂白為旂之正色詩之白旂即禮之大白建於戎車齊桓公名小白謂白旂之小者杜注定四年左傳云令賤人施其旂執以從會即小白故可手執

便程

書平秩東作史記作便程詩秩秩大猷說文引作載載又越讀若詩威儀秩秩程載越竝從呈與秩聲相近

作

玉篇作慙也顏色變也分兩義論語其言之不作馬融曰作慙也此慙義也曲禮容母作慙注作顏色變也祭義孝子臨尸而不作鄭注色不和曰作此色變義也

刁風

今謂善訟為刁風南北通行此字循習不察案史記貨殖傳而民雕悍少慮索隱云言如雕性之捷悍也馥謂刁字省筆吏胥苟趨簡易用以代雕耳

札樸卷四

小字山房校刊

悒

玉篇悒疲也聲類悒短氣兒也前燕錄慕容儼寢疾曰吾患悒頓恐不濟通鑑北齊常山王演抱王晞曰吾氣息悒然恐不復相見

苓泠零

文選七發蔓草芳苓李善注苓古蓮字天官內饗羊泠毛而羸糴徐邈讀泠為明年反廣韻零落賢切先零西羌也漢書趙充國傳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注零音憐

意



玉篇意思也憶意不定往來念也禮記大學正義云總包萬慮謂之心為情所意念謂之意禮運非意之也注云意心無所慮也正義云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也無慮即慮無也詩思皇多士箋云思願也正義云以意之所思必情之所願也

衍

書有溢字曰衍文衍當為羨或省作羨孟子以羨補不足詩四方有羨傳云羨餘也穆天子傳南絕沙衍沙衍即沙羨水經注江水東北至江夏沙羨縣漢書溝洫志河災之羨溢中國也尤甚顏讀羨與衍同史記貨殖傳

札樸卷四

上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時有奇羨注云謂時有餘衍也司馬相如傳功羨於五帝司馬彪云羨溢也周禮大祝辨九祭二曰衍祭先鄭云衍祭羨之道中典瑞璧羨以起度先鄭云羨長也長讀直亮切論語長一身有半世說王恭曰恭作人無長物

漢志江夏郡沙羨音灼曰羨音夷廣韻收羨字於六

脂部

虛

上虛借為虛實字因上有空義也孟康注漢書云西方謂亾女壻為上壻上空也

隱書

漢書藝文志隱書十八篇注云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喻馥案釋言隱占也注云隱度少儀軍旅思險隱情以虞注云隱意也思也虞度也常思念己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後漢書安帝紀隱視幽心注云隱審盡心

孰何

史記衛緡傳不誰呵緡漢書作孰何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馥案孰當為孰說文孰誰何也

識

札樸卷四

上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漢石經論語賢者志其大者今論語作識案識古作志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倍二十四年左傳以志吾過鄭注竝云志古文識識記也

佺

說文允佺曲脛也易大有匪其佺虞翻云足佺體行不正書洪範六曰弱傳云佺劣昭七年左傳孟縶之足不佺弱行注云跛也馥案此皆言足疾也一切經音義佺與允同引通俗文短小曰佺崔鴻後趙錄王謨佺短無威儀呂氏春秋明理篇育禿偃佺注云佺短仰者也馥案此皆言短疾也檀弓天久不雨吾欲暴佺而奚若注



云佺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僖二十一年左傳公欲  
焚巫佺注云或以爲佺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  
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旱呂氏春秋盡數篇  
苦水之所多佺與偃人注云佺突胷仰面疾也馥案此  
皆言仰疾也玉篇允僂也古文苑短人賦其餘佺公劣  
厥僂寔馥案此皆言僂疾也荀子正論篇是猶偃巫跛  
匡大自以爲有知也注云匡讀爲佺廢疾之人王霸篇  
是故百姓賤之如佺注云字書無佺字蓋當爲佺病人  
也抱朴子洪稟體佺羸臧榮緒晉書山濤子淳元佺疾  
不仕馥案此皆未言其何疾也

札樸卷四

二日小字山房校刊

瓠

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年表有城陽頃王子瓠侯劉息  
徐廣曰瓠一作報漢書五行志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  
注作報山馥案報當爲執取其聲也集韻瓠質入切音  
執

窾

廣韻窾空也案子華子論醫云空窾之塞也莊子道大  
窾漢書楊王孫傳窾木爲匱服虔曰窾音款窾空也通  
作款釋器鼎款足者謂之鬲謂足中空也莊子款啟窾  
聞之夫注云款空也漢書司馬遷傳實不中其聲者謂

之款服虔曰款空也太史公自敘作窾窾字見於諸書  
音義甚明玉篇失載

癡

語林王藍田少有癡稱王丞相辟之既見云王掾不癡  
何以云癡案尸令癡瘖侏儒腰折一肢廢如此之類皆  
爲癡疾馥謂癡爲癡疾之一人謂藍田癡故有癡稱

轆

方言車轉齊謂之轆注云車軸頭也馥案史記田單傳  
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  
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

札樸卷四

主小字山房校刊

以鐵籠故得脫馥謂轆籠字異義同

錐于

宋書言錐于之制上有銅馬馥謂非馬蓋駭獸也駭似  
馬故作馬形凡鐘上皆飾猛獸容齋續筆言所見錐于  
有虎鈕是也

大谷

閒居賦張公大谷之梨李善云大谷未詳案王廙洛都  
賦梨則大谷冬熟張公秋黃華延洛陽記城南五十里  
有大谷舊名通谷陳思王贈白馬王詩大谷何寥廓

冰



集韻冰逋孕切案李義山詩碧玉冰寒漿又琉璃冰酒缸又簞冰將飄枕唐書韋思謙傳涕泗冰須皆讀去聲

晏

急就篇屏廁清園糞土壤顏注屏僻晏之名也馥謂晏當為偃莊子庚桑篇適其偃注云偃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浚是也屏當為屏

跼跼

或問後漢書馬援傳飛鳶跼跼墮水中跼跼作何義訓奮曰依字當作跼漢書音義如淳曰跼近邊欲墮之意瓚曰跼危欲墜之意也

札棧卷四

夫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跼音鹽董衡唐書釋音誤作都念切

準

木工一目衰視謂之準淮南齊俗訓眇者使之準高注目不正因令睇又汜論訓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睇西京雜記鄒陽几賦眇者督直聳者磨龔班固荅賓戲離婁眇目於豪分太白陰經說水平槽云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齒齊平則為天下準式

炕

漢書揚雄傳炕其氣顏注炕絕也馥案王莽傳皆炕龍

絕氣

徽

玉篇徽面垢也淮南修務訓舜徽黑劉向九歎顏徽鰲以沮敗兮

煬

煬有二義郭注方言云今江東呼火熾猛為煬文選賦颺檣燎之炎煬此一義也列子黃帝篇煬者避竈司馬云對火曰煬淮南云富人衣纂錦貧人煬竈口此又一義也

熿

札棧卷四

夫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淮南時則訓湛熿必潔高注熿烝炊也馥案熿借字當為饔特性饋食禮主婦視饔爨於西堂下鄭注炊黍稷曰饔

暴

方言烈暴也案蔡中郎聞燒桐火烈聲知為良木火烈即暴也鹽鐵論苟為無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

烝豚炙豚

京師貴食烝豚炙豚鹽鐵論古者燔黍食稗而燂豚以相饗廣雅燂謂之魚字書魚烝也詩閟宮傳云毛魚豚也鄭注地官封人云毛魚豚者爛去其毛而魚之



駟

釋言駟傳也舍人曰尊者之傳也馥案襄二十一年左傳祈奚乘駟而見宣子昭五年傳楚子以駟至於羅汭晉語乘駟自下脫會秦伯於王城晏子春秋乘駟而自追晏子此皆尊者之傳

臚脹

急就篇寒氣泄注腹臚脹案易通卦驗人足陽明脈盛多病臚腫續漢書律歷志注小暑病臚腫

旁唐

廣韻芒碭山名案漢書司馬相如傳珉玉旁唐顏注旁

札樸卷四

六 小字山房校刊

唐文石也唐字本作碭馥謂旁唐即芒碭說文碭文石也

勢

廣雅勢屠也玉篇勢與剔同案詩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白虎通狄者易也淮南子兪兒狄牙即易牙說文逃古文作邊

黥髮

昭二十八年左傳有仍氏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杜注美髮為黥正義云黥即鬢也詩鬢髮如雲傳云黑髮也馥案或作禎廣雅禎黑也謝朓詩有情知望鄉誰能

禎不變

昆侖

竹書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上案禹貢雍州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鄭注崑崙謂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馬注昆侖在臨羌西漢志金城臨羌縣西有弱水昆侖山祠逸周書王會解正西有昆侖等九國是也

晉書張駿傳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宜立

西王母祠

札樸卷四

六 小字山房校刊

僦

通俗文雇載曰僦漢書鄭當時傳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僦謂受雇賃而載運也

檣聯

楚詞九歌擗蕙檣兮旣張說文檣屋檣聯也文選西京賦鏤檻文槐李善引聲類槐屋連綿也馥謂連綿即檣聯廣韻棉屋聯棉是也淮南本經訓縣聯房植高注縣聯聯受雀頭箸桷者釋名相或謂之椳椳綿也綿連椳頭使齊平也上入曰爵頭形似爵頭也通鑑陳起三閣縣楣闌檻皆以沈檀為之胡注縣楣橫木施於前後兩



楹之閒下不裝構今人謂之挂楣榱謂縣楣卽縣聯也

穎

顏氏家訓北土通呼物一凶改爲一穎榱案漢書賈山傳使其後世會不得蓬穎蔽冢而託葬焉顏注穎謂土

塊

厲

廣雅厲重也案玉篇厲辰也辰重曆也

噫

士虞禮聲三啓戶注云聲者噫歎也將啓戶警覺神也榱案噫卽歎也噫歎聲相近曲禮車上不廣歎疏云歎

札樸卷四

三

小李白房校刊

聲歎也聲當爲警列子黃帝篇宋康王警歎莊子徐無鬼篇況乎昆弟親戚之警歎其側

歎

王褒九懷糴土忽兮塵塵西京賦歎從背天薛綜注歎之言忽也榱案俗或作歎史記索隱引孔臧與孔安國書舊書潛於壁室歎而復出風俗通義臧仲英家人作食設案歎有不清塵土投汚之蜀志卻正傳故從橫者歎披其胃狙詐者暫吐其舌也後漢書何進傳大將軍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歎入省此意何爲夏侯湛獵兔賦或紛歎以驚驚異苑荷堅剖周虢棺臨視虢屍歎

回眸又云句吳平川門前生青桐平惡而斫殺後死桐歎自還立於故根上魏書獻明賀皇后夢日出室內寤

而見光自牖屬天歎然有感賈岱宗大狗賦聞林獸之羣爭歎斷鑠而斲石顏魯公多寶塔銘下歎嘯以踴地又須彌之客歎入芥子集異記明皇射一鶴將及地歎然矯翰西南而逝

媿

太元媿其膏案媿當爲媿玉篇以媿爲古孕字淮南精神訓一月而膏文子九守篇精氣爲人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

札樸卷四

三

小李白房校刊

袒

玉篇褻馬背袒衣也榱謂袒衣者馬背覆衣無袖如人之袒也孟子許子衣褐趙注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高誘注淮南云褐毛布如今之馬衣定八年左傳主人赫衝或濡馬褐以救之杜注馬褐馬衣

袒褻當作但褻說文但褻也袒衣縫解也今以袒代但以綻代袒內則衣裳綻裂注云綻猶解也

衣急

廣韻褊衣急案詩維是褊心傳云褊急也說文急褊也

絲繭



吳都賦飛輕軒而酌綠醪當作涿鄴西京雜記鄒陽酒賦其品類則沙洛涿鄴文選笮賦傾標資以酌鄴李善引吳錄地瑤志湘東鄴水以為酒有名張載鄴酒賦匪徒用法之窮理信泉壤之所鍾齊民要術有作鄴酒法水經注耒水云鄴縣有鄴湖湖中有洲洲上民居彼人資以給釀酒甚醇美謂之鄴酒歲常貢之荊州記長沙郡鄴縣有鄴湖周回三里取湖水為酒酒極甘美又云涿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為酒酒極甘美與湘東鄴湖酒年常獻之世稱鄴涿郭仲產湘州記衡陽縣東南有鄴湖土人取此水以釀酒其味醇

札樸卷四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美所謂鄴酒晉平吳始薦鄴酒於太廟是也宋書庾炳之傳在尚書中令奴酌鄴酒利其百十夏仲御別傳爰有天水玄酎長安清醇雜以東鄴碧素苾芬北史長孫嵩傳劉裕遺以鄴酒通鑑陸納破丁道貴於涿口注云衡陽縣東二十里有鄴湖其水湛然綠色取以釀酒甘美謂之鄴涿涿口即鄴湖口也

臣瓚

漢書注有臣瓚水經注稱薛瓚案後秦記姚襄遣參軍薛瓚使桓溫即其人也

信案陳霆兩山墨談日案晉中興書監和嶠嘗領命

校正穆天子傳五卷瓚乃其校書官屬郎中傅瓚也後人取其說以釋漢書故有臣瓚注語此於臣字雖著實而穆天子傳文無與漢書可通薛瓚之說為優

劍

劍者人所帶兵也其末謂之鋒又謂之鏃其刃謂之臘亦謂之剗中央隆起謂之脊通謂之身亦謂之莖所以受莖謂之夾所以飾夾謂之緌以韋謂之鞞其鼻謂之鐔亦謂之珥鼻玉謂之琕首飾謂之鑄其柎謂之削亦謂之鞞亦謂之橫亦謂之室又謂之廓所以韜橫謂之衣衣謂之袂又謂之袂襜其帶謂之繫

札樸卷四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鐔有兩義廣韻屬侵部者訓劍鼻屬覃部者訓劍口說文鐔劍鼻也廣雅劍珥謂之鐔釋名劍其旁鼻曰鐔鐔尋也帶所貫尋也王逸注楚辭玉珥謂劍鐔也司馬彪注莊子鐔劍珥也鮑注國策鐔珥鼻也此皆主劍鼻言之三蒼鐔劍口也集韻劍口謂之鐔顏注急就篇鐔劍刃之本入把者也又注漢書韓延壽傳鐔劍喉也鄭司農注考工記莖謂劍夾人所握鐔以上也此皆主劍口言之

檐

小爾雅檐褕謂之童容案檐亦作檐淮南子渠檐以守



高注渠甲名懔懔所以禦矢

靈舍藏

拾遺錄太上皇以寶劍賜高祖藏於瑤庫有白氣從戶中出如龍蛇呂氏更瑤庫名曰靈舍藏惠帝即位以此貯禁兵名靈舍府馥案三輔黃圖武庫蕭何造以藏兵器呂后改庫曰靈金藏然則靈舍者靈金之誤

廟寢

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戴侗曰宮前曰廟後曰寢今王宮之前殿士大夫之聽事是也虞箴曰民有寢廟巧言之詩曰奕奕寢廟傳曰夫鼠不穴

禮樸卷四

禮樸卷四 小字山房校刊

寢廟畏人故也猶後世言廟朝廟堂也死則異為宮而祭之有廟而無寢謂之祖廟禰廟通謂之宗廟

琮

三禮圖所畫琮八出陳祥道禮書云體方而四角漢碑所圖則五角或十角

宥器

家語魯桓公之廟有宥坐之器虛則敲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馥案文子守弱篇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命曰侑卮周禮春官膳夫以樂侑食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是侑與宥通侑卮

卽宥坐之器

吳句

刀有號吳句者案饌餉魚名禹四海異物大都魚刀鄭注魚刀魚兵如刀者也

銑鏡

陳書蕭摩訶傳遙擲銑鏡正中其額案集韻銑鏡小鑿也說文銑小鑿

木變石

青州都統慶公見惠黑龍江木變石刀子為言古木沈水年久化為石故俗呼木變石舉示坐客無能稱其物

禮樸卷四

禮樸卷四 小字山房校刊

也案周書王會夷用闔木孔晁注夷東北夷也木生水也中黑色而光其堅若鐵馥謂木變石卽闔木但孔謂生水中與都統目驗者異集韻闔木名此據王會為說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云寧古塔與肅慎相近水中木變為石卽石柸也榆變者上松變者次之說與都統合

蘇長公集有順濟王廟新獲石柸記云得古箭鏃製鋒而劍脊其廉可劓而其質則石也異哉此孔子所謂楛矢石柸肅慎氏之物也何為而至此哉 晉書肅慎氏傳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柸馥案此言石



弩出於山中又異矣唐書盤盤國在南海石爲矢鏃今緬江亦有木變石與黑龍江所出同

魏志景元三年肅慎貢弓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所稱魏尺邪周尺邪晉時肅慎每貢其矢亦言一尺八寸若仍是周尺苟最何不據以定樂豈肅慎之尺亦隨時變與魏晉等邪

蜜印

古官印有歿後隨葬者吳志孫琳傳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是也有綴上者晉書陶侃傳遣左長史奉送太尉章荆江州刺史印是也若追贈之爵則用蜜印示不復用

札樸卷四

三小字山房校刊

魏王基碑贈以東武侯蜜印綬晉書山濤傳策贈司徒蜜印紫綬唐音琴籤贈官刻蠟爲印謂之蜜印西京雜記南越王獻高帝蜜燭二百枚卽今之蠟燭

古瓦文

秦漢瓦頭文有蘭沱宮當宗正宮當案史記司馬相如傳華榱璧瑤司馬彪曰以璧爲瓦之當也西都賦裁金璧以飾瑤又李九平樂館銘夢梁照曜朱華飾當廣雅棺當謂之脉又云脉棺頭然則瓦當謂瓦頭也瓦文曰狼千萬延卽琅玕也漢書王子侯表皋琅侯遷地理志西河郡作皋琅瓦文曰衛屯張平子西京賦衛尉八屯

警夜巡晝五臣注屯營也長水中壘屯騎武賁越騎步兵射聲胡騎言此八屯皆衛尉掌之晝夜巡警瓦文曰

樂當大萬或以萬字下半反書例應左行讀作大萬樂當定爲大千樂署瓦馥又見一錢范背有文曰富人大萬萬字亦反書漢書劉向傳功費大萬百餘乃知大萬漢人習語樂讀爲長樂未央之樂故又有單文樂字瓦也

漢器萬字多反書漢印有平字者亦然漢碑年命字多垂長

鎗

札樸卷四

三小字山房校刊

說文鎗鎗也集韻鎗釜屬通作鎗南齊書蕭穎胄傳上慕儉欲壞鑄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馥案鎗卽鎗鎗今之鎗也竟陵王子良遺何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

古人有元日上壽酒具東觀漢記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注云雅酒間

顏氏石杯

吾邑顏氏有石杯其家相傳石出外國可鍊成金案顏說乃鎗石鎗石似金可鍊出波斯國鎗石可引水銀惜未試之



談藪周捨謂沙門法雲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法師何以捉鋤石香鑪蓋鋤音如偷

枅

廣韻枅承衡木也案南齊書王敬則傳從市過見屠肉枅歎曰吳興昔無此枅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馥以為屠家稱肉用枅以承衡

筆柱

傅元謂漢末人筆豐狐之柱秋兔之翰崔豹古今注古以枯木為管廌毛為柱羊毛為被王羲之筆經探豪竟以麻紙裹柱根次取上豪薄薄布令柱不見然後安之

孔叢卷四

三小李山房校刊

馥案筆柱即筆心也筆墨法云作筆當以纖梳梳兔豪毛及羊脊毛羊脊為心名曰筆柱或曰墨池

生草

莊子讓王篇環堵之室茨以生草新序節士篇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案生謂鮮草未乾即牽蘿補屋之意

腰扇

通鑑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胡注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馥案腰扇如腰鼓謂中腰瘦減異於團扇韋昭說屏攝云攝形如嬰扇高注淮南汜論訓云嬰狀如

今要扇

笙簧

先鄭注春官笙師云笙十三簧說文廣雅三禮圖竝同惟高誘注呂氏春秋五月紀云笙十七簧案郭注爾雅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宋書樂志官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然則高所云十七在十九十三之間笙正月之音陽聲也故三七九皆奇數

帶鉤

余見古銅帶鉤數十枚皆作螳螂形即革帶所施隋書禮儀志革帶案禮博二寸今博三寸半加金縷螳螂

孔叢卷四

三小李山房校刊

鉤以相拘

笙席

梁書顧憲之傳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木九貴悉裹以笙席棄之路旁案左太冲吳都賦桃笙象簟劉淵林注云桃笙桃枝簟也吳人謂簟為笙

案

玉篇案几屬也食器也馥按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李善曰玉案君所憑倚東宮舊事太子納妃初拜有漆金渡足奏案一枚江表傳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復有言迎曹者與此案同東觀漢記更始韓夫人侍飲



見常侍奏事怒起抵破書案廣韻曹公作欵案臥視書  
又上雜物疏有純銀鏤帶漆畫書案一枚南史江乘之  
爲臨海太守作書案一枚梁簡文帝書案銘性廣和平  
文彫非曲廁質錦帳承芳綺縟被召通今按奸治俗刻  
香鏤采織銀卷足馥謂此皆言几屬也方言案陳楚宋  
魏之間謂之檮自關東西謂之案急就篇檮杆檠案檮  
間益顏注無足曰檠有足曰案所以陳舉食也考工記  
玉人之事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注云棗栗實於  
器乃加於案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  
臣玉案之食史記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漢

札樸卷四

三 小字山房校刊

仙傳吳興人沈羲爲仙人所迎上見老君玉女以金案  
玉杯藥賜羲夢書夢見杯案賓客到也馥謂此皆言食  
器也

隱囊

今牀榻閒方枕俗呼靠枕卽隱囊也通鑑陳後主倚隱  
囊置張貴妃於席上注云隱囊者爲囊實以細軟置諸  
坐側坐倦則側身曲肱以隱之馥案隱讀如孟子隱几  
之隱昔人用於車中說文鞶車鞶也急就篇鞶鞶鞶鞶  
鞍鑣錫顏注鞶韋囊在車中人所凭伏也今謂之隱囊

攏袴

札樸卷四

三 小字山房校刊

今於足衣外復著短袴謂之攏袴馥謂攏當爲辭說文  
辭羽獵韋袴雲南人用韋爲之

契囊

漢書趙充國傳張子孺持囊簪筆事孝武帝張晏云囊  
契囊也近臣負囊簪筆從備顧問隋書禮儀志云中世  
以來惟八座尙書執笏笏者白筆綴其頭以紫囊裹之  
其餘公卿但執手版荷紫者以紫生爲袂囊綴之服外  
加於左肩周遷云昔周公負成王制此衣至今以爲朝  
服蕭驕子云名契囊  
說文曰佩也卽笏字



徐廣車服雜注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書之常簪筆

晉書輿服志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間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笏者有事

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手板即古笏矣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

南齊書輿服志其肩上紫袷囊名曰契囊世呼為紫荷

梁書周捨問劉杳尚書官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

札樸卷四

三 小律山房校刊

數十年韋昭張晏注竝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

昭文帶

古玉器有昭文帶蓋佩劍之器本名璣說文璣劍鼻玉也漢書王莽傳孔休侯莽進其玉具寶劍曰誠見君

面有癢美玉可以滅癢欲獻其瑒耳即解其瑒顏注瑒字本作璣後轉寫者譌也馥審其製參以今之帶刀法

蓋大帶與兩劍繫竝母於穿中劍把昂向前故短其繫繞穿之左劍首俯向後故長其繫繞穿之右兩繫分繞

使劍不移穿既受帶亦不移矣周遷輿服雜志漢儀諸

臣帶劍至殿階解劍晉世始代之以木廣韻柎劍古木劍也馥謂劍本武備後世以木為佩飾故有昭文之稱也

隋書禮儀志案漢自天子至於百官無不佩刀蔡謨議云大臣優禮皆劍履上殿非侍臣解之蓋防刃也

近代以木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之象劍言象於劍馥案晉書輿服志亦言晉始代之以木新唐書柳冕

傳帝問象劍尺寸通鑑開成元年郭皎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遇立仗別給儀刀注云儀

刀以木為之以銀裝之具刀之儀而已馥謂儀刀猶象劍也

札樸卷四

三 小律山房校刊

哀十七年左傳不釋劍而食正義云劍是害物之器不得近至尊故近君則解劍良夫與君食而不釋劍

亦不敬也據此則劍履上殿周世已然

小兒汲瓶

或問俗以金銀或桃核造為汲瓶縣小兒腕間何所依據余不能答及檢左傳急就篇始得其說昭七年傳云

賂以瑤瓊急就云璧碧珠璣玫瑰瓊顏注玫瑰玉名瓊汲瓶今人以雜寶為盃之屬帶於嬰兒頸下此古之舊

事云云是即汲瓶之所由來也其以桃核蓋祓除之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銅池

漢書宣帝紀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如淳曰銅池承雷也案檀弓池視重雷鄭注如屋之有承雷也承雷以木為之用行水今宮中有承雷云以銅為之

札樸第四

山陰 李信 校正

札樸考目

三  
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札樸第五目錄

覽古

賦

資

標籤

凹凸

效

苦麻

杪

椴

主章

靈爻

答

肤

敕

卓鷲

摩跌

獸頭

鉤鑲

里十為術

栽

軌

藝極

危

喉脾

搖舉

枋

緯素

榛

佛拂

眇

繆經

誇嚴

詢詢

諛高

蘆頭

叢祠

札樸卷五目錄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豫章	水芹	莖蕒	薜荔	稱	恨恨	仰藥	狂藥	累墜	寬韜	屠各	赤棒	硃石	長尺大斗	履歷	跨竈	甕城	翕	體漢	驟騎
移楊	藟	雞蘇	菝	蒟蒻	鵲岸	簡練	尙書刪定郎	賜惡姓	襍輿平肩輿腰輿	拍	縱縮	刀把	珂	咄嗟	唐權量	橫刀	躡	兵馬司	卯箕

札樸卷二目錄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鮪	鮪	赤鯉	蟲蝮	食臚	蠶	屈造	蟻	蟻	屈造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復索	鯢鱸	河洛魚	魴	蠟	蚌蟹	含脂蟻	蛤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蟻

札樸卷五目錄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札樸第五目錄終



覽古

曲阜 桂馥 未谷



貺

說文無貺字而見於左傳者凡六七處隱十一年君若辱貺寡人僖十五年女承筐亦無貺也文四年君辱貺之成十二年貺之以大禮昭六年不敢求貺定九年吾貺子杜注竝云貺賜也襄十年其何貺如之杜注言見賜之厚無過此

栽

札樸卷五

一 小亭山房校刊

廣韻栽祖才切種也又倉代切築牆長版中庸上天之載鄭注載讀曰栽謂生物也故栽者培之鄭注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馥謂栽種栽築古竝讀去聲

資

史記索隱引字苑資積財也案鄭注復卦云資貨而行曰商又注地官司市云販夫販婦朝資夕賣

軌

淮南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高誘注橫讀車枕之枕案一切經音義云枕聲類作軌車下橫木也今車牀及

梯舉橫木皆曰枕是也

標籤

唐書馬懷素傳是時文籍盈漫籤牒紛舛馥謂標籤當為標幟字林標識也幟標幟

藝極

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案晉語貪欲無藝韋注藝極也

字苑凹陷也凸起也案蒼頡篇客烏夾反墊下也突徒結反突也

危

札樸卷五

二 小亭山房校刊

春秋後語魏人將殺范痤登危而說案危當為尸說文尸屋相也秦謂之柶齊謂之尸

效

曲禮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注云效猶呈也文八年左傳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注云效猶致也昭二十六年傳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注云效授也馥謂三訓雖異而意實同

喉痹

易通卦驗人手陽明脈盛多病頭腫噎喉痹注云喉痹字誤也當為喉痺喉病為痺馥案春秋考異郵痺在喉



壽命凶

苦窳

考工記辨其苦良齊語辨其功苦史記五帝本紀器不苦窳荀子議兵篇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注云窳器疾也音庾釋詁愉勞也郭注勞苦者多情愉今字或作窳同馥案窳當為厥說文厥本不勝末微弱也讀若庾玉篇厥勞病也苦厥言器微弱不堅牢也

子華子佼麗之苦窳也而醜則堅牢詩四牡傳及采薇箋竝云盥不堅固也鵠羽傳云盥不攻緻也正義云盥為盥字異義同馥謂苦楛盥皆假借當為盥杜

札樸卷五

三 小字山房校刊

注左傳皿器受蟲害者為盥是也

搖舉

漢書禮樂志將搖舉誰與期注云言當奮搖高舉馥案搖舉猶言招搖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莊子駢拇篇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皆以招為揭舉律歷志體招搖若永望

杪

西京賦杪木末薛綜注杪猶表也案說文杪木標末也標木杪末也二字聲義相近賦以杪為標故訓為表禮記投壺司射請為勝者樹標

枋

廣韻蜀以木堰魚為枋案元和郡縣志建安九年魏武在淇水口下大枋木為堰因名枋頭

椴

類篇椴囚械也周禮封人設其楅衡鄭注元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椴狀也賈疏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椴故舉之以為況衡者也馥案囚械俗作枷字施於項與牛之鼻衡不同然皆械也

緯末

夏小正農緯厥末沈約郊居賦緯東菑之故韜韓詩三

札樸卷五

四 小字山房校刊

之日於耜三月之時可預取耒耜修繕之

主章

漢書百官表有章曹掾又有東閣主章令丞顏注主章掌大材也史記貨殖傳木千章地理志西河郡有千章縣

榛

詩鳴鳩其子在榛釋文榛木名也字林木叢生也說文榛木也一曰叢也徐鍇繫傳楮字云說文無榛字此即榛字也一切經音義云說文榛叢木也是唐本有榛字矣羣書言榛叢者竝記於此廣雅木叢生曰榛服虔注



漢書榛木叢也高誘注淮南叢木曰榛高唐賦榛林鬱  
盛李善注榛林栗林也此誤以為栗栗之栗七啓於是  
礫填谷塞榛藪平夷說苑其入榛藪刺虎豹者吾是以  
知其勇也揚雄疑易羶羊觸藩其男童烏曰大人何不  
言荷戟入榛王粲從軍詩城郭生榛棘左思招隱詩果  
下自成榛謝靈運山居賦除榛伐竹潘岳關中詩荆棘  
成榛天台山賦披荒榛之蒙籠蕪城賦崩榛塞路五臣  
注榛叢木也趙景真與嵇茂齊書披榛覓路劉氏新論  
均任篇榛棘之柱不可負於廣厦宋書長沙景王道憐  
傳有舊溝引泔水如陂不治積久樹木榛塞伐木開榛

札樸卷五

五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水得通注舊唐書劉贊為歙州刺史有老婦人拮拾榛  
叢間猛獸將噬之搏獸救之說文藪即藪字集韻藪或  
作藪穀梁傳積木釋文作藪木檀弓藪塗龍輅以梓釋  
文云藪才宮反正義云藪聚也宋玉招魂藪菅是食王  
逸注柴棘為藪

靈及

漢書王莽傳剛卯注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文云靈及  
四方又云化茲靈及案韓詩外傳齊桓公出游見一丈  
夫帶著桃及桓公怪而問之丈夫對曰桃之為言亾也  
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亾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

戒在於桃及

拳

廣韻鞏曲也廣雅鞏誦也淮南人間訓兵橫行天下而  
無所繼高注綖屈也漢書鉤弋婕妤兩手皆拳上自披  
之卽時伸詩大雅有卷者阿漢書劉向傳客星見昴卷  
之間卷謂卷舌星也鞏綖拳卷義通

荅

古無荅字合卽荅也釋詁合對也宣二年左傳華元見  
叔牂日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杜注合猶荅也叔牂言畢遂奔魯丹封案爾正釋語如  
合會對也郭注云皆

札樸卷五

六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相當對似非  
對荅之義

佛拂

易頤卦顛頤拂經於上頤詩大雅四方以無拂箋云拂  
猶危也言無復危戾者文選長笛賦牢刺拂戾曲禮獻  
鳥者佛其首鄭注佛戾也學記其施之也倖其求之也  
佛正義云佛戾也馥案說文鞏弼戾也佛拂弼聲相近  
詩佛時仔肩論語佛肸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皆讀若  
弼

肤

廣雅肤腫也案郭景純說爆牛云領上肉曝肤起高二



尺許一切經音義今江南言傾頭朕額乃以傾為後枕高朕之名也

眇

古眇字皆作眇眇小也漢書昭帝詔朕以眇身護保宗廟是也易繫辭眇萬物而為言荀子王制篇王者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楚辭九歌美要眇兮宜修漢書元帝贊窮極幼眇

敕

釋詁敕勞也郭注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為勞馥案敕當為勅說文勅勞也隸體敕多作勅此又以敕為勅

北棧卷五

小字山房校刊

易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釋文勅俗字也字林作敕書勅天之命詩嗟嗟臣工傳云嗟嗟勅之也周禮詔來瞽臯舞先鄭云來敕也漢韓勅字叔節程勅字伯嚴並借勅為敕

繆經

廣韻闔喪之降殺案檀弓衣衰而繆經正義云謂絞麻為經廣韻言降殺謂繆經也說文圖經繆殺也經繆皆絞殺論語自經於溝瀆漢書孝成趙皇后傳即自繆死

卓鷲

莊子在宥篇天下始喬詰卓鷲釋文云卓向音管崔云

卓鷲行不平也馥案說文樊鷲不行也鷲類篇引作紮然則樊紮即管紮莊子假借字

誇嚴

史記日者傳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徐廣曰嚴一作險馥謂嚴當為諛說文諛誕也史記借嚴字

摩跌

文選舞賦附躡摩跌李善引字書跌足蹠也案一切經

北棧卷五

小字山房校刊

音義引字書跌失蹠也戰國策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蹠而去後漢書邊讓傳修短靡跌注云跌蹠也

詢訥

廣韻詢衆語也案荀子解蔽篇聽漠漠以為詢詢呂氏春秋先識覽誠能決善衆雖誼譁而弗為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詢詢邪國之殘亾亦由此也故詢詢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詢詢也止善賢主以之詢詢也立功漢書東方朔傳君子不為小人匈匈而易其行晉書劉毅傳天下訥訥但爭品位

獸頭



神像大帶有獸頭卽鞞囊也晉書鄧收傳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鞞囊占者以斷鞞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馥案古者大帶皆有獸頭鞞囊班固與竇將軍箋固於張掖縣受虎頭繡鞞囊一雙東觀漢記鄧遵破諸羌賜金剛鮮卑緹帶一具虎頭鞞囊是也鄴中記石虎改虎頭鞞囊爲龍頭

莊二十一年左傳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鞞鑑予之杜注鞞帶而以鑑爲飾也馥謂男子飾以獸頭婦人飾以鑑

諺高

札樸卷五

九小字山陽校刊

文選西京賦通天諺以竦峙李善注通天臺名諺高也馥案諺借字當爲朴說文朴相高也

鈎鑲

急就篇矛鈎鑲盾刃刀鈎釋名鈎鑲兩頭曰鈎中央曰鑲案謝承後漢書江漢遷丹陽太守修整戰具鈎鑲刀盾大戟長矛

蘆頭

今謂人淺爲蘆頭案說文蘆蘆菰也一曰薺根張有復古編云蘆菰根似薺菰案名醫別錄薺菰根莖都似人參而葉小異劉勰新論愚與直相像若薺菰之亂人參

潛夫論治疾當得人參反得支羅服馥謂蘆菰薺泥皆與人參相亂故人參謂之蘆頭

里十爲術

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馥謂術當爲遂學記術有序鄭注術當爲遂地官大司徒五縣爲遂王國內有六鄉外有六遂月令審端徑術術亦當爲遂地官遂人夫閒有遂遂上有徑

叢祠

秦策亦聞恒思有神叢與叢藉其神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亾高注叢樹也馥謂神叢卽叢祠

札樸卷五

九小字山陽校刊

今雲南人於神祠殺牛飲血共相盟誓謂之牛叢

疎瑤

廣韻疎瑤長兒又云瑤案荀子賦論篇頭銛達而剽趙繚者耶注云趙讀爲掉掉繚長兒

卯篋

木工穿鑿謂之卯篋晉書五行志舊爲屨者齒皆達榻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露齒曰陰卯文選千寶晉紀總論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五臣注鑿契篋也詩巨業維樅業所以飾篋縣鐘磬捷業如鋸齒契約亦刻齒故鑿契謂之篋陰卯俗呼悶篋



體漢

北方謂粗鈍人為體漢案廣韻體癡兒又劣也蒲本切今轉為甫悶切通鑑唐懿宗葬文懿公主賜餅餠四十橐馳以餉體夫注云體夫舉樞之士也

兵馬司

通鑑李克用囚康君立於馬步司注云唐末諸鎮皆於馬步司置獄今謂之兵馬司復案京師五城正副指揮主刑不主兵而謂之兵馬司者猶沿舊稱歟

會

釋名會躍也氣躍出也漢律歷志會者黃鐘律之實也

九卷卷五

三 李山房校刊

躍微動氣而生物也

跣

莊子釋文引許慎云足指約中斷傷為跣案說苑馬跣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眾也

甕城

范祖禹曰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甕門案唐書及通鑑竝作甕門胡身之注云門外築垣以遮甕城門今之甕城是也

橫刀

新唐書王及善傳除千牛衛將軍帝曰爾佩大橫刀在

朕側亦知此官貴乎通鑑唐太宗幸未央宮辟仗已過忽於草中見一人帶橫刀注云橫刀者用皮鞶帶之刀橫於掖下案今

官門侍衛及督撫輿前材官所帶者即橫刀也

跨竈

馬能跨竈舊說不一淮南子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阜方言梁宋齊楚北燕之間謂樞曰阜史記鄒陽傳牛馬同阜漢書音義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莊子編之以阜稜釋文云阜樞也一云槽也昭十二年左傳康王跨之注云過其上玉篇跨越也馬生而越過阜非凡馬矣

九卷卷五

三 李山房校刊

竈借字也赭白馬賦跨中州之轍迹

唐權量

友人謂孫思邈千金方升合銖兩與今不同難以準用案唐制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為籥二籥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凡權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陳無擇曰二十四銖為兩每兩古文六銖錢四箇開元錢三箇至趙宋廣科以開元錢十箇為兩今之三兩得漢唐十兩明矣千金本草皆以古三兩為今一兩

履歷



今之履歷古之脚色也通鑑隋虞世基掌選曹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注云注其入仕所歷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脚色狀今謂之根脚

咄嗟

晉書石崇傳嘗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案左思詠史詩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枯此言蘇秦李斯忽而榮華忽而凋枯也莊子其疾也俯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王逸少蘭亭敘俯仰之間以為陳迹曹子建翔風詩別如俯仰脫若三秋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馥謂咄嗟便辦猶言一呼即至耳豆粥難成惟崇

札樸卷五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家立具稱其疾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自顧非金石咄嗒令心悲李善云說文咄叱也聲類啗大呼也言人命叱呼之間或至天喪也李密謂楊玄感曰若決機兩陣之間嗒嗒咄嗟使敵人震懼密不如公案李善所引出字書又引說文咄咄相謂也一切經音義引同玉篇咄叱也字林咄相呵也趙策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叱嗟猶咄嗟也

長尺大斗

尺寸升斗皆後大於前今所存漢建初尺大於周尺宋三司布帛尺又大於漢尺是也齊建武二年魏主改用

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為之案魏去漢已久其尺斗當大於漢乃依漢志改用而謂之長大是魏尺小於漢矣或者魏處遠荒猶存古制不似中原數為改革惜乎魏之尺斗不可考矣

珂

通俗文馬勒節曰珂案隋制武官馬加珂其字從玉與犒玼同蓋蜃貝之屬類篇雕入海為珂

硠石

硠石有兩處晉書劉牢之傳淮淝之役苻堅遣其弟融攻陷壽陽謝元使胡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硠石水經注

札樸卷五

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淮水東過壽春縣北又北經山硠中謂之硠石案侯景為慕容紹宗所敗與腹心數騎自硠石濟淮又唐李世勣帥步卒度淮拔壽陽次硠石是也通鑑爾朱榮自馬渚西硠石夜渡注云五代志河南熊耳縣有後魏嶠縣又有硠石山唐志陝州硠石縣本嶠縣有硠石鴨通鑑又云唐明皇幸東都過嶠谷道隘不治注云嶠谷在陝州硠石縣又云羅士信襲王世充硠石堡拔之注云水經注穀水又東經雍谷溪回岫縈紆石路阻硠故亦有硠石之稱此又一硠石也

刀把



友人佩刀犀裝其把隆起十數圍余謂此古劍鹿盧遺製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宋制諸侯王劍不得為鹿盧形是也

赤棒

今督撫儀仗皆有紅杠即古之赤棒也通鑑元魏故事中丞出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皆遙駐車去牛頓輒於地以待其過其或遲違則前驅以赤棒棒之又壽陽公主行犯清路赤棒卒呵之不止

縱縮

爾雅釋詁縱縮亂也郭注縱放掣縮皆亂法也說文縱

无棣卷五

三小字山房校刊

緩也縮亂也一日蹶也馥謂緩急皆不中度故亂

屠各

古印有漢屠各率眾長魏屠各率善什長晉屠各率善什長余編繆篆分韻誤釋屠各案屠各羌之一種後漢書公孫瓚傳瓚子續為屠各所殺通鑑魏金城邊固天水梁會據上邽東城反氏羌休官屠各皆起兵應固會注云休官屠各二種通鑑又云魏秦州屠各王法智聚眾二千推秦州主簿呂苟兒為主改元建明置百官又云石虎阮五郡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注云屠各匈奴種前趙之族類也五郡屠各即匈奴五部之眾通鑑又

云慕容農使趙秋說屠各畢聰聰與屠各卜勝等各率部眾數千赴之又云秃髮儁檀國人駭怨屠各成七兒因之作亂又云隴西屠各王景文叛魏署置王侯討平之徒其黨三千餘家於趙魏

隋煬帝詩呼韓頓顛至屠耆接踵來屠即屠各

拍 案初亦以神名之即神箭也 案初亦以神名之即神箭也

通鑑淳於量吳明徹募軍中小艦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注云戰船置拍竿發之以拍敵船通鑑又云程靈洗引大艦臨城發拍擊樓堞皆碎又云楊素造大艦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竝高五十尺又云呂忠肅據荆門之延州楊素以拍竿碎其十餘艦馥案拍竿須預安機臨時發之既發則機不及再安故西軍發拍皆盡也

寬鞞

通鑑梁元帝作文章援筆立就常言我鞞於文士注云今人謂器幣有餘用者為寬鞞馥案今俗言鞞聲轉如潮其實皆鞞之轉音也

鞞輿平肩輿腰輿

通鑑梁南康王會理所乘鞞輿施版屋冠以牛皮注云



襍普患反襍與者與捫施襍人以肩舉之又陸納推李洪雅爲主使乘平肩輿列鼓吹又王導使琅邪王睿乘肩輿注云平肩輿也以肩舉之而行齊江夏王寶元乘八捫輿注云八捫輿蓋八人舉之卽今之平肩輿不惟不蓋又梁譙州刺史徧發民丁使擔腰輿又唐元宗爲褚無量造腰輿令內侍昇之馥謂輿不施襍肩舉橫木故謂之平肩輿若轆上施襍襍加於肩故謂之襍輿腰輿者人舉以行其高至腰也今北人推單輪車編麻韋攀肩猶呼曰襍

韻集衣系曰襍庚信鏡賦幫斜假襍又羅紹成潛遣

札棧卷五

二小字山房校刊

人斷牙軍甲襍

累墜

世謂重遲者爲累墜當作儼說文儼嬾解廣雅儼嬾也又云疲也釋言誣誘累也列子注誣誘煩重兒

賜惡姓

古銅印有斬俞之印案斬非本姓蓋以罪賜惡姓也隋楊元感作亂弟元獎等皆梟磔公卿請改姓爲梟氏宋竟陵王誕既誅詔貶姓雷氏梁豫章王綜投魏有司奏絕屬籍令其子改姓悖氏武陵王紀既死上命絕屬籍賜姓饗養氏北齊巴東王子響有罪絕屬籍易姓蛸氏

唐寶懷貞與太平公主謀逆投水死既戮其尸改姓毒氏又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武后誅武惟良等諷有司改姓頓氏又有改名者左傳楚滅若敖氏克黃自齊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通鑑高句麗送宋冕於燕燕王赦之更名曰活又有改官者元魏宦者苻承祖坐贓禁錮改除悖義將軍封佞濁子

江西有哀氏辜氏皆賜姓今哀改爲衷辜猶未改

信案永樂間有哀姓者上憎其名爲監改作衷見寄

園寄所寄

狂藥

札棧卷五

二小字山房校刊

王倫之黨人人若狂口中但叫殺殺此皆飲藥使然通鑑元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衆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唯以殺害爲事是也

尙書刪定郎

通鑑晉張斐杜預共注律三十卷齊永明九年詔獄官詳正舊注尙書刪定郎王植集定二注表奏之注云魏以來尙書諸曹無刪定郎此蓋刪定律注而置官馥謂此說是也梁天監元年命尙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損益王植之集注舊律爲梁律陳永定元年置刪定郎治律令



仰藥

漢大臣有罪多仰藥死南史宋明帝遣使齎藥賜王景文死景文正與客棊酌酒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此即仰藥

簡練

秦策簡練以為揣摩高注練濯治案當為澗澗說文澗澗也考工記澗氏澗絲以澗水澗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

恨恨

文選李陵詩恨恨不能辭五臣注恨恨相戀之情案恨

九棧卷五

李山房校刊

恨即懇懇言誠效也慕容翰謂逸豆歸追騎曰吾居汝國久恨恨不欲殺汝

鵲岸

杜注左傳鵲岸謂廬江舒縣鵲尾渚宋陶亮屯軍鵲洲通鑑注云鵲頭在宣城界鵲尾在廬江界鵲洲則江中之洲也覆案通鑑張興世渡湖白過鵲尾湖劉胡遣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即鵲岸也

通鑑劉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注云

鵲洲在江中江水分流故有內路外路

稱

說文糲早收穀也字或作糲又作糲楚詞招魂稻粢稱麥王注稱擇也擇麥中先熟者也七發稱麥服處躁中煩外吳都賦稱秀孤穗字又作糲傳元七謨糲麩若霜

蒟蒻

本草蒟蒻一名鬼芋類篇蒟蒻似芋可食酉陽雜俎蒟蒻根大如椀至秋葉滴露隨滴生苗蜀都賦其園則有蒟蒻菜黃劉淵林注云蒟蒻醬也蒟蒻草也其根名蒟頭覆案劉分蒟蒻為二物與本草異益州記亦單傳蒟蒻其說云蒟之莖蜀人於冬月取以春碎炙之水淋一宿為蒟

九棧卷五

李山房校刊

薜荔

說文草雨衣一曰蓑衣一曰草蓆似烏韭徐鍇本作草歷似烏韭覆案草歷即草荔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有草荔狀如烏韭而生於石上亦綠木而生食之已心痛郭注草荔香草也烏韭在屋者曰昔邪在牆者垣衣草荔或作薜荔楚詞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王注薜荔香草齊語身衣服襪韋注襪襪薜衣也覆案謂以薜荔為蓑衣也楚詞緣木與山海經同王注薜荔香草與郭注草荔同名醫別錄垣衣主治心煩柳子厚詩密雨斜侵薜荔牆是皆以烏韭為薜荔與山海經及



郭注不合

菝

釋草均菝郭注今江東呼藕紹緒如指空中可啖者為菝菝卽此類釋文云菝字又作菝廣雅云根也馥案玉篇菝黃茅根芟同上芟菝也今江東人呼藕根為菝說文茅根也又案廣雅菝菝芟根也馥謂爾雅本作芟轉寫譌為菝釋文兩存之廣雅菝卽菝之異文廣韻菝茅根

廣韻二十一巧菝字兩見一云草根亦竹筍也或作菝一云郭璞云江東呼藕根亦作菝馥謂此宋人據

札樸卷五

三小字山房校刊

誤本廣雅闕入者既有竹筍一訓又出菝字云筍竝謬

菝

釋草菝菝菝菝郭注一名白蕒釋草又云蕒赤菝馥案范子計然云蕒菝出地赤心者善赤心言如赤菝也

雜蘇

齊民要術引詩義疏譙沛人謂雜蘇為菝案方言蘇其小者謂之蕒菝郭注菝菜也說文菝讀若釐又菝蔓華爾雅作釐蔓華徐鍇謂釐菝音同然則雜蘇為菝者卽郭注之菝菜也

水芹

藟

舟過湖南食水菜極香美問其人曰水芹案楚辭江離也玉篇藟芎藭苗芎藭有山生水生二種此水芎藭也

劉鴻臚京師寓齋有山蒲陶一架實小蓋藟也詩葛藟陸氏草木疏云似燕奠廣韻云葉似艾玉篇謂之藟藤毛詩題綱葛藟一名燕奠藤藟案燕奠實如龍眼黑色似藟而非藟也

札樸卷五

三小字山房校刊

唐書方技姜撫傳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髮甘守誠曰常春藤者千歲藟也

豫章

文六年左傳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杜注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廕庇之多馥案葛藟二草藟卽玉篇之藟藤杜謂葛能藟蔓非是



當云豫章枕二木今本脫枕字枕正作櫟說文櫟崑崙河隅之長木也

集韻杜木名似豫章其小似桃故生七年乃知馥案此又一似豫章之木

移楊

漢書揚雄傳穉桂椒鬱移楊顏注移唐棣也楊楊樹也馥案古今注移楊圓葉弱蒂微風大搖是移楊一木名小顏誤分為二

青桐

袁州山中有木其葉乾黃至春不凋問土人云青桐也

和棧卷五

三山房校刊

案集韻桐橫牆木當云牆橫木蓋楨也說文楨剛木也書孔

傳楨當牆兩端者也唐書資州獻梅清桐二木合成連理說文梅枏也後人以爲酸果遂加可食二字不知枏梅乃六木非結果之某篇海桐高木也此豈可食之某所能連理者

櫟

廣韻櫟香木集韻作穉案梁書林邑國出沈木香沈木者土人斫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沈故名曰沈香次不沈不浮者曰櫟香也又狼牙脩國偏多櫟沈婆律香等

梯

長山徐君迪行曰楊春疇甲侈地如毛蟲俗呼沒事忙乃木始萌也萌古讀如忙馥案易枯楊生梯王弼曰梯楊之秀也說文無梯字傳寫脫漏文選風賦被梯楊柳亦有梯夏小正柳梯是也桑楮皆有梯或借黃字謝靈運登石門詩目玩三春蕞從游京口詩原陞黃練柳夏小正三月委楊字或借作樟易通卦驗楊柳樟注云樟讀如枯楊生梯狀如女桑委然也

竹箭

釋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劉淵林注吳都賦云箭竹細小而勁實通竿無節戴凱之竹譜云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節閒三尺馥案劉所謂通竿無節者俗呼通天竹戴所謂節閒三尺者即謝康樂山居賦注所稱苦箭大葉者也故字統云大身小葉曰竹小身大葉曰箭馥於雲南見箭竹葉長尺許寬二三寸高及丈

苞筍

東觀漢記馬援至荔浦見冬筍名苞筍上言禹貢厥苞橘柚疑謂是也馥案苞筍謂其筍叢生釋言苞種孫炎云物叢生曰苞釋木如竹箭曰苞郭云筱竹性叢生

檳榔



南齊文獻王疑臨終戒其子曰三日施靈惟香火漿水  
千飯酒脯檳榔而已馥謂檳榔設供何殊嗜芟扶南國  
傳獻璫瑁檳榔一枚上林賦仁頻并閭孟康曰仁頻  
櫻也仙藥錄檳榔一名櫻李善曰仁頻卽檳榔

鷺鷥

舟行由江西至湖南見水中多小鴨沒水食魚了不畏  
人案方言野鳧其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鷺  
鷺文選南都賦鷺鷥鷺鷥卽此鳥也

白鴈

定三年左傳唐成公有兩肅爽馬馬融云肅爽鴈也其

札樸卷五

三 小字此房校刊

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馥案歸藏云有鳧鴛鴦有  
鴈鷺鷥西京雜記司馬相如以所著鷺鷥裘就市人買  
酒

五方神鳥西方鷺鷥西方色白或借以名白鴈

朱雀

四象朱雀居南方卽天文之朱鳥春秋孔演圖鳳爲火  
精在天爲朱雀馥案五方神鳥南方焦明鳳屬也焦明  
卽朱雀南方色赤故曰朱雀

阜翬

陸璣毛詩疏鷓一名阜翬白傳六帖作阜羣案陳藏器

本草人採巢取鷓子六十里早能羣飛激雲雲散雨歇  
陸疏亦云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是阜翬乃阜羣也廣  
雅阜帔雀也阜帔與阜翬意同陸疏又似不誤

鷓鴣

釋鳥鷓鴣郭注鷓鴣屬案鷓兼鷓稱郭氏不言所出亦  
似望文爲義訓鷓爲鷓耳鷓當爲鷓乃鷓也詩小苾肇  
允彼桃蟲傳云桃蟲鷓也箋云鷓之所爲鳥題眉也陸  
璣疏云今鷓鴣是也其雛化而爲鷓故俗語鷓鴣生鷓  
馥謂爾雅之鷓卽毛鄭之鷓爾雅之鷓卽陸疏之鷓借  
鷓爲鷓

札樸卷五

三 小字此房校刊

鴻鵠

陸璣詩疏鴻鵠羽毛光澤純白馥案亦單稱鴻顏注急  
就篇鴻水鳥也其色正白盧思道孤鴻賦振雪羽而臨  
風掩霜毛而候旭是也又單稱鴻莊子天運篇夫鵠不  
日浴而白漢書司馬相如傳弋白鵠是也江淹上建平  
王書鴻亭之鬼卽列異傳之鵠奔亭

鷓鴣

釋鳥鷓鴣郭注短尾案許注淮南原道訓云屈讀  
如秋雞無尾屈之屈馥謂短尾故名鷓鴣

鷓



玉篇鴟鷹鷂二年色素魏彥深鷹賦寅生酉就總號為黃一周作鴟千日成蒼

鴟

秋冬之際每聞鳴鏞聲乃鴟噉曹景宗所謂箭如餓鴟叫是也鴟鷹類尾齊廟殿鴟尾象之喜回翔而不甚高俗呼餓狼鴟

白帖鴟不飲井及泉水惟雨中潤翻則得水飲

唐會要漢柏梁殿災後越巫言海中有虬魚尾似鴟激浪即雨遂作其象於屋以厭火祥時人遂謂之鴟

吻

九棧卷五

三小亭山房校刊

八哥

前人詩花名十姊妹鳥號八哥兒案字書鸚鵡謂之咧咧鳥戴侗說鸚鵡云南人以白者為鸚鵡綠者為鸚哥然則八哥者咧哥也

雉聞雷

夏小正正月雉震响傳云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說文雉雄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雉其頸漢書五行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月令章句雷在地中雉性精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公羊解詁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雷

當聞於地中其雉雉論衡雷動而雉驚啟蟄而蛇出感陽氣也馥案雉能聞地中之雷者雉為蛇所化龍蛇知雷故雉獨聞雷晉書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聞雉雉張華曰此必蛇化也開視之雉側有蛇蛻焉異苑太元中汝南人伐竹見一竹中央蛇形已成吳郡桐廬民伐竹見一宿竿成雉頭頸盡就蛇身未變此亦竹為蛇蛇為雉也

系蹄

萊州獵者以繩縳獸足初縱之既復牽制之待其疲而後獲之嘗縳一獬豸急自齧斷其脛亾去余聞而歎曰

九棧卷五

三小亭山房校刊

獬之智足以保其軀矣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蹄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蹄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躡害七尺之軀有權也延叔堅注云係蹄獸絆也

獬豸

郭注釋獸云獬豸也又云猩猩狀如獬豸又注方言云獬豸也案高注淮南齊俗訓云獬豸豚鄭注地官草人云獬豸也

鹿

余在大理有人遺鹿肉甚美叩其從來獵人得於點蒼



山中似鹿而大蓋鹿也陸璣詩疏引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鶴

蝻

廣雅蝻苦糞胡蝻龍蝦蟆也案蝻即蚱蜢一切經音義云蚱蜢字書云淮南名去父即蟾蟾也

蛤

蘇長公嶺南詩稻涼初吠蛤案嶺表錄異嶺南呼蝦蟇為蛤有人見羣蛤走入地中掘之得銅鼓其紋象蝦蟇形是也

屈造

札樸卷五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夏小正鳴蟻傳云蟻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淮南云鼓造辟兵高注以為蝦蟆文子上德篇蟾諸辟兵壽盡五月之望周禮蠲氏先鄭云蠲讀如蟻蝦蟆也

含脂慕

襲在京師孔定州招食含脂慕是關東蝦蟇腹中脂也後看太平寰宇記亦云關東食此物案說文繩水蟲也葦貉之民食之集韻蠃蠃類似蜘蛛出遼東土人食之又蠃蠃似龜出遼東又蠃蠃似蠃蠃肉美多膏馥謂所食即蠃蠃也

蝮

博物志食桑者有緒而喙喙先孕而後交荀子蛹以為母蝮以為父釋蟲蠃蛹孫炎云蠃即雄蛹即雌蝮案蠃婦謂繭之形長而首銳者出雄蛾即蝮也

蠹賊

後漢書岑彭傳與人歌曰我有蠹賊岑君過之章懷注云蠹賊食禾稼蟲名以喻姦吏侵漁也案說文蠹蟲食艸根者吏抵冒取民財則生京房易傳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李巡曰蠹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蠹也馥謂蠹賊之生由於吏之貪冒岑君能察吏故遏止使不生非借喻也

札樸卷五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蝻

一切經音義今江北通謂蝻蝗之類曰蝻亦曰蝻蝻馥案陸璣詩疏蝻蝻蝻也揚雄云春黍也幽州人謂之春箕

蚌

玉篇蚌蚌也蚌蚌也廣雅蚌蚌蚌蚌蚌蚌也篇海蚌蚌可以飾劍晉書輿服志漢制百官朝帶劍晉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亦用蚌

食脰

太平御覽引王瓚問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脰郭注方



言蝮蝮又名齧齧高注呂覽作齧疣本草桑螵蛸一名蝮疣案疣疣古今字謂齧疣也螻蝻能治疣故名蝮疣作齧者誤也

蝮

玉篇蝮井中蟲廣韻作蝮云蝮蝮蟲束哲立居釋羽族翔林蝮蝮赴溼馥案蝮當作子即子子蟲郭注爾雅所謂井中小赤蟲是也

虫蝮

虫蝮有數種爾雅蝮池博三寸首大如擘此土虫也陶注本草蝮蛇黃黑色廣領尖口毒最烈陳藏器云蝮蛇

札樸卷五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形短鼻反錦文詩斯干維虺維蛇正義云今蛇細頸大頭如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鬃鼻上有鍼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山海經綬翼之山多蝮虫郭注蝮虫色如綬鼻有鍼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又大咸之山有長蛇其毛如毳豪郭注今蝮蛇色似艾綬文文間有毛如豬鬃此其類也圖讚云蛇之殊狀其名為虺其尾似頭其頭似尾虎豹可踐此蛇忌履三蒼解詁蝮蛇色如綬文文間有鬣鼻上有鍼大者長七八尺有牙最毒鄭司農說周禮云地慝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屬楚詞招魂蝮蛇綦綦王逸注蝮大蛇也大招王虺騫只王注大

蛇淮南說林訓蝮蛇不可使為足高注蝮蛇有毒蝮人不可為足為足益甚漢書田儼傳蝮蝮手則斬手蝮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魏志陳泰傳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鹽鐵論蝮蛇有螫人忌而不敢輕博物志蝮蛇秋月毒盛無所螫蝮蝮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即死人樵采設為草木所傷刺者亦殺人抱朴子蛇種雖多惟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為至急一日不治則殺人若不曉方術而為此蛇所中但以刀割瘡肉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也論衡言毒篇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有毒蝮辰為龍已為蛇辰已

札樸卷五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之位東南龍有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為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氣之驗也元和郡縣志駱谷中多反鼻蛇青鬚蛇一名焦尾蛇常登竹木上能十數步攢人人中此蛇者即須斷肌去毒不然立死孔叢子云梁丘據遇虫毒三旬而後瘳搜神記阮瑀傷於虺躡其瘡而雙虺出鼻中郡國志馬嶺山嶠多虺蛇毒殺人有冷石可以解之屑著瘡內即活易林江南多蝮蝮我手足寬煩詰屈痛徹心腹又云虺蛇來聚難以居處毒蝮痛甚瘡不可愈此南方所出之大虫也爾雅釋地中有軹首蛇焉郭注







鯨引何超音義引埤蒼鯨魚也又引說文鯨魚出樂  
浪潘國一名江豚多膏少肉一曰出江有兩乳徐鍇說  
文本云一曰溥浮徐鉉本削去一曰四字廣雅鯨魚也  
本草江豚別名鱠魚魏武食制謂之鯨鮪廣韻鮪魚  
名亦作鮪又江豚別名天欲風則見

復累

爾雅釋文引說文魁蠶一名復累老服翼所化案中山  
經青要之山北望河曲是多僕纍蒲盧郭注僕纍蝸牛  
也又西山經巨時之水其中多贏母郭注蠖螺也

札樸第五

山陰 李信 校正

札樸卷五

三

小字山房校刊

札樸第六目錄

覽古

連山

葬經

都亭都門都街都市都巷

長者

提

卓

怙

何當

膏梁

索寒

亂詞

書館

羅經納音

紀尚書語

劍器

札樸第六目錄

二

小字山房校刊

說文統系圖

畫像

吹簫圖

船輕載石

設置

畧觀大義

書碑

羸扁

刻符

草書急就篇

正隸散隸

史篇史書

執筆懸擊

行狀

漢律

漢書真本

後漢書訓纂

金谷詩序

桃花源記

孟東野墓志



裴務齊切韻

李舟切韻

玉篇

玉篇廣韻

雪賦

錦繡段

連瑣

唐詩高格

詩人因物起興

學詩

雜詩

四愁詩倚字

秋懷詩

詩意微婉

來茲

風光

沈詩

李詩

杜工部馬詩鷹詩

杜詩月日

札樸卷六目錄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杜禹廟詩

孤標

王杜意同

白傅詩意

白詩用天凝汗三字

白李二家詩意

歷塊過都

吳體

杜律起承

宮體

連句

同作

短韻

轉韻

偶體轉韻

樂歌轉韻

墓銘分章

沈炯表

武虛谷二文

鄭國處留辨 虛谷文一

玉圭說 虛谷文二

札樸第六目錄終

札樸卷六目錄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札樸第六

曲阜 桂馥 未谷撰

覽古

連山

太平御覽所引連山不似上古文字余竊疑之案隋書劉炫傳炫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或即炫偽造之易邪

葬經

葬經署為郭璞作案隋書蕭吉傳著葬經六卷或即是也

札樸卷六

一 小亭山房校刊

都亭都門都街都市都巷

都亭者都城之亭也漢嚴延年母到洛陽止都亭不肖入府後漢張綱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漢典職洛陽二十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通鑑王行瑜殺韋昭度李谿於都亭驛注云都亭驛在朱雀門外西街含光門北來第二坊是也都門者都中里門也晉張閻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是也都街者即洛陽二十街通鑑蕭寶寅至洛陽置閭闔門外都街之中是也都巷者都中通巷也通鑑梁邵陵王綸遣人刺何智通於都巷注云都巷猶言京巷是也都

市即都街也通鑑斬万俟醜奴於都市又云斬仇尼道盛於都街注云都街即都市是也

長者

長者貴人也史記陳平傳門外多長者車轍魏書文帝詔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通鑑馬援曰但畏長者家兒又曰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注云長者指貴戚梁松謂鄭眾曰長者意不可逆此長者指太子諸王

魏文帝偁漢明帝察察章帝長者此云盛德也郭林宗呵門生魏昭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此謂師長

札樸卷六

二 小亭山房校刊

提

也鄭泰謂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此言端重也史記刺客列傳以藥囊提荆軻集韻提大計切擲也通鑑漢明帝性褊察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胡身之注云提讀如冒絮提文帝之提大計翻擲物以擊之也馥謂提荆軻提文帝讀大計切提曳之提當讀杜奚切明帝怒御史寒朗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此所謂尚書以下至見提曳也

桌

今俗以案為桌當作卓通鑑孫權引魯肅合榻對飲注



云榻牀也江南呼几案之屬為卓牀卓高也以其比坐榻臥榻為高也合榻猶言合卓也

帖

北魏高湛墓志全帖民境帖字不瞭釋者或闕或疑案廣韻帖安也晉書謝鯤傳鯤對王敦曰周顛戴若思南  
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帖然矣北史柳崇傳  
郡中畏服境內帖然崔亮傳勞資綏慰百姓帖然袁翻  
傳北京制置求皆允帖南齊書陸厥傳咀晤安帖之談  
劉係宗傳以時平蕩百姓安帖唐書魏徵傳脫有一穀  
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帖泰仇士良傳帝諭

札樸卷六

三 亦李山房校刊

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敢是士乃帖然  
其字竝從立心又作帖公羊傳卒帖荆王逸楚辭序事  
不安帖陸機文賦或安帖而易施晉書載記王猛至鄴  
遠近帖然通鑑元魏邢巒上表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  
萬若於彼州鎮攝華僚則大帖民情任城王澄收陸歡  
等繫獄民間帖然梁王琛馳報黃羅漢曰吾至石梵境  
上帖然又作貼李泌謂達奚抱暉賓佐曰易帥之際軍  
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貼矣注引史炤云貼伏也  
亦作帖馥案帖帖皆俗體字本作聃說文聃安也長  
笛賦瓠巴聃柱

何當

何當當也唐太宗詔王遠知曰省所奏願還舊山已別  
詔不違雅素并敕立祠觀以伸曩懷未知先生早晚至  
江外祠舍何當就功杜子美畫鷹詩何當擊凡鳥

膏梁

今偁富貴郎君為膏梁子弟柳芳論氏族云凡三世有  
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

索寒

唐呂元泰上書曰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書曰謀時  
寒若何必羸形體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案索寒

札樸卷六

四 亦李山房校刊

即乞寒睿宗時詔作乞寒戲其俗本於薩末韃唐書康  
者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潑為樂是也元宗因四  
夷來朝復作此戲張說上疏曰乞寒未關典故裸體跳  
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

亂詞

騷賦篇末皆不亂詞亂者猶關雎之亂樂記武亂皆坐  
周召之治也鄭注亂謂失行列也記又云行其綴兆要  
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復謂亂則行列不必  
正進退不必齊案騷賦之末煩音促節其句調韻脚與  
前文各異亦失行列進退之意



書館

今以教授館為書館讀如書籍之書案當如學書三冬之書謂小童習字之館論衡自記篇充為小兒六歲教書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馥謂充以學書之館為書館其受論語尚書之處別是一館不併書館矣四民月令正月硯凍釋命幼童入小學學篇章邴原別傳原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之曰夫書者必有其父兄師哀之曰童子欲書可書耳

羅經納音

札樸卷六

五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羅經所排納音子位甲丙戊庚壬丑位乙丁己辛癸此剛柔之別也孔叢子問軍禮篇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春秋元命包周爵五等法五精注云五精是其總法五行分之則法五剛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臣法五柔乙丁己辛癸也今徽州羅經戊亥二位與子丑同其餘皆亂與沈存中及朱子之說不合若依沈朱則戊子對戊午納音俱屬火昭十七年左氏傳云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馥謂戊子位正北五行為水而納音則為火此即水為火牡之說也

羅經納音之說  
蓋以子位屬水  
而納音則為火  
此即水為火牡  
之說也

紀尚書語

丙辰七月將出都拜別紀曉嵐尚書畱談半日先生云欲成二書年老無及願君為之一曰篆隸異同有篆同而隸異者如鳳朋鵬篆本一字隸分為三有篆異而隸同者如好姪篆本二義隸但作好無姪字是也此書出則幼學有入門之階矣一日規杜持平劉炫一部書寧無是處孔疏意主伸杜凡劉說盡駁之此冤獄也平心持衡各還其是則杜之失無損於杜而孔之駁不足為劉病矣如杜以晉先穀為晁季劉規之案成十八年傳晁季是隨會之子士魴非先穀劉說是也又云嵇康高

札樸卷六

六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士傳太平御覽所引得其八九抽出單行不愈於明人偽造皇甫謐之書邪又云史記正義引楚漢春秋所載虞姬歌是五言詩在蘇李之前者君既編詩話何不引此又云古人雖無四聲秦始皇名政讀正月為平音便可避諱是古人音讀原有部分不容亂矣

劍器

姜君 元吉 言在甘肅見女子以丈餘彩帛結兩頭雙手持之而舞有如流星問何名曰劍器也乃知公孫大娘所舞即此

說文統系圖



余嘗乞羅兩峯作說文統系圖自許慎至吾丘衍十餘人或謂生各異代不應同在一圖案後漢趙邠卿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本朝方爾止作四王子圖畫陶淵明杜子美白樂天自執詩卷請教此皆前事也

畫像

昔人圖形寫兒但得其率意流露處雖背後追摹亦能神似梁書上使畫工圖康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此卽背後追摹者也今之畫手令人對坐如木偶半日不得動轉其人之精神意態已頹喪如枯禪

札樸卷六

七 小亭山房校刊

所以兒似而神亡也

吹簫圖

元人畫美女吹簫圖左手持簫右手持纖物長數寸同年張船山問此何物余曰搔頭也吹者心有所思思之不見則搔首耳吹簫神理難見故借搔首示意猶棧道圖人馬登陟旁有漁翁垂釣正以此翁之閒適寫征人之勞勩也此乃畫家三昧

船輕載石

梁江革乘臺所給一舸舸體偏欹不得安臥或謂船既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迓輕艚革既無物乃於

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案宣城施愚山罷官苦船輕不能渡江載以石灰既登岸賣其船同時諸公爲作賣船行與前事相似

謝朓過候江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乃手割半瓊與革充臥具而去馥謂管寧與華歆割席兩事相照人宜知所自處矣

設置

文選鮑明遠擬古詩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伐木清江湄設置守兔兔五臣注置網也設網守兔喻懷德待祿案五臣以置爲網是作置字解矣廣韻置設也詩意

札樸卷六

八 小亭山房校刊

言儒生守拙有如守株待兔耳

畧觀大義

古人於書畧觀大義蓋能通其意不事章句王珉聽講毗曇經未半便云已解卽向法綱自講法綱嘆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馥謂如此方是畧觀大義

書碑

古碑皆先立而後書李綽尙書故實東晉謝大傅墓碑樹貞石初無文字南齊書文獻王焜傳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乃有碑無文水經注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或疑碑立則下段逼地



人不能書若陷地數尺人在陷中乃可書或又疑自左書起然乙瑛曹全皆首行字大當自右起或又疑橫排案漢碑年命二字垂脚長過二三字此非橫排所能預計也河南於土中得曹魏王基碑僅刻中段上下丹文隱隱此則未立先刻者

蠃扁

篆書易成修體徐騎省自謂晚年始得蠃扁之法言如蠃扁之扁也崔融禹碑贊蠃書扁刻

刻符

蕭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為一體初學記刻符施於符傳

札樸卷六

九 李山房校刊

摹印施於印璽案符如銅虎符竹使符是也傳如蔡傳是也六朝有符節令有印曹

草書急就篇

世所傳草書急就篇無署名以予考之蓋北魏崔浩書也北史浩上五寅元歷表曰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又云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自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為摹楷又云崔宏祖悅與范陽盧諶竝以博藝齊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

不替業馥謂浩世傳草書又寫急就特多見重當時故流傳至今自唐宋以來不知凡幾刻矣

正隸散隸

南齊書劉休傳元嘉世羊欣受子敬正隸法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好此法至今此體大行馥案魏書江式傳呂忱字林六卷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晉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又周顒傳少從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馥案庾肩吾書品程邈隸書今時正書也草書起於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張懷瓘書斷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

札樸卷六

十 李山房校刊

解散隸體粗書之黃長睿東觀餘論今觀飛龍二字作飛白書與散隸頗相近梁書蕭子雲傳善草隸書為世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北史趙彥深子仲將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唐書呂尚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綿書

史篇史書

法言或欲學倉頡史篇曰史乎史乎愈於忘闕也漢書貢禹傳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為右職酷吏傳尤巧為



獄文善史書西域傳楚王侍者馮嫫能史書東觀漢記  
樂成靜王黨善史書後漢書安帝紀年十歲好學史書  
和熹鄧皇后紀六歲能史書漢官儀能通蒼頡史篇補  
蘭臺令史滿歲爲尙書郎說文敘尉律學僅十七已上  
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  
史并課最者以爲尙書史複謂尙書史卽令史尙書郎  
所云能通蒼頡史篇卽史書漢書王莽傳史篇文字通  
知其意皆詣公車孟康曰史篇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  
書也元帝紀贊多材藝善史書應劭曰史書周宣王太  
史史籀所作大篆是史篇卽史書其稱蒼頡史篇者揚

札樸卷六

二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雄傳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是也

執筆縣擊

古人作書無不縣擊者童而習之也急就篇云急就奇  
觚與衆異說文幡字云書兒拭觚布也案觚以竹爲之  
八稜旣書以布拭去可重書觚高於案不縣擊則筆莫  
及是童子學書時第一字第一筆已縣擊矣所謂習慣  
成自然也今幼童用紙擊伏紙上及長學作大字始欲  
縣擊而膽怯木強了無自然之趣所以不及古人也  
余教小童先於粉板上作盈尺大字欲不縣擊得平  
今蒙館初寫指頂大字擊旣不縣且橫其肘安能用

力昔人云前伸左足回轉右肩蓋肩回轉則擊能直  
出上下左右莫不得力矣

行狀

通鑑梁司空袁昂卒遺疏不受贈諡敕諸子勿上行狀  
注云行狀狀其平生之行實上之朝廷以請諡北史李  
士謙卒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上園條其行狀詣尙書  
省請先生之諡羊祉卒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  
諡爲景侍中侯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駁之元端臺龍  
上言竊惟諡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尙書銓衡是司  
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

札樸卷六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寺依諡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形迹外有所求去狀去  
稱將何所準又甄琛卒太常議諡文穆吏部郎袁翻奏  
曰凡薨亡者屬所卽言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移言  
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諡列上諡不應法者博士  
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今之  
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是非  
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  
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  
衽論其諡也雖窮文盡武無或加焉自今以後明勅太  
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



不聽為受仍踵前來之失者皆付法司科罪詔從之馥謂今之行狀溢美過譽百無一實或移他人之令聞飾為本生之善舉見者掩口聞者捧腹既不請諡立傳何煩行狀是亦不可以已乎

漢律

陳書沈洙傳范泉今牒述漢律云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列其抵隱之意馥案王伯厚采集漢律獨遺此條

漢書真本

札樸卷六

主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梁書劉之遴傳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事其大畧曰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敘傳號為中篇今本稱為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又今本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今

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蒞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馥案趙吳興所藏宋槧漢書進入內府曾於金壇于相國坐上見之汲古閣影宋本今在大興朱孝廉錫庚家馥亦見過皆非班氏之舊矣

杖劍南史誤作伏劍

後漢書訓纂

嘉慶丙辰需次吏部東吳黃君 恩長 攜有惠定宇先生

札樸卷六

主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後漢書訓纂彙本余亟繕寫將登板矣乃銓除雲南永平縣道遠力屈吞歎而止案梁書劉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書一百八十卷吳均注范書九十卷王規集後漢眾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當梁時諸家漢書俱在故卷帙浩博今惠氏搜采零散以資補綴僅得若干卷然亦勤矣

天津吳君人驥願刻此書余以寫本付之今聞其歿不知書歸何許矣

金谷詩敘

文選潘安仁金谷集詩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李善



注引石崇金谷詩敘卽安仁代作實非崇文晉書王羲之傳人以潘安仁金谷詩敘比其蘭亭敘甚喜

桃花源記

桃花源記稱南陽劉子驥案晉書隱逸傳劉驥之字子驥南陽人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澗水南有二石困水深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馥謂陶公有感於此事特寓之桃源耳

孟東野墓志

韓退之孟東野墓志皆來哭弔韓氏讀者誤於弔字絕

札樸卷六

五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句余告之曰文公問東野之赴爲之主故皆來弔韓氏也檀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注云爲之主也檀弓又云伯高死於衛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夫猶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魏書眭夸傳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及浩誅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

裴務齊切韻

增韻引裴務齊切韻卽增加陸法言本宋人采入廣韻者

李舟切韻

集韻每引李舟切韻案徐鉉說文韻譜徐鉉所加切音卽李舟切韻舟建中初爲金部員外郎嘗兩奉使宣喻劉文喜及梁崇義者也

玉篇

梁書蕭子顯傳先是時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書詳畧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案愷爲子顯第二子附其父傳然則玉篇在梁時已非顧氏原本永樂大典有孫強本大廣益本是玉篇已改三次矣

野王受敕撰玉篇表云謹當端笏擁篲以俟嘉猷又

札樸卷六

六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上玉篇啓云謹依條例同異具以上呈是此書體例定自梁主野王照例排纂而已

玉篇剝力一切斷也削也剝字妙切削也截也剝字宋人重修所加類此謬者不可悉舉廣雅剝削也蒼頡篇剝截也

玉篇廣韻

四書辨疑通志堂刻本速於置郵而傳命條下云南北玉篇江南廣韻置字上訓安置設立嘗見漢書有訓驛處然於事多難合中原廣韻畧與毛晃韻畧俱兼訓驛蓋以漢書爲據也郵字江南廣韻中原韻畧皆訓境上舍



中原廣韻毛晃韻畧南北玉篇皆訓境上行書舍馥案  
今廣韻張士俊刻本置安置也驛也設也此即中原本兼訓  
驛者也郵境上舍又與江南本合玉篇亦張氏刻置立也又  
安置郵引說文境上行書舍皆與辨疑所說合但不辨  
南本北本矣

廣韻檐木置石投敵也增韻引作疊石此亦江南中  
原兩本異文又漆下引說文沛之也與明刻小字本  
今在安邑宋葆淳家及李燾五音韻譜同毛晉刻本作漆沛也  
蓋說文傳本多異也

廣韻末部穰下云稻不黏也與說文同又至部穰下

札樸卷六

六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云稻禾黏也案玉篇無穰字冀冀形近而誤不黏又  
偽作禾黏也獮部罽下引說文小厄有蓋遇部罽下  
訓同以從專之字誤從專聲隨形異謬亦甚矣

聆下云排囊柄也說文同上案聆當為聆傳寫之誤  
說文聆治橐榦也毛刻說文作治橐五音集韻引作治橐治橐即排囊

治家用以吹火以皮作之今易以木謂之風箱今廣韻聆上乃函字聆函不  
同函上又越兩字有聆下云似瓶有耳所云說文同

上者謂聆聆同也聆本在聆下今隔三字次於函下  
亦傳寫之誤玉篇聆似瓶有耳與韻中聆字訓同故

知聆即聆也今說文闕聆字蓋說文聆聆同物同訓

而廣韻則訓聆為似瓶有耳訓聆為排囊柄與說文  
異故特注云說文同上言說文則聆聆不分二物也  
執魚祭切執之入切形聲各別廣韻整脂利切引說  
文羊筆也整陟利切車前重也案整聲說文並從執

廣韻緝部又收整字音之入切引廣雅羊筆也是自  
亂其形聲矣至部摯贊驚藝四字並從執非至部字  
蠓下云蠓蚰別名又蠓蚰別名又蚰下云蚰蚰別  
名又蚰下引字林北燕人謂蚰蚰為蚰蚰又蚰下云  
蚰蚰別名案方言蚰蚰自關而東謂之蚰蚰或謂之  
蚰蚰趙魏之間或謂之蚰蚰北燕謂之蚰蚰蚰蚰蚰

蚰蚰皆雙名廣韻蚰不連蚰蚰不屬蚰蚰單舉一字以為  
別名此皆重修之失也

札樸卷六

六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棟下云赤棟木名桑谷切此音大謬爾雅棟赤棟釋  
文云棟又作棟同山厄反郭霜狄反本從束乃誤從  
束縛之束玉篇音山革切不誤集韻沿廣韻之誤

熱字韻中凡四見其屬緝部者一音之入切一音秦  
入切竝訓怖也其屬葉部者音之涉切引司馬彪莊  
子注熱不動兒其屬帖部者音奴協切不動兒莊子

齊物論喜怒哀樂慮嘆變熱釋文云熱之涉反司馬  
云不動兒馥案不動當為心動所謂怖也初誤於莊

云不動兒馥案不動當為心動所謂怖也初誤於莊



子注餘皆因誤而誤

雪賦

漁洋山人論詠雪詩極推羊孚傾耳無希聲在物皓已  
絮積謂謝惠連賦素因遇立汗隨染成更有言外之惜

錦繡段

古詩美人贈我錦繡段段當為鞞說文鞞履後帖也或  
從糸徐鍇繫傳云帖後跟也急就篇履舄鞞絨緞絢  
顏注緞履跟之帖也絨緞以絨為緞也

連瑣

左太冲詩嬌語若連瑣又吳都賦畢罕瑣結顏注漢書

札樸卷六

九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青瑣者刻為連瑣文韻會凡物刻鏤肩結交加為連瑣  
文者皆曰瑣馥案左詩連瑣猶言語如貫珠也

唐詩格高

唐人詩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通鑑周克  
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告急者驛馬三至高阿那肱  
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使  
更至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  
從之案通鑑據高阿那肱馮淑妃二傳詩但述其事不  
溢一詞而諷諭蘊藉格律極高此是唐人擅長處

通鑑齊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

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裝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  
塞之齊主以淑妃北走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  
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馥於此事亦有詩云莫怪  
君王愛小憐軍中粉鏡自翩翩平陽城陷千何事裝  
點休教巧未全

詩人因物起興

古詩孔雀東南飛此鳥非自耦者終不相合強以雌雄  
同籠距如仇敵古詩又云東飛伯勞西飛燕東西既已  
乖違而燕喜雙飛伯勞隻飛性尤相背此皆詩人起興  
之意

札樸卷六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學詩

晉宋競尚詩歌當其時耳目漸染雖不學者亦能出口  
成章如沈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及逼令作詩眾坐  
稱其辭意之美今讀其詩有先民之質素無後來之華  
藻然則學詩者貴通其大意聞其風指至於妃配對偶  
表飾典實抑未矣

附慶之詩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  
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

雜詩

唐人才調集題云古律雜歌詩案文選王仲宣劉公幹



魏文帝陳思王嵇叔夜傅休奕張茂先棗道彥左太冲  
張季鷹張景陽陶淵明王景立皆有雜詩李善云雜者  
不拘流例遇物卽言故云雜也

四愁詩倚字

文選張平子四愁詩路遠莫致倚逍遙五臣云倚立而  
逍遙不得志也馥案下文倚惆悵倚踟躕倚增歎皆語  
詞與倚通詩魏風河水清且漣倚書秦誓斷倚無他  
伎疏云倚者足句之詞不爲義也莊子爾已反其真而  
我猶爲人倚漢書孔光傳倚違者連歲詩衛風倚重較  
兮釋文云倚依也小雅兩驂不倚疏云不相依倚此皆

札樸卷六

主 小李白房校刊

倚倚相通之証知五臣爲臆說也

秋懷詩

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頗悅鄭生偃  
無取白衣宦皆一人複見劉越石贈盧湛詩宜尼悲獲  
麟西狩涕孔丘亦然潘安仁河陽縣詩修芒鬱岩巖後  
一首又云崇芒鬱嵯峨皆不以重見爲嫌陸倕石闕銘  
縣書有附委篋知歸李善云縣書則縣法也委篋則藏  
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案此體漢已有之易林申公顛  
倒巫臣亂國

詩意微婉

劉表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爲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  
夔曰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唐人詩此  
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夔之言正而直詩之  
意微而婉

來茲

文選古詩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李善引呂氏春秋  
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馥謂來茲卽來今漢  
書杜業上書深思往事以戒來今圓覺經無起無滅無  
去來今

風光

文選謝玄暉和徐都曹詩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五  
臣注風本無光草上有光色風吹動之如風之有光也  
李善注楚辭曰光風轉蕙汎崇蘭王逸注曰光風謂日  
出而風草木有光色也是李善本作光風今本爲人所  
改俗以日華風光爲對不知古人之詩不如是板滯也  
上文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迴瞰結軫何以不對

沈詩

沈詹事古意誰知含愁獨不見唐詩品彙改作誰謂案  
柳惲有獨不見一篇末二句云奉帚長信宮誰知獨不  
見沈詩正用其語

札樸卷六

主 小李白房校刊



李詩

李太白詩脫君帽為君笑初不解其義通鑑元魏城陽王徽脫爾朱榮帽歡舞盤旋注引李詩為證云脫帽歡舞蓋夷禮也友人請說太白朝辭白帝詩馥曰但言舟行快絕耳初無深意而妙在第三句能使通首精神飛越若無此句將不得為才人之作矣晉王虞嘗從南下且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廩倚舫樓長嘯神氣俊逸李詩即此種風概

杜工部馬詩鷹詩

杜子美馬詩竹批雙耳峻說者解批為削案周禮夏官

札樸卷六

李山房校刊

廋人散馬耳注云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馥謂杜詩出此又鷹詩側目似愁胡案傅玄鷹賦左看若側右視如傾魏彥深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孫楚賦深目蛾眉狀似愁胡

杜詩月日

仇滄柱謂杜詩題中凡稱月日者皆指節候言如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詩乃立秋之日故曰秋風此日洒衣裳後有一題大歷二年九月三十日而詩云悲秋向夕終則恰好秋盡矣馥案正月三日云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又十二月一日云今朝臘月春意動皆立春

日也七月三日云今茲商用事立秋日也九月一日云藜杖侵寒露黃鶴謂是大歷二年寒露日也十月一日云為冬亦不難又云茲辰南國重立冬日也

杜禹廟詩

杜禹廟詩古屋畫龍蛇又云雲氣生虛壁嫌其意複文苑英華本乃是雲氣嘘青壁嵇叔夜琴賦丹崖嶮巖青壁萬尋馬岌石壁銘丹崖百丈青壁萬尋杜以雲氣青壁賦山江聲白沙賦水皆廟外景物與廟壁無涉結句疏鑿二字雙承山水

孤標

札樸卷六

李山房校刊

杜詩顏氏之子才孤標案北史胡叟傳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杜詩本此後人改為標耳謝靈運稱應瑒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王杜意同

杜詩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又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此法唐人多有如王昌齡送別魏二云憶君遙在瀟湘月愁聽清猿夢裏長不述己之離緒反念魏二別懷與杜意正同

白傅詩意

樂天楊柳枝詞云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



此為樊素作也素善歌楊柳枝人以楊枝呼之時樂天老病故託興于楊柳又有不能忘情吟蓋欲遣素而未也又有別柳枝絕句是樊素終去也又有春盡日詩云春隨樊素一時歸又云思逐楊花觸處飛此素初去而猶繫念也又有蒼夢得詩云柳老春深日又斜任他花向別人家誰能更作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又有咏懷詩云院靜留僧宿樓空放妓歸衰殘強歡宴此事久知非去後不得已之決絕也漢武秋風辭云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何樂天蓋有感于此

白詩用天凝汗三字

札樸卷六

小李白易拔刊

白傳阿崔詩未能知壽夭何暇慮賢愚天字讀於兆切又酬李十二郎詩落絮無風疑不飛疑字讀牛餞切又琵琶行血色羅裙翻酒汗汗字讀烏故切唐人辨四聲皆本于切韻白傳尤精密

白李二家詩意

樂天浦中夜泊云暗上江隄還獨立水風霜氣夜稜稜回看深浦停舟處蘆荻花中一點燈自家泊舟之景却是自家從隄上回看得之船中人不知也此意最婉曲義山夜雨寄北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時共剪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眼前景反作後日

懷想此意更深

歷塊過都

杜論詩絕句歷塊過都用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領過都越國蹶如歷塊曹子建與楊德祖書然此數字猶復不能飛軒絕迹一舉千里杜詩即此意

吳體

杜詩七言拗律題下自注云戲效吳體案梁書吳均傳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為吳均體杜所稱吳體蓋謂均也清拔言不拘聲病

杜律起承

札樸卷六

小李白易拔刊

吾讀杜律詩而知起承之法未可廢也宋元以來不復講矣今就其詩舉其例且為之說曰有三句承首句四句承二句者如武衛將軍輓詞云舞劍過人絕鳴弓射獸能銛鋒行愜順猛噬失躡騰鋒利則所向如意承舞劍箭中則猛獸失威承鳴弓游何將軍山林云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羅荷葉承渚接羅承走馬用山簡傳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事也又牀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不好武承書子能文承樹用世說謝車騎語子弟如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秦州雜詩云山頭南郭寺水號北



流泉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空庭老樹承寺一邑清  
渠承泉又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峯變縣軍  
幕井乾候火承戈縣軍承路恨別云洛城一別四千里  
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  
行劍外承四千里老江邊承五六年遺意云轉枝黃鳥  
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花落承枝水  
生承渚水檻遣心云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  
塘密衣乾枕席清葉潤承雨衣乾承晴簡王明府云葉  
縣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按後  
漢書湖陽公主爲子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

札樸卷六

老李山房校刊

百里此指王明府也漢書司馬遷傳天子始建漢家之  
封而太史公流滯周南不得與從事古之周南今之洛  
陽杜公會居洛借以自謂也後漢方術傳王喬爲葉令  
有神術詩中神仙承葉縣流落承周南范員外吳侍御  
特枉駕闕展待云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  
略衰白已光輝簡略闕展待也承往比鄰去光輝特枉  
駕也承二妙歸酬嚴公寄題草堂云拾遺曾奏數行書  
嬾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眞釣錦江魚  
奉引承拾遺幽棲承水竹居拾遺掌供奉故騎馬奉引  
也嚴中丞枉駕見過云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

札樸 卷六

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西川使節承  
元戎南北流萍承野亭公自長安至蜀乃自北而南也  
九日寄嚴大夫云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  
節何路出巴山不眠承愁思何路承險艱泛江送客云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煙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煙  
花承二月舟楫承東津望兜率寺云樹密當山徑江深  
隔寺門霏霏雲氣動閃閃浪花翻雲氣承樹密浪花承  
江深倚杖云看花雖郭內倚杖卽溪邊山縣早休市江  
橋春聚船市承郭船承溪送元二適江左云亂後今相  
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爲客日江海送君情風塵承亂後

札樸卷六

老李山房校刊

江海承遠行暮寒云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沈沈春  
色靜慘慘暮寒多沈沈承霧慘慘承風寄別李劍州云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俗  
焉知李廣未封侯能化俗承使君高義未封侯承寥落  
三年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云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  
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看時落階面青苔老更生朱實  
落承秋風青苔生承疎雨摩訶池泛舟云湍駛風醒酒  
船回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秋落承風晚迷  
承霧春日江邨云羣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登樓初有  
作前席竟爲榮登樓承王粲前席承賈生晚晴云返照



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峽雨落餘飛夕陽倒  
映虹若垂飲承返照雨止雲行餘點飛落承雲薄宿江  
邊閣云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  
中翻巖承山浪承水月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  
匣原開鏡風簾自上鉤匣開鏡承吐月簾上鉤承明樓  
峽口云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割  
據心英雄承時清割劇承世亂喜觀即到云待爾噴烏  
鵲拋書示鵲鵲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枝間承烏鵲  
原上承鵲鵲園云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  
闌朱果爛枝繁溪承水果承園樹間云岑寂雙柑樹婆

札樸卷六

五 小李白房校刊

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交柯承雙柑垂實  
承娑娑有歎云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鬪  
江東客未還兵承壯心客承白首黃鶴注江東客公自  
謂朱長孺引元日詩不見江東客謂弟豐在江左未還  
非是冬深云花葉惟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寒  
水各依痕早霞類影承花葉天意寒水依痕承江溪石  
根仇滄柱云初疑寒水與石根緊承早霞與花葉似不  
相貫後見杜臆方悟霞狀變化如花如葉耳南征云春  
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偷生長避地適遠更霑襟楊升  
庵云桃花水用秦人桃源事楓樹林用楚詞招魂事避

地承桃花適遠承楓樹馥案歸夢詩云雨急青楓暮雲  
深黑水遙夢魂歸未得不用楚詞招蔡氏編此詩在湖  
南諸詩中與南征一篇先後作然則升庵之說信而有  
徵矣潭州送韋員外牧韶州云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  
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分符承州牧同舍承署郎  
江漢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  
同孤天共遠承江漢客月同孤承一腐儒小寒食舟中  
作云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鷓冠春水船如天  
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朱瀚謂時逢寒食故春水盈江  
老境蕭條故看花目暗此領聯分承上三句須於了無

札樸卷六

五 小李白房校刊

蹊徑處尋其草蛇灰線之妙暮秋將歸秦畱別湖南幕  
府諸友云水闊蒼梧野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身老  
不禁愁黃生謂途窮在水闊之處身老如暮秋之景二  
句暗承馥案游何將軍山林云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  
泉酒醒思臥簟衣冷欲裝綿酒醒衣冷皆因陰雪瀑泉  
此亦暗承也有三句承二句四句承首句者如游何將  
軍山林云棟樹寒雲色因陳春蕩香脆添生菜美陰益  
食單涼脆承因陳陰承棟樹贈田九判官云崆峒使節  
上青霄河隴降王欵聖朝宛馬總肥秦苜蓿將軍只數  
漢嫖姚馬肥苜蓿承降王將數嫖姚承使節憶幼子云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節  
換承鶯歌聰慧承驥子有客云患氣經時久臨江卜宅  
新喧卑方避俗疎快頗宜人避俗承卜宅疎快承患氣  
雲山云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力盡望  
鄉臺神交承音書望鄉承京洛作賦客卽不寄音書之  
人或謂指班固司馬相如非是酬李都督早春作云力  
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愁承  
悲春老承力疾秋盡云秋盡東行且未回茅齋寄在少  
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陶潛菊承茅  
齋指成都草堂袁紹杯承東行謂李梓州爲主時由綿

札樸卷六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入梓也有感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  
何以報皇天勞聖主承兵戈報皇天承恩澤皇天比君  
也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云得歸茅屋  
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  
久荒蕪揖讓承文翁松竹承茅屋能畫云能畫毛延壽  
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天一笑承投壺  
物皆春承能畫天笑用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事  
瞿唐懷古云西南萬壑注勅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  
從月窟來山裂承崖開江來承壑注入宅云宋玉歸州  
宅雲通白帝城吾人淹老病旅食豈才名淹老病言公

留白帝豈才名言不如宋玉題終明府水樓云慮子彈  
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尙不泯爲政風  
流今在茲承家承終軍爲政承慮子秋野云秋野日疏  
蕪寒江動碧虛繫舟蠻井絡卜宅楚村墟繫舟承江卜  
宅承野八月十五夜月云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  
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轉蓬承歸心攀桂承明鏡舍弟  
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云汝迎妻子達荆州消息真  
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內鶴鶴飛急到沙頭鴻雁影  
來承消息真傳鶴鶴飛急承弟達荆州宴胡侍御書堂  
云江湖春欲暮牆宇日猶微閭閻書籍滿輕輕花絮飛

札樸卷六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書籍閭閻承日微花絮輕輕承春暮過洞庭湖云蛟室  
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隄盤古木迎權舞神鴉吳齊賢  
云青草湖白沙驛皆地名護隄承沙迎權承湖有三四  
承首句五六承二句者如重過何氏云頗怪朝參懶應  
耽野趣長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手自移蒲柳家才  
足稻梁拋甲臥槍承朝參懶移柳足梁承野趣長山寺  
云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  
亂水通人渡懸崖置屋牢麝眠石竹鳥啄金桃僧少  
亂水通人懸崖置屋承路高城西陂泛舟云青蛾皓齒  
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



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牙檣錦纜  
承樓船歌舞承笛簫擣衣云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  
已近苦寒月況經長別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苦  
寒長別承戍不返擣衣寄塞承拭清砧散愁云久客宜  
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百萬傳深  
入寰區望匪他蜀星江雨謂異地淒涼承久客百萬寰  
區望河北休兵承息戈寄杜位云近聞寬法離新州想  
見歸懷尙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  
戈况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萬里十年言流竄久  
遠承新州眼塵頭雪言離亂堪傷承百憂遺悶云異俗

札樸卷六

詩小序山房校刊

吁可怪斯人難竝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舊識能  
為態新知已暗疎烏鬼黃魚承異俗舊識新知承難居  
江邊星月云驟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繩天河元自白江  
浦向來澄映物連珠斷緣空一鏡升雨後氣清故河白  
浦澄承秋夜星月皎潔故珠連鏡升承玉繩自閩州領  
妻子却赴蜀山行云行色遞隱見人煙時有無僕夫穿  
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魑魅拌弓落欲颺穿竹入雲  
承行色隱見魑魅狀颺承人煙有無移居夔州云伏枕  
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農事聞  
人說山光見鳥情催別放船言臨去時承雲安農事山

光言移居時承白帝吹笛云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  
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  
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風飄律呂月傍關山承風  
月北走南征承斷腸有三四承二句五六承首句者如  
游何將軍山林云百頃風潭上于章夏木清卑枝低結  
子接葉暗巢鶯鮮鯽銀絲鱸香芹碧澗羹卑枝接葉承  
夏木鮮鯽香芹承風潭贈畢曜云才大今詩伯家貧苦  
宦卑飢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為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  
知飢寒顏狀言窮而且老承家貧官卑同調誰惜論文  
自知言調高和寡承才大詩伯宿贊公房云杖錫何來

札樸卷六

詩小序山房校刊

此秋風已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放逐寧違性  
虛空不離禪菊荒蓮倒承秋風放逐虛空承杖錫秋野  
云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  
衰老甘貧賤榮華有是非魚樂深水鳥歸茂林則物性  
不違矣貧病自甘榮華不羨則生理易識矣雨云冥冥  
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箑煩相向纖絺恐自疑煙添才  
有色風引更如絲輕箑纖絺怪其乍暖承立春添色引  
絲形其細微承雨有三四單承二句者如酬郭十五判  
官云才微歲晚尙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藥裏關心詩  
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藥裏承臥病花枝承春生有中



四分承二句者如小至云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  
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飛灰岸容待臘  
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添線動灰承冬至舒柳放梅  
承春來西閣雨望云樓雨霑雲幔山寒著水城徑添沙  
面出湍減石棱生菊蕊淒疎放松林駐遠情沙面石棱  
承水菊蕊松林承山有三四承首句後四承二句者如  
秋野云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側曝背竹  
書光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稀疏小紅翠駐展近微  
香掉頭曝背言檢身之疏承禮樂風落四句言野處之  
樂承山林雨云物色歲將宴天隅人未歸朔風鳴淅淅

札樸卷六

美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寒雨下霏霏多病久加飯衰容新授衣時危覺凋喪故  
舊短書稀朔風寒雨承物色將晏多病四句承天隅未  
歸有三四承二句後四承首句者如雨云微雨不滑道  
斷雲疏復行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秋日新霑影寒  
江舊落聲柴扉臨野碓半溼搗香杭崖黑鳥明承斷雲  
秋日四句承微雨有五句承三句六句承二句者如陪  
李梓州泛江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袖凌風竝  
金壺引浪偏凌風承野曠引浪承江清樓上云皇輿三  
極北身事五湖南戀闕勞肝肺掄材魏杞構戀闕承皇  
輿掄材承身事送裴二尉永嘉云故人官就此絕境與

誰同隱吏逢梅福游山憶謝公隱吏承官游山承輿俗  
本興誤作與不但游山無指且不對官字矣登樓云錦  
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  
山寇盜莫相侵朝廷不改承天地春來寇盜相侵承古  
今雲變王嗣爽解云錦江二句止作過脈語耳言北極  
朝廷如錦江春色萬古常新西山寇盜如玉壘浮雲倏  
起倏滅也有五句承四句六句承三句者如早起云貼  
石防隕岸開林出遠山一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丘藏  
曲折承開林步有躋攀承貼石送裴五赴東川云何日  
通燕塞相看老蜀門東行應暫別北望苦銷魂東行承

札樸卷六

美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蜀北望承燕寄章侍御云指揮能事迴天地訓練強兵  
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能事言吏  
才強兵言將略關羽承強兵寇恂承能事峽中覽物云  
巫峽忽如瞻華岳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  
洞口經春長薛蘿舟承江洞承峽有五六承首聯七八  
承領聯者如題柏學士茅屋云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  
却走身巖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晴雲  
滿戶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  
須讀五車書晴雲秋水承巖居五車承萬卷有後四承  
前四者如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云江水東流去



清尊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亭景臨山水邨  
煙對浦沙狂歌遇形勝得醉即為家亭臨山水承江流  
煙對浦沙承日斜狂歌形勝承晏賞醉即為家承京華  
言醉鄉可留不問舊京矣

齊梁原有此法謝朓郡內登望詩山積陵陽阻溪流  
春穀泉威紆距遙向嶢岳帶遠天李善云威紆威夷  
紆餘流長之貌也馥謂威紆承溪嶢岳承山此法宋  
猶不廢如蘇長公舊隱宅圖云樂天蚤退今安有摩  
詰長閒古亦無五畝自栽池生竹十年空看朝川圖  
池上竹承首句朝川圖承次句又如陸放翁感憤云

札樸卷六

毛

形勝峭嶺在英豪趙魏多精兵連六郡要地控三河  
三句承次句四句承起句

宮體

梁書徐摛傳摛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為太子家令  
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陳書徐陵  
傳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周書庾信傳父  
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東海徐摛為左衛率摛子陵及  
信竝為抄撰學士既有盛才文竝綺豔故世號為徐庾  
體焉馥案徐庾體即宮體徐庾父子竝在東宮故稱宮  
體武帝聞宮體之名召摛加讓蓋自摛始

連句

近代連句人各一二句意或不暢謝家詠雪雖祇一句  
而妙在何所似差堪擬未若諸虛字相承昔人謂兩句  
一聯四句一絕人各四句則意了詞達宋書謝晦傳晦  
與兄子世基竝伏誅世基臨死為連句詩曰偉哉橫海  
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螻蟻食晦續之曰功  
遂伴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此格  
最善

三人共賦亦有不用虛字連貫者桓玄顧愷之殷仲  
堪共作了語顧云火燒平原無遺燎桓云白布纏棺

札樸卷六

毛

樹旒旒殷云投魚深淵放飛鳥

同作

唐人詩題有遙同之作案魏書裴伯茂死友人常景李  
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旁置酒  
設祭乃各賦詩一篇寄以示魏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  
作論敘伯茂此即遙同之作也

短韻

宋書索虜傳太祖詔曰感慨之來遂成短韻今案其詩  
十三韻短韻云者猶唐人稱短引耳南齊書武陵昭王  
傳與諸王共作短句詩以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



作中最為優者然則二韻乃為短句

轉韻

古人用韻於每段之末即豫轉下韻如說文敘傳頌漢德本五韻乃了上四明中滂方相叶末即轉為傳與下段年字合韻又自述本三韻乃了上二門山相叶末即轉為才與下段疑字合韻又如陶淵明詩天集有漢眷於愍侯下轉云於赫愍侯運當攀龍又在我中晉業融長沙下轉云桓桓長沙伊勲伊德此皆古法也

偶體轉韻

隋孫萬壽贈京邑知友詩本比偶體惟轉韻處皆散起

札樸卷六

无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初轉云飄飄如木偶棄置同芻狗次轉云牛斗盛妖氛身貌已成羣又轉云羈游歲月久歸思嘗搔首又轉云心絮亂如絲空懷疇昔時又轉云昔時游帝里弱歲逢知己又轉云勝地盛賓僚麗景相攜招又轉云登高視衿帶鄉關白雲外又轉云回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覆謂此即偶體轉韻舊格近代忽忽不講矣

樂歌轉韻

南齊書樂志云尋漢世歌篇多少無定皆稱事立文竝多八句然後轉韻時有兩三韻而轉其例甚寡張華夏侯湛亦同前式傳元改韻頗數更傷簡節之美近世王

韶之顏延之竝四韻乃轉得賒促之中馥案此為樂章言之尋常詩歌不在此例若必八句轉韻則無舒緩煩急之變矣

墓銘分章

梁書伏暉傳徐勉為之墓誌其一章云云馥案一章謂一韻了也轉一韻為一章

沈炯表

李密陳情表悱惻動人陳書沈炯傳有上文帝表可與前文竝美錄附於左

本傳炯字禮明吳興武康人紹泰二年除司農卿遷

札樸卷六

无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御史中丞高祖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以母老表請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云云

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為養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冒危履險百死輕生妻息誅夷昆季冥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妾丘兒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餘臣一人前帝知臣之孤養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頓居草萊又復矜臣溫清所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頻冒宸鑒非欲苟違朝廷遠離畿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



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彝憲  
邦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問國章前德綢繆始許哀放  
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趁起在  
再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土遽  
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彌迫近時悽悽  
之祈轉忘塵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下武刑于四  
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歸帷展有感必應實望聖明  
特乞霈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鞠沈  
孰非涵養

武虛谷二文

札樸卷六

聖小字山房校刊

偃師武虛谷億既罷官與余游濟南各出稟草相質難  
虛谷讀書得間多所推正今聞徂逝不禁車過腹痛之  
感偶於故書中見其鄭國處畱辨玉圭說二篇讀之未  
終淚漬行間為錄於此

鄭國處畱辨

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於畱先鄭伯有善於郟公者通  
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畱鄭發墨守云鄭始  
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  
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居東周畿內國  
在虢郟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

畱乃在陳宋之東左傳使宋呂畱後漢彭城有畱縣張良所封鄭受封至此  
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於畱祭仲將往省畱之事乎  
億曰鄭之說果信以畱在陳宋之東而使如所引侵宋  
呂畱屬彭城者謂此足以實之則其地之與虢郟相去  
幾千里固然其有足疑者然以余考之殆非也漢書地  
里志注孟康曰畱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畱襄三  
十年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  
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桓十四年宋人  
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今牛首與斗城其地並在  
陳畱而是地又居鄭東郟故意當時之畱即在此後遷

札樸卷六

聖小字山房校刊

鄭而野畱乃遂以僻於遠爾鄭語史伯對桓公曰若克  
二邑鄭蔽補丹依槩歷莘君之土也後乃東寄孥與賄  
虢郟受之十邑皆有寄地由斯以觀虢郟其二君者情  
於欲而日窮於利貪鄭伯區區之餌以奉其孥而居之  
必先在此十邑之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畱東北二十五  
里有莘城為古莘國故以是推之莘為十邑之一其十  
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於畱固亦其孥先寄居  
於此耶其後通乎夫人始取其國而遷鄭而鄭之東偏  
實與宋壤接而錯制焉故祭仲將往省畱途於宋為宋  
所執亦勢所必至者也尚曷疑乎



玉圭說

玉圭一具賈客得自孟津質水蒼色首中起剡旁左右起剡身中起鄂旁左右起鄂身末橫刻細文兩面文皆十末下為邸邸上穿孔一邸末開如渠齒三渠齒悉為邊稜其長短厚博蓋依今木經尺推量左剡長二寸二分右剡長二寸左剡下微如弓背長七寸五分右剡下少細亦長七寸二分圭身下博二寸八分自下漸殺至上左右剡唯博二寸通計圭身之厚不過三分周禮大行人考工記玉人之事始言圭璧徑長寸數而厚博剡上初無明文惟聘禮記與雜記有之今此圭也長七寸

札樸卷六

學小李家校刊

餘作偃細形與信圭躬圭幾似矣博二寸八分亦較記所言博三寸微有不侔其剡上則過寸半及厚不及半寸特少差舛耳古尺度與今分寸茫昧疑似前人率用約計此亦非其太失據也隸續載漢六玉碑圭之製圖可見於世者此為最古然尚不知有邸有孔聶氏三禮圖出而後儒轉相摹繪於圭之形製左右各為剡而已更無圖所謂邸與孔者玉人天子圭中必註必讀如鹿車繹之繹謂以紐約其中央為執之以備失墜疏案聘禮記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皆有繹藉及絢組絢組所以約圭中央即此中必之類若然圭之中必尊卑皆有

札樸 卷六

此不言諸侯圭舉上以明下可知是凡圭皆有孔矣而典瑞疏云六玉兩頭皆有孔恐不可為訓當如此圭為一孔於約繫自便也典瑞四圭有邸註鄭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兩圭有邸注倅而同邸玉人注邸謂之抵圭璧注圭其邸為璧璋邸射注璋有邸而射是兩圭四圭及半圭曰璋且有邸而此單執之圭經不具言然則當以隅反也凡物之抵必在下所以為持也今圭如九寸七寸竝以兩手執之其餘圭身太短故必有邸而制始備而為圖者概不及此此其疏

札樸卷六

學小李家校刊

也已圭身中及旁稜有三下橫為細文十其諸圻鄂琢起之意與渠齒三或亦繹藉采就所束約於此與未可知也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注鄭司農云駟外有捷盧也疏捷盧若鋸牙然後鄭不從之愚以此圭渠齒即如先鄭之所云而穿孔繫組案之後鄭亦可兩從也與古制疑昧世人率憑意測至其拘守而泥古者則指先儒之文傳會以成實驗故益不可為據依魏太和鑿背之儀出始知康成氏讀儀尊為娒取訓於鳳凰毛羽婆娒之非宋得古璧文如碎粟方推鄭注穀圭其飾若粟文然者合而舊圖為四穀葉莖穗之形乃以大誤然則



此圭之出其為資証疑舛者豈不益可珍也與

札樸第六

山陰 李信 校正

札樸卷六

墨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札樸第七目錄

匡謬

小學

引經

棊

引取土

悔

重修說文

秀

亮

沙鳴

嘶

戴國

雉震响

妒媚

疏

蟄

萬物利

札樸卷七目錄

郇

麤

鏗

養之以福

左傳補注

逗撓

南陵沂水

潛水

音初

凌

窕

協洽

獠

霧

河墳

汝為瀆

憶

蘊滄

白芷

莞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萋葉白

荻蒿

牡

糜舌

佳其

狗

竊脂

滿

階

鏗

癸

潛夫論

適

申池

項撮

連

駮駮

縈紆

貸

不內顧

札樸卷七目錄

二 小亭山房校刊

寮

夔魑

藉田賦

百草含葩

熙春

鄆亭

翰

劉擔

骨母

滿

貢

水南日陽

朱書

鐵戈斬山

巾車

形天

散宜生

越鄂君

飾巾

暗慙

沙音蔡

駕

蝠蛇

肆

彼

蕩

李善引書

卉

礪

樛亮

謂

庸峭

僱工

慤素

究

虞猛獸

操弓

跼

陶遂

駮

札樸卷七目錄

三 小亭山房校刊

梅

僭時

鐵鉄

鐵幕

獸

誅

牂牁

扁模

餛飩句豆

粟秒

采招

笏

陽稍

藍衫

樞星門

匡

毛詩拾遺

集韻脫筠字

巾卷

胛



秦	唐
嶼	駁
蹠	糠梁
止術	裏節
挽	袞
觸龍言	齋速
府種	痕耗
女叭山	杜探
乖居	烏喙
楫柎	字母
掌技	癯衰
摻	羈
釋文引字林	魚泣津
襜	練
齧騎	憂艱
區種	王姓
辟姓	口占
烘藥	高樞
榭	灘脩
騶鎗留	醫

札樸卷七目錄

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札樸第七

匡謬

曲阜 桂馥

未谷 臧 臧

小學

古人於小學童而習之兩漢經師之訓詁相如子雲之辭賦皆出於此今以小學經學辭章之學判為三途經學不辨名物辭章不識古字吾不知其可也然其弊不自今始義疏起而訓詁廢議論開而辭章亾盡破古人之藩籬者其在趙宋乎

引經

札樸卷七

二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古人引經畧舉大義多非原文如朱書彭城王義康傳引詩兄弟雖閭不廢親也引書九族既睦可以親百姓說文引書洪水浩浩此豈詩書之本文哉今人多據書傳所引以增改經文雖曰治經實亂經也可不慎乎

三國志注引易初六履霜陰始凝也說文引禮及左傳九簡畧洪容齋引說文曰團團升雲半有半無以為尚書逸文更謬案曰團乃洪範之文其下七字許氏解說

菜

說文乘惡米也从米北聲周書有菜菔兵媚切玉篇菘



鄙糞切惡米也。葉音祕。說文曰：惡米也。又地名。葉同上。廣韻：葉惡米。又魯東郊地名。說文作葉，葉上同。馥案：玉篇：廣韻所引說文皆宋人重修據徐鉉之本。玉篇：葉字在粗下。粒上與說文次第無異。然則玉篇所據之說文從非不從北。猶輩本從非俗，從北廣韻從比，又因北致譌也。

引取土

說文：桴引取也。玉篇引作引聚也。詩：絲釋文云：桴，說文云：引取土。馥案：取土乃誤分聖字為二。說文：聖，土積也。禮運：人情以為田。注云：田人所桴治也。疏云：謂以手桴。

札樸卷七

二 小字山房校刊

聚馥謂釋文本作聖，乃許氏原文。玉篇改作聚，詩：桴之。馥案：云築牆者，桴聚壤土盛之以藥而投諸版中。

悔

洪範曰：貞曰悔。僖十五年左傳：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杜注：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正義云：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從下而上物極則悔，是外為悔也。馥案：悔本作舛，說文：舛，易卦之上體也。引書曰：貞曰舛。正義謂物極則悔，是直作悔字解矣。易繫辭：震无咎者存乎悔。韓康伯以為悔過其誤，與正義同。晉語：筮之得貞屯，悔豫，唐六典：內卦為貞，朝占用之外卦為悔，暮占用之。此皆借悔字。

康成鄭氏云：悔之言晦也。馥謂：晦猶終也。言上體終也。

重修說文

元豐元年詔知禮院王子韶、光祿丞陸佃同修定說文。今所傳小字本，在安邑朱係淳家。李燾據以作韻譜者，即元豐重修之書。雍熙本，炷讀若回口。迴切。李燾本，回作回口。迴切。案爾雅釋文：炷字林口，類反。顧口井烏，攜二反。王陸改為回迴者，據字林口，類之音也。案郭景純於爾雅：炷音恚，於方言：炷音口，類反。乃知類為類之譌，又因口類轉為口井。王陸不審，輒易舊文。又改耿炯省聲為炷，省聲外益甚矣。

札樸卷七

三 小字山房校刊

秀

漢諱秀，說文無釋，不知所從。毛刻徐本，篆作𠄎，此誤也。當從𠄎，木部。果從𠄎，云與采同意。子部，𠄎亦從𠄎。𠄎三字楷書皆變從乃。今遂不知為𠄎矣。又禿下云：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案禾粟與禿無意。秀則禿矣。後人因取其聲三字，遂改粟以就之。不知秀禿聲相近，當作象禾禿之形。

說文：秀，篆作𠄎，皆因不知從𠄎，故誤作𠄎，又作𠄎。

亮

說文：論事有不善言，論也。隸變作亮。魏志：高柔傳，昔仲。



尼亮司馬牛之憂集韻誰就也韓詩室人交徧誰我案就乃涼之譌涼或作翫與就形近致誤

沙鳴

周禮烏鹿色而沙鳴鬱廣韻沙所嫁切案老子終日號而嗑不嗔和之至也玉篇嗔聲破馥謂嗔沙音義同太元柔兒於號三日不嗔嗔當為嗔老子俗本亦誤作嗔

嘶

玉篇嘶馬鳴也說文嘶悲聲嘶散聲馥案嘶俗作也南齊書蕭坦之語聲嘶時人號為蕭症又張瓌傳宋孝武問太極殿前鍾聲嘶此二嘶字並當作嘶

札樸卷七

四 小字山房校刊

魏書黃門侍郎山偉臨元順喪悲慟無已帝怪問黃門何為聲散偉以狀對

戴國

隱十年春秋宋人衛人伐戴注云戴國今陳畱外黃縣東南有戴城釋文云伐戴音再字林作戴云故國在陳畱馥案釋文為人所改當云伐戴音再字林作戴說文戴故國在陳畱字林當同

雉震响

夏小正正月雉震响傳云震也者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案初學記兩引此文竝云雉者鳴也震者鼓其翼

如媚

顏氏家訓太史公論英布云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如媚漢書外戚傳成結寵妾如媚之誅一媚字竝作媚

疏

顏注急就篇紵織紵為布及疏之屬也疏當為練顏注地理志紵織紵為布及練也

墊

釋名下濕曰隰隰墊也墊濕意也馥謂墊當為墊墊下也下故濕

萬物利

札樸卷七

五 小字山房校刊

六韜天之為天遠矣地之為地久矣萬物在其閒各自利馥案利當為列說文地下云元氣初分輕清陽為天重濁陰為地萬物所陳列也

釋地郊外謂之牧釋文云李本牧作田字釋云田隴也謂隴列種穀之處

郇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栒邑縣應劭曰左氏傳曰畢原鄭郇文之昭也郇侯賈伯伐晉是也臣瓚曰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又云文公城荀然則荀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扶風界也今河東有荀



城古荀國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作恂索隱云縣名屬扶風音荀故文王封其子之邑河東亦有郇城元和志三水縣下云柤邑故城在縣東二十五里卽漢柤邑縣屬右扶風古郇國也左傳云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馥案扶風自有柤邑縣與晉地之郇國遠不相涉諸家牽合爲一失之惟瓚說得實

舜

廣雅舜鞠也舜爲舜之謠五音集韻舜煮鞠也鄭注天官籩人云今河閒以北煮種麥實之名曰逢案字本作禮說文麴煮麥也讀若馮

札樸卷七

六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鏗

樂記石聲磬磬以立辨史記樂書作石聲磬磬以立別論語子擊磬于衛荷蕢曰鄙哉磬磬乎釋名磬磬也磬堅磬磬然案說文磬磬一字磬謂器空皆非聲也當作磬磬說文磬餘堅者與釋名聲堅義合

說文磬字訓疑有闕文

養之以福

成十三年左傳能者養之以福漢書律歷志養之以福酸棗令劉熊碑養之以福惟德之隅宋書吳喜傳自昔力安社稷功濟蒼生班劭引前笳鼓陪後不能保此者

歷代無數養之以福十分有一耳馥案宋書據杜本左傳與漢本異

漢書五行志能者養之以福當據律歷志改正

左傳補注

王石臞給諫曰惠松崖左傳補注引字林藐小兒笑也此本李善文選注毛晉所刻有脫謬一本云字林藐小也孩小兒笑也毛刻脫三字惠氏不檢遂沿其誤

逗撓

漢書韓安國傳逗撓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馥謂逗撓當爲逗撓說文逗曲行也綺載切

札樸卷七

七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撓曲木

南陵沂水

漢書地理志京兆尹南陵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藍田谷北入渭師古曰兹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沂音先歷反馥案沂當爲沂正作游玉篇崩大也充滿也秦穆公欲以章霸功之開拓充盛故名游水後世讀游爲桑故切但主游洄一義遂不解先歷反爲何字矣師古曰兹水者師字衍文兹亦誤字當云古曰產水產作產猶瀆作養產兹形近致誤視子孫下當有師古曰三字蓋先歷反乃顏所釋字音也



潛水

水經潛水出巴郡宕渠縣又南入於江酈注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傳耳馥案出宕渠者說文作瀦水經典借潛字書沱潛既道漢志作瀦又借泝字夏本紀沱泝已道是也酈注以為潛水失之

音初

莊君述祖曰蔡中郎明堂月令論引樂記音初即呂覽之意始意誤為音也初即始

凌

釋言凌慄也郭注凌慄戰慄釋文云案郭注意當作凌

九卷卷七

八小字山房校刊

埤蒼云凌慄也樊注作凌冰凍也馥案此多誤字以意求之郭意作凌埤蒼亦作凌樊注作凌凍當為瘰說文無凌字正作凌樊注最善蓋瘰慄竝從之俗皆變從立心凌之為凌亦猶是耳羽獵賦虎豹之凌遽字正作凌西京賦百禽凌遽又從立心馥謂凌為憐之別體方言趙魏燕代之間謂哀曰凌玉篇凌憐也哀也慄也兼二義矣

窳

釋言窳肆也郭注輕窳者好放肆案說文窳深肆極也淮南兵畧訓窳肆無景高注肆極極窳之深不見景也

晉書羊祜傳深谷肆無景曹摅贈石荊州詩窳窳山道深詩關雎箋云幽閒深宮靜女箋云猶貞女在窳窳之處皆謂深肆也

協洽

釋天太歲在未曰協洽李巡云陽氣欲化萬物故曰協洽協和洽合也馥案陽氣當為陰氣高注淮南天文訓云陰欲化萬物和合協洽

獠

宵田為獠釋文云郭音遼夜獵也或作獠宵田也據此則別本作獠詩伐檀正義引郭注云獠猶獠也今郭注

九卷卷七

九小字山房校刊

無此四字但云或曰即今夜獵載鐘照也馥謂獠猶獠也四字當在或曰下

蜀都賦將饗獠者劉逵本作僚云僚獵也馥謂獠誤為僚

霧

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釋文云霧字林作霧本亦作霧馥案霧從目見說文至諸字書韻書竝無從口之字蓋誤也玉篇日部有翥字云亂明字林當從日作霧

河墳



釋地墳莫大於河墳李巡云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詩汝墳傳云墳大防也箋以為汝水之側淮濟傳云濟涯也箋以為淮水大防正義謂墳從土濟從水故其義有別馥案說文墳大防也濟水厓也字異義同詩爾雅借墳為墳李巡謂狀如墳墓臆說也詩正義謂從土從水義別淺說也

汝為濟

釋水汝為濟又云女有濟案說文涓下引作汝為涓因有濟譌作濟

攄

札樸卷七

十一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釋木攄攄釋文攄女九反呂郭竝汝九反攄字又作億說文云攄梓屬也詩隰有攄陸璣疏云攄攄也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取名於億萬材可為弓弩幹也馥案說文攄攄也攄梓屬大者可為棺槨小者可為弓材是攄攄二字同音不同物二陸竝誤又案說文攄古文作攄則讀攄為汝九反者亦誤

樞通作攄考工記弓人凡取幹之道柘為上攄次之鄭司農云攄讀為億萬之億

蘊蒹

孫觀察星衍曰釋草其萌蘊蒹即權輿釋詁權輿始也

大戴禮孟春百草權輿郭景純以蒹屬下非是馥案釋草葭華蒹蘆蒹葭其萌蘊蒹葭華榮說文蒹灌蒹葭艸之皇榮也蒹即萌灌蒹即蘊蒹葭上不及蒹深服觀察之說有徵

白芷

本草白芷一名莞一名苻離釋草莞苻離郭云西方人呼蒲為莞蒲江東謂之苻離用之為席此與白芷遠不相涉何以致此誤釋草芷夫王郭云芷草生海邊似莞蘭越人采以為席陳藏器云芷芷一名江離子馥謂芷有江離之號與莞同類又皆可為席遂混苻離江離為

札樸卷七

十一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一江離白芷皆香草因誤俾白芷為苻離與苻離俾白蒲又與白芷滑莞說文作蕘

莞

劉向九歎莞芎棄於澤州王逸注莞苻離也馥謂莞乃詩之芎蘭說文芎蘭莞也芎蘭芎蕘皆野蔬美品故棄之可惜

蕘葉白

詩言刈其蕘陸疏云其葉似艾白色余目驗其葉青色背乃白色疏當云背白色疑轉寫脫謬本草綱目蕘蒿



二月發苗葉似嫩艾正面青背白

荻蒿

戰國策趙策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顏氏家訓常買荻尺寸折之然明夜讀陸璣詩疏蕭荻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莊子釋文蕭荻蒿也馥案荻當為荻監本爾雅蕭荻釋文音秋唐石經作荻左傳伐雍門之荻是也

牡

釋草蔚牡菽郭注無子者陸璣詩疏謂即牡蒿八月為角角似小豆角本草即馬先蒿唐本注云實八月九月熟圖經云郭謂無子陸云有子二說小異又唐注本草

札樸卷七

三

小字山房校刊

牡荊云莖勁作樹不為蔓生故稱之為牡非無實之謂也馥案牡荊牡茅皆非無實郭說未允

麋舌

活麋舌郭注春生葉有似於舌案釋鳥鶴麋舌從昏音古添切故司馬彪云亦呼鶴指是也麋舌即麋鶴草與鳥同名者郭以為口舌音義兩失

佳其

釋鳥佳其鳩釋文云佳如字旁或加鳥非也馥案說文雖或作隼佳旁加鳥乃正文何得為非陸氏所謂如字者如隼字也旁或加鳥非也者隼旁加鳥作鶴也蓋

釋鳥原作隼其釋文原作隼如字寫者並誤為佳也又鷹隼醜下釋文云隼本或作鶴案佳即鳥也無勞更加馥案此言隼上從佳即鳥無勞更加鳥作鶴鶴即所云旁或加鳥非也

狗

釋獸熊虎醜其子狗左傳疏引李巡云熊虎之類其子名狗郭注引律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集韻引漢律捕虎購錢三百其狗半之狗熊虎子馥案列子釋文說白豹云爾雅熊虎醜其子豹豹熊虎之子也是狗豹皆豹之譌

札樸卷七

三

小字山房校刊

竊脂

桑扈竊脂或謂喜竊脂膏案春夏秋冬四履於五色得其四而無白脂即白色所謂膚如凝脂是也竊脂淺白今謂之月白易林桃雀竊脂巢於小枝豈桃雀亦竊脂膏耶

滴

說文水中坻人所為為滴馥案爾雅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階小階曰沚小沚曰坻人所為為滴此五句合為一節釋文引郭圖水中自然可居者為洲人亦於水中作洲而小不可止住者名滴水中地也說文郭圖皆



連上文為義今爾雅五句各為一節後人亂之也

階

說文階下云如渚者階丘水中高者也馥案渚字後人  
妄改爾雅如階者階丘郭注水中小洲為階子虛賦且  
齊東渚鉅海李善引聲類階或作渚是李以渚海為階  
海說文渚下引爾雅小洲曰渚亦後人加之又泚下云  
小渚曰泚泚下云小渚也爾雅竝作階

錚

玉篇錚與錚同史記周本紀其罰百率注率即錚也馥  
案錚當為錚尚書呂刑錚字亦錚之誤

札樸卷七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嫫

廣韻嫫下引詩傳三女為嫫詩見此嫫者釋文云字林  
作嫫馥案說文攷字云三女為攷然則字林亦作攷釋  
文廣韻兩嫫字竝當改從說文

潛夫論

王符潛夫論引書使羞其行羞作循案此無義可尋蓋  
羞以聲誤為脩又因脩循形近誤為循耳

適

書康誥乃惟胥災適爾賈傳治安策以是為適然可案  
適即匱也玉篇匱飯堅柔調也今作適說文飯剛柔不

調相著讀若適馥謂不字誤當作才才調適調也廣韻  
作餅堅柔相著餅乃飯之誤

申池

文十八年左傳齊懿公游于申池杜注齊南城西門名  
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馥案爾雅十藪齊有  
海隅淮南云申池在海隅高誘注海隅藪史記集解引  
左思齊都賦注申池海濱齊藪也然則懿公所游之申  
池謂海隅藪杜以為城池失之

項撮

莊子人間世支離疏者會撮指天注撮項椎也案字當

札樸卷七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為撮玉篇撮木錐也徂活切撮纂聲相近尸子行險以  
撮撮乘載器音與鑽同禮喪大記君殯用輶輶注輶乘  
輶之車輶猶輶也尸子所謂撮即禮之輶

連

文選子虛賦微矰出嫫繳施弋白鴿連駕鴉李善云言  
既弋白鴿而因連駕鴉也案善意以為連及非是淮南  
覽冥訓蒲且子連鳥於百仞之上高誘云蒲且子楚人  
善弋射者馥謂連以繳繳牽連之也

駮駮

甘泉賦崇上陵之駮駮兮李善注駮駮高大貌也案說



文駢駢也駢馬搖頭也我頃頓也頗頭偏也馥謂駢  
駢言上陵偏頗之狀

縈紆

李善注西都賦引說文紆縈也又云縈紆猶回曲也馥  
案賦中紆字當作迂說文迂避也避回也李注望文為  
義不為破字失之

貨

急就篇貨貨賣買販肆便顧注貨假與也馥謂貨當為  
貨說文貨從人求物也貨施也貨貨連文與施義遠今  
說文貫下云貨也貨亦當為貨

札樸卷七

李善注

不內顧

張平子東京賦夫君人者難續塞耳車中不內顧薛綜  
注云內顧謂不外視臣下之私也李善注云魯論語曰  
車中不內顧崔駰車左銘曰正位授綬車中不顧馥案  
論語釋文云魯讀車中內顧魯讀即魯論語然則張賦  
李注本無不字後人據今本論語加之薛注尤為明顯  
車左銘亦是車中內顧藝文類聚俗本改不字其車右  
銘云內顧自救知左銘亦是內顧

李善西京賦注引三略曰將內顧則士卒慕之也

寮

西京賦交綺豁以疏寮薛綜注疏刻穿之也靈光殿賦  
天窗綺疏張載注疏刻鏤也景福殿賦編以粹疏李善  
云粹疏謂繪五彩於刻鏤之中馥案說文旣門戶疏窗  
也寮穿也

薛注竄竄類羆虎亦食人馥謂亦當為爪釋獸類  
羆類羆虎爪食人

夔魑

東京賦殘夔魑與罔象薛綜注夔木石之怪如龍有角  
說文曰魑耗鬼也馥案說文夔神魑也夔魑是一物賦  
下文野仲游光皆一物名夔魑不得為二此沿孟康揚

札樸卷七

李善注

雄傳注之誤

藉田賦

潘安仁藉田賦晉書本傳思樂旬畿薄采其芳大君戾  
止言藉其農案芳農聲不相近文選作茅是也東晉勸  
農賦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考治民之踐職美  
莫富乎勸農可為比照文選垂髮總髮與戾襪二韻不  
合本傳作總髮是也

集韻夔情俱屬冬部羆羆俱屬豪部

百草含葩

李善注琴賦云思元賦曰天地煙煴百草含葩鳴鶴交



頸雖鳩相和以韻推之所以不惑案後漢書張衡傳作  
百草含蕩蕩古音與和為韻

熙春

閒居賦熙春寒往李善引廣雅熙熾也馥案熙正作嬰  
說文嬰說樂也老子萬物熙熙如登春臺如享太牢亦  
借熙字

鄆亭

郡國志琅邪國東垣有鄆亭劉昭注引左傳公處鄆馥  
案魯有東鄆西鄆在東垣者為東鄆趙孟所謂莒魯爭  
鄆是也公所處之鄆在廩丘縣東左傳昭公至自乾侯

札樸卷七

六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居於鄆成公待於鄆是也此乃西鄆與鄆亭無涉劉注  
誤矣

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員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  
非也

翰

釋名觀翰也望之延頸翰翰也案翰當為翰說文看或  
作翰睗也睗望也

劉擔

漢書百官表千鐘侯劉擔史記作劉搖案擔當為擔天  
文志星擔者民勞也

骨母

七發厲骨母之場李善注引骨母山疑骨字之誤案隸  
書骨作骨與骨形近此致誤之由晉書指次又論作指  
次亦因骨骨形近

滿

四子講德論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  
滿而後作李善云樂動聲儀文也馥謂兩滿字竝當作  
慙下文云是以刺史感慙舒音而詠至德故知作滿者  
字之誤也慙謂憤慙史遷云詩三百五篇大抵忠臣孝  
子發憤之所為作也

札樸卷七

九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貢

幽通賦周賈盪而貢憤兮曹大家曰貢潰也憤亂也潰  
亂於善惡案貢憤當為憤憤廣韻憤憤也集韻憤悒憤  
兒說文憤亂也又廣雅憤憤也憤當為憤既質之王給  
諫說與余異

附王給諫答書

承示廣雅憤憤也憤為憤之誤文選幽通賦周賈盪  
而貢憤兮憤亦為憤之誤念孫案憤有潰亂之義曹  
大家訓憤為潰是也亦有恐懼之義廣雅訓伏憤為  
憤是也欲知廣雅憤字之義當於伏憤二字求之說



文伏惕也春秋國語曰于其心伏然鄭注易云惕懼也是伏為恐懼之義廣雅慎恐也是慎亦有恐懼之義方言蚤悞戰慄也荆吳曰蚤悞蚤悞又恐也廣雅懣蚤悞畏恐懼也懣慎忌畏恐也伏慎慎也轉相訓釋而其義自明慎恐蚤悞聲近而義同也若改慎為憤則與伏字之義不類廣韻伏意慎伏也此九足證慎字之不誤又案憤字亦有潰亂之義是以慶鄭言亂氣狡憤是以曹大家孟康皆訓憤為亂字通作賁荀子疆國篇下比周賁潰以離上韓詩外傳作憤是憤與潰同義說文憤懣也懣煩也煩亦亂也李奇注

札樸卷七

三

小字山房校刊

漢書敘傳云憤懣也是憤與憤亦同義似無煩改憤為憤也肅此覆侯裁酌不宣念孫頓首

水南曰陽

江賦浮磬肆乎陰濱五臣注云生北岸故云陰濱水南曰陽馥案此後人妄改非本文也穀梁傳水北為陽詩在洽之陽五臣豈不熟聞未應荒陋至此說文陰字云水之南山之北也此亦註家習知者

宋書

宋書列傳第十九卷有張暢傳第六卷張邵傳後又有暢傳事雖同而文簡且無史臣論又稱魏為魏主與前

傳稱虜文異此定非沈氏原文案目錄趙倫之傳後有到彥之傳今彥之傳闕當是後人竄入張暢傳也張邵傳中已附其子敷傳第二十二卷又特立張敷傳此則史家謬亂不容他委

鐵戈斬山

吳志賀齊傳黠賊陳僕等屯林歷山四面壁立數十丈齊募輕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為綠道夜令潛上案二戈字當為弋弋槩也可賴以陟險鐵弋用以開掘也斬山當合為斬字謂以鐵弋開拓斬削修成綠道也

札樸卷七

三

小字山房校刊

巾車

陶公歸去來辭或命巾車案江文通擬陶田居詩日暮巾柴車李善注云歸去來曰或巾柴車鄭元周禮注曰巾猶衣也是李善本原作或巾柴車後人改之張景陽七命爾乃巾雲軒與巾柴車同周禮巾車劉昌宗讀去聲居焮切俗作抽廣韻抽覆巾名集韻抽巾覆物也

形天

陶公讀山海經詩形天舞干戚案海外西經形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



爲口操干戚以舞淮南地形訓西方有形殘之尸高注云形殘之尸於是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馥謂形天當作形天唐等慈寺碑作形天蓋形天卽形殘也

散宜生

散宜生說者謂散氏宜生名案大戴禮帝系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漢書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據此則散宜複姓

越鄂君

李義山詩繡被猶堆越鄂君案說苑鄂君子皙泛舟於

札樸卷七

三小李白房校刊

新波之中榜柁越人擁楫而歌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召越譯楚說之鄂君子皙乃揄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柁越人猶得交權盡意焉據此則越鄂君誤矣當作楚鄂君

節巾

後漢書陳寔傳寔久絕人事節巾待終而已案節巾當爲帥續漢書何進袁隗欲特表陳寔以不次之位寔謝曰久絕人事節巾待終而已說文帥佩巾也

嗜噉

史記淮陰侯傳項王嗜噉叱咤千人皆廢案嗜當爲嗜嗜大聲也信陵君傳晉鄙噉嗜宿將正義引聲類噉大笑嗜大呼

沙音蔡

水經注渠水下云沙水音蔡馥案蔡當爲察說文譚長說沙或從止止子結切察止聲相近周易釋文云沙鄭作汙汙卽汙之譌

鴛

呂氏春秋三月紀田鼠化爲鴛高注鴛鴦青州謂之鴛鴦周雒謂之鴛幽州謂之鴛也馥案鴛當爲鴛鴦鴛當

札樸卷七

三小李白房校刊

爲鴛鴦釋鳥鴛鴦母郭注鴛也青州人呼鴛母

蝠蛇

後漢書崔琦傳蝠蛇其心注以蝠爲蝠蝠馥謂蝠蛇卽蝮蛇借蝠字

肆

淮南齊俗訓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高注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地宜窮廬文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肆泥用楯山用櫟釋音云肆乃鳥切推板具馥謂肆當爲肆之譌呂氏春秋慎勢篇作沙用鳩尸子作行沙以軌



彼

玉篇彼邪也廣韻引論語子西彼哉馥案詩彼交匪敖左傳作匪交匪敖詩彼交匪紆荀子勸學篇作匪交匪紆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馥謂彼竝當作彼彼匪通者匪亦邪也易所謂匪寇是也集韻引埤蒼與玉篇同

蕩

廣韻蕩徒朗切大也又水名出湯陰蕩吐郎切水名在鄴今蕩陰縣單作湯馥案說文蕩水出河內蕩陰東入黃澤从水蕩聲徒朗切蕩大竹也從竹湯聲徒朗切廣韻竝以為水名謬甚張遷為蕩陰令其碑從艸

札樸卷七

三言小字山房校刊

李善引書

李善所引蒼頡篇三蒼聲類字林諸書多依隨文選俗字非本書原文如引說文仿佛作髣髴轉作羈隤作頽玊瓌作的礫此類不可悉舉或據為本書左證則因誤而誤矣

卉

上林賦卉然興道而遷義郭璞曰卉猶勃也馥謂當作稟說文稟艸木稟李之兒

稟

洞簫賦憤伊鬱而酷醜李善引蒼頡篇醜憂貌奴谷切案五臣本作醜玉篇醜音溺愁面也無醜字賦又云時恬淡以綏肆李善云綏遲也王肅尚書注曰肆綏也馥案綏當為緩字之誤也五臣云綏安也非是舜典青災肆救傳云肆綏也過而有害當緩救之莊二十二年左

傳肆大青疏云肆綏也李善云廣雅曰恬靜也說文曰恬安也汲古閣本六臣本俱誤作說文曰淡安也賦又云或雜選以聚斂兮或拔擢以奮奔五臣釋奮為奮迅馥案拔擢分散也奮奔當為飛蕪奔說文飛蕪奔除也賦又云佚豫以沸涓李善本作佛惛注引埤蒼佛惛不

札樸卷七

三言小字山房校刊

安貌案玉篇廣韻作佛惛竝與埤蒼訓同汲古閣刻李善本作沸涓後人亂之也六臣本云涓善本作惛又笙賦中佛鬱以佛惛李善五臣二本竝從立心賦又云時橫潰以陽遂李善引禮記注遂達也馥謂遂當為隊樂記上如抗下如隊

惛亮

笙賦勃慷慨以惛亮李善云惛亮聲清也聲類云惛且也案惛且義遠當為謬說文謬清深也

謂

金石錄金鄉長薛石頌君諱詣字公謀詣朱本作謂案



陸機辨亾論謀無遺謂淮南本經訓設詐謂高誘注謂謀也

庸峭

宋人小說魏收有庸峭難為之語文潞公以問蘇子容子容曰向聞之朱元憲云事具木經蓋梁上小柱有曲折峻峭之勢言人之儀矩可喜者曰庸峭馥案此溫子昇語也子昇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通峭難為庸通二字竝非此義當為峭峭廣韻峭峭好形見出字林今猶謂自猗容儀者為賣峭

僱工

札樸卷七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玉篇雇今以為雇僦字唯備也馥案今俗作僱工矣後漢書光武紀女徒雇山歸家注引漢書音義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

慤素

文選舞賦懷慤素之潔清李善引說文慤貞也馥案慤當為設說文設素也又樸木素也設素謂樸素

究

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為之長六分案究當為究顏氏家訓古者大博則六箸小博則六究又作瓊鮑宏博經用十二碁六碁

白六碁黑所擲投謂之瓊史記蔡澤傳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集解云投投瓊也索隱云言夫博奕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是也

虞猛獸

漢書賈山傳縣石鑄鐘虞顏注虞猛獸之名謂鐘鼓之柎飾為此獸後漢書董卓傳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虞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注云鐘虞以銅為之故賈山上書云縣石鑄鐘虞前書音義曰虞鹿頭龍身神獸也馥案虞非獸名當為虞說文虞或從金虞聲司馬相如說虞封豕之屬一曰虎兩足

札樸卷七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舉蓋漢書本作鐘鏐故顏注及音義竝以虞為獸寫者改為鐘虞又改虞為虞失之

操弓

家語子路初見篇操弓不反檠操當為燥說苑燥弓不返於檠

跣

今以官路置驛馬為跣案當作棧莊子我善治馬編之以皂棧司馬彪曰棧若櫛牀施之溼地也赭白馬賦斃於內棧李善曰棧櫛也五臣曰棧以板禦溼而承馬足也干寶音書駕馬戀棧豆通俗文板閣曰棧通鑑郭子







橫木也案牘牀版也牘牘之橫者也

餽釘句豆

餽釘當為逗訂字林訂逗遛也句豆長笛賦作句投杜子美詩遠投錦江波一本作逗

粟秒

說苑度量衡以粟生之數十粟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說文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其以為重十二粟為一分十二分為一銖案十粟何止一分說苑有脫誤疑作十秒說文十二秒亦應作十秒因下十二粟致誤

札樸卷七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采稻

埤蒼稽自生也通鑑注稻與稽同禾不布種而自生日稻晉書郭舒傳采稻湖澤以自給夏統傳每采稻求食桓元傳會稽飢荒百姓散在江湖采稻通鑑慕容詳不聽民出采稻唐書馬燧傳歲大旱田蕪不及耕是秋稻生於境人賴以濟嚴震傳梁漢閒刀耕火耨民采稻為食北史宋世良傳獄內稽生桃樹字或作旅語林劉道真於河側見一老姬采旅梁書武帝紀北徐州境內旅生稻稗二千許頃庾沙彌傳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自生毛刻三國志凡稻字皆誤从木梁書王僧辨傳

其夜軍人采稻失火亦誤从木

笏

廣雅榜擊也音彭通鑑光武謂第五倫曰聞卿為吏笏婦公注云笏音彭後漢書陳寵上疏斷獄者急於笏格酷烈之痛章懷注笏即榜也古字通用聲類曰笞也說文曰格擊也案說文格擊也兩格字皆誤從木笏音彭即彭排之彭

陽稍

通鑑祖珽使人簿錄斛律光家得陽稍二注云明非私藏兵器覆謂兵刃有陰陽陽者露出陰者潛縮此稱稍之陽刃者也

札樸卷七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藍衫

學官弟子服藍袍呼為藍衫此誤也當為襴衫唐制士人以棠苧襴衫為上服馬周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有深衣請加襴袖襦長孫无忌議服袍者下加襴緋紫皆視其品類謂今秀才袍加青邊是其遺製

櫺星門

龍魚河圖云天鎮星主得士之慶其精下為靈星之神案學官孔子廟前有櫺星門蓋取得士之義古字靈櫺通莊子釋文云編木作靈似牀曰棧後人以漢祠靈星



祈穀與孔廟無涉又見門形如窗櫺遂改靈為櫺春秋說題辭曰槐木者靈星之精益知靈星改為櫺星矣

今之屍牀呼為靈牀本作櫺管寧坐櫺牀上司馬彪莊子注棧若櫺牀定九年左傳載蔥靈正義云賈逵云蔥靈衣車有蔥有靈然則此車兩旁開蔥蔥中豎木謂之靈今人猶謂編豎木為櫺子

區

莊子釋文卻曲字書作迟廣雅云迟曲也集韻作區物曲也一曰曲受也菑案區傳寫之誤當從曲字古文作匚此變為匚也

私樸卷七

三小 李山房校刊

毛詩拾遺

太平御覽所引毛詩拾遺皆謂出於郭璞案北史高允作也

集韻脫芍字

集韻續下云說文芟也謂茅根一曰藕梢案此乃芍字訓漏脫芍字誤屬續下又失續之本訓也廣韻芍藕根小者

巾卷

余題齋額曰巾卷蓋取顏延年詩巾卷充街也見者多依李善解為巾箱書卷惟袁簡齋先生知是頭巾為作

跋尾欲舉解巾二事而忘其人名案後漢韋彪傳解巾之郡北史高柔傳解巾司空行參軍是也南齊書王儉傳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顏延年秋胡詩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李善注云巾處士所服綬仕者所佩今欲宦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通鑑宋文帝令雷次宗以巾構侍講胡三省引蜀注巾謂巾幘

胛

一切經音義引說文胛肩甲也玉篇胛背胛也後漢書張宗傳襲赤眉中矛貫胛注云胛背上兩膊間通鑑齊宣城王胛上有赤誌注云肩背之間為胛南齊王與傳

私樸卷七

三小 李山房校刊

頸下有傷肩胛烏黥梁書狼牙脩國其俗男女皆袒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案戴逵及子願善造佛像宋世子鑄銅佛像面恨瘦陋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水經注赤岬山土人云如人袒胛故謂之赤岬山韓偓詩酥凝背胛玉搓肩楊萬里詩笠是兜鍪蓑是甲雨從頭上溼到胛釋名肩堅也甲闔也與胛皆相會闔也通鑑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脾適熟日已復出矣馥案史載云海東有國曰骨利幹地近扶桑國人初夜煮羊脾方熟而日已出歐陽永叔謝人寄牡丹詩邇來不覺三十載歲月纔如熟



牟胛用以爲韻通鑑脾譌字也

秦

說文秦伯益之後所封國地宜禾一曰秦禾名案禾名當爲木名字之誤也文選風賦離秦衡李善云秦木名范子計然曰秦衡出於隴西天水馥案說文榛木名蓋榛通作秦也

唐

漢書揚雄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應劭引爾雅廟中路謂之唐馥案應說非是當讀如周語陂唐汗庫之唐謂醴泉出而成池唐也靈光殿賦玄醴騰湧於陰

札樸卷七

李山房校刊

溝甘露被宇而下臻景福殿賦醴泉涌於池圃蓋甘露下零故被於階庭醴泉上涌故流於池唐

嶼

謝靈運詩孤嶼媚中州郭璞江賦石帆蒙龍以蓋嶼五臣注洲中山曰嶼劉逵注吳都賦石帆生海嶼石上相鶴經行必依洲嶼馥案嶼俗作也當爲淤上林賦行乎洲淤之浦李善注引方言水中可居者曰洲三輔謂之淤也

駮

江賦鸞鷲駮駮李善本作駮引山海經駮其狀如鳧郭

璞音鉗欽之欽五臣本作駮音步末切或以駮與下文月聒翹沫豁碣爲韻五臣音近是玉篇駮大鳥也廣韻鳩鳥名似鳧此二書皆宋人重修之謬案牽次竝從大聲音他達切駮從大亦與下文合韻也郭音不謬字當爲駮

陸

江賦夔犴翹陸於夕陽李善引莊子斲草飲水翹尾而陸此馬之真性也五臣注陸音六廣韻陸力竹切翹陸也馥案說文躡曲脛也讀若達是陸卽躡之變體謂馬曲一脛也

莊子釋文作陸引司馬云陸跳也據李善所引當作

札樸卷七

李山房校刊

陸

稊梁

長門賦施瑰木之構榦兮姿參差以稊梁李善注言以瑰奇之木以爲構榦委積參差以承虛梁馥案說文康屋康良也康良高空之義賦借稊梁字不得解作屋梁止術

山海經北山經鷩鳥可以止術郭注治洞下也馥案中

裏節

山經飛魚已痔術然則止術亦謂能止痔術



以為厄褻也厄音五果切

攬

說文攬徐鉉音匹齊切案文選琴賦觸攬如志李善注攬蒲結切玉篇蒲結音雞二切廣韻蒲結切無音雞一音曹憲有文選音李善受學於憲其音當出於憲大徐音學不如曹李遠矣廣韻不收音雞一音良是

袞

說文袞從衣公聲此誤也當從台說文台讀若沈州之沈沈隸作充魏受禪碑襲袞龍其字從充省不從公故知當從台

札樸卷七

考

小字山房校刊

俗書變台為公胎鉛從台今作胎鉛與袞作袞同

觸龍言

史記趙世家觸龍言願見太后案龍言乃誓字誤分為二趙策有觸誓

齋速

楚辭九歌吾與君兮齋速注訓齋戒案離騷反信讒而齋怒注云齋疾也馥謂齋速亦疾也

府腫

呂氏春秋先已篇身盡府腫高注府腹疾也又盡數篇處腹則為張為府高注府跳動皆腹疾馥案府當為疔

玉篇引作疔說文疔小腹痛

瘵耗

急就篇薦瘵瘵瘵迎醫匠顏注瘵損耗也說文瘵減也一日耗也一切經音義衰耄字體作瘵同所龜反禮記年五十始瘵瘵懈也古文耄耄二形今作耗同莫報反馥案當云耄古文耄耄二形耄俗作耗薦瘵瘵瘵皆老病顏謂損耗失之

女岬山

廣韻岬下云女岬山名弱水所出案弱水所出之山單名岬說文岬下云山也或曰弱水之所出此即楚詞之

札樸卷七

考

小字山房校刊

窮石十六國春秋謂之蘭門山在漢張掖刪丹西南女岬別是一山九域志女岬山在河南府壽安縣神仙傳葛仙翁於女几山學仙是也

杜探

說文敘漢興有草書注引徐鍇曰齊相杜探作案錯本作杜操趙宦光長箋同陳君煊曰操字伯度始作草書周興嗣千字文所稱杜橐是也避魏武帝諱改稱杜度韓退之諱辨云漢之時有杜度即其人也

乖居

淮南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者為其雌雄之



不乖居也案乖當為乘列女傳唯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游

鳥喙

小爾雅廣器衡扼也扼上者謂之鳥喙案喙當為啄釋名鳥啄向下又馬頸似鳥開口向下啄物時也

楫柎

高注淮南云駟推也讀若楫柎之柎案當云讀若指付之指說文指推擣也駟反推車令有所付也讀若苒

字母

隋書經籍志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書能以

札樸卷七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案十四字當作四十字謂華嚴字母四十字也然則字母自後漢已入中國至魏始大傳於世

掌技

文選薦禰衡表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呂向注云主技樂之人所以貪愛案下文云飛兔騶嬰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王良伯樂兩人則掌技亦當為二後漢書禰衡傳作臺牧注云未詳孔融集作堂牧

癯衰

漢書禮樂志是故纖微癯瘁之音作注云瘁一作衰積

案瘁當為瘵說文瘵滅也故樂記作嘒殺殺亦滅也瘵嘒皆借字當為漹漹盡也

摻

後漢禰衡傳衡方為漁陽參搥章懷注云參搥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音云參七紺反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楊氏談苑徐錯仕江左領集賢學士校祕書時吳淑為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者淑多改為操蓋章草之變錯曰非可一例若漁陽摻者音七監反三搥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搥古歌詞云邊城晏聞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

札樸卷七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天中 稷案庾信詩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摻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摻黃雲蕭條白日暗李商隱詩欲問漁陽摻時無禰正平又云必投潘岳果誰摻禰衡搥蘇軾詩幅巾起作鶴舞疊鼓誰摻漁陽搥宋祁詩波生客浦揚舲遠澗通漁陽搥參遶又云征鞞曲曲漁陽摻後乘人人鄴下才廣韻參七紺切參鼓稷謂本作參俗加手旁

鞞

馬鞍具曰鞞此俗作也當為鞞廣韻鞞蘇早切二幅說文鞞婦人脅衣覆謂鞞亦馬之脅衣故冒名焉晉書張



方傳軍人入宮閣爭割流蘇武帳而為馬棧

釋文引字林

爾雅釋文引字林疇大龜似猶案此有脫誤當為以胃

魚泣津

續漢郡國志犍為郡南安有魚泣津范書吳漢傳漢與公孫述將戰於魚涪津案泣涪皆誤當作脍說文鮓魚脍也出蜀中

襜

阮籍大人先生傳動不敢出襜襜案襜本作當遮也遮

札樸卷一

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前後也上古有鞞但知蔽前不知蔽後故復作禕而加當其上

兩襜亦應作當前當心後當背也

練

晉書王導傳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傳導乃制練布單衣士人競服之隋書姚察傳門生送南布花練類篇引後漢書禰衡傳作練巾今本誤作疎巾

齧騎

管子輕重戊篇車轂齧騎連伍而行注云齧齧也言其車轂往來相齧案說文齧齧也齧齧也注與齧義合但

齧騎未安說文又云齧一曰馬口中槩也齧騎言馬連伍受槩司馬相如諫獵書云猶時有銜槩之變張揖曰槩駢馬口長銜也

憂艱

今以父母卒稱丁憂丁艱若移於兄弟夫妻世多非案漢人有遭兄弟憂去官者潘安仁楊仲武誄云德官之艱此謂其妻楊肇女卒於洛陽德官里也

區種

汜勝之書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

札樸卷七

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斛也李善引此文云區音鄔侯切馥案廣雅剛劓劓也廣韻剛烏侯反剛劓又恪侯切劓裏也馥謂區當作剛謂劓地作方坎以下種使容糞且耐旱與隴田耜種迥異

種瓜皆劓坎又先於秋日取新刈高糧稈浸滌池中種時尺斷其稈深插坎之四隅最耐旱

王姓

廣韻王姓二十一望以北海陳畱為齊王田和之後案惟北海一望為田和後王莽傳齊人謂之王家是也陳畱則畢萬之後曹子建王仲宣誄猗歟侍中遠祖彌芳



公高建業佐武伐商流裔畢萬勲績惟光晉獻賜封於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李善云陳畱風俗記浚儀縣魏之都也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子孫稱王是為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案廣韻又以高平京兆為魏信陵君之後

辟姓

廣韻辟姓也漢有辟子方黃小松司馬拓示北魏造像題名有辟姓始知辟當為辟俗趨約易省艸耳

口占

文選曹子建與吳季重書適對嘉賓口授不悉五臣注

札樸卷七

皇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對客口授使者而制此書案陳遵常召善書吏於前治私書謝親故馮几口占子建亦授吏代書即書中所謂意事小吏非授使者也

棋藥

集韻棋詆棋漢書棋藥其短案司馬遷傳作媒藥孟康解為酒媒麴藥是也作棋則藥字無著漢書枚皋作賦詆棋東方朔詆棋媒藥兩義集韻誤合為一

高樯

齊人名麴麴曰媒徐邈讀麴為去穢反廣韻梅酒母北方伎人足繫木竿上跳舞作八仙狀俗呼高樯案列

子說符篇有異伎張注云僑人又山海經長股國郭注云今伎家僑人像此馥案說文僑高也當言高僑左傳長狄僑如僑如者高如也

榭

廣韻榭樹木立也案榭當為菑考工記輪人察其菑蚤不齟鄭司農云菑讀如雜廁之廁謂建輻也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菑聲如哉博立梟基亦為菑

灘脩

淮南天文訓太陰在申歲名曰涖灘高注涖大灘脩萬物皆脩其精氣馥案兩脩字寫誤竝當為循高注呂氏

札樸卷七

皇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春秋序意篇歲在涖灘云涖大也灘循也萬物皆大循其情性也李巡說爾雅云萬物皆循精氣故曰涖灘

留留

關東謂飯為留梁州謂釜曰留堯舜飯土留皆不與之文俗因留而改作之

鹽

襄九年左傳備水器注云盆鹽之屬玉篇鹽大盆也續漢書盜伏於鹽下案鹽鹽皆俗作也當為鑑周禮凌人春始治鑑注云鑑如甄大口以盛冰說文鑑大盆也

鍾



毛氏增韻鍾下引說文當也又酒器又量名徐鉉本無當也量名二義徐錯說文韻譜鍾當也又酒器亦量名案韻譜非錯原本乃其兄據李舟切韻增訂者廣韻鍾當也酒器也又量名與李舟切韻同毛氏不知出切韻以為說文疏矣洪武正韻又沿其誤

苻

瀛奎律髓有宋子京春宴行樂園詩云園苻初乾小雨泥注云苻人去聲是讀認矣廣韻證部認苻同紐認音而證切又而振切謂認又屬震部非謂苻亦而切也讀人去聲者或因認字致誤

九棧卷一

音

小李白房校刊

辣虎

湖州茱萸醬謂之辣虎集韻茱搗茱萸為之味辛而苦覆謂虎乃諧音之譌

黏蟬

張船山同年云高麗人言漢黏蟬縣蟬讀如提新城王尚書詩何以押入先韻覆案服虔應劭本音提廣韻齊部有蟬鷓二字皆從單聲而不收蟬字此韻家之疏也集韻蟬田黎切黏蟬縣名在樂浪可補廣韻之闕

顏子驕

史記孔子弟子顏高字子驕索隱引家語又名產案鄭

子產名僑是子驕當為子僑僑高也

陸德明

陸氏經典釋文敘云粵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余友丁小雅謂癸卯為陳後主至德元年隋文帝之開皇三年覆案隋書許善心傳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為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竝加品秩授為學官考大業元年為乙丑去開皇癸卯已二十五年新唐書本傳云陳太建中後主為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解褐始與國左常侍陳亾歸鄉閉隋煬帝擢祕書學士大業間廣召經明士

九棧卷一

音

小李白房校刊

於是德明與魯達孔衷共會門下省遷國子助教據此則陳後主時僅為常侍不得言上庠也與魯達共會門下省即善心所薦也國子助教即授為學官也皆與癸卯不合或以癸卯為貞觀十七年案本傳又云秦王辟為文學館學士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講經德明徧析其要遷國子博士案高祖時已遷國子博士不待貞觀癸卯始承乏上庠也及檢舊唐書云高祖善之賜帛五十匹貞觀初拜國子博士然後知國子博士太宗所授非高祖所遷新唐書刪易舊文遂不明了敘所稱實貞觀之癸卯也德明已為唐臣不應於



陳隋往代而曰承乏曰上庠其稱本朝近事無疑此文  
立言之體也

札樸第七  
山陰 李信 校正

札樸卷七  
四  
小亭山房校刊

札樸卷八目

金石文字

莘子戈

慮僦

銅弩機文

銅鐸

古鏡文

續鈕

別部司馬印

單祭尊印

札樸卷八目錄

唯字印

麇字印

武平侯印

驩驤將軍印

唐留後印

韓勅碑

孔宙碑

婁壽碑

楚相孫叔敖碑

史晨碑

商國

銅弩機尺

銅梁楮

銅器中有五銖錢

銅瓦

銘印

石洛侯印

少內印

二  
小亭山房校刊

妾字印

玉璽羨印

淩江將軍印

主爵印

嶧山碑

韓勅後碑

張遷碑

衡方碑

乙瑛碑

史晨後碑



鄭固碑

華山廟碑

唐公房碑

孟郁堯廟碑

石門頌

楊震張壽二碑

夏承碑

孔鮒碑

北海相景君碑

魏元丕碑

曹全碑

李君殘碑

造橋碑

魯峻石壁畫象

郭巨石室畫象

武祠畫象

伯瑜泣杖象

武氏石闕

漢石經魏三體石經

魏上尊號碑

札樸卷八目錄

二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魏王基碑

晉孫夫人碑

西門豹碑

高湛墓志

齊鄉黨舉孝義碑

鄭道昭摩崖一刻

小鄭公雲峯山尋舊迹摩崖

隨造橋碑

札樸卷八

曲阜 桂馥 未谷撰

金石文字

芊子戈

顏教授崇槩藏古銅戈文曰芊子之船戈船古文造字  
尙書顧命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鄭注允也和也垂  
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唐韋臯鎮蜀所進兵器皆鏤  
定秦字不相與者造成罪名陸陽上言臣向在蜀知定  
秦者匠名也因此得釋馥謂芊子亦造戈人也月令物  
勒工名以考其誠注云勒刻也刻工名於其器或釋船

札樸卷八

一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戈爲服戈馥謂當作造又見一戈文曰衛公孫呂之告  
戈告卽船之省文大戴禮矛銘云造矛造矛亦可證造  
字

何承天上表計丁課仗凡戰士隨其便能各自有仗  
素所服習銘刻由已戈亦有銘文十數字者此則執  
戈人所作與匠名不同

商國

顏教授有古銅器翁閣學釋文曰愕作距末用釐商國  
定爲商器阮閣學謂商國爲宋國引哀九年左傳利以  
伐姜不利子商二十四年傳孝惠娶於商爲據馥亦於

札樸第八目錄終



左氏得二證僖二十二年傳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昭八年傳自根牟至於商衛注云商朱地魯境接宋衛也

通鑑拓拔魏黃門侍郎崔宏曰昔商人不常厥居故兩稱殷商注云契始封於商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契孫相土又居商丘馥謂殷之稱商據契始封至於商丘則等之成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皆不為稱號矣

慮僂

吾邑孔戶部尚任有漢建初尺文曰慮僂銅尺案魏書

札樸卷八

二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地形志永安郡有驢夷縣注云二漢屬太原曰慮僂

古今注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馥謂此錢十枚積尺二去其二寸則尺可準矣

銅弩機尺

余所見弩機四五具皆有尺當今工部尺二寸又半寸案潘岳射雉賦算分銖商遠近蓋弩開幾分射及若干步皆準於尺尺盡則引滿矣隋志載十等尺而無弩尺余謂古尺可憑者惟弩尺及建初尺皆以銅作之歷久無燥溼盈縮也

銅弩機文

程君敦於西安得銅弩機有金錯隸書十二字曰右中

郎將曹稅赤黑間卷鞞臂陸君繩剔其金而拓以示余

按弩有稱黃間者史記李廣傳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

將裴駟引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韋昭曰角弩色

黃而體大也小司馬從韋說漢書注服虔曰黃肩弩也

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張衡南都賦黃

間機張劉劭趙都賦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間潘

岳射雉賦捧黃間以密殼又有稱紫間者陸機七導操

紫間之神機審必中而後射又有稱白間者後漢書班

札樸卷八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名此言白間蓋弓弩之屬本或作白鵬謂鳥也下文云

出此目白間與文此云赤黑間者考工記弓人凡相幹

欲赤黑而陽聲當取此義然則稱間備五色矣卷鞞臂

者卷正作鞞借作拳說文鞞繞臂繩也繞毛晉刻本誤

衣袖漢書李陵傳發連弩射單於張晏曰三十卷共一

臂也又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小顏

曰拳字與鞞同司馬遷傳張空拳李奇曰拳弩弓也小

顏云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文選閒居

賦谿子巨黍異鞞同機五臣注鞞發箭處也李善注言

弩鞞雖異而同一機也說文胄司馬法從革作鞞此鞞



變由從胄又加寸說文舛篆文從寸寸法度也亦手也此加寸之義也胄臂謂臂骨也說文弩弓有臂者釋名弩其柄曰臂似人臂也謹述所聞以復陸君竝質之程君

淵玉篇作淵云弓上下曲中考工記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故書畏作威杜子春云威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大射儀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注云隈弓淵也釋名簫附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馥案鄉射禮右執簫注云簫弓末也大射儀於弓外見鏃於附注云附弓把也曲禮右手執簫左手承附注

札樸卷八

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云簫弭頭也附把中

銅梁楛

司馬舍人直得銅器形楛圓有兩耳觀者目為羽觴案漢書音義羽觴作生雀形非此也底有隸書云漢銅梁楛重若干蓋受冰稱物之器猶今天平法馬謂之梁者梁即衡也申子權衡以稱輕重漢書鄒陽傳縣衡天下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符子云令衡官橋而量之淮南云橋直植立而不動高誘注橋桔槔上衡也曲禮奉席如橋衡注云橋上擇楛衡上低昂說苑為機重其前輕其後命曰橋終日漑非百區不倦周禮職方衡山爾雅

作梁山然則衡也橋也梁也其義同漢有水衡官說文水準也故以水稱物至準也楛即栝字新唐書禮樂志張文收既定樂復鑄銅律三百六十銅斛二銅秤二銅甌十四馥謂銅甌亦以容水定輕重也淮南云窺面於槃水則圓於栝則楛萬畢術注云栝有耳此器楛有耳故知即栝也

銅鐸

馬秋藥比部得一銅鐸修六寸三分口狹而橫侈體薄而聲濁馥以為塔鐸也北史長孫紹遠傳初為太常創造樂器惟黃鐘不調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

札樸卷八

五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鐸鳴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馥案此器非牛領所縣非司馬所執非道人所振故知為塔鐸也凡塔鐸皆金舌下系木片風搖木則金振故口狹

銅器中有五銖錢

銅器有柄有流蓋沃器也腹中多五銖錢小而薄觸手易碎案北史高恭之傳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筴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馥謂此錢似之蓋正光以前物也晉書載記石勒時掘得一鼎中有大錢三十文新唐書謂之座錢此皆墓中物也

古鏡文



古鏡文有太平元年五月丙午字梁與遼同以太平紀年其元年五月皆無丙午世所傳漢銅帶鈎文曰六年五月丙午作西漢惟高帝景帝六年五月有丙午惠帝呂后文帝其六年五月皆無丙午安知出高景之世又一器曰景初元年五月丙午造又二器一曰建初口年五月丙午造一日永平口年五月丙午造又漢鏡二一日元興元年五月丙午日一日永康元年正月丙午日案景初元年五月永康元年正月有丙午其餘漢和帝吳歸命侯晉安帝元興元年五月皆無丙午晉惠帝永康元年正月亦無丙午論衡陽燧五月丙午日中之時

札樸卷八

六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銷煉五石銅鑄以為器乃能得火搜神記亦云以五月丙午日中鑄為陽燧吳喜志林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是則五月丙午治家之吉日良時也又帶鈎一器無年月但紀丙午異聞集唐天寶中揚州進水心鏡以五月五日午時於揚子江心鑄之白傅詩百鍊鏡鎔範非常規宿晨值處靈且奇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日午時馥謂五月丙午與五月五日午時同意是年遇丙午則吳越春秋鑄劍所謂候天伺地也若不遇丙午亦取其利市耳薛燭所稱吉日良時雨師灑道雷公發鼓蛟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一下觀豈真

有是事耶白傅所稱宿晨相值安得五月五日恰逢日月合宿之會乎

翼奉曰南方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馥案穆天子傳吉日戊午薛燭所稱吉日良時亦謂午

銅瓦

阮閣學得銅瓦文曰漢朝正殿筆為銅瓦案晉懷帝永嘉二年劉淵僭帝號自稱大漢淵死子聰立咸康四年李雄從弟壽潛立自號曰漢壽死子勢立瓦即此偽漢

札樸卷八

七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時造其字作楷體有古格故知為晉時物玉篇為即雀字

續鈕

史記司馬相如自著續鼻禪韋昭曰今銅印言續鈕此其類矣馥每見古印鈕大首無角不審何獸今知是續

銘印

昔人言銘題印璽案秦璽文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漢印云申祐慶永福昌宜子孫又云永祐慶長壽康此印銘也吾邑孔岸堂農部得一銅印文十六字云口子魚印承天德獲休祉永安寧傳無極錢唐黃小松司馬得一銅印文九字云孔少子信印大貴長壽此亦銘也子



魚少子皆表德又備一例

別部司馬印

銅印惟別部司馬極多案續漢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有軍司馬一人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

石洛侯印

同年諸城李君仁煜得漢官印於土中黃金龜鈕文曰石洛侯印李君跋云史記王子侯表石洛侯劉敬城陽頃王子元狩元年四月戊寅封漢書世系及始封月日皆合惟以石洛為原洛劉敬為劉敢元狩為元鼎轉寫致異覆以印文證之原字固誤敬敢無考元狩作元鼎

札樸卷八

八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漢表是也本紀元狩元年五月晦為乙巳四月丁卯立皇太子以晦日推之則丁卯在四月下旬以丁卯推之則四月不得有戊寅矣史記誤

史記元狩元年十月乙酉封甘井侯元漢書元鼎元年七月乙酉封甘井侯光史記元狩元年十月辛卯封餅侯成漢書元鼎元年七月辛卯封餅侯成是則史記元狩漢書皆改元鼎不但石洛之封也

單祭尊印

古銅印有始樂單祭尊萬歲單祭尊案始樂萬歲皆里名祭尊鄉官猶祭酒見困學紀聞集韻難囊何切難却

凶惡也周禮方相氏率百隸而時難難或作單通作儺馥謂單祭尊里中主儺祭者單儺聲相近故從單聲玉篇颺古文儺

剛卯文云庶疫剛瘳莫我敢當東京賦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磔雨散剛瘳必斃薛注瘳難也言鬼之剛而難者皆盡死也

少內印

古銅印有曰少內者漢官印也鄭注周禮天官職內云職內主入也若今之泉所入謂之少內賈疏引王氏漢官解詁小官嗇夫各擅其職謂倉庫少內嗇夫之屬各

札樸卷八

九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自擅其條理所職主馥案少內與倉庫諸官印皆長而小下吏卑職不得用徑寸方印也

唯字印

古印有曰唯印者又有長年唯遲年唯留年唯少年唯長利唯此乃閒欵印如日年大年大利日利之類又有東虛唯頓上唯中里唯輸符唯此皆地名

妾字印

紀宗伯云王常集古印譜以四聲編姓氏去聲有妾姓妾乃婦人自僞猶男子印僞臣耳不是姓

鷹字印



古印有蓋或釋作王廣山按玉篇有曠字印文移山於下耳

玉璽羨字

晉書禮志太和元年洛邑掘地得玉璽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按羨慕也卽孺慕義

武平侯印

李君宏信出示玉印龜鈕文曰武平侯印平字反案此爲曹魏公所上故印也文選冊魏公九錫文云今更下傳璽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李善云旣下新傳命上故傳及印綬也又見一銅印平字篆作𠄎與此印平字反書

札樸卷八

十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同信按說文高平作乎

凌江將軍印

濰縣友人遺以凌江將軍印余別見二鈕凌字並從水宋書褚叔度傳淡之自假凌江將軍字亦從水而魏書劉庫仁傳宋書蕭思話傳並作陵通鑑晉王加羅憲陵江將軍胡身之注云沈約志魏置陵江將軍爲四十號之首言欲陵駕江流以蕩平吳會也通鑑又云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與凌江將軍姜飛伐西域注云凌江將軍晉文王所置以授羅憲

驪驤將軍印

余在洛陽得古銅印涂金龜鈕文曰驪驤將軍章德州封氏有北魏高湛墓誌石刻亦作驪驤六朝文字好增加偏旁無他義也

主爵印

萊州修城掘得銅印文曰主爵私符案隋書元壽授尙書主爵侍郎隋志主爵侍郎屬吏部尙書新唐書韋挺闕立本韋季武張均皆爲主爵郎中司馬希象韓休皆爲主爵員外郎蓋隋唐間印也

唐留後印

古銅印長一寸分廣一寸分其文單行隸體直書

札樸卷八

七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八字曰右策寧州留後朱記考新唐書兵志永泰元年魚朝恩以神策軍屯苑中分左右廂遂爲天子禁軍非他軍比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案印文曰右策卽以右神策軍出鎮者也舊唐書地理志武德元年改北地郡爲寧州貞觀元年置都督府案印文曰寧州卽在京畿西北者也通鑑廣德元年以梁崇義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留後留後之名始此嗣是有以節度子弟爲留後者有叛將自稱留後者有軍士私立爲留後者亦有朝命卽以留後爲節度使者新唐書兵志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道有



大將一人曰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自高宗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及安祿山反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以功起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案印文曰留後即寧州之都督府也唐時印泥非一色印文曰朱記以別於他色耳其印長而不用篆文蓋非頒於朝乃自造私記也烏呼此一印也盛衰繫之唐之府兵一變而為神策再變而為留後方鎮既強京師已弱然猶有北軍宿衛朝廷所謂左右龍武軍左右

札樸卷八

三 下李山房校刊

神武軍左右英武軍皆是也及魚朝恩以神策居北軍右而天子之勢孤矣又以神策鎮邊境而神策之柄重矣夫所謂留後者果皆受命於朝邪據險恃強自出號令土地人民甲兵財賦俱非天子所有甚至互相侵擊朝廷莫能制迨其後神策廢主宦官劫帝方鎮圍王師昭宗於此時始知誅宦官廢神策而已晚矣吾故曰此一印也盛衰繫之

周震甲曰新唐書方鎮表肅宗乾元二年以南山平夏部落叛詔邠寧節度使權移軍於寧州舊唐書宣帝紀五年春以白敏中為邠寧節度使六年夏以畢

誠為邠寧節度使九年春詔還邠州則節度使之在寧州也始於大中三年終於九年考通鑑七年之間膺此使者曰張君緒曰白敏中曰畢誠共三人君緒即通鑑所稱三年秋取蕭關者也舊書列傳白敏中由邠寧為四川節度使畢誠由邠寧移鎮澤潞充昭義節度使皆不言留後而三人亦非神策軍不審此印誰所造也馥案元和中王承宗反詔以吐突承璀為神策河中等道行營兵馬諸軍招討處置使此亦以神策掌外兵者也

嶧山碑

札樸卷八

三 下李山房校刊

通鑑魏主至鄒山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馥案此在野火之前蓋先仆而後焚也

韓勅碑

韓勅碑云復顏氏并官氏邑中絲發以尊孔心按復讀如瀆井復民之復免其賦役也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注復除之又注王制養老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絲釋有樊穀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後漢書光武紀幸南陽復田租一歲父老願賜復十年王良傳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王沈魏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以上復不事家一人又云譙霸王之邦其復譙租



稅二年魏志杜畿傳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魏畧  
顏斐爲京兆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江表傳樂從  
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吳志劉繇傳有好佛者聽受道  
復其他役呂蒙傳與守家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陳武傳  
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潘璋傳賜田宅復客五十  
家宋書嚴世期傳復其身徭役南史梁武紀詔蘭陵縣  
修建二陵周回五里內居人賜復終身魏書太宗紀所  
過復一年田租陳書文帝紀可蠲復丁身夫妻二年於  
役不幸者復其妻子此碑蓋言復其終身且賜及邑里  
也繇俗作徭說文作繇隨從也又或作繇史記高祖常

札樸卷八

西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繇咸陽應劭曰繇役也詩民亦勞止箋云繇役煩多漢  
書宣帝紀流人還歸毋算繇事發謂調發管子大匡篇  
野爲原又多不發朱長春曰不發是大徭大役簡少其  
野多不發之衆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每被詔書  
調發無差漢舊儀竹使符出入徵發新序魯君命有司  
無得徵發單父禮記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  
甲注云有發謂有軍師發卒漢書嚴助傳是時征伐四  
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兒寬傳後有軍發司馬相如傳  
徵發巴蜀吏卒千人公孫宏傳北發渠搜顏注北則徵  
發於渠搜後漢韋彪傳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續

漢書劉寵爲會稽太守若耶溪父老送寵曰他時更發  
不已民或夜行狗吠竟夕人不得安王沈魏書不得擅  
興發北史和平二年詔自頃每因發調逼人假貸建德  
元年詔自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正始元年詔諸州蠲  
停徭役不得橫有徵發魏志王脩傳自爲營塹不肯應  
發調英雄記張咨不應調發吳志孫堅傳術躡蹠卽調  
發軍糧孫權傳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  
駱統傳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北史魏  
宣武紀詔諸州蠲停徭役不得橫有徵發晉陽秋劉弘  
爲荊州刺史每有興發手書與郡國丁寧謹密故莫不

札樸卷八

西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感悅顛倒奔赴宋書沈攸之傳賦斂嚴苦徵發無度晉  
書何曾傳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凡此皆繇發之事  
可爲此碑作證者也  
碑云避核禁壹繇釋以核爲柅云音凡木名也皮可  
爲索又釋禁字引禮器大夫士柅禁馥按核卽柅字  
玉篇柅几屬也廣韻柅無足尊也核木名可爲箭筈  
蓋隸體借核爲柅也太平御覽禁一名柅引三禮圖  
柅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漆赤中青雲畫  
陵若華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  
赤中青雲畫陵若華飾刻鏤其足爲褰帷之形據此



則有足為禁無足為柎與玉篇廣韻相合禮器注云柎  
斯禁也謂之柎者無足有似於柎或因名云爾孔疏  
舉名故既夕禮云設柎於東堂下注云柎今之柎也  
又注特牲云柎之制如今大木舉矣上有四周下無  
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舉之柎是則遵核禁壹  
故周公制禮或因名此斯禁云柎耳  
皆禮器韓君所造者也洪氏知引柎禁而不識核字  
蓋疏於借體誤以柎字當之矣碑又云雷洗湯觚爵  
鹿粗桓凡八器雷罍也罍作雲雷象故借雷字禮器  
廟堂之上罍尊在阼釋文云罍音雷潘尼釋奠頌陳  
罍洗於阼階之左是也湯觴也說文解實曰觴又云  
觴受三升者謂之觚是也鹿角也韓詩說四升曰角

札樸卷八

去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漢角里先生一作祿亦作鹿鹿角聲相近儀禮主人  
洗角禮記舉尊角又云宗廟之祭尊者舉解卑者舉  
角是也祖卽俎字皆借體變體也  
顧諱吉日廣雅盪杯也集韻音凡或作盪盪與柎同  
音碑或借柎為盪  
潘岳馬汧督誅置壺鐘瓶無以偵之鐘卽碑之雷士  
冠禮尊于房戶之間兩無有禁注云禁承尊之器也  
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士昏禮尊于室中北墻下  
有禁注云禁所以廢無者

碑又云四方土仁間君風耀敬詠其德案土仁卽士

人隸書及古文士士無別說見武氏石闕跋論語其  
為仁之本與後漢書延篤傳作人又觀過斯知仁矣  
吳祐傳作人

碑側題名云廬城子婁氏字源不收云字金薤琳瑯  
釋作元按云卽卞字魯國有卞縣卞篆作𠄎隸作云  
俗作卞徐鉉云𠄎今作卞是也孔宙碑於云時應借  
卞為變

韓勅後碑

後碑云庫室中郎吾友武君億曰室卽室字宣十四年  
左傳屨及於室皇當為室皇漢書坐堂皇上顏注室無

札樸卷八

去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四壁曰皇是也覆謂隸體從宀之字改從宀者如宰宦  
宰寵不可枚舉論語惡果敢而室者釋文魯讀室為室  
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室中同史記作室中徐廣曰室  
一作室

晉書王浚傳及石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  
莊十九年左傳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  
皇注云經皇家前闕正義云屨及於室皇劔及於寢  
門之外則室皇近於門外當是寢門闕也

孔宙碑

孔宙碑云君諱宙字季將後漢書孔融傳父伯泰山都



尉案晉書琅邪武王伯宇子將此與季將義同英雄記  
陳留孔伯宇公緒別是一人以緒為字者廣韻伯系也  
楚詞九辨恐余壽之弗將王注將長也以將為字者系  
緒綿長之義詩湯孫之將又承系緒義季將本名伯碑  
作宙隸體相通玉篇宙或為伯九州春秋公緒名作胄  
又借胄字

此碑篆額非漢法疑後人補刻碑無額者則首行有  
標題此碑既有標題又有篆額漢無此例篆作脩體  
唐宋人筆也

張遷碑

札樸卷八

太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張遷碑書體為既且或疑後人重書非漢刻馥案古人  
書石誤則仍之李翁碑時府二字本係題名之首誤接  
年月作大字於是題名遂無時府二小字北魏高湛墓  
志痛矣長離誤書離長此在銘詞之末何難改寫而亦  
仍之既且亦誤書不復改耳書石者不盡通人難免誤  
謬故華山碑遣書佐察書銅器款識多出工師之手碑  
亦備書所為與

碑書覽作覽案蕤廟碑博覽眾文督郵班碑攬生民  
之上摻並從臨碑作臨又臨之變也續漢書盜伏於  
覽下漢書陳遵傳注作覽蓋隸體從監者多變從臨

札樸 卷八

韓詩外傳覽乎陰陽之交覽本或作臨  
雙碑作雙隸喜填滿故以三點補空

城碑作城隸體土旁加點作土又變為土曾見銅印  
文陸字土作土繆篆原與隸通

臘正之際曩讀為蔡蔡叔之蔡既思章帝詔云春秋  
重三正慎三微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止  
用冬初十月而已然則臘正非行刑時當讀為際成  
陽靈臺碑口口之際道小衰沮孔耽神祠碑初魯遭  
亾新之際

婁壽碑

札樸卷八

太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婁壽碑云律徠衡門孔彪碑餘暇徠徠徠徠卽栖遲遲  
或從尸尸古文夷字漢書揚雄傳俳徊招搖靈遲遲兮  
顏注遲音栖遲文夷反宋祁引張揖字詁云遲今遲徐  
也說文犀犀遲李翊碑棲遲不就繁陽令楊君碑徠徠  
樂志皆犀遲之變也

衡方碑

衡方碑碑陰在公案說文委下云委隨也爾雅釋訓云  
委委佗佗美也舍人云稗稗者心之美是舍人本作稗  
字

楚相孫叔敖碑



碑云楚都南郢考衛公子郢字子南是古有南郢之稱矣夢溪筆談云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據左傳楚成王使鬬宜申為商公浴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浴漢至於夏口然後沂江則郢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在渚宮下見之則渚宮蓋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江文王遷郢昭王遷都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鄴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馥案寰宇記云荊州記云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入赤湖進灌郢遂破

札樸卷八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楚則是先攻紀南而後破郢也馥謂南郢在紀南之南杜預謂郢即紀南未知所據

乙瑛碑

乙瑛置孔廟百石卒史碑云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隸釋以麟廉為人名東漢無二名隸釋非是案廉即察舉官制有廉訪使漢書多言廉得某情是也

史晨碑

史晨碑云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承做遭衰黑不代倉關流應聘嘆鳳不臻案倉即蒼省艸

隋書李德林傳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案誠書隋時猶存故所據與碑同

史晨後碑

後碑言孔瀆顏母井瀆即寶襄三十左傳自墓門之瀆入釋文瀆徐音豆傳又云乃殺子糾于生寶史記作笙瀆小宗伯大司樂注四寶即四瀆今尼山下有石寶俗稱夫子洞是也東為顏母山有顏母莊俗呼牟莊古井在焉又有魯顏莊俗謂魯源韓勅碑稱顏氏聖舅居魯親里即此也碑言於昌平亭下立會市今昌平山隔水

札樸卷八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與尼山對峙僖二十九年左傳舍于昌衍之上杜注魯縣東南有昌平城疑作亭是也碑言脩通邑中大溝韓勅碑宣抒玄汗以注水流案哀十一年左傳俟於黨氏之溝即大溝也今為曲阜南門池武君虛谷謂畔官洪氏誤釋畔官案前碑云飲酒畔官此碑亦當為官碑作官者隸體官官混淆北海相景君碑陰營陵並作營陵是也

鄭固碑

鄭固碑云先是君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七歲而天案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



玄文注云童烏子雲之子也九齡而與楊子論玄碑稱  
楊烏卽童烏宋書范泰傳楊烏孫玄實在弱齡文士傳  
桓焉坐有客爲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與碑稱楊烏  
同今寫子雲姓從手碑從木楊脩稱吾家子雲是子雲  
姓本木旁也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五引劉向疑楊別傳楊信  
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筭玄經不會子烏令作  
九數而得之又疑易祇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  
何不云荷戟入榛讀此始知烏是字而法言亦稱烏者  
猶曹孟德稱子建也漢遼西太守趙苞母爲鮮卑所得  
呼苞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威豪苞字也通鑑慕

札樸卷八

三 小李山房校刊

容寶之子會字道通寶謂衆曰道通年少豈可當專征  
之任孫策母曰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魏畧單固  
繫廷尉見母不仰視母字謂之曰恭夏晉書衛瓘母曰  
我不能舍仲寶去也隋書皇后忿然曰覲地伐漸不可  
耐覲地伐房陵王字是父母皆字其子也

桓譚新論楊子雲爲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亾其兩男  
哀痛之皆特歸葬於蜀以此困乏雄察達聖道明於  
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  
令多費而致困乏

南齊書太祖本紀王綯小字童烏

華山廟碑

華山碑云延熹四年宏農太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又  
云袁府君會遷京兆尹又云袁府君字周陽汝南汝陽  
人案後漢書侯覽傳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云云  
崔寔傳寔建寧中病卒太僕袁逢備棺槨葬具靈帝紀  
光和元年屯騎校尉袁逢爲司空趙壹傳光和元年舉  
郡上計是時司徒袁逢受計司徒當作司空蓋誤也荀  
爽傳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袁術傳術汝南汝陽人司  
空逢之子也術謂羣下曰吾家四世公輔章懷注云袁  
安爲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爲司空案延熹

札樸卷八

三 小李山房校刊

四年至光和改元凡十八年逢由太守遷京兆歷太僕  
校尉而進司空史傳皆有明徵其卒官則執金吾也其  
亭侯則襲父湯爵也袁安傳湯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  
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  
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  
議增封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爲  
三老特優禮之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  
軍印綬加號特進諡曰宣文侯此碑前賢著錄皆不及  
逢余謂建碑者逢也不可畧碑云京兆尹救監都水掾  
郭香察書京兆尹因著其世系官階於篇  
卽逢是逢立此碑 霸陵杜遷市石遺書新豐



華嶠後漢書袁安生蜀郡太守京京子陽太尉陽當  
書作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  
皆為公

王沈魏書袁紹即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為  
子馥案魏志袁術傳術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通鑑  
太尉袁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又云孫策與  
袁術書使君五世相承注云安生京京生湯湯生逢  
逢生術凡五代是紹術異產甚明王沈誤也  
蔡邕有袁逢碑李善文選注引之

札樸卷八

李山房校刊

碑云武帝思登假之道登假即陟遐韓退之黃陵廟  
竹書紀年帝王之歿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  
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歿云  
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方乃死者所以釋  
陟為死也

碑辭云資糧品物亦相瑤光案春秋運斗樞北斗七  
星第七曰瑤光淮南本經訓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  
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  
高注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  
辰撻起陰陽以殺生萬物也碑辭實出於此史記天

官書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  
均五行移節度宅諸紀皆繫於斗此又高注之所本  
也

唐公房碑

梁州記智水北智鄉山有仙人唐公房祠有碑一所廟  
北有大坑碑文云是其舊宅處公房舉宅登仙故以為  
坑焉山有易腸鼠一月三吐易其腸東廣微所謂唐鼠  
者也博物志唐公房升仙雞犬並去惟以鼠惡不將去  
鼠悔一月三出腸也馥案續漢郡國志漢中郡褒中注  
云有唐公防祠神仙傳仙人李八百者欲授唐公房仙  
術乃為作傭客

札樸卷八

李山房校刊

孟郁堯廟碑

成陽堯廟碑濟陰太守河南偃師孟府君諱郁字敬達  
後漢靈帝紀熹平六年河南孟穢為太尉注云字叔達  
馥案穢郁古今字敬叔形近史譌作叔

石門頌

楊君石門頌遵尋弗前隸釋云尋即礙字案廣韻尋五  
漑切引釋典无尋也南史注與礙同陳書永定二年幸  
大莊嚴寺設無尋大會天嘉四年設無尋大會於太極  
前殿梁書大同三年幸長干寺設無礙食馥謂尋尋並



當依碑作尋

梁書中大通元年與駕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  
陳書永定元年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無遮  
大會無遮即無尋遮尋皆過止義

楊震張壽二碑

楊震碑長子牧富波侯相案東觀漢記光武封皇考姊  
子周均為富波侯張壽碑遷竹邑侯相案彭城靖王子  
阿奴封竹邑侯

夏承碑

夏承碑藝字從幸案王元賓碑口心藝術張表碑雅藝

札樸卷八

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攸載孔蘇碑經通一欵皆從幸丁魴史晨張壽陳球張  
遷景君堯廟諸碑變作圭未有從幸者此蓋重刻譌謬  
與約紹同也說文執艸木不生也執當為執不生當為  
才生木部楸或從執火部執從執徐鼎臣謂說文無執  
字當從熱省聲是戴假髯而席武安矣

孔蘇碑

孔蘇碑云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為漢制作韓勅碑孔子  
近聖為漢定道史晨碑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  
麟為漢制作許沖表深維五經之妙皆為漢制班固典  
引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宏陳論衡程材篇董仲舒

札樸 卷八

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

子制作垂遺於漢春秋說云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

天變為漢帝制法陳敘圖錄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受

命而制作西狩獲麟知天命去周赤帝方起麟為周匹

之異漢興之瑞公羊解詁云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

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

采者庶人然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為薪

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

也言獲者兵戈文也漢言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又云

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

札樸卷八

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繼大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覆案碑及諸書出  
於中候演孔圖視大聖人之大經大法等諸後代術士  
作為豈不誣哉

班彪王命論是故劉氏承堯之族氏族之世著於春

秋班固漢書贊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

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出

奔秦後歸於晉其處者為劉氏賈逵上言左氏與圖

讖合明劉氏為堯後因見信用范蔚宗謂賈逵能傳

會文致最差貴顯是也  
北海相景君碑



景帝碑云守郡益州路遐孽親躬伯隸釋誤遜讓案碑借伯為迫漢高帝以柏人為迫人聲相近也王莽傳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碑意亦如此

魏元丕碑

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篆額歷城郭敏磐得之案隸釋存五百一十三字今存四百九十五字俗手裝背剪斷

七字包郡德隄倒置一字隸釋闕載者七字遊豎類

誤釋者二字牧碑云僊去仕晉借僊為遷又云平原

曹錡即程字又云西羌放動餘類未斬拜涼州刺史又

云羸戎賓服干戈戢戢按後漢書桓帝紀延熹四年先

札樸卷八 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當煎羌寇武威西羌

傳建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今以紀傳證之於碑元

丕隸官當在延熹以後又案段熲傳熲被徵下獄朝廷

後知為涼州刺史郭闕所誣詔問其狀事屬延熹四年

碑言訓咨羣寮惟德是與蓋元丕繼闕為刺史後乃辭

疾家居卒於光和四年也

曹全碑

曹全碑云巴郡胸忍令張納功德敘西嶽華山亭碑雍

勸闕亦作胸忍漢地理志巴郡胸忍縣小顏音劬郡國

志同晉地理志作胸忍後漢書吳漢傳作胸忍徐鉉說

文新附胸字云胸忍蟲名漢中有胸忍縣地下多此蟲因以為名从肉旬聲考其義當作潤蠢如順切忍字云胸忍也尺尹切三國志注引英雄記屯胸忍裴音云上蠢下如振反戴侗六書故云蚯蚓古謂胸忍又謂曲蟾蚯蚓曲同聲馥案玉篇肉部無胸忍字其為俗作無疑顏戴與碑合徐裴謬也

黃生義府曰地理志巴郡胸忍縣顏音劬郡國志亦

作胸忍惟吳漢傳作胸忍又引十三州志音蠢閩詳

此為蟲名本方言無忍字其忍從肉旁乃因胸字誤

加耳十三州志音譌後漢注兩存之尙得闕疑之意

札樸卷八 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徐鉉竟誤作胸字附入說文又誤從孫氏音作胸如

順切忍尺尹切按嘉話錄瓊州地名胸忍胸忍是蚯

蚓也上音屈下音忍據此則蚯蚓乃胸忍之轉音當

以顏注為定審矣

李濟翁資暇集作胸忍李巽巖胸忍辨引杜氏通典

作胸忍音潤蠢皆謬

碑云重親致懽曹景完案東漢多以七言作標榜語

於句中為韻如枯容碎軀有都膚折爪落髮有接骨

問事不休賈長頭送五經紛綸井大春丹五經縱橫

周宣光舉五經無雙許叔重慎厥德仁明郭喬卿賀

五經無雙許叔重慎厥德仁明郭喬卿賀

續修四庫全書第 12 版反內



關東觥觥郭子橫憲 關中大豪戴子高良 後進領袖  
 有裴秀難經伉伉劉太常愷 解經不窮戴侍中馮 殿  
 中無雙丁孝公鴻 避世牆東王君公德行恂恂邵伯  
 春訓 五經復與魯叔陵平 道德彬彬馮仲文豹 萬事  
 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廣 桴鼓不鳴董少平  
宣 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丹 不畏強禦  
 陳仲舉九卿直言有陳蕃天下模楷李元禮膺 關西  
 夫子楊伯起震 說經鏗鏘楊子行政 素車白馬繆文  
 雅斐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黃字冲嘏 洛中英英  
 荀道明圖 殿上成羣許偉君寔 天下清苦羊興祖續

札樸卷八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入細李普濟能賦能詩陽休之日下燦爛有裴漢五  
 經無對有陸义上殿不下有賀雅人中爽爽何子朗  
 以計代戰一當萬疑然稀言江應元盛德絕倫邠嘉  
 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  
 德仁此皆沿襲東漢之舊習者

李君殘碑

漢故李君之碑篆書有額有穿其文僅存六行闕下段  
 李君諱昭字伯明其先富波人拜郎中遷雒陽長史換  
 犍為元初五年卒褚峻金石錄補遺云碑在寶雞縣西  
 二十里雍正乙卯訪得之再往不見蓋為人所毀馥案

札樸卷八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銘辭俾李君自非門生故吏所立其先隸富波後有遷  
 徙故碑在寶雞世人因不見著錄遂疑其偽考漢篆多  
 兼隸體如波作幟行作行假使偽作自必謹守偏旁何  
 敢出入漢碑凡於穆於樂於我並作於此作于我更非  
 偽筆矣

造橋碑

蜀郡屬國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云荷杜仁又云荷賊  
 曹掾杜仁又云荷吏代誦案荷即苛蓋稽察之吏都鄉  
 正衛彈碑吏無荷擾之煩亦以荷為苛

魯峻石壁畫象



魯峻畫象有鈴下有鮮明騎案通鑑庚冰至浙江蘇峻  
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泝流而去又云呂布遣  
鈴下請紀靈等注云鈴下卒也在鈴閣之下有警至則  
掣鈴以呼之因以為名續漢志五百鈴下侍閣門闌部  
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晉書楊方傳初  
為郡鈴下威儀程大昌續演繁露云鈴下威儀殆今典  
容之吏續漢志又云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又云黃綬  
武官五百文官辟車又云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  
皆帶劔棨戟為前行又云大使車立乘駕駟從伍佰瓌  
弩十二人辟車四人案鮮明騎謂騎吏辟車謂頭踏孟

札樸卷八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子行辟人可也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避注云若今  
卒辟車之為也漢書辛慶忌傳慶忌性好與馬號為鮮  
明成二年左傳辟女子杜注使避君成五年左傳晉侯  
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釋文辟重之辟匹亦反  
曰辟之辟音避

郭巨石室畫象

郭巨畫象船上人持竿舉鼎繫紉兩耳分牽之一耳脫  
案藝文類聚引南越書臨安縣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  
則見刺史劉道錫嘗使人繫其耳而牽之耳脫而鼎潛  
既而執紉者莫不疾耳蓋尉佗之鼎覆謂此事與畫象

相類但近事不入漢畫武虛谷云水經注周顯王四十  
二年九門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見於斯水始皇使數  
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  
龍齒齧斷其系今畫象左旁一龍蜿蜒仰噓其上耳  
已折與此事合又一石畫車落水中案隱三年左傳齊  
鄭盟於石門鄭伯之車僨於濟杜注既盟而遇大風傳  
紀異也正義云車踣而入濟是風吹墜濟水非常之事  
覆謂畫者象此事也

孔子見老子畫象

隸續言孔子見老子畫象人物七又言老子車後一人

札樸卷八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回首向外今觀石本共九人向外一人之後又有向內  
二人乃知洪所見非完本老子後一榜原無字亦非漫  
滅宋君葆淳云洪言中間復有一雁非雁也漢畫多以  
鳥獸補空如武祠畫象專諸朱明妻孝孫父其上各有  
鳥無鹽醜女義將羊公其上各有獸是也

武祠畫象

武祠畫象標榜云子騫衣寒御車失極案極即筆猶遊  
作槌也公羊釋文負筆本又作極梁書何思澄傳擬莊  
周馬樞其文甚工陳書始興王叔陵傳出其典籤親事  
仍加鞭樞其字並從木又一標榜魯莊公案孫叔敖碑



莊王置酒以爲樂莊變艸爲之莊又變之爲疒王純碑  
徹衣易疾洪氏謂卽裝字

伯瑜泣杖象

黃小松司馬拓寄韓伯瑜泣杖象案隋書梁彥先傳有  
滄陽人焦通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先弗之罪將至  
州學令觀於孔子廟於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  
母力弱對母悲泣之象通遂感悟既悲且媿後改過勵  
行卒爲善士馥謂圖畫以示觀省此可徵其效矣

武氏石闕

札樸卷八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武氏闕在嘉祥縣武宅山黃小松司馬搜得之按後漢  
書桓帝紀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武班碑二月辛巳朔  
此闕三月庚戌朔蓋承二月小月也綏宗名梁官從事  
有碑開明不詳何名官吳郡府丞見其子榮碑宣張名  
班官敦煌長史有碑開明之元子榮之兄也宣張卒於  
永嘉元年其碑先闕十日立與闕同時起工故闕文牽  
連及之闕云曹府君察舉孝廉卽碑州郡貪其高賢闕  
云除敦煌長史卽碑到官之日癘吏士哮虎之怒薄伐  
云云闕云士女癒傷碑亦云士女悽愴也闕文載金石  
錄某歿誤作云歿隸釋謂開明爲其兄立闕今詳闕文

乃開明兄弟四人爲父立者若爲兄立則始公何以稱  
孝子乎

闕云士女癒傷又云仕濟陰皆以士爲士史晨奏銘  
百辟卿士鄭固碑弱冠仕郡吏孔宙碑告困致休亦  
然蓋古文士士通借盪和鐘以士爲士牧敦以士爲  
士襄公九年左傳相士因之竹書及世本作士尙書  
呂刑有邦有士史記作士詩周頌保有厥士卽厥士  
周禮大司徒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注云或謂歸於圖  
士呂覽任地篇子能吾士靖而咧浴士乎高誘注士  
當爲士韓勅碑四方士仁隸釋云卽士人妻壽碑太

札樸卷八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常博士卽博士又馬江碑仕喪儀宗靈臺碑魚師衛  
仕此則以仕爲士矣

漢石經魏三體石經

范氏後漢書以三字石經爲漢刻洪氏隸釋力辨其誤  
然襲范說者爲多北史劉芳傳昔漢氏造三字石經於  
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在質焉此亦以漢爲三字江式  
傳左中郎將陳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  
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又  
云陳留邯鄲淳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  
體復宣此則以三字屬魏矣



唐書鐘傳傳彭玕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十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案隸釋所載漢石經未審即玕募求者抑玕未之見耶

魏上尊號碑

魏上尊號碑云宜蒙納許以福海內欣戴之望今本隸釋作福祿之福顏氏匡謬正俗云副貳之副字本為福從衣畱聲張平子西京賦仰福帝居東京賦順時服而設福傳寫譌舛衣轉為示讀者便呼為福祿之福失之遠矣馥案裴松之魏志注載獻帝冊魏王詔曰王其速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語意正與碑同漢

札樸卷八

美

小李白房校刊

隸分韻屋部福字外有從衣之福注云魏臣奏蓋隸釋元從衣寫誤也史記龜策傳邦福重寶徐廣音副尹宙碑位不福德武榮碑爵不副德借副為福申鑒政體篇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亦當從衣廣韻福敷救切衣一福收入屋部者誤

左傳復陶釋文云復音服一音福馥謂福亦當從衣碑云伏讀詔書於邑益甚於邑即於悒說文於鬱也悒不安也故碑又云大夏必鬱邑於會稽之山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服綈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悒張衡思元賦愁鬱悒其難聊楚辭心鬱悒余侘傺又

云長呼吸以於悒太史公報任安書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續急就篇建號垂統解鬱悒王應麟注昔之鬱結憂悒者今皆紆解也曹植求自試表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詩澤陂傳云悒悒猶悒悒也先鄭注考工記蛎讀為悒邑之悒吳質答東阿王書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悒邑者也通鑑殷仲文悒悒不得志又宋廢帝謂左右曰我即大位以來未嘗戒嚴使人邑邑隋文帝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或作歎吧謝朓碎隋王箋岐路西東或以歎吧

札樸卷八

美

小李白房校刊

魏王基碑

武虛谷見魏王基殘碑案後漢書鄭康成傳其門人東萊王基章懷注云基字伯興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魏志基本傳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元舊說而基據持元義常與抗衡云云初不言為鄭之門人基卒於景元二年七十二其生當在初平元年鄭以建安五年卒基時十一歲即已列鄭門耶晉書景帝紀正元二年帝遣荊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文帝紀甘露四年夏六月分荊州置二都督王基鎮新野州泰鎮襄陽碑但云遷荊州刺史至與州泰分鎮則未



言及鄭袤傳司空王朗辟袤為掾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咸至大位有重名劉毅傳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太常鄭袤舉博士此二事又可補碑與本傳之闕

晉孫夫人碑

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之碑隸書在新泰縣官山之陽額無太守姓據碑夫人在羊氏知為羊姓碑言父位列卿封亭侯為吏部尚書案盧毓傳毓為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碑又云舉侍中管寧傳侍中孫邕薦寧馥謂邕歷官與碑同疑為夫人父

札樸卷八

表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魏文帝典論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據此知邕為濟南人碑稱濟南孫氏是也鮑勛傳帝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案碑言父為勃海太守不云陳留惟此小異碑稱長沙人桓伯序伯序即桓階階序義合故以表德本傳作伯緒張纘南征賦桓伯緒之匡濟皆借緒字碑云昔臧武仲先犯齊壯不令與已邑案左傳齊莊公將為武仲田與之言伐晉武仲以鼠為喻遂不與田碑指此事諡法武而不遂曰莊此莊字寫誤本作壯通鑑北周諡楊敷曰忠壯胡注引諡法武而不遂曰壯歷考漢之趙充國常惠蜀之關

羽魏之曹休桓階許褚張郃龐德徐晃文聘州泰晉之胡奮王遜北魏之楊播宋之王鎮惡下天與劉康祖劉靈遺梁之王神念裴之橫康絢張齊曹景宗北周之崔說隋之張定和李崇馮慈明見新唐書唐之劉感王同皎並諡曰壯是知齊莊當為齊壯嚴訢碑兆自楚壯謂莊姓出於楚莊王漢諱莊故改稱壯晉無所諱而碑作壯自非莊之借字矣

姚萇諡苻堅曰壯烈梁王譽即皇帝位諡邵陵王綸曰壯武

晉士弱字莊伯當是壯伯合於退名進字之義檀弓

札樸卷八

表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衛有太史柳莊漢書人表作柳壯

釋文

夫人濟南孫氏之中女也實曰闕姬其闕姓闕別闕族遂以為氏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以儒雅稱世濟其休夫人少有淑質純靜不闕寬仁足以容眾明敏足以辯物九歲喪母少為父所見慈撫終喪哀毀坐不易位闕有隱括傳母之訓闕以加焉父時未闕繼室長沙人桓伯序有寡妻伏氏魏文帝以用妻之伏氏年少有國色然非所好而顧違尊闕莫之能定夫人謂父曰何不闕嘗同寮辭之父意乃寤文帝



詔報關曰生敬其人死辭其室追遠敬終違而得道者也父悅入謂關曰昔臧武仲先犯齊壯不令與已邑今我不犯尊而獲優詔同歸殊途關代伯序為侍中父為侍郎此為同寮故夫人關父為勃海太守十餘年政化大行孤寡關時夫人見關家止父令留而謂之關而退雖天之道然事君不懟關能關為吏部尚書多關老成先帝舊臣舉關忘君關舉君為侍中關過窮關情為人所異皆此類也夫人在羊氏關有關度承上接下眾皆悅之任城非關生夫人由此關師孝關之謙勤戰戰臨深此念不關是以舅姑嘉

札棧卷八

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其淑婉娣姒關其德音關人為婦卅餘載言無口過無怨惡故也關慈關下惟詩人刑于之言瞻前關率由弗違以御于家邦終始以孝聞關夫人之關子關期弘將關幸早亾子孫皆仁厚振振有麟趾之化皆關義關十二月甲申關嗣子迅哀懷永絕關追惟關六關歎曰古者鐘鼎關所以章君之令德也又有號諡亦關我先妣關不朽可沒而無稱故於是乃追而關之辭曰奠乎文母于我夫人潛神內識關不彌綸和樂色關八關問日新喪難引多仍羅關遺孤辟踊靡及曰古關以告哀關下並

西門豹碑

西門君之碑頌篆額有陰在彰德府西門豹祠內石已漫滅無立碑年歲文有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州牧宗室清河王岳案北齊書文宣紀天保元年詔封宗室高岳為清河王岳本傳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州牧五年加太保碑不稱太保是在五年以前碑陰題名云散騎常侍趙郡王州都勃海高關案高琛封南趙郡公歿後至天統三年以子獻追贈趙郡王此碑闕處乃獻名非琛也獻傳云顯祖受禪進封爵為南趙郡王遷散

札棧卷八

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騎常侍二年出為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三年加儀同三司碑不言儀同是在三年以前又一行云彭城縣開國公州都魏元韶案元韶魏孝莊之姪襲封彭城王天保元年降爵為縣公以三人歷官考之碑立於天保二年也史言齊主以旱祈雨於豹祠不應毀之時為陳永定二年在立碑以後豈祠毀而碑未仆邪

高湛墓志

同年德州封君大受有北魏高湛志石志云勃海滌人也滌與脩聲相近周禮司尊彝凡酒脩酌鄭注脩讀如滌是也郡國志勃海郡脩縣故屬信都地理志信都國



脩縣顏注脩音條周亞夫傳封條侯顏注縣在勃海地  
理志作脩字其音同爾劉衡碑除薛令詩嘆其脩功臣

表亞夫紹封脩侯顏注脩讀曰條馥案地理志勃海無

脩縣有脩市縣應邵音條亞夫所封乃脩縣非脩市顏

不稱信都而屬勃海誤矣蓋脩縣至後漢始隸勃海故

此志以滌屬勃海晉書地理志勃海有脩縣元和志云

本漢條縣晉改條為脩案惟亞夫傳作條功臣表已作

脩字漢蔡湛頌蕭條而雲消蕭條即蕭條也

志稱驪驤將軍驪字從馬余在洛陽得銅印文曰驪

驤將軍章案魏書世祖紀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餘

札樸卷八

望 小李山房校刊

頌下遠近永為楷式驪亦新字也

齊鄉黨舉孝義碑

泗水縣有大齊鄉黨舉孝義碑案姓譜後秦姚弋仲將

賞耐虎吳越春秋甘蜜百黨變賞為黨金黨懷英書姓

亦作黨鄉黨俗亦作黨

鄭道昭摩崖二刻

萊州掖縣雲峯山平度天柱山俱有鄭道昭摩崖刻其

父義墓表傳曰文公案通鑑義為西兗州刺史在州貪

鄙及卒尚書奏諡曰宣詔曰蓋棺定諡激揚清濁故何

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賈充有勞直士謂之荒公義雖

宿有文業而治關廉清尚書何乃情違至公愆違明典  
諡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諡  
曰文靈馥案表但傳文竟削靈字皇皇詔語孰不聞知  
豈子孫所能掩飾者哉

小鄭公雲峯山尋舊迹摩崖

北齊光州刺史鄭述祖登雲峯山尋父道昭舊迹賓僚  
記其事以隸書刊山光州今萊州雲峯山在城南道昭  
先為光州述祖復臨其地父子有惠政州人歌之曰大  
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對父故傳小也

碑云述祖魏大鴻臚卿北豫州刺史司空嚴祖之第三

札樸卷八

望 小李山房校刊

弟仲兄豫州敬祖叔弟光州遵祖季弟北豫州順祖案  
魏書鄭義傳義子道昭道昭子嚴祖敬祖述祖遵祖順  
祖悉與碑合但傳言敬祖著作佐郎不及豫州順祖太  
常丞不及北豫州史之闕也碑言隨父時年始十一及  
為光州指雲峯山曰此山是先君所名其中大有舊迹  
遂率僚佐同往對碣觀文發聲哽塞臨碑省字興言淚  
下次至兩處石詩之所對之號仰哀纏左右悲感傍人  
北齊書本傳云初父為光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  
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  
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



羣僚馥嘗登雲峯山見白雲堂舊址在山陰大石板上  
惟破石不復見所謂對碣臨碑謂破石也碑又言石詩  
年久賓從莫識公曰當是與道俗十餘人論經書者馥  
案山有五言詩二石一觀海一論經俱在白雲堂北所  
謂兩處石詩也碑又言此處名曰山門左關上有九仙  
之名馥案山有大書三處一曰雲峯山之左關也一曰  
鄭道昭之山門也一曰此山有九仙之名即碑所云也  
碑又言山南卅里有天柱山亦是先君所號山陽先有  
碑碣東北一十二里大基山四峯之上鐫記不少馥案  
天柱山在平度州有道昭刻其父墓表後復刻於雲峯

札樸卷八

醫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山偁先刻為上碑後刻為下碑大基山今名道士谷道  
昭會為道士服來往其間述祖披鹿皮裘從游州人呼  
為道士郎君碑又云雅好琴文本傳偁其能鼓琴自造  
龍吟十弄是也碑又云滄瀛莫趙懷克行正得十州刺  
史案北史云前後行瀛殷冀滄趙定六州事正除懷克  
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懷趙三州刺史此皆可補本傳  
之闕也

釋文

大齊河清三年五月廿四日使持節都督光州諸軍  
事 闕 州大將軍儀同三司光州刺史鄭述祖字恭文

即魏鎮北將軍秘書監青光相三州刺史文恭公榮  
陽道昭之子魏大鴻臚卿北豫州刺史司空 嚴祖  
之第三弟先君之臨此州也公與仲兄豫州敬祖叔  
弟光州遵祖季弟北豫州順祖同至此鎮於時公年  
始十一雅好琴文登山臨海未嘗不從常披鹿皮裘  
于此州人士呼為道士郎君及長官歷司徒左長史  
再履尚書三為侍中滄瀛莫趙懷克行正得此十州  
刺史公之所撫莫非大蕃言及光部恒所欽羨只為  
前蹤誠所願也便以此夏斯願方遂忻慰登途若歸  
桑梓入境歎曰吾自幼游此至今五十二年昔同至

札樸卷八

醫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者今盡零落唯吾一人重得來耳於是懷感殆不自  
勝因南眺諸嶺指雲峯山曰此山是先君所名其中  
大有舊迹未幾遂率僚佐同往游焉對碣觀文發聲  
哽塞臨碑省字興言淚下次至兩處石詩之所對之  
號仰彌深彌慟哀纏左右悲感傍人雖復會問之誠  
詎能過也但石詩年久字皆癯落賓從尋省莫能識  
之公乃曰此時吾雖幼小畧嘗記 闕 此當是與道俗  
十餘人論經書者遂口持百餘言諸人聞此乃共披  
拂從首及末無一訛舛父之方昇于此此處名曰山  
門左關仍仰觀斯峯曰此上應有九仙之名即遣登



尋果如所說此山正南卅里有天柱山者亦是先君所號以其孤上千雲傍無巉巖因以名之其山上之陽先有碑碣東關石室亦有銘焉從此東北一十二里大基山中復有雲居館者亦是先君所立其四峯之上鐫記不少悉有誌錄殊復可觀今因游此關二彼竟異共考關迹永關沒者矣

隨造橋碑

隨開皇六年兗州高平縣石裏村仲思那等四十八造橋之碑水經注泗水又南徑高平縣故城西洸水注之案高平故城在今鄒縣南石裏村在縣西南五十里村

札樸卷八

吳小李山房校刊

臨白馬河卽洸水此碑爲洸水造橋也碑言漏佛兩坎謂碑首多深刻佛像而卽滿字漏謂佛身彫鐫通透月令其器疏以達卽注器疏者刻鏤之象碑又云剋已精誠汰尸毗之救鴿案洛陽伽藍記惠生西行七日渡大水至如來爲尸毗王救鴿之處吳越錢忠懿王金涂塢鏤尸毗王割肉餵鷹救鴿像卽此事也

札樸卷八

山陰 李信



札樸第九目錄

鄉里舊聞

爭門

奄里

蕃縣

龍門

車輿冠履

負郭田

侍翰林

沂泗交流

平原郡鄒平縣

剛城

明湖

趵突泉

歷山

千佛山

鄒山嶧山

固山

札樸卷九目錄

龍山

女郎山

豹子崗

祈水

嶮水

湖上

甸橋

高梧橋

魯城雙闕

雲壇

眾

防嶺

古夫于亭

左丘明墓

宗聖侯

樂舞

正身

火麥

稽桑

蟲不逾朔



麥重秀	桑戟
白石	魚梁
彈子渦	鯨魚
絳	苗
魯相	白馬
江豬過河	五大夫松
泰山高四十里	义灰
鹽盆	鼻具
戶	赤荳
柳圈	主券
札樸卷九目錄	
細線	阿
麥飯麥粥	寒粥
麩	麵糊
科斗	梅
醱酒	鹹案
起麪餅	篠
楷	榆
杏	探
青皮梨	黃背草
六月菊	地壤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銅蟹	烏劍卵鮑魚子魴鯉乾
鮑魚	雖
荳蓮子	篇莢
憨飽	牛牛
鴿	紅姑娘
蟻蚌	春姑姑
阿蘭	結羊
凍	翼
偏髦	寒毛
錢幕	細
札樸卷九目錄	
淹纏鬼風流腫	鋪
先聖墓碑	孔彪碑
乙瑛碑	孔文舉碑
劉衡碑	兒寬碑
鄭康成碑	范式碑
燕許二頌	孔氏
顏氏	桂氏
馥字	身體
飲食	服飾
器具	禾稼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疾病

雜言

名稱

札樸第九目錄終

札樸卷九目錄

四

小字山房校刊

札樸第九

鄉里舊聞

曲阜 桂馥

未谷



爭門

公羊傳魯爭門當為淨門蓋以水得名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案淨水發於故魯城東北之五泉流經夫子墓前西南入沂俗誤以為洙水又呼泥河此水甚小自春秋至今不涸猶洛陽城中之狄泉也

奄里

皇覽奄里在魯城內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

札樸卷九

小字山房校刊

之地寰宇記曲阜縣奄中續漢書郡國志云古奄國史記云從郭出魯奄中張茂先云即魯之奄里字或作淹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蘇林曰里名也馥謂魯自有奄里非商奄之國鄭注書序謂奄國在淮夷之北不言在魯城內案帝王世紀云皋陶生於曲阜曲阜偃地故帝賜姓曰偃然則偃即奄豈偃奄同與

蕃縣

左傳釋文引白襄魯國記云陳子逸為魯相蕃子也國人為諱改曰皮

龍門



春秋感精符強傑並侵戰兵雷合龍門溺駿宋均注云龍門魯地名也時齊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溺駿馬

車輿冠履

東觀漢記上賜東平蒼書曰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負郭田

高士傳顏回有郭外田六十畝足以供饘粥有郭內圃六十畝足以供絲麻

侍郎林

曲阜城東有顏氏族葬之域呼曰侍郎林叩以侍郎為

札樸卷九

二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誰則漫舉顏之推按之推不葬於曲阜此誤也侍郎者石南語轉耳任昉述異記云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南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之木然則當時有石南之異故呼石南林後譌為侍郎林也此地正在古城中與任說合但任以為顏回墓亦誤回不得葬魯城中今防山之陽有回墓任所見即今之侍郎林而以為回墓矣

沂泗交流

吾邑沂水徑南門西注論語浴乎沂是也至滋陽城東金口壩入泗隋書薛胄傳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

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胃遂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利益淮海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克渠馥案今沂泗合流經滋陽城南轉而西注前明架石橋以便行旅石橋東南苑莊程邨一帶周回五六十里地皆窰下即大澤矣

平原郡鄒平縣

通鑑隋大業七年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注云鄒平縣宋所倚置平原郡縣之地隋開皇十八年改名鄒平時屬齊郡案煬帝改德州為平原郡而鄒平實隸齊郡不屬平原蓋隋之平原與宋之平原幅員不同

札樸卷九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剛城

魏書地形志東平郡剛縣前漢屬泰山郡後漢屬濟北郡晉曰剛平後改治剛城案今泰安寧陽之間有剛城故城水經注濕水下云于延水又東徑岡城南史記蔡澤傳號為綱城君

明湖

濟南明湖乃歷水陂在城東北隅今皆目為湖矣前人賦詩城與湖並括閭古古云一望樓臺水半城王漁洋云荷芰扶疎水半城顏幼客云月上秋城煙滿湖余亦有句云城外青山倒入湖劉少宣云舟行著色屏風裏



人在回文錦字中雖不言城亦佳

趵突泉

林古度題趵突泉云動中存至靜平裏得全奇邵瑄哇云倒翻廬阜瀑長湧浙江潮張雲莊云平地忽堆三尺雪四時長吼半空雷

歷山

歷城有歷山舜廟附會無徵之說也魏書太宗紀至廣甯登歷山祭舜廟而地形志又言歷城有舜山祠

千佛山

濟南千佛山石崖多佛像此齊梁人所為也通鑑魏景

札樸卷九

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明初世宗命宦者白整為高祖及文昭高后鑿二佛龕於龍門山永平中劉騰復為世宗鑿一龕北齊主鑿晉陽山為大像馥謂愚民仿效競鑿山像佛以求祿利青兗諸山皆有之但不及此山之多爾

鄒山嶧山

魏書地形志魯郡鄒縣有嶧山鄒山分鄒嶧為二山案水經注魯國鄒山即嶧山通鑑李孝伯曰鄒山之險君家所馮前鋒始接崔邪利遠藏入穴注云鄒山多石穴土人謂穴為嶧相率入保藏以避兵此亦言嶧即鄒山哀七年左傳邾衆保于繹注云繹邾山也在鄒縣北

固山

歷城西南六十五里有固山案晉書邵續傳續遣子存及文鴛屯濟南黃巾固即此山乃濟南之咽喉也

龍山

蘇長公詩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案于欽齊乘云東平陵城在濟南東七十五里鄆國古城在西南龍山鎮相對此即蘇詩之龍山也在宋為鎮今但傳龍山在歷城章丘之間

女郎山

章丘縣西北有女郎山余每與邑人登眺觴詠案魏書

札樸卷九

五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地形志濟南郡平陵縣有章丘城女郎山祠

豹子崗

蘭山縣有高山俗呼豹子崗即抱犢也通鑑淮北民桓磊碑破魏師於抱犢固注引魏收志蘭陵郡承縣有抱犢山馥案相傳有人抱犢登其巔結庵獨居犢大耕以給食有田有泉無求人世亦小桃源也

祈水

費縣有祈水土人呼之聲如崩案春秋左氏經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祈社注祈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馥謂水與邑同名詩祝祭于祈說文引作繫土人



之音有自來矣

嶮水

寰宇記曲阜縣嶮水在縣北四十二里源出九山東南流入洙水馥案洙水已絕今入泗水鄉人莫知其為嶮水也九山亦呼九龍山成二年左傳齊侯圍龍史記晉世家齊伐魯取隆索隱引劉氏云隆卽龍也魯北有隆山

湖上

曲阜縣治東三十里有地名湖上其地無水不應有湖湖當爲鄆玉篇鄆魯地名

和樸卷九

七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旬橋

鄆縣曲阜之間有地名旬橋案集韻洩水在魯當卽洩水之橋因以得名

高梧橋

滋陽西北三十里有水梁曰高梧橋案通鑑朱全忠遣其將朱友恭圍兗州朱瑄自鄆以兵糧救之友恭設伏敗之於高梧注云高梧卽春秋魯國之高魚杜預注曰高魚在東郡廩丘縣東南續漢志廩丘有鄆城高魚城馥案魚吾聲相近成十八年左傳西鉏吾釋文云吾音魚史記河渠書功無已時今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阿

有魚山或者是乎漢書溝洫志吾山水經注作魚山哀帝紀鄆鄉侯蘇林曰鄆音魚晉語瑕豫之吾吾注云吾讀如魚列子黃帝篇魚語女張注魚當作吾

魯城雙闕

史晨碑望闕式路虔踞案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

雩壇

吾邑沂水之南壇上有石刻曰舞雩壇蓋因論語附會耳南齊書禮志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觀禮設方明之祀爲壇高四尺雩祭五帝粗可依放馥以舊壇高大

和樸卷九

七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定非雩壇蓋魯侯郊祀之壇也

眾

泗水有淵在今陳家寨秋冬之際漁人投木枝以聚魚施罾圍而取之淮南說林訓釣者靜之罾者扣舟高注罾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也

防嶺

曲阜城西十六里地名防嶺邑人傳爲防山之嶺案防山去此四五十里實不相蒙其地亦無山嶺而邨南有已洄之洙水村人每掘得鐵舟具蓋洙岸有防高起故



呼防嶺詩遵彼汝墳墳大防也

古夫于亭

長山為漢之於陵其地有夫邨即齊之夫于邑漢於其地立于亭杜氏左傳注及郡國志皆云於陵西北有于亭是也新城王尚書題其晚年之詩曰古夫于亭稟馥謂古有夫于邑無夫于亭漢亭名于不名夫于

左丘明墓

今沂州有左丘明墓誤也魏書地形志東平郡富城有左丘明冢

宗聖侯

札樸卷九

八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魏修孔子廟碑云命孔子廿一世孫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魏志武帝紀初置名號侯文帝紀黃初二年封孔羨為宗聖侯馥謂宗聖即名號之一也

樂舞

吾邑夫子廟庭凡大祭樂作有舞人左執籥右秉翟謂之樂舞學使每試取樂舞四人入學馥謂當稱籥舞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翥籥鄭注所謂籥舞也檀弓萬入去籥注云籥籥舞也宣八年春秋萬入去籥公羊傳籥者何籥舞也

正身

曲阜孔廟掌門戶掃除人謂之正身案漢官舊儀宦者及郎署長各顧門戶擇官奴赤幘部領作者掃除曰正

火麥

青州小麥有一種早熟者俗呼火麥案火當為裸集韻青州謂麥曰稞

信按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仲夏之月大火見于南方正午之位今吳越間以夏令打菜子去油以滓為餅曰火餅蘇之太湖蟹社湖洪澤湖凡夏月出魚皆曰火魚今日火麥者亦疑初夏耳方言燥火也郭璞曰楚語轉也皆此意也

札樸卷九

九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稽桑

鄉人謂桑無甚者為稽桑案王楨農書荆桑多甚魯桑少甚此地氣之殊也馥謂魯人不知魯桑猶越人不識檇李當為檇也

蟲不逾朔

萊州秋稼生雜色蟲長寸許首皆向上時在六月望後老農云此蟲壽盡月杪不能逾朔余於晦之前二日往視首皆向下閱日再往不見一蟲矣望前數日多西南風動蟲生皆矣

麥重秀



余官長山時春霜殺麥富農皆拔去別種秋苗貧者束手待之後乃重秀案南齊書武帝紀永明四年臨沂縣麥不登刈為馬芻至夏更苗秀此皆老農所宜知者

棨戟

吾邑孔子廟大成門舊列二十四戟有衣漢書何奴傳有衣之戟曰棨顏注以赤黑繪為之項安世家說棨戟及也以赤油韜之亦曰油戟馥案玉篇棨戟衣也當作棨戟

白石

少昊陵前大道之南有白石案他石上其底有刻文乃

札樣卷九

小亭山房校刊

大中祥符奉敕安玉石聖像諸官題名所謂玉石聖像蓋景靈宮之像後人因在少昊陵前又刻金天玉鈕四字於石側白石惟萊州有之非吾鄉所出考容齋三筆云大中祥符間姦佞之臣罔真宗以符瑞大興土木之役凡役工日至三四萬所用有鄭淄之青石衡州之碧石萊州之白石然則此石乃自萊州運致者計程千里矣

東阿出石版有文理中作几案俗呼花版石魏志高堂隆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穀城即東阿文石謂花版

魚梁

嘗過嶧縣見水中石堰空中為關水出關折而斜下對關設坎魚順急流奪關必陷於坎人呼為梁子按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為關以符承其空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注云梁絕水取魚者詩有狐在彼淇梁傳云石絕水曰梁谷風母逝我梁母發我笱傳云梁魚梁笱所以捕魚蓋梁子即魚梁今廢笱為坎也隋煬帝攻遼東城造布囊百餘萬口貯土欲積為魚梁大道言築道似魚梁也

彈子渦

札樣卷九

小亭山房校刊

蓬萊閣下海中有白石大者如鴿卵小者如雀卵人多取以鋪地或砌壁用之不盡即東坡所云土人謂之彈子渦也其仇池石詩云藉以文登玉自注云以登州海石如碎玉者附其足馥案此即彈子渦白石坡詩所云我持此石歸裏中有東海是也

鯨魚

登萊人言古有大魚死於岸上兩目無睛案即鯨魚也春秋孔演圖海精死彗星出注云海精鯨魚考異鯨魚死彗星合注云鯨魚陰物生於水今出而死是將有兵相殺之祥也故天應之以妖彗吳都賦徽鯨輩中於



羣獐攪搶暴出而相屬李善引淮南子鯨魚死而彗星出然則鯨非無故而死也古今注鯨魚眼精爲明月珠廣州記鯨目卽明月珠死不見有眼睛異物志鯨魚死沙中得之者皆無目俗云其目化爲明月珠也吳筠檄江神文搦鯨魚拔其眼中之寶曹毘觀濤賦日落爲明月之珍任昉述異記南海有珠卽鯨目瞳夜可以鑒謂之夜光唐書黑水靺鞨傳大佛涅槃元天寶間獻鯨睛馥謂鯨爲陰精神明在目其身將死而神明早已銷亡矣故無目

絳

札樸卷九

三 小李白房校刊

虹俗謂之絳裴注三國志虹音降吾鄉聲謫如醬他處又謫如杠高注呂氏春秋虹兗州謂之訂馥疑訂字寫誤當爲訂訂中止也禱雨有應致祭曰謝絳亦謫作醬音葢虹出則雨霽不出則雨足故得雨而謝絳也

蓄

鄭司農注考工記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蓄聲如哉

魯相

風俗通魯相右扶風臧仲英

白馬

望氣家言魯雲如馬馥謂孔顏登泰山所見之白馬亦

是也

江豬過河

吾鄉夏夜有黑氣如羣豕渡河漢謂之江豬過河得雨之兆馥以爲沛水之氣晉書天文志沛水氣如黑狗是也沛水伏流性沈陰其氣既升則陰陽交接故雨

五大夫松

秦封泰山松爲五大夫乃秦爵之第九級史記曹參由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晉書載記石勒課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是晉時猶有此官唐宋人詩云不羨五株封又云堪笑五株喬岳下冑將直節事嬴秦誤以松之

札樸卷九

三 小李白房校刊

封大夫者五株今泰山種五松立石曰五大夫踵前人之謬而不知其失也

泰山高四十里

泰山高十四里作四十者誤也余登絕頂覽其來脈之磊落護衛之宏闊可謂大矣而不可謂之高杜詩泰山夫如何夫當爲大下文齊魯青未了又云一覽衆山小皆言其大也

义灰

周禮掌蜃注云今東萊用蛤謂之义灰疏云蜃蛤在泥水之中東萊人义取以爲灰故爲义灰馥案吾鄉匠人



以石灰和土亦謂之灰

鹽盆

海邊鹽場有大銅盆俗傳為管仲煮鹽之器此妄也案魏書食貨志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疑卽此時所造後世毀之未盡者

本草圖經煮鹽之器漢謂之牢盆今或鼓鐵為之馥案黃魯直得巴官鐵盆是也

鼻具

牛不服牽者以鐵鉗其鼻吾鄉謂之鼻具案具當為拘

札樸卷九

五小抄山房校刊

音譌也廣韻黍牛拘說文牛鼻中環也

戶

捕鳥者繫生鳥以誘之名曰戶馥謂字當作囟音當為戶戶卽化之本音也說文囟從口化讀若譌此又化聲之轉當云從口化聲

赤豆

鄉俗每冬春之際令小兒食赤豆余兒時不欲食但飲其汁亦不解食之何意初學記引歲時記云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為人癘畏赤豆故作粥以禳之雜陰陽書正月七日男吞赤小豆七顆女吞十四枚令疫

病不相染乃知鄉俗本此

柳圈

清明插柳枝於門又編柳圈戴小兒頭上案唐景龍文館記上巳日上賜侍臣柳捲各一云帶之免薑毒馥謂鄉俗亦此意但清明上巳不同耳

主券

瑩兆正穴俗傳主券初所未詳及見徐文長集中有太康瓦券今在童二樹家其文言大男楊紹向土公買地一區四至極遠交錢極多蓋紙錢也乃知與神立券其券卽地中故傳主穴者為主券

札樸卷九

五小抄山房校刊

緬線

吾鄉女工刺繡五色線謂之緬線音所買切案考工記鮑人之事察其線欲其藏也杜子春讀線為緬釋文云線思賤反注緬同馥案西有先音故緬與線同聲今讀所買切聲轉也

阿

廣雅阿練也案李斯上書阿縞之衣徐廣曰齊之東阿縞帛所出也

麥飯麥粥

大麥粒和豆煮曰麥飯小麥屑和豆煮曰麥粥粥供冬



之朝食飯供夏之舖食

寒粥

鄭注六飲之涼云今寒粥若糗飯雜水楚語設糗一筐以羞子文章云糗寒粥也陸翽鄴中記并州俗冬至一百五日為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是今之糗也馥案乾粥即寒粥此皆糗之未擣而和水食者吾鄉行人炒大麥小麥麩夏則和冷水冬則和熟水俗呼炒麩亦稱麩茶即此則先麩後炒之糗名糗齧也飯而磨之使齧碎此則先飯後麩之糗

麩

札樸卷九

六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梁書高昌國人多噉麩滑國人以麩為糧玉篇麩與麩同糗也音充小切馥案吾鄉和蜜或鹽作餅切小方塊彌乾謂之齧即麩也顏注急就篇齧者糗也甘齧者以蜜和糗故其味甘也

蘇糊

沂州南境以大豆大麥細屑為齧謂之蘇糊案字當作齧齧顧愷之有一廚畫糊題其前亦當作齧

科斗

濟南春初有賣科斗食者乃和粉以漏器淪於沸湯中形似蝦蟇子故謂之科斗案集韻科斗餌也象蟲形

梅

烝米和麩以釀謂之梅廣韻梅酒母又作媒齊謂麩麩曰媒

酸酒

吾鄉造酒者既漉復投以他酒更釀謂之酸酒字林酸重醞也抱朴子一酸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醇字通作投梁元帝詩宣城投酒今行熟晉書劉宏傳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麩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厚薄自今不得分別

猥酒謂凡猥所飲李善注文選引許注淮南云猥猶

札樸卷九

七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凡也說文醋玉篇作醋重釀也集韻醋酸酒也一曰次釀又云酸謂之酸

鹹案

吾鄉設酒品四圍皆甘果肴居中央謂之鹹案案鄉射禮注云燕設啗具所以案酒邑人又稱就酒陸璣詩疏有就酒案酒之語

起麩餅

通鑑北齊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麩餅鴨肫注云起麩餅今北人能為之其餅浮軟以卷肉噉之亦謂之卷餅程大昌曰起麩餅入教麩中令鬆鬆然也教俗

案此字行此而為字見和齧齧之字上及向土齧齧序序在齧起齧者各地方言謂之齧齧即齧之特



作醇吾鄉猶謂麪發為起能使麪起者謂之醇子醇酒  
醇也蒸餅非醇不成

篠

竹譜篠出魯郡堪為笙文選笙賦鄒魯之珍有汶陽之  
孤篠焉馥案吾鄉小兒所吹短笙即篠作也

楷

說文楷下云孔子冢蓋樹之者皇覽冢墓記孔子冢塋  
中樹以百數皆異種其樹柞枌椎離女貞五味欖檀馥  
案今孔林中多生楷樹春芽初萌居人采以為茗或鹽  
藏佐饌又或生食有兼味似橄欖之回味疑即皇覽之

札樸卷九

十一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五味也今林中別無五味木

榆

濟南榆樹枝幹四布與吾郡之一本挺生者各別案應  
璩與龐惠恭書云見所上利民之術殖濟南之榆栽漢  
中之漆廣韻檜榆堪作穀當即濟榆

杏

本草嘉祐圖經杏有數種黃而圓者名金杏相傳云種  
出濟南郡之分流山彼人謂之漢帝杏

棗

棗似柰而酸俗呼酸子其不酸者曰棗果吾邑產最多

青皮梨

青州青皮梨皮薄漿多味美案廣志稱齊郡臨淄梨即  
此一種

黃背草

苦屋之草鄉人呼黃背草廣韻作蓓云黃蓓草也說文  
作菩齊民要術云凡穀田二月上旬及麻菩楊生種者  
為上時

六月菊

六月菊鄉里俗呼也即爾雅之盜庚本草之旋復花嘉  
祐圖經云二月以後生苗長一二尺葉如柳六月開花

札樸卷九

十一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如菊花小銅錢大深黃色

地壤

蚡鼠俗呼地壤案地官草人墳壤用麋故書墳作蚡先  
鄭云墳壤多蚡鼠也

銅蟹

沂州海中有蟹大者徑尺殼橫有兩錐俗呼銅蟹案玉  
篇鱓鮓也當為鮓鱓

烏鰂卵鮓魚子鮓鮓乾

夢溪筆談宋明帝好食蜜漬鮓鮓乃今之烏鰂腸也鮓  
案登萊人喜食烏鰂卵鮓藏寄遠其卵自分片柔滑美



味也鮑魚子大者廣二三寸長及尺有膜包裹鹽藏不  
敗勝於肉脯新字林云魚子脯曰臚子萊州缺鮫析而  
乾之作羹似鮑蟹肉

鮑魚

登州以鮑魚為珍品案即鮑魚漢書王莽傳啗鮑魚顏  
注鮑海魚也音雹廣志鮑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  
雜或七或九馥案其孔至十二而止即本草之石決明  
雖

曩者濟南苦旱禱雨師求水蜥易得之溝塘中其蟲身  
有花斑案即雖也五音集韻雖蟲名似蜥蜴而有文說

札樸卷九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文雖似蜥易而大

菘蓮子

玉篇東魯呼蘆菘曰菘蓮子今吾鄉無此語廣韻又云  
菘蓮秦人呼蘿蔔

菘菘

掖縣小兒賣野菜葉似目宿呼為邊豬牙問其縣人皆  
不知何草余考之蓋菘菘也毛詩葦竹韓詩作葦薄薄  
即水菘菘郭景純謂菘菘可食是也又檢本草扁畜示  
之萊人乃信蓋扁畜原出東萊

慈飽

膠州有海蚌俗呼慈飽初不知其何物也廚人具食中  
有小蟹熟則色白而背有一道紅線案郭璞江賦瑣蚌  
腹蟹李善引南越志瑣蚌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  
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為蚌取食馥案蚌正作結說  
文結蚌也漢律會稽郡獻結醬漢書地理志鄞縣有結  
埼亭以結得名今萊人不知造醬皆炙食  
抱樸子小蟹不歸而結敗述異記淮海之人呼瑣蚌  
為蟹奴

牛牛

蝸贏呼為牛牛或曰其角似牛故名馥案士冠禮釋文

札樸卷九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云蠖蚶劉音由然則鄉語當是蚶牛非重言牛也

鴿

余在萊州殺數鴿腹中皆有毒草萊人云鳥獸不食之  
草惟鴿能食之其糞所以毒也

紅姑娘

椿樹下有赤翼蟲俗呼紅姑娘案釋蟲論天雞以其翼  
赤似輪得冒天雞之目也廣志輪似蠶蛾而五色赤曰  
雙雞馥所見蓋雙雞

蟻蚌

魯人呼蠆為馬蟻齊人呼為蟻蚌郭注爾雅云齊人呼



蝗為蚌方言虬蜉燕謂之蛾蚌字林北燕人謂虬蜉曰  
蟻蚌馥謂馬蟻蟻蚌皆蟻之大者

春姑姑

暮春有鳥大如啄木頭有長毛飛則彩色備見俗呼春  
姑姑即戴勝也釋鳥鴝鴦郭璞曰鴝即頭上勝今  
亦呼為戴勝李巡曰戴勝一名鴝鴞月令戴勝降于桑  
鄭注戴勝織紵之鳥呂氏春秋作戴任高注戴任戴勝  
也

阿闌

鳥色似雉而形瘦小有毛角善鳴能學眾聲鄉人籠而

札樸卷九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愛玩之呼為角阿闌無角者謂之麻阿闌案即鳩雀也  
顏注急就篇云鳩謂鳩雀一名雇今俗呼為鳩爛堆一  
切經音義云鳩雀一名鳩鳩纂文云關中謂鳩爛堆是  
也高注呂覽云鳩一名冠雀冠者謂其角也字又作鷓  
廣志云鷓常晨鳴如雞道路賈車以為行節賈注左傳  
九雇云老雇鷓鷓起民收麥不得晏起者也

結羊

俗呼劇羊為結子案字當為羯謂殺猪

凍

說文凍滌也曲禮諸母不漱裳注云漱滌也莊二十一

年公羊傳臨民之所漱滌也何休云無垢加功曰漱去  
垢曰浣齊人語也馥案今濟南人猶曰凍聲如酬

嬰

廣韻齊人呼母曰嬰今濟南人呼媽嬰聲之轉

偏髦

小兒頭上左右留髮曰偏髦燕趙之間曰羈角案既夕  
記云主人說髦注云兒生三月鬻髮為髻男角女羈否  
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  
小之心玉藻親沒不髦去為子之飾

寒毛

札樸卷九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凡有怪異驚恐輒云寒毛起案晉書夏統傳宗族勸之  
仕統曰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戰白汗四布

錢幕

鄉語呼錢幕聲如悶蓋漫之轉也漢書西域傳錢文為  
騎馬幕為人面如淳曰幕音漫

細

吝嗇者俗呼為細案史記貨殖傳周人既織注云織儉  
嗇也蓋細即織也

淹纏 鬼風流腫

鄉語以病久為淹纏語為也集韻瘡癩疫病俗又謂皮



外小起為鬼風卽風俗通所云鬼疰又謂暴腫為流去聲  
卽春秋繁露所云民病流腫

鋪

刈禾計數以鋪廣韻齊刈禾把數聘禮記四秉曰管注  
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管稽名也若今萊陽之間  
刈稻聚把有名為管者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  
穡疏云卽今人謂之一鋪兩鋪也

先聖墓碑

魏書高祖紀詔兗州為孔子起園柏修飾墳壠更建碑  
銘褒揚聖德

札樸卷九

孟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通鑑齊建武二年魏主如魯城親祠孔子拜孔氏四  
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  
子祀命兗州修孔子墓更建碑銘覆案今墓前無古  
碑不知何時失去

孔彪碑

彪為博陵太守續漢志無此郡案范書桓帝紀延熹元  
年六月分中山置博陵郡注云博陵郡故城在瀛州博  
野縣後徙安平考博野縣卽今直隸保定所屬之蠡縣  
也續志凡永和後省并創置郡縣概不言及余每謂地  
理家當據碑版史傳別成一書以補其闕祇如博陵郡

可據桓紀定其勅置再據諸碑陰列其屬縣如博陵蠡  
吾安平信都安國高陽南深澤七縣皆見於隸釋雖不  
能考其何年省并但注云某縣續志闕某縣續志屬某  
郡如此則兩書並行各成其美矣

乙瑛碑

碑為夫子廟置百石卒史案東方朔客難使蘇秦張儀  
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應劭  
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碑以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  
故請置卒史續漢志載百官受奉例百石奉月十六斛  
碑言鮑君造作百石吏舍案孟郁修堯廟碑孟府君繕

札樸卷九

孟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飾殿牆立百石舍帝堯碑百石已氏讓禮蓋古帝王賢  
聖陵廟漢皆為置卒史也

孔文舉碑

邑人於土中掘得孔文禮碑其弟文舉碑不見案梁書  
南康簡王續之子通理嘗祭孔文舉墓並為立碑製文  
甚美是舊碑在梁時已失所在通理所立碑今亦無存

劉衡碑

金石錄言劉衡碑在平陵城側墓前有石獸今濟南人  
欲訪之不知其處余謂必在城北石趙時青州上言濟  
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當卽墓前石獸之



一也

兒寬碑

魏書地形志魯郡魯縣有兒寬碑案寬本傳不言官魯郡未知魯人何故為立碑

鄭康成碑

高密有唐史承節撰鄭康成碑後失去金人重刻之石猶存吾友武虛谷云碑與後漢書本傳多不同傳云不為父母羣弟所容碑無不字因悟鄭公自述吾家舊貧為父母羣弟所容乃得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讀本傳者見前有不樂為吏父母怒之之語遂加不字非

札樸卷九

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范史原文承節所據乃唐本尚不誤也馥案隋書劉炫自為贊曰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為父兄所饒廁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上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此與鄭公自述意頗相近益信虛谷之言不謬嵇叔夜與山巨源書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此乃言因驕養廢學與鄭意異

通鑑杜密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見鄭元為鄉嗇夫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范式碑

濟寧州近得范式碑額又得殘碑一段有陰歷城郭敏

磐曾得舊拓本無陰案魏書地形志高平郡金鄉縣有范巨卿冢碑高平即漢之山陽郡神龜元年分高平置任城郡

燕許二頌

新唐書張說傳詔說撰封禪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蘇頌傳從封泰山詔頌朝覲壇世咨其文馥登泰山觀元宗大書摩崖刻後有小隸書被明人鑿滅不可辨識當即燕許之頌今可見者尚露從封官名即張說傳所云及升山執事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超階入五品是也張九齡傳會帝封泰山張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

札樸卷九

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吏乃濫章鞅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元宗詔鑿安金藏姓名於泰華二山馥登泰山訪之未見

孔氏

宋孔父嘉名嘉字孔父說文孔字云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此指鄭公子嘉字子孔馥謂孔



父亦此義路史孔父子木金父逋魯爲孔氏孔子曰  
殷人也言其先爲宋人宋殷之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  
孔氏出自子姓商帝乙長子微子啟封於宋弟微仲衍  
曾孫潛公捷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  
正考父考父生嘉字孔父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畢  
夷父以王父字爲氏防叔避華父督之難奔魯爲大夫  
生伯夏夏生鄒大夫叔梁紇紇二子孟皮仲尼仲尼爲  
魯司寇攝相事

漢書人表宋孔父大金子大金卽木金世次倒置疑  
後人所亂人表又有鄭孔張案鄭公子嘉字子孔生

札樸卷九

夫小李山房校刊

公孫洩洩生張以王父字爲氏故稱孔張此又一孔  
氏也

哀十六年左傳使貳車反祔於西圃注云西圃孔氏  
廟所在正義云鄭駁異義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祔所  
出公之主耳案孔氏姑姓春秋時國惟南燕爲姑姓  
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

哀十一年左傳使室孔姑注云孔姑孔文子之女十  
五年傳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又云太子在戚孔  
姬使之焉注云蒯聵姊孔伯姬案姑百僚之後孔姑  
猶鄭厲公突之母稱宋雍姑也姬周姓是孔又有二

族

顏氏

吾邑顏氏自謂出於邾廣韻顏姓出琅邪本自魯伯禽  
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著姓又邾武公名夷字曰顏  
故公羊傳稱顏公後遂爲氏案廣韻兩說迥非一族王  
儉有顏氏譜當爲顏延年作主伯禽之族延年琅邪人  
也廣韻本於何氏姓苑姓苑本於王儉譜

益都孫文定公顏山雜志顏文妻或作顏文姜馥案  
襄十九年左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知顏爲姬姓  
不得稱姜作妻是也既系姬姓則魯顏當出伯禽與

札樸卷九

夫小李山房校刊

邾顏無涉

漢書人表有邾顏卽廣韻所稱名夷字顏者公羊謂  
顏以亂魯周天子誅之則邾顏之後不容於魯矣邾  
曹姓周武王封爲附庸後又別封邾顏之子友居邾  
是爲小邾子韓勅修孔廟禮器碑顏氏聖舅家居魯  
親里在尼山漢爲昌平亭今猶稱其地曰魯顏稱魯  
顏者別於邾顏也

世本邾顏居邾肥徙邾宋仲子注云邾顏別封小子  
肥於邾爲小邾子案肥遷邾爲附庸未受爵命故莊  
五年經書邾犁來來朝犁來肥之曾孫其後從齊桓



尊周室王始命為小邾子故僖七年經書小邾子來朝仲子謂肥已封小邾子恐誤也

桂氏

吾桂氏自臨川遷曲阜迄今三四百年未有支譜臨川宗譜亦未見諸書所言受姓之始又各不同廣韻桂下云又姓後漢太尉陳球碑有城陽吳橫漢末被誅有四子一守墳墓姓吳一子避難居徐州姓吞一子居幽州姓桂一子居華陽姓焮此四字皆九畫複案鄭志有荅吳模問模橫形近疑卽一人傳寫誤也蓋自氏族之學衰子孫無能考其家諱矣九畫者以隸體言之隸書先橫後直如日則先三後二圭

札樸卷九

則中直通下夫作妻故皆九畫

元和姓纂漢衛尉吞橫彭城漢上計掾吞景雲見姓苑後漢陳球碑城陽吳橫被誅有四子守墳墓改姓吞氏一子居徐州景雲之先也姓吞氏一子居幽州姓桂氏一子居華陰姓焮氏字皆九畫以避難也魏志呂虔傳胡陸有吳毋

集韻吳氏譜桂貞為秦博士始皇阮儒改姓吞其孫溢避地朱虛改為吳弟四子居齊改為焮今江東名桂姓一曰漢有城陽吳橫漢末被誅有四子一守墳墓姓吳一避難徐州姓吞一居幽州姓桂一居華陽

姓焮四字皆九畫云

隸釋陳球碑跋姓苑載吳氏兄弟各分一姓曰吳吞桂焮字皆九畫一音引漢太尉陳球碑陰有城陽吳橫此碑亦不見之若非石損則恐是彼一碑也韻按述征記下相城西北漢太尉陳球墓有三碑近墓一碑記弟子盧植鄭玄管寧華歆等六十人謂吳橫名當在此碑蓋與康成同師陳球後又師康成故鄭志有荅吳橫問也

札樸卷九

羊小李山房校刊

四姓同一吞也

通志六書略吳吞焮三字並音桂乃秦博士桂貞之後避地別居各撰其姓之文而不殊本音戴侗六書故漢博士有焮欽蘇林曰音桂桂氏族譜曰桂貞為秦博士遭秦坑儒改姓吞其孫避地又改從日從火弟四子居齊改為桂

朱濂桂氏家乘序桂本姬姓魯公族季孫後也相傳周末有季楨者與其弟桂挾策以干諸侯楨為秦博士被害桂懼禍且及遂謀詭姓遁身因卽其名取字異而音畫同者各命四子為姓示不忘厥初也伯子



日桂奕居幽州守墳墓仲子曰吞突遷冀南朱虛叔  
子曰炅獎徙齊之歷山季子曰炅獎移河南城陽自  
後四族流布多見諸記載或謂哇與桂同音而出哇  
弘者固非或謂東漢末衛尉吞橫分其四子各係以  
姓者亦失之也奕之子孫仍居幽燕五代之亂劉仁  
暴據幽州兵連禍結乃扶攜南渡散居廣信上饒九  
江興國池陽豫章成都諸郡而居信之貴溪者曰仔  
卿仕南唐爲靜邊總轄使至宋加檢校國子祭酒兼  
殿中侍御史有功於世鄉人廟而祝之其後人擢科  
第躋顯仕者凡數十人而興國之永興明之慈溪皆

札樸卷九

三 小亭山房校刊

自貴溪分而慈溪一族則出於祭酒之孫可昇亦多  
由進士入官至今支係尤盛逮我國朝德稱以明經  
爲太子正字陞晉王傅受知兩宮令望隆蔚德稱從  
弟仲權擢忠之鄴都令孟誠知惠州河源縣復皆以  
政學聞仲權家食時乃合諸族譜圖及行狀碑志遺  
文釐爲九卷曰桂氏家乘

漢書儒林傳齊炅欽幼卿爲文學

魏元丕碑題名朱虛炅

景北海碑陰朱虛炅詩字孟道

晉書音義吞音桂風俗通彭城吞景以爲計掾古有

此姓

複字

毛詩苾芬孝祀苾韓詩作馥薛君章句馥香兒也景福  
殿賦作馥馥芬芬馥馥卽苾苾隸體變苾爲馥也

荅周書昌論山東地脈書附

山東通志謂泰山越海而來與撼龍之說異尊意以  
中幹從河南來由徐之呂梁過峽自呂梁至泰山一  
節屬弟目驗弟自陝而東自徐而北凡大龍經行河  
南山東之地皆得游覽乃能審其行度按其形勢定  
其止結請爲吾兄畧言之龍自河南東境折而北將

札樸卷九

三 小亭山房校刊

起沂州諸山先伏於鳳徐故黃河得由呂梁穿過此  
等大幹水不能劫但爲所用龍爾或謂黃河南徙齊  
魯遂衰夫海岱東方表鎮與天地終始何有休廢水  
穿之後末節翻身回轉尤增神異顧謂河徙爲害耶  
龍入山東有分水三其一爲嶧之陰平嶺二爲泗水  
之陪尾三爲萊蕪之原山過此三峽則東岳插天矣  
徂徠岳之几案也岳既起祖遂多分披其正脈轉西  
南經東阿肥城逆沛水而盡於東平非大幹安能逆  
大水若取其遠勢今黃河入海處卽水口也收其近  
局鉅野澤卽水庫也蓋泰山以北之水盡歸丑艮以



南之水盡歸辰巽其趨未坤者惟有隨龍之汝水龍氣既止於東平背乾面巽水纏戌乾玄武而去然後與大清河眾水同歸丑艮以入海山東地脈起止如此若夫登萊青諸山自東泰山分爲海口之門戶也曲阜防山自陪尾分爲魯國之疆域也弟游目達心皆吾兄呂梁一說有以啟之不謬

沛水列於四瀆大野十藪之一皆山東鉅浸形家畧不言及意若與龍局無關涉者失之

史記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案此勃海謂登萊兩府中幹盡處通鑑

札樸卷九

讀小李山房校刊

楊僕從齊浮渤海以討朝鮮胡注云僕浮渤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於海其海通謂之渤海是也

鄉言正字 附

吾鄉言詞質野聲音譌轉循習不察有日出於口而不識其字者今舉所知分疏於左

身體

頭凶曰頂門 頭後曰腦門 頭後骨曰項煩 煩

後曰頭 項曰脖 翁目曰管瞻 張耳曰聊聒

腮多鬚曰鬚 指紋曰蝸牛或作周由 兩股曰勝 鄰

骨曰胛髀蓋 踵曰後跟 跟上曰髓 髓上曰郛寸 足骨曰踝子聲如懷案踝胡瓦切與鞋同音廣韻難又音懷故踝亦轉爲懷 尻曰臀脛

飲食

豆粥曰糝 烝餅曰糗頭 乾煎曰麩餅麩音餅 餅

屑備乾曰麩即麩字 酒肴曰鹹案 小兒代乳曰粹

粥 燒新麥曰麩音譌爲碾轉

服飾

首飾曰幅巾 新婦蓋巾曰幪 兩褶曰背心 婦

人懷中小衣曰袂胷 開衣領曰衽肩 袂肚曰篋

札樸卷九

讀小李山房校刊

小兒禱曰襦音藉 衣紐曰襟 鞵上曰鞵 綿鞵

曰鞵 鞵鞵曰鞵 裝綿曰褚音緒 衣加皮裏曰

褌

器具

摩田器曰鑿音如 木材曰樺標 木工平木器曰

鉋 鏟木器曰鑽 杖下銅鐵底曰鑽音如 車後

橫木曰枕 甬可斂土曰杵 槩曰椿 碾輪曰碓

筍有隔盛食品曰椀子 竹筐底方上圓用以漉

米曰縮聲轉近錯案方 編竹漉米曰笊籬 甌底

曰算子 小釜曰鑪鍋 打餅器曰整 壓酒具曰



醞 大瓮曰瓶 瓮邊曰緣去聲 打油具曰榨 牀  
棧曰棚 牀橫木曰枕音如稱 草薦曰苫子 刈  
器曰芟刀 織機持經曰梭音如 紡絲銓曰筵子  
音如 犁鏵曰鈎音如 瓢未解曰瓠 牛糞曰鼻  
拘 輿夫肩帶曰褙 規木轉軸曰錠牀周成難  
禾稼 禾不實曰枯穰 不成秀曰穉穉 董節曰看穀老  
高糧不秀曰霧衛 積穰曰稞 轆禾曰打蕪  
麥堅不破曰麩頭 礮礮穀皮曰麩麩  
疾病

札樸卷九

美不李山房校刊

耳病曰害聾 鼻窒曰齾齾 目汁凝曰眵 蔽黏  
目病曰癩癩 項回轉不便曰落頰 心惡曰悵悵  
氣逆曰喝哞 肺病曰欬嗽 脹曰膨悶 腫曰  
疔腫 喉塞曰飲 腹疾曰痠 瘦曰瘠瘠 瘦曰  
癯癯 手足寒裂曰皸 皮膚小起曰痱 氣脈跳  
動曰瘰瘰 脛縮曰轉筋 腹中積食曰窳音如 痛  
病曰風痺 風病曰痲縮 女下病曰瘕 瘕血曰  
痲 痲曰下腿 後病曰脫症 病久曰瘵瘵 病  
枯曰瘦瘵 病更作曰勞瘵 跛曰癘 癘曰瘳子  
小疔曰瘰子 面生黑氣曰疔 面不平曰凹顛

屈手曰瘥鈎弋夫人亦  
名稱

姥曰媽媽 養娘曰孀子 晚生兒曰醜正 粗魯  
曰休漢 傭力曰短工 臥結曰鬚頭 小兒鬚髮  
男左女右曰偏髻 括之曰羈角 虹曰終音如  
霰曰破子 雹曰冷子 日旁氣曰晒耳 月暈曰  
風圈 電光曰打頰 沙石曰礪 塵曰埽土 春  
艸初生似螻蛄可食曰螻蛄嘴或為 白楊生稊  
曰木始萌或為 苦屋草曰黃蓓 屋檐空處曰  
雀庵 門牡曰樞 門上橫木加四木釘曰門鐫

札樸卷九

美不李山房校刊

門兩側曰閭 牆端曰墀 梁上柱曰叉手 酒醋  
生白曰醪 筋肉曰腱子 鍛具曰鈇 金銀成餅  
曰釘俗作 薄金曰鏐 土塊曰璞塊 灰合土曰  
义灰 刈木聚把曰一鋪 隱曲處曰閣落 小堆  
曰墩 積水曰吭亦曰汪 過水曰牖 鐵生鏽曰  
銹 澆酒曰荔 酒母曰梅 窑器上色曰泐子  
擊石取火曰媒 烏媒曰囹木五禾切吾鄉謂之  
字又作囹音由雲南人謂之游 齧牛飛蟲曰牛蝨  
子潘岳射雉賦恐吾游之晏起 馬鬣曰鬣 馬去  
聲如 牝牛曰特 犍牛曰犍 馬去  
勢曰刷或作 馬絡曰籠頭 覆鞍曰氈 小犬曰



狍聲如 食禾蟲曰蚘蚘 蝟曰蚘蚘狂禾稻生芒

牛蟲曰牛蠅蟲 狗蟲曰狗蠅蟲 吹竹笛象鳥

聲曰欸俗作 布帛裁餘曰幌子 補許匠曰錮漏

許

雜言

婦產曰孺臥 攜持小兒曰將 兒含乳曰呶 人

長曰梢長短曰矮 身體肥長曰軀躰 面無姿肉

曰婚骨 體不伸曰趨趨聲如 欠伸曰打瞌欠

開脚曰佳儂 足撥曰排上聲 踞曰跼蹐 接脚曰

跏 行不正曰踉蹌 倮曰剝 毒手曰棘 鼻息

札樸卷九

美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曰齁 氣悟解曰噫噴 物咽喉中曰痲 齒斷物

曰噉 三指曰撮 兩手曰捧 單手曰抄 手披

曰撥攪聲如 腰曲曰僂僂 掌挽曰打嘴撇又曰

打嘴祀 癡肥曰臃 虛弱曰貧康 齒齧曰猥

髮不括曰鬢髻 日温曰煦 木實多垂曰磊葶罪

切 屋深曰廕 屋壞曰敞倒 碾場曰案 米不

精曰粗糲 飯不精曰沙糝 米穀相雜曰糙 蒸

米滿甑曰泄 飲酒曰飲 貪食曰饒饒 蒜嗅曰

葫 食敗曰設 味敗曰齷齪 醋敗曰醜醜 歷

酒曰笨酒 藥固金銀器曰釘 火乾曰焦 脆敗

曰臄 土強曰盪 支高曰莖 穿地曰跑 橫扶

曰挑 解車馬曰卸 弦聲曰絳 木工振繩墨曰

絳 摩馬曰刷鉋 脂轄曰膏去聲 斷莖曰荆 織

席緣邊曰筭 治藍曰打顯 穿地藏物曰下窖

鹽藏魚菜曰腌 酒已漉更投他酒重釀曰酸 去

物垢曰菹刷 菜入湯曰鬻或曰爍 器幣有餘曰

寬綽音轉 炙物令乾曰炕 熱水沃曰湯他浪

物傷溼曰滋聲若 水淹曰澇 火起曰著 禽獸

易毛曰禿 雞不將更伏曰健窠 馬疾走曰趨

馬後起曰赴 馬不馴曰飮 驢負曰乾 馬施鞍

札樸卷九

美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曰備 鞍上曰胡音 騎無鞍馬曰蹠 上馬曰驅

犬食曰嗒嗒 犬求子曰走草 犬吐曰心 呼

猪曰噓噓聲轉 蜂蠶行毒曰蜚 剖魚曰治平聲

觸傷曰創 顛曰寒禁 駮曰齧 脫禪曰倒頓

女工曰箴箴俗作 斂穀曰鑠 鍊鐵曰折 大言

曰詡 磨聲曰映 覺悟曰論聲如 相戲曰僚又

曰詭譎 閒談曰齡牙 語不止曰誕誕 無節曰

設詢 不了曰瀕瀕 聲不亮曰啣啞 諍爭曰吧

呀 言語強拗曰設沙瓦切 怒斥曰吡喇 疑惑曰

懵懂 觸悟曰掙撞 狠曰禿楊禿音謫促廣韻作



不解而問曰拾沒 鷲聲曰吐吐 煩雜曰造

點詐曰猾 不安靜曰佞狂 不曉事曰痺 不

省事曰倭登 詭詞曰支梧 孟浪曰冒寬 粗急

日謀謀 癡愚曰佻 無能曰殛歿 貪鄙曰砥塔

險邪曰乖 無廉隅曰沒棱角 擾戲曰瘠痺瘠聲

如不受勸解曰倖強 硬戾曰屈強 無志氣曰

尪尪 惰曰嬾待 迷謬曰悖惑 詭詐曰效數

有才畧曰倣儻 強梁曰備傷 自大曰夸夸 吝

嗇曰細樞 闊張曰揮擢 表飾曰賣俏 裝飾曰

打扮 委侮同類曰懣 誘人曰撿掇 朋侵曰斂

札樸卷九

早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遮而強取曰鈔掠 不偶曰躑躅 振起曰抖擻

不中曰不著 不副曰不穀 不滿曰廉歎 努

力曰斂結 提拔曰擡舉 拮据曰拊搨 揣量曰

故嫫 泥行曰滑澆 仿佛曰優侑優如 習氣曰

濡染 積累曰堆隙 潔清曰澹澀 垢濁曰泆瀆

不潔曰蠅蝻 布置曰擺撥 瑣屑曰羹煩 過

遮曰攔擋 摩挲曰揉搓 求細曰磳磨 僅可曰

餽餽 取材曰打截 訊擊曰拷打 度長短曰長

量長音 長短相等曰僣齊僣聲 纖微曰緇細

收拾曰拾掇 畢竟曰到底 衣服不整曰樸樸

小獲曰薦手 爪按曰掐 指取曰批俗作 手摺

物曰揉揆 開物曰磔 出物曰搨 收束曰齧聲

抽 補綻曰釘 纏結曰紮 束縛曰縶邱隕 鍼

刺曰鋟 刀斷曰剝 刀刺曰刺 鍼刺曰割 直

破曰剝 剝裏曰剝 總持曰攏 裁抑曰割 出

汁曰齏 去滓曰滓 漬物去水曰擗 借溼潤物

曰浴 投物投水曰納 納物水中曰醮 水中取

物曰撈 對扯物裂曰斯 推人而前曰挨擦 兩

手相切曰摩揆 去惡畱好曰淘漉 以長摩幼曰

折挫 捫曰摸索 補曰攢補 色敗曰黧黯 損

札樸卷九

早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聲曰匿崩 剝取曰刮削 振奮曰搥搥 研曰搗

濕曰漬 著物曰鈔音 束物曰箍 捺物曰搭

割聲曰剝 破聲曰扒 吹聲曰噓 按聲曰醇

弦聲曰絳 器破曰岐 器裂曰豐音 敲聲曰

齶齶 咀噍曰齶噍 棄水曰潑 打鼓曰搗 暗

日黧黑 薄曰區區 蓄積曰饋 煩擾曰鈔讀如

舒緩曰殞 拗捩曰捌 平直曰佺 勤力曰生

恬 補孔曰補釘 推倒曰搨倒 隱拒曰抵蹋音

低 手推曰搨聲如 力極曰瘡音 披張曰脩沙

加切 船音 相著曰縻絮絮竹下切 搜索曰刷刮



張羅曰抄摭 貪叨曰撮 浮漚曰泡 板合縫曰

斲 木去枝曰剝 鍼刺曰甯 折枝曰破 木折

袞銳曰捺音茶 剡木上殺曰梢音梢 手折曰捫音上

洗器曰涮音患 香氣曰醇 物墀曰琴 打物破

曰盪破 不工緻曰拘覩七句切 無資曰手足 漉

去物滓曰濾 鞅不相隨曰躡跟 以重物繫絲縷

使下垂曰懸徒對切 置物地上曰鍤 積財物曰儻

札樸第九

山陰 李信 校正

札樸卷九

聖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札樸第十目錄

滇游續筆

建極

山水脉絡

杉木和

感通寺

哨

火把節

煉爐

雲龍獵夷

蠻鞞

鑊鍋

獵夷布

貝

鹽獅

豆豉沈

菌

麻栗

石竹

構漿

鐵柱

羅平山

崇聖寺

賤

檜

農人耕田

濮人

壞

蹋歌

襖

宕宕

白酒

耳塊

蘭

赤藤

醉李

婆樹

毒草

札樸卷十目錄

一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芋

打不死

土瓜

蝴蝶花

野薑

鸚哥花

麻竹

橄欖

雉

綠鳩

雞

山喜鵲

鐵連甲

很虎

飛鼠

風獸

豪猪

脆蛇

青竹剝

斷腸草

札樸卷十目錄

一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毛辣子

鼠

蟻

彭蠡

公魚

翡翠

銅鼓

宋寧州刺史蘇君碑

南詔德化碑

郵亭題壁詩

惡俗

用刑

札樸第十目錄終

札樸第十

曲阜 桂馥 未谷撰

滇游續筆

建極

南詔傳坦綽會龍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疑理之誤國案事在宣宗既崩之後懿宗即位之初當是咸通元年今太和崇聖寺大鐘有建極年號

鐵柱

鐵柱在彌渡之西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有文曰維建極十三年歲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

札樸卷十

一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土人建廟塑男女二像號稱馳靈景帝大黑天神案南詔佑世隆偽諡景莊故稱景帝世以此柱為諸葛武侯造滇人傳會多類此

山水脉絡

蒙化張錦蘊云滇南諸山以麗江劍川之老君山為鼻祖其中抽自觀音山至佛光寨綿延於浪穹鄧川海東趙州之左至定西嶺分一支於西為蒙化其東至定邊西界止其西則綿亘環行由南而東為無量山直奔景東隨瀾滄江派衍為南夷諸山竟趨南海由是西嶺之東則為白崖雲南縣之北山至大波郎轉安南關至普



溯則為沙橋呂合楚雄之南山又東至廣通舍資則北轉為祿豐賡草鋪一派之北山而姚安武定則北山之支也其南一支出新興由河西通海至臨安沅江一帶以遞交趾而至於海東一支則至澂江北轉為蛇山南向而結省城下曲靖出東川以遞貴州今老君山北流為金沙江若鶴慶賓川楚雄姚安武定所屬之水皆歸之老君山南流為瀾滄江若劍川浪穹鄧川雲龍趙州雲南蒙化景東祿豐臨安沅江所屬之水皆歸之是則滇山發源於老君山金沙瀾滄兩水夾流燦若鬚眉山水具在可按而稽焉

札樸卷十

二 小凉山房校刊

大理府志老君山為鼻祖觀音山為咽喉定西嶺為腹心瀾滄金沙為四肢之脈絡  
通志山原起於西藏枯爾坤兩江夾持至老君山為通省眾山之祖惟永北一府在金沙江外為其左臂永昌順寧二府在瀾滄江外為其右臂老君東入鶴慶西分大理正脊中出為定西嶺為碧藏山折而北至羅次之玉龍山復折而南至昆陽之鐵爐關又東北為岷岫山又北為邵甸折而西南為陞山紆曲三疊旋轉如環乃建省治焉金沙江北折而歸四川瀾滄江南匯而入車里正東之水皆匯入達河入廣西正西之水皆歸潞江

入阿瓦而禮社一江發趙州至蒙化歷楚雄而斜界其間故分為東西兩迤此則雲南之大較矣

羅平山

浪穹縣有羅平山余自鄧川往雲龍越山而過自麓至顛屈曲回轉二十五里案即水經注所傳弔鳥山也李彤四部云弔鳥山俗傳鳳死於上每歲七月至九月羣鳥常來集其處是也今山下有邨名鳳羽俗傳鳳墮羽於此

杉木和

保山縣有巡檢駐防之地曰杉木和此六詔舊名也南

札樸卷十

三 小凉山房校刊

詔傳云夷語山坡陀為和案開元末南詔逐河蠻取大和城貞元十年韋皋敗吐蕃克峨和城施浪詔居苴和城施各皮據石和城西爨有龍和城南詔碑石和子臣遷和皆羌夷稱和之證

點蒼山有草類芹紫莖辛香可食呼為高和菜亦南詔舊名

崇聖寺

太和城北崇聖寺開元元年南詔盛羅皮所造外起三塔長慶二年晟豐佑更修之工倍於初咸通十二年佑世隆鑄大士像高丈餘又鑄大鐘上有諸佛像并建極



紀年今俱存

感通寺

太和城南感通寺本名蕩山寺南詔隆舜重修因改名寺有楊升庵畫像其轉注古音畧成於寺中官路旁有明人書靈鷲兩大字刻石

賧

余攝鄧川州事卽鄧賧詔故地通鑑沈攸之賧罰羣蠻太甚注引何承天纂文曰賧蠻夷贖罪貨也通鑑又云益州大度獠恃險驕恣陳顯達爲刺史遣使責其租賧注云夷人以財贖罪曰賧後漢書南蠻傳殺人者得以

札樸卷十

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俛錢贖死注引纂文作俛

哨

雲南屯戍多稱曰哨北人吹竹笛曰哨字當作箛說文箛吹笛也七肖切案卽洛陽亭長所吹郭注穆天子傳箛今戟吏所吹者馥謂屯戍吹箛相警俗名曰哨

檜

永平山中人築室不用甍瓦土墜但橫木柴系爲四壁上覆木片謂之苫片與豕所居無異馥謂卽古之檜也家語問禮篇夏則居檜巢注云有柴謂檜在樹曰巢

火把節

六月二十五日夕家家樹火於門外謂之火把節蓋祀鄧賧詔夫婦也五詔於是日同爲南詔焚死鄧賧詔妻慈善夫人又畏逼死土人哀之故歲祀至今不絕鄧川州城東有渠潭潭上有故城遺趾卽鄧賧所居今名德媛城

農人耕田

大理耕者以水牛負犁一人牽牛一人騎犁轅一人推犁案南詔傳犁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壓後驅然則今之耕者猶是蠻法也

煊燼

札樸卷十

五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玉篇煊字云燎除旁草也燼字云燒也案宋書羊元保傳煊山封水保爲家利又云凡是山澤先常煊燼種養竹木雜果爲林馥案滇南歲焚山林卽煊燼也

濮人

周書王會卜人以丹沙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通典有尾濮木縣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焚濮案書牧誓庸濮傳云在江漢之南文十六年左傳麋人率百濮聚於遂將伐楚釋例云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也昭元年傳吳濮有蠻注云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九年傳以夷濮西



田益之注云夷田在濮水西者傳又云巴濮楚鄧吾南土也注云建寧郡南有濮夷地十七年傳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注云南夷也

唐書南蠻傳三濮者在雲南徼外千五百里有文面

濮俗鏤面以青涅之赤口濮裸身而折齒劉其脣使赤黑焚濮山居如人以幅布為裙貫而繫之丈夫衣

穀皮

明董難字西羽太和人云諸濮地與哀牢相接案哀牢即今永昌濮人即今順寧所名蒲蠻者是也濮與蒲音相近譌為蒲耳

札樸卷十

六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雲龍獵夷

雲龍獵夷有羅平山為開隔即水經注之弔鳥山初與外人不通

有鹽井無文字以皮為衣以星辰辨四時以草木紀年歲有六年一花十二年一實者

壞

滇人謂死曰壞其父母死亦曰壞或聞而大怪之余曰古有此言釋名諸侯曰薨薨壞之聲也曲禮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鄭注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何休公羊解詁崩大毀壞之辭薨小毀壞之辭

蠻鞞

唐人詩柘枝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鞞入絳帷案蠻鞞蠻夷舞者所著韋皋作南詔奉聖樂其舞者服畫皮鞞是也說文躡舞履也或從革周禮春官鞞鞞氏注云鞞讀如屨也鞞鞞四夷舞者所屣也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屣馥謂蠻鞞鞞鞞之類也今雲南人以麂皮作半截鞞開其前面既著而後結之即蠻鞞遺製

蹋歌

夷俗男女相會一人吹笛一人吹蘆笙數十人環繞蹋地而歌謂之蹋歌案于虛賦文成顛歌注云益州顛池縣其人能西南夷歌顛與滇同馥謂蹋歌真西南夷歌也劉响謂今之竿笙並以木代匏無復八音蘆笙用匏古音未亾也

札樸卷十一

七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鑊鍋

行者腰繫銅器就水采薪煮飯謂之鑊鍋案通典獠俗鑄銅為器大口寬腹名曰銅鑊既薄且輕易於熟食是也

襜

皇氏論語義疏襜者以竹為之或云以布為之今蠻夷猶以布帔裹兒負之背也馥案雲南蠻婦以布裹兒背上或居或行見不離背無妨操作勝於懷抱未見用竹



者

獮夷布

漢時蠻夷以布為賦說文賓南蠻賦也帳南郡蠻夷賓布是也今獮夷所織品目甚多紋理精好粗者如縹細者如錦羊毛所績不亞羽紗後漢西南夷傳哀牢夷知染采文繡屬氈帛疊闌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

宕宕

滇人呼几案牀榻橫木曰宕宕馥謂當為枕枕一切經音義枕聲類作軌車下橫木也今車牀及梯輦橫木皆曰枕是也淮南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高注橫讀車

札樸卷十

八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枕之枕集韻牀下云牀橫枕

貝

海藥云貝子雲南極多用為錢貨易

白酒

糯米為甜酒俗呼白酒案即稻醴也內則有稻醴黍醴梁禮哀十一年左傳進稻醴釋文云以稻米為醴酒

鹽獅

雲龍煮鹽其形作獅子者品最上州牧王君風文見惠數十枚余謂即左傳之形鹽也

耳塊

大理人作稻餅若蝶翅呼為耳塊詢其名義云形似獸之兩耳馥告之曰當為餌饋方言餌或謂之資資即稻餅北人謂之資槩音八其圓者謂之資團重陽所食謂之資糕集韻饋饋餌名屑米和蜜蒸之

豆豉沈

雲南人取豬血雜以肉骨同鹽豉作醢謂之豆豉沈余頗嗜此因考其字當為監說文監血醢也從血肫聲禮記有監醢以牛乾脯梁籒鹽酒也馥謂豉可代梁籒

永昌人以葦茭為豆豉南方草木狀茭醬葦茭也實

札樸卷十

九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宇記益州茭醬如今之大葦茭

蘭

余訪蘭於滇不可徧知也得世餘種就土俗名目次而記之其開於春者十二曰春建葉長不折花香遠布出通海曰春綠極娟秀出大理蒙化曰莧蘭色淺碧葉如箭出宜良曰獨占春花最大曰銅紫蘭花小而紫色如紫銅出蒙化順寧曰幽谷花紅葉細香最久楊升庵為賦采蘭引出廣通曰雙飛燕每莖兩苞似雪蘭而大紫表白裏亦有一花者謂之孤飛曰石蘭花大無香曰櫻葉一莖中抽花最小葉大如掌曰赤舌花色如碧玉大



似虎頭蘭曰紫綠葉長二三尺花色澹白瓣有紐紋出永昌夏開者有六曰夏蕙花繁葉厚處處有之曰箭幹花紫迤西多有曰朶朶香出昆明曰白蓮瓣花稀葉疎曰綠蓮瓣葉長出迤西曰絲蘭葉短花赤普河沅江熱地所生也秋開者有七曰秋葭花碧處處有曰麻蓮瓣出蒙化曰露蘭莖短出廣南曰大朱蘭葉廣二寸幹修三尺一幹數十花色紫生順寧深箐中曰菊伴花紫瓣長出雲南曲靖二府曰崖蘭生山谷中花藏葉底采花陰乾主婦人難產冬開者有十曰寒友花小葉密出富民曰朱沙綠瓣赤舌香最烈出蒙化景東深山石壁上曰

札樸卷十

十一 小亭山房校刊

雪蘭色正白舌赤出大理順寧出寧州者不甚白而香清舌碧又一種也曰綠絲絲曰紫絲絲曰馬尾色黃瓣不分張曰火燒蘭葉長莖短並出順寧又一種出雲州莖長而花香曰虎頭花最大品亦最下順寧又一種花黃生深箐枯木上五月開曰淨瓶似瓜生石上兩葉一大一小廣寸許花如雪蘭而小其四時開者曰素心花小葉纖出昆明又有風蘭根不著土或憑木石或懸戶牖皆生出普河開化又有鷺絲蝴蝶葉有節花形如鷺如蝶蘭之別子也山川之氣不能無所鍾既不鍾於人必鍾於草木故滇南四時之花多可愛玩然既無人矣

雖有名花草誰為采擷誰為品目終衰謝於荒山窮谷間耳此蘭被崖綴澗自樂其天若無望世人之知者是則蘭也已矣

菌

滇南多菌今據俗名記之青者曰青頭黃者曰蠟栗又曰苡麩又曰雞油大徑尺者曰老虎赤者曰胭脂白者曰白參又曰茅草黑者曰牛肝大而香者曰雞變小而叢生者曰一窩雞生於冬者曰冬菌生於松根者曰松菌生於柳根者曰柳菌生於木上者曰樹窩叢生無蓋者曰埽帚縹蓋者曰羊肚生於糞者曰豬矢有毒者曰

札樸卷一

十二 小亭山房校刊

撐脚傘莊子朝菌不知晦朔蔡氏毛詩名物解引作雞菌北方謂之雞腿蘑菇即雞變也

赤藤

白傳蠻子朝詩云清平官持赤藤杖韓吏部赤藤杖歌云赤藤為杖世未窺臺郎始攜自滇池又云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余來滇訪藤所生處無一人知者噫

麻栗

木生路側結實似栗土人呼麻栗余謂麻蓋茅聲之轉廣韻樹細栗楚呼茅栗陸璣草木疏敘栗云又有茅栗



醉李

蒙化諸山中有木大者合抱屈曲不材結實似李小如  
椶棗六月熟土人呼醉李余謂即構李

石竹

順寧山石閒有草一本數十莖莖多節葉似竹葉四五  
月開花純黃亦有紫白二色者土人謂之石竹案即石  
斛也移植樹上亦生

婆樹

詩隱有六駁毛傳以駁為獸名陸璣疏駁馬木名梓榆  
也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下章山

札樸卷十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有苞隸隰有樹槎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又云檀  
木與槩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  
諦得槩迷槩迷尙可得駁馬

元和郡縣志賀蘭山有樹木青白望如駁馬北人呼駁  
為賀蘭馥案北方無此木未得目驗及官雲南到處有  
之土人音譌呼為婆樹

構槩

滇人呼穀樹為構槩以其折枝則槩出也陶注本草云  
穀音構酉陽雜俎穀田久廢必生構槩有瓣曰楮無曰  
構

毒草

毒草滇南極多餘在順寧多有被怨家毒害告官者案  
牘累累案論衡言毒篇草木有巴豆冷葛食之殺人夫  
毒太陽之熱氣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  
螫故冷在東南巴在西南馥謂滇位西南故多毒草

芋

滇芋熟早而味美菰可作羹居人賴以充糧案廣志百  
子芋出葉榆縣魁芋無旁子生永昌是滇芋自昔傳佳  
品也

打不死

札樸卷十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滇中有草似馬齒莧而葉尖莖青盛於冬拔之不死折  
而棄之得土復生俗名打不死案即爾雅卷施草拔心  
不死也郭以為宿莽故盛於冬

土瓜

土瓜形似蘆菔之扁者色正白食之脆美案即爾雅黃  
菟瓜音譌為土瓜土瓜乃王瓜色赤不中噉

蝴蝶花

繡毬花周圍先開其瓣五出酷似小白蝶俗呼蝴蝶花  
中心別有數十藥小如粟米

野薑



野薑根似薑葉似蕉葉花出葉旁紫紅色三四月開即藥中之狗脊

鸚哥花

永昌順寧有木高數丈葉如桐多刺花色似紅蕉土人謂之鸚哥花以其似鸚鵡嘴案即刺桐也亦謂之蘋桐南方草木狀蘋桐花連枝萼皆深紅之極者俗呼貞桐花蘋音之譌是也折其枝插地即生

麻竹

永昌順寧山谷有竹中實葉大節最疏土人破為絲繩作履謂之麻竹余案即濮竹漢書哀牢夷傳其竹節相

札樸卷十

齒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去一尺名濮竹

橄欖

蒙化順寧山中有小木高數尺葉如青棠葉結實似山榲淡綠色有回味微酢土人謂之橄欖案玉篇橄欖果本出交趾三輔黃圖漢武帝破南越得橄欖百餘本即此是也又有橢圓如雞子者色青謂之青果其木頗大

雉

雉白質五采者滇人謂之箐雞青質五采者謂之翟雞馥案白質即翠也禕衣畫之青質即搖也揄狄畫之馴者蓄于庭喜食花

綠鳩

趙州人家養一綠鳩似斑鳩而無繡項色近鸚鵡不鮮明戴祚西征記云祚至雍丘始見鳩大小如鳩色似鸚鵡馥案鳩無綠色戴所見即綠鳩與

雞

順寧準提寺僧養一猥夷雞鳴應更鼓五更無差蓋童雞也與牝交過鳴即不準中甸人家牝雞孕十二子皆雄鳴應十二時後殺其一餘不復鳴

猥夷地方有野雞小於家雞能飛聲短捕其雄與家雞交抱出雛體大而聲清呼為猥夷雞其距長寸許

札樸卷一

五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山喜鵲

小鳥大於雀形似鵲滇人謂之山喜鵲案即韃鵲也爾雅鴛小鵲說文鴛韃鵲山鵲知來事鳥也俗言乾鵲噪行人至乾韃聲近而譌

鐵連甲

永平有鳥黑色長尾大如啄木喜栖柳樹侵晨先眾鳥鳴既栖猶鳴極可聽見鳥必逐而擊之鳥哀號遁去土人呼為鐵連甲亦曰鐵連枷又曰鐵翅勝案爾雅翼云許解淮南子烏力勝日而服於雛禮引爾雅謂之鵲鴝秦人謂之祀祝蠶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當作鴻



許說則是今雅鳴爾郭氏解鵲鷓亦云小黑鳥鳴自呼江東名爲烏鳴今烏鳴小於烏而能逐鳥俗言鳥之舅也馥案此卽俗呼批夾是也高誘淮南注引爾雅作禪笠荆楚歲時記言四月有鳥如烏鴻先雞而鳴聲云加格加格民候此鳥鳴則入田以爲催人犁格也玉篇烏鳴似鳩有冠今鐵連甲無冠其繞喙長毛似鵲鷓鄭氏通志有鳥似鵲鷓無冠而長尾多在山寺廚檻間今謂之烏鳴

很虎

順寧有鳥夜鳴其聲骨鹿蒼黑色大如拳狸首有角俗

札樸卷十

六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呼很虎卽兔鴟也釋鳥荏老鴟郭注木兔也似鴟鴞而小兔頭有角毛脚夜飛好食雞

飛鼠

飛鼠出麗江大理諸府大者長三尺許尾如狐尾唐書南蠻傳樸子蠻善用竹弓射飛鼠無不中或曰天鼠吐蕃傳天鼠之皮可爲裘是也本名鸞說文鸞鼠形飛走且乳之鳥也今人取其皮已婦人難產

風獸

臨安有風獸似胡猓色黃肉翅伏樹上不飲不食但向風吸氣耳

豪豬

永昌順寧多豪豬能發豪射人或取其豪代箸遇毒輒作聲滇俗慣下毒惟此物能拒之

脆蛇

傳玄神蛇銘嘉茲靈蛇斷而能續今順寧有小蛇見人則自斷數節人去復成完體俗謂之脆蛇主療骨傷

青竹刺

順寧綠蛇細而長有毒善逐人其行如飛擊以木不中惟竹之單節者能斃之

斷腸草

札樸卷十

七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順寧有蟲名斷腸草馬誤食則腸斷而斃形如枯草長三四寸六足前兩足能直出相並在草木上終日不動驅之不去翦其首出藍汁亦不仆汁盡乃死

毛辣子

毛蟲螫人者俗呼毛辣子案爾雅翼云載蟲背有毒毛能螫人俗呼楊癩蟲說文楚人謂藥毒曰痛癩音如辛辣之辣此卽爾雅蛸毛蠹陶注本草蝥蝥也其背毛螫人陳藏器云蝥蝥好在果樹上大小如蠶身面背上有五色斑文毛有毒能螫人

鼠



余官鄧川時有疫疾名曰羊子傳染已二十餘年初起於鶴慶自北而南次及浪穹鄧川賓川太和趙州蒙化死者數萬人矣凡有鼠出穴死者室中人皆病或即時死或閱日死延至七日即不死其疾皮膚起炮割之有白漿或成羊毛余謂此水沴也故起於北而漸於南鼠穴蟲屬子水位故先感地氣而死人七日不死者陽勝水不能克也嘉慶元年抱母地名鼠皆出穴俗傳戒火或有廢炊寒食者既而大水漂沒廬舍此亦水沴故有鼠祥也

蟻

札樸卷十

小李白房校刊

耿馬地名有大蟻結穴樹頭夷人食之味酸如酢

彭蠡

通海有蟹大如杏右螯特強案即彭蠡也古今注彭蠡其有螯偏大者名擁劍集韻彭蠡似蟹而小或作蠡

公魚

吳才老謂滇語呼江為公故名江魚為公魚案公當為工江從工得聲也西洱河所出六七寸之小魚今猶呼工魚

翡翠

後漢書班固傳翡翠火齊注引異物志釋為翡翠鳥馥

案翡翠翠與火齊並言乃石之似玉者所謂翡翠屑金也今緬甸出此石大者重五六百斤小者如拳剖之白如雪青如翠美者價值千金

銅鼓

銅鼓形如坐墩中空無底面多花紋無款識雲南四川廣東多有康熙中或得一面吾鄉趙秋谷贊善為賦諸葛銅鼓歌讀其詩皆相傳臆度之詞無武侯實據後漢書馬援傳於交趾得駱越銅鼓林邑記曰南盧容浦通銅鼓外越銅鼓即駱越也有銅鼓因得名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虞喜志林建武二十四年南康獻銅鼓有銘

札樸卷十

小李白房校刊

此又在諸葛之前矣晉書食貨志廣州夷人寶貴銅鼓又載記云赫連勃勃鑄銅為大鼓以黃金飾之大周樂正云銅鼓鑄銅為之虛其一面覆而擊其上南蠻南天竺類皆如此嶺南豪家有大者廣尺餘陳書歐陽頎傳云蘭欽南征夷獠獻大銅鼓累代所無嶺表錄異云蠻夷之樂有銅鼓焉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圓一尺許面與身連全用銅鑄其身徧有蟲魚花草之狀通體均勻厚二分以來鑪鑄之妙實為奇巧擊之響亮不下鳴鼙南蠻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唐書云東謝蠻聚則擊銅鼓以為樂有功勞者以銅鼓賞之玉海云乾德四年



南蠻進銅鼓景德元年象州貢銅鼓高一尺八寸闊二尺五寸旁有四耳銜環鏤人騎花蛤椎之有聲又嶺表錄異云僖宗時高州鄉野牧兒聞田中蛤鳴欲捕之蛤躍入穴中掘取得一銅鼓其上隱起多鑄蛙鼃之狀據傳記所載蠻夷各有銅鼓無一語及諸葛者不審贊善何自云爾也

朱氏彝尊銅鼓跋云伏波將軍平交趾諸葛丞相渡瀘始鑄銅為鼓蜀則凡鼓悉稱孔明所遺苗民得此雄視一方覆按銅鼓皆蠻夷自鑄諸葛無此舉伏波毀其鼓以鑄銅馬未聞鑄鼓

札樸卷十

三小亭山房校刊

翁郡伯元圻云銅鼓一人擊一人以瓦器從後面收其音而縱送之其音有吉凶之別蠻夷皆能審辨吉者爭買凶者棄而不顧矣

宋寧州刺史蘇君碑

君諱龍顏字仕德建寧同樂□□□□□□□□頡頏之玄胄□□祝融之眇胤也清源流而不滯深根固而不傾夏后之盛敷陳五教勳隆九土純化□□□□古仁功播於万祀故乃耀輝西岳□□郢楚子文銘德於春秋斑朗紹繼於季葉陽九運否蟬蛻河東逍遙中原斑彪刪定漢記斑固述修道訓爰暨漢末菜邑於燕因氏

族焉姻婭媾於公族振纓蕃乎王室迺祖肅魏尚書僕射河南尹位□九例舒翊中朝遷運庸蜀流薄南入樹安九世千柯繁茂萬葉雲興卿望標於四姓邈冠顯於上京瑛豪繼體於茲而美祖晉寧建寧二郡太守龍驤將軍寧州刺史考龍驤輔國將軍八郡監軍晉寧建寧二郡太守追諡寧州刺史邛都縣侯金紫累跡朱徽充庭君承尚書之玄孫監軍之令子也容猥瑋於時倫貞捺超於門友溫良沖挹在家必聞本州禮命主簿不就三辟別駕從事史正式當朝靖拱端右仁蕙穎於朝野清名扇於遐邇舉義熙十年秀才除郎中□□西鎮遷

札樸卷十

三小亭山房校刊

南蠻府行參軍除試守建寧太守剖符本邦衣錦晝遊民歌其德士詠其風於是貫伍廊朝本州司馬長史而君素懷慷慨志存遠御萬里歸闕除散騎侍郎進無休容退無愠色忠誠簡於帝心芳風宣於天邑除龍驤將軍試守晉寧太守軺車越斧金章紫綬棨戟幢幟襲封邛都縣侯歲在壬申百六遊豐州土擾亂東西二境凶豎狼暴緬戎寇場君收合精銳五丁之衆身伉矢石□□干計肅清邊隅君南中磐石人情歸望遷本號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君委瑛雄之高畧敦純懿之弘度獨步南境卓爾不羣雖子產之在鄭



篋以加焉是以蘭聲既暢福隆後嗣者矣自非愷悌君子孰能若斯也哉昊天不弔寢疾彌篤享年六十一歲在丙戌十二月上旬薨黎庶痛悼宋夷傷懷天朝遠感追贈中牢之饋也故吏建寧趙次之巴郡杜長子等仰襄仁德永慕玄澤刊石樹碑褒尚休烈其頌曰

巍巍靈山峻高迢遼或躍在荆龍飛紫闥邈邈君侯天姿瑛哲縉紳踵門揚名四外束帛淺淺禮聘交會優遊南境恩沾口實撫伺方岳勝殘去殺悠哉明后德重道融綢繆七經鸞鷟運躬鳳翔京邑曾口比蹤如何不吊遇此繁霜良木摧枯光輝潛藏在三感慕孝友哀傷銘

札樸卷十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邇玄石千載垂功

祖已薨背考忠存銘記良願不遂奄然早終嗣孫碩子等及乎哀感仰尋口訓永慕高蹤控勒在三仲秋七日登山菜石樹立玄碑表書勲於當世流芳風於千代故記之

寧州長子驍弘早終次弟驍紹次弟驍暄次弟驍崇等建樹此碑

大明二年歲在戊戌九月上旬壬子口嗣孫口口口口碩口碩萬碩思碩口碩羅碩口碩俗等立

近碑府主簿益州杜長子

文建寧縣道慶作

府長史建寧縣道文

司馬建寧縣德口

錄事參軍武昌郡劉觀

功曹參軍建寧孟口倫

倉曹參軍建寧縣口口

戶曹參軍建寧周賢

中兵參軍鴈門郡王口

複案右七人上列前排

府功曹建寧縣口

札樸卷十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主簿建寧趙道生

右二人上列中排

別駕建寧縣敬祖

治中晉寧趙世伐

主簿建寧縣德口

主簿建寧孟叔明

西曹益寧楊琮子

西曹晉寧路雄

右六人上列後排

鎮蠻長史建寧縣世明



一多... 丹... 1 片... 下

司馬建寧燕□□

錄事參軍建寧毛瑋子

功曹參軍□□李融之

倉曹參軍牂柯謝國子

戶曹參軍南廣楊道育

中兵參軍建寧燕孫記

右中列前排

蠻府功曹建寧李□祖

主簿建寧孟令孫

主簿建寧孟順德

右中列中排

門下建寧燕連□

錄事弋陽郡舒仁

西曹建寧周令活

戶曹建寧陳世敬

省事安陽□雅□

書佐建寧孟羅

幹張孫明

右中列後排

錄事孟林

札樸卷十

青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西曹劉道善

戶曹尹仲□

記室張叔□

朝直張世保

□下都督王道盈

□□尹頭

□□□文

□□康

右下列前排

門下張尋

錄事萬敬

西曹尹開

戶曹來叔子

省事李道學

書佐單仲

幹盛慶子

右下列後排

右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燕

使君之碑在陸涼州蔡家堡燕君墓前碑高丈餘有穿

有陰額在穿上大明二年故吏趙次之杜長子等所立

札樸卷十

青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文為燕道慶作正書兼用隸法饒有樸散之趣燕君名龍顏字仕德建寧同樂州人近祖肅仕魏為尚書僕射河南尹君於晉義熙十年舉秀才除郎中遷南蠻府參軍試守建寧太守遷本號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卒於丙戌案燕本蠻夷唐書所稱東燕烏蠻西燕白蠻是也碑敘世系遠舉楚之子文漢之班固風俗通云班姓楚令尹闕班之後案班為子文之子左傳作般猶公輸般亦作班碑雖傳會亦有典據燕氏見於載記者華陽國志昌寧大姓有燕習蜀志建寧大姓有交州刺史燕深梁武帝以燕瓚為寧州刺史瓚有

札樸卷十

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二子曰震曰翫隋開皇十七年翫反史萬歲征討請降明年入朝被戮其子弘達唐武德中為昆州刺史南詔碑有南寧州都督燕歸王昆州刺史燕日進梨州刺史燕祺螺山大鬼主燕彥昌南寧州大鬼主燕崇道至後晉有燕判借與段思平兵以敗楊干貞是燕氏自魏歷十數代未衰也故謂之大姓碑中多假借及別體字如紹蹤作紹縱鉞斧作越斧簪纓作振纓九列作九例采石作菜石幢蓋作幢愷班作班匪作運淵作淵匠作匠麟作驪爨作燕兩顯字並作顯集古錄云漢綏民校尉熊君碑其書顯字皆為顯莫曉其義韻案濕水禹貢孟

子漢書地理志並作潔字蓋隸變為累也謚從益不從益與魯俊碑同戴侗曰唐本說文有謚無謚是從益為正體可證徐本說文之誤碑陰幹即幹字漢碑陰亦有洪氏隸續言之詳矣其頌以闕哲殺與遣外會裏為韻案殺廣韻音所界切禮器不豐不殺即此音曹植黃帝贊以哲韻制王粲誄以闕韻又是也又以霜藏傷與融躬蹤功為韻案東方朔七諫以當韻功陳琳大荒賦以遑韻躬陸雲陸府君誄以章韻蹤可為比照也

南詔德化碑

恭聞清濁初分運陰陽而生萬物川嶽既別樹元首而

札樸卷十

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定八方故知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崇高辨位莫大於君臣道治則中外寧政乖必風雅變豈世情而致抑天理之常我贊普鍾蒙國大詔性業合道智觀未萌隨世運機觀宜撫衆退不負德進不慚容者也王姓蒙字閣羅鳳大唐特進雲南王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之長子也應靈傑秀含章挺生日角標奇龍文表貴始乎王在儲府道隆三善位即重離不讀非聖之書嘗學字人之術撫軍屢聞成績監國每著家聲唐朝授右領軍衛大將軍兼陽州刺史洎先詔與御史嚴正誨謀靜邊寇先王統軍打石橋城差詔與嚴正誨攻石和子父子分



師兩殄克醜加左領軍衛大將軍無何又與中使王承訓同破劍川忠績載揚賞延於嗣遷左金吾衛大將軍而官以材遷功由幹立朝廷照鑒委任兵權尋拜特進都知兵馬大將軍二河既宅五詔已平南國止戈北朝分政而越析詔餘孽于贈恃鐸稍騙瀘江結彼克渠擾邊鄙飛書遣將皆輒拒違詔弱冠之年已負英斷恨茲殘醜敢逆大命固請自征志在掃平梟于贈之頭傾伏藏之穴鐸稍盡獲寶物並歸解君父之憂靜邊隅之擾制使奏聞酬上柱國天寶七載先王卽世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撫存遣中使黎敬義持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

札樸卷十

小李白房校刊

迦異時年十歲以天寶入朝授鴻臚少卿因冊襲次又加授上卿兼陽瓜州刺史都知兵馬大將既啣厚眷思竭忠誠子弟朝不絕書進獻府無餘月將謂君臣一德內外無欺豈期奸佞亂常撫虐生變初節度章仇兼瓊不量成敗妄奏是非遣越雋都督竹靈倩置府東繫通路安南賦重役繁政苛人弊被南寧州都督繫歸王昆州刺史繫日進梨州刺史繫祺求州繫守懿螺山大鬼主繫彥昌南寧州大鬼主繫崇道等陷殺竹靈倩兼破安寧天恩降中使孫希莊御史韓洽都督李宓等委先詔招討諸繫畏威懷德再置安寧其李宓忘國家大計

躡章仇詭蹤務求進官榮宓阻扇東繫遂激崇道令殺歸王議者紛紜人各有志王務邊亂萌思紹先績乃命大軍將段忠國等與中使黎敬義都督李宓又赴安寧再和諸繫而李宓矯僞居心尚行反間更令崇道謀殺日進東繫諸酋並皆驚恐曰歸王崇道叔也日進弟也信彼讒構殺戮至親骨肉既自相屠天地之所不祐乃各興師召我同討李宓外形中正佯假我郡兵內蘊奸欺妄陳我違背賴節度郭虛已仁鑒方表我無辜李宓尋被貶流崇道因而亡潰又越雋都督張虔陀嘗任雲南別駕以其舊識風宜表奏請爲都督而反誑惑中禁

札樸卷十

小李白房校刊

職起亂階吐蕃是漢積讐遂與陰謀擬共滅我一也誠節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貶在長沙而彼奏歸擬令間我二也崇道蔑盟構逆罪合誅夷而卻收錄與宿欲令讐我三也應與我惡者並授官榮與我好者咸遭抑屈務在下我四也築城收質繕甲練兵密欲襲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稅軍糧徵求無度務欲做我六也於時馳表上陳縷伸冤枉皇上照察降中使賈竒俊詳覆屬豎臣無政事以賄成一信虔陀共掩天聽惡奏我將叛王乃仰天嘆曰嗟我無事上蒼可鑒九重天子難承咫尺之顏萬里忠臣豈受奸邪之害卽差軍將楊羅顛等連



表控告豈謂天高聽遠蠅點成瑕雖布腹心不蒙矜察  
管內酋渠等皆曰主辱臣死我實當之自可齊心戮力  
致命全人安得知難不防坐招傾敗於此差大將軍王  
毗雙羅時等揚兵送檄問罪府城自秋畢冬故延時序  
尚佇王命冀雪事由豈意節度使鮮于仲通已統大軍  
取南谿路下大將軍李暉從會同路進安南都督王矩  
進自步頭路入既數道合勢不可守株乃宣號令誠師  
徒四面攻圍三軍齊奮先靈冥祐神炬助威天人協心  
軍羣全拔虔陀飲醜寮庶出走王以為惡止虔陀罪豈  
加衆舉城移置猶為後圖即就安寧再申衷懇城使王

札樸卷十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克昭執惑昧權繼違拒請遣大軍將李克鐸等帥師代  
之我直彼曲城破將亡而仲通大軍已至曲靖又差首  
領楊子芬與雲南錄事參軍姜如之齋狀披往因張卿  
讒構遂令蕃漢生猜贊普今見觀釁浪穹或以衆相威  
或以利相導倘若蚌鶴交守恐為漁父所擒伏乞居存  
見亡在得思失府城復置幸容自新仲通殊不招承刼  
至江口我又切陳丹欵至於再三仲通拂諫棄親阻兵  
安忍吐發唯言屠戮行使皆被詆呵仍前差將軍王天  
運帥領驍雄自黔蒼山西欲腹背交襲於是具牲牢設  
壇墀叩頭流血曰我自古及今為漢不侵不叛之臣今

節度背好貪功欲致無上無君之討敢昭告於皇天后  
土史祝盡詞東北稽首舉國痛切山川黯然而誠感神  
風雨震雷遂宣言曰彼若納我猶吾君也今不我納即  
吾讐也斷軍之機疑事之賊乃召卒伍擱然登陴謂左  
右曰夫至忠不可以無主至孝不可以無家即差首領  
楊利等於浪穹參吐蕃御史論若贊御史通變察情分  
師入救時中丞大軍出陳江口王審孤虛觀向背縱兵  
親擊大敗彼師因命長男鳳迦異大軍將段全葛等於  
上遷和拒山後贊軍王天運懸首轅門中丞逃師夜遁  
軍吏欲追之詔曰止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

札樸卷十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既而合謀曰小能勝大禍之  
胎親仁善鄰國之寶遂遣男鐸傳舊大酋望趙任鄧楊  
傳磨伴及子弟六十人齋重帛珍寶等物西朝獻凱屬  
贊普仁明重酬我勲效賜為兄弟之國天寶十一載正  
月一日於鄧川冊詔為贊普鍾南國大詔授長男鳳迦  
異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凡在官僚寵幸咸被山  
河約誓永固維城改年為贊普鍾元年二年漢帝又命  
漢中郡太守司空襲禮內使賈奇俊帥師再置姚府以  
將軍賈瓊為都督僉曰漢不務德而以力爭若不速除  
恐為後患遂差軍將王兵各絕其糧道又差大軍將洪



光乘等神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同圍府城信宿未  
踰破如拉朽賈瓊面縛士卒全驅三年漢又命前雲南  
郡都督兼侍御使廣府節度何履光中使薩道懸遂摠  
秦隴英豪兼安南子弟頓營隴坪廣布軍威乃舟楫備  
修擬水陸俱進遂命軍將王樂寬等潛軍襲造船之師  
伏屍遍毘舍之野李宓猶不量力進逼逢川時辰州都  
知兵馬使論綺里徐來救已至巴驕山我命大軍將段  
附克等內外相應競角競衝彼弓不暇張及不及發白  
日晦景紅塵翳天流血成川積屍壅水三軍潰衄元帥  
沈江詔曰生雖禍之始死乃怨之終豈顧前非而忘大

札樸卷一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禮遂收亾將等屍祭而葬之以存恩舊五年范陽節度  
安祿山竊據河洛開元帝出居江劍贊普差御史贊耶  
羅于恙結齋勅書曰樹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越嚮會  
同謀多在我圖之此爲美也詔恭承上命卽遣大軍將  
洪光乘杜羅盛段附克趙附于望羅遷王遷羅奉清平  
官趙佺鄧等統紂于藩從昆明路及宰相倚祥葉樂節  
度尙儉贊同伐越嚮詔親率太子潘圍逼會同越嚮固  
拒被僂會同請降無害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積儲  
一月館穀六月漢復置越嚮以楊庭璉爲都督兼固臺  
登贊普使來曰漢令更置越嚮作援昆明若不再除恐

成滋蔓旣舉奉明旨乃遣長男鳳迦異駐軍瀘水權事  
制宜令大軍將楊傳磨伴等與軍將欺急歷如數道齊  
入越嚮再掃臺登滌除都督見擒兵士盡擄於是揚兵  
邛部而漢將大奔回旆昆明傾城稽顙可謂紹家繼業  
世不乏賢昔十萬橫行七擒縱畧未足多也爰有尋傳  
疇曩沃饒人物殷湊南通渤海西近大秦開闢以來聲  
教所不及羲皇之後兵甲所不加詔欲革之以衣冠化  
之以禮義十一年冬親與僚佐兼總師徒刊木通道造  
舟爲梁耀以威武喻以文辭欵降者撫慰安居抵捍者  
繫頸盈貫矜愚解縛擇勝置城裸形不討自來祁鮮望

札樸卷十

三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風而至且安寧雄鎮諸巖要衡山對碧雞波還碣石鹽  
池執掌利及牂牁城邑綿延勢連戎熨乃置城監用輯  
攜離遠近因依閭閻櫛比十二年冬詔候隙省方觀俗  
恤隱次昆川審形勢言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陸可以養  
人民十四年春命長男鳳迦異於昆川置柘東城居二  
詔佐鎮撫於是威懾步頭恩收曲靖頒告所及翕然俯  
從我王氣受中和德含覆育才出人右辨稱世雄高視  
則卓爾萬尋運籌則決勝千里觀釁而動因利興功事  
協神衷有如天啓故能攻城挫敵取勝如神以危易安  
轉禍爲福紹開祖業弘覃王猷坐南面以稱孤統東偏



而作主然後修文習武官設百司列尊敘卑位分九等  
闡三教賓四門陰陽敘而日月不憊賞罰明而奸邪屏  
迹通三才而制禮用六府以經邦信及豚魚恩霑草木  
厚塞流潦高原為稻黍之田疏決陂沱下隰樹園林之  
業易貧成富徒有之無家饒五畝之桑國貯九年之廩  
蕩滅之恩累占蠢動珍帛之惠徧及耆年設險防非憑  
隘起堅城之固靈津蠲疾重巖湧湯沐之泉越賤天馬  
生郊大利流波濯錦西開尋傳祿邪出麗水之金北接  
陽山會川收瑟瑟之寶南荒濟奏覆詔願為外臣東爨  
悉歸步頭已成內景建都鎮塞銀生於墨菁之鄉候隙

札樸卷十

卷十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省方駕憇於洞庭之野蓋由人傑地靈物華氣秀者也  
於是犀象珍奇貢獻畢至東西南北烟塵不飛遐邇無  
剽掠之虞黔首有鼓擊之泰乃能驤首邛南平眸海表  
豈惟我鍾王之自致實賴我聖神天地贊普德被無垠  
威加有截春雲布而萬物普潤霜風下而四海颯秋故  
能取亂攻昧定京邑以息民兼弱侮亾冊漢帝而繼好  
紀功述績實曰鴻徽自顧下才敢題風烈其詞曰  
降祉自天福流後孕瑞應匪虛禎祥必信聖主分憂遐  
荒聲振襲久傳封受符兼印兼瓊秉節貪榮構亂開路  
安南攻殘西釁竹倩見屠官師潰散賴我先王懷柔伏

叛祚不乏賢先猷是繼郡守詭隨貶神遐裔禍建虔陀  
亂深豎壁殃咎匪他塗豕自殪仲通制節不詢長久徵  
兵海隅頓營江口矢心不納白刃相守謀用不臧逃師  
夜走漢不務德而以力爭與師命將置府層城三軍往  
討一舉而平而縛羣吏馳獻天庭李宓總戎猶尋覆轍  
水戰陸攻援孤糧絕勢屈謀窮軍殘身滅祭而葬之情  
誅故設贊普仁明審知機變漢德方衰邊城絕援揮我  
兵戎攻彼郡縣越嶠有征會同無戰雄雄嫡嗣高名英  
烈惟孝惟忠乃明乃哲邛瀘一掃軍群戮滅觀兵尋傳  
舉國來賓巡幸東爨懷德歸仁碧海效祉金穴薦珍人

札樸卷十

卷十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無常主惟賢實親土宇克開煙塵載寢穀擊犁坑輯熙  
群品出入連城光揚衣錦業留萬代之臺倉貯九年之  
廩明明贊普揚于之光赫赫我王實賴之昌化及有土  
美著無疆河帶山礪地久天長辨稱世雄才出人右信  
及豚魚潤深瓊玖德以建功是謂不朽石以刊銘可長  
可久  
碑在大理府城南太和邨即南詔大和城北門舊址小  
地漫滅俗呼摩刀石乾隆五十三年布政使王景訪得  
之今就通志府志參錄其文如右通志稱鄭回撰杜光  
庭書案通鑑雲南王閣羅鳳陷嵩州獲西瀘令鄭回回



相州人通經術閻羅鳳愛重之志稱光庭以文學教蒙氏既卒蒙學士爨泰葬於玉局峰麓案點蒼山十九峰玉局其一也碑言天寶七載先王卽世皇上遣中使黎敬義持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時年十歲以天寶入朝授鴻臚少卿因冊襲次又加授上卿兼陽瓜州刺史唐書南詔傳天寶初遣閻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七載歸義死閻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史案天寶七載詔改魏州爲陽瓜州以鳳迦異爲刺史其先世遷盛會爲魏州刺史魏州卽今之蒙化南有魏山州因山得名碑言越析詔侍鐸稍云云案

札樸卷十

李山房校刊

南詔傳鐸稍者狀如殘乃有孔旁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寶貴月以血祭之又云越析詔酋長悉其王波衝妻因殺波衝波衝兄子于贈持王所寶鐸稍邑於龍佉河使部酋楊墮居河東北歸義樹壁侵于贈不克閻羅鳳自請往擊楊墮破之于贈投瀘死得鐸稍故王出軍必雙執之碑言章仇兼瓊遣越嵩都督竹靈倩置府東爨被南寧州都督爨歸王昆州刺史爨日進黎州刺史爨祺求州刺史爨守懿螺山大鬼主爨彥昌南寧州大鬼主爨崇道等陷殺靈倩兼破安寧委先詔招討再置安寧案驃國傳爨弘達旣死以爨歸王爲南

寧州都督大鬼主崇道者與弟日進日用居安寧城左聞章仇兼瓊開步頭路築安寧城群蠻震駭共殺築城使者玄宗詔蒙歸義討之師次波州歸王及崇道兄弟謝罪赦之案築城使者卽竹靈倩史畧其名夷人尙鬼謂主祭者爲鬼主大部落有大鬼主也碑言李宓激崇道令殺歸王更謀殺日進東爨諸酋乃各與師召我同討又云李宓尋被貶流崇道因而亡潰案驃國傳崇道殺日進及歸王歸王妻阿妊烏蠻女也詠歸義爲興師崇道走黎州俄亦被殺碑稱贊普仁明賜爲兄弟之國冊詔爲贊普鍾案吐蕃俗謂疆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

札樸卷十

李山房校刊

君長曰贊普夷言謂弟曰鍾吐蕃以弟蓄之也碑言授長男鳳迦異大瑟瑟告身案吐蕃傳其官之章飾最上瑟瑟金次之金涂銀又次之銀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又于闐傳德宗遣朱如玉求玉於于闐得瑟瑟百斤康者傳柘析城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珍珠河東南有大山生瑟瑟拂菻傳其國以瑟瑟爲殿柱是也碑言遂收亡將等屍祭而葬之謂李宓戰破之兵唐書以爲鮮于仲通兵敗閻羅鳳斂戰骨築京觀誤也碑言設險防非惡盜起堅城之固謂築龍首龍尾二關也又言靈津蠲疾重巖湧湯沐之泉謂鄧川



出溫泉也唐書言天寶九載雲南蠻陷雲南郡都督張  
虔陀死之卽碑所云虔陀飲醜也唐書言領劔南節度  
使鮮于仲通自將進次曲州靖州閣羅鳳遣使者謝罪  
願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仲通怒  
囚使者卽碑所云仲通大軍已至曲靖又云府城復置  
幸容自新又云切陳丹欵至於再三仲通吐發唯言屠  
戮行使皆被詆呵也唐書言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及  
雲南蠻戰于西洱河大敗績大將王天運死之卽碑所  
云王天運懸首轅門中丞逃師夜遁也唐書言劔南節  
度留後李宓及雲南蠻戰於西洱河死之卽碑所云三

札樸卷十

美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軍潰衄元帥沈江也唐書言廣德初鳳迦異築柘東城  
卽碑命長男鳳迦異於昆川置柘東城也唐書言初鮮  
山之西多瘴歎卽碑初鮮望風而至也唐書言越賧之  
西產善馬世稱越賧駿卽碑越賧天馬生郊也唐書言  
麗水多金越卽碑西開尋傳祿郭出麗水之金也唐書  
言尋傳西有裸蠻卽碑爰有尋傳疇壤沃饒又云裸形  
不討自來也唐書言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  
東爨烏蠻卽碑東爨悉歸步頭已成內景也唐書言會  
安祿山反閣羅鳳因之取禱州會同軍卽碑所云詔親  
率太子潘園逼會同越嵩固拒被僂會同請降無害也

碑言列尊敘卑位分九等案九等謂九爽幕爽主兵琮  
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  
館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兼之  
清平猶宰相爽猶省也碑言凡在官僚寵幸咸被卽碑  
陰所列段忠國等受吐蕃封賞者忠國本名儉魏以戰  
功封清平官賜名忠國碑陰亦多漫滅今不載

唐書玄宗紀天寶九載雲南蠻陷雲南郡都督張虔陀  
死之十載四月壬午劔南節度鮮于仲通及雲南蠻戰  
於西洱河大敗績大將王天運死之陷雲南都護府十  
三載劔南節度留後李宓及雲南蠻戰於西洱河死之

札樸卷十

美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楊國忠傳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  
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歿獨  
仲通挺身免時國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為匿其敗  
更敘戰功使白衣領職又云尋遣劔南留後李宓率兵  
十餘萬擊閣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矯為捷書上聞自  
再興師傾中國驍卒二十萬踣屢無遺天下寃之  
南詔傳開元末皮羅閣逐西洱河蠻取大和城詔賜名  
歸義冊為雲南王於是徙至大和城天寶初遣閣羅鳳  
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七載歸義死閣羅鳳立襲  
王以其子鳳迦異為陽瓜州刺史初安寧城有五鹽井



人得煮鬻自給玄宗詔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寧城及并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閣羅鳳不應虔陀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三十二明年領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自將出戎檣州分二道進次曲州靖州閣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崖城大敗引還閣羅鳳斂戰皆築京觀遂北臣吐蕃以爲弟夷謂弟曰鍾故稱贊普鍾給金印號東帝楊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世奉中

札樸卷十

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被吾罪也楊國忠使侍御史李宓討之敗於大和城死者十八會安祿山反閣羅鳳因之取檣州會同軍據清溪關以破越析梟于贈西而降尋傳驃諸國案驃國古朱波也在永昌南二千里吐蕃傳天寶十載吐蕃與蠻閣羅鳳聯兵攻瀘南劔南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姦罔上自言破蠻衆六萬於雲南通鑑李泌曰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於吐蕃苦於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

郵亭題壁詩

明洪武中閩中守某妻宋氏謫戍永昌賦詩題郵亭壁嘉靖十六年御史陰汝登祠而祀之御史黃中刻詩於石今讀其詩詞意率直音節悲涼有古樂府之風惜刻石遠在邊徼流傳絕少余見而亟錄之

郵亭咫尺堪投宿手握親姑憇茅屋抱薪就地旋鋪攤支頤相向吞聲哭旁人問我是何方俛首哀哀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祖父曾爲上千戶舉艘運粟大都回金牌勅賜雙飛虎弟兄晦迹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方金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笄年嫁向衢州城夫婿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史遍搜覽意欲出仕蘇蒼生

札樸卷十

望 小 李 山 房 校 刊

前年郡邑忽交辟辭親笑傲趨神京萬言長策獻闕闔馳書歸報泥金名承恩拜除閩州守飄然畫舫西南行到官搜賢訪遺老要把姦頑盡除掃日則升堂剖公務夜則挑燈理文彙守廉不使纖塵污執法應教僚佐怒府推獲罪苦相扳察院來提誰與訴臨行囊橐無錙銖惟有舊日將去書牽衣父老泣相送遮留赤子爭號呼彼時徵賦動盈萬妾夫自料無從辨竟晨拷打不成招暗囑家人莫送飯嗟呼餓死囹圄中旗軍原籍來抄封當時指望耀門戶豈期一旦翻成空親隣憐妾貧如洗斂錢殷勤餽行李伶仃三口到京師奉旨邊方戍金齒



阿弟遠饒龍江邊臨歧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相慟  
別來再會知何年開船未幾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  
武昌城外埜坡前白骨誰憐葬青草初然有子相依傍  
身安且不憂家蕩而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誰望  
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程戒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  
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天梯百戶發放來取齊  
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  
情思昏昏倦無力五更睡重起身遲飯還未熟旗頭逼  
翻思昔日深閨內遠行不出中門外融融日影上欄干  
花落庭前鳥聲碎寶髻斜簪金鳳翹翠雲蟬鬢蛾眉嬌

札樸卷十

聖小李山房校刊

繡牀新刺雙蝴蝶久坐尙覺春風饒誰知今日夫亡後  
天末遐荒要親走半途日午姑云饑欲丐奉姑羞舉口  
同來一婦天台人情懷薄似秋空雲喪夫未經二十日  
畫眉重嫁鹽商君血色紅裙繡羅襖騎驢遠涉長安道  
穩坐不知行路難揚鞭笑指青山小取歡但感新人心  
那憶舊夫恩愛深吁嗟風俗日頹敗綱常廢盡趨黃金  
妾心汪汪淡如水寧受飢寒不受恥幾回欲葬江魚腹  
姑存未敢先求死前途姑身少康健辛苦奉姑終不怨  
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說到傷心淚如雨  
咽咽低頭不能語道傍聞者總悽酸隔岸猿啼叫何許

惡俗

雲南之俗人頭畜鳴難以理格惟嚴刑竣法可使其畏  
威而不敢動前者楚雄大理永昌三府亂民蠶起蟻聚  
圍城邑毀廬舍抉人目焚人身官府力不能制其不釀  
成大事者萬萬幸此其舊俗相沿非一朝夕之故也欲  
革其弊先禁牛叢所謂牛叢者連山接寨約結黨與於  
深林孤廟殺牛飲血相為盟誓一人欲動則登高吹角  
角聲一起千百雲集擁其衆以報復私怨挾制官長莫  
敢誰何此俗豈可容於

聖明之世試取牛叢之首殺無赦取吹角者殺無赦則

札樸卷十

聖小李山房校刊

破其膽敗其謀絕其盟散其衆而俗一變矣

用刑

省刑薄斂理民要道人皆習知若夫因地制宜或輕或  
重則又在執政者裁之雲南山多於地民無儲畜其斂  
視他省宜更薄而刑則斷不可輕雲南舊染蠻夷之習  
視禮法若土苴仰刑法如雷霆布德未見其懷也示威  
猶見其畏也則刑為祛疾之藥石矣昔子產治鄭鑄刑  
書作丘甲我夫子稱之一則曰惠人再則曰遺愛又曰  
孰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若與其行事不相符者及聞  
火烈水弱之言然後知惠愛仁即寓於刑法之內執滇



政而事姑息邀名譽以陷民於法網者謂非滇民之賊耶謂非子產之罪人耶

宣十六年左傳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援摭宏富攷核精詳識解明通頭頭是道無一語拾前人牙慧卯部之至黃六經之羽翼也潛工而後此系嗣繇拜服拜服

愚弟葉紹榘拜讀

札樸第十

山陰 李信 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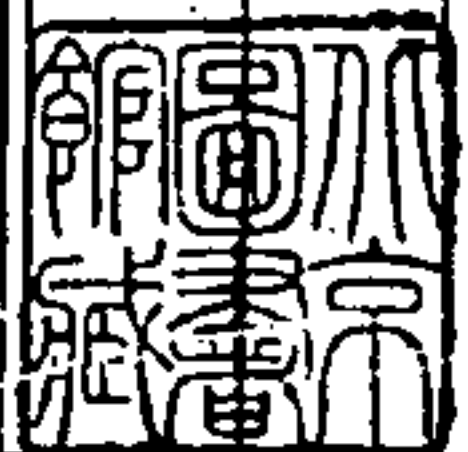
札樸卷十

置小 李山房校刊

跋

歲甲子信自滇將東裝歸大令未谷先生手所著札樸十卷屬就江浙開刻之曰滇南無工剞劂者願以付君而先生以是年沕於官所信竭於資釜又遲之一年乃果東歸每檢是書惴惴焉懼所諾之不踐也癸酉鮑先生淶飲銳力專司校讐工資信勉力謀之而是刻乃韋以成憶先生在滇政暇不廢著述信職在下僚謬蒙推許往往引與談論連類引申互相商榷幾共忘其刻漏之遙而燭之屢跋也昔人云得一知己足以不恨以信之碌碌無似而先生有嗜痂之癖知遇之感安能去懷

心念舊情恍忽如昨今幸是刻之成不負先生付託之意至於書之質而雅也確而精也所見之不鑿也所言之不襲也世必有以賞之信敢阿其所好耶嘉慶癸酉仲夏後學山陰李宏信跋於吳門寓齋吳門聞詩書









愈愚錄

光緒十五年  
廣雅書局刻

愈愚錄卷一

漢碑引經

寶應劉寶楠撰

張表碑盤桓利貞今易作磐桓利居貞釋文磐本亦作盤此碑作盤與一本合太尉陳公碑泣涕漣如今易作泣血漣如劉熊碑束帛莛莛王君廟門斷碑束帛有瓊瓊與莛同郭仲奇碑虎視眈眈張壽碑觀觀虎視眈眈義同說文觀內視也孔彪碑祇用既平今易無用字華嶽廟碑受茲參福劉修碑受茲參福今易作介福說文介大也經典通用介字衡方碑饗饗王臣饗與蹇同張表碑饗饗匪躬本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之文孫根碑厥先出自有殷至於東叩大虐戕戕仁以東鄰為紂蓋用東鄰殺

愈愚錄卷一

廣雅書局

牛之文洪氏适云說文音卽為喧此則以卽為山班固幽通賦東山虐而殲仁正作山字衡立碑彭祖為卽亦是以卽為山竊疑古本周易必有作東山者丁君壽昌曰卽鄰古音同部假借字張表碑動乎儉中今易作險中顧氏講吉日荀子俗儉而百姓不一楊倬注儉當作險儉與險古蓋通用劉修碑鬼神富謙今易作福謙按釋文福京作富郊特牲富者福也福富俱从畀聲故福亦作富豐壽碑不可榮以祿又云匪祿是榮竝用否象傳文榮營通用虞注營或作榮是也度尙碑暉光日新暉輝義近日新絕句與鄭讀合說詳王氏經義述聞案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宋書樂志傳元正旦大會行禮詩唐八都神壇廟碑皆有暉光日新句婁壽碑遁世無悶今文言傳作遜世无悶俱通用字又推乎其不可拔也今易作確亦通用字華山廟碑乾小定位山澤通



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易之義也雲行句見彖傳既成句見說卦傳皆同今本乾小二句亦見說卦而作天地定位與廟碑異坤作小乃借用川字衡方碑制小郝閣頌小兌孔蘇碑乾山史晨奏銘乾山魏孔羨碑乾山並隸體小變說詳王氏經義述聞劉熊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碑銘文皆四言此用易全句而稍變通之上引衡方碑少以文塞長以欽明文塞即文思此今文家說後漢書馮衍第五倫陳寵傳注引尚書考靈耀俱作文塞邱惲傳塞晏之化注引鄭注考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塞詩言其心塞淵毛傳塞實也與鄭注可互證魏受禪表欽明文塞義同樊毅復志下民租田口算碑絲竹江堰碑廣被四表唐扶頌德彼四表又追惟堯德廣彼之恩廣彼即廣被亦即光被魏羣臣上尊號

愈愚錄卷一

廣雅書局

表光被四表作光字與今本同用假借也華嶽廟碑黎民時雍張平子碑黎民時雍黎民即黎民漢碑黎陽多假作犁陽孔宙碑於下時雍雍離通用孫氏淵如云下即弁之俗字下音近變故得通也北海相景君銘辨秩東作此用書平秩之文鄭注周禮馮相氏引書作辨秩史記索隱曰大傳平為辨是也王君廟門斷碑庶績成喜喜熙義同楊雄劇秦美新亦作喜與碑同陳球後碑口升大鹿封燕然山銘納于大麓案銘上云寅亮聖皇登翼王室是以大麓為大錄三公之位魏受禪表書陳納于大鹿又遵大鹿之遺訓皆與陳球碑義同此亦今文說鹿麓通用白石神君碑望于山川徧于羣臣華嶽廟碑辨于羣神徧正字史記本紀作辨與此廟碑作辨並假借字廟碑又云五歲壹

巡守壹與一同作五歲與史記本紀合督郵班碑漆遠而邇今書作柔遠能邇郭昞碑柔遐能邇遐亦遠也張納碑乃訓五品數散在寬帝堯碑五品用訓此用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之文遜與訓同訓者順也漢書鄧禹傳引亦作訓史記本紀作馴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是也孔宙碑祗傳五教祗亦敬也傳與敷通漢書文帝紀傳納以言師古曰傳讀曰敷是也衡方碑維明維允此用惟明克允之文郭昞碑夙夜惟寅衡方碑夙夜惟寅此隸體之變類篇以寅為寅古文非也又衡方碑能折能惠今書作能哲而惠孔宙碑黎儀以康費鳳碑黎儀瘁傷黎與黎同黎儀即黎獻大傳民儀有十夫是也丁君壽昌曰音涉儀獻音近通用華嶽廟碑鳥獸率舞鳳皇來儀今書作百獸率舞無

愈愚錄卷一

廣雅書局

極山碑揚越之橈口條鴻施下必是韓字條蕩即條蕩又終南之敦物洪适云以敦物為終南所產與松篠同科此異說也開門廟石闕銘九山甄旅今書作刊旅案隨山刊木說文引作棗木云棗棗識也史記本紀作隨山表木謂削木以為識所以表道也此碑云甄旅者文選光武紀贊注引尚書緯鄭注又西征賦注並云甄表也是亦用今文為說與本紀說文義同唐扶頌優賢屬歷袁良碑優優之寵於斯盛矣攷古文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以歷字下屬今文夏侯說作優賢屬歷與古文異詳孫此碑用今文說也孔彪碑無偏無黨遵王之素今書作遵王之路范式碑微柔懿恭與今本同石經尚書殘碑作共或用假借也靈臺碑日昃不夏案無逸至于日中不遑暇食日







說文作蟻與此碑同今本說文作蟻引詩亦作蟻蟻字同竹  
 邑相張君碑蟬賊不起據說文蟬為靈之古文詩作蝨則隸省  
 也無極山碑興雲那那今詩作興雨碑字作雲與呂氏春秋韓  
 詩外傳漢書食貨志合唐扶頌受天之怙受即受字怙即祜字  
 顧諱吉日碑蓋借怙為祜靈臺碑享大祭今上來多怙與此碑  
 同費鳳別碑鳩與女雜今詩作鳥案說文鳥或从木作鳩此碑  
 用或體字唐公房碑癘蠱不遐案思齊烈假不瑕鄭箋厲假皆  
 病也鄭意烈與癘同假與瑕同故云皆病瑕作遐者通用字  
 大斷平與合辭君碑張納碑平顯其光平即丕字劉熊碑相繼  
 卒顯隸體小異詩作不顯不亦丕也西狹頌克長克君衡方碑  
 剋長克君剋克字同劉熊碑岐嶷踰絕誕生岐嶷逢盛碑在克

愈愚錄卷一

六 廣雅書局

岐嶷婁壽碑岐嶷有志武梁碑岐嶷有異武班碑岐嶷發蹤唐  
 扶頌少有岐嶷任伯嗣碑少履岐嶷醉斃之口郭仲奇碑秀有  
 岐嶷天然之資鄭固碑善性形於岐嶷俱本克岐克嶷之文推  
 傳箋意則以岐嶷為正說文嶷小兒有知亦與傳箋合碑文嶷  
 疑並見疑是假借字張表碑高朗令蠅案蠅即融字偏旁互易  
 融終也與毛義同校尉熊君碑嘉樂君子類類令德嘉樂與禮  
 中庸合毛傳假嘉也謂假為嘉之借字類與顯同猶濕之或作  
 濕也夏承碑令問不已問與問同白石神君碑率由舊章謹敏  
 碑祝睦後碑帥由舊章率帥通用衡方碑平都相蔣君碑顯顯  
 昂昂與印同唐扶頌爰及鬼方爰覃義同劉熊碑惟德之偶  
 偶即隅字假借劉寬後碑瑟競伊人伊維音近假借華山亭碑

逢斯瘳怒今詩作逢天憚怒天作斯者碑上句云畏天之威故  
 此避天字瘳與憚同方言戲憚怒也廣雅齊曰戲楚曰憚今詩  
 作憚與瘳同並是假借西嶽華山碑白石神君碑魯相置孔子  
 卒史碑敬恭明祀今雲漢作明神釋文明祀本或作明神是陸  
 所見本不誤也李善注文選答張士然詩江文通雜詩皆作敬  
 恭明祀而東京賦注又作明神此後人據誤本毛詩改也三公  
 山碑峻極于天今詩作駿通用字劉熊碑民之秉彜顧諱吉日  
 案集韻彜古作彜張平子碑柔嘉伊則伊亦維也西狹頌郎中  
 郭君碑並作惟則樊安碑厥祖曰仲山父翼佐周宣出納王命  
 為之喉舌父與甫同出納二句即本詩文堯廟碑惟序仲氏祖  
 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王平功

愈愚錄卷一

七 廣雅書局

遂受封於齊案詩仲山甫徂齊非封齊也封齊之說蓋本韓詩  
 漢書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亦本韓詩  
 為說然傳言異姓碑言同姓未知孰是郭昉碑既明且晉顧氏  
 諱吉日說文古文皆從三吉碑變作舌劉子山斷碑不畏彘禦  
 北海相景君銘強衙改節強衙即彘禦郭仲奇碑表職有關表  
 卯亥字祭湛頌表職是望亦同郭昉碑又作表魏受禪表又作  
 表皆隸體之變司馬季德碑百兩旁旁彭旁一聲之轉劉熊碑  
 式序在位孫根碑式敘在位敘正字序假借字詩作序與劉熊  
 碑同孫叔敖碑拭序在朝拭又式之假借孔宙碑豐年多黍此  
 節用詩句郭輔碑克昌厥後今詩作后通用字逢盛碑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此亦節用詩句張表碑王君廟門斷碑二有覆其



馨案載艾詩有椒其馨椒乃椒字之誤釋文注 倣與馥音近假

借見段氏說文注 晉傅咸答潘尼詩吉甫作頌有馥其馨亦作

馥字張納碑庶慕奚斯□□之義共論敘紀著休烈度尙碑故

吏感清廟之頌歎斯父之詩謂奚斯季 楊統碑庶考斯之頌儀

謂正考 費鳳碑感奚斯之義刊銘元石楊震碑慕奚斯之追述

樹元石于墳道曹全碑嘉慕奚斯考甫之美乃共刊石紀功綏

民校尉熊君碑公子奚斯追羨遺蹟紀述前勳張遷表奚斯讚

考父頌殷案據諸碑則奚斯所作是作詩非是作廢與毛詩

義異說見段氏 華嶽廟碑歲其有年案有賦詩歲其有無年字

然豐年正義引歲其有年唐石經有下旁添年字陸氏釋文云

又作歲其有年者皆衍文也此碑所云與釋文別本合衡方碑

愈愚錄卷一

廣雅書局

不虞不陽虞吳同音通用郭昞碑檢蠻景彼此用憬彼淮夷之

義校官碑卑爾熾昌今詩作俾爾熾爾昌卑與俾同荀子宥坐

卑民不迷楊注卑讀為俾是也又布政優優與左昭二十年傳

引同詩作敷政敷亦布也北周書蘇綽傳詩曰布政優優百祿

是求又南史夏侯詳于夔傳前兄後弟布政優優皆作布字高

彪碑□□申甫稽功猗衡猗與阿同度尙碑亂彼海外洪适云

卽截字以上 從事郭君碑卜商號咷喪子失名案檀弓子夏喪

其子而喪其明明作名者晏子春秋君上享其明臣下利其實

又云是上獨擅明利下流也明與名可通用韓子孤憤其不可

借以美明者藏本作名顧校以作明為誤丁君壽昌曰古音明

入陽韻名入庚韻名明音義似不同爾雅目上為名目不得為

名竊謂明名假借字殺阮君神祠碑祭法曰山林川澤有益于

民□□在祀典案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所用取財用也非此

族也不在祀典此碑文所本白石神君碑□問經國序民莫急

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此本祭統惟經國序民禮作治人之

道鄭季宣碑咨父事君此用資於事父以事君之文禮記緇衣

引書小民惟日怨資釋文資與咨同是咨資通也以上引 華嶽

廟碑周禮識方氏集古錄曰其字畫分明非偽缺疑當時周禮

之學自如此案識職同莊子繕性篇心與心識釋文識向作職

二字皆从職聲假借字也此引 無極山碑□必豐碩酒必嘉粟

□必性字按左傳杜注嘉善也栗謹敬也劉炫以栗為穗貌則

與詩實穎實粟同嘉粟言穀旨酒言酒此碑酒必嘉粟與杜注

愈愚錄卷一

廣雅書局

同蓋異義也費汎碑其先季文為魯大夫有功封費因氏為姓

洪适云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碑作季文誤也陳球碑

公子完適齊為桓公公正公正即工正平與令辭君碑英名委

質宣昭令聞二語皆本左傳英當作英葉長蔡湛頌協英公門

此隸體之變又令聞左傳作令問耿勳碑敦詩說禮平都相蔣

君碑敦書說禮西狹頌敦詩悅禮王元賓碑敦書悅禮俱本說

禮樂而敦詩書之文殷華碑敦詩閱禮閱與說通張平子碑介

慮之所識即指介葛慮識牛鳴事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

魯不脩大室春秋作譏樊毅脩華嶽廟碑世室不脩春秋作譏

案春秋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左傳作大室公羊作世室世大

義同字亦通用孫叔敖碑寔堅禹稷與庭同劉熊碑養□之



福案成十三年傳能者養之以福漢書五行律厯志作養以之  
福與此碑合可證今本左傳之誤樊敏碑晏嬰邱殿今左傳作  
邱殿猶詩邱風亦作邱風以上引左傳白石神君碑觸石而出膚寸  
而合不終朝日而澍雨沾洽翁氏方綱兩漢金石記僖三十一  
年公羊傳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  
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太山爾據此傳文初無雲  
字唐人類書引此乃加一雲字曰唯太山雲爾誤也何休注曰  
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下文河海潤于千里注曰  
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據此則所謂出合者山之氣為  
之也觀是碑上言幽讚長育下言澍雨沾洽信知公羊一語之  
不指雲矣案翁氏以觸石二句為山氣非山雲不知雲亦氣也

愈愚錄卷一

廣雅書局

尙書大傳五嶽皆觸石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即本  
公羊傳三公山碑觸石興雲不崇朝而雨祀三公山神碑興雲  
膚寸無極山碑觸石膚寸興雲祁祁西嶽華山碑觸石興雲雨  
我農桑皆指雲說其非始於唐人明甚但太山下不必更增雲  
字此則類書之誤此引公羊傳景君碑高彪碑慎終追遠督郵班碑  
慎終追遠尙德乎歸厚碑文五言故增于字劉熊碑政猶北  
辰眾星所從從亦拱也祝睦碑導濟以禮案此用造之以德齊  
之以禮之文道作導與皇本高麗本同齊作濟者別一義亦得  
通也費鳳碑有恥且裕祝睦碑有恥且恪裕正字恪借字今本  
作格亦是借字費鳳碑舉直措枉樊安碑舉直措枉措措通用  
華山廟碑周鑒於二代今本鑒作監劉熊碑魯無君子斯焉取

海今本旃作斯孫根碑東隆立朝本東帶立於朝之文隆即肇  
帶之肇王政碑無申棠之欲申棠即申棖今字欲下加心後人  
所增也蔡湛頌有君子道四焉無之字古本亦同婁壽碑善與  
人交久而能敬案此謂晏子敬人周禮大宰二曰敬故鄭注敬  
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晉書鄧騫傳善與人交久而益  
敬皆與此碑義同謁者景君墓表惟君束脩仁知朱龜碑仁義  
成於束脩孝弟根其本性冀州從事郭君碑束脩勤恪金恭碑  
束脩聰□□□以束脩為童幼之稱與鄭氏合衡方碑用行舍  
臧張表碑舍之則臧臧同丁君壽昌曰說文無臧字漢書皆作臧臧藏古今字高彪碑  
五十以敬教學同孔彪碑可以託六不言六尺之孤者省文也  
費鳳別碑仰之以彌高鑽之而彌堅碑文五言故增語助嚴發

愈愚錄卷一

廣雅書局

碑鑄堅仰高鑽與鑽義近孔廟禮器碑遑彊之思錢氏大昕說  
遑彊即卓爾沛相范君墓碣茂而不實顏氏暴顛茂秀義同碑  
以苗而不秀二句為顏子發爾衡顏子碑秀不實振芳風唐元  
宗顏子贊秀而不實得無慟焉漢唐人舊說皆如此劉脩碑其  
於鄉黨遜遜如也祝睦後碑鄉黨遜遜朝廷便便案遜遜義與  
恂同史記孔子世家索隱云恂恂有本作遜遜與祝睦後碑合  
衡方碑間間侃侃唐扶頌衍衍間間衍與侃同費鳳別碑南容  
復珪今本作圭陳度碑意則屢中意與億同唐扶頌四遠童冠  
振衣受業又云五六六七化導若神此用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之文隸釋有員與宗答洪丞相書堯祠請雨碑五六六七  
化導若神五六者三十六七者四十二謂七十二子案此漢人



異義以童冠為受業然未嘗以五六六七必為七十二子員氏  
殆臆說也項安世據漢志郊祀用舞樂七十二人以論語五六  
六七為七十二亦誤又頌朝有公卓洪适云即孟公綽案左哀  
九年傳使孟公綽辭師於吳釋文綽本又作卓是卓綽通也堯  
廟碑無為如治如與而同州輔碑所謂摩而不澁涅而不緇者  
摩與磨同鄰即磷之假借費鳳別碑涅而不澁廷尉仲定碑泥  
而不澁叔尉熊君碑泥而不澁穢案史記屈原賈生傳云礪然  
泥而不澁者也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澁又東方朔畫贊  
涅而無滓與三碑略同皆齊古魯異文婁壽碑榮且澁之耦耕  
且澁即沮澁劉子山斷碑綴之斯來動之斯蘇今本作和校尉  
熊君碑劉寬碑其存也榮其亡也哀劉寬後碑生榮亡哀郭究

愈愚錄卷一

廣雅書局

碑生榮死哀文並微具平都相蔣君碑遵五遊四洪适云後漢  
傳有遵五遊四之文此碑亦然蓋漢人傳魯論有如此者引論  
議郎元賓碑退不枉尺直得持與尋同李翊碑比烈陵於即  
於陵之倒文三公山碑其桌如火灶即叔字古本作木或借叔  
其从竹作菽者後人所加也以上引張遷碑周憬功勳銘歲在  
攝提爾雅作攝提格封龍山碑歲辰執涂爾雅作執徐費鳳碑  
歲格于大允爾雅作大荒落此無落字省文逢盛碑歲在協給  
爾雅作協洽韓勳碑青龍在浩歎爾雅作浩濼殺阮神祠碑作  
詬之歲與漢書天文志合爾雅作作聖高彪碑龍在困敦此引  
堯廟碑故能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如與而同此引三公山碑馬  
儀報秀案魯語馬儀不過稂莠韋昭注稂童梁說文有稂無稂

據碑文則漢時已有稂字稂秀禾采生而不成者之稱魯語作  
莠恐非白石神君碑故天無伏陰地無羸陽水無沈氣火無災  
燿時無送數物無害生六句全見周語惟羸陽作散陽羸即鮮  
字亦即散也李善注文選景福殿賦引作炎燿得此碑可知選  
注乃後人所改矣張平子碑遷太史令實掌重黎麻祀之度亦  
能燿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此碑文所本說文燿明也春秋  
傳曰燿燿天地燿燿之隸省碑文與許氏合作燿者假借字  
祝陸碑燿燿天地亦同本鄭語城垣碑至于元月今本于作於  
以上引夏堪碑仲泥何恠洪氏讓其狎侮之罪大于子雲之準  
易案爾雅水潦所止泥丘釋文依字又作泥郭璞云頂上淪下

愈愚錄卷一

廣雅書局

者說文泥反頂受水丘也从土从泥省泥亦聲據孔子世家叔  
梁紇與顏氏女禱於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  
字仲尼段氏玉裁云泥是正字泥是古通用字尼是假借字漢  
碑有作仲泥者後人深非之豈知其合古義哉

觀國之光

易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彖傳觀國之光尚賓也案聘  
禮記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詔帥之自下門入注聘於是  
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厚大之焉帥猶道也從下  
門入游觀非正也此即尚賓之禮

鬼方

易言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鬼方不知何地漢書匡衡傳疏曰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靈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應劭注鬼方遠方也此望文為義然鬼方亦是國名史記楚世家陸終娶於鬼方氏是也後漢書

章帝紀有司奏云孝明皇帝克伐鬼方開道西域李賢注鬼方遠方猶沿應

氏之西羌傳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

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平

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巴蜀徼外蠻

夷西北鄰善車師諸國夏后氏太康失國四夷皆叛及后相即

位乃征畎夷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攘

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

愈愚錄卷一

西漢書局采

其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及武乙暴虐大戎寇邊周公

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李賢注易曰高宗伐鬼方前書

音義曰鬼方遠方也竹書紀年周王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案漢書音義即應劭注見隋書經籍志逸周書王

會解言正西有鬼親國陳氏逢衡補注云即鬼戎然則鬼方即

西戎矣晉書北狄傳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夏曰薰鬻殷曰鬼

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廣韻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

曰匈奴魏曰突厥出漢書音義又干寶云鬼方北國坎當北方

故解鬼以鬼方為北狄並異文散見

澤中有火

丹鉛總錄易澤中有火素問云澤中有陽燄如火烟騰騰而起于水面者是也文選海賦陰火潛然唐願况使新羅詩陰火暝

潛燒又云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色如水波濤灌陽而火不滅此句恐有誤字名曰陰火木元虛海賦所云陰火潛然者也唐詩陰火雨中然

信及豚魚

豚魚二物也伯牙鼓琴而涇魚出聽此信及魚也或以信及豚

無據按北周書陸通傳弟逞除京兆尹都界有豚生數子經旬

而死其家又有豬逐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

致

詩書序

孟子列傳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按詩書序多

與孟子合豈孟子作序而後儒增潤之與此雖孤證姑存一說

愈愚錄卷一

廣雅書局采

丁氏晏日毛鄭詩釋序以詩序為子夏作而孟子述之

孟子與高子論詩而絲衣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孟軻

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

趙岐以為齊人是也

橋即橋

書益稷子乘四載史記夏本紀山行乘權徐廣曰權一作橋河

渠書山行即橋漢書溝洫志山行則橋韋昭曰橋木器如今輿

牀人舉以行也按橋即輿牀今山行亦用之其制如肩輿而稍

短故韋說以為如今輿牀也如滑以橋為履下鐵鐵徐樾音

近故本紀作權權作橋者亦是假音之字橋與輿同南齊書薛

淵傳淵從駕乘虜橋先是救羌虜橋不得入仗為有司所奏免



官見原虜橋即虜橋此古稱之僅存者也史記集解書疏引尸勢篇山用標說文標山行所乘者書疏引應劭云楊或作標爲人所牽引也案今山輪亦用繩以牽引則標亦當是輪之別名春秋文十五年公羊傳魯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何休注筍者竹篾一名編與齊魯以此名之日筍釋文筍音峻攷史記張耳傳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章昭曰輿輿上當有篾字如今輿林人昇以行服虔曰篾音編編竹木如今輿說文亦云篾竹輿也是筍亦輿牀其制雖有竹木之異从木則爲權爲楊而爲今之輿無疑也漢書嚴助傳輿輻而輪領服虔曰輻音橋梁謂音橋梁之橋音同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日輻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輻過

愈愚錄卷十

廣雅書局

領耳何云陵絕水平又旗廟之音無所依據論與踰同如師古說是輻爲輿牀即今之肩輿也

捷記

書捷以記之與上文侯明並謂鄉射鄉射記云射者有過則捷之注過謂矢揚中人凡射時矢中人當刊之今鄉會眾賢以禮樂勸民而射者中人本意在侯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以并捷於中庭而已書曰扑作教刑

冀州

冀州爲九州之一亦爲中國之統名逸周書嘗麥解執蚩尤殺之於中冀又云無類於冀州史記三皇本紀女媧迺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鰲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晏子春

秋內篇問上日糾合兄弟撫存冀州今本非呂氏春秋本味篇日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高注冀州在中央水泉東流經於冀州故日之原楚辭雲中君篇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玉通注兩河間日冀州似未確淮南子墜形訓正中冀州日中土高誘注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日中土也覽冥訓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注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又尙存冀州之際又殺黑龍以濟冀州又淫水涸冀州平泰族訓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皆統中國

愈愚錄卷十

廣雅書局

中國亦稱齊州列子黃帝篇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張湛注斯離也齊中也周穆王篇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湯問篇四海之外奚有革日猶齊州也又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實丹而味酸齊州珍之又禹之治水土也謬之一國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力命篇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皆本爾雅訓齊爲中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史記宋微子世家引洪範云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與偽孔本同而三王世家引書日臣不作威不作福案漢書廣陵厲王胥傳書日臣不作福臣不作威師古注引洪範云臣無有作威作福傳本先福後威注本先威後福後漢書第五倫傳書日臣無作威作福楊震傳書日臣無作威作福王食李固傳作威作福宦者列傳贊注尙書日臣無作威作福臣有作威



作福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三國志魏蔣濟傳時有詔詔夏侯  
尚曰作威作福殺人活人濟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吳朱桓  
傳注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則害于爾家凶于  
爾國當是別有一本先言作威後言作福故史記互異隋書梁  
簡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亦先威後福

曰蒙

書洪範曰蒙即爾雅之蒙爾雅天氣下地不應曰蒙地氣發天  
不應曰霧今人知霧不知蒙漢書五行志下引京房易傳曰霧  
上下合也蒙如塵雲又京房傳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  
太陽精明也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又蒙氣復起太陽  
復侵色此蒙霧之異史記宋世家引洪範曰蒙作日霧對文異  
散則通也後漢書郎顛傳稱見正月以來

愈愚錄卷十

六

廣雅書局

陰間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  
下相冒亂也李賢注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  
陰冒陽也鄭元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  
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  
不覺悟下為霧也比者庶幾此以  
人事言與洪範曰蒙恆風若義近

我二人共貞

洛誥我二人共貞二人謂周公召公此述使者所致詞也周禮  
小宗伯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注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  
君卜大封又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熾惡注問事之正日  
貞謂問於龜鄭司農云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於陽  
卜又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高作龜注鄭司農云  
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著龜元謂貞之為問易曰師貞丈人吉  
案師貞之貞與利貞同洪範所謂卜筮口貞  
日悔也二鄭以貞丈人為一句此別一義左哀十七年傳衛

侯貞卜皆以貞為問也丁壽昌曰說文貞从卜  
从貝卜者持貝以問馬融書注貞當  
也孫毓以我二人為成王與周公言公示子卜吉之美我二人  
共當之其說未得觀上文件來則此  
二人為二公無疑

周公攝政非攝位

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案大誥王若曰王即指成王鄭注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  
事則權代王也孔穎達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為  
王則是不為臣矣大聖作則豈為是乎孔氏此說足以駁正  
鄭氏今以序文觀之周公相成王相者謂為冢宰也冢宰稱  
王有是理乎漢書翟方進傳并依周書作大誥作攝皇帝若  
日然則以王為周公其誤不始於鄭矣

愈愚錄卷一

七

廣雅書局

洛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誦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馬注惟七年  
周公攝政天下太平鄭注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  
七年而崩及周公攝政不敢過其數也

案鄭氏解七年甚泥然云攝政不云攝位尚未為誤大約秦

漢諸儒皆以攝政為即攝位故或言攝政或言攝位一人之

說前後不同

逸周書明堂解即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  
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  
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依南面立率公  
卿士侍於左右以下與禮記  
明堂位略同末云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  
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明盧本改  
作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



作樂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陳君逢  
衡補注引汪師韓曰未能踐天子之位猶曰未踐明堂之位以  
聽政耳時成王年十五歲攝政者行君之政令故曰君天下而  
不曰天下君逮弭亂六年成王年已二十能行天子政令矣於  
是乃會方國諸侯而朝之其曰天子之位者天子即成王也位  
即成王之位也率公卿士侍於左右誰率之乎乃周公率而侍  
於成王之左右即王會解所云周公在左太公在右旁天子而  
立於堂上者也周公建焉建此堂耳明堂明諸侯之尊卑而謂  
周公敢以諸侯而居天子之位乎至七年致政則凡政無不自  
成王出者蓋在六年猶不離乎周公也其文義顯明若此明堂  
位乃刪去之位二字而曰天子負斧依似天子即指周公且移

愈愚錄卷一

廣雅書局

其解之後文於前改明為朝而曰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改宗周  
為周公而曰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刪去故周公建焉五字而增  
損其文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  
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逢衡案此解言攝政可與紀年成  
王元年命周文公冢百官參看此乃三代諒闇之制冢宰掌邦  
治之職其曰君天下者蓋謂君理天下非謂為天下君也

案汪陳說皆是左定四年傳周公為太宰相王室以尹天下

左氏之尹天下即周書之君天下春秋左隱元年君氏卒公  
穀作尹氏左昭二十年傳  
案君尚釋文君或作尹荀子大略篇堯學於若囑漢書古  
今人表作尹囑新序口口篇堯學於尹壽是二字通用

又成開解成王元年大開告用周公曰嗚呼云云作雒解武王  
崩周公立相天子云云皇門解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闕門云

云大戒解維正月既生魄王訪於周公云云  
尚書大傳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為傅周公  
身居位謂冢聽天下為政又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又云  
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  
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

案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復魏收論齊書起元事曰即位之元  
春秋常義謹案魯君息姑不稱即位亦有元年非獨即位得  
稱元年也謂齊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案大傳周公  
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  
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為  
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為帝也收

愈愚錄卷一

廣雅書局

重遺書曰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為疑息姑不書即位舜禹  
亦不言即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案舜禹為  
天子方稱  
元非在  
攝政時理也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似不稱元此說  
甚是一之與元  
其事何別更有所見幸請論之德林答曰攝之與相其義一  
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  
翼唐或云或謂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謂稱元  
攝者專賞  
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為斷  
謂舜禹居攝得稱元齊高  
古今事殊其實舜禹  
居攝亦未稱元也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后便云舜  
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三主未有  
天下故與  
舜攝舜攝竊以為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云須  
格於文祖也原本云字作  
不此以意改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即真則周



公負辰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殊高祖未居攝何云與舜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為

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

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黃裳元吉鄭元注云如舜試天子

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也謹案德林說非也魯隱列于諸侯明已即位而隱公自居

於攝將以讓桓故春秋不書即位以成其志非未即位也隱是攝位與舜禹周公攝政不同而援魯隱攝位書元舜禹受

終稱元遂謂大傳周公居攝一年即元年其意謂舜禹周公皆居攝皆未為天子而得稱元則齊高亦可稱元不知舜禹

受終稱元皆在堯舜既崩之後其時舜禹已為天子若堯舜未崩舜禹皆是臣何得稱元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鄭康

成曰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此則舜攝政未改元之明驗也今以格于文祖之月

正混于受終之正月又以舜為天子稱元前移之於居攝時顯與尚書不合大傳周公居攝一年自就七年分言其時成

王自有元年何得周公更別有元而以一年為即元年可乎齊高受命稱元此因緯書有虞芮質成之年為受命之始其

年稱元故相沿皆有此說不知文王並未稱元此亦後人就其受命之始而歷數之以見王業之基始于此年非文王敢

愈愚錄卷一

廣雅書局

稱元也德林此書由誤解大傳故說多紕繆因備載其說而辨之

竹書紀年成王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紀年雖偽書然此條尚可從

詩鴟鴞序注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東山序注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閔

子小子序闕王朝於廟也鄭注闕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

案據閔子小子序注則成王即政本在三年除喪之後而成王此時尚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若武王初崩成王身

居諒闇其時三年攝政自是冢宰之常事不獨周公為然論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

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子以其說推之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

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

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也而如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又云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

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據此則堯舜之崩丹朱及舜之子時皆居諒闇故舜禹各有攝政之責所謂百官總己以聽於

愈愚錄卷一

廣雅書局



家宰三年也迨三年之後嗣王釋服應即帝位白虎通云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即位改元又云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云云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祚為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案舊君既殯新君即位所以正位之始也踰年又行即位改元之禮二者雖暫居位而平時則仍在諒闇至三年後始居位聽政耳然則堯舜殯後丹朱及舜之子禮應即位踰年亦應即位改元然以堯舜禪位之命必不敢行即位之禮此禮之變也而朝覲訟獄已有所歸欲避之而不可得故然後之中國踐

天子位焉然後云者明前此未踐位也云居堯之宮居宮即是居位而孟子以為篡是知舜之攝政非攝位矣又孟子對咸邱蒙曰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

愈愚錄卷十

廣雅書局

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幸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孟子此言以明舜當堯時不為天子也不為天子則斷不敢居堯之位也然則堯老舜攝其為攝政明矣若然堯典帝曰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帝曰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此非言位而何曰堯以天下禪舜故有巽位陟位之言然舜固未敢居堯位也故曰舜讓于德弗嗣弗嗣者弗敢受堯之禪也弗敢受禪而但攝政故下文言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謂受攝政之終命也史公說舜年五十攝行天十一代堯踐帝位上言攝行若舜當堯之時已受堯禪而堯崩三年之後乃復避居外邑以讓丹朱是作偽也舜偽之于前而禹益復偽之于後是又相率而為偽也夫豈其然也惟

是堯雖以天下禪舜而舜並未受禪舜受禪在堯崩三年之後禪者禪位

也不受位而但攝政故必終三年家宰之責而後去也及羣

情歸向不獲遂其避居之念始不得已而受之故曰天也非

人之所能為也是故知舜之為攝政而非攝位則知周公亦

是攝政而非攝位矣不獨此也伊尹放太甲於桐據孟子知

凡六年而立在外丙仲其時政事皆伊尹所攝而太甲之位

仍自如故不聞伊尹攝代之也伊尹雖放太甲未嘗別立君

亦惟終於桐宮耳後世人臣廢立如霍光然則太甲即不遷善悔過度

輩皆以伊尹為辭不知何緣而為此比附是故就君臣之倫

言之天無二日地無二王人臣不敢居天子之位所以防禍

亂也至於政則君臣所共君所不能為者臣即當為義所宜

然並非行權道也後世此義不明而子之行於燕王荅曹

操行之於漢是以篡竊廢立禍貽萬世邪說之害人固如是

哉

列子楊朱篇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

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

呂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

鄭氏發墨守隱為攝位周公為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

異也

左傳隱元年正義何休以為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

相為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

稱薨何因得為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為主直攝其政事而

已所有大事稟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稱薨不稱崩

愈愚錄卷十

廣雅書局



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為太子此語未當所有大事皆專命以行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是與周公異也

案此辨攝政攝位之異甚確然隱公明是攝位而春秋猶且不書即位以成隱公之志為夫攝位者隱公所不忍言也以隱公所不忍言者而妄加之周公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以上言周公攝政不誤

禮記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注蒞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末云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注周公踐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

愈愚錄卷一

王 廣雅書局

侯也不于宗廟辟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明堂位又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案此皆漢儒傳聞異辭摭拾禮經並治攝政即攝位之說

荀子儒效篇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

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楊注擅與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執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又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負屨而坐諸侯趨走堂下

韓非難二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家語觀周篇孔子適周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展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史記周本紀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叛周公乃攝行政當國又云周公行政十同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魯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

愈愚錄卷一

王 廣雅書局

聞武王崩而辟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又云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管蔡世家周公代成王治當國宋微子世家周公代行政當國

案成王立年周禮論年政元嗣王即位說者以成王即位後非也周本紀但言在強葆而不言其歲之多少蒙恬列傳注南要略並同琴操云武王崩太子

誦年七歲周易集解引千寶云武王之崩年九十三矣而成王八歲古尚書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鄭康成說武王崩成王年十歲說各不同案文王世子言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又周公居東作鸛鳴之詩以貽王冀王之感悟此皆非強葆及十歲以下所能知



也成王啟籥見書而執書以泣出郊親迎恐亦非十五歲以

下童子所能然則成王立年當如古尚書之說為得鄭說武

王年十歲至年十三釋服而流言與焉公居東三年是為成

王年十五周公反周之後三監及淮夷叛周公攝政七年始

而後世誤信史公據強葆之一言遂創為周公抱成王負斧

扞南面而朝諸侯之說然猶曰抱成王也不敢謂周公儼然

南面也無稽之言猶知所忌亦可見其說之不自安矣

淮南子齊俗訓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高注

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扞而朝諸侯七年而致政成王汜論訓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繼文武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負

扞而朝諸侯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

愈愚錄卷一

廣雅書局

韓詩外傳卷三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卷七武王崩成王幼周

公承文武之德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抱成王而朝諸侯成

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卷八成王假天子之尊位七年

抱朴子良規篇周公之攝王位舍道用權以安社稷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孔子曰周公其不為聖乎以天下讓

案此亂臣賊子之言託名孔子大謬至若慕容盛不學之徒

妄譏賢聖有謂周公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音書

人無忌憚矣 以上皆以攝政為即攝位竝誤

愈愚錄卷一終

南海潘乃成番馬陳慶修校字

愈愚錄卷二

寶應劉寶楠撰

周南召南

韓非子說林下周南之職公孫喜死焉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

司馬遷傳竝云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

之洛陽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吳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

東陝當作邠皆周南之地也由此言之則召南乃自邠以西

也宋書武帝紀周召保傳出總二南一南即謂分邠又范蔚宗

傳陝西有勿翦之思陝西即邠西謂召南甘棠篇周召分邠各

治所屬之國各采屬國之詩周公所采得者謂之周南召公所

采得者謂之召南以其不專一國故不繫以國名自來訓釋皆

愈愚錄卷二

廣雅書局

誤陳君立曰案周南所載地名如江漢汝墳即在陝以東而南

南者詩體之名猶言風雅頌也詩以雅以南禮胥鼓南左襄二

十九年傳見舞象前南籥者舞時堂上歌其舞曲故籥稱南也

南是樂之聲故成九年傳晉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襄十

八年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北風南風即

北音南音若今人言北曲南曲也張衡南都賦坐南歌兮起鄭

舞則南歌猶南音矣呂覽音初篇禹行功見塗山之女女乃作

歌歌曰候人兮倚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

南召南呂覽又以孔甲破斧之歌為東音殷整甲實始作為西

音有戚氏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作為北音

據此則稱南者本取南方以為名繼則以南為詩體故曰周南



召南

齊侯

逸周書諡法解執心克莊曰齊資輔共就曰齊案春秋魯成公妃姜氏諡齊姜襄公妃歸氏諡齊歸史記高祖功臣表賁齊侯呂海陽齊信侯搖母餘柳丘齊侯戎賜宣曲齊侯丁義絳陽侯漢表作齊齊侯華母害陽河齊哀侯漢表作齊齊侯趙將夜漢表作戚齊侯班惠景開侯年表梧齊侯陽成延平定齊侯市人皆諡齊也詩何彼穠矣平王齊侯對言皆以美諡為微稱如宣王康侯烈祖文考之例

憤辱

邶柏舟箋憤辱無照察疏義無所發明案老子曰知其白守其

愈愚錄卷十一

廣雅書局

辱為天下谷又云大白若辱辱與白相反為文士昏禮注以白

造緇曰辱

習習谷風

邶詩毛傳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小雅鄭箋習習和諷之貌東風謂之谷風宋嚴燦不從傳箋而以谷風為疾風故以興夫婦朋友之失道爾雅雖訓東風為谷風東風固亦有暴疾者案嚴氏說是也習習者不已之辭說文習數飛也易習坎虞注習常也劉注水流行不休故曰習然則終日暴風而不已亦得為習習非和舒和調之謂也漢書王莽傳莽進所徵杜陵史氏女為皇后其夕穀風迅疾從東北來師古曰穀風即谷風淮南天文訓虎嘯而谷風至亦謂暴風爾雅孫注

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此別一義穀谷古通用若書昧谷伏生傳作柳穀是也

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正義通卦驗云正月中猛風至注云

猛風動搖樹木有聲者谷風蓋猶猛風之比小雅次章云習習

谷風惟風及頽爾雅焚輪謂之頽李巡郭璞並以頽為暴風則

詩以惟風及頽正為朋友乖失之驗三章云習習谷風惟山崔

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則暴風所被肅殺之氣草木搖落是谷

風之為暴風不待他證其義已明矣毛傳頽風之焚輪者也風

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崔巍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

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鄭箋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

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

案爾雅李巡注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孫炎注迴風從上

愈愚錄卷十一

廣雅書局

下曰頽郭璞注云暴風從上下則頽非相扶而上也其相扶而

上者爾雅扶搖謂之疾也李巡注扶搖暴風從下上升上故曰疾

孫炎注迴風從下上曰疾郭璞注暴風從下上毛傳所釋是誤

以疾為頽然疾頽皆是暴風若以和風與暴風為辭亦非相扶

之義正義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為頽若谷風既

與相扶之名耳此曲盛夏草木固有萎槁然詩言無草不死無

方中

詩日之方中定之方中謂向中也史記天官書日方南口方北

索隱方猶向也傳箋以方為四方之方皆非杜氏文錄曰說文

也許意蓋以中後為向日已過中故云日在西方則時又云方側時也以形容之今本側時二字誤倒耳詩言方側時



亦謂向側之時可以互證

杭

詩河廣一葦杭之杭與航同說文航方舟也徐鉉曰俗別作航非是魏書文帝紀

注帝為詩日誰謂江後漢書文苑杜篤傳造舟於渭北航涇流水廣一葦可以航

李賢注航舟度也太元更首次六入水載車出水載航劇首上

九海水羣飛鑿于天杭皆用杭字航航同音假借或以詩為字

誤非也

發夕

詩載驅魯道有蕩齊子發夕毛傳發夕自夕發至旦鄭箋魯之

道路平易文美發夕由之往會焉案毛鄭義不同毛謂發夕以

至于旦發者語辭是為婦人夜行鄭以發夕與下豈弟對文豈

愈愚錄卷二

廣雅書局

讀為闕弟讀為團團明也言闕明而往會之則此為發夕往會

之也發夕解與毛同而不言至旦下文闕明方是言且是與毛

傳不同方言發稅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宋趙陳魏之

間謂之稅戴氏東原疏證蓋釋詩齊子發夕之義言夕而解息

車徒也此謂發夕猶夕發與毛鄭義又異然予以為三說皆不

可通發夕豈弟翔翔游敖相對成文豈弟者樂易也本毛傳詩

多皆訓樂易不應此句讀為闕明可證箋說之謬爾雅釋詁

體樂也夷弟易也此即毛義釋言體佛發也李巡孫炎皆曰闕

明發行此即鄭義釋言多發夕者且夕也釋文引韓詩云發且

出後人所補非周公之舊發夕者且夕也釋文引韓詩云發且

也廣雅發明也明亦且也易林屯蹇升中孚並云襄送季女至

於蕩道齊子旦夕雷連久處此即本韓詩說猶云朝朝暮暮也

後漢書張衡傳思元賦發昔夢於木禾兮穀也崑崙之高岡李

賢注衡此夜夢禾生於崑崙山之上案昔夕古通賦亦誤解詩

以發為語詞故李注釋作此夜其實詩義不如是也又小宛明

發不寐明發猶明且楚辭招魂娛酒不廢沈日夜些王逸注不

誤說當作毛傳明發發夕至旦也亦非

蟬蛸掘閱

詩蟬蛸掘閱毛傳掘閱容閱也鄭箋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

時也案說文掘掘也左哀二十六年傳掘掘師定子之墓釋文

掘發也廣雅掘穿也閱與穴同宋玉賦空穴來風莊子作空閱

字通作兒老子塞其兌閉其門兌與門對文淮南道應訓太公曰王

若欲久持之則塞民于兌注兌耳目鼻口也是亦以兌為穴也

穴空能容故傳以容閱釋之谷風傳閱容也此傳容閱皆訓閱

字非訓掘字故箋申之云解閱也詩義以喻君臣不恤政事恆

愈愚錄卷二

廣雅書局

美其衣裳危亡無日若蟬蛸之居穿穴朝生夕死也鄭箋以解

朝夕變易大戴禮曾子疾病篇魚鼈龜以淵為淺而歷穴其

中廣雅掘掘穿也荀子法行篇歷穴作堀說苑敬慎篇潛夫

論貴忠篇作穿穴堀說即詩掘閱堀與掘同說文堀突也引詩

蟬蛸掘閱詩義以掘為正則作堀者三家之借字與荀子作堀

同也說與閱亦通用詩我躬不閱左襄二十五年傳作說昭七

年傳南宮說禮記檀弓作南宮閱周語王孫說漢書古今人表

作王孫閱是其證

管子山權數篇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尹知章注掘穿也求物

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王氏伯申曰玉篇廣韻掘音其勿其

月二切其月與求月同是掘字本有求月反之音故闕與掘通



亦音求月反掘闕二字音義無異也蓋管子本作闕校書者因其音義與掘同而旁記掘字傳寫者誤入正文尹不能釐正而強為分別失之見讀書雜識案王說非也掘闕猶掘闕不得存闕去

掘

笙詩六篇

漢書儒林傳王式為昌邑王師對使者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式為免中徐公及許生弟子同出於魯申公是魯詩此六篇亦亡梓君文煥曰都人士首章鄭禮記注以為毛氏有之三家則亡蓋容有毛氏有之而三家亡者未有毛氏已亡而三家猶存也

中鄉

詩采芑于彼中鄉案漢書地理志宏農郡隄池高帝八年復甦

愈愚錄卷二

六

廣雅書局

池中鄉民又河內郡獲嘉故汲之新中鄉又山陽郡中鄉侯國苗鄉侯國編謂采芑篇新田苗畝訓釋並見爾雅中鄉與新田苗畝連文必指田言漢志中鄉苗鄉文相類苗為田二歲之名中鄉亦其例也周禮有上地中地地下地之目中鄉其中地畝

豔妻

鄭氏箋詩以十月之交四篇為厲王詩讀豔為閻其說本於魯詩漢書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滅又曰抑褒閻之亂外戚傳班婕妤賦曰哀褒閻之為邶晉書王沈等傳論曰援朱均以貳極煽褒閻而偶震此皆以豔為閻顏師古注谷永傳云魯詩十月之交篇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又注外戚傳

云小雅刺幽王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閻妻煽方處案戚傳亦用魯詩師古以毛詩釋之非後漢書左雄傳褒豔用權七子黨進此用毛詩說

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毛傳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鄭箋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孔疏小人惡直醜正故不敬則危案畏慎即是敬箋義與傳同左昭元年傳晉樂王鮒曰小人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注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又荀子臣道篇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案與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

愈愚錄卷二

七

廣雅書局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呂覽安死篇引此詩高注小人而為政不可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非也人皆知小人之為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淮南本經訓亦引此詩高注言小人而為政不可不敬不敬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他皆可引申傳箋之義

鬼域

詩為鬼為域釋文正義不解鬼字其訓域字祇引洪範五行傳及陸璣蟲魚疏今案鬼域一類皆謂其能中傷人者漢舊儀顧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癘鬼一居若水為



魁魃蠶鬼論衡訂鬼篇無蠶字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爲小兒鬼東京

賦八靈爲之震懼况魁蠶與畢方薛綜注魁小兒鬼抱朴子登涉篇山中

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向後善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

音大語其名曰蚘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亦名熱內亦可兼

水經注若水篇瀘江水條下此水傍瘴氣時惡氣中有物不

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左

思初作蜀都賦云鬼彈飛丸以礮礮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

同是皆言鬼之中傷人也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蠶左傳爲災也

杜注蠶短弧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正義服虔云徧身溲溲或

或故爲災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注蠶之言猶惑也其毒害

傷人形體不可見穀梁傳蠶射人者也范注蠶短弧也蓋含沙

射人楚辭大招蚘傷躬只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蚘生南越越

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蚘蚘

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劉

歆以爲蚘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

試厥咎國生蚘說文蚘短弧也段本改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

抱朴子登涉篇吳楚之野有短弧一名蚘一名射工一名射影

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大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

中有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爲矢則因水

而射人中人身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即發瘡不曉治之

者殺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又云射工蟲冬天蟄於山

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雷氣起如灼蒸當掘之

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博物志

愈愚錄卷二

廣雅書局

江南山谿中水射工蟲甲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

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殺人周去非嶺外代答余在欽一夕

燕坐見有似蜥蜴而差大者身黃脊黑頭有黑毛抱疏籬之杪

張額四顧聳身如將躍也適有土子相訪因請問之答曰此名

十二時其身之色一日之內逐時有異口嘗含毒俟人過則射

其影人必病余日非所謂蠱者與生日然鄰露亦雅斑衣山子

插青街弩裸體獸交遺精降於草木嵐蒸瘴結益然化生狐長

三寸狀如黃熊口銜毒弩巧伺人影胎性使然也予南海有水

弩蟲四月一日上弩八月一日卸弩亦能射人與此不同予游

六磨影落澗水爲短狐所射毒中左足適欲撲殺有大蟾鼓腹

踴躍搯其喉而食之未幾痛入骨髓始知如蟻卵仁如蜂房仁

如盤渦乍如蛇窟一日一夜其變百出其大二寸間過三寸則

死毒大如狐則對時死遍走羣醫命在呼吸遽然猛省蟾能食

之必能制之偶有八字丹蟾跳躍草際取向毒處一吸支體立

運毒口出涎滴石石爛魂魄漸復如坐冰壺其口兩月方合聞

鴛鴦鷺鷥皆能食之腦可止痛諸說皆詳悉故備錄之

以社以方

博古圖載周尹卣蓋惟十有二月王初祭旁歐陽圖說以旁爲

旁始旁之旁非也旁方古字通用或謂旁亦可爲旁之假借說

皇也郊特牲祭宗廟于祊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祭以詩甫田

首月斯其時祭案助取旁皇之義若以旁代助恐非以社以方

毛傳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箋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正義引曲禮注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

愈愚錄卷二

廣雅書局



郊也傳主迎氣指四時言箋主報祭指秋言各舉一節耳又大田來方禮祀鄭箋成王之來則又禮祀四方之神所報焉雲漢方社不莫鄭箋祭四方與社又不晚案春祈秋報皆為四方之祭博古圖又載周司寇禮也此稱祭旁當是秋報然周十二月為夏之十月報祭當在秋而此在冬者或五穀成熟歲晚也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詩毛傳日且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爾雅孫據史記索隱補晨字注明星太白也晨出東方索隱作三丈今日明星

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太白案史記天官書太白其他各明星又云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

愈愚錄卷二

十

廣雅書局

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日明星柔高遠日日大翼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日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日太白柔高遠日日大相剛此言太白晨昏出入甚詳可補詩正義之略又天官書歲星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日開明此但言其晨出不言其夕出則別是一星而後人疑為詩之啟明又避諱改啟作開也王充論衡是應篇解啟明長庚兼取歲星太白正坐此失天官書又云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

起亦是妖星偶與太白同名非詩長庚又始皇本紀三十三年明星出西方皇甫謐云彗星見亦非此明星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詩賓筵篇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毛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正義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即引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案燕禮鄉射飲酒旅酬皆有司正司正即監也儀禮燕禮云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鄭注君許其請因命用為司正又云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又鄉射禮云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鄉飲酒禮云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皆立

愈愚錄卷二

十

廣雅書局

之監也禮記鄉飲酒云工告樂備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鄭注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一人或為二人案二人謂監史也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此即二人為司正之證正義云一人謂主人之吏也將留賓旅酬為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為司正以監之案漢書齊悼惠王世家高后立諸呂為三王嘗入侍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是漢時飲酒猶存立監之禮惟史不常立故云或佐之史呂氏讀詩記滄于髮說齊威王日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秦王趙王會滎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日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趙王鼓瑟簡相如請秦王擊鉦顧召趙御史書之日某年某月日秦王為趙王擊鉦此立史之證



有亢者狐

毛傳以亢為小獸貌釋文其薄紅反未知所本案亢疑或作亢淮南子原道訓禽獸有亢人民有室高注亢葦也又脩務訓虎豹有茂草野彘有亢葦集韻亢渠尤切一日獸葦詩以狐之有葦與民之有居左傳虞人之箴曰民有廢廟獸有茂草言各安其居也今民有周道之瘁不如狐也陳君奭詩傳疏其與漢一弊之轉義不可解

靈星

詩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案靈星即龍星角亢也故又曰角星龍屬辰辰為大火故又曰火星辰為農祥故又曰農祥又曰天田星星色赤又曰赤星靈通作零又曰零星王充論衡祭意篇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也後漢安帝紀李賢注龍星角

愈愚錄卷十一

廣雅書局采

亢漢書郊祀志注引服虔曰祠角星以后稷配食祭豳獨斷靈星火星也亦曰龍星張晏郊祀志注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後漢祭祀志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日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史記天官書赤星宋舒云祠官歲時行禮正義赤星即靈星祠龍左角色赤淮南子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元默而吉祥受福後漢東夷傳高句驪好祠零星三國志東夷傳高句驪祀靈星是靈零同也郊祀志或言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祠是祭名非祠字也後志作祀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孝武元豐三年夏迺下詔令天下尊祠靈星祭祀志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祀后稷而謂

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令長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耘耨驅爵及穫刈春簸之形象其功也周禮大司樂凡舞有帗舞後鄭注云帗折五采繒今靈星舞于持之是也劉昭注漢舊儀曰靈星春秋用太牢禮也此漢祀靈星之禮其牲用太牢與詩所云自

羊祖牛合後志言太牢前志言祠以牛不言太牢者略之後漢傳注辰日祀以牛號東夷至隋時用一少牢其祀始卑與古異也淮南言零星之尸儼然元默高誘注尸祭主也尸不言語故曰元

默亦與詩所云不吳不做合周語辰馬馬音龍也農祥也后稷所經緯晉語辰以成善后稷是相三國志陶謙傳注吳書曰除舒令祠零星晉書天文志明帝太和初太史令許芝奏日應蝕與太

尉於靈星祈禱又晉祠令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北史劉通真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祝曰九穀方成三時不害馮茲多祐介其農穡隋開皇初於國城東南七里延興門外為靈星壇立秋後辰祠以一少牢見隋書禮儀志二此皆倣古禮而行之者北

史劉芳傳謂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非論衡祭意篇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三月秋以八月漢舊儀古者歲再祠靈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脩靈星之祀到今不絕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緣靈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番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

愈愚錄卷十一

廣雅書局采

愈愚錄 卷二



反以秋祭非求春也又曰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應劭風俗通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謹案祀典既立稷又有先農無為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為龍第三有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為土相也案論衡辨龍星非歲星及以靈星之祭為雩祭皆是也惟雩正祀在建巳月左傳所謂龍見而雩若春秋所書秋冬雩皆因旱而請雨非正祀也今誤據漢儀以為二月八月有兩雩並非至后稷配食靈星周語晉語後漢祭祀志前漢郊祀志注引服虔並有此說應劭非也詩正義引周書作雩解農星皆與食今檢作雩解設丘兆於南郊以祀

愈愚錄卷二

廣雅書局

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農星必星辰二字之倒誤南郊祀天日月星辰皆得配食又星中已有靈星無為別設隋書禮儀志一陳制祀昊天上帝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師雨師靈星於下立為眾星之位又似郊天得有靈星豈當時逸書已誤抑星辰下脫靈星二字歟

禮記隱義

梁書何允傳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為隱義又著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唐書藝文志有禮記隱義二十六卷蓋別一卷朱氏纂錄經義攷疑隱下脫一義字非案毛詩隱義未見唐人稱引惟禮記隱義陸氏釋文孔氏正義多引之子綜其說得三十二事曲禮獻米者操量鼓隱義云樂浪人呼容十二后者為鼓與正義所引文異郊特牲注涉清酒以舊醅

之酒者為其味厚腊毒也隱義云腊久也久酒有毒內則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注雖有勤勞不敢掉罄隱義云齊人以相絞許為掉罄與正義所引同又去其餌注餌筋臄也隱義云臄筋之大者玉藻大夫以魚須文竹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雜記注尸亦使之於此隱義云使之言移也喪大記注角以為斟水斗隱義云斟容四升也祭統注所謂自卑至賤隱義云卑音必利反仲尼燕居謂萬物之符長皆來為瑞應者也隱義云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麟鳳五靈之屬此見於釋文所引也曲禮解履不敢當階隱義云古者履頭鼻綦繩相連結之將升堂解之也又容不虛口注虛口謂醕也隱義云醕飯畢傷口也又獻米者操量鼓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為鼓以

愈愚錄卷二

廣雅書局

量米又國君不乘奇車注奇車獵衣之屬隱義云獵車之形今之鈎車是也衣車如籠而長也漢桓帝之時禁臣下乘之又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注以出竟恐辱親也隱義云嫌見奪故云恐辱親也又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節隱義云去國當待放也若士不得放臨去皆行此禮也曾子問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禮器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隱義云萬物在人外非已所有故以多為貴也又外之為樂隱義云樂多其外見者謂衣服萬物悉外見物也已有功德故得使有此物以光輝祀先人為樂也內則敦牟厄注牟讀曰登也隱義云登土釜也今以木為器象土釜之形又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于家婦注雖有勤勞不敢掉替隱義云齊人謂相絞許為掉替少儀不得階主注階上進者隱義云階可升上故云上進也又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隱義云公卿亦有司徒官以掌喪事也又侍投則擁矢隱義云尊者委四矢於地一一取以投卑者不敢委於地悉執之也又怠則張而相之隱義云君怠惰當張設法而助之或張強其志以廣大之也喪大記君於士旁三拜隱義云士有三等一等一拜故三下膝也一云旁猶不正也或云眾士都共三拜也案一云以下疑正義又君將大斂卿大夫即位於堂廉隱義云堂廉即堂上近南雷為廉也又祥而外無哭者隱義云練後三日一哭於次次在中門外謂聖室也至大祥則不復於外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

愈愚錄卷二

廣雅書局

是外無哭者又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隱義云大夫士父母之喪既小祥而歸庶子為大夫士者也適子終喪在殯宮也又君裏棺用朱緣隱義云朱緣皆緇也又魚躍拂也隱義云振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間又比出宮御棺用功布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屨此見於正義所引者也

禮記音義隱

曲禮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正義引音義隱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又有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正義引音義隱云且假借此字也又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注謂諸夫承命告天子辭也正義引音義隱云諸夫主諸侯所齋幣帛皮圭之禮奉以白於天子也

又雉曰疏趾正義引音義隱云雉之肥則足疏又檀弓注夾美道為位釋文引音義隱云美平道案隋書經籍志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撰又禮記音義隱七卷不言撰者姓氏孔疏所引不知於二書為誰又曲禮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正義引音義隱云雖無列於朝有吉凶猶反告於宗後其都無親在故國不復來往也音隱義當是音義隱之例譌音義隱為謝氏附志作射氏字雖不同然不云射也注家直以唐志射慈小禮記音二卷及釋文序錄所云射慈禮記音一卷當之未免

謝

曲禮若不得謝經義述聞以謝為告案史記張陳列傳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日吾為公說燕漢書陳餘傳同晉灼日臣辭相告

愈愚錄卷二

廣雅書局

日謝師古日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周勃傳使人稱謝師古日謝告也

猶豫

經義述聞通說釋猶豫最詳案猶豫或作允豫後漢書來歙傳隗囂傳王元說囂多設疑故允豫不決李賢注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允允行貌也今本說文作允淫淫行兒音淫東觀記日狐疑不決也馬援傳計允豫未決伏湛傳亦日允豫未決注允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允音以林反盧植傳論雖賁育荆諸之倫未有不允豫奪常者也注允人行貌也音淫言允豫不能自定也竇武傳太后允豫未忍注允音淫允豫不定也允豫即猶豫猶允一聲之轉音聲允聲古本不以猶豫為獸名非也



吳仁傑兩漢疑誤補遺揚雄傳窮究闕與言三軍捕禽獸行者窮追之未定者闕止之耳尤猶音相近南史淫預堆案南史廣傳作淫預后今寰宇記作猶與言取途不決淮南書云善用兵者擊其猶猶陵其與與此賦上文亦云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其義一也此皆足以引申猶豫之義

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釋文及孔疏皆以北斗第七星搖光為招搖案史記天官書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漢書天文志搖一作搖鋒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為天矛晉灼曰更河三星

愈愚錄卷二

天官書杓端

天矛鋒招搖一星耳晉書天文志帝席北三星曰梗河天矛也案志以梗河為天矛孟康一日天鋒主胡兵其北一星曰招搖以招搖為天矛說微異

一曰矛楯其北一星曰元戈皆主胡兵是招搖為杓端別一星

非主指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曰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鈞陳使

當兵以招搖當兵故畫於旌旗以象之鄭孔以北斗第七星搖

光為招搖非也司馬貞素隱說文云杓怒讀如字史記天官書

旬始星名徐廣出於北斗旁狀如雉雞其怒青黑漢書天文志

象伏翬李奇曰怒當音怒晉灼曰怒雌也音書天文志或曰怒

或曰怒色青宋均曰怒謂芒角刺出晉書天文志織女三星

大星怒角布帛貴史記正義亦云織女三星左旗九星在鼓左

旁星怒馬貴熒惑其出色赤怒逆行成鈞已隋書天文志市中

星稀則歲虛熒惑守之戮不忠之臣若怒角守之戮者臣殺主據此是怒為星之芒角刺出宋均說是也左襄二十八年傳歲之次以害鳥帑帑杜注鳥尾曰帑此李奇所本然鳥是七星故有帑矣晉書天文志及晉灼畫招搖星於旗而芒角四出象星怒以怒為雌亦不知所據

鄭注謂軍之威怒亦未晰

曲禮所載旗制可補周禮所未備案管子兵法篇九章一日舉

日章則畫行二日舉月章則夜行三日舉龍章則行水四日舉

虎章則行林五日舉鳥章則行阪六日舉蛇章則行澤七日舉

鵠章則行陸八日舉狼章則行山九日舉韓章則載食而駕注

韓章也謂韜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此又可補曲

禮所未載

禮所載

禮所載

禮所載

禮所載

禮所載

禮所載

禮所載

禮所載

禮所載

禮所載

禮所載



妻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云年應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為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禮無據南史所引謝慈說禮疏齊志之外惟通典多有之射謝慈慈古字通用朱氏彙尊經義攷以射慈音為即隱義不知隱義乃何允作與射慈無涉

朝夕

王藻朝元端夕深衣皆謂視朝詩莫肯朝夕禮日入而夕朝不廢朝左傳朝而夕晉叔向夕楚右尹子革夕齊子我夕張老夕士茁夕孫氏論議曰周禮夏官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朝之人其法儀如齊車鄭注朝夕朝朝莫夕是朝夕並視

妃

古者上下皆稱妃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又曰天子之妃曰后

愈愚錄卷十一

三

廣雅書局采

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檀弓鄭注帝嘗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般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嘗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為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由鄭注觀之則后夫人嬪世婦女御皆得為妃明尊卑之稱不繫此也曲禮不言天子有妃知妃非后專稱也夫人以下不稱妃者承上文而辭省也左傳惠公元妃子昭八年傳陳哀公元妃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闚下妃生公子勝則諸侯之夫人稱妃也儀禮少

牢饋食禮諸侯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也而云以某妃配某氏鄭注某妃某妻也左宣三年傳文公報鄭子之妃服虔云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齊策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則大夫之孺人稱妃也妃亦為婦人之通稱左桓二年傳嘉耦曰妃成人年傅士之二三猶喪妃耦案士統庶人言詩氓序或乃因而自悔喪其妃耦有狐序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秦策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韓勅碑并官聖妃先生郭輔碑娥娥三妃行迫大娥三妃謂郭輔之三女字通作妻說文妻妻往來貌也曹全碑大女桃妻是妃為婦人之美稱故通稱也魏書有河陰縣民張智阿妃造像記後周觀世音造像有女妃禮運水火金木飲食必時鄭注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為梁春獻鼈魚秋獻龜魚也案春秋之獻僅指飲食必時而言不得指為用水之證今攷管子禁藏篇當春三月菽室煖造鑽燧易火杆并易水所以去茲毒也輕重已篇冬盡而春始教民樵室鑽燧燧竈泄井所以壽民也案菽室即樵室謂繕屋造即竈字見周禮大祝注燧乃堊形近之譌鑽燧燧竈皆謂易火杆并即洵井謂易水也古人易時則改水故東坡詩云石泉槐火一時新據時俗以清明日洵井則宋時猶有行之者改水改火故為用水火必時鄭注解用火不誤而解用水則以漁人入澤梁當之非也

愈愚錄卷十一

三

廣雅書局采

武亂



樂記武亂皆坐周召之志也注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正義作此武舞迴移轉動亂失行列案武亂謂武樂之終亂有治義猶所云關雎之亂也樂記上云復亂以飾歸注謂鳴饒而止明以整歸也又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注武謂金也正義武謂金饒也復亂武亂文正相同舞者皆坐行列無从散失下文云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是未有以失行列為節者史記集解引王肅云武亂武之治也皆坐以象安民無事也此義較鄭氏似勝又樂記下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句以崇論語以成文法同崇終也鄭注訓充亦終備之美史記樂書以崇屬下天子為句非隋書音樂志又依樂記象德擬功武始而受命再成而定山東三成而平對道四成而北狄是通五成而江南是拓六成復綴以闢太平蓋本樂記為文亦誤以崇屬下句六成

愈愚錄卷十一

三

廣雅書局

為終可得云亂此武亂以象周召則尚是五成亦得稱亂者皆坐之後即反初位故知武亂兼五成六成言也論語關雎之亂謂關雎三篇而止稱關雎以統葛覃卷耳二詩先從叔丹徒君說凌氏延堪說同與此武亂兼六成言正同

文王追稱王

禮記大傳武王既殺紂設奠於牧室追王太王王季父王季歷文王昌逸周書世俘解王烈祖自太王太伯虞公王季文王邑考以列升張惠言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以太伯虞公邑考配也孔叢子居衛篇申祥問曰般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周魯之後也周人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般人獨否何也王充論衡感類篇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此皆謂文王是追王也中庸獨

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似文王已自稱王故追王不及文王其實不然史記伯夷列傳武王伐紂載木主號為文王則知定謚稱王皆在此時文王追王在先至伐紂之後設奠牧室並王太王王季耳大傳等書統先後言之中庸就設奠牧室時言之詞異而義同也武王末受命其時天下未集綜理多務追王之事或命周公為之如成王時周公制禮作樂之比故曰成文武之德不必武王既及周公始為之也春秋王追諡古公為太王不言追諡王季文王者自是略詞或版本誤也然云西伯卒又云天下已安乃稱王則武王代紂前尚未敢稱王而文王之未稱王更可知矣史記殷本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又云西伯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又云西

愈愚錄卷十一

三

廣雅書局

伯歸乃陰修德行善周本紀亦云西伯陰行善及西伯伐飢國滅之書但言西伯伐之紀但言敗者西伯既卒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赴火而死於是周武王為天子周本紀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皆慙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邶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崩是後所追書太子發立是為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觀此則受命之言特當時諸侯所許非文王所稱也明年云云亦就虞芮質成之明年遞數之故史公復總釋之曰蓋即位五十年位者三公西伯之位非天子位也史記正義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鴉火文王更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說誤本紀又云詩人道西伯



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七年而崩諡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武王即位九年時常以武王上冒文王之年不改元則上文十年其為七年無疑尚書大傳王作七年古字多書作十也說者乃謂武王十一年伐紂十三年滅紂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此當時緯書所說太史公兼采異聞故並錄之蓋者疑詞史公所不敢信也詩人或出三家張守節正義引毛詩云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則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也今檢毛詩序傳皆無其文明是後人誤用史記說詩非毛詩所本有且紀以追王為在文王時攷之諸書無一合者可知其說之不足信矣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邾三年伐密四

愈愚錄卷二

廣雅書局

年伐犬夷五年伐者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其說與史公不同史但言明年此則分言一年二年蓋後人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歷數之至七年耳周書文傳解文王受命之九年云云漢書律厯志引三統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雖七年九年不同然皆後人所追數命者天命詩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則王業之基始于虞芮質成之年矣或謂受命受西伯之命此曲說且西伯之命在虞芮質成前尚書言大王肇基王迹則即謂太王已受命可也於文王乎何疑文王伐者在虞芮質成後史記在五年而書猶言西伯哉黎不言其稱王也文王以修德爲紂所忌囚之羑里若使文王稱王紂豈能安之聽其負固六七年而不一加之罪哉即日紂昏憤不知然其臣若微子比干直言敢諫而伐者之時祖伊奔告皆無一言及文王稱王何也紀言

愈愚錄 卷二

文王陰修德行善而先自加尊號明示天下是王業未成而先速不臣之兵後世如曹操司馬懿猶不敢爲而謂文王爲之乎武王滅紂頑民不靜可知文王之時商家德澤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則其不敢稱王非惟文王所不爲抑亦勢有不得也自文王稱王之說興而踵其誤者遂謂武王即位上冒文王之年不稱元伯夷列傳伯夷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文可謂孝乎淮南齊俗訓武王伐紂載尸而行尸主也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律厯志再期在大祥而伐紂則以武王伐紂未舉喪也太平御覽三百三十九引桓譚新論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此武王已異三年之喪欲卒父業則以武王伐紂已舉喪也雖其說不同然皆以武王爲上冒文王之年則又似文

愈愚錄卷二

廣雅書局

王稱王今攷之逸周書乃大不然柔武解維王元祀孔見注此明年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維在文考之緒功大開武解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鄆密命下文云周公拜曰訖文考之功小開武解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下文云周公拜手稽首日在我文考寶典解鄆謀解並云維王三祀據此諸解則知武王即位改元未嘗上冒文王之年而文王之未稱王更可知矣泰誓所言九年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武王載文王主以行若違父命以伐紂者故自稱太子或謂太子爲居喪之稱是用維書爲說本篇所載若白魚入舟赤烏流屋皆可見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吾于泰誓亦云應劭風俗通三篇論語文王率殷之畔國以服事殷此兼左



文時尙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王業始兆於此若文王生稱王便是不臣孔子焉能稱其至德太王王季皆見追號亦可謂之已王乎孔穎達周易序云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應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尙南面豈容自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又尙書泰誓序正義云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元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紂尙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言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執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道爲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案應孔說竝是漢儒如康成猶不免爲緯所惑故詳錄之

壹戎衣

中庸壹戎衣或謂當作殯戎殷用武成文此恐未然隋書音樂

志皇帝獻皇祖太祖文皇帝奏夏曲云終封三尺劬長卷一戎衣又獻高祖武皇帝奏夏曲云戎衣此一定韓擒虎賀若弼傳論自此一戎威加四海潘徽傳戎衣而籠關塞朝服而埽江湖唐高祖討薛舉令方一戎衣靜茲多難修武備詔大定戎衣止戈斯在禪位皇太子詔師不踰時戎衣大定太宗議於太原立高祖寢廟詔一戎大定四海宅心又晉祠銘序一戎大定六合爲家皆用本字爲訓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中庸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案三年之喪統言父母及后世子父母之喪專指父母故分別言之正義引昭十五年左傳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

喪二焉左傳正義又引喪服斬衰三年章有父爲長子杖期章

傳父必三年然後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是也陳君立曰父在爲母與妻雖期今案周禮宰夫注大喪王后世子也大宗伯注大喪王后及世子也喪以三年爲大故統謂之三年之喪但妻之喪三年乃娶貴賤所同世子之喪則有差異喪服小記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大傳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正義曰明父是適爲長子斬父是庶子不得爲長子服斬也然則長子三年之喪不能貴賤皆同故經文於三年之喪直云達乎天子爲其有差異也父母之喪直云無貴賤一也爲其無差異也

墨子節葬下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非儒下其禮



曰喪父母三年其妻後子三年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又公孟篇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

愈愚錄卷十一

未廣雅書局

愈愚錄卷二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陳慶修校字

愈愚錄卷三

雪

寶應劉寶楠撰

論衡祭意篇雪之禮為民所殺而所殺實也春秋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莫春者風乎舞雩莫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龍星始出傳曰龍見而雪龍星見時歲已啟蟄而雪春雪之禮廢秋雪之禮存故世常修靈星之祀到今不絕又明雪篇春秋左氏傳啟蟄而雪又曰龍見而雪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雪秋八月亦雪案左桓五年傳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雪郊雪各別不得以郊為雪且龍見在建巳月非在二月春秋所書秋雪皆是因旱而雪不得

愈愚錄卷三

廣雅書局

列為正祀周正建子而仍用夏令不得以莫春為周正且周正三月於夏為正月不得云周四月夏二月此皆論衡顯然之誤而以論語曾點所言為指雪祀則確不可易惟春旱用雪未有證說今案左氏云秋大雪書不時也龍見而雪過則書不時者言非龍見之時明此秋為旱而請雨故公羊直以為旱非有所譏禮之失也杜預經注乃云失龍見之時語不合雪正祀在四月若春秋冬三時有旱則亦用此雪禮行之春秋於正祀不書惟因旱而雪則書是故雪而得雨則書雪雪而不得雨則書旱不書雪左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杜注雪不獲雨故書曰旱然則凡書旱皆為雪不獲雨矣又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二年冬十月不雨文二年云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十三年並云正月



不雨至于秋七月公羊說僖公勤民文公不勤民此雖未用雪然既書不雨則皆可用雪矣康成月令注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雪然雪為求雨必先用禱既用禱安見為不雪乎秋旱可用雪豈春夏冬旱不可用雪乎此說之不可通者左襄五年傳正義引釋例曰始夏而雪者為純陽用事防有旱災而祈之也至于四時之旱則又用此禮而求雨故亦曰雪杜以四時求雨皆為雪則無禱雪之分矣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篇備列春夏季夏秋冬雪祭之法當是公羊家相傳如此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夏之正雪不書冬則農事成無為求雨故春夏及冬三時皆不雪穀梁謂冬雪秋雪皆過也冬雪誠過矣曷為秋雪亦謂過哉穀梁謂雪月正雪時非正雪在周之八月九月者春秋皆

愈愚錄卷三

廣雅書局

書月雪在周之七月者春秋皆書時書時者言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雪案人力謂灌溉之力范甯書月則時窮力盡矣以為耕耘之功未畢也古之人重請雪者請雪故必時窮力盡而後請焉案見定元年傳鄭康成謂周之秋三月中而旱皆得修雪祀不必時窮力盡也抑或然乎案惠氏以冬雪為過又以春夏冬三時皆不雪並沿穀梁及月令鄭注之誤又從穀梁謂秋雪書月為正書時為非正書時專指七月然昭二十五年秋七月雨雪左傳以為旱甚亦是七月而書月安見雪在七月之不可書月乎然則但書秋者何也曰此史之略或史闕疑不敢定為何月耳豈得以秋為七月而書秋為非正哉民食先王所重故旱則修雪必待時窮力盡亦何為者穀梁之說皆不可通

春秋書雪二十一公羊皆以為旱左氏於桓五年發傳云秋大雪書不時也至襄五年秋八月秋九月二十八年秋八月昭三年秋八月六年秋九月十六年秋九月二十四年秋八月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季辛大雪傳皆以為旱僖十一年秋八月十三年秋九月成三年秋七年冬襄十六年秋十七年秋九月昭八年秋定元年秋九月七年秋又九月十二年秋大雪皆無傳杜注以無傳為過是過為過失而有傳者為非過矣與釋例四時用雪義異然左氏云過則書謂春秋所書諸雪皆為過過者過時因旱求雨為民請命豈有所過失哉若謂其時未旱或旱未甚而遽然求雨此必無之理左氏文有詳略未能盡一故或有傳或無傳必從而為之辭焉誤矣

愈愚錄卷三

廣雅書局

傳

左氏成五年傳晉侯以傳召伯宗杜注傳驛昭五年傳楚子以駟至于羅汭杜注駟傳也案傳車之制漢書高帝紀田橫乘傳詣洛陽如淳注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馳一乘傳師古曰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文帝紀文帝從代合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吳王濞傳攻梁壁袁盎歸報條侯乘六乘傳會兵滎陽司馬相如傳建節往使西南夷馳四乘之傳昌邑王乘七乘傳詣長安即此漢時傳車之制疑仿於周

割臂

左莊三十二年傳割臂盟公定四年傳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



人盟爾雅蓋割裂也謂當臂當心裂取血也列子湯問篇剋臂以誓釋文中國嬰血越人契臂許慎云剋臂出血也淮南子齊俗訓越人契臂高誘注刻臂出血也案列子釋文所引許慎說當亦出淮南注剋義同其作契者爾雅郭注今江東呼刻斷物為契斷呂氏春秋察今篇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淮南子說林訓中流是契有刻義九家易云契刻也是也字通作鏗晉樂府鏗臂飲清血新唐書李嗣業傳與諸孫人猶然以刀畫臂肉歷血入酒以盟同心相為歡飲

方城

顧盡人謂長城始於戰國其實春秋時已有之管子輕重丁篇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又云長城

愈愚錄卷三

廣雅書局聚

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此齊之長城也發齊魯共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葉楚葉公邑有長城號曰方城水經灤水注有潞水出黃城山東北有方城世謂之方城山水東流注灤水故地理志曰南陽葉方城邑謂西有黃城山黃城方城音最近盛宏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犇縣東至灤水達泚陽界南北聯縣數百里號為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為長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北面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指此城也若史記禮書正義引括地志云方城房州竹山縣東南其山頂上平四面險峻山南有城長十餘里名為方城即此山也此別一方城當出後人所稱非春秋時方城

水經汝水注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為萬城或作方城唐勒奏上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宏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余案春秋屈完之對齊桓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今本杜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未詳孰是愚案方城本山名因山為城故其城即名方城水經灤水注因山以表名是也韓非子有度篇燕襄王襲涿方城亦謂在涿邑之長城是長城可名方城也左傳方城字數見信四年襄十六年二十六年二十九年昭十八年哀四年其字皆作方城但因山為城不止一處方字或誤作方故因以為萬城也史記趙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為固楚襄王控霸南

愈愚錄卷三

廣雅書局聚

土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號為方城其詞與水經略同則水經注所稱楚盛周衰乃據楚襄王時言之而春秋時已名方城則知其字不作萬也子嘗攻戰國時齊魏韓中山趙燕秦皆有長城及閱日知錄已有此說乃就其引證所未及者補記於此戰國策策張儀說秦王曰齊長城鉅防足以為塞燕策王曰吾聞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竹書紀年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侯及我師伐齊入長城呂氏春秋下賢篇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齊史記六國表趙成侯侵齊王長城齊威王十一年趙取我長城見趙世家亦云成侯七年侵齊至長城正義曰齊長城西田敬仲世家於威王九年後二十二年云趙人歸我長城此城威王修



政鄰國畏懷之事歸長城楚世家射罌烏於東海還蓋長城以在十一年後非九年事也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浪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索隱曰地理志云長城在濟南也正義曰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禹貢錐指水經注濟水自臨邑縣東又北逕平陰城西京相璠曰平陰齊地在濟北廬縣故城西南十里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整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尚存又云朱虛縣泰山上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琅邪巨海千有餘里蓋田氏之所造括地志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山北岡上經齊州淄州東至密州琅邪臺入海元和志云故長城首起平陰北二十九里通典云廬縣

愈愚錄卷三

廣雅書局

有長城東至海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鉅防即防門也寰宇記云諸城縣南四十里有長城東南至海迤邐上大朱山盡州南界二百五十里今案齊長城橫絕泰山縣地千餘里自平陰而東歷肥城長清泰安萊蕪淄川沂水臨朐莒州以訖於諸城皆有故址此雖後人所築然皆因岡阜自然之勢為之禹貢青徐分界亦必以此此齊之長城也六國表魏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秦本紀正義魏西界與秦相接南自華州鄭縣西北過渭水濱洛水東岸正義說洛即秦阻向北有上郡鄭州之地皆築長城以界秦境魏世家正義略同此魏之長城也魏世家秦有鄭地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韓也原說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此韓之長城也趙世家武靈王曰我先王

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此趙之長城也張儀列傳說燕昭王曰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正義曰易水長城並在易州界刺客傳太子丹傅鞠武曰秦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周勃世家擊破綰軍沮陽追至長城正義曰即馬邑長城亦名燕長城在媯州北此燕之長城也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築長城六國表三十三年築長城案本紀三十二年城河上為塞即長城也紀與表文皆同此秦并六國後所築之長城也長城始於春秋之齊楚其後秦韓魏趙燕中山皆相繼為之至秦并天下乃繕治秦趙燕舊築長城以拒胡非始皇創為之也齊楚韓魏中山長城本以禦鄰國故秦廢而不築

愈愚錄卷三

廣雅書局

君行一臣行二左僖二十八年傅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行一臣行二弗可失矣案聘禮賓入門左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注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疏諸侯階有七等公升二等在上仍有五等而得云君行一臣行二者但君行少臣行多大判而言非謂即君行一臣行二此文出齊語晏子辭又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注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疏兩楹之閒為賓主處中今乃於東楹之閒更侵東半閒故曰君行一臣行二也公食大夫禮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注云主國君南面授之當東楹者欲得君行一臣行二也據此是行一



行二乃君臣步趨之禮子犯特借以爲言蓋以復衛封曹有似行二釋宋圖有似行一子玉亢倨故言其無禮以激晉文之怒

杜預論公孫宣儀行父之誤

左傳陳公孫宣儀行父導君於惡至覆其國杜預注顧稱之先兄鶴汀先生極論其非見娛景堂集謹案韓非子說疑篇若夫周滑

之鄭王孫申陳公孫宣儀行父荆芊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頌晉陽成泄齊豎刀易牙此十二人者當作十人之爲其臣

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眾

不難爲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此論陳二子可爲

愈愚錄卷三

先兄舉證丁壽昌曰杜注是甚謬以公孫等爲是以漢治爲莽萬氏春秋隨筆辨其誤

西宮北宮

左襄十年傳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咸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杜注公宮傳又云劫鄭伯以如北宮下文云盜

入於北宮杜竝無注案西宮公宮北宮夫人宮也曲禮疏云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

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是王之六寢即王之六宮也陳氏

禮書謂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是后之六寢即后之六宮也諸侯之制殺於天子周禮宮人疏天

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亦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者

是也如賈氏言是諸侯路寢居中別有二寢當名東宮西宮東

宮則莊十二年傳過太宰督于東宮之西亦爲太子宮隱三年

傳東宮得臣是也杜注得臣齊太子也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西宮即此傳文是

也夫人亦路寢居中別有二寢亦名東宮西宮東宮則襄九年

傳穆姜薨於東宮是也案穆姜當居中宮而居東宮者以罪降也杜注太子宮非西宮則公

羊儋二十年傳西宮災西宮者何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矣

是也何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惟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騰居西宮左騰居東宮少在後惟

然夫人有東宮西宮而無北宮傳言北宮者君宮在南夫人宮

在北故名北宮周禮內宰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鄭注

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於王言之內小臣疏云言北宮者對王六寢在南以后六宮在北故云北宮也據鄭賈之言知

愈愚錄卷三

傳文北宮爲夫人宮矣亦名內宮左成十八年傳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杜注內宮夫人宮是也惟然諸侯

與夫人各有三宮而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喪服傳云

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案爾雅宮謂之室

室謂之宮命士以上父子異室故有東西南北之異非如天子

備六宮之制也

走

左襄三十年傳使走問諸朝釋文走疾速之意也一日走使之

人也服虔王肅本作吏案釋文後說是也絳老自稱其年因使

人問諸朝無取於疾速之意古人稱臣僕爲走故自稱亦用之

詩子曰有奔走周寶和鐘銘云走作朕皇祖文考寶和鐘走其



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後漢蘇竟傳注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文選東京賦走雖不敏辭綜注走公子自言走使之人如今言僕矣又請蔣公奏記注引漢書應劭注走僕也小爾雅走我也太史公書有牛馬走之稱

餘化黃能

左傳稱餘化黃能其語甚誕續漢五行志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龍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抱朴子論仙篇楚姬為龍晉書五行志魏文帝黃初初清河宋土宗母化為龍入水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寧母年八十因浴化為龍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龍入坎遊戲一二日恆延頸外望伺戶小開輒輪轉自躍入於遠潭遂不復還皆

愈愚錄卷三

與餘化事相類丁君壽昌曰馬亦有化熊事見尚史所引古人牛哀化虎后化毒龍似此甚多

子皮戒趙孟

左昭元年傳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及享趙孟為客禮終乃宴案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此主君使人戒賓上介傳賓命以荅使者之辭也又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此使者再戒而上介再荅也又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此使者三戒而上介述賓命許之也又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君

賦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此賓出見使者使者見賓面致其君命而賓荅許之也左氏所謂子皮戒趙孟禮終者即指此禮知是上介荅使人者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上介出請入告是也知賓出見使者使者致命者公食大夫禮三辭賓出拜辱大夫不荅拜將命是也左傳又云及享趙孟為客禮終乃宴案禮享食燕立賓有二享食則尊者為賓禮經所言饗賓及公食大夫禮是也燕則不以尊者為賓燕禮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賓為苟敬苟者亟也其介為賓聘禮記亦云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宰夫獻鄭注燕禮云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於賓今燕又且獻焉人臣不敢受類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為恭敬也於是席之為獻諸公之位公降迎上介以為賓聘禮注略同據此則左氏云禮終乃宴當以上介為客傳無文者略也又燕禮云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鄭注不以所與燕者為賓者燕為序歡心賓之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為客此之謂也君但以大夫為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於君賈疏云案禮記燕義云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注云公卿尊矣復以為賓則尊與君太相近是不用公卿為賓恐逼君用大夫為賓雖尊之猶遠於君不畏逼君也此燕已國之臣不以賓為賓也皆臣不敢敵君之義公父文伯不以南宮敬叔為賓而以路堵父為賓此又主不敢敵賓之義

翠被



左昭十三年傳楚子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杜注以翠羽飾被漢書西域傳贊孝武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張衡西京賦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則翠被乃加於衣上者若今之背心數桂文燦曰論語鄉黨寢衣孔注以為今被說文亦以被為寢衣被可稱衣則衣自可稱被翠被者蓋猶今之科袂禦寒之衣也丁壽昌曰翠被疑即鶴氅之類故楚子雨雪而衣以出也

南孺子

左哀三年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杜注南孺子季植子之妻案孺子貴妾之名非妻也禮大孺人孺子秦策守門姬曰某夕某孺子鮑彪注孺子亦婦人之義蓋取此

愈愚錄卷三

三

廣雅書局

美稱齊策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辟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之韓非子人殺篇貴儲說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有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七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於是為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案韓子兼存二說楚策亦云楚王后死或請昭魚買五雙珥合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則謂詐之謀當時術士多行之不必盡屬存疑也但韓非以爲威王時據策則在開王時當以策文爲是又策七孺子韓非七作十古七字多書作十論語作者七人鄭本作十人史記周本紀西伯後十年而崩何書大傳作七年又周公行政十年即七年劉向列女傳宋恭伯姬傳十年恭公卒十當作七見顧君攷證楚莊樊姬傳同列者七人韓詩外傳作十人齊杞梁傳十日而城爲之崩水經注後漢書劉瑜傳注藝文類聚六十三引並作七日漢孔廟置守廟百后孔餘碑三月廿十日即廿七日也十字七字今不能定宜兩存之高誘注孺子幼艾美女也趙策所謂柔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春

秋繁露度制篇次國一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小國同大國三姬二良人故無孺子漢書藝文志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顏注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晉書劉聰傳斬準從妹爲又孺子皆孺子爲妾之證

邗溝

左哀九年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案邗溝即鴻溝史記河渠書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此廣陵之鴻溝即吳所開也或謂鴻溝有一一定之稱鴻溝字通廣陵鴻溝即所謂開深溝于商魯之開按左氏言通江淮史記言江淮之間其爲在廣陵無疑河渠書又云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此滎陽之鴻溝與廣陵無涉顧氏炎武謂邗國利病書常鍾雒陽金陵皆有邗溝常鍾金陵有邗溝邗國利病書常鍾雒陽金陵皆有邗溝常鍾金陵有邗溝邗國利病書常鍾雒陽金陵皆有邗溝常鍾金陵有邗溝

愈愚錄卷三

三

廣雅書局

宮府則以青溪爲鴻溝鴻溝以東爲齊以西爲宋又南齊王儉傳太祖從容謂儉曰我今日以青溪爲鴻溝對曰天應民順庶無楚漢之事青溪金陵地也此皆臂引之詞非金陵有鴻溝分陝

公羊隱五年傳自陝以東周公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釋文自陝式冉反何云宏農陝縣也一云當作邾古洽反王城邾鄆曲禮下鄭注引此傳釋文略同案作邾是也逸周書作雒解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南繫於雒水北固於邾山以爲天下之大濶劉昭後漢郡國志河南注博物記曰南望雒水北至陝山陝山即邾山之譌水經穀水注引京相璠說邾山名邾地邑也說文邾下云河南縣直城門官陌地也从邑辱聲春秋傳曰成



王定謂于邠段氏王裁注云地理志曰河南郡河內故邠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

于此分治隸釋漢成陽令唐扶頌分邠之治優隆于君可見漢時經師舊說有作邠也漢書杜邠傳周召分職於陝並為弼疑

愈愚錄卷主

南

廣雅書局

段氏注曰見前志故楚邠邑也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城邠十九年令尹子瑕城邠秦二世元年陳勝將鄧龍將兵居邠在今河南汝州邠縣據此則邠川之邠為楚地與邠邠之邠為周地顯然不同後儒習聞分邠之說不攷其地而以邠川當之誤也然亦可見唐時諸儒猶有作分邠者矣古陝邠字偏旁多互易史記游俠列傳陝韓孺徐廣曰陝疑當作邠字又南越列傳邠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案韓孺字千秋游俠傳陝乃邠誤此可為陝邠偏旁互易之證

分子

穀梁傳燕周之分子也范甯注分子謂別子孫也陸德明音義分本或作介姚氏孺云分子當是別子古別字作介故傳本

或作分或作介皆以古字形近而誤范甯時傳本未誤故注云謂周別子孫也唐以後其文舛失故疏解失之案分子即別子不必改字作介范注明言分子無從知范本為別子史記楚世家其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召五分子齋而人漢北海相景君碑臨臬不鳴分子還養分子當謂庶子洪氏謂此用家富子壯則出分之語

武都太守耿勳碑修治狹道分子効力又義井碑陰題名稱分子者六十人洪氏謂似指土豪出分之子解分子太泥皆作分字豈亦形近之誤耶

姚說非

蜀志彭義傳義與諸葛亮書曰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裴松之注以為分子之厚者義言劉主分兒子厚惠施之於已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案

愈愚錄卷主

主

廣雅書局

分子別子也言先主待別子之厚無有過於義者義自比別子故以先主為慈父裴注說分子未當

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韓詩外傳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逸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又云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舊無此五字此據說苑增所兄事者五人足以



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蕪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虛  
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小不齊爲之大舊作惜乎  
大此據說死以意增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五字俟得善本校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  
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  
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  
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  
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觀此諸說  
則夫子所云魯之君子即指父事兄事所友所師者言子賤爲  
政全在得人故三得終之以朋友益親夫子既贊美子賤能取  
人而又以見魯多君子故云若魯無君子子賤安所取法以成  
其治乎新序雜事二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  
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  
旁引其肘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忠之請辭而去歸  
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  
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  
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新序與說苑同出劉向蓋魯君  
能信用子賤而子賤又能取人以輔其治故孔子美之漢人說  
經皆有依據苞咸注皇侃邢昺疏乃不知引證而空爲贊歎之  
詞於義疏矣

乘桴浮于海

愈愚錄卷三

七

廣雅書局

漢書地理志元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  
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  
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  
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  
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可貴哉  
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  
行設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顏師古注引論語此章文云言  
欲乘桴後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案據志  
說則其浮海指東夷夫子當日必實有所指之地漢人去古未  
遠故尚能得其說非泛言四海也王君塗四書地理夫子本欲  
行道於魯魯不能終其用乃去而之他國最後乃之楚則以楚  
雖蠻夷而與中國通已久其時昭王又賢葉公好士故如楚以  
冀其用則是望道之行也至楚又不見用始不得已而欲浮海  
居九夷史記孔子世家雖未載浮海及居九夷二語爲在歸魯  
之後然以意測之當是也其欲浮海居九夷仍爲行道故顏師  
古云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則其非遜世幽隱但爲世  
外之想可知即其後浮海居九夷皆不果行然亦見夫子憂道  
之切未嘗一日去諸懷矣顏監漢志此注義最精善于聖人濟  
世憂民之念深得其解故予爲引伸其說焉

愈愚錄卷三

七

廣雅書局

文質

論語兩言文質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  
君子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質猶文也文



猶質也文質皆指禮古人無有空言文質者禮器云禮有以文為貴者有以素為貴者素即質也禮貴文質得中故棘子成重質子貢告以虎豹犬羊之喻正以二者不可偏勝與夫子所論為野史者同意夫子教人之法不外博文約禮而所以教人學禮之法不外文質得宜先進篤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進文質得宜即今之所謂野人後進文過其質即今之所謂君子當時尚文故不獨質勝文者為野即文質得中者亦為野其實當時所稱為野即夫子所云文質彬彬而當時所稱為君子則夫子所云史也夫子欲從先進故言魯若用禮樂則從此文質得宜之先進非以野為質勝文而從之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夫子欲從周者此即文質得宜之文郁郁即彬彬非如所謂文勝質者也表記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文質皆言其至故如虞夏質多文少者為文不勝質即殷人稍文周人文質得中者亦為質不勝文其實殷人亦是質多文少而禮樂至周始備文質至周始為損益盡善故論語言文質皆就周禮為說以其得中而不偏勝也表記與論語詞義不同所謂言非一端各有當矣

觚

博古圖載商周觚凡三十五其形如今銅花瓶而腹起四稜然商父乙觚立戈觚周蟠夔觚小圖觚並無四稜攷之禮注皆不云酒觚有稜則知腹起四稜乃後代所作攷工記梓人為飲器觚三升梓人乃攻木之工燕禮公用象觚注觚有象骨飾也惟

愈愚錄卷三

六

廣雅書局

以木為之故得以象骨為飾以骨為飾故觚字皆從角用象觚則但稱觚不必皆以骨為飾蓋氏崇義三禮圖謂觚用木其說良是梁書劉杳傳案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用木則易弊壞豈能閱數千年之久至宋猶存此可知博古所載諸圖有稜無稜皆不足據丁氏壽昌曰莊子溝中之木斲足見玉齋子尾而為樽彝古祭器無不用木者送女尊之偽博古圖卷十禮失于古遠之後而尊爵飲器之類往往變而用木形製既陋而復加以髹漆內赤外黑彩繪華絢悉乖所傳是非莫得而攷正殊不知三代範金以寓典法負然不同及觀此器一出非徒足以取證其謬而亦悟先儒之可笑矣案此說不然古器本皆用木以今觚解之類多是範金學士文人重價爭購詫為奇寶而真偽雜出不能深辨謂此非古器固然不可而謂古非用木則亦不合

六藝

論語游於藝謂詩書禮樂也周易春秋時皆藏太史非民間所不及游如息焉游焉之游漢書司馬相如傳游於六藝之圃是也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師古攷六經之為六藝徵諸史漢其證甚多史記封禪書孔子論述六藝孔子世家贊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伯夷列傳夫學者載籍極博猶攷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儒林列傳秦焚詩書六藝從此缺焉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

愈愚錄卷三

六

廣雅書局



史公自序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漢書司馬遷傳同

又仲尼追修經術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漢書藝文志曰欲於

是經羣書而奏其七略有六藝略師古曰六藝六經也又曰游文于六經

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董仲舒傳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

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竝進公孫宏傳贊孝宣承流纂修

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王褒傳講論六藝羣書景十三王

傳河間獻王德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公孫賀等傳贊舒六

藝之風陳治平之原韋賢傳六藝所載皆言不當師古曰六經也

衡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通人道之正故審六

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儒林傳古之儒者博學廣六藝

之文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王莽傳張純等曰謹以六藝通義經文

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莽傳贊并誦六藝以文

姦言師古曰以六經之事文飾姦言後漢書章帝紀有司奏言孝明皇帝博貫

六藝李賢注周禮保氏教之六藝禮樂射賦書數前書藝文志

謂六藝各別孝明博貫六藝謂六經也李賢兩存其說非鄭元傳博稽六藝又著六藝論賈

逵傳游情六藝班彪傳服膺六藝又講論乎六藝注六藝謂詩書禮樂易春秋

也張衡傳遂通五經貫六藝又河洛六藝又思元賦御六藝之

珍駕兮皆以六藝為六經也

泰伯

詩經曰爰及美女聿來胥宇思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則太

姜固太王元妃也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日虞仲太

姜生少子季歷然則太伯虞仲非太姜所生當是庶子季歷雖

愈愚錄卷三

廣雅書局

少當是嫡子但泰伯長且賢或已立為太子故晉里克告太子  
申生曰為吳太伯不亦可乎是已立為太子之驗以古公之賢  
必不肯更立太子而太伯默喻古公之意託採藥而不返所以  
孔子稱其至德也

侍食

侍食有二玉藻曰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此侍食非君所客君不命臣祭故不言君祭有膳宰嘗羞故不

言先飯邢疏賜之食則不祭是也又曰命祭然後祭先飯徧嘗

羞飲而俟此以客禮子臣君祭之後先飯之前有君命臣祭臣

承命而祭之事邢疏君命臣祭臣亦祭是也然君命臣祭臣承

命祭以客禮自子也君命臣祭臣不祭委君命也夫子於君祭

時不待君有命亟自先飯既不敢承君命又不敢委君命陽託

膳宰以示愛君之心陰辭命祭以示不敢當客禮之意事君盡

禮之至也

正名

論語正名指衛蒯聵及輒事無可疑者然名字究無確解今案

春秋哀公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孔疏云世

子者父在之名蒯聵父既死矣而稱世子者晉人納之以世子

告之是正世子以示宜為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衛國

無可褒貶故因而書世子耳據此是世子乃晉人所告正合乎

禮故孔子因之可知論語正名即此正世子之名也蓋蒯聵因

欲殺南子出奔春秋於定公十四年書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明

愈愚錄卷三

廣雅書局



衛人來告正以世子稱之左哀二年傳載公謂公子郢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立社稷君其改圖夏衛靈公卒是崩賸出奔後靈公未別立太子也未別立太子則猶以太子子崩賸春秋之義世子繼體以為君為輒計者內迫於南子不能迎立崩賸則惟如伯夷叔齊及公子郢之所為遜避弗居斯已耳乃輒儼然自立當時必援無適子立適孫之義以王父命為辭左哀三年經疏據左傳公子郢讓國不受然其是然以上父命辭父命亦是當時實事輒所假以為辭者也是輒不以太子子崩賸觀於公子郢之言有亡人之子輒在忠貞如子郢在輒未立時已不敢以太子稱崩賸則輒既立後假以王父之命其誰有敢稱崩賸為太子者所以崩賸入戚輒命石曼姑同齊國夏帥師圍戚明

愈愚錄卷三

圭

廣雅書局

是待崩賸以寇仇其不以太子子崩賸審矣史記自序南子惡崩賸子父易名是當時不以崩賸為太子而以輒為太子名之顛倒未有甚於此者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夫子亟欲正之而輒之不當立不當與崩賸爭國顧名思義自可得之於言外矣

穀梁哀二年經注鄭君曰崩賸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崩賸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為貴非世子也又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帥師而後納者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纂若靈公廢崩

賸立輒則崩賸不得復稱孺日世子也稱崩賸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於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也案范甯經傳兩注皆引江熙說是也鄭世子忽出奔許其反正則崩賸稱世子亦如鄭世子忽可許其反正矣且君薨稱子是自稱故適子庶子皆稱之若他人所稱得從其實何為崩賸不可稱世子乎就其自稱為子則有反國之道就其先君所立稱世子何為獨無反國之道乎鄭忽於莊公歿後亦稱世子何獨崩賸稱世子為春秋之所不與乎世子靈公所立靈公未別立世子則猶以世子子崩賸何云靈公廢之乎鄭君惑於公殺王父命之說為輒當立則不得不黜世子不知以王父命辭

愈愚錄卷三

圭

廣雅書局

父命本是輒所私擬當時臣民信於其說故皆以崩賸之為世子為靈公所已廢獨魯史從晉告書之猶存其名夫子修春秋亦因魯史存之所謂欲正名者此耳

九合

論語九合諸侯穀梁莊二十七年疏引鄭氏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上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諸家引申其義不同皇侃義疏曰穀梁傳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榘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上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會邢疏全錄此文是鄭以兩鄆兩幽榘貫首戴甯母葵邱為九合陸氏釋文曰穀



梁傳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  
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榑  
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凡十一會鄭  
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則又以柯及兩鄆兩幽榑貫首戴甯  
母爲九合盧氏文昭攷證曰今穀梁注十三年下無又會柯有  
僖九年會葵邱皇邢疏所引皆同然鄭注論語亦有柯無葵丘  
案鄭論語九合並無陸氏所引范注當有所本非誤也穀梁莊  
注不知盧說何所本 二十七年前引鄭釋癘疾云去貫與陽穀或云與猶數也言數  
陽穀故得爲九也僖九年盟于葵丘疏云論語一匡天下鄭不  
據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然則鄭注不數貫  
而數陽穀穀梁疏所言與公羊一一印合陸言鄭有貫無陽穀

愈愚錄卷三

廣雅書局

互證陳鱣說略同是鄭以柯及兩鄆兩幽榑陽穀首戴甯母爲  
九合宋君翔鳳曰范以柯爲離會故不數鄭數柯者以信始著  
於天下也穀梁疏引釋癘疾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  
陽穀固已九合是鄭亦數葵丘而前去貫與陽穀疏又云與猶  
數也言數陽穀下引劉炫難曰貫與陽穀並非管仲之功何得  
去貫而數陽穀也是彼欲不數葵邱故附會鄭義以上皆劉氏  
之難爲得此既載劉難而後疏乃云鄭指陽穀是其失檢蓋桓  
之信著乎天下自柯始故舍北杏去貫與陽穀則必數葵丘鄭  
釋癘疾又云柯之盟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  
穀以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  
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是鄭護穀梁以葵丘爲美安得

反據公羊而指陽穀也是鄭以柯兩鄆兩幽榑首戴甯母葵丘  
爲九合愚謹案穀梁莊二十七年注以北杏兩鄆兩幽榑貫陽  
穀首戴甯母葵丘爲衣裳之會十一疏即引釋癘疾去貫與陽  
穀而釋之曰鄭意不數北杏自外與范注同又於莊十三年會  
于北杏疏曰鄭釋癘疾數九會則以柯之明年爲始鄭以孔子  
云九合諸侯北杏之會經無諸侯之文故不數之是疏意以九  
合爲兩鄆兩幽榑首戴甯母葵丘並柯爲鄭義也宋君之言即  
本於疏疏於下文又條列四說或云去貫與陽穀與猶數也言  
數陽穀故得爲九也此一說也又曰或云葵丘會盟異時故分  
爲二此二說也又曰或取公子結與齊桓宋公盟爲九此三說  
也又曰先師劉炫難之云貫與陽穀並非管仲之功何得去貫

愈愚錄卷三

廣雅書局

而數陽穀也若以葵丘之盟盟會異時而數爲二則首戴之會  
亦可爲二也離會不數鄭盟去公子結則惟有齊宋二國之會  
安得數之二三之說並無證據故劉氏數洮會爲九此四說也  
後漢書延篤傳注九合者謂再會於鄆兩會於  
幽又會榑首止戴甯母洮葵丘也此即劉說 疏引劉氏說以  
駁前三說是前三說皆疏所不從也又曰以數洮會爲九兵車  
之會又少其一故劉以傳誤解之當云兵車之會三案洮會下  
亦無云兵甲之會傳文不應兩處皆誤是第四說亦疏所不從  
也盧氏以疏所不從者引以證疏自是誤會疏旨宋君以疏所  
不從者指爲疏義還以駁疏蓋生於木而食其木斯之謂矣僖  
九年盟于葵丘疏云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  
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案疏明言一匡指陽穀則九合無陽穀



矣盧既援此以證疏之九合有陽穀宋復援此以駁疏之九合不  
不當有陽穀二者皆非也

微子

論語微子去之與奴死並稱為仁則微子斷不為周臣商書微子父師若曰王子弗出我乃顛隲可知微子之去非其本心而論語所云去之決非去殷就周矣微子存其身家去位避難將以延殷一綫之遺若竟受周封則周子甫君亦得為仁乎韓詩外傳云太公舉微子之後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而如是厚也况當世之存者乎大戴禮保傅篇太公知之故與微子之後然則受封乃微子之後非微子本身其稱微子者從其舊爵言耳左傳六年傳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衛璧逢伯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義同殷本紀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宋世家略同觀此則微子去位仍居故國故有面縛之事武王使復其所則已復其故爵當時微子或未受封故太公復舉其後至成王始命微子代殷後耳書缺有闕存以質疑

伍有植

逸周書大匡解庶人不獨葬伍有植案植即左傳華元為植之植謂五人中立一人為長以督率之全助鄰里之喪大聚解以國為邑以邑為鄉以鄉為閭禍災相郵資喪比服五戶為伍以首為長資者助也謂閭里相助喪也五戶以首為長即此所云

伍有植也

愈愚錄卷三

三

廣雅書局

愈愚錄卷三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陳慶修校字



寶應劉寶楠撰

晉國

孟子梁惠王自稱晉國魏人周霄亦自稱晉國案戰國時晉地多入魏故其稱晉國也有四有指魏境內晉地言者有指魏境內晉都言者有指魏國言者有指魏都言者戰國趙策蘇秦說趙王曰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史記趙世家本此云蘇厲遺趙王書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正義三川河南之地兩川之間晉國河北之地安邑河內魏策須賈謂穰侯曰秦蠶食魏盡晉國穰侯列傳本此云秦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河西河南河內並是魏地即故晉國此晉國指魏境內晉地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

言也魏策朱己謂魏王曰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又曰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魏世家本此云無忌曰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正義河西同州也晉國都絳州魏都安邑皆在河東此晉國指魏境內晉都言也楚策張儀曰王無求於晉國乎魏策王鍾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又須賈謂穰侯曰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此晉國即指魏國也秦策冷向謂秦王曰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高誘注晉國魏都大梁也此晉國即指魏都也既稱魏國為晉國遂稱魏為晉韓策蘇秦曰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燕策燕乃伐齊攻晉皆稱魏為晉也史記本此秦本紀云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案六國表魏惠王七年秦章蟜與晉

戰石門此一證也又本紀孝公二十四年與晉戰雁門案六國表魏惠王三十二年秦與晉戰岸門索隱據紀年作岸門以雁門為岸門此二證也田敬仲世家威王六年晉伐我至博陵案六國

表魏武侯十四年三卿滅晉在周安王二十六年魏武侯十四年為周烈王三年齊威王六年晉滅凡四年晉伐齊到鮑陵鮑陵與博陵同此三證也秦本紀又云昭襄王五十年王

魏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二萬人晉楚即魏楚此四證也秦始皇本紀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

也逐出之晉人即魏人此五證也晉六卿本名六晉秦策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强高誘注六卿分晉智氏范氏中行氏韓氏

趙氏魏氏僭號皆曰諸侯謂六晉也及智范中行滅僅存韓趙魏遂名三晉周策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高誘注三晉晉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

三卿韓氏魏氏趙氏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也經傳稱三晉甚多不悉錄韓

魏亦稱二晉越世家越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故二晉之事越也不

至於覆軍殺將是也趙世家南伐晉別正義謂韓魏之邑也若韓魏對舉則韓稱韓魏稱晉楚世家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韓嘗以二十

萬之眾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是也亦或兼稱魏晉秦本紀獻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是也

湯武無放桀殺紂事

湯放桀見於孟子及史記夏殷本紀東晉古文武王殺紂見於逸周書克殷解及殷周本紀戰國趙策魏策荀子正論古今注



其實桀是避湯遠遁非湯放之也紂與周師戰而武未嘗復斬其首也逸周書殷祝解湯將放桀自處於中野陳君逢衡補注據廣博物志所引如此士民間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

桀請湯曰國所以為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為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

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為王明之士民復致於桀日以薄之居齊民之賤何必君更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

千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為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

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云云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禁止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

百人去尚書大傳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是則湯伐桀而民歸

湯桀自遠去史臣以桀之奔由於湯故直書曰放賈誼新書連語篇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

輿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蹙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捧帷而入提

石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是則武伐紂而紂戰死武使人守其屍其必以禮葬紂可知何至復斬其首也史臣以紂之死由

於武故直以為殺所謂嚴君臣之義重無將之誅故伊尹非放太甲而史亦曰放舜封象於有庾而或以為放正同許止以未嘗藥而春秋書

弑皆其義也孟子言堯崩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崩喪畢禹避舜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朝觀訟獄詠歌者皆之舜

禹然後踐天子位丹朱商均未有桀紂之惡舜禹處師輔之任故但避之以自遠及天人攸歸遜避不得始受天下而人不疑桀惡已盈湯乃外藩不得不與師定亂及桀行而湯仍避之於野再讓三讓桀知天命人心咸屬於湯委而去之是湯之心猶

舜禹之心惜所處之時勢不同耳武伐紂而紂自死臣民戴周已久有不得不受之勢後世黃袍加身猶不可卻况文武之德洽於人心吾意武王斯時必有不忍受天下之心而迫於時勢

之無可如何後人略其心迹而鋪張武功侈言殺伐遂謂有斬紂首懸太白之事豈足以知武哉

或謂孟子齊宣王以武王伐紂為臣弑其君孟子亦言誅一夫紂又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廣雅釋詁誅殺也不得謂武無

殺紂事曰此不然桀避湯自去桀未死故當時不謂湯弑君紂身鬪而死故當時以武為弑君其實紂亦是自死非武王所弑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

故孟子云聞誅一夫紂矣誅者誅滅之易雜卦傳釋文引荀注誅滅也是也晉語小國放夫國人焉曰誅孟子言湯十一征無敵於天下

文誅其君弑其民誅亦謂征滅豈皆盡殺其君哉白虎通誅猶討也亦謂以言討責之也周禮大宰八曰誅以馭其過注誅責讓也司寇掌萬民之哀惡過失而誅讓之禮記曲禮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又曰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例芻例

失履誅履于徒人費皆謂責故如孟子所云聞誅一夫紂謂滅

紂非殺紂故又云未聞弑君一語皆是實事非曲辭也

雲霓

巽齊遺稿據說文以霓為雲氣釋云子雲霓為雨徵其說當矣



案漢五行志下京房易傳曰有蜺蒙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  
蜺日旁氣也其占曰蜺白奪明而大溫溫而雨又云蜺三出三  
已三辰除則日且雨是蜺為雨徵也

置郵

史記曹相國世家取祁善置索隱曰善置置名漢為驛置館田  
脩列傳田橫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廢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瓚  
曰廢置置馬以傳驛也此皆以置名其地也雷侯世家自彊起  
至曲郵索隱曰案司馬彪漢書郡國志長安有曲郵聚今在新  
豐西俗謂之郵頭漢舊儀云五里一郵衡山王傳臣請處蜀郡  
嚴道邛郵索隱曰嚴道有邛來山有郵置此皆以郵名其地也  
往送之門

愈愚錄卷四

五

廣雅書局

孟子女子之嫁也句母命之句往句送之門句往謂女往也送  
之門謂母送女至廟門也周氏柄中四書典故辨正袁氏枚隨  
園隨筆並辨之毛西河引戰國策衛人迎新婦車至門扶教送  
母滅竈此是戰國習俗非周禮

飛廉

飛廉秦本紀作蜚廉蜚古飛字此取諸物以為名者也漢書武  
帝紀元封二年作長安飛廉館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  
也晉灼曰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三輔黃圖飛  
風氣者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廉神禽能致  
誤補遺沈存中翰林得古銅鉗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如  
豹文旁有篆飛廉字此以飛廉為鳥名淮南子倣真訓騎飛廉  
羊頭恐是鹿非羊而從敦圉高誘注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此以飛廉為獸名案鳥

名是也漢射陽石門畫象有飛廉其形與諸說同然二足而翼  
是以知其為鳥

漢書司馬相如傳椎飛廉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案晉  
載記勃勃造刀為龍雀環陶弘景刀劍錄勃勃造五刀背上有  
劉原父侍讀得古佩刀其環為龍身而鳥龍雀環兼金鑲作一龍形吳仁傑曰  
原父謂此勃勃所作大夏龍雀者也又於殿前鑄銅為飛  
廉是龍雀飛廉異名異物郭氏以飛廉為龍雀又以為鳥身鹿  
頭當作鹿皆誤誤從郭說  
身鳥頭

館甥

帝館甥于貳室舜饗堯也堯為賓舜為主亦饗舜堯饗舜也舜  
為賓堯為主故云迭為賓主趙注以亦饗舜為堯就饗舜之所  
云舜設盛禮饗堯而堯就饗其設更迭為賓主堯氏正義引申之  
所饗此饗當解作受說並誤聘禮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注

愈愚錄卷四

六

廣雅書局

賓辟不敢受主國君見己於此館也又記云客將歸使大夫以  
其束帛反命於館明日君館之此國君就館見賓謂之館賓與  
館甥義同

郊

孟子以其郊於大國也郊猶居也在也史記天官書辰星仲春  
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為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與鬼  
柳東七舍為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氏房東四舍為漢仲冬  
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為中國皆言辰星所居  
之舍與郊於大國郊字訓同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

親戚指父母經義述聞之說詳矣而所引尚有未盡者晏子外



篇益成括曰今為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韓非子主道篇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淮南子精神訓病痲痲者嗆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齊俗訓江河決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滿尚猶哀之又况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身危則忘其親戚泰族訓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史記廉藺列傳舍人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漢書張良傳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而委離之以從漢也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適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文三王傳狂反殺其仇亡去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龜錯

愈愚錄卷四

七

廣雅書局

傳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司馬遷傳報任安曰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全親戚顧妻子武五子傳戾太子兵敗亡不得壺關三老茂上書曰江充衛至尊之命以迫盛皇太子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此親戚並指父母

絺衣

史記五帝紀堯乃賜舜絺衣與琴張守節正義絺細葛布衣也案正義非也孟子舜為天子被衽衣鼓琴趙注衽畫也被畫衣黼黻絺繡也書皋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正義引鄭玄云絺讀為荷荷絺也凡畫者為繪刺者為繡衣用繪裳用繡然則絺衣猶言繡裳衣裳古人通稱後漢書仲長統傳論曰戴黃屋服絺衣亦謂繡

衣李賢注引韓子曰堯冬日鹿裘夏日葛衣以絺衣為葛衣亦誤

壽星有二

爾雅壽星角亢也漢書律厯志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終於氏四度此壽星以次言史記封禪書於社稷有壽星祠索隱曰壽星蓋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壽也案天官書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正義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日南極為人主占壽命延長之應常以秋分之曙見於丙春分之夕見於丁見國長命故謂之壽星此壽星以星言唐玄宗置壽星壇詔秦時已有壽星祠亦云舊矣宜令所司特置壽星壇當以千秋節日修其祀典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

愈愚錄卷四

八

廣雅書局

祈而不賓

逸周書大匡解祈而不賓孔注不賓殺禮案儀禮少牢特牲並有賓尸之禮凶年祈祭而不賓尸故孔云殺禮陳氏逢衡補注以不賓為不燕饗謂與糴匡勤而不賓同然下文云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是非不燕饗也陳說誤

五際

齊詩五際有二說應劭曰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內傳當是韓詩則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案呂氏春秋壹行篇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為安者也釋十際則



與靡鹿虎狼無以異此即應說所本際交也呂氏分言故為十  
際應氏合言故為五際其實一也然齊詩義不如此漢書翼奉  
傳二月戊午地震七月己酉地復震奉奏封事曰易有陰陽詩  
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攷天心以言王道之安  
危又曰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  
之效昭然可明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  
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  
麻以甲午從春麻中庚寅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  
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  
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其法犬水極陰  
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明年夏四月孝

愈愚錄卷四

九 廣雅書局

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  
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  
災與前地震同法據此則五際當指五行生剋配合干支以占  
吉凶明天道也

干越

大戴禮勸學篇于越戎貉之子孔氏廣森補注于越猶春秋於  
越一曰于吳也案孔注後說是于越戎貉四字平列與春秋於  
越不同于當作干干即吳也荀子勸學篇于越戎貉之子楊倞  
注于越猶言吳越吳仁傑兩漢書補遺引墨子兼愛中禹南  
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于越與南夷之民  
淮南道應訓于越生葛締高注于吳也此據道藏本文選吳都

賦包括干越是干越即吳越也干于形近易誤學者多知于越  
不知干越因此干越多改作于史記貨殖列傳合肥與閩中于  
越雜俗漢書貨殖傳辟若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  
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  
吳耳後漢書朱雋傳贊雋捷陳頴亦弭于越李賢注于語辭猶  
云句吳之類矣案史漢三傳並當作干越注說全非莊子刻意  
篇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  
劍也案攷工記云吳粵之劍是干越即吳越之證莊子釋文又  
越山出名劍案吳有銘名干越越有山名若耶並出善劍為  
名劍也又太平御覽十六引韋昭漢書注說干越今餘干縣越  
之別名說並參錯不可從呂氏春秋知分篇荆有飲非得寶劍于干越高注  
干吳邑淮南道應訓荆有飲非得寶劍于干隊高注干國在今

愈愚錄卷四

十 廣雅書局

臨淮出寶劍干讀作寒案知分干越乃干隊之誤廣雅釋器干  
隊劍也是也干隊即干隧秦策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  
敗也魏策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于干遂呂氏春秋適  
威篇此夫差之所以自斃于干隧也史記春申君傳吳見伐齊  
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淮南道應訓越王句踐請身為臣妻為  
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擒之于干遂隊遂隧三字同此別  
一地與干越為二國名不同鮑彪注秦策云干隧吳地案秦策  
師道曰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夫然則于何國也即邗也  
差自劉處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里  
左傳吳城邗說文邗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  
案高注淮南以干在臨淮許以邗屬臨淮二說相同則干即邗  
無疑高謂干讀作寒今邗溝尚有寒江之名亦足證俗稱之聞



與古合矣段氏玉裁說文注日本是邗國其地漢屬臨淮郡不言何縣者有未審也此與邗在潁川鄧屬南陽一例地里志曰廣陵國江都有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水經注曰邗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江都縣前志屬廣陵郡許云今屬臨淮者許意邗國當在前漢臨淮郡不在廣陵也案段氏此注亦是回護之辭其實邗屬廣陵不屬臨淮後漢時又止有廣陵郡無臨淮郡後漢郡國志下邗國劉昭補注武帝置為臨淮郡永平十五年更為下邗國許氏所稱今者即指其身所及之時而言斷不以今指前漢此則許氏誤記而高注淮南亦誤從之也錢氏大昕曰許前後兩說後說似即用左氏吳城邗之文案許前後說皆用城邗之文前說以邗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

為國名後說以邗為吳邑故曰邗本屬吳明城邗是吳人自城其邑非滅取邗國而城之也就前一說則邗是國名吳滅為邑以其本為國名是以與越並稱吳滅邗因稱吳為邗又假干為邗猶韓滅鄭遂稱韓為鄭也見國策先從叔丹徒君校荀子謂于越當作干越王氏念孫讀書雜志用御覽引韋昭說誤因廣其意而說之如此管子小問篇昔者吳干戰明沈鼎新本干誤于未甞不得入國門國子撻其齒遂入為干國多沈本干誤于尹知章注干江邊地也沈本江戰功日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案干即邗邗本國名在江邊即廣陵也國子邗人吳邗相戰國子功多其後吳乃滅邗吳自魯成公時始見春秋滅邗當在其前故不載

道及士大夫

大戴禮三本篇郊止天子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荀子禮論亦作道及士大夫楊倞注道通也或曰道行神也祭法大夫及士皆得祭門及行史記禮書道作蹈亦作啗安史記本作函司馬貞曰啗音含包也案索隱鄒誕生亦作啗音同苞作包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倞謂當是道誤為蹈傳寫又誤以蹈為啗耳謹案道祭道也管子問諸侯適天子道而出諸侯相見道而出鄭注祖道也聘禮日出祖釋轅祭酒脯也聘禮記注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轅為行始也詩傳曰轅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轅涉山川然則轅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伏牲其上使者為轅祭酒脯所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轅之而遂行舍於近郊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

矣其牲犬羊可也是知道為祭道路之神大夫士得行此禮故云道及士大夫祭道與祭行各別道非常祀奉使出行乃祭之其祭在國門外行為孟冬常祀其祭在廟門外之西見月令注及蔡邕門內疑就雉門為說管子問正義引崔靈恩曰宮內之轅以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轅以祭山川與道路之神二祭之神不同也楊倞本鄒誕生作導導亦通也之義故訓道為通丁氏本曰如訓通則當言道乎又引或說以道為行神並誤司馬貞索隱大夫不當言道及管子問正義引崔靈恩曰宮內之轅以作啗音含取包容之義亦非或謂函蹈導古音並相近說文函古文西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今禮經導服作禱服可見古音相通函即道之假借索隱非楊倞亦誤惟鄒誕生說多古音可據此仍訓為通為包含經從注竊所未喻



周禮大馭掌馭玉輅及犯軼遂驅之左襄十八年傳齊侯駕將走郵棠下文云將犯之犯即犯軼注疏家皆未之及

河淮

引河通淮始於夫差國語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屬沂則與淮通屬濟則與河通決河通淮始於始皇漢書敘傳秦決南淮如涓曰秦始皇本紀決河灌大梁遂滅之通為溝入淮泗是也河入淮而淮始淤二君實始作備及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淮益受淤此漢末陳登所以築堰以障淮也

十二諸侯

戰國所稱十二諸侯有二說秦策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

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高誘注驅使十二諸侯魯衛曹宋鄭陳許之君齊策蘇子曰昔者魏王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衛鞅見魏王曰今大王之所從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不足以王天下如鞅之言是宋衛鄒魯陳蔡在十二諸侯之數注又增入曹鄭許此一說也楚策張儀曰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燕策齊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如儀等之言是十二諸侯皆近泗上而宋不在其數史記楚世家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召而問之對曰秦魏燕趙者騏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

陶膺擊郊園大梁可得而有也又云射囓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涓邱夜加即墨顧據午道齊言西接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狶謂齊則從不待約而可陳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據楚人所稱十二國中除秦不數其所射者魏韓齊趙燕而郊園亦在所射中下文云泗上十二諸侯一旦而盡似魯衛鄒費邳在十二諸侯之數田敬仲世家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則十二諸侯皆在齊東南二方不當數宋衛陳蔡曹鄭許惟魯鄒費邳當在十二諸侯之數呂氏春秋有始覽此又一說也

史記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

周本紀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陳杞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者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又十二諸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三國志蜀非史記周圖魯君子左邱明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六國表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老莊申韓列傳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太史公自序談為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死汝必為太史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余甚懼焉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細史記石室金



史記之書然則史記乃自古史官紀載之通名故子長之書仍稱史記丁君壽昌曰漢藝文志稱太史公書不稱史記觀馮商續太史公可見稱為史記或始於漢以後又云東平王蒼傳亦言求太史公書是東漢不稱史記案子長之書稱史記自是後人所題而史記之名則春秋前已有之蓋列國之史撰記列國之事也

燕世家今王喜立此必沿燕史記舊文而失改易六國史記原文見於史遷書者此最顯至於竹書紀年即魏史記然多後人竄易非其原文周書有史記解

禹本紀

史記大宛列傳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案此文見爾雅

會通錄卷四

主

廣雅書局

釋地云河出崑崙崑崙又云自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疑

釋地皆用本紀文王伯厚據二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疑即禹本紀

楚五諸侯兵

史記項羽紀贊曰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漢書項籍傳作五諸侯兵史記集解曰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案項羽紀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張耳列傳同番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漢書項籍傳同秦楚之際月表韓王成從項羽略入關魏豹傳豹為魏王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書豹傳同然則五諸侯惟韓王成魏王豹自將趙燕齊皆遣將將兵君不自將

漢書增兵字是也吳芮佐諸侯入關不在五諸侯數

稱臣稱公

古人自謙得稱臣其稱人得泛稱公雖尊貴於卑賤者亦然史記高祖紀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臣有息女願備箕帚妾樛甘列傳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臣之功不如也刺客列傳嚴仲子謂聶政曰臣有仇又臣之仇韓相俠累臣欲使人刺之魏彭列傳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又臣老諸君強以為長案呂公為沛令客年又長高祖為沛令吏年幼甘羅年方十二為呂不韋舍人張卿為秦將嚴仲子乃韓相聶政乃市民彭越年長為諸少年渠率而皆自稱臣此尊貴於卑賤者稱臣也項羽紀宋義謂

會通錄卷四

主

廣雅書局

項梁又謂齊使者高陵君顯張良謂項伯呂后紀陳平周勃答吳列傳孫子謂田忌仲尼弟子列傳子貢謂田常范蔡列傳王稽謂范雎張陳列傳陳餘張耳淮陰侯傳李左車說陳餘皆不復稱臣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侯也是也然淮陰侯傳云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則又以噲稱臣為信驕縱之驗又高祖功臣表平棘侯穰安平侯諤但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有利侯釘竝以稱臣淮南王得罪此是漢欲文致信罪故以噲稱臣為非淮南王以謀反誅故稱臣者獲罪此皆漢法之苛非其正也史記秦本紀二世皇帝三年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帷二世怒旁有宦者一人侍二世曰公何不蚤告我是天子稱賤臣為公項羽紀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司馬有一人



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是渠率稱偏裨為公又項羽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此騎馬嘗一日行千里以賜公是王者稱小吏為公高祖紀以亭長為縣送徒鄴山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陳涉世家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是官吏稱役徒為公漢書紀傳並同廉簡列傳蘭相如謂舍人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是卿相稱小吏為公倉公列傳義對詔曰高后八年得見師公乘陽慶慶曰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方書悉教公是師稱弟子為公此皆尊貴稱卑賤者為公也若天子稱大臣稱老臣稱處士齒德俱尊者為公史漢甚多不可枚舉

郡長

愈愚錄卷四

七

廣雅書局

高祖紀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韋昭曰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案漢制郡稱守縣稱令長此文郡稱長蓋秦漢之間則然

漢治秦法

漢高入關約法三章餘悉除去秦法其後三章之法不足禦姦蕭何作律九章以為漢法不過如此及攷漢書孝惠紀云四年除挾書律高后紀云元年除三族舉妖言令孝文紀云元年盡除收帑相坐律令二年詔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此設此五年除盜鑄錢令十二年以關無用傳十三年除祕祝除肉刑法豈蕭何九章中所載固如此乎及孝武任用酷吏法令

愈愚錄 卷四

滋繁大辟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波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見百官志於是劉受以腹非誅見百官志楊惲以答書死見楊惲傳帝時復除誹謗詆欺法見本紀漢法之密何減於秦哉

史記平準書張湯奏大農顏異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然則漢法之苛湯為之也文獻通攷云卷二百六十三祝詛古所未有嘗以此罪人至秦之立法則犯此二者皆坐以大逆而誅夷之漢高帝入關約法三章除秦苛法而首及誹謗偶語之酷則當亟除之矣而卒不曾除至高后元年有詔除其法矣而又不克除文帝之時復有此詔然自景武而後則一用秦法凡張湯趙禹江充息夫躬之徒所為誣害忠鯁傾陷骨肉坐以深文中以危法者不日誹謗不道則曰祝詛上有惡言蓋此二法終漢

愈愚錄卷四

木

廣雅書局

之世未有除也  
俞正燮癸巳存稿漢書刑法志云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後韓彭反誅乃有三族案天下初定購季布敢有舍匿罪之族時韓彭未反也賈子新書屢稱誹謗之誅挾書之禁亦未除皆非三章所有

漢五諸侯兵

史記高祖紀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據此則塞翟之降並在二年漢興將相年表高皇帝二年春定塞翟魏河南韓殷國是也漢書高帝紀元年秋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此言塞翟元年已降漢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正月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漢王以故得

一一七三



劫五諸侯兵送入彭城項羽本紀作部五諸侯兵徐廣曰部一侯兵史記叔孫通傳作從五諸侯案劫字是也通鑑作劫五諸

五諸侯為雍翟塞般韓如淳以為塞翟魏般河南韋昭以為塞翟韓般魏顏師古以為常山河南韓魏般張守節史記正義全襲顏注吳仁傑以為塞翟魏韓及趙相陳餘所遣兵見兩漢案顏注漢書

高帝紀云爾時雍王猶在廢邱被圍非五諸侯之數是應劭數雍王非也漢書高帝紀陳餘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耳失國奔漢即收拾餘卒足以立軍豈尚敢違逆漢命待劫之而後從乎吳仁傑曰張耳與大是顏師古數常山王非也陳餘固從

遣兵擊楚然陳餘方為趙相亦不當與於五諸侯之列是吳仁傑數陳餘亦非也五諸侯當以塞翟魏韓般為定蓋皆新降恐

不從故劫之也漢書高帝紀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

遂入彭城羽聞之自以精兵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

大破漢軍漢王遁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淮陰侯列傳同殷王印死

則五諸侯當有殷王惟河南不言從伐楚亦不言其降楚與否

兵然此明言殷王印死異姓王表韓王信以從伐楚功封史記

高祖紀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漢紀作魏王豹降將兵

從又史記魏彭列傳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

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書魏豹傳略同此五諸侯之兵可攷於史者

雒陽宮

史記高祖紀五年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置酒雒陽南宮雷侯世家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宮

愈愚錄卷四

九 廣雅書局

在雒州雒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孝景紀三年天火燔洛陽東宮大殿城室索隱曰漢書作淮陽王宮災故徙王于魯也案淮陽王宮災又是一事此南北東宮當是周之舊宮疑即明堂也又外戚世家漢王坐河南宮成皇臺索隱曰案是河南宮之成皇臺漢書作成皇臺臺西征記云武牢城內有高祖殿西南有武庫也此宮在虎牢為漢所築與雒陽宮別

長安非京師泛稱

史記高祖紀七年二月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以下徙治長安漢興將相年表高帝元年定雍二年定塞翟丞相蕭何關中太尉長安侯盧縮五年入都關中六年更命咸

愈愚錄卷四

三 廣雅書局

陽曰長安七年長樂宮成自櫟陽徙長安本紀十年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正

地志云秦櫟陽故宮在雍州櫟陽縣北三輔黃圖云高祖都長安未有宮室居櫟陽宮案蕭相國世家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

子治櫟陽是也 盧縮傳棺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五年八月迺立盧縮為燕王漢書地理志京兆尹縣十二長安高帝

五年置顏師古高帝紀注長安本秦之縣名高祖作都焉案此則高帝二年全得關中地遂以秦咸陽之長安鄉封盧縮漢列

侯多以鄉亭為名索隱謂別有長安非也趙地亦有長安趙惠文王少子封長安君

見國策及史記趙世家然漢初未有趙地且縮傳明言長安故咸陽則非別有長安也五年秋縮徙封燕高帝入關都櫟陽六年以秦之咸陽長安鄉為縣遂改咸陽縣為長安縣據表文在六年是索隱引漢儀七年遂自櫟陽徙都長安是長安乃地名猶平陽蒲坂安邑毫邑之稱耳後人泛稱



京師為長安非也

郡邑稱大夫

史記漢書高祖紀並云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顏師古張守節並云大夫客之貴者總稱耳案上文云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重客指呂公往賀指豪傑吏蕭何為吏中之長大夫當指吏言顏張誤

杜毫非景毫

史記六國表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案此文太史公誤以湯所都之亳為關中之杜毫而徐廣誤從之也秦本紀宣公二年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

遣兵伐蕩社蕩社即亳社蕩毫通用漢書古今人表蕩疑蕩注臣瓚注湯即薄疑是也薄毫亦通用漢書地理志山陽郡蕩所都是也三年與亳戰王奔戎遂滅蕩社索隱曰西戎之君號曰亳王蓋成湯之盾其邑曰蕩社徐廣云一作湯杜言湯邑在杜縣之界故曰湯杜也又漢書郊祀志秦并天下於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史記封禪書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索隱引徐廣云社字誤合作杜亳顏師古曰杜即京兆杜縣也此亳非湯都也徐廣云京兆杜縣有亳亭斯近之矣案顏及小司馬並據徐廣注此亳為杜亳在湯都三亳之外是也然謂杜亳為成湯之盾亦非封禪書索隱曰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是非成湯之盾矣夷狄稱王自西周已然穆王時徐稱王夷王時楚稱王宣王時戎稱王素本宣王召莊公伐西戎莊公卒襄公立以女弟繆為豐王妻豐王即戎王亳王亦戎王也

愈愚錄 卷四

說文亳京兆杜陵亭日知錄非之云此說之不合地理者案說文即指杜亳許氏不言是湯都何據知其不合

伐閔

史記高祖功臣年表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代積日曰閱漢書車千秋傳千秋無他才能又無伐閔功勞南中傅昭傳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田敷傳周迪素無簿閱簿閱蓋即簿伐謂勳簿及功伐也伐閔木勳第之名故又為世祿家之美稱後漢書章帝紀詔曰茂才孝廉或起剛畝不繫閔閱則漢人已有此義

五章之詩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

史記樂書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作五章以刺時案孔子世家云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此是五章之一索隱不據世家而據家語又以此一章當五章皆非

執圭執帛上問

漢節二十之外復有執圭執帛上問史記曹相國世家於是乃封參為執帛遷為執珪夏侯嬰列傳賜爵五大夫又賜爵執帛又賜爵執珪又賜爵列侯張晏曰執帛孤卿也或曰楚官名如涓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位執珪案見異實篇高誘注執圭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為侯也史記伍子胥列傳楚國古爵名後漢書崔暉傳不辭執珪而乘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柱國李賢注引呂氏春秋又引前書音義曰古爵名也案音義即如涓案戰國周策趙累對周注隋書經籍志稱如涓漢書音義是也



君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為執圭官為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

齊策陳軫見昭陽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

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圭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

耳史疾謂楚王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楚策此蒙

毅之功多句與存國相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史記張儀列傳

楚嘗與秦構難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楚策作通

侯漢諱武又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淮南子道應訓子發攻蔡踰

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珪高誘注楚爵功臣賜以圭

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也又荆有伏飛爵為執珪說苑善說篇

鄂君子皙即子親楚王母弟也原無弟字官為令尹爵為執珪

說文楚爵有執珪皆楚制之可攷者也史記樊噲列傳賜爵列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

大夫文穎曰列大夫即公大夫爵第七又賜上開爵又賜爵五

大夫孟康曰上開不在二十爵中如執珪執帛比也如清曰開

或作開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

閩爵索隱曰張晏云得徑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然則開

當作聞案漢書正作聞今呂氏春秋下賢篇亦作聞是也

質

孫吳列傳田忌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一不勝而再

勝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案索隱非也周禮司弓

矢王弓孤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後鄭注質正也樹楛以為射

正射甲與楛試之習武也又澤其楛質之弓矢先鄭注澤澤宮

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又圍師射則充楛質後鄭注楛質所

射者習射處是也

縣官

秦制縣令稱縣官史記范雎列傳秦王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徒

是也然李斯列傳云十公主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此縣官

當謂天子蓋不敢斥言而託詞於縣官也漢武帝時言利之臣

賦斂無度一切取民亦託詞於縣官平準書大將軍擊胡虜數

萬人衣食仰給縣官又胡降者皆衣食縣官不給又乃徒貧民

於關以西衣食皆仰給縣官於是縣官大空漢書食貨志下

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又有司言曰令縣官銷半兩錢更

鑄三銖錢又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給於官又卜式上書願輸家

之半縣官助邊又詔曰卜式雖躬耕牧有餘輒助縣官之用又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

縣官費重又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又式又盡復予縣官又天

子既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又縣官以令禁之又縣官

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又縣官錢少又式既在位見郡國

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又式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又周勃世

家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索隱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為縣

天下故日官也汲黯列傳縣官無錢從民買馬張湯列傳貧民流徙皆

仰給縣官縣官空虛又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大宛列傳其使皆

貧人子私縣官齎物縣官竝指天子此必當時舊文故太史公

承用之所以著其實也

班范書亦稱縣官漢書食貨志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已除

罪又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又邊兵二十餘



萬人仰縣官衣食又迺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又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又其不能出布者穴作縣官衣食之又皆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官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又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除貨幹在縣官又霍光傳禹曰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陳湯傳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京房傳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事縣官十餘年亡補於民趙廣漢傳吏民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宣元六王傳東平思王宇曰今暑熱縣官年少如涪注霍光傳曰縣官謂天子張晏注宣元六王傳

愈愚錄卷四

漢書局

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二年詔曰今充豫之人多被水患迺曰縣官不先人急好與它役劉盆子傳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又盆子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鄧禹傳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朱暉傳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何徵傳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景王傳充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恆與他役不先民急李賢注劉盆子傳云縣官謂天子也案二史所稱縣官皆有所指斥不敢直言也此承用太史公語疑亦當時原文

漢書兩龔傳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後漢書劉矩傳為雍邱令告民曰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縣官謂縣舍猶學官之比漢書循吏傳修

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此別一義傳又云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

洋錢

今洋錢鑄其王面夷制也史記大宛列傳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漢書西域傳罽賓國以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烏弋山離國之錢與罽賓國同文為人頭幕為騎馬以金銀飾杖仄安息亦以銀為錢文為王面幕為夫人面高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王死輒更鑄大月氏亦同亦有用人形背牛馬形丁君壽昌日所作洋錢有作女子形者即幕為夫人面之義今張家口監督因入口金錢甚多請納稅地名恰克免皆古西北外域金銀為錢古之遺制也銅鑄即今之普爾錢文如洋錢西域皆用

愈愚錄卷四

漢書局

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厚以金錢是外國有金錢其製當與銀錢同後周武帝保定元年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見文獻通考洋錢圖者居多亦有半規形者新唐書南蠻列傳驛古朱波也以金銀為錢形如半月號登伽佗亦曰足彈陀又有極小如榆錢者南蠻列傳投和銀作錢類榆莢是也

鮑

史記貨殖列傳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本輪會也漢書地理志略同顏師古曰鮑鮑魚也案顏注非也攷工記攻皮之工函鮑鞞鞞鞞鄭司農讀鮑為鮑魚之鮑書或作鮑案鮑正字鮑假借字蒼頡篇有鮑莞然則治革之工為鮑已治之革亦為鮑故史漢與皮革



文連貨殖傳又云鮑千石鮑千鈞此鮑字方指魚與鮑木之鮑別

臣瓚

司馬貞史記索隱云臣瓚即傅瓚而劉孝標以為于瓚非也據何法盛晉書于瓚以穆帝時為大將軍誅死不言有注漢書之事又其注漢書有引祿秩令及茂陵書然彼二書亡於西晉非于所見也必知是傅瓚者案穆天子傳目錄云傅瓚為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即當西晉之朝在于之前尚見茂陵等書又稱臣者以其職典祕書故也案索隱辨臣瓚非于瓚是也其云傅瓚亦非穆天子傳目錄不言傅瓚注漢書而水經注鮑邱水篇云東南流逕博陸故城北漢武帝璽書封大司馬霍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印

光為侯國薛瓚曰案漁陽有博陸城謂此也又渠水篇云漢書曹參傳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強因至滎陽薛瓚云案武強城在陽武縣即斯城也又云沫水東北流逕中牟縣故城南薛瓚注漢書云中牟在春秋之時為鄭之疆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趙自漳北不及此也又巨洋水篇云郡國志云平壽在斟城東薛瓚漢書集注云案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衛斟尋在河南非平壽也又濼水注云薛瓚漢書注云博昌有薄姑城沔水鄆縣注云薛瓚曰今南鄉鄆頭是也審是則臣瓚乃薛瓚

博士

漢書百官表博士秦官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漢官儀同案

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漢書賈山傳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是博士不始於秦稍策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漢書賈誼傳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年二十餘最為少漢舊儀孝文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史記儒林列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又云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魯國先賢傳漢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又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閒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楚元王交傳孝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印

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翟黼傳黼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是漢立博士不始於武帝特文景不甚崇儒諸博士未有顯者至孝武始進用故以為武帝置耳翟黼傳注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黼之此言不知何據案黼言孝文與元王傳合章懷未之審也

駙馬

漢書百官公卿表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師古曰駙副馬也本說文魏志王朗傳注朗言西京中殿則駙駙馬六萬餘非正駕車皆為駙馬案韓非子外儲說右王子於期為駙



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駢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一日造父為齊王駢駕渴馬服成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云云一日造父為齊王駢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云云一日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云云然則駢馬猶副馬因人所乘曰駢駕駢駕或戰國時官名故漢人因之而其官別稱都尉也

漢時駢馬都尉官不甚卑故其秩比二千石陳書袁樞傳駢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又引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駢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為瞻準案魏晉當作晉宋或袁樞誤也魏志賈詡傳以長子穆為駢馬都尉鮑勛傳太

愈愚錄卷四

表

廣雅書局

祖崩太子即王位勛以駢馬都尉兼侍中鄭渾傳文帝即位為侍御史加駢馬都尉杜襲傳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駢馬都尉趙儼傳文帝即位為侍中頃之拜駢馬都尉高堂隆傳明帝以隆為給事中博士駢馬都尉張既傳注魏略曰游楚自表乞留宿衛拜駢馬都尉晉書宗室列傳常山孝王衛魏封汝陽子為駢馬都尉此亦在魏世蜀志諸葛亮傳亮以喬為己嫡子拜為駢馬都尉吳志王蕃傳孫休即位與賀正許瑩虞汜俱為散騎常侍皆加駢馬都尉諸傳所言或以功績或以蔭任或以先朝舊臣得蒙此授而魏志后妃傳又云文德郭皇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承後永初太和四年詔以表子詳為騎都尉後遷為駢馬都尉明悼毛皇后弟曾拜郎中進駢馬都尉頃之遷駢馬都尉

則外戚亦得為之陳思王植傳云植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駢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云云則諸王亦得為之其時尚公主者並無一人為駢馬都尉是三國時猶用漢制也

尚公主拜駢馬都尉始於晉宋然南史周朗傳兄嶠尚宋武帝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不言其拜駢馬都尉又晉杜預傳尚帝妹高陸公主陳書袁樞傳作高陵及羊祜傳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毛本自注一作一駢馬則駢馬亦是賜以儀衛非居其官也袁樞曰宋晉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高陸宣公主晉武踐阼而主已亡秦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駢馬之號

給駢馬去尚主已遠則亦出於功勳不必因其尚主也平原王敬吹駢馬賈充傳假羽葆吹給第一駢馬盧欽傳給追鋒車車各一乘第二駢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馬鑿等皆是以

愈愚錄卷四

表

廣雅書局

功勳賜駢馬此外若晉之荀欣荀勗劉綏劉劭劉毅傅玄索靖與杜預同王凌王盛陳頤顧眾孔愉丁潭各見本傳宋之荀伯子顧琛並見宋沈煥沈林子又林子子邵宋書劉休劉秀並見南而亦得拜駢馬都尉又南史柳元景傳柳悅隨父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駢馬都尉南齊書劉悅傳父勳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駢馬都尉則功勳亦得為之晉書武帝紀賜山陽公劉康安樂公劉禪子弟一人為駢馬都尉宋書荀伯子傳晉太始九年詔賜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一人駢馬都尉則賓格亦得為之是晉宋時尚無準制干寶搜神記西辛道度與秦駢馬都尉因此以來後人名女婿為駢馬今之國婿亦為駢馬矣案晉盧欽傳謙尚武帝女榮陽公主拜駢馬都尉王敦傳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駢馬都尉此制始於至齊始定為尚主晉初而遠取五胡之謬禮亦異乎吾所聞矣



所拜而他人不得為之始與漢制異也又南史荀伯子傳少通率好為雜語遊遊閭里故以此失清途解褐駙馬都尉是駙馬都尉晉宋時官已遞卑但以為起家之官亦與漢不同

南齊徐孝嗣傳尚宋康樂公主泰始二年孝嗣登殿不著鞋為治書侍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兩拜駙馬都尉案駙馬都尉是始仕之官其拜當在尚主時刻本譌脫於下耳

自齊以後凡尚主者必拜駙馬都尉然亦有小異者梁書王份傳子琳尚義興公主拜駙馬都尉南史不言其拜駙馬都尉略也然南史又言琳子銓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子溥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不言溥拜駙馬都尉袁憲傳袁憲尚南沙公主即梁簡文帝女也不言憲為駙馬都尉張宏策傳張

續次子希尚簡文帝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位侍中不言希拜駙馬都尉又張縮次子交尚簡文帝第十一女定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秘書丞掌東宮管記不言交拜駙馬都尉王誕傳瑩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少子實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龔爵建城縣公為新安太守不言實為駙馬都尉蓋簡文即位未久遭值荒亂尚主者皆未及拜而王實龔爵為公其秩已尊故亦不拜非史傳之略也

隋書柳裘傳裘在梁仕歷尚書郎駙馬都尉不言其尚主此最可疑

博揜

漢書高惠功臣表安邱侯張拾坐入上林謀盜鹿又博揜完為城旦師古曰博揜謂博擊揜人而奪其物也博字或作博一

曰博六博也揜意錢之屬也皆謂戲而取人財也貨殖傳注略

車人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注故書博或為博杜子春云當為博又即侯黃遂坐揜博奪公主馬髮為城旦師古曰博字或作博已解於上又樊侯蔡辟方坐博揜完為城旦又貨殖傳掘冢博揜犯姦成富案賈誼新書匈奴

篇令婦人或溥或揜為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俾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踰者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人昔時即夕乃為戎樂溥與博同謂博擊揜取以為戲也史記梁

孝王世家漢書文三王傳並云濟東王彭離驕悍昏莫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奸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漢書江充傳趙太子丹交通郡國豪

猶攻剽為姦博揜即剽劫之謂顏氏前一說是也史記五宗世家漢書景十三王傳並云常山憲王薨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遷於房陵國絕此因居喪姦戲見斥非謂處常博戲也吳王濞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皇太子不

以博罪而罪諸侯非法也平準書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鬪雞走狗馬七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日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如淳曰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此因其遊戲暫令入錢受官非真以為罪也顏氏後一說

兩漢采說補遺引潛夫論今人奢衣服侈飲食或以遊博持非掩為事謂漢書博揜當作博案潛夫論解揜字無異說其以博為博即顏氏後說所本然漢書自作博文各有因不必以此解彼

石果

漢書景武功臣表隨成侯趙不虞以校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



攻辰吾先登石壘師古曰山絕水曰壘史記建元以來侯年表  
作石累索隱累音壘地名漢表作壘案史記表從平侯下云以  
校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數為雁行上石山先登文法與隨成  
同石壘石山並謂險阻峻絕故以先登為功若是地名則當云  
攻云破不當云先登小司馬史記本誤壘為累不據漢書改正  
徑作地名非也壘即鳥驚在壘之壘地理志浩壘其義與石壘  
同顏師古曰壘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是也

韓王信

韓王信一人韓司徒一人史記列傳云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  
孫也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  
為韓將漢書略同是信與司徒為二人史記高祖功臣表張良以韓  
司徒下韓國漢書高惠功臣表作韓申都韓司徒韓申徒韓申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

都文雖互異其為一人無疑與韓王信自別顏師古漢表注云  
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是誤合信  
與申都為一人潛夫論志氏姓篇襄王之孽孫信俗人謂  
之韓信都云俗人則不以其說為然矣司馬  
貞史記索隱云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  
信都案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  
是誤合信與司徒為一人徐廣曰司徒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  
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然則作司徒是也司之為聲音近假借  
申轉為信古今字同徒誤為都則聲近也然則韓司徒何人也  
即張良也史漢表並云以庶將從起下邳以韓申徒漢表作  
申都下  
韓國漢表無  
國字皆言張良所歷之官與表上下文一例然則表文  
當作韓司徒作申者假借字耳兩漢表誤補遺申徒在韓國自  
是一官非必司徒之訛而然史

記高祖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滿軍並攻昌邑則魏亦有申徒  
之官韓魏分晉而王豈申徒本晉故官耶又云案良世家云以  
良為韓申徒史著其為韓申徒者以明非楚漢之官今書本張  
良韓王信傳皆作司徒恐當從史記為是案以申徒為官是也  
司徒申徒音近假借史記雷侯世家云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  
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  
公下韓十餘城徐廣曰申徒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  
改此正言良為韓王成司徒降下韓故地之字

潛夫論志氏姓篇張良韓公族姬姓也沛公之起也良往屬焉  
沛公使與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城為韓王而拜良為韓信  
都者司徒也俗前音不正曰信都或曰司徒或曰勝屠然其本  
其一司徒耳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彊妄生意以為此乃代  
王為信都也此說未  
見所出案潛夫論是也莊子有申徒狄釋文崔本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

作司徒狄又有申徒嘉古人以官為氏則作司徒者正字作申  
徒者借字秦策申徒狄作申屠漢書列傳又別有申屠嘉宋本  
游本皆作徒見諸書  
雜志屠與徒通爾雅歲陽己曰屠維史記歷書  
作徒維是也通志氏族略引風俗通義曰申徒氏子謂後漢之  
申屠剛申屠蟠亦當與申屠嘉同其字並作申屠則申屠嘉亦  
當用借字不當改從宋本游本也讀書雜志改從  
司徒恐非是又史記酷吏  
傳周陽田為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  
當抵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即申徒又顏師古漢書注勝屠  
姓也廣韻引何氏姓苑有  
勝屠公為河東太守此即潛夫論所本  
太夫人

漢制諸侯之妻曰夫人其母曰太夫人漢書楚元王交傳休侯



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金日磾傳當母南當上南大行爲太夫人趙充國傳子岑嗣侯習爲太夫人翟方進傳宣謂後母曰太夫人可歸爲弃去宣家者王莽傳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又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辭瓚注楚元王交傳云侯母號太夫人是也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嘗久疾太夫人令筮之又后從兄嚴白太夫人絕竇氏婚又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和熹鄧皇后紀太夫人愛憐爲斷髮又永初元年爵號太夫人爲新野君鄧禹傳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劉般傳太夫人聞更始卽位沛獻王輔傳詔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彭城靖王恭傳太夫人薨李賢注鄧禹傳云漢法列侯之母方稱太夫人也又注劉般傳引前書音義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

愈愚錄卷四

妻

原雅書局

死子復爲列侯母稱太夫人是也然太夫人亦卿大夫母之通稱漢書蘇武傳李陵曰來時太夫人已不幸後漢書列女傳勃海鮑宣妻桓氏女字少君子永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寔復識挽鹿車時不又衛尉衡方碑會喪太夫人寢閣苦凶安平相孫根碑遭公太夫人憂服闋徵拜議郎涼州刺史魏元丕碑遭秦夫人憂服闋還臺此皆非列侯之母亦稱太夫人也

宋書禮志孝武帝孝建三年有司奏雲杜國解稱國子檀和之所生親王也王是母姓求除太夫人檢無國子除太夫人先例法又無科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孫諮之議春秋母以子貴王雖爲妾是和之所生案五等之例鄭伯許男同號夫人國子體

例王合如國所生太常丞庾蔚之議母以子貴雖春秋明義古今異制因革不同自頃代以來所生蒙榮唯有諸王既是王者之嬪御故宜見尊於蕃國若功高勲重列爲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禮凡此皆朝恩曲降非國之所求子男妾母未有前比祠部郎中朱膺之議以爲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貴當謂傳國君母本先公嬪媵所因藉有由故也始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績重勲恩所特錫時或有之不由司存所議參議以爵之爲允詔可案此則宋時子男之妾母尚不得拜太夫人然禮志又云宋大明十二年十一月有司奏興平國解稱國子袁愨孫母王氏應除太夫人檢無國母除太夫人例下禮官議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禮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則子男之母不容獨異博士程彥謙以爲五等雖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崇號得從子男於親尊秩宜顯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固知從子尊與國均也彥參議以興之議爲允除王氏爲興平縣開國子太夫人詔可此則以愨孫之母本是夫人故許其拜太夫人與檀和之生母不同可見當時此稱甚尊非若後世可泛呼也

愈愚錄卷四

妻

原雅書局

燕非無後

顧寧人謂六國獨燕無後江都汪容甫先生不取其說案漢書婁敬傳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實關中

會稽長州

漢書王莽傳從事臨淮瓜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州師古



曰長州即枚乘所云長州之苑案師古注非長州之苑乃漢吳國地在廣陵會稽長州在今蘇州吳越春秋閭閻與築石城走犬長洲此即今之長洲與劉昭郡國志海陵注長洲不同

愈愚錄卷四

廣雅書局

愈愚錄卷四終

順德李肇沅番禺沈寶樞校字

愈愚錄 卷五

愈愚錄卷五

寶應劉寶楠撰

耐

高帝紀注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鬻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清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而謂頰旁毛也彡毛髮貌也孝文紀注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耐能任其罪也義與如清同案刑法志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王子侯表樂侯義高惠功臣表汾陰侯周意改侯黃遂竝以坐髡為城旦左哀十七年傳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髡

愈愚錄卷五

廣雅書局

鄭注周禮掌戮云髡者髡頭是也孝惠紀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春者皆耐為鬼薪王子侯表離石侯縮高惠功臣表節氏侯董朝宣曲侯丁通朝陽侯華當竝以坐耐為鬼薪毛本丁通下作赦為鬼薪案高祖紀顏注引作耐為鬼薪今據正其尤輕於鬼薪者高惠功臣表武陽侯蕭勝襄城侯韓釋之竝以坐耐為隸臣王子侯表楊邱侯偃沈猷侯受高惠功臣表深澤侯趙脩衍侯翟不疑竝以坐耐為司寇刑法志云鬼薪白粲一歲據顏注當作三歲為隸臣又云隸臣滿二歲為司寇是隸臣司寇又輕於鬼薪應劭謂耐為不至於髡完其耐鬻則髡為去首髮竝去耐鬻說文耐鬻也耐為但去首髮不去耐鬻較若分明矣不去耐鬻故名其罪曰耐說文耐不至髡完其耐鬻曰耐音義皆當依應氏如清蘇林



皆非也完者不髮不彫完其髮鬢鄭司農注掌戮云完謂但居  
作三年不虧體惟其不虧體故其刑輕於耐而罰作重於鬼薪  
與髡並為城旦後漢書明帝紀注完者謂不加髮鉗而築城也刑法志諸當髡者本誤  
完據此完為城旦春王子侯表平城侯禮高惠功臣表平陽  
侯曹宗筑陽侯蕭獲隆慮侯周通鄆侯周仲居安邱侯張拾樊  
侯蔡辟方景武功臣表山陽侯張當居成安侯韓延年將梁侯  
楊僕新時侯趙弟外戚恩澤侯表長平侯衛伉平津侯公孫度  
牧邱侯石德並以坐罪為城旦是也

生稱行狀

漢書高帝紀詔曰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  
府署行義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案行狀之目始見於東漢生

愈愚錄卷五

漢書高帝紀

者亦得稱之後漢書范式傳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  
行狀李善注鍾離意為取邱令上書薦善行狀陸續傳使者上  
書說續行狀三國志吳步騭傳騭於是條於時事在荊州界者  
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元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  
十一人甄別行狀晉書劉宏傳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乃  
表曰功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梁書甄恬傳州  
將始與王愴表其行狀詔曰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是皆指生  
者其後稱述死者行誼亦得名行狀晉書王隱傳父銓私錄晉  
死而言如先  
賢行狀之凡

陰安侯頃王后二人

漢書孝文紀羣臣議曰臣謹請陰安侯頃王后琅邪王列侯吏

二千石議蘇林以陰安侯為高帝兄伯妻頃王后為高帝兄仲  
妻如濟以陰安侯為高帝兄仲妻與頃王后一人案史記孝文  
紀云羣臣再拜言曰臣謹請與陰安侯句列侯頃王后與琅邪  
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頃王上有列侯二字蓋陰安有  
土者也列侯無土者也陰安侯頃王后為二人蘇林說是

漢書高后紀七年詔曰武哀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其議尊  
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張晏  
曰武哀侯高帝兄伯也審是則當云陰安侯武哀王后方與列  
侯頃王后文法同茲不然者單言陰安侯其義已明單言列侯  
其義不明故陰安不繫以武哀列侯必繫以頃王也

古書篇傳單行

愈愚錄卷五

漢書高帝紀

漢書昭帝紀始元五年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通保傳傳孝  
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保傳傳乃賈子書中一篇又藝文志弟  
子職一篇應劭注在管子書中後漢書竇融傳乃賜融以外屬  
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皆是篇傳單行  
丁壽昌曰保傳傳乃古書賈子錄之猶管子之有弟子職也光  
武因竇融為西漢外戚故獨取世家賜之惟竇公得大司樂一  
章河內女子發屋得說卦可為單行之證

漢課士課吏同法

漢書元帝紀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  
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  
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攷校定其



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孫武傳光祿勳舉四行師古曰元帝永光元年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各一人故武以此四行得舉之也

後漢以清白課士亦以清白課吏續漢書和帝紀注引漢官儀曰建初八年詔書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左雄傳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傳論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中興以後復增敦樸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又安帝紀元初六年詔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延光元年詔舉刺史二千石令長相清白愛利有益於人者是課士課吏同法也其以清白課士見於史者馮緄傳第九清白蔡邕傳父校有清白行呂布傳

愈愚錄卷五

廣雅書局

高順爲人清白周澤傳孫堪清白貞正樓望傳操節清白李邵傳弟子歷清白有節又隸續高臥石室題名有清白士是也以清白課吏見於史者度尙傳交阯刺史張磐以清白稱朱暉傳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素楊震傳子孫常蔬食步行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謝該傳謝該清白異行是也  
丁壽昌曰自秦以吏爲師而漢因之尉律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故漢之經生循吏多出其中前明尙有三途並用之制况鍾徐晞皆由吏進得漢之遺意

漢廟制

元帝紀竟寧元年五月壬辰帝崩毀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廟據此則成帝時所祀祇六廟高文武昭宣元也然成帝紀云建

始六年春正月乙丑皇曾祖悼考廟炎文穎曰宣帝父史皇孫廟案戾太子爲武帝長子昭帝爲武帝少子戾太子於昭帝爲兄故宣帝不爲戾太子立廟此卽魯人不願以僖繼閔之意也史皇孫於昭帝爲姪故宣帝元康元年立皇考廟蓋欲以皇孫繼昭帝不欲以孫禰祖故也審是則元帝時自太上皇至宣帝凡八廟成帝遵古七廟之制故以武昭皇孫宣元爲五親廟高祖文帝如殷三宗周世室爲不祧之廟合爲七廟也

漢武帝立太學小學及辟雍

漢制辟雍與太學別禮樂志言王莽始興辟雍後儒以辟雍卽太學遂疑西漢未立太學晉灼注藝文志西京無太學是也案太學小學及辟雍皆武帝立史記儒林列傳余讀功令至於廣

愈愚錄卷五

廣雅書局

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又云公孫弘爲三公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制曰可又自序云自孔子卒京師莫宗庠序惟建元元符之聞文辭彙如也漢書武帝紀贊興太學禮樂志又云修廢官立太學董仲舒傳對策曰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傳末云武帝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學校卽太學亦兼小是武帝立太學也循吏傳文翁景帝末爲蜀郡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傳又云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是武帝立小學也自武帝後太學小



學之見於史者漢書儒林傳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鮑宣傳宣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廢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此太學也韓延壽傳遷淮陽太守徙東郡太守所至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何武傳武為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師古曰學官學舍也此小學也漢書兒寬傳武帝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兒寬上壽曰陛下發憤祖立明堂辟雍河間獻王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是武帝立辟雍也文獻通考蔡邕明堂論曰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圍如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武帝時封泰山濟南人公王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

愈愚錄卷五

水

廣雅書局

水屬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以入拜祀上帝蓋兒寬時為御史大夫從祠東封還登明堂上壽所言如此則所指者疑此明堂耳意河間獻王所對之地亦是其處非養士之辟雍也若然太學辟雍皆武帝立而漢書禮樂志云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立辟雍營表未作王莽欲燬眾庶遂興辟雍因以篡位則似西漢未有辟雍太學者年代浸遠辟雍庠序中更復廢故劉向復為請立非必成帝前無辟雍太學也辟雍與太學為二而志於劉向說辟雍庠序並稱下單言莽立辟雍不及庠序者舉所重以為言平帝紀元始三年安漢公即王莽奏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案此莽制也漢制太學小學通名庠序學校史記自序云京師莫崇庠序漢書循吏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可證四年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是莽

先立太學小學後立明堂辟雍而辟雍非是太學其證一文獻通攷曰徐天麟西漢會要言三輔黃圖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恐即王莽所立又言太學亦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豈即辟雍耶或別一所耶案黃圖辟雍太學各別不得以太學為辟雍其證二後漢光武帝紀建武五年初起太學車駕幸太學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分別太學辟雍最晰漢書禮樂志世祖受命改定京師於土中營立辟雍顯宗躬行其禮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時太學已立庠序指小學言光武仍用漢制不以庠序屬鄉聚也文獻通攷建武五年已立太學而固之時尙言庠序未設何耶當攷此不知庠序為太學小學之通名也據此則東都亦不以辟雍為養士之所是非太學益明其證三

愈愚錄卷五

水

廣雅書局

漢學官 學校之官名文學學校官韓延壽傳令文學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是也學官諸生稱學官弟子儒林傳申公卒弟子為博士十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循吏傳文翁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是也其屬吏稱文學史是也亦稱文學官王尊傳師郡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為師也是也亦稱文學梅福雋不疑韓延壽蓋寬饒諸葛豐張禹諸傳並云為郡文學翟方進傳父翟公亦為郡文學又匡衡傳調補平原文學是也量錯傳以文學為太常掌故王章傳以文學為官案董仲舒傳武帝舉賢良為文學之士公孫弘傳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儒林傳亦云昭帝時舉賢良文學與賢良並稱是制科之目非官名也仲舒傳云以賢良對策弘傳云以賢良徵文法與錯章傳同其為科目審矣又能文章有學業者亦稱文學儒林傳云論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雷澤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禮義而為之又所以遷擢



留滯之人此文學非官名亦非科目傳所云彬多文學之士是也又大鴻臚廷尉所屬有文學官兒寬傳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平當傳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是也若褚少孫補匡衡傳稱文學卒史補滑稽傳稱文學卒史王先王不言廷尉所屬蓋別有文學卒史也漢書儒林傳元帝好儒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此即文學卒史之比其選補之法史記儒林傳云公孫弘請曰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漢書儒林傳同如淳曰漢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儀弟子射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案此謂士有學行者詣太常受業如詣博士受業稱弟子漢書蕭望之傳詣令以太常受業如淳曰今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也案如淳即約舉

愈愚錄卷五

儒林傳文長是也其高第為郎中太常奏聞馮奉世傳子譚太常舉孝廉為郎是也其次或補文學或補掌故掌故則隸錯匡衡房鳳並為太常掌故是也房鳳傳為太史掌故案史乃常誤下云太常舉方正為縣令都尉是也文學則雋不疑諸人是也雋不疑傳治春秋為郡文學專言統言明經傳所謂通一藝以上也掌故適文學匡衡傳除為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也是也文學超遷或由制科蓋寬饒由郡文學舉孝廉為郎再舉方正遷諫大夫是也或由大臣薦雋不疑以暴勝之薦由郡文學拜青州刺史韓延壽以霍光薦由郡文學擢諫大夫張禹以蕭望之薦由郡文學久之試為博士是也諸葛豐為郡文學貢禹為御史大夫除豐為郎中此皆自舉其屬吏非徑由文學超擢若隨牒遷次不過

郡屬梅福傳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儒林傳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曰備員者示以升擢之非籍其實用也是也匡衡傳樂為大司馬長安令楊典說高日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為升次也隨牒請隨選補之恆漢代學官卑故不載百官表然教士之官在京師則博士及太常在郡國則文學學行兼備之人能通一藝以上乃與斯選未可略也因詳攷之

東漢郡縣學官亦稱文學博士馬武傳高密侯禹日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是也學官弟子亦稱校官弟子明帝紀召校官弟子作雅樂是也亦稱學生左原傳為郡學生是也學官之尊者亦稱學官祭酒劉寬傳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是也李賢注云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為祭酒案李注非也博士祭酒乃朝廷官學官祭酒乃郡縣官學官稱祭酒者謂學官之長者為眾所尊敬也史記荀卿傳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是也

愈愚錄卷五

桂華美芳  
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又美芳禮禮即師象山則案桂華美芳皆上章篇名標題左方誤連下文刪之未盡故也桂華上文云都荔遂芳窈窕桂華是桂華二字乃其標目美芳上文云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是美芳二字乃其標目



荆吳

漢書地理志會稽郡秦置高帝六年為荆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又云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荆州案州當作國與地紀勝引正作

國十一當作 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又云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

而不得吳案荆國謂荆王劉賈之後更名吳謂荆國更名吳國以封劉濞如志言似荆吳國都並在會稽廣陵乃所屬地其實

荆吳亦都廣陵荆後徙治廣陵蓋荆吳之國實跨今江南北故吳郡廣陵皆可立都也何以明之高帝紀六年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

陽郡史記荆燕世家案隱曰東陽即臨淮故云王淮東案項羽本紀注東陽縣今屬臨淮郡漢書注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晉灼曰東陽縣也鄣郡地理志云丹吳地五十三縣案史記是鄣治即在縣城鄣郡楊郡故鄣郡吳地五十三縣案史記是鄣治即在縣城

愈愚錄卷五

家作五十一立劉賈為荆王十二年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城二字誤

荆王兼有其地諸侯王表東帶江湖薄會稽史記黥布列傳正義時會稽郡所理在吳國為荆吳劉濞傳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

輕悍無壯王墳同之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師古曰行至沛而封拜濞也王三郡五十三城攷鄣郡會稽郡在今江南東陽郡在今江北劉賈

所王之三郡五十三縣即劉濞所王之三郡五十三城是荆吳之地並跨今江南北也高帝紀十一年淮南王布反時淮南東

擊殺荆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黥布傳為淮南王都六發兵反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括地志富陵故城在楚州府臨縣東北盡劫其兵

度淮擊楚劉賈傳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本史記荆荆燕吳傳贊荆王鎮江淮之間本史記荆漢以淮南為淮東淮南即江北

故云江淮之間六及富陵皆在江北而廣陵在六東若賈都在會稽布當渡江南擊賈賈當渡江北禦布然後得死富陵今紀

傳俱不言布賈渡江相攻事而但云東擊則賈國必在江北故布破賈而遂北渡淮也賈亡而濞襲其國濞都即賈都也史記

諸侯年表案隱曰賈為英布所殺其年立吳國封兄子濞也是濞國即賈國 景十三王傳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賜非將軍印擊吳已

破徙王江都治吳故國顏注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地理志廣陵江都易王非據此則江都王治吳故國吳王即治荆故國傳不言者從

可知也是荆吳之地雖兼會稽而都在廣陵濞傳云吳王悉其士卒起兵於廣陵西涉淮是也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

吳移都也後漢書郡國志廣陵郡廣陵吳王濞所都廣陵非自都城周十四里半不言荆都廣陵亦治班氏之說史記漢興以

愈愚錄卷五

來諸侯年表荆都吳六年正月初王劉賈元年十一年為英布殺國除為郡十二年更為吳國十月初王濞元年孝景前三年

反誅四年初置江都六月淮南王非為江都王孝武元朔二年王建元年元狩二年反自殺國除為廣陵郡五年更為廣陵國

四月初王胥元年以意測之當是荆先都吳後移廣陵而國則仍名吳表文從略故但舉其封時所都不及廣陵也班氏誤讀

史表以吳國之吳為會稽之吳賈濞之都皆在會稽非胥之國與荆吳遂不相襲而景十三王傳又云江都王非治吳故國不

自知其矛盾又志文於會稽下云景帝四年屬江都是江都國有吳郡於廣陵下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並得鄣

郡而不得吳是江都國無吳郡胸無定見宜其說之支離也



越絕書□□漢高帝封有功劉賈為荆王並有吳賈築吳市  
西城名曰定錯城屬小城北到平門丁將軍築治之十一年淮  
南王反殺劉賈後十年高皇帝更封兄子濞為吳王治廣陵立  
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案越絕書劉賈封荆并有吳則  
所都非必在吳矣築吳市西城不必都吳也賈死濞封吳王治  
廣陵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漢以江南為江東江北為  
江西濞由廣陵東渡之吳十日復還廣陵則濞不都吳可知而  
荆之移都吳之封國皆在江北益明矣

三國志虞翻傳注會稽典錄曰山陰朱育仕郡門下書佐太守  
濮陽興曰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為會稽郡治吳漢  
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為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為荆王賈

愈愚錄卷五

主

廣雅書局

為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為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為郡治  
於吳案以劉賈為都吳從其先者言之是也若以劉濞為吳王  
而云濞反誅乃復為郡則是濞未反時不為郡也不知吳國之  
吳統三郡五十三城言之非專指吳郡也若濞都廣陵越絕顯  
有明文朱育之對非其實

周秦金名之異

漢書食貨志太公為周立九府圖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莊子音義  
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秦兼天下黃金以溢為名溢同孟康曰二  
為一金百金百斤也史記平準書集解引孟康云  
十兩為溢二十四兩曰溢四字疑衍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  
更以溢為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志  
又云漢興黃金一斤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案據志說

則秦所改者周以斤為名秦以溢為名其實溢是二十兩斤亦

二十兩故周策敘蘇秦事云黃金百斤盡趙策敘蘇秦事云黃

金百鎰即百斤周人已有鎰稱管子乘馬篇云黃金一鎰諸子

策引證甚夥不縷述而孟子書有萬鎰百鎰七十鎰五十鎰之文其時尙

秉周制亦得為鎰則斤之與鎰名稱雖異而輕重之制同也志

明云秦以溢為名而師古以為改周一斤之制又謂漢復周之

制說皆不了

公羊隱五年傳百金之魚公張之何休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

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案漢書食貨志言莽制黃金一斤直

錢萬後漢時買直或同故何用漢法解之史記陸賈列傳正義

漢制一金直千貫漢世金不如此之貴疑千是十誤且與錢萬

愈愚錄卷五

主

廣雅書局

之說相合

秦漢錢貴

隸釋所載碑陰出錢人數有百錢者輒登於碑案秦漢時錢直  
最貴漢書食貨志上云李悝曰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  
粟百五十石除稅十五石食人月食一石半五人終歲九十石  
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  
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  
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  
夫所以常困據此則粟一石直錢三十若出百錢為粟三石有  
餘農夫一家歲用不過千三百五十此秦之粟賤而錢貴也漢  
代錢粟之價不一然皆錢貴於穀有穀石數錢者食貨志宣帝



卽位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趙充國傳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此錢貴也有穀石數百錢者食貨志元帝卽位二年齊地飢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趙充國傳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顏注言其貴馮奉世傳是時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饑饉此粟貴而錢益貴也有穀石數千至萬錢升者食貨志漢興承秦之敝諸侯竝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又王莽末年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又漢興米至石萬錢此粟愈貴而錢亦愈貴也食貨志下云王莽居攝黃金重一斤直錢萬計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代銀賤錢貴之證 有穀石數十萬者後漢書獻帝紀興平元年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此粟極貴錢亦極貴而國

愈思錄卷五

古

廣雅書局

亡矣

文獻通攷卷八石林葉氏曰漢書王嘉傳元帝時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一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言其多也以今計之纔八百三十萬貫爾不足以當權貨務盛時一歲之入蓋漢時錢極重而幣輕穀價甚賤時至斛五錢取壽昌以穀賤傷農建常平之議其年斛五錢故嘉言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正使有千萬亦是今一萬貫中下戶皆有之漢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月俸六萬乃史大夫四萬而大將軍米月三百五十斛下至佐史秩百石猶月八斛有奇其賜臣下黃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雖燕王劉澤以諸侯賜田生金亦二百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餘萬斤幣輕故米賤金多近世患國用不足以爲錢少故夾錫當十等文具卒

未嘗有補蓋錢之多寡係幣之輕重不在鼓鑄廣狹也

愈思錄卷五

古

廣雅書局

愈思錄卷五終

順德李肇沅番禺沈寶樞校字



愈愚錄卷六

劉昭誤解漢儀

賈應劉寶楠撰

後漢書明帝紀李賢注引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  
女全具者首妻謂元配妻非繼續也男女完具謂男女俱生全  
無夭殤也今世娶婦擇親族中有夫首妻多男者為婦相禮謂之吉利人蓋亦此意劉昭禮儀志注  
引應劭漢官儀云云又曰昭案桓榮五更後除兄子二人補四  
百石則榮非長子矣案榮除兄子無害全具之義榮有兄則榮  
非長子亦與漢儀無關

漢學師

愈愚錄卷六

廣雅書局

隸釋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  
史孔賢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  
禮以其禮祀餘口賜先生執事史晨饗孔廟後碑畔宮文學先  
生執事諸弟子溧陽長潘乾校官碑溧陽長潘君諱乾構修學  
宮學師宋恩等題名師宋恩云云史口通云云孝義掾王山云  
云業掾口口云云易掾口口云云易師張口云云尚書掾呂口  
云云尚書師張口云云詩掾楊口云云春秋掾常寵云云議掾  
劉幼云云文學孝掾劉幼云云文學孝掾周治云云文學掾猶  
玉云云文學師胡通云云中部碑喬夫云云校官云云師云云  
校官祭酒云云書掾云云里祭酒云云以上二碑案潘乾以邑  
多刻缺長稱校官則漢之校官無專官中部碑校官雜於喬夫掾之間  
則校官亦掾屬後漢書百官志令千石長四百石小者二百石

愈愚錄 卷六

又云漢舊注東西掾比四百口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  
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  
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  
石云據此則漢時掾史之尊與令長相埒故凡掌學校事者令  
長掾屬皆得稱校官與後世學官異也孔龢碑師孔憲宋恩題  
名師宋恩及易尚書文學諸師皆廁於掾史之中者此師亦掾  
屬後漢志於司隸校尉下云孝經師主監視經月令師主時節  
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是掾屬亦得稱師也鄭氏注禮謂鄉先  
生為大夫致仕教學老人此即史晨二碑所稱先生後世學官  
做於此

李通

愈愚錄卷六

廣雅書局

後漢書李通傳論於通多貶詞而傳稱通首迎光武助成大業  
又稱帝每征討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官侯霸之  
議比諸伊呂蕭曹伊呂不敢當蕭曹不必讓而論文以通為非  
不知所謂

萬歲

日知錄後漢書韓棱傳寶憲有功還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  
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  
議者皆慚而止然攷之戰國策言馮援為孟嘗君以責賜諸民  
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馬援傳言援擊牛釀酒勞饗軍士吏士皆  
伏稱萬歲馮鮪傳言責讓賊延褒等令各反農桑皆稱萬歲吳  
良傳注引東觀記歲旦郡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掾史皆稱萬



歲則亦當時人慶幸之通稱而李固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遂為梁冀所忌而卒以殺之亦可見其為非常之辭矣謹案韓非子顯學篇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秋千歲萬歲之聲括耳當从藏本作使若千秋萬歲千歲萬歲之聲括耳劉向新序梁君援其御公孫襲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日獵皆得禽獸今吾獵得善言而歸王充論衡超奇篇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歲佚文篇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是皆上下通稱也晉書桓玄傳玄篡位以玄杜告天百僚倍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宋書鄧琬傳泰始二年正月七日晉安王子勛即位於尋陽城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隋書禮儀志四高祖再拜俯受策璽退就東階位使者與百官皆北面再拜

愈愚錄卷六

三

廣雅書局

稽笏三稱萬歲又後齊皇帝加元服事畢太保上壽羣官三稱萬歲元正大饗羣官上壽訖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當時萬歲之稱列於儀注則非臣下所敢用矣三國志吳朱治傳子萬歲早夭宋書文帝紀有晉密太守周萬歲南齊陸澄傳有宋中丞何萬歲沈文季傳有王萬歲北周書李賢傳賢弟遠字萬歲隋書列傳有史萬歲新唐書高宗紀有梓州都督謝萬歲劉武周傳有張萬歲而李賢傳云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合掖帝升殿則鄙陋之名因以獲幸亦可異矣又陸澄傳有呂萬齡荀萬秋陸慧曉傳祖萬載宋劉敬宣傳字萬壽南史文學掾超傳父道彪字萬壽北齊孫暹暉子萬壽北周侯植傳有侯萬壽隋賀婁子幹傳字萬壽文

學傳孫萬壽字仙期古人命名苟且如此

馮緄

後漢書馮緄傳緄字鴻卿安帝時為郎中舉孝廉七遷為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擊破羣賊遷隴西太守遼東太守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遷廷尉太常時長沙零陵武陵蠻悉反拜車騎將軍頃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復為廷尉拜屯騎校尉復為廷尉卒於官案隸釋車騎將軍馮緄碑緄字皇卿弱冠詔除郎還更仕郡歷諸曹史督郵主簿五官掾功曹舉孝廉除右郎中蜀郡廣都長遭直荒亂以德綏撫政化流行到官四載功稱顯著都察廉吏州舉尤異遷樞為武陽令誅疾疆豪以公去官部廣漢別駕治中從

愈愚錄卷六

四

廣雅書局

事辟司空府侍御史御史中丞督使徐揚二州討賊范容朱生徐鳳馬勉張嬰等坐迫州郡進兵正法復辟司徒府廷尉左監正治書侍御史廣漢屬國都尉隴西太守坐問吏罪旬不分去官以羌駭動為四府所表復家拜隴西太守上病辟同產弟徵議郎復治書侍御史尚書遼東太守廷尉大常車騎將軍南征五溪蠻夷黃加少高相法氏趙伯潘鴻等斬首萬級沒溺以千數降者十萬人收通寶布卅萬匹不費官財振旅還師臨當受封以謠言奏河內大守中常侍左悺弟坐遜位拜將作大匠河南尹復拜廷尉表荊州刺史李隗南陽太守成晉大原太守劉瓚不宜以重論坐正法作左校後詔書特賞拜屯騎校尉復廷尉奏中臣子弟不宜典牧州郡獲過左右遜位以傳文攷之傳



字鴻卿碑作皇卿異一傳舉孝廉七遷為廣漢屬國都尉後乃拜御史中丞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碑文遷廣漢屬國都尉在督揚州諸軍後異二又舉孝廉後除右郎中七遷為御史中丞不為屬國都尉異三督徐揚二州軍不專督揚州異四傳於督揚州軍後遷隴西遼東太守據碑文督徐揚二州後歷廷尉左監正治書侍御史廣漢屬國都尉乃遷隴西太守又歷議郎治書侍御史尚書乃遷遼東太守異五傳止言隴西太守碑文則隴西去官之後復拜隴西太守異六傳於遼東後歷京兆尹司隸校尉廷尉太常乃拜車騎將軍碑文則遼東後歷廷尉太常遂拜車騎將軍異七傳於車騎將軍後累遷為廷尉卒於官碑文為廷尉以論中臣子弟獲過遜位則非卒於官也異八又傳

愈愚錄卷六

五 廣雅書局

言揚州羣賊長沙諸蠻不載姓名今悉見於碑又碑云督使徐揚二州討賊范容朱生徐鳳馬勉張嬰等案順帝紀揚徐賊范容周生寇城邑遣中丞馮敷督州郡兵討之周生當從碑作朱生馮敷即馮緄之誤

中文尚書

古文今文尚書之外又有中文尚書後漢書劉陶傳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是也其在秘閣者亦稱中書劉向校戰國策書錄云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又云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盧植傳與馬日磾蔡邕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注言中書以別於外也是也亦稱中經晉書荀勗傳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勸撰次之以

為中經列在秘書是也

褒亭侯

後漢書孔禮傳初平帝時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又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經案隸釋孔廟置守廟百石孔繇碑褒成侯四時來祠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陰褒成侯魯孔建壽洪氏適曰建壽當是損字又云碑陰有孔曜仲雅則永壽時曜尚未襲封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孔繇碑以元興元年立韓勅碑以永壽二年立史晨銘以建甯二年上距永元四年凡六十餘年而仍號褒成則未嘗徙封褒亭也洪氏適曰安帝紀延光三年賜褒成侯帛疑損未嘗

愈愚錄卷六

六 廣雅書局

徙封傳之誤耳其說是也三國志魏文帝紀褒成之後絕而莫繼其以謚耶孔羨為宗聖侯崔林傳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南齊劉瓛陸澄傳論康成主疑作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並軌陳書沈不害傳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曰褒成之祠弗陳裸享皆不言有褒亭之封其為傳誤無疑唐書宰相世系表孔均生大司馬元成侯志生損自均皆世襲褒成侯及損徙封褒亭侯亦沿漢傳之誤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後漢侯爵有縣侯都鄉侯鄉侯都亭侯亭侯五等而褒成侯國不見於郡國志則褒成殆亭侯而非縣侯依史例當云褒成亭侯舊史偶脫成字蔚宗遂誤認為徙封耳

史傳書字



范氏後漢書傳有誤書人字者非史體也郭太傅所載賞拔之士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子威郭長信王長父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周康子王季然邱季智郝禮真皆書字注引謝承書邱季智名靈舉故知諸人皆書字也又符融傳中晉文經王子艾許劭傳中樊子昭和陽士注魏志和洽字陽士知諸人亦皆書字又范式傳張劭字元伯元伯凡六見又稱邳君章殷子徵陳平子又李充傳張孟舉劉翊傳張季禮逢萌傳李子雲王君公此皆誤書字無義例也

迎秋

晉書禮志漢儀縣邑以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三時不迎然張軌傳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以國有大喪宜待踰

愈愚錄卷六

七 廣雅書局采

年索遐曰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眾擊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稷致天下之誅不可廢也重華從之此則涼王重華自行其國之典禮故與晉禮不同

唐彬

鄧艾滅蜀在魏晉為功臣而鍾會衛瓘殺之非其罪也唐彬在當時有賢聲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搖動使彬密察之彬還白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謂為見事直言者謂之觸迂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荅對失指輒見罵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勞眾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為用今諸軍已至足以鎮壓內外願無以

為慮案艾死原不足以危蜀而彬所論艾過放之艾傳皆無其事不白其冤而誣以罪賢者固如是乎共愧段灼多矣

陶侃温嶠傳

晉書陶侃温嶠傳俱盛稱築壘白石以拒蘇峻嶠傳更言賊攻白石壘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而蘇峻傳云嶠等築壘於白石峻率眾攻之幾至陷沒東西抄掠多所擒虜兵威日甚戰無不剋則與侃嶠傳異攷峻以數騎突陣不得入遂為彭世李千等所誅其死由於輕進非侃嶠力戰之功疑侃嶠傳非其實

鄧攸

晉書鄧攸傳攸為河東太守沒於石勒以為參軍勒過泗水攸乃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涼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

愈愚錄卷六

八 廣雅書局采

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反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遂至江東吳郡關守帝以授攸拜侍中轉吏部尚書頗敬媚權貴代周顛為護軍將軍遷會稽太守王敦伐都之後中外兵數每月言之於敦攸本無嗣時人美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案時人之言非也攸始仕石勒繼通王敦事君不忠棄子載姪誠為大義然其子能朝棄暮反亦可聽其隨行必繫之樹而致之死何耶其終無子宜哉

山簡

晉書山濤傳簡督益軍事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



簡曰與彥夏舊友為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為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案簡奉命督軍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而以友朋私恩背君臣公義史猶稱其篤厚何也

羊祜

西晉之亡也以賈后賈后之進也以賈充賈充之不西行而執朝權也以羊祜晉書賈充傳任愷進說請充鎮關中乃詔充都督秦梁二州諸軍事朝之賢良皆幸充此舉羊祜密啟留充雖結婚太子之計出於荀勗而祜之留充遂為禍始豈晉以無道取天下賢知如祜有時忽昧而項城先靈不能早誅充父女以救其亡耶

段匹磾傳之誤

愈愚錄卷六

九

晉書劉琨傳琨窮蹙不能復守段匹磾遣信要琨琨由是率眾赴之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為大都督唾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眾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匹磾奔其兄喪末波要擊敗走之段匹磾傳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為大都督結盟討勒並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杯即末波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眾軍勒懼遣閒使厚賂末杯末杯乃閒匹磾於涉復辰疾陸眷涉復辰等引軍而還會疾陸眷病死匹磾自劬奔喪末杯擊敗之及劉琨自并州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復為末杯所敗案琨之赴匹磾在建武元年前琨既赴匹磾故結盟討勒琨本傳是也匹磾傳既云建武初結盟討勒又云劉

琨自并州依之復結盟討勒以琨之赴匹磾在建武元年後又一事兩敘俱失之

唐人避諱

唐高宗臨文不諱詔曰孔宣設教正名為首戴聖貽範嫌名不諱比見鈔寫古典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或隨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誠非立書之本意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字並宜使成不須隨義改易後唐明宗申定迴避廟諱詔本朝列聖及新追四廟諱近日章奏偏旁文字皆闕點畫凡當出諱止避正呼若迴避於偏旁則虧缺於文字此後凡廟諱但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必減少點畫又御名二字不連稱不得迴避救徵在二名抑有前例以太宗文皇帝自登寶位不改舊稱時即臣有世南官有民部摩聞曲避止禁連呼朕非敢自尊應文書內所有二字但不連稱不得迴避後唐末帝廟諱偏旁不宜全改詔偏旁文字音韻懸殊止避正呼不宜全改楊檀宜賜名光遠其餘依奏觀此則太宗時凡世字民字皆不諱今經典凡用代字系字人字皆太宗後繕寫所易故高宗明宗末帝復申論禁然臣下敬謹猶從諱避至今或多仍之其能全改矣

唐中宗復辟

新唐書狄仁傑傳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惟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忤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祚案請還太子不獨吉頊李昭德二人李嗣真傳武后嘗問嗣真備



貳事對日程嬰杵曰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薛仁貴傳仁貴子訥突厥擾河北武后以訥世將詔攝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使對同明殿具言醜虜馮暴以廬陵王藉言今雖還東宮議不堅信若太子無動賊不討而解后納其言蘇安恆傳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恆投匭上書曰陛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襄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胡不傳位東宮休安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並興且梁河內建昌諸王以親得封恐萬歲後不能良計宜退就公侯任以閑簡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縱今尚幼且擇

愈愚錄卷六

十一 廣雅書局

立師傅養成德器藩屏王家書奏后雖猜克不能無感乃召見賜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隋失馭羣雄鹿駭唐家親事戎旅以平寓縣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基前日太子在諒闇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以即位今太子年德已盛尚貪有大寶忘母子之恩蔽其元良以據神器何施顏面見唐宗廟大帝陵寢哉臣謂天意人事還歸李氏物極則復器滿則覆當斷不斷將受其亂誠能高揖萬幾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府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為忠則擇是而用以為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書聞不報張文瓘傳兄文琮文琮子錫久視初代其甥李嶠為宰相請還

廬陵王不為張易之所右坐洩禁中語流循州王緝傳緝字方慶以字顯真拜左庶子兼侍太子讀書方慶奏人臣於天子未有斥太子名者晉山濤啟事稱皇太子不名孝敬為太子更宏為崇沛王為太子更賢為文今東宮門殿名多觸諱請一改之以協舊典制可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為相時子為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倉唐悟文侯事嗟乎君子哉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動羣臣示中興之漸所謂人難言者於方慶難乎哉德裕之稱為不誣矣王及善傳廬陵王之還密贊其謀既為皇太子又請出外朝以安羣臣崔元暉傳武后久疾宰相不召見者累月及少閒元暉奏言皇

愈愚錄卷六

十二 廣雅書局

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闈后慰納齊澣傳中宗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澣宴同明殿論曰朕母子如初卿豫有力焉觀此則知唐祚之復諸臣皆與有功後人但歸美於仁傑未攷之甚矣

唐武宗

新唐書紀贊文宗不能明弘志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又云昔武丁得一傅說為商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案陳弘志弒憲宗歷穆宗敬宗皆未討賊文宗亦不能明正其罪即位九年始殺弘志史氏譏之宜矣然武宗即位不能明正仇士良等擅殺忠良矯詔廢太子陳王之罪德其立



己而殺陳王安王及賢妃楊氏正位之始遠遜文宗多矣其後  
盧龍軍將陳行泰殺其節度使史元忠自稱知留務軍將張絳  
復殺行泰自稱主軍務而均不加之罪意其時力不能制故稍  
姑容之且其享國僅六年或未竟其長耳然比以商高宗殊失  
實

### 褒恤張許

忠烈死事之臣歷代皆有褒恤其最優者莫若唐之於張許肅  
宗收復兩京大赦文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烈士徇義雖滅猶存  
其李愷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即  
與追贈訪其子孫厚其官爵家口深加優賞德宗南郊赦文張  
巡許遠南霽雲顏真卿顏杲卿各與一子正員官順宗即位赦

### 愈愚錄卷六

十一

廣雅書局

文張巡許遠南霽雲顏杲卿顏真卿等子孫中各與一人正員  
官憲宗南郊赦文張巡許遠南霽雲與一子官出身有差又平  
淮西大赦文同上尊號赦文張巡許遠南霽雲各與子孫中  
一人出身穆宗登極德音張巡許遠子孫中與一子官有差其  
中有才行堪任臺省者量才敘用又南郊改元德音張巡許遠  
各與一子八品正員官祖父母及父母並與官封武宗加尊號  
後郊天赦文許遠張巡每家與一人出身宣宗大中改元南郊  
赦文許遠張巡每家與一人正員官懿宗即位赦文張巡許遠  
子孫中各與一人出身又大赦文張巡許遠子孫中各與一子  
出身僖宗南郊赦文張巡許遠每家與一人正員官昭宗改元  
天復赦文張巡許遠每家各與一子九品正員官

### 滕王閣序

少讀王子安滕王閣序竊疑子安年少趨庭路過洪州適遇高  
會賓從英俊宜如何懽忻舞蹈歌詠盛事而其序文後半幅及  
詩語多慷慨激楚之音殊不可解及讀滕王元嬰傳傳其為金  
州刺史驕縱失度在太宗喪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巡省  
部內從民借狗求置所過為害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城門  
夜開不復有節高宗以書切責久之遷洪州刺史官屬妻美者  
給為妃召逼私之嘗為典籤崔簡妻鄭媪罵以履抵元嬰面血  
流乃免後坐法謫置滁州乃知子安此文樂極悲來有感而言  
後人徒以落霞秋水賞之疏矣

### 愈愚錄卷六

十四

廣雅書局

凡登高暮景皆然不定為樂遊原故實攷之新唐書太平公主  
傳始主作樂遊原以為盛集既敗賜靈申岐薛四王公主以謀  
逆賜死於先天二年拾遺此作蓋逆知其將敗也與子安滕王  
閣序同一用意

### 李太白

新唐書李白傳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閒永王璘辟為府僚  
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  
儀嘗犯法白為救免不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論  
者謂以白之才受汚於璘惜白不先覺其說不然案永王璘傳  
領荊州大都督安祿山反帝至扶風詔璘即日赴鎮俄又領山  
南江西嶺南黔中四道節度使當時帝信任璘甚至朝野無一



人知璘反者白受其辟奚為過哉且璘以薛鏐李臺卿韋子春劉巨鱗蔡駟為謀主白不與聞可知璘死上皇傷悼肅宗以少所自鞠不宣其罪謂左右曰皇甫仇執吾弟不送之蜀而擅殺之何邪由是不復用璘死而肅宗不宣其罪且稱仇為擅殺屏棄終身此於政刑為失宜矣白始不污於祿山及璘叛而白逃是璘固不能污白而朝廷猶欲誅白何邪璘子儂偵儂伶儀皆為王公及顯仕璘反而猶尊顯其子獨於白之潛逃不從叛者欲誅之微郭子儀之救幾與薛鏐等同罪才之累人固宜如此

白香山非佞佛

新唐書白居易傳暮節惑浮屠道尤甚至經月不食葷又云履道第卒為佛寺案居易際亂世假浮屠道以自全非惑也楊玄

愈愚錄卷六

五

廣雅書局

珍傳與李多祚等定計斬一張封弘農郡公賜鐵券恕十死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構玄珍知禍未已乃詭計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中宗不許暉聞而戲曰胡頭應祝以多鬣似胡云玄珍曰功成不退懼亡我不空言暉感之然已不及計暉等死獨玄珍全又崔淮傳從祖弟寬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妻敦復平海賊還廣張功簿寬密白其妄李林甫恐其遂相又惡寬善李適之乃漏寬語以激敦復敦復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因得事聞於帝由是貶寬睢陽太守及韋堅獄起寬復坐親貶安陸別駕林甫任羅希夷殺李適之也亦使過安陸將怖殺寬寬叩頭祈哀希夷乃去寬懼終見殺丐為浮屠不許傳又云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為首然惑於佛喜與桑門游習誦其書老彌篤云又

李泌傳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譏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讒切子繁贊曰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為之助也繁為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仙靈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為而然又姜公輔傳唐安公主道薨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遂下遷太子左庶子久不遷陸贄為相公輔數求官贄密謂曰竇丞相嘗言為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為道士未報據此足見當時世難人臣多苟且以求活豈皆惑於浮屠哉

漢人

愈愚錄卷六

六

廣雅書局

今世稱中國人為漢人習故言也自古已然隋書西突厥傳崔君肅曰吐谷渾亦因懷漢故職貢不修漢即隋也新唐書郭震傳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顧天時人事兩不諧契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又張說傳祿山入朝以破奚契丹功求平章事國忠曰祿山有軍功然不識字與之恐四夷輕漢又韓游瓌傳虜入漢食禾菽方春而病漢即唐也宋元以來皆襲此稱從所習也

周時稱中國為夏夏者禹有天下之號後世所稱中夏諸夏東夏夏聲皆泛指中國也書蠻夷稱夏此夏史所記說文以夏為稱未必取此蓋中國之人象形之字然恐當時中國之但襲舊稱耳漢時或稱中國為秦漢書西域傳詔曰軍候宏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句若馬師古曰



謂中國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是秦亦泛指中國爾雅釋地  
日為丹穴郭注齊中也列子黃帝篇華胥氏之國在舟州之西  
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湯問篇湯又問曰四海之外  
矣有華日猶齊州也又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途謬而之一國  
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又周穆王篇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皆  
謂齊為中與齊國無涉

蒯仲

博古圖周仲奠父敦銘云蒯仲奠父作尊敦此氏蒯名仲字奠  
父春秋左氏傳有蒯得是蒯為姓也歐陽圖說引蒯贖南蒯誤

吉金

今人為文用吉金二字其來已久博古圖晉姜鼎銘取乃吉金  
嘉仲盃銘用其吉金齊侯鐘銘穀擇吉金又云錫乃吉金周  
虢冢鐘銘擇乃吉金薛氏鐘鼎款識晉姜鼎嘉仲盃外商鐘圖  
寶鼎王子吳鼎黃季舟方寶鼎俱有吉金之文吉猶善也漢清  
明鑑銘漢有善銅出丹陽末句尾下鐫一吉字漢書武帝紀顏  
師古注舊金雖  
以斤兩為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挺  
之類矣唐時以吉為款識亦是取古語而製之者

愈愚錄卷六

廣雅書局

說文無第字詩正義引說文第次也从竹弟段氏注說文據以  
補入竹部案漢孝成鼎銘云第一又好時供廚鼎銘云第百卅  
第八百六十汾陰宮鼎銘云第廿三虹燭鏡銘云第一漢時凡  
从竹之字皆書作竹此見古本有第字

說文第車東之次弟也从古字之象然則第字从竹本以竹簡  
次第與弟為車東次弟不同段氏謂俗省弟作第非

應劭地學之誤

秦東海郡治郯遂謂秦有郯郡臨淄營邱一地而謂獻公自營  
邱徙臨淄施水合肥而謂夏水合肥西水出充縣而謂出西陽  
以冷水為冷溪以襄邑為襄牛以桐圭之封為應侯以陳雷之  
偽為克段之鄂其舛誤多類此

水經注之誤

渠搜在大宛誤在朔方大徑在黎陽誤在成皇滿福別是一城  
誤屬勇士神泉障別是一地誤在富平赤翟在中山誤在長城  
陰戎在上洛誤在平陰以衛鞅所封商縣為鄔以許延壽所封  
樂成爲樂平以上官桀所封安陽在陝州以王稚君所封樂昌  
在東郡會稽山名誤作國名尉氏官名誤作邑名夏侯嬰封汝

愈愚錄卷六

廣雅書局

陰誤爲勝戚夫人產定陶誤爲蜀榮椽木材也誤作地名檀臺  
屋名也誤作岡名以三門爲砥柱以阿陽爲陽阿以脩縣爲脩  
國以平西爲平陽以夏州爲宛邱以綿水爲鄆江以西平爲平  
曲以平陽爲平陵以身毒爲捐毒以昌遼爲昌黎以固始爲固  
陵以容城爲深澤以高柳爲柳城以帝邱爲商邱以有葛爲有  
窮以汝陰爲茲氏以和成爲禾成以平阿爲北平以中山爲中  
牟以門水爲波水以宜陽爲宜陵以蒼梧爲九疑以臨羌爲臨  
蔡以蔡陽爲安昌以夏陽爲下陽以少梁爲大梁以趙靈邱爲  
齊靈邱以曹楚邱爲衛楚邱京口黃鶴山忽在江夏中山呼沱  
苑忽在安定以郇瑕爲桃林以潼關爲畱谷安成侯劉蒼在潁  
水以爲長沙之安成在汝水以爲汝南之安成桃侯劉襄在沛



水以爲酸棗之桃虛在漳水以爲信都之桃縣建成侯劉拾在  
贛水以爲豫章之建成在淮水以爲沛之建成一陽阿城河水  
沁水竝見一賈復城澶水汝水竝見其又甚者胸縣臨胸山遂  
以臨胸爲山名橫縣故有橫山遂以故山爲山名是字之虛實  
不明也防門之塹廣一里遂爲里名廣里黎陽地名遂謂黎侯  
名陽是經之訓詁全疏也呂佗襲父功遂稱其人曰呂佗襲干  
陽谿干字上屬遂稱其地曰干陽谿是文之語助皆昧也其尤  
甚者岐西之雍謂是兗州之濰可乎盟向之向謂是向姜之向  
可乎湖陵之文見於尚書今書有湖陵乎魏國之名始於文侯  
今詩無魏風乎紂都見於禹貢是大禹爲商王也邾邑卽是邾  
邾是孔子爲邾人也疏鹵鶻突諸儒糾摘無遺意鄭氏尙不至

愈愚錄卷六

九

廣雅書局采

此何氏焯謂爲後人附益全氏祖望謂爲後人妄加趙氏一清  
謂爲後人所填補是也

焦山

今揚子江中有焦山方志謂焦先隱於此山因以爲名其說非  
也三國志管寧傳注時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略先字孝然  
中平末白波賊起先年二十餘東客揚州建安初西還先甯陝  
界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閒病亡年八十九高  
士傳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平漢末自陝居大陽年可百歲餘  
乃卒魏氏春秋梁州刺史耿繡以先爲仙人北地傅玄謂之性  
同禽獸莫能測之據此則焦先未嘗入吳焦山去揚州不遠撰  
方志者以魏略稱先東客揚州疑爲今之揚州傅會而爲此說

不知三國時揚州指壽春今壽州乃魏地也

小雅大雅之材

文選上林賦揜羣雅注張揖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  
材三十一人案此當指治小雅大雅之人言劉歆傳云文帝時  
詩始萌芽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建  
元間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是也

曲江濤

今揚子江無濤而枚乘盛稱曲江濤朱竹垞遂以曲江爲今浙  
江汪氏容甫述學極辯其誤予謂竹垞非善讀史者也三國志  
吳孫權傳注吳錄曰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有渡江之志帝  
見波濤洶湧嘆曰固天所以隔南北也晉書穆帝紀永和七年

愈愚錄卷六

十

廣雅書局采

秋七月濤水入石頭溺死者數百人據五行志在七月甲辰夜孝武帝紀太

元十三年冬十二月濤水入石頭大桁殺人五行志十七年六

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桁五行志更云漂船桁有死安帝紀

元興三年春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漂殺人五行志元興

桓玄篡位其來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

敗流斷骸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又云三年

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案已丑庚寅

爲前後一己丑之夜卽庚寅之夜志一事兩敘失之宋書五行

志亦治晉五行志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

入石頭宋書志同案此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又元四

王傳忠敬王遵桓玄篡貶爲彭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夜濤水

入淮船破未得發桓玄傳濤水入石頭大桁流毀殺人甚多二



皆指元興三年事 宋書五行志宋順帝昇明二年七月丙午朔濤水入

石頭居民皆漂沒南齊書五行志永元元年七月濤水入石頭漂

殺緣淮居民梁書武帝紀天監六年八月京師大水因濤入加

御道七尺陳書高祖紀下永定二年梁州刺史張立表稱云乙

亥歲八月丹徒蘭陵二縣界遺山側一旦因濤水湧生沙漲周

旋千餘頃並膏腴堪墾植後主紀禎明二年夏六月丁巳大風

至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城淮堵暴溢漂沒舟乘六朝時濤水

猶如此之盛又何疑於枚乘之言乎王充論衡書虛篇云廣陵

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文人即

指枚乘東漢時已言曲江隘狹與西漢不同則六朝時江更隘

狹可知而濤水猶能破航殺人屢為變患若此後世江益逼窄

愈愚錄卷六

廣雅書局

濤水漸微沿及近代全無濤矣據今論古其不然乎秋槎雜記

庾信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云觀濤想帷蓋陰鏗廣陵岸北

送使詩云即是觀濤處下云邗江路不紆則曲江當指吾郡浙

江亦有潮駱賓王詩門對浙江潮不言曲江謹案梁徐昉觀濤

詩雲容雜浪起楚水漫吳流隋孫萬壽和張丞奉詔旋江都望

京口詩云回首觀濤處極望滄海湄又晉伏滔望濤賦云灌江

津而砥礪鼓赤岸而激揚赤岸即本七發文皆指廣陵曲江言

隋書潘徽傳晉王廣復引為揚州博士今與諸儒撰江都集禮

復合徽作序其詞有云凝相觀濤之岸時晉王廣治江都故引

漢太子事以况也浙江亦有濤晉顧愷之觀濤賦臨浙江以北

春壯滄海之宏流又蘇彥旋西陵觀濤詩洪濤奔逸勢駭浪駕

邱山西陵即指浙江唐孟浩然初下浙江舟中口號詩云八月

觀濤罷二江越海得此則借用八月觀濤事未嘗以浙江當曲

江也不知竹垞何武斷至此宋書謝靈運傳靈運父祖並葬始

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脩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

之美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其辭有云遠北則長江永歸

巨海延納又云洪濤滿則曾石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興濤  
作水勢奔壯于歲春秋在月朔望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電激雷  
崩飛流灑淩凌絕壁而起岑橫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天終  
倒底而見堅此楚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慚於海若自注枚乘  
云楚太子有疾吳客聞之舉秋濤之美得以瘳病太子國之儲  
貳故曰楚貳此亦借用曲江觀濤事以下句河靈海若證之可  
見

愈愚錄卷六

廣雅書局

竹書紀年之謬

竹書紀年昔人皆言其偽其最謬者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

禘於周公廟二十一年周文公薨於豐周公於成王二十一年

薨斷無未薨立廟之事此一謬也魯於成王時已有禘而又載

平王四十二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論

止之郊廟即郊禘又似魯惠公前無禘祭不自知其矛盾此一

謬也呂氏春秋當染篇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

王當作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高注訓止

為留其後史角之後紀年說即本呂覽然呂覽所云止之謂魯

止史角非周令史角止魯郊廟也此三謬也劉恕通鑑外紀魯

愈愚錄 卷六

三〇一



惠請郊廟王使史角至魯止之羅泌路史又云工不許而魯自用郊此等謬說皆出竹書又路史言郊不及廟與呂覽諸書皆不合尤非是

會稽東部都尉

隸續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趙氏云建武中省諸郡都尉惟邊郡有之豈會稽邊海故置此官歟任延嘗為會稽西部都尉而此云東部疑會稽亦東西部各置都尉史不載爾子案衡方碑亦嘗為會稽東部都尉乃威宗之時則東都已以此官未嘗併省范史雖不具載而他書亦可稽據隸續以上謹案後漢書任延傳更始元年以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不言何部彭修傳修會稽毗陵人也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是東

愈愚錄卷六

書

廣雅書局

漢之初會稽固有西部都尉矣百官志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竝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李賢注應劭曰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文苑傳夏恭光武時拜郎中再遷泰山都尉此亦疑在建武六年前桓帝紀永興二年泰山瑯琊賊公孫舉等反殺長吏永壽元年秋七月初置泰山瑯琊都尉官李賢注漢官儀曰都尉建武六年省唯邊郡往在置都尉及屬國都尉今二郡寇賊不息延熹三年泰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五年八月己卯罷瑯琊都尉官八年五月壬申罷泰山都尉官是泰山瑯琊都尉皆臨時所置金石錄有漢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然則侯章被殺孔宙到官明年宙卒後四年而賊平官遂廢矣此皆可為確證會稽其時蓋亦有劇賊故暫置都尉如

泰山瑯琊之比晉書律麻志漢靈帝時會稽東部都尉劉洪史官自古迄今麻注云云又三國志張紘傳曹公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虞翻傳亦稱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全綜傳父柔董卓之亂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潘濬傳注吳書曰芮元兄良隨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為會稽東部都尉漢靈帝以後干戈擾攘故設立都尉孫亮傳太平二年二月乙卯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宋書州郡志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都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然則東部之所統蓋廣故別為立郡而都尉始廢矣漢吳建置彰明可觀趙洪之疑皆失之不改

宋書州郡志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吳孫皓寶鼎元年立

愈愚錄卷六

書

廣雅書局

是漢亦有西部都尉此外則南部頗著於史三國志陸績傳子宏會稽南部都尉賀齊傳賀齊會稽山陰人也建安元年孫策臨郡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晏敗齊又代晏領都尉孫亮傳太平二年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孫休傳永安三年以會稽南部今本作南郡字之誤為建安郡此皆因漢末兵興暫設此官後遂相沿居之至吳時始遞廢耳惟北部未立都尉故於史無攷

愈愚錄卷六終

順德李肇沆番禺沈寶樞校字



經史雜記目錄	論語古本	釋文廐夫子家廐也	論語衍文	論語異解	趙岐注孟子	孟子諺字	易古本	易數鉤隱圖出道經	經史雜記	張子正蒙動物篇	詩傳作自毛亨	鄭箋改字	毛詩譌異	逸詩不當補	逸書多亾于永嘉	納于大麓	僞孔改字	虞翻駁鄭
	論語引湯誓	論語古今文	王充高誘解論語	中庸大學注	孟疏甚淺陋	鄭氏易注	子夏易傳無真本	杜林解筮法	目錄	詩序不可廢	毛傳體例	韓詩爲今文	毛詩譌字非集傳原本	毛詩古本	伏女傳經	鄭解洪範	酒誥古今文皆有	酒誥成王若曰

孟子引書	禹謨十六字	左邱明受經于孔子	左傳引商書	公穀經異同	鄭康成春秋無注	安石周禮	盧植注禮記	孝經閨門章	爾雅列經部	經史雜記	西漢儒解經	蒼生不作民解	漢儒言性	荀子引經	周書非出汲冢	論語改字	史記各本互異	史記有後人屨入者	史勝漢處
柳谷有三義	平王文侯之命	左傳衍文	公穀傳非高赤自作	三傳詳略不同處	周禮非偽託	陳澧禮記	王肅改禮記	經注引蒼頡	爾雅句讀	目錄	古用優賢揚歷語	有治人無治法	周書業誓	說文古訓	說文旁采諸說	洪範改字	史記紀年體例	史漢互異處	漢勝史處
										二									



荀悅漢紀 史記書金勝事

後漢書鋪敘有法 漢書與三志書法不同處

袁宏後漢紀 三國志注徵引之博

晉書多舛漏 史家子孫附傳之例

魏書多黨齊毀魏 宋書告成之速

北齊書多殘闕 史家類敘之法

梁南二史得失 陳南二史不同處

周書多取北史 私史反多迴護

宋書帶敘之法 齊南二史得失

陳書多曲筆 南史於陳書無大增刪

卷四

經史雜記 目錄

三

隋書十志 一人兩史

新書詳於舊書 唐修史避諱

唐人三禮之學 歐薛二史得失

宋史列傳多失實 王偁東都事略

遼史最簡略 金史採錄詳核

元史多據實錄 三史人名多雷同

明史最完善 明史立傳多斟酌

竹書紀年非本書 家禮非朱子之書

緯候圖讖之書 南史較齊書加詳

南史增梁書最多 歷代紀年

公主立傳 薛史書法多隱諱

卷五

康王冤服見羣臣 諒陰謂居廬

祥禫不同月 喪服無定制

屬吏為長官持服 弟子為師持服

魯公居喪即戎 公劉非后稷曾孫

父師少師非疵強 太姒為文王繼妃

文王十子序次 左傳繼室有二

象刑非畫象 刑罰世輕世重

漢除肉刑 援經決獄

莽託尚書 左右史得交相攝代

漢詔多天子自作 漢定石經

漢文始置五經博士 經策尺度

三族不得有異姓 漢重節義

六朝世族 朱陸異同

元尚風雅 毛氏議禮之非

禘大禘小之說 有虞氏宗堯配天

昭穆原廟制 廟制三代不同

明堂之制 裸禮有二

經史雜記 目錄

四



皇天上帝

古今樂律

卷六

相墓非始於郭璞

渾天儀傳自齊梁

唐古文非倡自昌黎

書院創自唐開元

漢侍中多用宦官

殷五官即六官

六軍將皆用卿

兵車將居中

東漢功臣多儒將

宋初諸臣多習掌故

因諱改諡

名宦鄉賢立祠

回授之典

後世官制不師古

逃官無禁

北齊官吏猥濫

經史雜記

目錄

五

晉人清談之習

魏晉中正之弊

齊典籤之權

齊梁臺使之弊

唐試士之法

宋道學偽學之禁

南宋文字之禍

歷代科場之弊

天子駕六馬

天子士皆用笏

戈戟之制

夷狄之數互異

古人名字相配

稽首禮最重

章服尊卑之制

章弁非爵弁

深衣之制

周之九服

井田溝洫不同制

呵引之制

卷七

策簡長短之制

古尺數步數畝數里數

大斗重秤起於魏齊

十萬為億

錢法權子母

合龠即兩龠

古贖刑用銅

三代以貝玉為貨幣

書契非起於伏羲

歷家歲差之法

古歷家九道八行之說

晦朔弦望

古今宿度不同

歷數節氣之度

古今星象不同

置閏

日食有晝食夜食之分

求地中

經史雜記

目錄

六

箕風畢雨

古宮室之制

天子諸侯朝門之制

外朝治朝無堂階

門屏開謂之宁

五行萬物之本

五行所生之次

五事配五行

董劉春秋災異之說

漢儒以災異規時政

卷八

黑水無攷

今三江與水經漢志不同

禹貢九州

九河遺跡

九江非湖漢九水

太原六名

孟津在河北

傅巖在虞虢之間



太湖非笠澤

五湖卽太湖

塗山不得有二

河徒始末

漢水有二源

漢人用字不同

唐宋人不識采字

甄故有二音

婦人識字

漢時俗字

古字多假借

古字多通用

古字音義相兼

古人校書最精

劉向雜采羣言以爲說苑列於儒家此後世說部書

所由作也而其中之有裨經史者則莫如宋洪容齋

隨筆王伯厚困學紀聞及 國朝孫北海藤陰劄記

經史雜記

目錄

七

顧寧人日知錄皆彪炳苑苑鼓吹儒林洵足啓迪後

學迥非虞初周說之類所可比擬也公餘讀書每究

尋經史偶有所得輒筆記之閒有他說亦附益焉日

月既深紙墨遂多爰擇其有關攷證者蒼粹成編題

曰經史雜記惟是義鮮發明語無詮次緬彼前修瞻

望弗及焉爾道光庚寅仲春王玉樹識

經史雜記卷一

安康王玉樹廷楨

論語古本

論語爲政篇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未知所引出書何篇何晏集解載包咸注云孝乎惟孝

美大孝之辭則三句皆四字句案蔡邕石經論語本作

孝于惟孝其殘字載洪适隸釋太平御覽載華嶠後漢

書劉平江革等傳序班固白虎通德論五經篇所引並

同日本山井鼎所引足利本論語正如此日本根伯修

避下毛足利學得其藏本刻之平安服元喬序惟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故

經史雜記

卷一

一

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閒居賦序梁元帝劉孝綽墓志

銘唐李善注上希範與陳伯之書獨孤及衢州司士參

軍李府君墓志銘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

孝之句後開成石經遂定作乎字至宋儒且以書云孝

乎爲句矣豈知論語古本原以孝于惟孝爲句于字必

不可爲句絕作乎者非也

案日本山井鼎等作七經孟子攷文其古本論語與

今本多有異同如舉一隅句下有而示之三字與文

獻通攷所引石經論語合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句下有已矣二字與錢會讀書敏求記所



引高麗古本合當亦唐時舊本非依託也

論語引湯誓

論語堯曰篇予小子履一節十句集解載孔安國注于予小子履三句下注云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天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于朕躬四句下注云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今攷墨子兼愛篇引予小子履一節十三句爲湯說不曰湯誓蓋墨子所引于告于后帝下增多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三句遂改爲禱旱之辭故稱爲說其實

經史雜記

卷一

二

三句皆衍文也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內史過遠在墨子之前業已稱爲湯誓是後四句旣爲湯誓則前三句亦爲湯誓明矣故安國注論語時亦以國語爲據今檢湯誓一百四十四字首尾完好安得斯語且墨子尙賢中篇又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今湯誓亦無其文乃皆散見于今湯誥中湯誥爲東晉晚出之書何足爲據推求其故當必別有一湯誓所云予小子履一段及聿求元聖等語皆其篇中逸文也蓋伐桀大事不妨重言申戒今湯誓格爾衆庶悉聽朕言乃是伐桀

告民之辭論語所引予小子履敢用元牡乃是伐桀告

天之辭班固當東漢初校理秘書得見古文尙書而所解卽包咸注有罪不敢赦三句亦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云云各不相蒙雖小序

無湯誓二篇之說安知不更在百篇外乎然則論語所

引者確是別一湯誓之逸文無疑矣

釋文廐夫子家廐也

論語鄉黨篇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集解引鄭元注云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釋文廐夫子家廐也王弼云公廐也案禮記雜記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言拜者爲

經史雜記

卷一

三

其來弔已正義曰廐焚孔子馬廐被火焚也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謂孔子拜謝鄉人爲火而來慰問孔子者據禮記雜記則實是孔子家廐矣故鄭注云自君之朝來歸歸字甚明釋文蓋據鄭本王弼據鹽鐵論刑德云魯廐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重人遂注云公廐桓寬鹽鐵論殊不足據非也而王肅注家語引曲禮云孔子爲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今曲禮實無其文蓋王肅據鹽鐵論詭稱曲禮而又竄易雜記文乃有



心立異以與鄭相難耳

又案泰伯民無得而稱焉釋文無得本亦作德集解引王肅則作無得然漢書丁鴻傳引論語正作無德又引鄭元注云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德而稱是陸氏所見亦即鄭本王肅作無得者亦是與鄭為難也蓋陸氏釋文採漢魏晉南北朝以來諸家訓詁於周易尚書毛詩論語爾雅莊子尤為賅博攷證古義注疏而外惟賴此書之存研經者不可不以為為根柢也

論語古今文

經史雜記

卷一

四

案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號曰張侯論是張禹論語已不全為魯論矣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列于學官者是也鄭康成就包周之本以齊論古論校正之凡五十事至鄭本復參合古魯齊三書定之又非張包周之舊矣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周生烈諸家內惟孔安國馬融蓋純乎古文餘則三家皆有何晏就諸家本頗多改易惟鄭氏校從古論皆有注以識別之使後人可得而攷焉今即何晏以前所見于諸家者約略分析之古論傳不習乎魯論專不習乎見釋文古論未若貧而樂道見仲尼

弟子傳魯論未若貧而樂古論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也見釋文魯論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古論而眾星共之魯論而眾星拱之見釋文古論有酒食先生饌魯論有酒食先生餒見釋文古論哀公問社於宰我魯論哀公問主於宰我見釋文古論縱之純如也見孔子世家魯論從之純如也古論無適也魯論無敵也見釋文古論可使治其賦也魯論可使治其傅也見釋文古論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見孔子世家魯論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見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古論未知焉得仁魯論未智

經史雜記

卷一

五

焉得仁見漢書古今人表及論衡問孔古論崔子弑其君魯論高子弑其君見釋文古論吾不知所以裁之見孔子世家魯論不知所以裁之古論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見仲尼弟子傳魯論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古論文質彬彬魯論文質份份見說文人部古論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魯論夫子矢之曰予所鄙者見論衡問孔古論子之燕居魯論子之宴居見釋文古論久矣吾不夢見周公見釋文魯論吾不復夢見周公古論吾未嘗無誨焉魯論吾未嘗無悔焉見釋文古論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見孔子世家魯論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見釋文古論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見孔子世家魯論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古論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魯論多見而志之知之次也見白虎通禮樂古論揖巫馬旗而進之見孔子弟子傳魯論揖巫馬期而進之古論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魯論誠唯弟子不能學也見釋文古論君子坦蕩蕩魯論君子坦蕩蕩見釋文古論民無得而稱焉魯論民無德而稱焉見釋文及後漢書丁鴻傳論古論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魯論巍巍乎舜

經史雜記

卷一

六

禹之有天下也而不預焉見白虎通聖人古論空空如也魯論恹恹如也見釋文古論弁衣裳者魯論纓衣裳者見釋文古論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魯論夫子恂恂然善誘人見後漢書張壹傳及趙岐孟子章指古論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魯論賈之哉我待價者也見白虎通商賈古論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魯論孔子於鄉黨逡逡如也見孔子世家索隱及隸釋山陽太守祝睦後碑古論辯辯言唯謹爾見釋文魯論便便言唯謹爾古論朝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見孔子世家魯論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閭閻

如也古論執圭鞠躬如也魯論執圭鞠躬如也見儀禮聘禮注古論上如揖下如授魯論上如揖趨如授見釋文古論不使勝食既見說文皂部魯論不使勝食氣古論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見釋文古論鄉人儻魯論鄉人獻見釋文古論君賜生魯論君賜牲見釋文古論見弁者魯論見統者見釋文古論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魯論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見白虎通三綱六紀古論寢不尸居不容見釋文魯論寢不尸居不容古論車中不內顧魯論車中內顧見釋文古論德行顏淵閔子

經史雜記

卷一

七

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見仲尼弟子傳魯論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古論南容三復白珪見仲尼弟子傳魯論南容三復白圭古論仍舊貫魯論仁舊貫見釋文古論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嘒見釋文魯論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嘒古論無吾以也魯論無吾已也見釋文古論因之以饑饉魯論因之以飢饉見釋文古論詠而饋見釋文魯論詠而歸古論吾與黷也見說文黑部仲尼弟子傳省作葢魯論吾與黷也古論仲弓問政見仲尼弟子傳



魯論仲弓問仁古論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論片言可以制獄者見廣雅古論子之迂也魯論子之于也見釋文古論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見孔子世家魯論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古論吾黨有直躬者魯論吾黨有直躬者見釋文古論硜硜然小人哉魯論悻悻然小人哉見孟子公孫丑下注古論朋友切切節節兄弟熙熙見毛詩伐木傳魯論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古論子貢方人魯論子貢誘人見釋文古論有荷臯而過孔氏之門者見說文艸部魯論有荷臯而過孔氏之門者古論高宗諒陰三年魯論高宗諒闇

經史雜記

卷一

九

三年見鄭注本及公羊文九年傳注古論在陳絕糧魯論在陳絕糧見釋文古論小人窮斯濫矣見說文女部魯論小人窮斯濫矣古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魯論工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見漢書梅福傳古論好行小慧魯論好行小惠見釋文古論友誼佞見說文言部魯論友便佞古論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魯論言未及之而言謂之傲見釋文古論邦君之妻魯論國君之妻見白虎通嫁娶兩引古論邦君稱之曰君夫人魯論國人稱之曰君夫人見白虎通爵又嫁娶古論饋孔子豚見釋文魯論歸孔子豚古論涅而不緇魯論泥而不滓

見史記屈原賈生傳及後漢書隗囂傳又隸釋費鳳別碑泥作泥隸續廷尉仲定碑滓作宰古論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魯論苟患失之亾所不至見漢書朱雲傳古論古之矜也廉魯論古之矜也貶見釋文古論天何言哉天何言哉魯論夫何言哉夫何言哉見釋文古論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見仲尼弟子傳魯論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古論惡果敢而窒者魯論惡果敢而窒者見釋文古論惡微以為知者魯論惡絞以為知者見釋文古論齊人饋女樂見釋文魯論齊人歸女樂古論往者不可諫今來者猶可追也見孔子世家魯論

經史雜記

卷一

九

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無兩也字古論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魯論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見釋文古論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見孔子世家及文選晉紀總論注魯論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古論朱張魯論侏張見釋文古論行中清見孔子世家魯論身中清古論廢中權魯論廢中權見釋文古論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魯論百工居肆以致其事見白虎通辟雍古論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魯論君子之道焉可慙也見漢書薛宣傳古論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見仲尼弟子傳魯論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古論敢昭告于



皇皇后帝魯論敢昭告于皇天上帝見白虎通三軍古  
論有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一章魯論無魯論  
有父在觀其志一章古論亦無之凡六經皆有古今文  
古文多假借今文多正字必取而參觀之乃得兩通往  
往今文家不知古義古文家鄙棄今學左右佩劍各執  
一偏皆非也

論語衍文

論語雍也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釋文云君子博學於  
文一本無君子後顏淵篇此章再見正本無君子釋文  
又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正義曰或本亦有作君子博

經史雜記

卷一

十

學於文後人加也泰伯篇子有亂臣十人釋文云子有  
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據釋文知古本論語本無  
臣字馬鄭以十人為文母等劉原父遂謂子無臣母之  
義改為邑姜集註所引劉侍講曰者即劉敞七經小傳  
之說也敞在北宋開戶窮經不入伊洛之  
派講學家多  
不知其名其實唐石經論語尚無臣字今有者後人  
加也鄉黨篇沒階趨進翼如也釋文作沒階趨云一本  
作沒階趨進誤也集註引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  
有之誤案史記孔子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  
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引論語儀禮士相見  
疏引論語並有進字是自兩漢以至唐初皆作沒階趨

進舊本有此字陸本無之或別有據尚非衍也若朝服  
而立於阼階釋文於阼才故反本或作於阼階據釋文  
知古本無階字孔安國云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蓋因  
注誤衍也案禮記郊特牲鄉人禴孔子朝服立於阼注  
禴或作儺知禮記與論語同亦無階字也衛靈公篇子  
曰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釋  
文云義以為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為質鄭本略同據釋  
文知古本無君子鄭康成注本同為一本今本有者係  
衍文也蓋先言義以為質四句然後言君子哉不當先  
言君子可見也

經史雜記

卷一

十一

王充高誘解論語

案論衡問孔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又淮南子說林云憂父母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注云  
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是王充高誘  
皆以為人子憂父母之疾為孝蓋人子事親萬事皆可  
無憂唯父母有疾獨為憂之所不容已耳乃集解引馬  
融曰言孝子不妄為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  
如其說則是夫子告武伯者止是餘意其正意反在言  
外聖人告人從未有若是之隱約其辭者王高二氏之  
解文從義順較馬說為長也



案論衡命義云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以性為主無象在天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羸羸則壽命短則早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眾星之精眾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眾星天施氣而眾星布精天所施氣眾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

經史雜記

卷一

三

多少皆星位尊卑大小之所授也此解亦精確始若詭異終有理實蓋仲任質性雖敏學力未純故問孔刺孟每逞臆見若明零順鼓正說書解略得經子端緒兼存漢儒舊義頗足取焉

論語異解

論語自二程橫渠楊謝諸儒互相發明而後論語之義明自朱子本先儒之學以發揮經旨採攝菁華撰成集註而後論語之義定乃當時諸家或別分指歸斷以己說亦往往不能無異解焉如蘇軾解請討陳恆謂能克田氏則三桓不治而自服孔子欲借此以張公室蘇轍

則謂雖知其無益而欲明君臣之義軾解子見南子及齊人歸女樂謂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轍則謂諸侯之如靈公者多不可盡去齊閒孔子魯君臣已受其餌孔子不去則坐受其禍軾解泰伯至德謂泰伯不居其名故亂不作魯隱宋宣取其名故皆被其禍轍則謂魯之禍始于攝宋之禍成于好戰皆非讓之過是轍說較軾為長若陳祥道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引鄉飲酒之義以明之師冕見則引禮待瞽者如老者之義以明之至臧文仲居蔡則云冀北多良馬稱冀瀘水之黑稱盧蔡出寶龜稱蔡關雎之亂則云

經史雜記

卷一

三

治汙謂之汙治弊謂之弊治荒謂之荒治亂謂之亂祥道比附安石故未免創立別解鄭汝諧解衛靈公問陳非不可對乃有託而行解子賤為人沈厚簡默非魯多君子不能取其君子鄭學雖出伊洛而其說頗異朱子至以使民戰栗為魯哀公之語以見善如不及二節連下齊景公伯夷叔齊為一章則更謬矣蔡節解賢賢易色謂賢人之賢為之改容更貌攻乎異端謂攻為攻擊害為反貽吾道之害即鄭汝諧說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謂知魯之僭禘則名正名正而天下不難治無所取材謂無所取桴材元鄭不有祝鮀之佞三句謂美色尚不足



以免禍惟口才乃可免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謂韶本  
揖遜之樂今乃至於齊國亦鄭汝五十以學易謂夫子  
是時年未五十故云加年互鄉童子章不作錯簡不至  
於穀謂三年不能至於善則所學已難於有得沒階趨  
進謂進疑作退雖蔬食菜羹瓜祭謂瓜如字以祭字屬  
下讀三嗅而作謂嗅疑作嗅徐冉有退朝謂朝爲從  
季氏至魯君之朝不恆其德一節謂別爲一章曰今之  
成人者何必然謂爲子路之言有馬者借人乘之謂卽  
史之闕文齊景公有馬千駟章連上爲一章卽鄭汝諸  
說錢時二家太師摯適齊章謂魯君荒於女樂故樂官散去其中

經史雜記

卷一

古

惟太師摯一條可備一解餘皆穿鑿不根矣朱子註易  
註詩容有遺議至論語集註平生精力具在于斯諸家  
務與立異則惑之甚者也

中庸大學注

漢書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顏師古注云今禮記有中  
庸一篇亦非本禮經隋書經籍志載梁武帝中庸講疏  
一篇舊唐書載戴顓禮記中庸傳二卷皆久佚不傳惟  
大學自唐以前無別行之本然書錄題解載司馬光有  
大學廣義一卷中庸廣義一卷是在二程以前非自洛  
閩諸儒始爲表章也特其論說之詳則自二程始定耳

朱子分別經傳訂其舊次補其闕文中庸亦不從鄭注  
分節故均謂之章句復作或問以申明之至若張九成  
中庸說大學說陽儒陰釋已爲朱子所譏卽呂氏大學  
解朱子亦謂其未能不惑於二氏之說楊中立晁以道  
游定夫中庸皆各有解郭忠孝有燕山中庸說項安世  
亦有中庸說而石塾更集周子二程子張子及呂大臨  
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十家之說謂之集解朱子爲  
作序稱其謹密詳審後朱子作中庸章句因更爲刪定  
更名輯略而仍以集解原序冠之今是編漸晦惟散見  
於大全耳禮記中庸第三十一大學第四十二今四書

經史雜記

卷一

古

列大學於中庸之前者蓋大學乃曾子之言而中庸則  
子思之筆也

趙岐注孟子

孟子注爲岐避難北海時在孫賓家夾柱中所作者漢  
儒注經多明訓詁名物此惟箋釋文句頗似後世口義  
與古學稍疎然郊卿漢人去古爲近取擇必真如齊人  
伐燕章宋小國章我善爲陳章西夷怨北夷怨趙注上  
下皆作夷魏晉人采孟子作尙書改北夷爲北狄又滕  
文公下有攸不惟臣趙注訓惟爲念盡心下夫子之設  
科也趙注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蓋因經省曰字故



特下孟子曰以補之又萬子曰鄉人皆稱原人焉趙注萬子萬章也北宋撰正義時猶如此不知何時皆改從今文尙賴趙注得見古本惟謂宰子子貢有若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孟子知其太過故貶謂之污下之類殊覺紕繆以屈原憔悴為徵於色以甯戚扣角為發於聲比擬亦覺不類至於以盆成括高子告子為學于孟子以季孫子叔為二弟子以折枝為按摩之類朱子作孟子集注或問皆不從其說餘多取之蓋注孟子者漢有劉熙梁有綦母邃今皆不存趙注雖未盡精密而開闢荒蕪究是漢儒古注不可廢也

經史雜記

卷一

六

案胡熿拾遺錄據李善文選註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于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摩頂放踵是經文誤刊而注文尙未改也蓋今本與唐本不同今證以孫奭音義所音岐注亦多不相應朱子論孟集注頗取古註如論語瑚璉一條與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條與春秋傳不合不知瑚璉用包咸注曹交用趙岐註也又如夫子之牆數仞註七尺曰仞掘井九仞註八尺曰仞似覺矛盾不知七尺用包咸註八尺用趙岐註也

孟疏甚淺陋

孟子疏雖題宋孫奭撰而朱子語錄謂邵武士人假託蔡季通識其人其疏皆敷衍語氣如鄉塾講章故朱子謂其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至岐註好用古事為比疏多不得其根據如註非禮之禮若陳質娶妻而長拜之非義之義若藉交報讐此誠不得其出典藉交報讐如朱家郭解之屬至于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事出莊子亦不能舉殊覺舛陋朱竹垞經義攷摘其欲見西施者人輸金錢一文事詭稱史記今攷註以尾生為不虞之譽以陳不瞻為求全之毀疏亦並稱史記尾生事實見莊子陳不瞻事實見說苑皆史記所

經史雜記

卷一

七

無則更為杜撰案宋史邢昺傳稱昺于咸平二年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不云有孟子正義涼水紀聞載奭所定著有論語孝經爾雅正義亦不云有孟子正義其不出奭手確然可信矣

孟子論字

孟子梁惠王上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孫奭音義云歡樂本亦作勸樂案左傳昭九年叔孫昭子引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杜注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眾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為之正義曰



眾民自以子成父事而來勸樂以早成耳據此知晉唐時本皆作勸樂故杜孔據之孫氏音義亦與之合今本作歡者蓋因字形相近而譌也梁惠王下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古本作行者有裹囊也趙注云乃積穀于倉乃裹盛乾食之糧于囊也是孟子以積裹爲對以倉囊爲對謂積穀于倉裹糧于囊也今本作裹糧俗儒改也公孫丑下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案論衡刺孟引孟子作贖文選魏都賦襁負贖劉注贖贖也引孟子作贖穎白馬賦或踰遠而納贖李注引孟子作贖是王充劉淵林李善引孟子皆作贖知孟子本作贖今

經史雜記

卷一

木

本作贖者俗字也萬章上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恕趙注云恕無愁之兒案說文心部無恕字有念字云忽也从心介聲引孟子孝子之心不若是念注忽也與趙注無愁之兒義合據此知古本孟子本作念今本作恕者亦俗字也萬章下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盡心下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案韓詩外傳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後漢書王龔傳丁鴻傳論三國名臣序贊注皆引作貪夫廉今孟子兩章皆作頑趙氏于萬章下注云頑貪之夫于盡心下注云頑貪是趙氏本作頑矣然據下文鄙夫寬薄夫敦皆

以相反者對言之作頑雖非譌字要當以作貪爲是兩漢唐人皆引爲貪知必有據矣又盡心下被衿衣鼓琴二女果趙注果侍也正義曰以堯帝二女事之實若固自當有之也許慎謂女侍曰媠今釋果爲侍是有惑于許慎之說而遂誤歟蓋木實曰果果者取其實而言也朱子集注云果說文作媠女侍也案說文女部媠宛也一曰女侍曰媠从女果聲孟軻曰舜爲天子二女媠據此知孟子本作媠今本作果者蓋媠之省借也疏闕說文謂木實曰果者非也

鄭氏易注

經史雜記

卷一

九

鄭康成先從第五元受京氏易後從馬季長復受費氏易中閒又遭黨錮事逃難來至元城乃注周易有周易注九卷見隋志接費氏之正傳隋志又稱鄭元王弼二注梁陳列于國學齊時惟傳鄭義故陸澄與王儉書曰王弼說易元學之所宗今若崇儒鄭注自不可廢王儉亦云易體微遠實冠羣經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意謂可安皆篤論也至隋王注盛行鄭學遂微然猶竝立學官至唐初詔孔穎達等作疏始祧鄭宗王漢學遂絕李氏鼎祚周易集解中頗載其說竝雜采子夏等三十五家之說自序所謂刊輔



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據此知鄭易在唐代尚存故李氏猶及見之至宋則僅存文言序卦說卦雜卦四篇而已見崇文總目餘皆散佚然則鄭易殆於南北宋之間亡之矣至宋王應麟劄摭諸書輯為一卷經文異字亦皆竝存其無經文可綴者則總錄于末簡又以元注多言互體即竝取左傳禮記周禮正義中論互體者八條以類附焉後人附刻玉海末能于散佚之餘蒐羅放失存漢易之崖略惟皆不著所出何書又次序先後間與經文不應亦有遺漏未載者故 國朝惠棟因其舊本重加補正一一攷求原本註其出自某書以明信而有徵其次序

經史雜記

卷一

三

先後悉從經文釐定補上經二十八條下經十六條繫辭十四條說卦傳二十二條序卦傳七條雜卦傳五條移應麟所附易贊一篇于卷端刪去所引諸經正義論互體者八條又別據元周禮太師注作十二月爻辰圖據元月令注作交辰所值二十八宿圖附于卷末共成三卷王氏經營剞劂始摺拾之勞自不可泯而惠氏重加訂正攷核精密實勝原書均可謂篤志遺經研心古義者矣

易古本

屯象君子以經綸王弼注君子經綸之時正義曰經謂

經緯綸謂綱綸姚信云綸謂也劉表鄭元以綸為淪字案釋文作經論音倫鄭如字黃穎云經論匡濟也本亦作綸李氏易引荀爽曰經者常也論者理也君子以經論不失常道也是荀慈明鄭康成竝作經論劉表黃穎亦同知易古本本作經論矣正義作淪者字之譌也六二乘馬班如王弼注時方屯難正道未通涉遠而行難可以進故曰乘馬班如也釋文班如字子夏傳云相牽不進兒鄭本作般李氏易引虞翻曰二乘初故乘馬班躡也馬不進故班如矣案說文班部班分瑞玉从珌从刀舟部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所以旋也般旋

經史雜記

卷一

三

字當作般班乃分布義鄭本作般子夏傳云相牽不進虞仲翔云乘馬班躡皆般旋不進意是諸家義皆作般據此知易古本本作般矣陸氏云班如字非也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王弼注雖見其禽而无其虞徒入于林中其可獲乎釋文即鹿王肅作麓云山足李氏易引虞翻曰良為山山足稱鹿鹿林也案王弼經作鹿注不改字故正義釋經皆如字讀李氏引虞翻訓鹿為山足於經文尚未改為麓知易古本本作鹿字以為麋鹿鄭與之同王肅好與鄭難因私改為麓虞翻亦好譏議鄭氏與王肅同但不至妄改聖經以證合己意少差于



肅耳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王弼注以訟受錫榮何可保故終朝三褫之也釋文褫徐敕紙反又直是反王肅云解也鄭本作挖徒可反案說文衣部褫奪衣也从衣虎聲讀若池此二王所本李氏易引侯果說亦云解也據鄭本作挖知易古本本作挖矣說文手部挖曳也論語鄉黨加朝服拖紳拖即挖之俗馬融易以鞶帶爲大帶包咸注論語以紳爲大帶是以大帶空言挖而非褫奪之義也師九二象承天寵也釋文寵如字鄭云光耀也王肅作龍云寵也案龍古寵字詩蓼蕭爲龍爲光傳龍寵也箋云爲寵爲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

經史雜記

卷十

三

及己也左傳昭十二年寵光之不宜杜注引詩曰爲龍爲光據此知易古本本作承天龍也而鄭以光耀釋之但云龍當爲寵並未改經後人遂因鄭注改之耳頤六四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王弼注虎視眈眈威而不猛不惡而嚴養德施賢何可有利故其欲逐逐尙敦實也李氏易引虞翻曰眈眈下視兒逐逐心煩兒坤爲吝齋坎水爲欲故其欲逐逐釋文逐逐如字薛云速也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爲逐蘇林音迪荀作悠悠劉作筮筮云遠也又漢書敘傳下六世眈眈其欲液液師古曰易頤卦六四爻辭曰虎視眈眈其欲液液眈眈威視之

兒液液欲利之兒今易液字作逐案說文足部蹇疾也長也从足攸聲攸部攸行水从反从人水省液秦石刻釋山碑攸字如此心部悠憂也从心攸聲攸部心部義皆不合惟足部疾也一訓與薛云速也合長也一訓與劉云遠也合則此字當從劉景升作筮爲是子夏作攸苟爽作悠漢書作液皆借用同聲字知易古本定作筮矣何以知其然觀志林云攸當爲逐因聲近云然虞喜非經師固不足據然但云攸當爲逐子夏亦作攸攸是經文尙作攸惟闕足猶未改爲逐至王弼竟改作逐矣恆上六振恆凶鄭云振搖落也馬云動也張倫及虞翻

經史雜記

卷一

三

本皆作震案說文木部楮柱砥古用木今以石从木者聲易曰楮恆凶謂楮當在下而反在上故下文象曰楮恆在上大无功也楮在上必震動搖落亦與馬鄭合據此知易古本本作楮矣因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孔疏臲臲動搖不安之兒薛虞作剝机案說文危部無臲臲字出部臲不安也从出臲聲易曰臲臲徐鍇曰物不安則出不在也臲字見周禮注云古文臲字又儀禮注以爲卽古文闌今與臲連文是假借爲不安據此知易古本本作臲矣說卦傳其於人也爲寡髮正義曰寡少也風落樹之華葉則在樹者稀疎如人之少髮亦類于



此釋文寡髮如字本又作宜黑白雜為宜李氏易作其於人也為宜髮引虞翻曰為白故宜髮馬君以宜為寡非也據此知易本有作宜髮者宜明也又散也故虞以為白鄭周禮注云頭髮皓落曰宜即引易巽為宜髮以證與虞翻本正合賈疏引鄭易注云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則是鮮少之義經當作寡蓋馬鄭所注古文易本作寡髮賈疏亦云今易作寡是也攷易施孟梁邱京為今文費氏為古文馬鄭傳費氏易虞傳孟氏易故文異而禮注與易注不同者鄭先通京氏易後受費氏易然則禮注之為宜髮京氏易也易注之為

經史雜記 卷一

詞

寡髮費氏易也

子夏易傳無真本

說易之書惟子夏易傳為最古而偽造出亦惟是書為最不可據案唐會要載開元七年詔子夏易傳近無習者令儒官詳定劉知幾議曰漢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韓易十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合事殊臆刺必欲行用深以為疑司馬貞議亦云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多失真本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是先達疑

非子夏矣又隋經籍志云子夏傳殘闕梁六卷今一卷知其書錯謬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其質粗略旨趣非遠無益後學云云據此是子夏易傳在唐以前已為偽本矣而晁說之傳易堂記又稱今號為子夏傳者乃唐張弧之易是唐時又一偽本竝行矣今朱竹垞經義攷證以經典釋文周易集解困學紀聞所引又皆今文所無則是今本又出偽託不獨非子夏之書亦並非張弧之書矣

易數鉤隱圖出道經

經史雜記

卷十

畫

劉牧易數鉤隱圖三卷附遺論九事一卷何義門以為自道藏錄出今攷道藏目錄實在洞真部靈圖雲字號中是即圖書之學出于道家之一證南宋時劉敏士嘗刻于浙江漕司前有歐陽修序吳澄曰修不信河圖而有此序殆為後人所偽作而牧之後人誤信之者俞琰亦云序文俚淺非修所作也其遺論九事一為太皞授龍馬負圖二為六十四卦推盪圖三為大衍之數五十四為八卦變六十四卦五為辨陰陽卦六為復見天地之心七為卦終未濟八為著數揲法九為陰陽律呂圖以先儒之所未及故曰遺論也



杜林解筮法

自古言占筮者不一家而取象玩占推之理而可驗者莫精於左氏傳而杜注及林氏詮解往往多誤如襄公二十五年崔武子欲取棠姜筮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案三本互異於是謂從風坎變巽則風象不在上而在下隕者自上而下也坎失其夫男之象而但有巽風大過棟撓之凶在三也從言貞隕言悔杜氏以坎變巽爲從風似非其義隕卽指風似亦不必謂風隕物也又陸氏謂當以風隕妻爲句顧寧人左傳杜解補正取其說然先儒謂大過有死象繫

經史雜記

卷一

美

辭傳曰死期將至茲竟變爲大過則期已至矣故崔子曰夔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先夫謂棠公已死是隕謂男不謂女明矣陸氏特因不見其妻之文以爲隕妻顧氏則以襄二十七年滅崔氏東郭姜縊崔子至則無歸乃縊於事有合而取之然崔子死而猶尸於市其事實起於棠姜是乃妻不可娶之故豈以喪其妻而無歸耶其曰困於石往不濟也之外爲往從風故欲往於上濟者濟坎水中有石則人爲石困困自否來二在否當乾艮交濟水爲石所碍故不濟林氏以進遇九四九五之剛爲石亦非也其曰據於蒺藜所恃傷也坎爲叢棘三據

二上爲據非所據而據故有傷而杜氏乃以蒺藜爲兌澤之生物而險者是皆誤以石與蒺藜之象爲在上卦耳又昭公五年傳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卜人楚邱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又曰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於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

經史雜記

卷一

毛

主人有言言必讒也所謂十時十位者卽昭公七年芊尹無字言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凡數以十計者古皆以甲乙爲次而十時則自日中以至日昃其序自日中而逆數至食時又逆至旦時若以今十二時計之乃以午辰寅丑子亥戌酉申未爲十位一二三四之次古但以晝夜各分五時耳而杜解謂隅中日出關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是乃以後世之十二時而論古之十時誤矣其曰明而未融者日火外光在兩陽爻初變陰故未融而杜解以謙道卑退之說亦非也



曰其在旦乎者即在後之言當三在旦九三為謙之主  
爻於時為三之卿位於日即為三日也離象破則無大  
腹之象故為不食亦不必謂且非食時也其曰日之謙  
當鳥者明夷之初自小過之四而下小過固有飛鳥之  
象自上而下故為飛而垂其翼若楚邱以明而未融解  
垂翼者此是論益非爻象之本義也謙三互震主動故  
曰象日之動非泛言日也此皆承日之謙之文而言其  
曰火焚山山敗變離為艮艮正山象何云山敗乎蓋山  
因焚而見林氏以草木焦枯為山敗是也杜氏解於人  
為言敗言為讒一句曰艮為言為離所焚故言敗艮何

經史雜記

卷一

天

以有言象言乃離火之聲艮為閣寺是有敗言之讒言  
與山自屬兩象而杜復以離焚艮為言敗遂不得不強  
以艮為言矣

張子正蒙動物篇

文言傳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程子易傳曰本  
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程子蓋因  
離卦象傳有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之語故以  
本天者為日月星辰然天無體以日月星辰為體是日  
月星辰即天也不可以物言文言傳明乾九五爻聖作  
物觀之義所以與離象各異攷周禮大宗伯以天產作

陰德以地產作陽德鄭注云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  
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大司徒辨五土之物生其動  
物有毛物鱗物羽物介物臚物五者其植物有阜物膏  
物覈物莢物叢物五者孔穎達正義本此為說謂動物  
含靈之屬天體運動動物亦運動植物無識之屬地體  
凝滯植物亦不移動李氏集解中引唐崔憬之說謂動  
物親於天之動植物親於地之靜朱子本義大槩綜括  
程傳惟此條不從程解而從崔氏孔氏者誠以其說確  
不可易也但動物亦有靜而寢息之時植物亦有動於  
搖撼之時豈得以動靜兩言槩之朱子語類又云凡動

經史雜記

卷一

天

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  
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生所以無智其詮解更精然  
亦但示以在外之流形而未究其所以然之故也惟張  
子正蒙足本動物篇曰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  
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又曰有息者  
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  
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蓋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聖人位  
乎天德而萬物相見以天是所謂各從其類也橫渠此  
解為得孔子立言之旨矣

詩序不可廢



詩大小序首二句為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為毛萇以下弟子所附蓋子夏五傳至孫卿授毛亨毛亨授毛萇是毛詩距孫卿再傳申培師浮邱伯浮邱伯師孫卿是魯詩距孫卿亦再傳故二家之序大同小異其為孫卿以來遞相授受者明矣其所授受止首二句其下續申之詞其為各家之演說亦明矣朱子集傳初彙全宗小序後乃改從鄭樵之說說詩者遂分攻序宗序兩家角立相爭然詩序之說前儒已紛如聚訟以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元詩譜也以為子夏所序詩即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為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為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以為子夏不序詩者韓愈也以為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于毛公者成伯璵也以為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也以小序為國史之舊文以大序為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即為孔子所題者王得臣也以為毛傳初行尙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者曹粹中也以為邨晏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願者則倡之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

詩傳作自毛亨

經史雜記

卷一

三

案漢書藝文志毛詩廿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皆稱毛公而不著其名後漢儒林傳始云趙人毛萇傳詩長字不從仲隋書經籍志毛詩二十卷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作自毛萇流俗沿襲莫之能改矣然攷鄭元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據此

經史雜記

卷一

三

毛傳體例

二說是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也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去古為近又竝傳授毛詩作箋作疏淵源有自其言可信隋書經籍志殊不足據也

毛傳最古雅且完善依經訓義委曲詮解而不拘于章句有經本一字而傳重文者如擊鼓憂心有仲傳憂心仲仲然淇澳赫兮咥兮傳赫有明德赫赫然芄蘭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傳佩玉遂遂然垂其紳悸悸然邱中有麻將其來施傳施難進之兒中谷有蕓條其獻矣傳條條然獻也黃鳥惴惴其慄傳慄慄懼也谷風有沈有



潰傳沈沈武也潰潰怒也匪風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是也有經重文而傳一字者如公劉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有客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是也有經分而傳合者如旄邱瑄兮尾兮傳瑄尾少好之兒泉水載脂載牽傳脂牽其車北風其虛其邪傳虛邪也女曰雞鳴將翱將翔傳開於政事則翱翔習射子矜挑兮達兮傳挑達往來相見兒卷阿有馮有翼傳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常武匪紹匪遊傳不敢繼以遨遊也有客有萋有且傳萋且敬慎兒是也有

經史雜記

卷一

三

經合而傳分者如定之方中駮北三千傳駮馬與北馬也淇澳綠竹猗猗傳綠王芻也竹篇竹也防有鵲巢中唐有篋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七月以伐遠揚傳遠枝遠也揚條揚也生民自土漆沮傳漆水也沮水也以興嗣歲傳興來歲嗣往歲也蕩疾威上帝傳疾病人矣威舉人矣時邁明昭有周傳明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閔宮奄有龜蒙傳龜山也蒙山也保有鳧繹傳鳧山也繹山也是也有經省文而傳補者如生民鳥覆翼之傳一翼覆之一翼藉之是也俗儒不知往往私意妄改者殊失毛公訓詁之義矣

鄭箋改字

鄭氏箋明傳義有傳義隱約者或申其義或正其義或定其音或辨其字雖似改字要皆各有根據如野有死麕白茅純束傳純束猶包之也箋云純讀如屯正義曰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為屯案史記蘇秦列傳錦繡千純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束也是古屯多假作純也終風願言則嚏傳嚏故也箋云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釋文韋本又作嚏又作寔劫也又作踰孫毓同崔靈恩云毛訓寔為故今俗人云欠欠故是也案說文欠部無故字口部噉悟解氣也詩曰願言則嚏悟解氣正與毛

經史雜記

卷一

三

傳合以韋讀嚏者是以許義申毛也北風其虛其邪傳虛邪也箋云邪讀如徐毛以其虛其邪言威儀虛徐是以邪為徐字是鄭本爾雅釋訓以正其讀也大叔于田叔善射忌傳忌辭也箋云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已案揚之水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是鄭以其忌已記四字同為語辭因聲相似而通用也鴛鴦摧之秣之傳摧莖也箋云摧今莖字也正義曰傳云摧莖轉古為今其言不明故辨之云此摧乃今之莖字也角弓莫冑下遺箋云遺讀曰隨無冑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案荀子非相篇引詩作隨楊注云隨讀為



隨隨與隨同聲毛詩本出荀卿故鄭據之王肅申毛作如字乃與鄭立異耳思齊烈假不瑕傳烈業假大也箋云烈假皆病也正義曰鄭讀烈假爲厲假故云皆病也雲漢靡人不周傳周救也箋云周當作闕正義曰以周救於人其字當從貝故轉爲闕崧高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案說文近讀與記同毛以往近爲往己古己已聲同故鄭以許讀申毛也凡此皆因傳義隱約或正其音或申其義非直改其字也關雎君子好逑傳逑匹也宜爲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能爲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皆化后妃不嫉妬案嘉耦

經史雜記

卷一

畫

曰妃怨耦曰仇嘉耦既以善相求怨耦又以怨相求嘉怨不同而相求則一故爾雅左傳皆作仇爲逑之同聲假借也是以逑作仇者本爾雅左傳文也雉雉自詒伊阻傳伊誰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正義曰箋以宣二年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緊感小明白駒各以伊爲緊小明不易者以伊感之文與傳正同爲緊可知據此知雉雉自詒伊阻兼葭東山白駒所謂伊人正月伊誰云憎箋皆改伊爲緊者本宣二年左傳文也無衣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釋褻衣近污垢

釋文同澤如字毛潤澤也鄭褻衣也說文作釋正義曰箋易傳爲釋說文云釋袴也論語注云褻衣袍釋也又周禮玉府掌王之燕衣服注燕衣服者袍釋之屬釋曰毛詩云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是以澤爲釋者本許氏也山有樞他人是愉傳愉樂也箋云愉讀曰愉愉取也案漢書地理志引詩宅人是愉漢志張賦皆以愉爲愉蓋人是愉薛綜引詩他人是愉漢志張賦皆以愉爲愉蓋康成時以愉爲愉樂字恍達字則作愉或作愉故鄭隨俗改愉爲愉耳是改愉爲愉與班志及張賦合當本三家詩也揚之水素衣朱襦傳諸侯繡黼箋云繡當爲綃

經史雜記

卷一

畫

正義曰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當爲綃下章繡字亦當破爲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案儀禮士昏禮宵衣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特牲饋食禮宵衣注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繪本名曰綃詩有素衣朱綃禮有元綃衣禮記郊特牲繡黼注繡讀爲綃綃繪名也詩云素衣朱綃是鄭改繡爲綃者本魯詩也吉日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慶慶麋也正義曰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麋孔有與鄭同案唐人引某氏注爾雅或引作樊光樊



漢人其引詩當本之三家故與鄭合則改而為農本三家詩也有瞽應田縣鼓傳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為田案禮記明堂位周縣鼓注周頌曰應棘縣鼓鄭先通韓魯詩注三禮時所用詩多本韓魯則改田為棘本韓魯詩也那置我鞞鼓傳般人置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鞞鼓者為楹貫而樹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般家之樂鞞與鼓也鞞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案明堂位般楹鼓注般頌曰植我鞞鼓然則讀置為植當亦本韓魯詩也書金縢植璧秉珪鄭注植古置字論語植其杖而芸石

經史雜記

卷一

三

經殘字作置其杖可參證也長發何天之龍傳龍和也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案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引詩曰何天之寵戴禮今文也三家詩必有作寵者則改龍為寵與大戴禮記合也若思齊古之人無數譽髦斯士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父之美也釋文無數毛音亦厭也鄭作擇正義曰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故不破之也案孔氏此言校正毛鄭正見千古卓識呂伯恭讀詩紀引董氏曰韓詩作古之人無擇當即據鄭箋也凡此見鄭學

宏通雖似改毛皆本經師相承之訓各有根據非若後人之師心臆斷也

韓詩為今文

毛詩芄蘭能不我甲傳甲狎也韓詩作能不我狎毛詩小旻是用不集傳集就也韓詩作是用不就毛詩摧之秣之傳摧莖也韓詩作莖之秣之毛詩大明倪天之妹傳倪磬也韓詩作磬天之妹毛詩邱中有麻將其來施齊魯韓三家皆為今文古文多假借作傳者每以正字釋之今文經直作正字故韓以詁訓代經也然韓詩防

經史雜記

卷一

七

有鵲巢誰侑予媿媿美也毛詩作誰侑予美又似韓詩為古文者然三家各有師承在好學者互相攷正可耳

毛詩譌異

五經中惟詩易讀習者甚眾故書坊刊版輾轉譌異者惟詩為更夥今即各家所校正者悉臚列焉其經文譌異者如鄘風終然允臧然誤為焉王風牛羊下括括誤為枯齊風不能辰夜辰誤為晨小雅求爾新特爾誤為我胡然厲矣然誤為為朔月辛卯月誤為日家伯維宰維誤為家如彼泉流泉流誤為流泉爰其適歸爰誤為奚大雅天降滔德滔誤為恇如彼泉流亦譌為流泉商



頌降予卿士予誤爲于凡十二條馮嗣京所校正者也  
又召南無使龙也吠龙誤爲麗何彼襪矣襪誤爲穠衛  
風遠兄弟父母誤爲遠父母兄弟小雅言歸斯復斯誤  
爲思昊天太憮太誤爲泰楚茨以享以祀享誤爲饗福  
祿脆之脆誤爲嬌畏不能趨趨誤爲趨不皇朝矣皇誤  
爲遑下二章同大雅溲彼溲舟溲誤爲溲以篤于周祐  
脫于字周頌既又饗之饗誤爲享魯頌其旂旒旒誤爲  
旒旒商頌來格和祈誤爲祈祈凡十四條陳啓源所校  
正者也其有傳文譌異者如衛風伯兮篇傳曰女爲悅  
己者容已下脫者字王風采芣篇蕭菽也菽誤爲荻唐

經史雜記

卷一

柔

風葛生篇域營域也營誤爲莖秦風蒹葭篇小渚曰止  
小誤爲水小雅四牡篇今鴉鳩也鴉誤爲鴉蓼蕭篇在  
衡曰鸛衡誤爲鸛采芣篇即今苦苣菜苣誤爲苣正月  
篇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定誤爲歟小弁篇江東呼爲  
鴨鳥鴨誤爲鴨巧言篇君子不能聖詭聖誤爲聖凡十  
二條史榮所校正者也又召南騶虞篇犯豕也豕誤  
爲牡終南篇蔽之狀亞象兩弓相背亞誤爲亞弓誤爲  
已南有嘉魚篇鯉質鱗鱗誤爲鯽又衍肌字甫田篇  
或耘或耔引漢書苗生葉以上脫生字隳其土誤爲墮  
其上頌弁篇賦而比也誤增與又字小宛篇俗呼青雀

雀誤爲鶩文王有聲篇滅成溝也成誤爲城召旻篇池  
之竭矣章比也誤作賦閔予小子篇引大招三公穆穆  
誤爲三公揖讓齊篇此頌文王之功王誤爲武駟篇此  
言魯侯牧馬之盛魯侯誤爲魯公凡十一條陳啓源所  
校正者也至于音叶朱子初用吳棫詩補音其孫鑑又  
意爲增損不無舛誤史榮風雅遺音辨之詳矣

毛詩譌字非集傳原本

漢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集傳云吳氏曰韓詩作思今  
本刪此七字案王伯厚詩攷序云朱文公集傳不可休  
思從韓詩本此常棣外禦其務集傳云春秋傳作侮罔

經史雜記

卷一

柔

甫反既引其文卽從其義故下云有外侮則同心禦之  
今本改云音侮刪春秋傳等八字四月爰其適歸集傳  
於爰下注云家語作奚故下云奚何也今本刪家語作  
奚四字而改爰爲奚案毛詩爰其適歸箋云爰曰也文  
選潘安仁關中詩注引詩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說苑政  
理亦作爰惟家語辨政作奚必王肅私改異鄭者而朱  
子誤從之然亦止從其義未改其字今本直改作奚矣  
假樂假樂君子集傳云中庸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  
今本但作音嘉二字與夫何彼襪矣之作穠終然允臧  
之作焉遠兄弟父母之作遠父母兄弟羊牛下括之作



牛羊不能辰夜之作晨碩大且篤之作實不可畏也之作亦胡然厲矣之作爲朔月辛卯之作日家伯維宰之作豕如彼泉流之作流泉降子卿士之作于以及馮陳兩家校定之十餘條皆由書坊輾轉傳刊譌誤相沿不從集傳元本校勘鮮不疑爲朱子之誤也

逸詩不當補

逸詩之詞見於經傳者禮記坊記中庸緇衣射義諸篇及大戴禮汲冢周書左傳國語家語戰國策管子晏子墨子莊子列子荀子呂覽淮南說苑列女傳史記漢書等書時一見之而論語素以爲絢唐棣之華孟子畜君

經史雜記

卷一

聖

何尤其尤著焉者也晉束皙補亡詩夏侯湛續周詩至唐元結補十代樂歌自伏羲網罟神農豐年軒轅雲門少昊九淵頌頊五莖高辛六英陶唐咸池有虞大韶大夏大夏有殷大濩皆爲詞以補之皮日休補九夏之奏系文九篇攷元皮詞義俱平近似涉於妄宋大中祥符時毛詩博士沈朗進新添毛詩四篇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篇之首今別撰二篇爲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爲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爲文王詩請以此四詩置關雎之前朝廷嘉之邱光庭謂其首尾乖張自相矛盾斥其狂謬妄作及觀光庭所撰兼明書則又自補新宮

三章茅鴟四章其詞乃至淺陋豈可追配國風小雅乎余謂禮記舞莫重於武宿夜左傳公子賦河水國語秦伯賦鳩飛周禮趨以采齊周書明明崇禹生開皆逸詩也不惟不當補且亦有不勝補者矣

毛詩古本

谷風湜湜其沚箋云小渚曰沚釋文云其沚音止然箋云涇水以有涇故見謂濁湜湜持正兒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己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止然不動搖據鄭箋知經古本本作止矣說文水部湜水清見底也从水是聲詩曰湜湜其止水清見底即止然不動搖之義正與鄭

經史雜記

卷一

聖

合白氏六帖兩載此詩皆作湜湜其止是唐時猶作止也今本乃作沚箋云小渚曰沚釋文云其沚音止皆淺人妄加也碩人碩人其頤傳頤長兒箋云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頤頤然又下章碩人敖敖箋云敖敖猶頤頤也據鄭箋知詩古文作重文故玉篇頁部頤亦引作頤人頤頤是六朝時猶未誤也至正義云下箋云敖敖猶頤頤與此相類故亦爲長兒以類宜重言故箋云頤頤然長也知唐初本已作其頤矣株林乘我乘駒釋文乘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又皇皇者華我馬維駒釋文維駒音俱本亦作驕據株



林釋文引沈重說吳興沈重撰詩音義陸每引之知株林皇皇者華古本並作驕今作駒者後人改也節南山維石巖巖傳巖巖積石兒案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據鄭箋知經古本本作嚴矣釋文云巖巖如字本或作嚴音同正義亦作嚴嚴今疏中皆作嚴字者後人據釋文改也抑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釋文靡不承一本靡作是案箋云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經如有靡字文義已明無庸箋矣蓋經古本本作萬民不承無靡字後人竅入也釋文云一本靡作是是在唐時已然矣桑柔好是稼穡釋文云王申毛義音

經史雜記

卷一

聖

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家居也下句家穡維寶同穡本亦作齋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齋也尋鄭家齋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據此知好是稼穡稼穡維寶鄭皆作家齋釋文稼作家穡从禾然云本亦作齋是舊本皆作齋矣王雖申毛音駕以家齋為稼穡尙未遽改經文後人因肅義遂俱改作稼穡矣崧高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案近乃近字形近之譌說文丌部近古之適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鄭從許讀若記故云辭也毛傳為已則音以蓋古已已近聲皆相似也正

義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為已以為辭也是唐時本已作近仲達亦不知古本作近矣維清維周之禎傳禎祥也箋云得天下之吉祥釋文作之禎音其爾雅同徐云本又作之禎音貞與崔本同唐開成石經作禎故今本多作禎蓋唐時定本據崔靈恩集註也

經史雜記卷一終

經史雜記

卷一

聖



經史雜記卷二

安康王玉樹廷植

逸書多匹於永嘉

諸家辨偽尙書者皆謂孔壁真古文于伏生外增多十  
六篇內本有舜典至西晉時又匹如論語天之歷數益  
不得見永嘉之亂伏孔之本皆匹好事者偽撰古文  
乃割堯典慎微以下爲舜典由今攷之孟子咸丘蒙引  
二十有八載云云爲堯典不爲舜典史記載慎微至四  
學于堯本紀不于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全篇次不亂  
確乎可信馬遷親從安國問故其言當亦不謬王莽傳

經史雜記

卷二

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光武時張純奏空遵唐堯之  
典二月東巡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皆災肆赦晉武  
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  
亦曰堯典且堯典欽哉慎微緊相承接馬鄭王本皆合  
爲一是真出孔壁者非伏生誤合之也故儀禮注引扑  
作教刑公羊傳注引歲二月東巡賈公彥徐彥皆云堯  
典文是馬鄭王本至唐猶存有識者猶知援據也又謂  
大誓一篇出于漢初伏孔兩家皆有之真壁中舊書但  
文有遺落者凡書傳所引大誓不在大誓者甚多故馬  
以爲疑鄭亦云民間得王亦云後得皇甫謐輩見馬王

疑之又世稱非伏孔所傳遺落之文又易掇取遂別撰  
大誓三篇唐作疏行之反斥此篇爲偽太誓案馬鄭王  
皆爲之注必不斥之爲偽且今馬遷載太誓于周本紀  
本約略可尋其他漢魏子史中引之者更不可枚舉其  
爲真本已匹而逸文賸句猶散見于他書者明矣若武  
成則謂匹于建武魏晉間作偽武成者按三統歷而補  
綴以成之也今案劉歆作三統歷引武成篇見漢書律  
歷志其辭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  
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  
咸劉商上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

經史雜記

卷二

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犧  
于周廟凡八十二字當是安國所傳真本幸存至今者  
律歷志于此文分爲三截惟一月壬辰旁死霸爲一截  
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爲一截惟四月既旁生霸爲一截  
各以他語開隔之熟玩文義確是掇取第一截接入今  
本者無疑矣第秦火未焚之書建武匹武成一篇永嘉  
匹舜典汨作等二十三篇至唐又匹大誓一篇良可惜  
也古典淪匹好事者綴輯逸經成文苟不悖于理亦可  
無庸深詰已

伏女傳經



孔安國尚書序云漢室龍興開設學校務求儒雅以闢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云云案漢書儒林傳孝文使朝錯往受伏生書顏注引衛宏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教錯齊人語與穎川異錯所不知十二三略以意讀宏說是也彼傳謂伏生當秦時亦壁藏其書漢興求得其書藝文志經二十九卷即伏生所傳之本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列于學官者亦即伏生所傳之本則授朝錯自有簡策似不藉口授而必使女傳教者漢人讀書與今人異揚子雲

經史雜記

卷二

三

言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如春秋有鄒夾二氏夾氏口說流行未著竹帛故曰未有書鄒氏著竹帛師傳之人中絕故曰無師蓋漢人之經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開句讀音義亦須指授方可承學非如今人讀書不勞師授也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後漢伏湛傳湛是生九世孫歷敘其先皆名學則伏生固有子孫矣但當錯往受之時或子已前卒孫尚幼未能承學弟子皆已散去故使女傳言耳偽孔則竟謂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生縱老髦何至家無本經偽孔特誤會衛敬仲之言遂妄造斯語耳

納于大麓

尚書堯典納于大麓馬鄭皆云麓山足也說文林部云林屬于山為麓是山足也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得者與馬鄭合顏之推家訓書證篇云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闕駟十三州志以為舜納于大麓即此山上有堯祠世俗或呼宣務山余為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為縣令徐整銘云上有巘務山方知此即巘務山也然則納于大麓在北齊人猶能實指其處足徵馬鄭注確不可易也而王肅乃破

經史雜記

卷二

四

麓為錄竟解為大錄萬機案王充論衡正說篇引此經并引說曰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竝吉無疾風大雨云云即當日博士之說如此王肅號傳真古文者乃取今文家說蓋欲與鄭注立異耳

鄭解洪範

周書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蓋文王自虞芮質成始為受命之元年七年而崩武王嗣位不改稱元年十一年觀兵于商十三年勝殷殺紂還歸鎬京訪于箕子而作洪範此鄭康成說也晚出古文據漢書律歷志



改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言武王以十一年觀兵十三年勝殷殺紂則同故以十三祀爲歸宗周告武成之後案伏生大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據此是十一年滅紂十三年訪洪範矣大傳鄭爲之注至解經復不從之蓋鄭學擇善而從無所偏主又注經與注緯不同與注傳亦不同中候大傳鄭皆注之中候言書有百二篇大傳言十一年滅紂鄭解經皆不從其說也

經史雜記

卷十一

僞孔改字

說文金部銳注云侍臣所執兵也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余準切知說文所引皆真古文鄭注必與之同今周書顧命僞孔則改銳作銳說文金部銳但云芒也左傳成二年銳司徒免乎杜註銳司徒主銳兵者漢書高帝紀朕親被堅執銳顏注謂利兵銳皆作虛字無兵器解也又漢書楊雄傳長楊賦有云亮鋌斨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臣泌按字書無亮字今俗以爲亮州字本作沈此亮鋌合作銳鋌漢書相承誤爲亮字如淳乃云亮括也師古又依孟康爲箭括愈無所據且箭括非

刃豈能與鋌小矛同可傷夷人乎攷宋本漢書附此段於雄傳之末所謂臣泌者宋祁謂是張泌江南人歸宋者說文銳字與鋌字相次則臣泌說是也今僞孔妄改銳作銳唐人不知檢察且并鄭注亦改作銳矣皆非也

酒誥古今文皆有

案揚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亾夫酒誥今見在何得言俄空此言甚可疑李軌吳祕注又不明析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俄空卽脫簡之謂而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

經史雜記

卷二

此句疑所脫卽此等句應麟之說如此然劉向校書見有脫簡卽應補入必不任其脫落但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所云脫簡者乃古文有而今文無大傳則伏生今文之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所輯圭璧之句想是伏生于他處別得逸文古文所無故今酒誥亦無此句其俄空自指全亾非脫一簡之謂不可以圭璧句當之然則酒誥既已全亾今酒誥甚完善又何從而出朱子語類徐孟寶問一條竟以子雲不見孔壁古文爲說孔壁古文漢大儒多見之况酒誥古文今文皆有子雲豈有不見語類亦非反覆攷之韓非說林篇引酒誥之文以爲



康誥蓋尙書或有別本將酒誥混入康誥者故子雲偶據其本遂以爲俄空耳

虞翻駁鄭

裴松之引虞翻別傳翻奏鄭解尙書願命執瑄古曰字似同從誤作同旣不覺定復訓爲栝謂之酒栝甚違不知蓋闕之義玉人職曰天子執瑄以朝諸侯謂之酒栝誤莫大焉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推翻之意因說文玉部古文瑄字作瑄遂以經文本當作上宗奉瑄無同字祇緣今文作瑄傳寫分爲兩字遂誤作

經史雜記

卷二

七

曰瑄後人以曰似同復誤作同瑄鄭不能覺定其誤從而訓爲酒栝馬融雖不能覺同爲誤而猶不解爲酒栝故訓爲大同以同瑄配介圭尙爲近理又據翻所見別本竟有同旁益金訓爲璽者故翻以爲二說雖皆不得猶愈於元此則翻駁鄭之意也翻見經典無以同爲酒栝者獨此一見故不肯信其實非也假如其說則下文乃受同瑄亦當作乃受瑄猶可通也而下文用以祭用以醋用以噉者是何物乎豈皆當作瑄乎豈瑄亦可酌酒乎則瑄是鎮圭重器莫於坐以示王之爲主者也乃於此獻醋行禮之際屢相授受如兒戲胡爲乎翻真大

誤矣且璽起秦漢周初安得有此乃云猶愈於元則更誤矣

酒誥成王若曰

周書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鄭注云成王言成道之王釋文云王若曰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傳曰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疏曰馬鄭王

經史雜記

卷二

八

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元云成王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爲矣也據此是衛敬仲賈景伯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雍所注古文皆有成字此漢學也卽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亦皆作成王若曰孔本無成字晉人刪也疏云馬鄭王以文涉三家有成字反以有爲誤者意在迴護僞孔也不知尙書亦每言成王願命乙丑王崩釋文云馬本作成王崩注云安民立政曰成又王注云成王二十八年崩見劉恕通鑑外紀王注在宋已無全本但劉恕博學所引當必不謬也

孟子引書



案問若璩曰書有古今文自西漢始然孟子時無有也則同一百篇而已何孟子引今文書由今校之辭義脂合及引古文書辭義違反句讀迥別試為道破有令人失笑者孟子引今文者六時日害喪二句若保赤子一句舜流共工于幽州五句二十有八載五句殺越人于貨三句亨多儀四句惟竄三苗竄作殺竄本當作竄音近殺故通罔不諫上有凡民二字說文所引正同可知孟子非自增之也至天降下民一段玩其文義似應至武王耻之止今截至曷敢有越厥志止趙岐讀其助上帝寵之為句四方屬下今以寵之四方為句有罪無罪

經史雜記

卷二

九

下削去惟我在三字以予字代天下是書原指民言今竟指君言矣有攸不為臣一段截去首句東征上增肆子二字綏厥士女下復出惟其士女紹我周王見休一句變作昭我周王天休震動二句其不同如此然猶可言也若義理之牴牾敘議之錯雜未有如王曰無畏一節者豈孟子逆知百餘年後書分古今文而于古文特多改竄抑孟子引書原未改竄故今以真書校之祇見其合而作偽書者必多方改竄以就已之文勢而不顧後有以孟子校之者耶觀百詩此論甚明辨弟就孟子所引舊文互相參證已足鈐作偽者之口矣

柳谷有三義

虞書昧谷夏侯等皆作昧谷鄭作柳谷三國吳志虞翻傳注翻以此當作柳鄭作昧非是亦見王應麟困學紀聞攷鄭注周禮引此作柳穀尙書疏則正作柳谷翻謂鄭作昧者非也且柳谷有三義聚也蒙也留也縫人注柳之言聚正義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太元云日沒其光賁于東方言日入之色如初出賁者五色雜也論衡云日出扶桑暮入細柳故宅西曰柳谷是日夕為卯五色錯聚莊子聚僂僂卽柳也此聚之義也爾雅日所入為大蒙卯東方主開卯西方主閉閉則蒙也淮南子曰薄于虞淵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柳谷也日之將入有蒙昧之象也左傳陳成子救鄭及留舒鄭箋詩引之作柳舒是柳通留日之將沒又有繫留之象也

經史雜記

卷二

十

禹謨十六字

案允執其中見論語堯曰篇孔安國云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竝不言見大禹謨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語攷尙書者皆疑魏晉閒人采取古經槩括為四字云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復續論語允執其中成十六字爲大禹謨然細味之雖出後人蒐輯補綴實古聖相傳之精言不可廢也程子朱子出闡發精密其義益尊亦有疑之者如吳澂郝敬輩竟爲刪去至元王充耘明梅鷟并加以駁難謂堯舜本無此語則又過矣台荀子前後篇讀之凡引尚書共十六見皆稱書曰或冠以篇名惟引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作傳曰傳疑書字之譌然孟子于傳有之傳亦書也獨此則云道經則知此雖非出尚書實是古道經所載堯舜之語也楊倞注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倞唐元和間

經史雜記

卷十一

十一

人是時未有言尚書之僞者至宋始有異議故倞之言如是也

### 平王文侯之命

案馬氏驥曰史記周本紀及竹書紀年皆謂幽王褒褒嬖廢申后及世子宜曰宜曰奔申王立褒嬖爲后褒嬖之子伯盤爲太子申人及犬戎入周弑王及伯盤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曰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周二王竝立平王元年東徙洛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徙王入于成周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文侯之命報其立己之功望以殺攜王之效也平

王既立于申自申還洛又使周人爲之成申則王之弑不可謂非平王之志也諸侯但知其冢嗣當立不察其與弑爲可誅虢公有見于此而立攜王文侯殺攜王而平王之位定夫子錄文侯之命一篇蓋著其事而惡自見矣

### 左邱明受經於孔子

案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謂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于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邱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故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于孔子也宋元諸儒繼起王安石有春秋解

經史雜記

卷十二

十二

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託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爲何事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爲秦人之語葉夢得謂紀事終于智伯當爲六國時人似皆近理然攷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公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時始用非至是時始創也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閻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爲秦禮之說不足據也左傳載豫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後傳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是未



見後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本傳載智伯之凶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豈得執此一事指司馬遷為後漢人乎則載及智伯之說亦未可疑也

左傳衍文

左傳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以歸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榮宏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正義曰傳文於此或有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相見不以玉帛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左傳本無此言後人妄增之

經史彙記

卷二

三

耳何以知其然二十二年傳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杜云婢子婦人之卑稱若此有婢子不當舍此而注彼也又此注云且告夫人將以恥辱自殺若有此辭不煩彼注服虔解詁其文甚繁傳本若有此文服虔必應多解何由四十餘字不解一言直至二十二年始解婢子明是本無之也今定本亦無釋文云曰上天降災此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尋杜注亦不得有是後人加也案正義言後人妄增者自曰上天降災至唯君裁之止凡四十二字釋文云四十七字則合下舍諸靈臺五字方合此數然此句杜氏有注釋文亦云鄆縣音戶是

陸亦不數下五字與正義同當是七與一之譌耳

左傳引商書

隱六年左傳君子曰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云云杜預曰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不可撲滅莊十四年傳所引同據此知盤庚經文本有惡之易也句偽孔因尚書無也字故刪之禮記引太甲無也又引天作孽可為也墨子引太誓乃聞不言也及此四處有也字其伏生二十八篇梅氏二十五篇皆無也字攷左傳前段以陳桓公長惡不悛欲救不能後段以蔡哀侯繩息媯語楚子楚滅息取息媯後欲悅息媯遂伐蔡各引書證之皆言惡之易長則此四字不可刪且

經史彙記

卷二

西

經文本言惡易長非指浮言易動今刪此四字遂以此節專承浮言說又以不可撲滅改為尚可撲滅正相違反當從左傳及杜預注為是偽孔之刪削及傳義皆不足據

公穀傳非高赤自作

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案今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于公羊子定公元



年傳正棺于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併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高之明證知傳確爲壽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也楊士助疏稱穀梁名做字元始一名赤受經于子夏爲經作傳而徐彥公羊傳疏又稱公羊高五世相傳至胡母生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則傳當爲其學者所作也案公羊傳定公卽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爲後師穀梁傳定公卽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公羊穀梁既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後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

經史雜記

卷一

五

穀梁子曰傳既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已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爲商鞅之師鞅既誅佼逃于蜀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豫爲引據則是徐彥之言疑得其實但未知誰著竹帛耳

公穀經異同

春秋文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左氏公羊同杜注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釋文召伯上照反穀梁經作毛伯釋文左氏公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本作毛伯疑誤也據此知徐仙民所注穀梁亦同二傳作召伯今本誤也然元年天王使毛伯來

錫公命范注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於此無注則范本作毛伯又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疏引此亦作毛伯又公羊文十六年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邱疏云盟于犀邱正本作蕃邱故賈氏云公羊曰蕃邱穀梁曰師邱是也據此知公羊經本作蕃邱當從賈氏公羊疏係唐以前人作所據是晉宋書猶見正本故與賈景伯合若陸氏釋文作犀邱穀梁音義亦云公羊作犀邱則是唐以來本多不作蕃矣

三傳詳略不同處

三傳紀載雖多詳略不同亦有不相牴牾者如左傳諫

經史雜記

卷二

六

穆公毋襲鄭者惟一蹇叔公羊穀梁則謂蹇叔與百里奚同諫不見聽遂使三帥帥師而東爲晉敗于殺虜三帥已而歸之史記秦本紀與公穀同又左傳言三帥歸穆公素服郊迎嚮師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舉也大夫何舉而秦本紀則云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舉乎據史記蹇叔本百里奚所薦其意見議論必合且左傳言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殺余收爾骨焉而公穀史記皆言一人同送其子而哭之左傳載三帥之名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史記以孟明視爲百里奚子西乞術白



乙丙為蹇叔子左傳疏引世族譜云姓百里名視字孟明百里奚之子譜又云或以西乞術白乙丙為蹇叔子然則百里奚與蹇叔同送其子而哭之以感悟穆公是實有其事三傳雖詳略各異無大抵牾不可執左以駁公穀也

鄭康成春秋無註

劉義慶世說新語謂鄭注春秋傳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鄭聽之良久多與已同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尙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案

經史雜記

七

鄭康成傳載鄭所注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志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萬餘言而無春秋注當是服子慎注即鄭義也然今服注雖亡唐以前書徵引尙多而鄭注絕未之見止有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而已今亦殘闕不完惟鍼膏肓二十餘條起廢疾四十餘條發墨守四條不知誰氏從諸書所引掇拾以成編者然究是因何休著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等書鄭特取而反之亦不得謂為春秋注也

周禮非偽託

周禮上自河間獻王其出為最晚後之議者紛如聚訟有謂劉歆贗託周公為之者案鄭樵通志引孫楚之言曰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蓋周公之為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豫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云云攷禹貢乃唐虞之制武成周官乃梅賾古文尙書王制乃漢文帝博士所述其說雖稍有離合然究謂為周公未行之書而

經史雜記

卷二

六

不云出于偽託也且劉歆宗左傳而左傳所云禮經皆不見于周禮而儀禮聘禮賓行饗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簋豆簠簋之實鉶壺鼎饗之列與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禮天子諸侯侯數侯制與司射之文不同禮記雜記載子男執圭與典瑞之文不同禮器天子諸侯席數與司几筵之文不同皆與二禮顯相違戾歆果偽託周公當必彌縫其文亦與偽孔之假尙書多方牽合委曲遷就使與經傳相合以為徵驗何為留此異同以貽後世人之口實哉惟張橫渠語錄云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有末世增入者今案攷工記所稱鄭之刀又稱秦



無廬鄭封于宣王時秦封于孝王時其非周公之舊典已無疑義然則周禮一書不盡原文而亦非出于偽託已灼然可見矣

安石周禮

案羅大經鶴林玉露詠安石放魚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是真謂安石誤用周禮以禍宋者而不知其非也蓋安石初知鄞縣時曾行貸穀立息之法民甚便之及登朝柄用窺神宗喜功好大之資值國家積弱之候計惟有富強之術足以濟之遂欲以己之事效一邑者復令行之天下此青苗法所由行也而又

經史雜記

卷二

九

慮富強之說必為光祿太后阻撓于內神宗欲取燕韓富諸大臣排擊于外則富強之術將終扞格而不得行故特假藉經義以鉗內外之口耳豈真謂周禮之可行于今哉迨用呂惠卿章惇等之不得其人以致頭會箕歛之不以其道百弊叢生民罹害而宋因以大壞論安石者第責其執經泥古之過究未深窺其怙權遂私之巧謀也攷安石曾注周禮新義蔡條鐵圍山叢談云周禮新義手蹟如斜風細雨誠介甫親書云云故後儒攷周禮者因并攷安石所注之周禮蓋意其所注必多舞文害道也及觀其書惟訓詁多用字說餘皆依經解

義多所發明毫無舞文害道之弊蓋解經立法自是兩事各不相蒙論世者甚毋苛詆其人而并及其書也

陳澔禮記

案元陳澔撰禮記集說在延祐之後未為學者所重緣澔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榦榦為朱子之壻當南宋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遂藉考亭餘蔭得立學官故至明詔胡廣等修五經大全禮記以澔注為主用以取士民間誦習相沿久而不廢職是故也蓋說禮記者漢唐莫如鄭孔宋代莫如衛湜然鄭注古奧孔疏典瞻粹不易通而衛注又卷帙繁富端緒亦不易尋皆不若澔注

經史雜記

卷二

辛

之淺顯簡易其所注學記術有序句引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周禮實無此文注檀弓五十以伯仲句引賈公彥儀禮疏乃孔穎達禮記疏文正與賈疏相反每為學者所議然朱子注詩騷北三千引禮記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禮記無此文注孟子神農之言引史遷所謂農家者流史記無此文蔡沈注書蓋降二女子于滄汭引爾雅水北曰汭爾雅無此文又注西伯戡黎引史記紂使膠鬲觀兵注星有好雨句引漢志軫星好雨史記漢志亦均無此文此皆偶爾筆誤不足為病且何休漢代通儒號稱學海而注公羊傳舟中之指



可掬句引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語尚誤記爾雅為禮文又何論于濫乎濫惟于禮制少證據禮意欠發明而箋釋文句頗極清晰禮文與贖得此疏解于初學不為無補朱竹垞經義考詆為免園冊子亦太過矣

盧植注禮記

盧植校定禮記舊籍雖亡而遺文贍義隋唐人猶有能稱述者如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釋文云禽獸盧本作走獸正義曰禽獸之名經記不同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鸚鵡是羽而曰禽猩猩四足

經史雜記

卷二

三

而毛正可曰獸今竝云禽獸者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為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注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犖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此諸經證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案孔氏所據甚精

博然盧氏定為走獸與上飛鳥相對是散言皆可通稱對文究不妨異名也孟子麒麟走獸鳳凰飛鳥亦是對文也淮南子汜論猩猩知往而不知來高注云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誘蓋受業盧氏故引師說如是也案植會上書奏求校正石經禮記當時雖未刊定而所自撰解詁猶存隋唐志載盧植注小戴禮記二十卷是也植與鄭元俱從馬融受古學唐人表章鄭學而不及盧其書遂亡

王肅改禮記

王肅好與鄭難與虞翻同凡有鄭與馬合者則或遷就

經史雜記

卷二

三

之與馬稍有不合者則必別立異解以證鄭注之非私意妄改有心立異至有割裂經文以證合己意者如禮記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鄭注洒如肅敬貌二爵而言言斯注言言和敬貌斯翁耳也禮已三爵而油油注油油說敬貌以退注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蓋三句皆言飲酒之色故一爵而色洒如二爵而色言言斯三爵而色油油斯二爵三爵不言色者蒙上文也鄭以肅敬和敬說敬解之義甚精當故廣雅釋訓言言喜也孟子公孫丑上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俱與鄭義合釋文云洒如王肅作察云明貌也



言言王肅本作二爵而言注云飲二爵可以語也又云言斯禮注云語必以禮也三爵而油油云悅敬無已而油油然也是二爵而言豈一爵三爵皆不當言乎矣改禮文割裂語句違背經旨紕繆甚矣

### 孝經閨門章

元行冲正義載司馬貞議曰近儒欲崇古學偽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云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云云案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稱鄭

### 經史雜記

#### 卷二

三

元註其說自荀昶而鄭志不載其名古文稱孔安國註其書出自劉炫而隋書已言其偽至唐開元中詔右庶子劉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驗以駁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摘閨門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舊文妄加子曰字及註中脫衣就功諸語以駁孔其文載唐會要中後明皇詔令鄭孔竝行迨御注出而古文今文皆廢是非因貞議而廢孔也乃元熊禾作董鼎孝經大義序遂謂貞去閨門章卒啓元宗無禮無度之禍明孫本作孝經辨疑併謂唐宮闈不肅貞削閨門一章乃爲國諱夫削閨門一章遂啓幸蜀之衅使當時行用古文果遂無

天寶之亂乎唐宮闈不肅誠有之至於閨門章二十四字絕與武韋不相涉且元宗所諱者莫如楊妃然冊封妃在天寶四年貞進議在開元七年何得豫爲避諱乎蓋禾等以朱子刊誤偶用古文遂以爲古文不可廢又徒聞中興書目有議者排毀古文遂廢之語遂沿其誤說耳而近儒又有謂閨門一章文簡意足理致精嚴非後儒所能僞作不當以貞議文句凡鄙廢之者亦未免好古之過也

### 經注引蒼頡

王應麟急就章補注序云漢藝文志小學十家蒼頡篇

### 經史雜記

#### 卷二

三

見攷工記注者唯鞞鞞柯樞四字案攷工記攷皮之工函鞞鞞韋裴鄭司農云鞞或爲鞞蒼頡篇有鞞裴又車人之事柯樞有半謂之柯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樞王氏所舉蓋此四字也然公羊定四年傳朋友相衛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解云出蒼頡篇又孝經庶人章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唐明皇注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正義曰鄭元諸家皆以爲患及身說文云患憂也廣雅云患惡也惟蒼頡篇謂患爲禍孔鄭章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據此知孔



氏古文傳鄭氏今文注皆引蒼頡訓患為禍矣經云孝無終始者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為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為終言人子不能全受全歸立身行道而災禍不逮其身者卒未之有決言之以警人子之不能守身也今孝經正義雖經邢昺刪定猶本唐人舊書是古今傳注在唐時具存故元行沖輩猶得博引為據也

爾雅列經部

案爾雅係小學家綴集舊文遞相增益或言周公著或言孔子增皆依託之詞大抵雜採諸書為之亦非纂自

經史雜記

卷二

五

一手也如釋天云暴雨謂之凍釋艸云卷施艸拔心不死採楚辭文也釋天云扶搖謂之焱釋蟲云蕪藜蚰蛆採莊子文也釋詁云嫁往也釋水云漢大出尾下採列子文也釋地四極云西王母釋畜云小領盜驪採穆天子傳文也釋地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鱮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鸕鷀採管子文也又云叩叩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歷採呂氏春秋文也又云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釋地云河出崑崙虛採山海經文也釋詁云天帝皇王后倅公侯又云洪廓宏溥介純夏嘽釋天云春為青陽至謂之醴

泉採尸子文也釋鳥云爰居雜縣採國語文也如斯之類甚夥說經家多資以攷證古義故從其所重特列之於經部耳而郭璞註亦頗有可據後人雖多補正終不能出其範圍邢昺疏亦多能引證如尸子廣澤篇仁意篇皆今人所未及見惟健為文學樊光李巡之註見于陸氏釋文者則尚有遺漏焉

爾雅句讀

爾雅釋山小山吸大山峘郭注吸謂高過埤蒼云峘大山又音恆說文馬部馭馬行相及也从馬从及讀若爾雅小山馭大山峘則許氏讀爾雅以六字為句郭注謂

經史雜記

卷二

五

高過與許氏馬行相及義合蓋吸者及也峘者恆也以小山而及於大山為長埤蒼云峘大山則張氏讀爾雅以小山吸為句大山峘為句矣又大山宮小山霍郭注謂宮圍繞之水經注盧江水曰巖上有宮殿故基者三以次而上最上者極於山峰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廟胡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余案爾雅大山曰宮宮之為名蓋起於此是鄭氏讀爾雅以大山宮為句小山霍為句矣又小山別大山鮮郭注不相連李云大山少故曰鮮或作嶰又音仙詩皇矣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正義引孫炎曰別不相連也公劉陟則在嶰傳小



山別於大山也蓋毛以鮮獻爲一字案孫郭皆云不相連亦以六字爲句李云大山少故曰鮮是以小山別爲句大山鮮爲句矣郭氏獨以毛公許君孫氏讀爲據而不從李巡張揖鄴道元等其學識宏通爲不可及矣蓋郭氏去漢未遠如遂撫大東稱詩釗我周王稱逸書所見尙多古本其所註自較諸家多有可據也

西漢儒解經

春秋繁露五行對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

經史雜記

卷上

老

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得聞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

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王曰善哉此下疑闕衣服容兒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兒恭則目說矣聲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今本作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量觀此之謂也此西漢儒解經語非東漢以後人所能道也當存之以見其梗概焉

經史雜記

卷上

老

古用優賢揚歷語

案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尙書般庚優賢揚歷裴松之注三國志亦引此語漢咸陽令唐扶頌已云優賢揚歷載洪适隸釋又國三老袁良碑云優賢之寵謂溥求賢者而優禮之揚其所歷試也鄭本尙書作憂賢陽夏侯等書誤以一優字分作心腹二字腎陽當作賢揚亦以字形相似致誤今本作心腹腎腸歷字屬下古義遂微亦猶大誥不少延爲句洪惟屬下讀而毛氏奇齡據裴度中和節賜百官尺連用延洪字以爲唐人猶知古義不知延洪之解出晚晉僞傳古實無此義也



蒼生不作民解

攷晉書山濤謂王衍誤蒼生者必此人也世說云安石不肖出將如蒼生何是晉人皆謂民為蒼生不知尚書海隅蒼生傳謂蒼生為蒼蒼然生草木者言所及廣遠也謂蒼生為民乃後世義古無是訓也

有治人無治法

案荀子君道篇云有治人無治法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故明主急得其人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據此知尚書擇當作擇謂擇人而用也擇得其人一人已足致治今尚書本作

經史雜記

卷十一

无

擇以為悅擇且多乃裕民二句疑由偽孔所增改也

漢儒言性

說文心部情人之陰气有欲者从心青聲性人之陽气性善者也从心生聲自孔子後言性者多矣以性為善者惟孟子韓子而許氏亦與之同然叔重詮解或自古相傳舊義無論矣至醇儒如董子其言性且不能醇而無疵春秋繁露實性云無教之時何處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之所為止於藹麻與禾以麻為布以藹為絲以

米為飯以性為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性情質樸之能至也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曰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為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為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為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符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藹如卵卵待復二十日而後能為雞藹待繅以綰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善教誨之所然也云云是謂性不能本善必待教而後能善殆即告子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而小變之但不至如荀子之言性

經史雜記

卷十一

丰

惡耳韓詩外傳有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為君子乎斯言也即孟子性善之說也孔子雖無性善之說然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謂性與善相近亦即性善之說矣若必待教而後善將何解於生民之詩乎余謂性善之說孟子而後



惟有取於韓子其闡發精密而無遺者其惟程朱乎

周書棗誓

鄭注周禮雍氏及禮記曾子問皆引作棗誓史記云伯禽帥師伐之于胙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裴駟曰尚書作棗司馬貞曰尚書大傳作鮮誓鮮誓即胙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獮也言于胙地誓眾自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攷棗本地名作胙作鮮作獮皆非司馬貞又強爲之說皆謬也說文米部棗注云惡米也从米北聲周書有棗誓廣韻五經文字略同此古義也棗爲魯東郊地則應在今曲阜縣而已無

經史雜記

卷二

三

攷唐人改爲費攷春秋之初費自爲國隱元年左傳云費伯帥師城郎後并于魯爲季氏邑僖元年左傳云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也漢爲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去曲阜且三百里後人疑此卽作誓之地非也

荀子引經

案荀子天論篇云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于後無見于先老子有見于訕無見于信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宋子有見于

少無見于多有後無先則羣眾無門有訕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無多則羣眾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蓋言道貴中不貴偏乃斷章取義耳其實作好惡是黨私害公不但畸偏而已也

說文古訓

案說文卷一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攷韓詩外傳云王者往也天下往謂之王白虎通風俗通及蔡邕獨斷說皆與詩外傳同春秋繁露滅國上

經史雜記

卷二

三

篇云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于天下又深察名號篇云深察王號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道而方道不能正道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于王漢書刑法志歸而往之是謂王矣以上諸說皆與說文合真先漢古義也

周書非出汲冢



案汲冢周書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俱稱此書以晉太康二年得于魏安釐王冢中則汲冢之說由來久矣然晉書武帝紀及荀勗東晉傳載汲郡人不準所得竹書七十五篇俱有篇名無所謂周書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載汲冢諸書亦不列周書之目是周書不出汲冢也攷漢書藝文志先有周書七十一篇史遷紀武王克商事多與此書相應許氏說文引周書大翰若翬雉又引周書獮有爪而不敢以概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鄭元注周禮引周書王會注儀禮引周書北唐戎以閭皆在汲冢前知為漢代相傳之舊郭璞注爾雅稱逸周書李善

經史雜記

卷二

書

注文選所引亦稱逸周書知晉至唐初尚不題汲冢其相沿稱汲冢者殆以梁任昉得竹簡漆書不能辨識以示劉顯顯識為孔子刪書之餘其時南史未出流傳不審遂誤合汲冢竹簡為一事而修隋志者誤採之唐志亦竟標汲冢周書此相沿致誤之由也惟舊本載嘉定十五年丁黻跋反覆攷證確以為不出汲冢斯定論矣其書載有太子晉事則當成于靈王以後所云文王受命稱王武王周公私計東伐倬馘殷遺暴殄原獸輦括寶玉懸紂首太白又用之南郊皆古人必無之事故陳振孫以為戰國後人所為然左傳引周志勇則害上不

登于明堂又引書慎始而敬終終乃不困又引書居安思危又稱周作九刑其文皆在今書中則春秋時已有之特戰國以後又輾轉附益之故其言龐雜耳究其實終為三代之遺文不可廢也

說文旁采諸說

許氏敘今篆文合以古籀其解字往往旁采諸家之說信而有證如王部王虫部蜃用董仲舒說玉部玼用宋宏說少部少用尹彤說艸部芸虫部蜎蝻田部畜用淮南子說艸部萋用劉向說艸部葭重文蕪重文鞠重文鞠營重文芎鳥部鷄及駝重文鵠虫部蠶重文蚶蠟重文蠟

經史雜記

卷二

書

車部輪重文輻口部吻禾部糞豕部虞用司馬相如說東部東華部華糞用官溥說水部汶溺用桑欽說八部背厶為公公部自營為厶用韓非說艸部斲是部造口部啤重文啤片部蛄蝓部蠹重文蠹水部沙重文沘又部段重文段用譚長說艸部拜肉部膾重文肺晶部屢系部絆覬部鼉斗部斡頁部頰手部擊氏部氏舛部舛重文蹻用揚雄說案注中所引多與方言合許氏卒未實指其名者蓋當時方言之名尚未著也艸部畀用黃顛說丁部典用莊都說肉部臬古文臬用徐巡說用部用衛部衛宏說爪部為禿部禿女部女亾部无



酉部醫用王育說亾部勾用遠安說虫部蟪用劉歆說  
艸部芴葦卅部界木部構女部嫗娵焚巢部粵水部涓  
留部鱗犬部犵重文祛米部索車部專用杜林說惟耳  
部耿从光聖省甞部量以為朝旦則不從其說辛部辛  
用張林說于部平用爰禮說巾部巾用周盛說内部商  
用歐陽喬說人部倂火部燭用呂不韋說金部鉅用張  
徹說牛部犧是部尠是部述言部謨四部四具部具象  
部豫木部樛禾部稽卩部厄女部頽母部毒自部陞亞  
部亞己部日西部醜用賈侍中說案許氏本從達受古  
學故引師說獨多惟狀部獄引復說獄司空惠定宇云

經史雜記

卷十一

畫

復說未詳疑是律說也

論語改字

李翱論語筆解世傳與韓愈同註非也蓋習之所作而  
退之評騭者也或疑後人託撰然亦有可備一解者如  
事君數章謂數當為頻數之數是與朱子集註合也子  
見南子章謂矢陳也否當為否泰之否厭當為厭亂之  
厭案釋文引蔡謨云矢陳也否王弼李充備鄙反厭於  
豷反又於豷反是與蔡王李充等合也自行束脩章謂  
束脩為束修案漢人皆以束脩為約束修絜是與舊說  
合也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謂此一句當在子路慍見下

案集解載王肅註云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  
於知德是與王意合也君子不施其親謂施當為弛案  
凡沿及陳設義當作施凡廢解義當作弛古多互通是  
與古義合也據此數條似非宋以後學者所能偽託若  
六十而耳順云耳當為爾會謂泰山云謂當作為宰子  
晝寢云晝當作畫人之生也直云直當作息子所雅言  
云音作言字誤三嗅而作云嗅作嗚嗚之嗚雉聲也而  
貨殖焉云貨當為資殖當為權吾以女為死矣云死當  
為先浴乎沂云浴當為沿徑然小人哉云小當為之  
善人教民七年云七當作五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

經史雜記

卷二

美

有小人而仁者也云仁當為備以杖叩其脛云古文叩  
作扣當作指君子貞而不諒云諒當為讓孔子時其凶  
也云時當為待鄉原德之賊也云原類柔字之誤猶之  
與人也云猶之當為猶上凡此皆改易本文殊屬淺陋  
毫無根據矣

洪範改字

新唐志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  
改為無偏無陂冊府元龜天寶三載敕曰典謨既作雖  
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非  
徒閱于微言實欲暢于精理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



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古無別為陂則亦會義為頗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編簡墜缺傳授之際差舛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為然終非獨斷其無偏無頗字空改為陂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膏肓後學之徒正其魚魯仍宣示國學主者施行文苑英華亦載此敕是孫述草但陸氏釋文成于貞觀陂音秘云云雖陸氏原本亦有之恐為後人所加也案蔡邕石經及尚書舊本皆作無頗唐明皇據周易改陂

經史雜記

卷二

美

然楚詞修繩墨而不頗王逸注頗傾也易曰無平不頗是古易本作頗乃反據改壞之易以改無謬之書誤矣且遵王之義義古本音莪東吳顧氏曰周禮肆師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洪适隸釋云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音莪以今攷之漢孔耽神祠碑竭凱風以惻慘惟莪儀以愴恨平都相蔣君碑感慕詩人蓼蓼者儀竝以儀為莪也衛尉卿衡方碑感衛人之凱風悼蓼蓼之劬勞司隸校尉魯峻碑恐蓼義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竝以義為莪也吳才老韻補儀牛何反周禮注儀作義古皆音俄詩汎彼柏舟在彼

中河髮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又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又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又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慎爾出話無不柔嘉又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穆天子傳黃澤謠黃澤之隄其馬歎沙皇人威儀管子弟子職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劉向說苑食則有節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揚雄太元經陽氣汜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韓勅孔廟禮器碑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儀皆音俄自中山王文木賦載重雪而拍勁風將等于二儀始與枝雌知斯為韻是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陂本作頗義古音俄顧說甚是

經史雜記

卷二

美

經史雜記卷二終



安慶新樹廷樞

史記各本互異

王應麟云五者來備史記作五是來備今刻史記仍作五者來備蓋應麟所見猶裴駟本今攷洪範經文上文列庶徵五目繼以日時云云言其休一極云云言其咎當以日時五者來備為句言是五者皆備至也時是本釋詁文此以時為是與上立時人之時同也後漢書李雲傳云得其人則五氏來備荀爽傳云五躔咸備各以其敘李賢兩注皆引史記一作五者一作五是又釋躔

經史雜記

卷三

為是氏與是通李荀約舉經文故云爾此漢學也偽孔以日時屬上讀如此則時即以敘何用重言耶司馬遷傳孔安國學必從古讀王應麟誤以作是為傳寫之誤裴駟又誤采偽孔傳不采鄭注致史記諸本互異皆俗儒所亂也

史記紀年體例

案魏世家裴駟引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四月上不見夏字乃知古人文各有例紀年體雖似春秋終有不盡同處馬遷踵秦記成秦本紀頗書時然多略不似漢書于秦二世元年書秋七月漢元年

書冬十月盡從而整覈其體疑後代史冊遵春秋例者自班氏始也

史記有後人羈入者

案司馬相如傳贊有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諷一語雄乃哀平王莽時人史遷何由豫引其言又公孫宏傳中有平帝元始中詔賜宏子孫爵語賈誼傳中有賈嘉最好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語亦皆史遷所不及見今漢書各傳贊與史記正同當是班書所有而後人反移入史記傳贊中並非少孫所補也若田儋傳贊忽云蒯通辯士著書八十一篇項王欲封之而不受此事與儋

經史雜記

卷三

何涉而贊及之當亦是後人所羈入者

史漢互異處

案漢書高帝紀及諸王侯年表諸臣列傳多與史記同並有全用史記文一字不改者其間亦有互異者如史記項羽紀高帝紀皆言項羽徙義帝長沙都郴使衡山王臨江王擊殺義帝漢書則云羽使九江王布擊殺義帝于郴史記田榮擊殺濟北王田安竝王三齊漢書則云彭越擊殺田安榮遂王三齊史記項羽立田都為齊王田榮怒乃殺都自立為齊王漢書則云榮攻都都走降楚史記項羽紀楚軍敗于定陶項梁死楚懷王恐乃



從盱眙徙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漢書則云羽與沛公等聞項梁死乃徙懷王都于彭城史記任敖傳高后崩敖不與大臣共誅諸呂故免官漢書則云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官史記沛公破豐命雍齒守之齒以豐降魏沛公攻之不能下項梁益沛公五千兵攻豐而不言攻之勝負漢書則云攻豐拔之雍齒奔魏史記李陵傳陵降匈奴漢聞單于以女妻陵遂族其母妻子漢書則云漢聞李陵教匈奴為兵遂族其母妻子後乃知教兵者李緒非李陵也至紀事年歲亦有不同處如韓信擊魏豹史記在漢二年漢書在二年韓信襲殺龍

經史雜記

卷三

三

且史記在三年漢書在四年諸侯會垓下史記在四年漢書在五年項羽使海春侯曹咎守成皐為漢王所虜史記在劉項同軍廣武之後漢書在同軍廣武之前徙王韓信于楚史記在漢王即帝位後漢書在殺羽未即位前蕭何造未央宮史記在八年漢書在七年黥布封九江王後史記謂七年朝陳八年朝洛陽漢書謂六年朝陳七年朝洛陽二史紀事亦每差一年也

史勝漢處

案漢書不及史記處甚多姑就易見者約舉數條焉如彭城之戰史記取漢王父母妻子置宮中漢書則但云

取太公呂后而不言父母妻子不知高祖母雖已前死高祖起兵時而楚元王為高祖異母弟則是高祖尙有庶母也孝惠帝有庶兄肥後封魯為悼惠王當時既未與孝惠魯元偕行又別無投歸之事自必與太公呂后俱同為楚所得者則是高祖尙有子在項軍也漢書止云太公呂后轉疎漏矣高帝紀垓下之戰史記敘韓信孔將軍費將軍等戰頗詳漢書高帝紀但撮敘數語滅項羽為漢王第一大事漢書略之殊失輕重七國反時史記謂膠西聽吳王計約同反遂發使約齊臨菑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是七國同反也而漢書獨無濟北夫

經史雜記

卷三

四

濟北以城壞未完又為郎中令劫守不得發與齊孝王因漢兵且至遂堅守不敢發同為約反而未成反也何以齊王自殺遂坐以謀反濟北免罪不列黨內并其欲反不得反之處亦概為隱諱耶失其實矣四國攻臨菑時史記謂膠西為渠率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臨菑漢書則云膠西膠東為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臨菑夫膠西實聽吳王之謀約諸王同反是主兵者膠西也漢書增膠東亦非淮南厲王傳史記高帝過趙趙王獻美人帝幸之有身會貫高等謀反帝令盡捕趙王家屬美人亦在繫中告吏曰得幸上有身而漢書敘事同而改美



人告吏曰得幸上有子是時厲王尙未生何得豫言有子高帝紀史記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漢書但云令求盜之薛治刪一之字便不明晰又帝紀史記秦始皇以東南有天子氣乃東游以厭之高祖卽自疑隱于芒碭山澤之間卽自疑三字正見高祖以匹夫而以天子自疑志氣不凡處漢書刪此三字便覺少味韓信傳史記漢王之敗彭城信收兵與漢王會滎陽漢書謂信發兵與漢王會滎陽是時信未有分地何從發兵蓋收合潰卒耳史記收字得其實也

經史雜記

卷三

五

駁摘惟邵泰衡史記疑問謂高祖紀解縱罪人坦然回沛之非情實留侯世家諸將偶語沙中之不可信李陵傳兵矢旣盡尙殺匈奴萬餘人之言爲誇誕據功臣表漢九年呂澤已死而駁留侯世家所紀漢十一年不應又有呂澤數條皆據理校勘尙屬得開

漢勝史處

史記亦有不及漢書處姑就易見者約舉數條焉如荆王劉賈史記謂不知何屬漢書則謂高祖從父兄燕王劉澤史記謂諸劉遠屬漢書則謂高祖從祖兄弟周仁傳史記謂仁以不潔清得幸景帝崩仁尙在郎中令終

無所言景帝以此再自幸其家案旣云景帝崩又云景帝再幸其家文義不順漢書則刪去景帝崩三字便明循吏傳史記載周秦閒人孫叔敖子產公孫儀休石奮李離漢書則載文翁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皆漢人也田蚡傳史記景帝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漢書則云武帝初卽位以舅封武安侯案景帝後三年正武帝卽位之年實是武帝所封特是時尚未改元耳高帝紀末史記但記其諸子漢書則總敘高祖之明達好謀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史記少此議論吳王濞傳史記先云削吳之豫章會稽下又方議削吳是又于二郡外

經史雜記

卷三

六

再議削矣下文所謂及削豫章會稽書至作何解耶漢書則刪去削豫章會稽字但云削楚及趙膠西地廷臣方議削吳及削豫章會稽書至吳王遂反較爲明晰厲王以罪徙蜀史記謂一路傳送者不敢聽發封王謂使者曰吾以驕故不聞過至此人生一世閒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案旣不發封王在車中與誰語若有人共語餓死豈有不知直至雍發封乃知耶漢書先敘王語後方敘傳送者不敢發封以致餓死文義較明又有增益處如楚元王傳漢書增元王少時嘗與穆生申生受詩于浮邱伯後隨高祖軍中出



入臥內及封楚王又遣子郢至長安與申公仍從浮邱伯李業云云史記但載其封國生卒及子孫承襲而已淮南王安好文學及神仙事本賢王也漢書則增其好學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多書中八篇言神仙黃白之事武帝好文每作報書必令司馬相如等視草及安入朝獻賦頌等事史記但敘其父厲王死怨望欲叛初不述其賢行竝諫伐南粵之事也景帝子為王者十三人史記以同母者為一宗作五宗世家漢書則十三王皆增立傳而河閒獻王傳詳敘其好古愛儒所積書與漢朝等魯共王傳敘其好治宮室壞孔子宅廣其宮因

經史雜記

卷三

七

得壁中古書史記皆不載王陵傳史記呂后欲王諸呂問陵陵曰不可問平平曰可漢書則增陵責平負先帝約及平自解之語石慶傳漢書增武帝責丞相一詔李廣傳漢書增廣斬霸陵尉自劾武帝不責反加獎譽一詔公孫宏傳漢書增宏沒後為相者李蔡等十人盡誅惟石慶得善終正以見宏之能得君也惟衛青傳漢書增青初為平陽公主騎奴及後貴為大將軍而平陽主以夫曹壽有惡疾當另嫁問左右列侯誰賢左右皆以大將軍對主笑曰是常騎從我奈何用為夫左右曰于今尊貴無比遂以青尚主此班氏從褚少孫外戚世家

所補者增之也史遷當日實目擊其事而不載入傳者蓋其時青正貴盛不敢直書以取怨耳案固作是書有受金之誦又有竊據父書之議然觀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云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韋賢翟方進元后三傳俱稱司徒掾班彪曰顏師古注發例于韋賢傳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叔皮先論述者固亦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謂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據此是皆無其事也

荀悅漢紀

經史雜記

卷三

八

漢荀悅漢紀共三卷顧寧人日知錄惟取其宣帝賜陳遂璽書一條及元康三年封海昏侯詔一條謂能改正漢書三四字其餘則病其敘事索然無味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為長又云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十五年以別于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不知班書莽自為傳自可載其偽號荀書以漢系編年豈可以莽紀元哉寧人之說似非確論蓋荀書詞約事詳論辨多美唐宋人甚重其書劉知幾史通六家篇以悅書為左傳家之首其二篇體又稱其歷代贊之有逾本傳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故唐人試士以悅紀與史漢為一科文獻通攷載李燾跋



曰悅爲此紀固不出班書亦時有刪潤而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閔諫疏班書皆無之又稱司馬光資治通鑑書太上皇事及五鳳郊泰時之月要皆舍班而從荀又稱其君蘭君簡端瑞興譽寬竟諸字與漢書互異者先儒皆兩存之其中若壺關三老茂漢書無姓悅書云姓令狐朱雲請上方劍漢書作斬馬悅書乃作斷馬證以唐張渭詩願得上方斷馬劍斬取朱門公子頭句知漢書字誤其足資攷證者甚多後人偶有糾正究不足爲悅病也

史記書金滕事

經史雜記

卷三

九

案史記魯周公世家所載金滕事其抵牾甚多而尤異者有二說焉其前一說則云作詩貽王之後營成周雒邑以朝諸侯七年之後還政成王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譜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此一說也其後一說則曰周公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公卒王葬公子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王開金滕見書曰朕小子其迎云云此一說也又蒙恬列

傳秦二世令人賜恬死恬對使者稱引周公之事其說與前一說同譙周謂秦旣燔書時人欲言金滕之事失其本末故有此說王充論衡感類篇亦並載二說與史記略同而以前一說爲古文家說則後一說爲今文家說前說于代武王外增代成王居東都爲奔楚雖誤猶近之後說所云公欲葬成周王葬之于畢出亡篇毫姑序事誠有之然是周公致政退老歸豐以後事與風雷示變開金滕書無涉乃合而爲一旦周公旣卒所云親迎又何迎乎此不可信也

後漢書鋪敘有法

經史雜記

卷三

十

范書體例多仿班書馬史有時代不同而各就其人之生平以類相從者如郭汲杜詩孔奮張堪廉范國初人王堂蘇章安帝時人羊續賈琮陸康桓靈時人因其皆治行卓著卽同爲一卷張純國初人鄭康成漢末人因其皆深於經學卽同爲一卷張宗法權國初人度尙楊璇漢末人因其皆爲郡守能討賊卽同爲一卷王充國初人王符仲長統漢末人因其皆著書恬於榮利卽同爲一卷又如鄧彪張禹徐防胡廣因其和光取榮人品相似卽同爲一卷袁安張輔韓陵周榮郭躬陳寵因其皆能決獄平允卽同爲一卷班超梁慄因其皆立功絕



域卽同爲一卷楊終李法翟輔應奉因其皆有文學卽同爲一卷杜根劉陶李堂因其皆仗節直諫卽同爲一卷蘇竟楊厚郎顛襄楷因其皆明於天文能規切時政卽同爲一卷周燮黃憲徐稚姜肱申屠蟠因其皆高士因其皆有功績可紀故不入外戚而仍同爲一卷此編次之詳慎也有詳簡得宜以避繁複者如吳漢傳敘其破公孫述之功故述傳不復詳載耿弇傳敘其破降張步之功故步傳亦不復詳載宦者孫程以張防誣構虞詡上殿力爭事已見詡傳矣則程傳不復載張儉奏劾

經史雜記

卷三

五

中常侍侯覽籍沒其家事已見覽傳矣則儉傳不復載儉避難投孔褒褒弟融藏之事泄褒兄弟爭相死事已見融傳矣則儉傳不復載公孫瓚傳不載劉虞以十萬眾來攻以事已見虞傳矣袁紹傳不載紹盡誅宦官二千餘人無少長皆死以事已見何進傳矣此皆悉心核訂無墨出之弊也然亦閒有小誤者如光武紀書帝崩年六十二然紀中又書帝起兵時年二十八更始元年破王尋王邑持節渡河鎮慰州郡二年誅王郎更始拜帝爲蕭王明年六月始卽位改元建武是帝年三十一矣建武凡三十二年又加以中元二年始崩則應是六

十四歲本紀所云六十二不相符矣又安帝以延光元年三月崩閭后立北鄉侯懿卽位是年十月薨北鄉侯在帝位已閱八月應有本紀而范書無之或以未逾年未改元故也然殤帝在位僅一年冲帝在位僅半年何以皆爲立紀耶凡史傳敘事皆書名未有以字行者范書惟光武兄縝字伯升凡紀傳皆書其字蓋因帝親兄首事春陵其功最大故也且班書王莽傳內已書伯升矣然范式張劭合傳前半敘劭事則稱元伯敘式事則稱巨卿何復自亂其例耶

經史雜記

卷三

五

案范撰是書以志屬謝瞻范敗後瞻悉蠟以覆車遂無傳本今本八志爲司馬彪所撰洪容齋隨筆孫北海藤陰劄記俱誤引爲後漢書蓋因唐以後以續漢志併入范書耳

後漢書與三國志書法不同處

陳壽修書於晉不能不爲晉迴護卽不能不爲魏迴護故歷代史家本紀多用迴護之法者循壽例也范蔚宗修書於宋事隔兩朝時閱百年則據事直書不從其例故獻帝紀與魏紀每多互異今姑校之如陳志魏紀書天子以公領冀州牧范書獻帝紀則謂曹操自領冀州牧魏紀漢罷三公官置丞相以公爲丞相獻紀則謂曹



操自為丞相魏紀天子使郝慮策命公為魏公加九錫  
獻紀則謂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魏紀漢皇后伏氏  
坐與父完書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獻紀則謂曹操殺  
皇后伏氏滅其族及其二子魏紀天子進公爵為魏王  
獻紀則謂曹操自進爵為魏王魏紀章晃等反攻許燒  
長史王必營必與嚴巨討斬之獻紀則謂耿紀章晃起  
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至禪代魏紀書漢帝使張音奉  
璽綬禪位獻紀則謂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為山陽公他  
如董承孔融等之誅皆書操殺蓋史法也至荀彧陳志  
以彧為操謀主列魏臣傳范書以彧乃心王室特編入

經史雜記

卷三

三

漢臣傳尤見能主持公道蓋曹操加九錫在彧死後倘  
彧不死操尚不至僭竊也其餘所紀事蹟亦有不同者  
袁紹傳陳志謂何進召董卓范書謂袁紹勸何進召董  
卓呂布傳陳志謂布畏惡涼州人以致李郭之亂范書  
謂王允不赦涼州人以致激變又呂布傳陳志謂布投  
袁術術拒而不納乃投袁紹范書謂布投術後恣兵抄  
掠術患之布不安去投張揚董卓傳李傕劫帝幸其營  
陳志謂催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范書謂帝使楊  
彪張嘉和郭汜汜留公卿荀彧傳陳志謂因沮九錫事  
留壽春以憂卒范書謂彧因病留壽春操遣人饋食發

乃空器遂飲藥而卒此皆各有所據不妨並存其說也

袁宏後漢紀

晉袁宏因范書繁穢雜亂別撰後漢紀共三卷雖自序稱  
所綴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沈書漢山陽  
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劾及諸部耆舊先賢傳  
等書復以張璠漢紀為準然攷隋志載璠書三十卷雖  
已散佚尚有散見于三國志注及後漢書注者取與比  
校璠紀所有而宏紀往往不載所載者又多互有詳略  
不同處如璠紀稱盧芳安定人屬國夷數十畔在蠻芳  
從之詐姓劉氏宏書則作劉芳安定三川人本姓盧氏

經史雜記

卷三

西

王莽末天下咸思漢芳由是詐稱武帝後變姓名為劉  
文伯及莽敗芳與三川屬國羌胡起兵北邊以及朱穆  
論梁冀池中舟覆吳祐諫父寫書事皆校璠紀為詳璠  
紀稱明德馬皇后不喜出遊未嘗臨御窗牖宏紀則作  
不喜出入遊觀璠紀稱楊秉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  
也天下以為名公宏紀刪下一句又如敘王龔與薛勤  
喪妻事璠紀先敘龔而追敘勤宏紀則先敘勤而後敘  
龔敘呂布兵敗勸王允同逃事璠紀敘在長安陷時宏  
紀追敘於後頗有移置然核其文義宏書較長蓋宏之  
體例實仿荀悅書而悅書因班舊文剪裁尚易宏書挾



擇去取自出心裁較悅尤難故王銍作兩漢紀後序云荀袁二紀于朝廷紀綱禮樂刑政治亂成敗忠邪是非之際指陳論著每致意焉反覆辨達明白條暢啓告當代而垂訓無窮信非溢美也

三國志注徵引之博

裴松之在宋元嘉中奉詔註陳壽三國志鳩集傳紀增廣異聞其所引用書凡五十餘種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九州春秋戰略序傳張璠漢紀袁暉獻帝春秋孫思光獻帝春秋袁宏漢紀習整齒漢晉春秋孔衍漢魏春秋華嶠漢書靈帝紀獻帝紀獻帝起居注山陽公

續史雜記

卷三

五

載記三輔決錄獻帝傳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蔡邕明堂論漢末名士錄先賢行狀汝南先賢傳陳留耆舊傳零陵先賢傳楚國先賢傳荀綽冀州記襄陽記英雄記王沈魏書夏侯湛魏書陰濟魏紀魏文帝典論孫盛魏世籍孫盛魏氏春秋魏略魏世譜魏武故事魏名臣傳魏末傳吳人曹瞞傳魚氏典略王隱蜀記益都耆舊傳益都耆舊雜紀華陽國志蜀本紀汪隱蜀記郭仲記諸葛五事郭頌魏晉世語孫盛蜀世語韋曜吳書胡沖吳歷張勃吳錄虞溥江表傳吳志環氏吳紀虞預會稽典錄王隱交廣記王隱晉書虞預晉書干寶晉紀晉

陽秋傅暢晉諸公贊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晉泰始起居注晉百官表晉百官名太康三年地理記帝王世紀河圖括地象皇甫謐逸士傳列女傳張隱文士傳虞喜志林陸氏異林荀勗助文章敘錄文章志異物志博物記列異傳高士傳文士傳孫盛雜語孫盛雜記孫盛同異評徐眾三國評袁子傳子干寶搜神記葛洪抱朴子葛洪神仙傳衛恆書勢序張儼默記殷基通語顧禮通語摯虞決疑曹公集孔融集傅咸集稽康集高貴鄉公集諸葛亮集王朗集庾闡揚都賦孔氏譜庾氏譜孫氏譜稽氏譜劉氏譜王氏譜郭氏譜陳氏譜諸葛氏譜崔氏譜

續史雜記

卷三

六

華嶠譜敘袁氏世紀鄭元別傳荀彧別傳禰衡傳荀氏家傳邴原別傳程曉別傳王弼傳孫資別傳曹志別傳陳思王傳王朗家傳何氏家傳裴氏家記劉廙別傳任昭別傳鍾會母傳虞翻別傳趙雲別傳費禕別傳華佗別傳管輅別傳諸葛恪別傳何邵作王弼傳繆襲撰仲長統昌言表傳元撰馬先生序會稽邵氏家傳陸機作顧譚傳陸氏世頌陸氏祠堂像贊陸機所作陸遜銘機雲別傳蔣濟萬機論陸機辨亾論凡此所引書皆六朝舊籍今多所不傳者尚可因以見其匡略焉其奏進表云壽書銓敘可觀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



詳務在周悉其壽所不載而事宜存錄者固不畢取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事出本異疑不能判者並皆抄內以備異聞此松之作註大旨在于搜輯之富以補壽志之所闕其有訛謬乖違者則出己意辨正以附于註內可見其採輯之博矣惟于袁紹傳中之胡母班本因為董卓使紹而見乃注曰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似覺太贅鍾繇傳中乃引陸氏異林一條載繇與鬼婦狎昵事蔣濟傳中引列異傳一條載濟子死為泰山伍伯迎孫阿為泰山令事未免嗜奇愛博稍傷蕪雜然網羅繁富足資攷證實為注史家所罕觀也

經史雜記

卷三

七

晉書多舛漏

唐貞觀中詔前後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敕房喬等重撰共一百卷書成之日卽不愜於眾論第謂其多取世說體近稗官是其所短不知紀傳記載中其褒貶失實採擇疎漏者更多今細案之如列傳中惟陶潛本屬晉完節之臣因不應列宋書隱逸之首仍列其傳於本書隱逸之內愍懷太子妃王衍之女抱冤以死者因太子妃不應入后妃傳特入之於列女傳內尙屬位置得體而恭王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金事當入夏侯太妃傳內

乃反載在元帝紀後毛德祖本屬宋功臣已入宋書列傳中乃於毛寶之傳內復敘德祖事殊為舛誤至王導為元帝功臣歷事三朝固稱賢相然盡略其祖親負友黨惡遂私之疵累而直比之管仲孔明陶侃勤王因溫嶠三邀始率兵東下未免偶不達義乃因其八翼升天之夢而卽坐以無將之罪亦覺褒貶失當馬汧立功孤城死於非罪後加封贈祭而不為之立傳郭琦不仕趙王倫終老於家是始終亮節之士亦削而不書忠義尙多脫落尤疎漏之大者矣至符堅記載內不應附符朗一傳符登記載內不應附索泮一傳而姚興記載內又

經史雜記

卷三

六

忽敘西胡梁國兒作壽塚將其妻妾入塚飲譏此事與興何涉而闖入之亦未免淆雜惟列傳中所載論疏尙有關於體要者如劉實傳載崇讓論見當時營競之風裴頠傳載崇有論見當時清談之習李重傳論九品之害見當時選舉之弊傳元傳載興學校務農功疏見切於時政郭璞傳載刑獄疏見當時刑罰之濫段灼傳載申理鄧艾一疏閭閻傳載申理愍懷太子一疏尤見急於申冤理枉今十八家舊史皆不傳欲稽攷晉事者舍是書而莫由當亦攷史家所不可廢也

史家子孫附傳之例



案史記世家凡傳一人而其子孫皆附傳內至列傳則各傳其人不必及其後裔間有父子祖孫各有可傳則牽連書之如前漢書楚元王之裔孫向歆周勃之子亞夫李廣之孫陵張湯之子安世孫延壽金日磾之子安上疏廣之兄子受蕭望之之子育咸由翟方進之子宣義韋賢之子元成後漢書來歙之會孫歷鄧禹之子訓孫驚寇恂之會孫榮耿弇之弟國子秉夔竇融之弟固曾孫憲元孫章馬援之子廖防伏湛之子隆梁統之子竦曾孫商元孫冀桓榮之子郁孫焉曾孫鸞元孫典彬班彪之子固班超之子勇楊震之子秉孫賜曾孫彪元

經史雜記

卷三

九

孫修荀淑之子爽孫悅陳實之子紀三國志袁紹之子譚向公孫度之子康孫淵曹真之子爽荀彧之子惲孫虓鍾繇之子毓王朗之子肅杜畿之子恕預胡質之子威諸葛亮之子喬瞻張昭之子承休步騭之子闡呂範之子據朱桓之子異陸遜之子抗陸凱之弟允代不過十餘人然後漢書班彪與固各為一傳班超與勇又各為一傳三國志諸葛瑾與諸葛恪亦各為傳惟沈約宋書始有以子孫附祖父傳內者然蕭思話蕭惠開徐羨之徐湛謝宏微謝莊王宏王僧達范泰范奕王曇首王僧綽顏延之顏峻皆父子檀道濟檀韶檀祗謝晦謝瞻

皆兄弟猶皆各自為傳不相牽混使閱者一覽瞭然終不似別史凡立一人傳并其子孫兄弟宗族不論可傳不可傳一概附入竟似代人作家譜者如魏書一傳數十人南北史并其子孫之仕于列朝者亦皆附書焉非史法也

魏書多黨齊毀魏

北齊魏收撰魏書共紀傳一百十四卷內以逸者二十九篇皆後人取北史之文以足之或謂太宗紀闕補以魏澹後魏書志闕天象二篇補以張太素後魏書疑未能明也而論史者乃謂收受爾朱榮子金為滅榮傳之

經史雜記

卷三

十

惡又謂楊愔高德正勢傾朝野遂為作佳傳號為穢史案收仕於北齊修史正當齊文宣時故凡涉齊神武高歡在魏朝時事不得不曲為迴護如孝莊紀建義元年書齊獻武王破羊侃於瑕邱二年書破邢杲於濟南前廢帝紀普泰元年書齊獻武王弭爾朱榮之亂爾朱榮傳內書榮欲篡立齊獻武王勸止仍奉莊帝皆深著齊神武之功孝武遷為西魏神武立孝靜帝為東魏其於西魏之君臣則多貶辭如孝武崩則書宇文黑獺南陽王寶炬則書僭尊號斛斯椿隨入關則謂其狡獪多事好亂樂禍賀拔勝自魏奔梁自梁奔西魏則謂其好行小



數志大膽薄凡仕於西魏者多肆爲詆訾當時已有謂其黨齊毀魏肆情褒貶者信有之矣若謂受金諱惡附勢作傳稱爲穢史非平情之論也案爾朱榮傳其凶惡未嘗不書觀論中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韋彭伊霍夫何足數反言見意正史家之微詞至楊愔之先世爲楊椿楊津德正之先世爲高允高祐椿津之孝友亮節允之名德祐之文學皆爲一代聞人豈能因其門祚方昌遂引嫌不書耶又有謂孝靜帝后高氏帝崩後書下嫁楊遵彥爲諂附楊愔欲見其聯姻帝室之榮不知皇后傳已爲後人所補非收原本也至謂盧同位至儀同不

經史雜記

卷三

三

爲立傳崔綽位止功曹乃爲首傳更不足以服收矣蓋收早有驚蛺蝶之名本不愜人望又值魏齊世近凡冊名史籍者皆有後裔不能顯榮其先世遂爲當時所詬厲穢史之論有自來矣

宋書告成之速

攷史遷編纂史記自元封二年至征和二年凡閱十八年始成班固受詔著漢書自永平迄建初中積二十年其八表及天文志尙未就其妹昭始續成之其餘李延壽之修南北史歐宋二公之修新唐書俱歷十七年司馬溫公之修資治通鑑自治平二年受詔至元豐七年

始奏上更閱十九年惟元末修宋遼金三史成書最速然亦尙須三年乃沈約修宋書於齊永明五年奉敕於次年二月卽告成共紀志列傳一百卷從古修史未有若是之速者也推求其故蓋由宋著作郎何承天已撰宋書紀傳止武帝功臣其諸志亦惟天文律歷而已餘皆命山謙之作謙之亾後詔蘇寶生續撰亦止及元嘉諸臣寶生誅後又命徐爰爰卽因何蘇之本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迄于大明之末臧質魯爽王僧達三傳尙皆孝武所作惟永光以後至亾國十餘年記載皆缺然後知約書是取徐爰舊本踵成其宋書內自永光以後紀傳蓋爲約等所補也然亦有刪削者如晉末諸臣及桓元盧循等身爲晉賊吳隱謝混等義止前朝竝劉毅何無忌等與宋武同起義者亦意非造宋徐爰皆列于書約則概從刪除不入書內其餘皆從爰本故成書若是之速且易也

經史雜記

卷三

三

案宋元嘉中裴松之續修何承天宋書未成而李會孫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沈約撰宋書旣行子野因撰宋略二十卷約見歎曰吾弗逮也鄧氏函史謂沈書因子野方氏釋疑又謂裴略乃刪約書爲之皆非也宋略李善文選注猶引之不知亾于何時而馬



貴與經籍攷已無其目惜其不得與荀袁兩漢紀並傳也

北齊書多殘闕

唐李百藥承父德林之業纂緝成書共五卷其文襄紀晉集冗雜文宣紀孝昭紀議論亦多重復大約文氣萎茶節目粗疎蓋由北齊立國本淺自文宣以後紀綱廢弛整飭疆圉既不如後魏修明法制復不如後周當國者又無始終亮節之臣有奇功偉業足以資文筆之發揮故史材史學遠遜前人觀儒林文苑二傳除已見於魏書及周書之外者寥寥數人可見矣惟一代之興亾典

經史雜記

卷三

書

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人材之優劣尙可藉以資其攷證焉其體例全仿後漢書傳後各繫論贊然列傳中有論贊俱無者有有論無贊者有有贊無論者是久已殘闕矣今所行者蓋後人取北史以傳之非舊帙也

史家類敘之法

史家有類敘之法蓋因人各一傳則不勝傳不立傳則又遺之故每一傳輒類敘之此法始于班固漢書如鮑宣傳後類敘當時清名之士紀遂王思薛方郇越唐林唐尊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等貨殖傳後類敘樊嘉如氏苴氏王君房豉樊小翁等范蔚宗後漢書卓茂傳

後類敘不仕莽者孔休蔡勳劉宜龔勝等來歷傳後類

敘殺諷劉禕薛皓閔邱宏陳光趙代施延朱偃第五頡

曹成李九張敬龔調孔顯徐崇樂闡鄭安世等董卓傳

後類敘李准郭汜張繡等公孫瓚傳後類敘閻柔鮮于

輔等陳壽三國志王粲傳後類敘一時文人徐幹陳琳

阮瑀應瑒劉楨及阮籍阮康等衛覬傳後類敘潘勗王

象等劉劭傳後類敘繆襲仲長統蘇林韋誕夏侯惠孫

該杜摯等此古法也後史家亦多襲此法如宋書褚澄

傳敘其精于醫而因敘徐嗣醫術更精于澄韓靈敏傳

敘其妻卓氏守節而因及吳康之妻趙氏蔣雋之妻黃

經史雜記

卷三

書

氏倪翼之妻丁氏傳不多而人自備載梁書勝曇恭傳因曇恭之孝竝及徐普濟被火伏棺之事又因普濟之孝竝及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之事敘何遜工詩因及會稽虞騫孔翁歸江避等俱能詩皆此法也

梁南二史得失

李延壽世居北土於北史用功獨深共一卷故敘事詳密首尾典贍如酷吏傳之去郾道元藝術傳之附陸法和頗有卓識於元韶姦利彭樂勇敢與夫郭琬沓龍超諸人節義亦具見特筆至南史共八卷則惟博採異聞以助人談資雖於諸書大加刪汰而凡四朝九錫之文符命



之說告天之詞沿襲備書仍未刪削盡淨獨於梁書增  
益不少而互異者尤多然亦各有得失焉如長沙嗣王  
業傳梁書敘其父懿當東昏無道崔慧景奉江夏王寶  
元圍臺城東昏徵懿赴援懿在歷陽卽投箸而起進兵  
擊敗慧景乃加懿侍中尙書令而幸臣茹法珍等忌懿  
功高位重尋構東昏賜死南史懿傳則謂懿率兵入援  
時武帝遣虞安福勸懿誅賊後卽勒兵入宮行伊霍故  
事若放兵受其厚爵必生後悔懿不從遂及於難云案  
懿在歷陽聞詔卽赴一二日卽達京師敗慧景時武帝  
方在襄陽距京二千里豈能逆知其事而遣使於未平

經史雜記

卷三

三

慧景之先乎此必南史誤也邵陵王綸傳梁書載其少  
年爲丹陽尹時侵漁細民爲少府丞何智通所奏綸使  
戴子高刺殺智通智通子訴于闕下帝令圍綸第捕子  
高綸匿之竟不出坐是罷官後復爵其載綸之不善如  
此而已南史則增綸因帝敕責乃取一老公類帝者加  
以袞冕朝以爲君自陳無罪旋自剝禡而撻之于庭又  
因昭明太子薨帝立簡文爲太子綸以爲非乃伏兵于  
莽常伺車駕有張僧倖知之謀頗泄又獻曲阿酒百器  
帝以賜寺人飲之而薨帝由是不自安每加衛士以警  
宮禁云案綸當侯景之變率兵赴援鍾山之戰最力後

兵敗而逃聞湘東王繹以兵圍河東王譽作書勸湘東  
息家門之憤赴君父之難湘東不從反以兵逼綸綸遂  
遁入齊昌尙思匡復爲西魏兵所攻被殺是綸非肆逆  
者且帝旣先防其爲亂加以衛士當侯景反時豈肯反  
假以征討大都督之權令其統軍討賊乎此又南史好  
採異聞而未究其實也至武陵王紀傳梁書謂侯景之  
亂紀不赴援南史則謂紀先遣世子圓照領兵三萬受  
湘東王節度繹令且駐白帝未許東下及武帝凶問至  
紀總戎將發繹又使智監至蜀止之是紀未嘗不發兵  
也梁書所謂不發兵者蓋據元帝時國史元帝旣殺紀

經史雜記

卷三

三

欲著其逆迹而加之罪也此傳究當以南史爲得其實  
沈約傳約之先世田子林子爲宋初開國功臣應入宋  
功臣傳約不入宋傳載於自序者欲自誇其先世也梁  
書不載自屬得體乃延壽不補于宋史而仍增于約傳  
者亦誤矣王僧孺傳梁書載其爲南康王長史時被典  
籤中傷去職奉辭王府一箋凡千餘字內有云去矣何  
生高樹芳烈之語不解何謂南史雖刪此文而謂僧孺  
將去有友人何炯猶在王府僧孺與炯書以見意始知  
何生者指致書何炯非辭王府箋也此又見南史之精  
核也若任昉傳梁書南史俱謂昉出爲新安太守卒於



官而劉孝標廣絕交論有云瞑目東粵藐爾諸孤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厲之地是昉卒於粵非卒於新安也二史俱失其實矣

案姚思廉梁書承藉家學用力勤篤然趙與昔賓退錄議其於江革傳中則稱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於敬容傳中則稱其銓序明審號為稱職自相矛盾其餘事蹟之複互者尤多證以南史亦往往牴牾

陳南二史不同處

長沙王叔堅傳陳書謂後主待堅漸薄堅不自安乃為左道祈福刻木作偶人衣以道士服晝夜醮之有人上

雜史雜記

卷三

七

書告其事後主令宣赦責之堅曰非有他故但欲求親媚耳是左道厭魅叔堅實有其事也南史則云後主陰令人造其厭魅之具又令人告之案驗令實是叔堅本無此事而後主誣陷之耳江總自序太建之末權移羣小屢被摧黜生平惟奉佛深悟苦空陳書本傳謂此序時人謂之實錄南史則謂此序識者譏其言跡之乖惟兩傳二書不同觀江總諂事後主與自序不合要當以南史為信蓋宋略齊春秋梁典諸書俱亾其可備宋齊梁陳四書之參校者惟賴南史之存不可廢也

周書多取北史

唐貞觀中修梁陳周齊隋五史令狐德棻等領修周書共五今其書蓋有散佚乃後人剽取北史以補之然多率意刊削每成疎漏似非德棻全書案德棻劾徵簡牘意在據實故元偉傳後於元氏戚屬事跡湮沒者猶攷其名位連綴附書固不可概斥為疎略庾信傳論仿宋書謝靈運之體推論六藝源流而於信獨致微辭蓋於當時儷偶相高故有意於矯時之弊知非專尚虛辭劉知幾史通謂其書文而不實雅而不檢真蹟甚寡客氣尤繁又議其以王劭蔡允恭蕭韶蕭大園裴政杜臺卿之書中有俚言故致遺落其詆譏德棻者皆非篤論也

雜史雜記

卷三

天

私史反多迴護

凡正史有不得不隱諱者賴私史據事直書庶幾是非邪正昭然共見於後世若有所瞻狗略無別白何以稱一代信史哉乃北史於魏齊周各正史俱開有改訂獨於隋書略無刪削且多迴護者如於隋文帝之篡北史俱照依隋書國史書法敘禪位詔敘三讓絕不見攘奪之迹於文帝殺宇文諸王北史則書誅一似有罪伏法者於介國公薨則書上舉哀朝堂書贈諡周靜帝一似善終而加以恩禮者於文帝崩則書帝疾書崩大寶殿書遺詔一似壽考令終並非遇弒者於煬帝紀亦但書



高帝崩書上卽位仁壽宮絕不及使張衡侍疾之事惟於宣華夫人傳微露端倪然亦非直書也延壽自作私史當據事直書何獨於隋反多迴護若是耶非信史矣

### 宋書帶敘之法

史家有帶敘之法蓋其人不立傳而其事當附見于某人傳內者卽于某人傳內敘其履歷以了之而下文仍敘某人之事如宋書劉道規傳攻徐道覆時使劉遵爲將攻破道覆卽帶敘遵淮西人官至淮南太守義熙十年卒下文重敘道規事以完本傳廬陵王義真傳義真從關中逃回藏匿草中值段宏來尋始得就路因帶

### 經史雜記

#### 卷三

考

敘宏鮮卑人本慕容超尙書元嘉中爲青冀二州刺史下又重敘義真事以完本傳他如何承天傳帶敘謝元何尙之傳帶敘孟顛謝靈運傳帶敘荀雍羊璿之何長瑜三人此作史良法也但他史于附傳者多在本傳後方綴附傳者之履歷此則正在敘事中而忽以附傳者履歷插入之此例惟宋書所獨創耳

案南齊書亦有帶敘法如文惠太子傳因文惠誘執梁州刺史范柏年卽帶敘柏年先在梁州平氏賊之績及襄陽有盜發塚得竹簡書王僧虔以爲科斗書攷工記闕文又因文惠使徐文景作乘輿服御之屬

卽帶敘文景父陶仁惡文景所作曰終當滅門乃移家避之又張敬兒傳因敬兒斬沈攸之使而姚道和不斬攸之使卽帶敘道和本姚興之孫云云是也

### 齊南二史得失

李延壽撰南史於宋梁陳書大加刪削以諸書所載章表符檄本多繁蕪也惟於齊書則增益較多而互異者亦不少今以兩書相校蓋亦各有得失焉如齊書張敬兒傳謂敬兒本無大志南史則敘其征荊州時每見諸將輒自言未貴時夢邨中社樹忽高數十丈在雍州又夢此樹高至天以此誘部曲又爲謠言使邨兒歌之曰

### 經史雜記

#### 卷三

考

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豬卽是狗敬兒本名苟兒家在赤谷敬兒少習武事旣從容都下益不得志云云是明言敬兒有叛志與齊書不合蓋由李延壽好採新奇旣取社樹童謠自不能復言意存知足也齊書周奉叔傳謂鬱林欲誅宰輔時明帝爲方輔政乃出奉叔爲都督青冀二州軍事以爲外援南史則謂明帝輔政令蕭謔說帝出奉叔爲外援又說奉叔以方岳之重奉叔乃許是奉叔之出非鬱林意也案鬱林欲誅宰輔正賴奉叔勇力過人倚以爲助肯令外出乎當是明帝欲謀廢立故使人說帝出之也此又南史得其實也



案蕭子顯南齊書紀建元創業諸事載沈攸之書於張敬兒傳述顏靈寶語於王敬則傳直書無隱尙見是非之公高十二王傳引陳思之表曹罔之論感懷宗國亦得史家言外之意惟於高帝紀引太乙九宮占祥瑞志傳會緯書於高逸傳論推闡禪理蓋因齊高好用圖讖梁武崇尙釋氏猶未能剔釐其餘習耳又高帝紀載王蘊之撫刀袁粲之郊飲亦未免瑣屑有乖紀體至列傳更多蕪雜

陳書多曲筆

唐姚思廉承父察之業纂集成書共三十卷攷隋書經籍

經史雜記

卷三

三

志有顧野王陳書二卷傅縡陳書三卷陸瓊陳書四十二卷卽察所據之本而思廉於顧野王傳稱其撰國史紀傳二百卷與隋志不合當是隋志誤也書中惟二卷三卷題陳吏部尙書姚察餘則皆稱史臣是察先纂梁書此書僅成二卷他皆思廉所補纂也案察陳入隋爲秘書丞北絳郡開國公與同時江總袁憲諸人竝稽首新朝歷踐華秩而仍列于陳書未免稍失限斷然爲人子者得藉國史以表章其親亦人生至幸蕭子顯作齊書亦爲其父豫章王疑作傳不獨思廉也第其書中每多曲筆如武帝之進爵梁帝之禪位俱爲循照國史

體例書法姑無論已至衡陽王昌傳始興王伯茂傳劉師知傳皆概爲隱諱絕不見有被害之跡南史則于衡陽王傳直書其爲文帝所害始興王傳直書其爲宣帝所害劉師知傳直書其害梁敬帝之事獨見是非之公使奸惡不得以藏匿頗爲有功于陳書其他如長沙王叔堅義陽王叔達蕭摩訶陳慧紀吳明徹任忠傅縡江總各傳證以南史亦每多岐互不同然持論尙覺平允次第排比猶具史法其與取成眾手者固不侔矣

南史於陳書無大增刪

周鐵虎傳刪馬明戰死事任忠傳刪後主倖臣沈客卿

經史雜記

卷三

三

施文慶弄權誤國事華皎傳刪戴僧朔曹慶錢明本魯閑席慧略等附見之事傅縡傳刪明道論沈炯傳刪請終養疏竝答詔江總傳刪其修心賦而已蕭摩訶傳隋將賀若弼兵至建鄴魯廣達力戰若弼與七總管兵八千人各勒陣以待之若弼躬當廣達麾下死者二百七十餘人若弼縱烟以自隱窘而復振陳人得人頭輒走獻後主取賞若弼更趨孔範軍範敗走陳軍遂潰隋將擒蕭摩訶送若弼若弼以刀臨頸辭色不撓乃釋而禮之陳慧紀傳慧紀聞隋師攻建鄴先遣呂肅據巫峽以鐵鎖橫江四十餘戰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軍盡取其



鼻以邀賞既而隋軍獲陳李則縱遣之別帥廖世寵詐降于隋欲燒隋艦風浪大起火反燒陳船陳軍大敗慧紀尙率兵東下隋晉王廣遣使以慧紀子來諭降又使降將樊毅等諭上流城戍悉解慧紀不得已乃降此皆陳書所略而南史詳之者也任忠傳忠降隋數年而死隋文帝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屍而云無所用力與宏演納肝何其異也傅縡傳縡以直諫死死後有蛇屈尾來上靈座去而復來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吳明徹傳明徹爲周所擒封懷德郡公義陽王叔達傳陳書止載其入隋爲

經史雜記

卷三

七

絳郡通守南史竝載其入唐爲禮部尙書此皆陳書所無而南史增之者也此外惟刪減行墨別無增添事蹟蓋延壽修南北史多歷年所至修陳書精力已疲無暇搜輯不過因其舊文排纂刪潤耳

經史雜記卷三終

經史雜記卷四

隋書十志

安康王玉樹廷

案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稱唐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竝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仍以祕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合爲五代紀傳書成下於史閣隋書八十五卷其紀傳不出一手閒有異同如文帝本紀載善相者趙昭而藝術傳則作來和又以賀若弼爲楚州總管而弼傳則作吳州其牴牾固所不免惟十志至太宗崩後刊勒始成最爲後人所

經史雜記

卷四

一

推當時五史本合爲一書十志卽爲五史而作其編入隋書者以隋居五代之末也後五史各行十志遂專稱隋志或議其兼載前代失於限斷者非也其律歷天文志所載皆上溯魏晉多與晉志複出五行志體例與律歷天文三志殊不類李淳風一人手作而地理詳載山川百官辨明品秩頗能補蕭子顯魏收所未備惟經籍志述經學源流偶有舛誤然自後漢以後藝文猶得藉以攷見源流辨別真僞究心典籍者所不可廢也

一人兩史

有一人分傳兩史者如陳壽三國志以後漢董卓公孫



瓚陶謙袁紹劉表袁術呂布諸人皆與曹操並立事多相涉故立傳于魏志昭烈因劉焉劉璋之地欲紀昭烈則不得不各立其傳于蜀志至范蔚宗撰後漢書以董卓等為漢末之臣荀彧雖為操畫策而心猶為漢皆不得因三國志有傳遂從刪削沈約宋書以陶潛隱居完節卒于宋代乃列傳于隱逸之首然潛家世晉臣不復仕宋始終為晉完人自應入晉書故至唐修晉書者特立傳于晉隱逸之末此所以一人兩史也至李延壽南北史係一手編纂凡南人歸北北人歸南漫無裁制如毛修之自宋流轉入魏後卒于魏北史有傳矣而南史

經史雜記

卷四

二

又傳之朱修之自宋入魏後又逃歸以功封南昌縣侯南史有傳矣而北史又傳之南史既有晉熙王昶傳矣而北史復有劉昶傳南史既有鄱陽王寶寅傳矣而北史復有蕭寶夤傳以及薛安都裴叔業莫不皆然又裴矩在隋朝事蹟甚多其入唐仕宦之處隋書已敘入矩傳內矣而唐書又傳之至宋遼金時王繼忠仕宋為鄆州刺史殿前都虞候仕遼為樞密使封楚王更其姓名為耶律顯忠又改名宗信太平三年致仕卒宋遼二史皆有傳張邦昌劉豫金史俱在列傳金冊邦昌為大楚皇帝冊豫為大齊皇帝宋高宗即位封邦昌同安郡王

後賜死豫僭號凡八年廢為蜀王封曹王死于金皇統三年宋史俱入叛臣傳張覺亦作慈郭藥師俱為遼臣分載宋金兩史覺在金叛臣傳藥師史贊謂遼之餘孽宋之厲階金之功臣也賜姓完顏宋史俱入姦臣傳若宇文虛中王倫宋金兩史亦皆有傳史論謂虛中之死由于自取然觀施德操北窗炙輠稱其在金作三詩有云人生一死渾閒事裂背穿胸不汝忘其仕金為國師令南北講和大母獲歸皆其力也紹興十五年本十四年知宋方謀挾淵聖以歸前五日為人告變虛中覺有警急發兵直至金主帳金主幾不能脫為所擒而兩史皆

經史雜記

卷四

三

謂以誦訕獲罪果爾何至老幼百口同時共死耶王倫事宋史云紹興十四年金欲以倫為平灤三路都轉運使遣使來趨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厚賂使少緩遂冠帶南嚮再拜慟哭就死人皆哀之子述與從兄遵聞入金境得倫骨以歸官給葬事諡愍節金史則云皇統四年以倫為平州路轉運使倫已受命復辭遜上曰此反覆之人也殺之上京其賂使及歸骨事俱不載兩史皆托克托所修托克托舊作脫脫而拒命受命所言互異何也

新書詳於舊書



舊唐書撰於五代亂離載籍無稽之時掇拾不易新唐書刊修在宋仁宗承平既久之後文事方興人間殘編故冊次第多出採取較廣又歐宋二公老於文學故撰輯參攷獨稱精詳共二百二卷自謂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信不誣也今卽二書比較有新詳於舊者約檢出若干條而其撰輯之精詳可概見焉如房元齡傳新書帝問創業守成孰難元齡謂創業難魏徵謂守成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徵與我安天下故所見各異然創業之事往矣守成之難當與公等共之此正見太宗之圖治而舊書無之劉仁軌傳新書仁軌平百濟後高宗遣劉

經史雜記

卷四

四

仁愿代還仁軌以百濟新定恐新兵不得力願再留鎮守此正見其忠於爲國處而舊書但言仁愿率兵渡海與舊鎮兵交代仁軌乃西還姚崇傳新書元宗欲相崇崇先以十事邀帝此爲相業之始又崇在帝前序進郎吏帝不顧後謂高力士曰我任崇以大政此小事何必瀆耶此正見元宗任相之專而舊書皆不載宋璟傳新書璟不賞郝靈佺斬默啜之功恐啓天子倖邊功此正見大臣遠慮又張嘉貞爲相閣堂案見璟危言切論不覺失聲歎息而舊書皆無之韓休傳新書帝嘗獵苑中或張樂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帝嘗引鏡不樂左右曰

自休入相陛下無一日歡帝曰吾雖瘖天下肥矣舊書乃無之張九齡傳新書武惠妃謀陷太子瑛私使人言於九齡九齡卽奏之帝爲動色故終九齡爲相太子得無患舊書乃無之裴耀卿傳新書元宗封禪後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邱餽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供張不用錦繡示我以儉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言擾民卽不足告成功此其愛人也此正見君能知臣處而舊書不載吳兢傳新書兢撰則天寶錄書張昌宗誣構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張說爲證說已許之賴宋璟再三勸阻說始明元忠無此語後說爲相

經史雜記

卷四

五

私乞改之兢曰狗公之請何名實錄率不改世謂今之董狐舊書亦無之楊國忠傳新書國忠主議征雲南募兵之慘酷州縣吏至召貧弱者縛置室中械而送軍前匹者卽以送吏代之又國忠請以安祿山爲平章事追入輔政已草詔而帝遣輔璆琳規之璆琳得賂還言祿山不反帝遂焚前詔此大有關係而舊書不載崔渙傳新書載渙劾奏元載怙權樹黨之疏正見其疾惡舊書乃無之姜公輔傳新書德宗出避涇師之亂欲往鳳翔倚張鎰公輔謂鎰文臣而其下皆朱泚舊部曲軍且有變帝乃往奉天不數日鳳翔大將李楚琳果殺鎰應泚



又帝初至奉天聞泚欲來迎乃詔止諸道援兵公輔力言不可無備乃納兵不數日泚兵來犯此正見其料事之明而舊書不載韓游瓌傳新書李懷光誘游瓌叛游瓌白發其書帝嘉之後又有書來誘為渾瑊所獲稍伺察之游瓌怒罵瑊帝懼有變遂幸梁州此事亦有關係者舊書乃無之又吐蕃入寇游瓌破之於合水吐蕃攻陷鹽州游瓌收復之及吐蕃請盟游瓌奏不可信帝不從及平涼之盟游瓌以勁騎赴柳泉會盟使渾瑊被劫逃出賴游瓌兵乃得歸舊書亦無之李希烈傳新書竇良女為希烈所得女謂父母曰勿戚戚吾能殺賊果為

經史雜記

卷四

七

希烈所嬖乃與陳仙奇密謀酖死希烈舊書但云仙奇酖死希烈而竇良女不載楊憑傳新書憑為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姻友無敢送者徐晦獨送至藍田夷簡特薦晦為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耶舊書以此另立徐晦傳新書則刪晦傳而以晦附憑傳內鄭絰傳新書宦官竇文瑒新為中尉欲以白麻制下中書絰力諫止又盧從史懷不軌李吉甫譖細漏言於從史憲宗怒召李絳告之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為陛下言者帝曰吉甫絳曰安知非吉甫誣陷之帝乃悟舊書乃無之牛僧孺傳新書初對策切直得罪時宰之處此為牛李

黨事之始舊書無之又劉稹誅後石雄軍吏得劉從諫與僧孺李宗閔交結書此蓋因李德裕當國希旨者附會為之舊書亦無李德裕傳新書德裕帥蜀時築籌邊樓仗義城禦侮城柔遠城等事又宰相閔百官非公不入自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至設宴其中德裕為相奏文宗禁止又帝欲官李訓德裕以為僉人不當授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之適為帝所見帝不悅又武宗欲殺楊嗣復李珣皆宗閔黨也德裕三叩求乃免死對武宗論任宰相一事又極論朋黨之害傳末又附載崔瑕魏釧丁柔立等皆為德裕頌冤者舊書皆不載黃

經史雜記

卷四

七

巢傳新書王仙芝為宋威敗於沂州仙芝去威因奏仙芝已死散遣諸道兵已而仙芝復出諸道兵始休又徵於是皆怨又刺史裴渥為賊求官王仙芝黃巢皆詣渥飲適詔至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仙芝喜巢以官不及已詢曰君獨得官此五千眾安歸乎因擊仙芝仙芝憚眾怒亦不受官分其眾各路剽掠舊書皆不載田令孜傳新書令孜導僖宗荒樂賞賜及強奪商旅財貨之事令孜討王重榮戰敗逼帝幸興元以致朱玫立嗣襄王煜為帝皆令孜召禍也帝幸蜀後令孜激黃帽軍亂孟昭圖上疏諫令孜矯詔貶而害之又中人曹知愨與



破賊有功因大言帝還時當在大散關閱羣臣可歸者歸之令致恐其圖已密令王行瑜殺之此皆令致釀禍肆惡處舊書皆無之但云令致從幸梁州求為監軍以去而已惟李吉甫傳新書罷冗員一疏奏代蜀之師安增三峽一路以分賊勢中書吏滑渙勾結樞密使竊權李錡將反吉甫建議使韓宏進兵因田宏正歸順請撤河陽之兵戍汝州以逼吳元濟案武宗時吉甫子德裕重修憲宗實錄虛張其父之美宣宗時特命刊正今舊書所無而新書增之當是新書尚據會昌重修之本也案舊唐書叙始吳兢雖歷經韋述于休烈令狐岷諸

經史雜記

卷四

人

人續增而規模已就晉劉昫等據以撰修共二卷具有典型大抵長慶以前本紀簡而得當列傳詳而不蕪頗有史法長慶以後本紀每多猥雜列傳亦太簡略為世所病蓋長慶以後史失其官無舊籍可循故也新書補舊書之外漏自謂事增於前文省於舊然事欲其增恐不免有蕪雜之弊文欲其省必不能無梗澁之失第一代全史分門別類端緒紛繁精力難周抵牾參差在所不免吳縝糾謬亦未免過為吹索也

唐修史避諱

唐人修諸史避祖諱如虎字淵字或前人名有同之者

經史雜記 卷四

有字則稱其字如晉書公孫淵稱公孫文懿劉淵稱劉元海褚淵稱褚彥回石虎稱石季龍是也否則竟刪去所犯之字如梁書蕭淵明蕭淵藻但稱蕭明蕭藻陳書韓擒虎但稱韓擒是也否則以文義改易其字凡遇虎字皆稱猛獸李叔虎稱李叔彪殷淵源稱殷深源陶淵明稱陶泉明魏廣陽王淵稱廣陽王深是也其後諱世為代諱民為人諱治為理之類皆從文義改換之法也

唐人三禮之學

唐人最重三禮之學當時精究其業者推賈公彥公彥撰周禮義疏儀禮義疏公彥子大隱亦傳其業李元植

經史雜記

卷四

九

從公彥受禮學撰三禮音義王恭精三禮別為義證甚精博王元感撰禮記繩愆王方慶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必究其微門人次為雜禮答問他如褚无量章道高仲舒唐休璟蘇安恆皆精三禮見各本傳其各見於論著者如王方慶張齊賢論每月皆告朔之說王元感三年之喪以二十七月張東之以二十五月一本鄭康成說一本王肅說也史元燦議禘祫三年五年之別朱子奢議七廟九廟之制章萬石沈伯儀元萬頃范履冰等議郊丘明堂之配皆各有依據不同勦說其據以論列時政者如盧履冰元行沖論父在為母三年服之非

三六七



彭景直論陵廟日祭之非康子元駁許敬宗先燔柴而後祭之非黎幹駁歸崇敬請以景皇帝配天地之非唐紹蔣欽緒褚无量駁祝欽明皇后助祭郊天之非陳貞符論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廟四時祭享之非皆見各本傳李淳風辨太微之神不可為天見蕭德言傳章述議堂姨舅不空服見章紹傳無不援引該博證辨明確可為千百世法其後元行冲奉詔用魏徵類禮列于經與諸儒作疏成五十篇將立學官為張說所阻行冲又著論辨之大歷中尚有仲子陵袁彝章彤章葢以禮名其家學可見唐人究心三禮務為有用之學而非徒以炫博也

歐薛二史得失

宋開寶中薛居正等奉詔修梁唐晉漢周五代史據各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錄成之當時宋初秉筆之臣若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等尚多逮事五代見聞較近紀傳事蹟皆足徵信而遺聞瑣事亦藉以獲傳但文體卑弱敘事煩冗遠不及歐史之義例謹嚴文筆高簡蓋歐褒貶祖春秋敘述法史記共七十一卷意在刊削舊史之文也自金泰和中詔學官專用歐史而薛史遂微然歐史止述司天職方二攷而諸志皆闕又

不如薛史文獻之有徵矣吳縝纂誤楊陸榮志疑羣起攻駁亦未必盡無當也惟沈括洪邁王應麟輩為一代博洽之士其所撰述於歐薛二史每多兼採知二史各有短長固未可意為軒輊也

宋史列傳多失實

元修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多本宋朝國史而國史又據各人家傳表誌行狀以及言行錄筆談遺事之類雜綴成文凡此皆出於各家子弟門生標榜其父師者自必隱惡而揚善元人修史不暇參訂悉仍其舊故是非失當者多今特檢出若干條焉如胡安國傳不載安國本為秦

經史雜記

卷四

七

檜所薦及安國求去秦檜三次疏留之事劉一止傳不載一止為秦檜黨力言修政局不可廢之事何鑄傳不載鑄嘗劾岳飛及為秦檜劾張居正又劾張九成劾廖剛與陳淵等反載治岳飛獄力辨其冤謂不當無故殺一大將李綱傳不載靖康圍城姚平仲劫營之敗綱主其議乃謂平仲密奏夜半奉旨使綱策應綱實不與其謀者是據綱所著靖康傳信錄也呂好問傳不載好問污張邦昌偽命從逆之罪反載諫阻邦昌毋干大位及勸遣使迎高宗等事張浚傳不載浚劾李綱薦秦檜奏解岳飛軍起汪伯彥官惟殺曲端一事略見傳中葉夢



得傳不載夢得曾爲蔡京客爲京定元祐黨籍及坐京黨落職等事李顯忠傳宿州之敗不載顯忠私其金帛不肯犒軍與邵宏淵忿爭致敗反載宏淵欲發倉庫顯忠不可因以致潰者是明爲顯忠諱也史彌遠傳彌遠欲誅韓侂胄由皇后皇子從中主之彌遠使夏震殺之本紀則謂先奏請得旨而後行誅者此固國史實錄書法如此不欲見大臣操擅殺之權猶可言也至擁立理宗一事以先帝豫立之儲君輒敢廢罷轉擁立一先帝未識之人彌遠之恣橫罪不容誅乃寧宗本紀但云帝崩史彌遠傳遺詔立姪貴誠爲皇子更名的卽皇帝位

經史雜記

卷四

三

竝爲濟陽王居湖州竝不著其廢立之罪蓋是時彌遠柄政史館實錄皆所監修故書法如是也賈涉傳李全降宋涉爲制置使不載李全冒功輒奏授觀察使及全併軍跋扈不能鈐轄乃在楚州軍士遮道涉不得入城等事反謂李全因獻璽賞官涉會歎其濫爵養驕見能駕馭羣盜者此傳必其子似道當國時史館所錄元人未及改正也趙范趙葵傳宋與蒙古本無嫌隙忽興師入洛規復中原此事實趙范兄弟任之於外鄭清之主之於內也乃范傳不載其主謀興師事反謂滅金後范奏理宗當鑑宣和海上之盟葵傳亦載其奏姑從和議

似皆能審度時勢者鄭清之傳亦不載其主謀開邊事反謂因理宗懼邊警密疏不空憂悔太過似能持危定傾事後補救者蓋當時作家傳者各諱其先人始謀之不善而國史因之也故沈世泊宋史就正編亦糾其紀志列傳前後每多互異世系官資皆不足取信至於宋師伐遼高鳳以易州來歸見北盟會編而宋史誤作郭藥師紹興中趙鼎以奉國軍節度使出知紹興府見宰輔編年錄而宋史誤作忠武軍又失載王堅之守城不降與林同之題壁自盡忠義之士尙多闕落尤爲疎漏之大皆切中其失又南唐劉仁贍之死節見於歐陽修五代史司馬光通鑑而宋史仍作以城降李溍終於遼未嘗入宋見遼史本傳而宋史仍附於李溍傳是書列學官事載史局者尙未及勘證其他可知矣

經史雜記

卷四

三

王偁東都事略

長洲汪鈍翁謂元人修宋史實據王季平東都事略爲槩本以今攷之惟文藝傳爲宋史所資取故所載北宋爲多南宋文人甚屬寥寥其餘事迹亦每多異同如符彥卿二女爲周室后而宋史闕其一劉美本姓龔冒附于外戚事略直書其事宋史採其家傳轉爲之諱趙普先閱章奏田錫極論其非而宋史誤以爲羣臣章奏必



先白錫楊守一以涓人補右班殿直遷翰林副使而宋史誤作翰林學士新法初行坐倉糴米吳申等言其不便宋史誤以為司馬光之言至于地名謚法舛謬尤多是元人修史實未取資是書鈍翁之言非確論也是書共一百卷敘事約而該議論亦皆持平如康保裔不列于忠義張方平王拱辰不諱其瑕疵皆具卓識于熙寧之啓覺元符之紹述尤三致意焉朱勳傳後附僧祖秀良岳記蓋仿三國志諸葛亮傳後附載文集目錄及陳壽進表之例雖非史法亦足資攷證是與李燾李心傳之書李燾撰有資治通鑑長編李心傳撰有宋史有建交以來繫年要錄及朝野雜記在宋人私史中

經史雜記 卷四

五

皆為卓然可傳者也惟南宋人乃不滿其書蓋由傅閉戶著述不入講學宗派黨同伐異勢所必至未足據為定論也

遼史最簡略

契丹之俗記載本少自太宗會同元年詔有司編修已多荒渺無稽後雖立有監修國史之官又書禁甚嚴不得流傳鄰境五京兵燹後典策散亡故二百年紀傳志表皆縷割分隸重複瑣碎求盈卷帙僅百餘篇其簡略亦甚矣如東都事略載遼太宗建國號大遼聖宗即位改大遼為大契丹國道宗咸雍二年又改大契丹為大

遼改復國號一朝大事而遼史不書文獻通攷稱遼道宗改元壽昌老學菴記載聖宗改號重熙後避天祚嫌名追稱重熙曰重和改元大典而遼史亦不書聖宗統和二十四年幽皇太妃呼紐於懷州案皇太妃曾詔領西北路烏爾古等及永熙宮軍撫定西遼事者是有關土靖邊之功其因何事幽死后妃傳內竝無其人統和四年納皇后蕭氏乃聖宗元配也於統和十九年以罪降為惠妃后係何族之女因何事得罪后妃傳內亦無一字及之既為遼史則本國興兵不應自稱遼兵遼軍乃本紀貝州之戰云納遼兵戚城之戰云遼軍圍晉將

經史雜記 卷四

五

遼軍引退鄴都之戰云遼軍數萬遼軍又至遼軍乃退反似他國記載稱契丹為遼軍者亦太疎矣亦有體例最善者在於立表之多表多則傳自可少除宋鄰國凡與宋和戰交際之事則書於本紀不復立表餘皆列之於表既著其世系官位而功罪亦附書焉內而各部族外而各屬國亦列於表而朝貢叛服征討勝負亦附書焉筆墨既省而事亦不廢故列傳雖少而一代之事迹亦得略備焉

金史採錄詳核

金朝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元好問求之不得遂纂王



辰雜編又劉祁撰有歸潛志蓋二人身歷南渡後或游於京或仕於朝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皆得之耳聞目見元托克托等撰修共一百三十五卷得藉資採錄故敘事詳明文筆老潔使當日情事歷歷如見洵稱良史今案世紀於卷首而列景宣帝睿宗顯宗於世紀補則酌取魏書之例歷志則採趙知微之大明歷而兼攷渾象之存亡禮志則採韓企先等之大金集禮而兼及雜儀之品節河渠志之詳於二十五埽百官志之首敘建國諸官具有條理且金初臣遼繼叛遼而滅之一切以詐力從事皆直書不諱其征戰之事中多詭謀亦無所隱咸得

經史雜記

卷四

未

其實而鋪敘尤爲得法如珠赫店之戰太祖自將則書於本紀獲遼主取宋帝則詳於宗翰宗望傳渡江追宋高宗則詳於宗弼傳富平之戰則詳於宗弼及持嘉暉舊名未詳傳和尚原之戰則詳於宗弼及古雲傳涇州西原之戰則詳於古雲及薩里罕舊名撒魯傳正隆用兵則詳於海陵本紀及李通傳太定中復取淮泗則詳於布薩忠義舊名赫舍里志寧烈志寧傳泰和中宋兵來侵則詳於布薩揆舊名僕宗浩完顏綱傳興定中發兵侵宋則詳於約赫德舊名牙塔傳三峯山之戰則詳於完顏哈達舊名遼傳汴城括粟之慘則詳於錫默愛實舊名

劉傳汴城之攻圍則詳於博索及完顏納申舊名崔立傳歸德之竄則詳於白華傳蔡州之亾則詳於完顏仲德傳各就當局一二人敘其顛末而同事諸將自可以類相從最得史法至遼將和尚道溫二人之忠於遼宋將徐徽言之忠於宋亦不忍沒其臨危不屈之節即用夾敘法附書道溫二人於宗望傳附書徽言於羅索舊名傳使諸人千載猶有生氣尤見不沒人善惟晉王宗翰之上書求免見北盟會編潘王宗弼之遺令處分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皆關國政而本傳不書海陵之失德既見於本紀而諸嬖之猥褻復詳於后妃傳王倫

經史雜記

卷四

七

以奉使被留未嘗受職而傳列於鄒瓊李成之後張邦昌傳既云宋史有傳事具宗翰等傳而復覆引本紀之文列於劉豫之前未免稍乖體例也

元史多據實錄

元史初成卽有異議及遞相攷證而紕漏者尤多顧寧人摘其趙孟頫諸傳備書上世贈官仍誌銘之文未經芟削河渠志言耿參政祭祀志言田司徒引案牘之語失于剪裁朱竹垞又謂其急于成書故前後復出因舉其一人兩傳者條其篇目爲倉猝失檢之病然元史之草率雖因歲事甚速亦由始事太驟明初兩次開局距



元凶僅二三年人閒私紀著錄尙未編集成書見行于世當時可據以爲彙本者惟十三朝實錄如世祖實錄則李之紹馬紹李謙姚遂張九思張昇等修裕宗實錄則張九思修成宗實錄則元明善程鉅夫鄧文原等修順宗實錄則元明善修武宗實錄則元明善蘇天爵等修仁宗實錄則元明善廉惠山海牙曹元用等修英宗實錄則曹元用馬祖常廉惠山海牙等修泰定帝實錄則成遵王結張起巖歐陽元等修明宗實錄則成遵謝端等修文宗實錄則王結張起巖歐陽元蘇天爵成遵等修寧宗實錄則謝端修累朝后妃功臣傳則張起巖

經史雜記

卷四

六

楊宗瑞揭後斯呂思誠貢師泰周伯琦等修凡執筆撰述者類皆老於文學熟於掌故故修史宋濂諸臣卽抄撮成書共二百卷諸志惟闕藝文其天文五行諸志則據郭守敬所創簡儀仰儀諸說職官兵刑諸志則據虞集等所修經世大典水利河渠諸志則據郭守敬成法及歐陽元河防記一朝制度亦頗詳贍惟順帝朝二十六年之事雖無實錄而事皆明初修史諸人所目擊凡伯顏太平脫脫哈麻孛羅察罕擴廓等傳功罪亦最爲明晰其末造殉節諸人又得張翥所集忠義錄足資記載故一代全史數月卽可告成其毋以藏書甚速疑其疎

略而忽之也

三史人名多雷同

有兩人同名者如遼之蕭韓家奴有二一爲奚長渤海恩之後封蘭陵王一爲涅刺部人官節度使入文學傳又耶律宏吉有二一爲遙輦鮮質可汗之後封公官侍中一爲化哥之弟遷南院大王加于越名又耶律撻不也有二一爲孟父房仁先之子官招討使一爲季父房高家之子官宣徽使金之神土憲有二一太宗子充一太宗時宗室胡速魯改之子又阿魯補有二一系出景祖治訶之子一太宗子宗敏又阿魯有三一始祖子

經史雜記

卷四

七

宗賢一太祖子宗強一太宗子宗本此皆內族雷同莫辨是又三人同名矣元之兩察罕一唐兀烏密氏都元帥追封河南王一西域人拜中書進平章政事又兩拜住一安童之孫英宗時死難一康里海藍伯之裔明兵至死節又兩和尚一玉耳別里伯牙吾台氏一蒙古乃蠻台氏又兩蠻子皆爲修史提調官一參議中書省事一左司郎中又脫脫有四一功臣木華黎之後撒蠻之子札刺兒氏也一牙牙之子康里脫脫康里漢高車國當與烏古相同一馬札兒台之子伯顏之弟亦蔑兒吉解氏也一大陽可汗之子高昌人伯顏有五兩宰相一



蒙古八鄰部人一蔑兒吉解氏一儒學乃蒙古哈刺魯氏居濮陽一苗軍帥楊完者之弟爲張士誠所圍自殺一賀人傑之子勝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後被誣見殺是又四人五人同名矣凡史傳中有一人兩傳者如舊唐書之楊朝晟元史之速不台雪不台完者都完者拔都石抹也先石抹阿辛除已見於日知錄者余前已詳攷之矣而又有誤兩爲一者如五代史拓拔思恭思敬兄弟也而誤作一人見陳後山叢談然或時有先後苟在同時每致淆惑惟金有兩婆盧火皆太宗時宗室因以在後者附前傳又有兩訛可一日草火訛可一日板子

經史雜記

卷四

手

訛可皆內族之護衛出身又同守河中因同爲一傳又有三婁室皆完顏氏曰大婁室中婁室小婁室以長幼別之而合爲一傳分其所分合其所合最得史法此例惟金所獨創耳

明史最完善

明史自康熙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始 詔修命葉方藹張玉書總裁其事繼又以湯斌徐乾學王鴻緒陳廷敬張英先後爲總裁並召試彭孫適等五十人入館纂修一時應 詔諸臣皆博學能文之士故玉書任志書廷敬任本紀鴻緒任列

傳至五十三年鴻緒列傳彙先成上之本紀志表尙未就蓋記載浩繁異同岐出遞相攷證未遽定也至雍正二年

世宗憲皇帝命張廷玉等爲總裁就鴻緒本再加訂正至乾隆四年始進呈共三百三十六卷蓋歷六十年而後成書從古修史未有編摩如此之年久功深者故能盡美盡善爲近代諸史所不能及蓋其修史時去勝朝甚近見聞較切事跡原委多得其實非如後漢書之修於宋晉書之修於唐徒據前人記載也又多歷年所是非久定無所迴避從容詳訂事皆徵信非如元末之修宋遼金

經史雜記

卷四

手

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時日促迫潦草從事也其列傳功臣及世次一一俱仿史記漢書之例無論已惟姚廣孝非武臣以其爲永樂諸臣之首故與張玉朱能等同卷黃福陳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以其同事安南故文武同卷秦良玉本女土司以其曾官總兵有戰功故與諸將同卷又如熊廷弼王化貞一主戰一主守意見不同而事相涉則并入廷弼傳內袁崇煥毛文龍一經略一島帥官職不同而事相涉則并入崇煥傳內又如李東陽徐階高拱張居正沈一貫方從哲熊廷弼袁崇煥陳奇瑜熊文燦楊嗣昌等皆有關國之興替敘



述諸人功罪輕重亦各得其平至末造殉節諸人應附傳者如朱大典傳附王道焜等若干人張有堂傳附吳鍾巒等若干人史可法傳附文臣同殉者若干人而諸武臣等則盡附於劉肇基傳內皆得列名史策無一挂漏此皆排纂之得當者也惟列傳中增添三門曰關黨曰流賊曰土司與他史不同蓋貂璫之禍雖漢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趨炎附勢者惟明為最多其流毒亦甚烈別立一傳不惟示斧鉞之誅亦以箸亂之之源也閻獻二寇猖獗至於明亡非他小醜可比別立一傳著勦撫之失策足為炯鑒也至於土司蓋所謂羈縻州也不

雜史雜記

卷四

三

內不外覺隙易萌大抵建置於元而蔓延於明控馭之道與牧民禦敵不同故別為一類也其諸志皆從舊例而於歷志藝文志則稍有變焉歷志則增以圖蓋歷生於數數生算算法之句股面幾今密於古非有圖則寸刊不能明藝文志止載明人著述而前史著錄皆不載其例始於宋孝王關中風俗傳及劉知幾史通也其表例於諸王功臣外戚宰輔四門外增七卿一門蓋明廢左右丞相而分其政於六部都察院糾核百官為任亦重故為七也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宋史繁蕪遼史簡略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詳核頗有

可觀然終遜明史之體例書法無一可議也

明史立傳多斟酌

明史立傳多有斟酌必悉心參校方見修史用意之精細如徐達劉基二傳皆惟敘帝始終恩禮毫無纖芥雖平時有猜嫌之處固可略而不書而不從龍興慈記謂徐達病疽帝賜蒸鵝食之而奉為傳聞無稽之說蓋當時功臣多不保全如達基得令終已屬幸免故不復著微詞宋訥傳惟敘其次子復祖為司業誠諸生守訥規違者罪至死而已而不從草木子載訥以元臣降為國子祭酒極意嚴酷至有諸生自縊者謂甚於周來等語

雜史雜記

卷四

三

張輔傳惟敘其從英宗北征死土木之難而不從庚己編謂輔逃歸與家人訣而死于先墓之說蓋訥教有師法輔四朝勳德故各著其現在之大醇而略其疑似之小疵楊廷和傳不從雙岐雜記謂廷和之入閣由劉瑾之力反言廷和忤瑾瑾摘會典小誤奪其俸二級是不惟不附瑾且與瑾為忤矣于謙傳惟謂以石亨曹吉祥誣以謀立襄王世子故被殺而不言事之真偽而於襄王瞻墻傳書之謂英宗復辟後於皇太后閣內見襄王金符乃土木陷後欲召襄王而不果其符遂留閣中則謙之冤不辨而自白 國朝定鼎但為崇禎帝及周后



發喪成禮而獨不及熹宗懿安張后蓋當時傳聞張后未死故也時南昌推官史夏隆云國變時后出宮為李陳玉琪作宦者高永壽傳張后與周后同日縊死後有熹宗妃任氏出宮為少年所得年餘費其資且盡怒自稱我張后也胡為至此聞者不敢隱遂送官永壽獨識之然亦不敢本紀則直據陳玉琪所傳大書國變時張后縊死宮中而流賊傳亦稱李殿保護懿安皇后令自盡使賢后不遭傳聞之誣讖尤見書法之不苟矣

竹書紀年非本書

案晉書束皙傳竹書紀年十三篇與隋志合今本止上下二卷後人以其所載皆三代時事往往與經傳相合

經史雜記

卷四

書

故通人博士多喜引據然攷束皙傳記夏以來左傳後序言起自夏商周皆三代王事而今本起自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又證以諸家所引竹書皆今本所無有亦多不相符知非汲冢本書矣案杜預注左傳攜王好命句引服虔說以為伯服疏并引束皙以為伯盤今本乃有余臣之說使竹書原有此文不應杜孔二人皆未睹郭璞注穆天子傳引紀年七條與今本相同者三條璞稱紀年而今在注中者三條璞時不應先有注且文亦不屬其穆天子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日有鳥鵲人今本無之隋書經籍志曰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

今本自入春秋以後時月並與經同全從周正鄭道元水經注引竹書七十六條如春秋之為魯史而今本晉國之年皆附周下又所引出公六年荀瑤成宅陽梁惠王元年鄭師邯鄲師次于平陽魏襄王六年秦取我焦及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諸條今本皆無之劉知幾史通引竹書文王殺季歷今本作文丁又引竹書鄭桓公厲王之子今本錫王子多父命居洛在宣王二十二年王子多父為鄭公在幽王二年皆不云厲王子李善文選注引竹書五條惟有太甲殺伊尹一條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引竹書四條今本皆無之司馬貞史記索隱引

經史雜記

卷四

書

竹書晉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今本作出公薨又引秦與衛戰岸門惠王後元十一年會齊于平阿十三年會齊于甄齊桓公君母齊宣王后宋易成肝廢君自立楮里疾圍蒲七條今本皆無之楊士勛穀梁傳疏引竹書周昭王膠舟之事以駁呂氏春秋今本但云王陟無膠舟事王存元豐九域志引竹書陰司馬敗燕公子翌于武垣今本無之羅泌羅萃路史引竹書周武王年五十四辨武王非年九十三今本乃作九十三又注引竹書夏后不降六十九年證世紀五十九之異今本乃亦作五十九路史又引梁惠成八年



兩骨于赤鞞注又引夏桀末社圻裂今本皆無之鮑彪戰國策注引竹書魏救中山塞集胥口今本無之董道廣川書跋引竹書秦穆公十一年取靈邱今本無之其餘雖證以竹書多相符合然允征辰弗集于房說命稱舊學于甘盤皆出梅頤古文尚書在西晉之後不應先見竹書其為後人鈔撮諸書成之無疑矣卷首署梁沈約附注案梁書沈約傳不云約注汲郡古文隋唐志載紀年亦不言約有附注今本紀年所載祥瑞事自黃帝至周武王皆見宋書符瑞志其文正同當亦後人取宋書符瑞志附益之而卷首妄為題署耳讀者當分別觀之可也

東坡雜記

卷四

家

家禮非朱子之書

王懋竑白田雜著有家禮攷曰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于行狀其序載于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于年譜其書亾而復得之由載于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為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覆攷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于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記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為此往年僧寺所亾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錄得攜來不言

東坡雜記

卷四

家

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有損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于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亾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攷據如此案文集朱子答汪尚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在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已有成書何為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為言耶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亾之矣則是所亾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攷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願以衰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庚寅距甲寅二十餘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為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于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于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



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耳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攷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遊在戊申後其于早年固所不詳祇敘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徒以朱子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攷訂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

經史雜記

卷四

未

疑然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之者故于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于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多疎略未有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編攷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于後而一一詳證之其應氏邱氏亦附焉其所載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余亦得免于鑿空妄言之罪云云其攷證頗精核有據案慈竝之學篤信朱子惟于易本義九圖及是書斷斷辨論不肯附會則是書不出朱子決然無疑矣

緯候圖識之書

漢哀平之世緯讖興焉緯有七凡三十六篇易之緯六曰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詩之緯三曰推度災沴歷樞含神霧書之緯五曰璇璣鈴攷靈曜帝命驗刑德放運期授禮之緯三曰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之緯三曰動聲儀稽曜嘉叶圖徵孝經之緯二曰援神契鉤命決春秋之緯十四曰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含孽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詞命歷序凡三十六篇所謂七緯也因學記聞所載闕命歷序只三十有五應

經史雜記

卷四

未

是遺漏耳李善文選注易緯無稽覽圖辨終備而有通系卦樂有樂錄圖春秋有孔錄圖其通系卦或卽通卦驗也太平御覽書緯有帝驗期禮緯有稽命曜或卽帝命驗與稽命徵而孝經有左方契威嬉拒則又選注所不及也隋書言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自初起至孔子九聖之所增衍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竝爲孔子所作并合前爲八十一篇今攷尙書中候之外河圖九篇具見文選注曰括地象曰帝覽嬉曰帝通紀曰著命曰閭包受曰會昌符曰龍文曰玉版曰考鈞其數相符惟洛書



只有其二曰摘叢辭曰天淮聽而有獨稱尙書雜書者豈本無篇名耶又有曰春秋河圖揆命篇者豈卽著命耶有樂錄圖又有春秋錄圖其皆在別三十篇之數耶隋書於中候外有洛罪級五行傳文獻通攷有坤鑿度乾坤鑿周易乾元序制記名之各異其異同不可知矣至識與緯異而唐志有論語緯十卷則識亦稱緯識有十其可舉者曰論語比攷識論語撰攷識論語陰嬉識論語糾滑識論語摘輔像識論語素王受命識論語崇爵識論語摘衰聖承進識尙有二者之名不知也鄭氏釋禮於七緯皆曰說不曰緯自漢以來通內學者朱竹

經史雜記

卷四

手

坵攷之正史及諸碑版作說緯詳載曝書亭集中

南史較齊書加詳

南史於宋書梁書陳書頗多刪減而於齊書每多加詳處今姑就有關係者約檢出若干條焉王儉傳齊高爲相儉請開于帝曰功高不賞以公今日地位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又言小復推遷恐人情易變七尺不能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卽曰當令褚公知之帝曰我當自往乃造淵欸言移晷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事理乃卽令虞整作詔及高帝爲太

尉以至受禪詔策皆出於儉此正見儉傾心於齊高爲佐命功臣之處又更定衣服之制引漢書及魏都賦爲藩國侍臣服貂之證又引晉典勸進表定百僚致敬齊公之禮引春秋曹世子來朝定齊國世子之禮及受禪改元應特舉郊祭之禮立春在上辛後仍應南郊之禮皆援據有典此正見儉深於禮學爲開國文臣之首褚淵傳父湛之有所愛牛墮井湛之躬率左右救之淵弗顧也湛之沒有兩府寶物在淵生母郭氏處嫡母吳氏求之郭不與淵再三請乃從之又山陰公主見淵貌美請于廢帝召以自侍備見逼迫終不移志又時淮北已

經史雜記

卷四

手

屬魏江南無鮑魚一枚直數千錢或有餉三十枚者門生請賣之可得十萬錢淵悉以與親游噉之少日而盡又後廢帝時袁粲知淵私于齊高謂淵曰國家所倚惟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爲竹帛所笑淵曰願以鄙心寄公腹內然竟不能貞固齊高功業日重王儉議加九錫齊高恐淵不同任遐曰淵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遐力能制之果無違異張敬兒傳敬兒貧時嘗爲襄陽城東吳泰家擔水通其婢事發逃空棺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建鵠尾軍功收籍吳氏家財數千萬竝取所通婢爲妾王敬則傳生時母爲女巫謂應得鳴鼓角



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鳴鼓角幸矣及長與旣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旣陽縣當鞭汝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旣陽縣我應作司徒公矣又嘗至高麗與其國女子私通後將被收乃逃歸後果得旣陽縣昔日吏逃匹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旣陽汝何時作司徒公耶又禪位時宋順帝逃入宮內敬則將輿入宮啓譬令出順帝謂敬則曰欲見殺乎答曰出居別宮耳官皆取司馬家亦如此順帝泣曰惟願生生世世不復與帝王作因緣宮內盡哭又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儀同三司徐孝嗣戲儉曰今日可謂合璧儉曰不意老子與韓非同傳或以

經史雜記

卷四

三

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小吏得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復何恨柳世隆傳世隆初起兵應明帝爲孔道存所敗逃匿其母妻並繫在獄時購世隆甚急或斬一貌似者送道存道存示其母妻母哭不甚哀而妻號慟方甚竊謂姑曰今不悲恐爲人所覺故大慟以滅其跡也又世隆性清廉張緒曰君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章祖征鄉里舊德世隆雖貴每爲之拜或勸祖征止之答曰司馬公爲後生楷法吾何爲止之張瓌傳安陸王紉行部雍州見丐者問何不事業而行乞答曰

張瓌使君在州百姓家得相保後人苛虐故至行乞又後拜太常卿自以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旣富貴那復欲委去王廣之傳廣之求劉勔所乘馬皇甫肅曰廣之敢奪節下馬當斬後廣之破敵還甚敬肅勔亡後肅轉依廣之廣之啓爲東海太守其不念舊惡如此豫章王疑傳南史所刪削最多然亦有增益者是時武帝奢侈後宮萬餘人宮內不容暴室皆滿疑後房亦千餘人荀丕獻書諫疑疑吞嗟良久爲之稍減又疑死後忽見形于沈文季曰我未便應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藥使我癱不差湯中又加一藥使我利不

經史雜記

卷四

三

斷吾已訴上帝矣俄而太子薨齊書無之蓋子顯不欲見其父之中毒且爲文惠太子諱也武陵王奕傳侍武帝宴醉伏地貂抄肉梓帝曰汚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又嘗在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棋子良大北豫章王疑私勸其讓奕曰生平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婢偏不知悔江夏王鋒傳其母張氏爲宋蒼梧王逼取又欲害鋒高帝乃匿鋒于張氏邨舍五歲學鳳尾諾一學卽工又武帝禁藩邸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惟許看孝子圖鋒乃密使人買書又鋒善琴帝欲試以臨人鋒曰昔鄒忌鼓琴齊威王委以國政遂出爲南徐



州刺史又善與人交幕僚王和赴益州任來告流涕曰  
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于情鋒工書  
南郡王昭業謂武帝曰臣書勝江夏帝曰閻梨第一法  
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閻梨鋒小名也又明帝輔政時  
鋒危懼深自晦迹江祐曰江夏王有才行而善能匿迹  
鋒聞歎曰江祐遂爲混沌畫眉益反傲耳寡人聲酒自  
耽狗馬是好豈復一毫于平生哉嘗著修柏賦以寓意  
又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任鋒曰遙光之于殿下  
猶殿下之于高皇衛宗廟安社稷明帝失色後被殺江  
敬聞之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柏之賦乎空

經史雜記

卷四

書

都王鐙傳三歲喪母及有識聞知母死悲禱一夕果夢  
一女人云是其母因向左右說夢中所見形貌衣服皆  
如平生聞者以爲孝感又明帝誅高武諸子鏗詠陸機  
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己任死則以愛子托人左右皆  
泣下後果遺呂文顯齋藥至正逢八關齋鏗從容謂曰  
高帝昔寵任君何事有今日之行答曰出不得已乃仰  
藥死又死後見夢于其師陶宏景云當托生某家宏景  
參訪果符乃著夢記河東王鉉傳幼時高帝晝臥纏髮  
鉉上高帝腹弄繩帝因以繩賜之及崩後鉉以錦函盛  
繩歲時開示輒流涕嗚咽被殺時欣然曰死生命也終

不效建安王乞爲奴乃仰藥死魚腹侯子響傳子響以  
董蠻爲僚屬武帝聞之曰人以蠻名何得蘊藉改名爲  
仲舒謂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對曰昔日仲舒出自  
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故當勝之竟陵王子良傳南  
史所刪削者亦最多然亦有增益者幼時高帝爲顛縣  
令其母裴后嘗爲高帝所怒遣還家已登路子良不悅  
帝曰何不讀書子良曰娘今何在何用讀書帝乃召還  
裴后子良後袁彖謂陸慧曉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  
爪牙柱石之臣都盡所餘惟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  
無以鎮四海王融欲立子良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

經史雜記

卷四

書

以至被殺今蒼生方塗炭正當瀝耳聽之晉安王子懋  
傳幼時母阮淑媛嘗病危請僧祈禱有獻蓮花供佛者  
子懋禮佛曰若使阿姨病愈願佛令此花不萎七日齋  
畢花更鮮好當時稱其孝感又子懋被害後參軍周英  
防閻陸超之董僧慧皆抗節不屈王元邁執僧慧僧慧  
曰晉安舉事僕實與謀今得爲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  
人大斂畢退就死元邁許之還具白明帝以配東冶子  
懋子昭基年九歲以方寸絹爲書問消息僧慧得書曰  
此郎君書也悲慟而卒陸超之見子懋死或勸其逃  
答曰人皆有死何足懼吾若逃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



田橫客笑人有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可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及殯斂周又助舉棺墮壓其頭折而死聞者以爲天道焉巴陵王倫傳明帝遣茹法亮殺子倫子倫鎮琅邪有守兵恐其見拒以問典籤裴伯茂伯茂曰若遣兵取之恐不可卽辨若委伯茂伯茂一小吏力耳法亮乃令伯茂以馮逼之子倫謂法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以上皆齊書所略而南史加詳者也

南史增梁書最多

梁書本據國史舊文有關係則書無關係則不書卽有

經史雜記

卷四

美

關係而其中或有忌諱亦卽隱而不書故行墨最簡南史以博採爲長雖瑣言細事新奇可喜者亦必蒐羅無遺故覺南史所增獨多也然亦有事關體要者姑檢出數條焉武帝紀皇考之薨不得志武帝父順之在齊武帝薨後而幸見齊書子齊傳之至是鬱林失德齊明帝輔政帝欲助明帝傾武帝之嗣乃與明帝謀廢立等事又齊明帝性猜忌帝避時嫌常乘折角小牛車以自晦晚年爲侯景所制臨崩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而崩元帝紀帝性情矯飾多猜忌於名無所假借人有勝己必加毀害王銓兄弟有盛名帝妒之乃改寵姬王氏之父名

琳以同其父之名忌劉之遴才使人鳩之雖骨肉亦罹其禍始居母憂依丁蘭刻木爲像及武帝崩祕喪逾年乃發凶問方刻檀爲像朝夕事之其虛僞如此武陵之平議者欲因其舟楫遷都建業宗懷黃羅漢皆楚人不願移帝亦不欲動乃止西魏來攻城將破乃聚書十萬卷焚之在幽辱中猶作四絕句昭明太子傳丁貴嬪薨太子欲求得善墓地有賣地者欲以己地出售乃賂奄人兪三副言于帝謂太子所得地不如己地於帝最吉帝便命市之既葬有道士善圖墓謂此地不利長子教以用蠟鵝諸物厭之有宮監密聞于帝帝遣檢果然將

經史雜記

卷四

老

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由是太子終以此慙懼以及于薨其後嗣亦不得立南康王會理傳會理在建業伺侯景出征欲與柳仲禮起事拒景建安侯賁以謀告王偉遂伏誅臨川王宏傳宏統軍北伐時軍容甚盛既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兵至遂不敢進呂僧珍亦贊之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但有前死一尺何得退生一寸昌義之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朱僧胡辛生拔劍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取死議罷宏終不敢出魏人遺以巾幗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韋武宏



仍不進於是軍政不和遂大潰而歸棄甲投戈填滿山谷士卒喪失十之八九又宏敗後常懷愧憤有人伏于朱雀航伺帝竊發被獲稱為宏所使宏自辨無此事帝乃宥之宏恣意聚斂有庫百閒帝疑藏軍仗具饌至其家宴半醉曰我欲履行汝後房見其積錢百萬標一黃榜千萬縣一紫標凡三十餘閒帝疑始釋大悅曰阿六汝生活大可豫章王綜嘗作錢愚論以譏之帝持以激宏敕綜曰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而宏不知愧也南平王偉傳其世子恪刺郢州侯景之亂邵陵王綸至恪以州讓之綸不受鄱陽王恢傳其子修鎮漢中拒魏師

經史雜記

卷四

美

力屈乃降宇文泰禮之令還金陵元帝方疑忌修請輸仗馬而後入及江陵患發背卒又其子諮當簡文為侯景所制外人莫得見惟諮以文弱得出入臥內景惡之遣人刺殺之范雲傳雲在齊朝豫章王嶷常在私第不居東府竟陵王子良亦好遊不常居石頭雲言其非乃各鎮一城又梁武將加九錫雲適中病醫者徐文伯謂須一月愈若欲速愈恐二年不可復救雲急于痊愈以備佐命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衾覆之汗果出遂愈二年卒徐勉傳勉掌選時奏立九品為十八班自是貪冒者以財貨取通守道者以貧寒見沒矣朱異傳異貪冒

財賄欺罔視聽四方饋餉會無推拒起宅極美麗退直則酣飲其中慮日晚臺門閉先令鹵簿自家列至城門城門不敢閉聲勢所驅薰灼內外武陵王紀傳紀初授揚州時帝於詔書內增數語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後使督都益州辭以遠帝曰天下若亂惟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念我老我猶再見汝還益州也以上皆梁書從簡而南史增益者也

歷代紀年

紀年春秋而後始於秦孝公子惠文君十四年更為元

經史雜記

卷四

美

年惠文始稱惠王見史記梁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二年見竹書紀年至漢孝文帝有後元年孝景帝有中元年後元年孝武帝建元元光其先但稱元年至改元元狩乃并前之元追改之見封禪書及郊祀志而元狩以後始定年號但元狩以前尚有元朔惟稱一元二元不稱元朔也有三字四字者如光武建武之後有建武中元梁武帝大通之後有中大通大同之後有中大同是也有始建號即四字者如元魏太武帝之太平真君唐武后之天冊萬歲萬歲通天宋太宗之太平興國真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建中靖國以及西夏諒祚之延



嗣寧國天祐垂聖福聖承道秉常之天安禮定乾順之  
天義治平天祐民安是也有六字者如元昊曰天授禮  
法延祚秉常曰天賜禮盛國慶是也有兩世同號者如  
唐高宗咸亨之後曰上元肅宗乾元之後亦曰上元元  
世祖中統之後曰至元順帝元統之後亦曰至元是也  
有易世仍稱舊號者如唐昭宗天復四年改元天祐李  
克用仍稱天復五年時哀宗亦仍稱天祐五代梁太祖  
崩於乾化二年末帝復稱乾化三年晉高祖建號天福  
至重貴已改開運後漢高祖仍稱天福漢高祖號乾祐  
隱帝仍稱乾祐北漢劉崇亦仍稱乾祐周太祖改元顯

經史雜記

卷四

罕

德一月而崩世宗即稱顯德恭帝亦仍稱顯德金太宗  
建號天會熙宗仍稱天會是也有年號相同者如東漢  
光武帝西晉成都王穎東晉元帝後魏北海王顥十六  
國之趙石虎燕慕容忠南齊明帝俱號建武又魏明帝  
後魏孝文帝十六國之趙石勒成李勢東晉廢帝奕唐  
文宗十國吳楊溥俱號太和又西燕慕容永後魏廢帝  
朗齊和帝唐渤海王欽茂孫華嶼唐末驃信舜化南唐  
李璟俱號中興又漢武帝東漢安帝十六國之漢劉聰  
前秦苻堅東晉康帝南齊和帝俱號建元又漢哀帝後  
趙石勒後燕慕容盛南燕慕容德西燕慕容瑤後魏京

兆王愉俱號建平又梁貞陽王淵明後周宣帝隋末林  
士宏操師乞南唐明宗俱號天成又漢明帝晉穆帝後  
秦姚泓北涼牧健十國閔王鑄俱號永和又十國燕劉  
守光西夏趙安全俱號應天又吳孫亮北燕馮跋梁敬  
帝隋林士宏遼聖宗俱號太平又蜀漢後主吳孫亮晉  
愍帝後蜀李雄俱號建興又東漢章帝後秦姚萇西涼  
李暠成都李特俱號建初又魏齊王芳後燕高雲北涼  
沮渠蒙遜後魏宣武帝俱號正始又漢成帝趙王倫東  
晉桓靈寶俱號建始又晉惠帝西秦乞伏熾磐後燕慕  
容寶俱號永康又唐昭宗西夏趙諒祚元末張士誠俱

經史雜記

卷四

罕

號天祐又隋末輔公祏北宋太祖十國蜀王宗衍俱號  
乾德又陳廢帝南蜀王宗衍南漢劉玠俱號光天漢孝  
宣帝吳孫亮唐寶建德俱號五鳳唐劉武周金哀宗蒙  
古太祖見錄俱號天興又梁豫章王棟武陵王紀金  
移刺窩幹俱號天正以至漢宣帝晉惠帝皆曰元康東  
漢章帝唐憲宗皆曰元和東漢和帝東晉安帝皆曰元  
興金耶律留哥元順帝皆曰元統漢光武帝唐譙王重  
福皆曰中元東漢沖帝晉懷帝皆曰永嘉唐太宗西夏  
趙乾頌皆曰貞觀唐明皇十國吳越王皆曰天寶北齊  
文宣帝後梁蕭歸皆曰天保吳孫休北梁段業皆曰天



聖唐昭宗遼末奚王回鹘保皆曰天復北漢劉承鈞金太宗皆曰天會隋末宇文文化及唐武后皆曰天壽後魏道武帝金宣宗時紂軍皆曰天賜吳孫皓前涼張大豫皆曰鳳凰隋末操天成高開道皆曰始興梁武帝遼太宗皆曰大同後周靜帝金世宗皆曰大定宋高宗西遼夷列皆曰紹興南宋孝宗西夏趙秉常皆曰乾道以上攷之尙有未盡者惟前明一帝一號遠勝前代然有猥及偽號者如前涼張重華後五代妖人張遇賢宋賊方臘俱稱永樂西夏乾順改元正德金叛將楊安兒元泰定帝太子阿速吉八俱改元天順元魏元法僧梁承嘉

經史雜記

卷四

聖

王蕭莊唐末南詔豐祐俱號天啓昔宋太祖改元乾德竇儀對以偽蜀曾有此號孝宗受內禪議改元重熙汪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皆文臣嫻於掌故粹能徵引當時明諸臣竟無一人檢及何也

公主立傳

舊史列傳首后妃而諸子則隨時代載之未有爲公主立傳者既不可附后妃而列諸子之前又不可連諸子而雜列傳之內獨隋之南陽公主載在列女舊唐書以平陽公主附於柴紹之傳自魏書以諸子總載后妃之次新唐書因以諸子總載並及公主公主之有傳自新

唐書始也宋史倣唐書亦有傳遼金史俱作公主表他史所無明史作公主列傳倣唐宋例也而以駙馬都尉附焉卽以鞏永固之賢不得紀名於目錄至於宋史稱燕國長公主薨高懷德去駙馬都尉號此制則他代所無也

薛史書法多隱諱

歐史博採羣書旁參互證真偽見而是非各得其真薛史第據五代實錄故成之甚易共一百一十卷而記載多有沿襲迴護之處案李彥威氏叔琮等傳溫旣遷唐昭宗于洛陰遣敬翔至洛令彥威叔琮行弒而薛史云溫在河

經史雜記

卷四

聖

中昭宗遇弒于大內一若昭宗之弒無與于溫者又云溫至洛臨于梓宮祇見于嗣君一似能曲盡臣節者歐史則直書溫遣朱友恭即李彥威氏叔琮蔣元暉等行弒昭宗崩又孔循傳唐哀帝即昭宗封溫魏王備九錫拒不受而薛史云帝讓相國魏王九錫一似溫真能辭讓者歐史則直云溫怒而不受是歲溫遣人告蔣元暉私侍何太后遂殺元暉弒太后薛史不書昭宣帝禪位後梁封爲濟陰王開平二年正月弒之薛史亦不書唐明宗紀明帝奉莊宗命討趙在禮遇軍變後率兵向京師欲赴闕自陳迨莊宗被弒猶欲行禮梓宮俟其子繼岌而奉



之是可謂純臣矣歐史則云軍變後嗣源入魏與在禮  
合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將三百騎為先鋒至鉅鹿掠馬  
三千以益軍是明著其反逆之跡可謂直筆而其先本  
無反心則于石晉紀及霍彥威傳內見之是又不沒其  
初念也魏仁溥傳郭威得李洪義所示密詔即召仁溥  
于臥內仁溥教威倒用留守印更為詔書令威誅將校  
以激怒將校遂舉兵渡河薛史漢隱帝紀則云帝密詔  
李洪義誅王殷又詔郭崇誅郭威王峻而洪義不敢發  
反以詔示威威即召王峻郭崇及諸將校至曰君等當  
奉行詔書斷予首以報是威尚能守臣節者歐史則直

經史雜記

卷四

聖

書郭威反隱帝既崩郭威遣人迎湘陰公贊即位王峻  
聞贊已至宋州慮左右變生遣郭崇以七百騎往衛之  
案十國春秋載崇至宋州贊召見崇判官董裔說贊曰  
崇瞻視舉措必有異謀不如殺之贊不能決崇遂幽贊  
于外館是峻之遣崇實欲害之也而本紀反云衛之歐  
史則直書王峻遣郭崇以七百騎逆贊于宋州殺之蓋  
當時實錄例有隱諱修史者但照本鈔錄不復改訂耳  
惟列傳中諸臣多有與居正同仕前朝而其子孫亦有  
與居正同官于宋者乃皆據事直書尚見是非之公如  
趙延壽子廷贊仕宋為廬延等州節度使而延壽傳不

經史雜記 卷四

諱其背晉附遼之事崔協子頌仕宋為諫議大夫而協  
傳不諱其任圖譏其沒字碑之語符存審子彥卿仕宋  
封魏王而存審傳不諱其少時犯罪將就戮得妓者救  
免之事王繼宏子永昌仕宋為內諸司使而繼宏傳不  
諱其曾為高唐英將殺唐英自為留後之事尹暉子勳  
仕宋為防禦使而暉傳不諱其反戈推戴唐廢帝之事  
趙在禮孫廷勳仕宋歷岳蜀二州刺史而在禮傳不諱  
其貪暴及憤恚自縊之事安審琦三子皆仕宋為顯官  
而審琦傳不諱其妾通于隸人與之謀殺審琦事皆直  
書不隱初不以同官而稍有瞻狗蓋歐史重書法每謹

經史雜記

卷四

聖

經史雜記卷四終



經史雜記卷五

安康王馬樹廷撰

康王冕服見羣臣

案曲禮天子未除喪稱予小子春秋嗣王在喪則書名尚書大欽後王麻冕黼裳受策即繼體之位所以示臣民不可一日無君也釋冕反喪明未稱王以御事也至踰年方稱即位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得有二君也南史沈文阿傳陳文帝即位文阿議千人無君不敗則亂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

經史雜記

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云云此千古嗣王不易之常經也至宋元祐間孫莘老覺等竟議康王冕服見羣臣為非禮者後儒不察從而附和之遂至紛紜而已若謂陳設華美非喪中所宜則春官天府大喪陳寶器典路大喪出路經固有明文也若謂吉服非禮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此蓋專指初崩而言若既殯之後仍有不廢祭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縉而行事漢志引伊訓太甲當喪越縉行事是也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蓋不獨王被大裘龍袞戴冕璪抑且

畿內臣庶雖有私喪之服盡釋之而即吉以聽命乎上其嚴于事天如此推之于地社若稷一歲之間蓋不啻屢舉服亦屢釋矣嗣王受策見羣臣亦當視此例其祭于殯宮特比朝夕饋奠稍有加固無害也若謂受策見羣臣在路寢喪次以哭踊從事則曾子問曰君薨世子生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太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母哭注云將有事宜清靜也彼世子甫生尚且止其哭以致祝辭况真即繼體位猶當以哭踊為禮哉諸儒之議非也

諒陰謂居廬

經史雜記

案論語子張引高宗諒陰何晏集解載孔安國注云諒信也陰猶默也馬融從之遂采論語注入之說命傳中而邢昺論語疏亦用之皆非尚書說命無逸諒陰皆作亮陰禮記喪服四制則作諒闇鄭注云諒古作梁相謂之梁闇讀如鶴鶉之鶴闇謂廬也當從鄭說作居倚廬為是攷晉書杜預傳元皇后崩依漢魏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陰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廬欽問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



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贈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于父之道玩預說知梁闇乃凶廬謂居倚廬柱楣非信默之謂也信默之解出于安國鄭不褻其說知鄭學之宏通非諸儒所及也

經史雜記

卷五

三

祥禫不同月

禮記閒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無所不佩疏云中閒也喪服小記妻妾則中一以上而禫又學記云中年攷校皆以中為閒大祥之後更閒一月而為禫祭二十五月而祥二十七月而禫此經疏甚明王肅乃以中月為月中則二十六月即可即吉蓋據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而云然也然鄭于祥而縞下云縞冠素紕也于是月禫徙月樂下云言禫明月可以用樂隔別言之不相連屬明是月者不蒙上祥縞之文特以發下徙月耳又檀弓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

疏云鄭必以二十七月為禫者雜記云父在為母為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日禫為母為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反同月若以父在為母屈而不申故延禫月為妻當亦不申祥禫異月乎其魯人朝祥暮歌及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既祥五月彈琴不成聲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餘哀未盡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為母十五日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

經史雜記

卷五

四

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疏駁王說甚精蓋大祥之後閒月而禫徙月而樂即吉有漸不忍忘親王肅異說害教不可從也

案沈堯中又謂三年之喪當為三十六月者此說倡自唐王元感當時已為禮官所駁其議遂寢錢唐張文嘉又據宣公新宮災在薨後二十九日其時主猶在寢證古人喪不止二十七月之說亦非考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杜注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據此知宣公之主已入廟矣

喪服無定制



案西漢河間王良喪太后服三年哀帝特詔以爲宗室儀表益封萬戶東漢濟北王次守喪梁太后詔曰王諒聞以來二十八日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薛宣後母死弟修去官持服宣以爲三年喪人罕行之兄弟自相駁修竟服兄弟一也而一服一不服無定制故也鄧衍不服父喪明帝雖薄其爲人然本無服喪定例故亦不能以此罪之其臣下丁憂有自願持服者則上書陳請有聽者有不聽者亦有暫聽而朝廷爲之起復者如太尉趙憙遭母喪乞身持服明帝不許遣使者爲釋服太僕鄧彪遭母喪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桓郁遭母喪乞

禮記

卷五

五

身詔以侍中行服桓焉以母喪乞身詔以大夫行服踰年詔賜牛酒釋服是也霍諝爲金城太守崔實爲遼東太守俱以母憂自上歸行喪服因無定制聽人自爲輕重故徇名義者寧過無不及如江華遭母憂三年服竟猶不忍除郡守丞掾爲除服東海王臻喪母服闋又追念喪父時幼小哀禮有闕乃重行喪制袁紹母死去官三年禮畢追念幼孤又行父喪青州民趙宣葬親而不閉塋隧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里稱孝然五子皆服中生皆徇名之過也甚至有期功之喪亦得棄官持服者如賈逵以祖父喪戴封以伯父韋義以兄順喪楊仁

以兄喪陳實以期喪西鄂長楊弼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長度尙以從父勃海王郎中劉衡以兄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太常丞譙元槐里令曹全以弟廣平令仲定以姊王純以妹馬融以兄子皆以憂去官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喪不行圍令趙君司徒楊公碑以兄憂不至陳重當遷會稽太守亦以姊憂去職通典云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雖當時詔令綦嚴當亦有依違不行者至晉稽紹拜徐州刺史猶以長子喪去職陶淵明以程氏妹喪自免作歸去來辭是猶沿兩漢之風也

禮記

卷五

六

屬吏爲長官持服

案晉丁潭傳潭爲琅邪王哀郎中令哀薨潭上書求終喪禮曰今制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旣葬而除今國無嗣子喪廷乏主臣宜終喪詔下博議令旣葬除服心喪三年又桓元傳桓溫卒服終府州文武咸辭去齊書王儉傳皇太子妃薨宮臣未知應服否王儉議官僚本屬臣隸存旣盡敬亾自應服褚淵由司徒改司空未拜而卒司空掾屬疑應服與否王儉議依婦在途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之禮其司空掾屬宜居官持服魏書公孫邃傳邃爲青州刺史李佐吏疑所服孝文帝詔曰專古也理



與今違專今也大乖曩義主簿云近代相承服斬過葬而除自餘無服如此則太寥落可準諸境內爲齊衰三月據此是晉以後屬吏爲長官持服并有定制非如漢時自以意爲之也

### 弟子爲師持服

案晉書禮志云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

經史雜記

卷五

七

修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據此知晉時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正準情酌理足以輔翼先王之制可以心喪三年內外並行誠不刊之典也存此庶足以振澆薄敦禮義於師友一倫所裨豈淺鮮哉

### 魯公居喪卽戎

案禮記曾子問篇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

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言伯禽時有戎夷作難雖有三年之喪卒哭往征作棗誓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書多方注云周公歸政明年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卽位後淮夷徐戎並興率師伐之作盼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沒時非居喪卽戎也左傳殺之役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非始禮記之言恐非然曾子問疏明言伯禽所遭爲母喪伯厚偶未照察遽議禮記之非非也父在爲母雖期其實則是三年故以爲三年之喪也

### 公劉非后稷曾孫

經史雜記

卷五

八

據史記周本紀后稷子不窋孫鞠陶曾孫公劉是序其世次直謂公劉爲后稷之曾孫與左傳鄭子自稱高祖少皞崩自稱皇祖文王泛引遠祖者不同矣旣以世次而論則史記漢書並云公劉避桀居豳由后稷至桀時已四百餘年安得公劉爲其曾孫哉蓋不窋失官窋于戎翟之間其時不過西陲一小部落耳國無史官家無譜牒及傳至鞠陶又不知凡閱幾何世矣公劉居豳始復爲聲教之國始有文字紀事故其後君長名氏歷歷可攷然自公劉至文王中歷慶節皇僕差弗毀險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緡古公亶父季歷亦僅十二世歷



商六百餘歲必每世在位皆五十許年又必即位後二三十年生冢嗣方可充其數不然有一甫即位生子者子且如百齡之文王享國百年之穆王矣揆之情理實難據信然則史冊之失于紀載者甚多豈僅后稷至公劉之世次乎

父師少師非疵強

史記殷本紀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紀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

經史雜記

卷五

九

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宋世家云微子數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箕子被髮佯狂為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于比干已死後復言太師少師勸微子去則尚書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者別有其人即名疵強者是此司馬遷說也裴駟不明遷之意于世家所引微子篇文仍引孔傳鄭注而又云比干已死而云少師似誤蓋錯會史記之文耳然史記雜采古書不必悉本安國其言不足據而鄭康成注微子云箕子紂諸父少師不答志在必死則鄭意固以微子所告父師少師為箕子比干矣非

疵強也鄭師祖孔學其說本于安國不可易也且太師是樂官故抱樂器奔周太師不可稱父師父師必是箕子而少師之為比干可知矣又左傳楚克許男面縛銜璧衰經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櫬禮而命之史記亦云周武王克商微子持其祭器造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剗行而前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案武王克商時微子未必面縛自詣左傳史記皆不足信也論語微子去之馬融注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下一早字知微子與父師少師商論去就

經史雜記

卷五

十

即先決計長往武王求之不得故封武庚以續殷祀直至武王崩武庚以叛誅微子方歸周受封于宋若使宗國阽危之時則愬然遠引新王革命之際則抱器來歸孔子肯以仁許之耶

太姒為文王繼妃

案關雎之詩鄒氏忠允以太姒為文王繼妃龍眠錢飲光著田閒詩學推明其說曰朱子宗毛氏以淑女為后妃或疑宮人不知何指如謂王季之宮人古者命士父子異宮彼淑女何豫于王季宮人之憂樂也如謂文王之宮人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姪娣從之未有夫人未至



先有宮人者也攷胡宏皇王大紀昌爲世子娶于有莘曰太姒謂太姒至時王季故在文王無宮人審矣然嘗讀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明爲文王卽位之初年其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一皆由于文王夫娶妻必待父母之命父在子得自主乎書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史記載文王年九十七而云享國五十年當以四十七卽位不知太姒此時爲年幾何若正當及笄則文王且五十齒不相當也大明又曰纘女維莘纘繼也疑太姒爲文王繼妃因倍大紀稱昌爲世子娶于有莘者非太姒也意必前有莘女

經史雜記

卷五

三

不祿無子文王中年再娶于莘而得太姒有不如之德因有則百斯男之慶若是則關雎爲文王宮人之作亦足據矣又注大明詩云文王爲世子時所娶之莘女非太姒之姊也故曰倪天之妹明有姊也曰纘女維莘明以莘女繼莘女也其長子維行行嫁也女子有行之行此自有莘氏珍重其女而尊稱之以禮重嫡長故也然則仲任與太姒皆不居長厥後周人凡稱女每以季女爲貴豈不以此哉

文王十子序次

攷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

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邠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據此則十人同母後漢書襄楷傳云文王一妻誕致十子與史記合史記當據世本言必可信乃定四年傳長宏言蔡叔康叔之兄而賈逵杜預並以蔡叔爲周公兄蓋據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爲說然富辰或可隨便言之未足據也又祝佗言武王之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八人者伯邑考前死不數武王故八也無官者非無爵邑之謂

經史雜記

卷五

三

也若管若蔡若曹若邠若霍皆其封邑但非周公等爲六卿之長可比故曰世官耳周公于管叔爲弟康叔聃季于曹邠霍皆爲弟而竝爲六卿佗言此以明不尙年之義其下遂言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尙年也蓋曹之祖振鐸文王子晉之祖唐叔虞武王子也曹乃晉之叔父行齒尊長晉侯爵而曹伯爵故非尙年也此就五叔中抽出言之耳而杜以振鐸與武王異母解五叔于管蔡邠霍外去振鐸而易以毛叔聃毛叔聃無可攷此皆諸說之與史記互異者至管叔爲周公兄自古相傳初無異議而白虎通姓名篇云文王十子



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邠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是又以管叔為周公弟恐不足信究當以史記為定

左傳繼室有二

案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注云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此繼室即元妃之娣姪始娶元妃時之媵也又昭公二年晉平公少姜卒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晉韓起如齊逆女此繼室乃娶于夫人卒之後者也未有兩在而一稱繼者昔晉文公出狄人以齊咎如二女叔隗季隗納

經史雜記 卷五

三

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後歸國文公以女妻趙衰是曰趙姬趙姬請逆叔隗叔隗來趙姬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是文公貴女為妾也文公已妻季隗矣及其至秦穆公以宗女五人妻之公既歸迎夫人于秦是後娶為妻不以季隗為夫人也亦有兩在而不同室者如晉書禮志所載二妻者王昌劉仲武吳國朱某鄭子羣皆處亂世昌子羣皆以前妻隔絕仲武以出其妻別舍朱以入晉晉賜之妻是也亦有兩在同室者如延康中陳詵妻李遭賊請活姑命為賊掠去詵更娶盧氏後得李消息迎還李凸詵疑服制司馬王愆期讓曰

詵有老母不可莫之養妻無歸期納妾可也李雖沒賊尚有生冀詵尋求之理未盡而便娶妻誠詵之短也應以盧氏為繼室是也若他史所載晉程諒之立二嫡賈充之左右夫人五代晉高祖于安重榮兩妻並封陸定國娶河東柳氏又納范陽盧氏俱為舊族嫡庶不分以至溫嶠之後妻王氏何氏俱贈夫人而不及前妻李氏皆私意曲情不足道矣

象刑非畫象

世俗以為治古無肉刑有象刑其言出于戰國奸民游士之口案堯典象以典刑鄭康成注云正刑五加之流

經史雜記 卷五

古

宥鞭撲贖刑謂之九刑正刑五者墨劓宮刑殺見周禮秋官司刑掌戮諸職其實起于唐虞以前攷苗民之劓刑極黥用以殺戮無辜故舜遏絕之非謂不用五刑也堯典象以典刑及五刑有服臯陶謨五刑五用皆是書序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鄭注司刑引呂刑以為夏時之法又多方劓割夏邑此夏之刑也盤庚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康誥無或劓刑人此商之刑也然則肉刑三代皆有之矣書大傳則云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而反于禮又云唐虞



象刑犯墨者蒙帛犯劓者赭其衣犯贖者以墨幪贖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又漢文帝十三年下令曰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諸說皆以象刑爲畫象之象故荀卿非之以爲治古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亦不待象刑矣以爲人或觸非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所謂象刑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然則象刑卽鄭注五刑是也

### 刑罰世輕世重

周書呂刑刑罰世輕世重傳云刑罰隨世輕重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荀子正論篇云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楊倞注云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眾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書甫刑言世有治亂故刑有輕重此說與傳正相反非也傳雖魏晉閒人僞撰大略亦本漢經師古訓非盡臆造也若荀卿非尙書儒所引或斷章取義耳不必概從也

### 漢除肉刑

案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律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也攷漢書鼂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已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也周書呂刑疏漢除肉刑宮刑猶在大隋開皇之初始除舜典鞭作官刑及武成固有敵于我師疏皆稱大隋乃隋儒語也疏雖繫孔穎達作實取之顧彪劉焯劉炫三人皆隋人語有未經刪除盡淨故元文猶有存者也

### 援經決獄

案張湯爲廷尉每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尙書春秋者補廷尉史亭疑奏讞倪寬爲廷尉掾以古義決疑獄奏輒報可張敞爲京兆尹每朝廷大議敞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宣帝時有一男子詣闕自稱衛太子舉朝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卽令縛之或以爲是非未可知不疑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已爲罪人矣帝及霍光聞之曰公卿當用經術明大義者匈奴大亂議者遂欲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春秋士勾侵齊聞齊侯率引師還君子善其不伐喪今宜遣使弔問則四夷聞之咸服中國之仁義宣帝從之呼韓邪單于遂內屬朱博趙元傅晏等奏何武傅喜雖已罷退仍宜革爵彭宣劾奏博元晏等



禁錮大臣以專國權詔下公卿議龔勝引叔孫僑如欲專國譜季孫行父于晉晉人執囚行父春秋重而書之今傅晏等職為亂階空治其罪帝乃削晏封戶坐元罪賈捐之與楊興迎合石顯上書薦顯為顯所惡下獄定讞引書讒說殄行王制順非而澤請論如法捐之遂棄市與滅死一等此皆無成例可援而引經以斷事者也援引古義固不免于附會然有合于王制周禮邦成比例之法王制凡聽五刑必察大小之比以成之注曰大小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大司寇凡獄訟以邦成比之注曰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疏曰邦成是舊法成事

經史雜記

卷五

七

品式若今律其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夫曰已行故事曰舊法品式即所謂古義也曰比之成之即所謂援引斷決也

莽託尚書

王莽僭竊動引經義以行其奸使羣臣奏曰周成王幼不能修文武之業周公居攝則周道成不攝則恐失墜天命故君奭篇曰我嗣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過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裴諶乃匹隊命此言周公服天子袞冕南面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不知其意故不悅也書嘉禾逸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

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也又康誥篇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平帝疾莽又作策請于泰時植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勝于前殿敕左右勿言又以漢高廟為文祖廟取虞書受終文祖之意此皆援尚書以行事也蓋漢重經術經重家法博士所習皆有師承案據非能空造莽之偽託正為攝政復辟古學如此故得售其欺倘本無此事莽亦何由託之哉後胡廣中庸安石周禮欲藉經術以行其私者皆襲莽之故智耳

左右史得交相攝代

經史雜記

卷五

六

案周禮太史職云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襄二十五年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是太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太史為左史也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柄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曰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伯為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為右史也若有關則得交相攝代故尚書洛誥史佚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成王太史襄二十年鄭使太史命伯石為卿皆太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若太史有關則內史亦攝之觀禮賜諸公奉篚服太史是右者彼亦宣行王命



故居右也周書史記篇云維正月王在成周味爽召三公左史戎夫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汲郡古文亦云穆王二十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記是左史記言矣

漢詔多天子自作

案武帝以淮南王安工文詞每賜安書輒令司馬相如視草是帝先具草而使詞臣潤色也哀帝策董賢爲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語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公故事長老莫不心懼此必非代言者所敢作也光武詔司徒鄧禹曰司徒堯也匹賊桀也宜以時進討立陰貴人爲后詔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于

經見雜記

卷五

五

今三年宜奉宗廟爲天下母又帝疑侯霸薦士有私賜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成仁耶明帝登極詔曰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實賴有德左右小子章帝詔亦有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此等詔詞又豈人臣代草所敢出也明德馬皇后答章帝請封外家詔曰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欲以身率下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飭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鞵領褒正白願視御者不及遠矣又飭章帝曰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后好學能文此詔當亦

自作也

漢定石經

據後漢書靈帝紀及儒林傳皆謂熹平四年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于石碑樹之學門據蔡邕傳又言熹平四年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鳳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然攷宦者呂強傳則云時宦者汝陽李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于

經見雜記

卷五

五

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據此是熹平正定石經雖有靈帝之詔蔡邕之奏而發端白帝實自李巡始也洵爲有功聖經又隋書經籍志李巡注爾雅三卷夫後漢宦官如鄭眾孫程良賀曹騰及呂強等固皆屬清慎自守之輩而求如巡之篤學有志者曾有幾人惟和帝時蔡倫始造紙會典東觀校讎經傳同時北海趙祐博學多覽儒者稱之庶堪與先後頡頏焉特身屬宦寺不得與當時縉紳士大夫同見稱述於後世爲可惜也

漢文帝始置五經博士

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疑文帝紀無立



博士事然攷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  
 博士又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  
 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  
 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  
 諸子傳說說字誤當猶廣立于學官為置博士翟酺傳  
 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又  
 趙氏孟子題辭孝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  
 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王應麟  
 玉海藝文云爾雅文帝立博士亦本之孟子漢書也而  
 李賢注翟酺傳則云武帝建元五年始制五經博士文

經史雜記

卷五

三

帝時未遑庠序之事云云不知何據殆未詳攷耳

經策尺度

案儀禮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  
 注云名書文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疏云簡者未編  
 之稱策是眾簡相連之名鄭論語序云易詩禮樂春秋  
 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四寸三分居一又謙焉  
 是策長短也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服虔注左氏云古  
 文篆書一簡八字是簡容字多少也是尚書與左氏竹  
 簡字數多寡不同然亦大概言之不必尚書定三十字  
 左氏定八字故漢書藝文志論語酒誥召誥脫簡云率

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  
 十二字蓋多不過三十字少不過八字耳

三族不得有異姓

鄭康成注堯典云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毛詩芻  
 蕘序云周室道衰棄其九族傳云九族者據已上至高  
 祖下及元孫之親正義云此古尚書說鄭取用之異義  
 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  
 五屬之內為一族父母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  
 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之子適人者與其子  
 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

經史雜記

卷五

三

女昆弟適人者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  
 母姓為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元孫凡  
 九皆為同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為妻  
 父母有服明九族不得但施于同姓元之聞也婦人歸  
 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為異姓其子則  
 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  
 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不當有異姓  
 異姓其服皆總麻總麻之服不廢嫁女娶妻是為異姓  
 不在族中明矣

案爾雅內宗曰族母妻則曰黨古所謂族者專指宗



姓而言後世誤以父母妻爲三族以致濫刑顧寧人謂始于杜預然漢書張晏三族注謂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註則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則此誤不自杜預始矣

### 漢重節義

東漢人士尙氣節重名義好爲苟難以邀聲譽遂成風俗有盡力于所事以著其忠義者如李固被戮弟子郭亮負斧鎖上書請收固尸杜喬被戮故掾楊匡守護其尸不去由是皆顯名第五種爲衛相善門下掾孫斌種以劾宦官單超兄子匡坐徙朔方朔方太守董援乃超

經史雜記

卷五

五

外孫斌知種往必被害乃追及種于途格殺送吏俱逃以脫其禍太原守劉瓚以考殺小黃門趙津下獄死王允爲郡吏送瓚喪還平原終三年乃歸公孫瓚爲郡吏太守劉君坐事徙日南瓚身送之自祭父墓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送守日南恐不得歸便當長辭乃再拜而去是也有感知遇之恩而制服過厚者如傅奕聞舉將沒卽棄官行服李恂爲太守李鴻功曹而州辟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歸葬持喪三年樂恢爲郡吏太守坐法誅恢獨行喪服桓典以國相王吉誅獨棄官收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袁逢舉荀爽有道爽不

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是也有辭爵以爲高者如西漢時韋賢李子元成應襲爵讓于庶兄宏宣帝高其節許之至東漢鄧彪亦讓爵于異母弟明帝亦許之劉愷讓封于弟憲逃去十餘年有司請絕其封帝不許賈逵奏當成其讓國之美乃詔憲嗣是也亦有讓不得請者如桓榮李子郁讓爵于兄子汎明帝不許乃受封丁琳李子鴻請讓爵于弟盛不報鴻乃逃去以採藥爲名後友人鮑駿遇之東海責以兄弟私恩絕其父不滅之基鴻感悟乃歸受封郭躬子賀當襲讓與小弟而逃去詔下州郡追之不得已乃出就封徐防李子賀當襲讓于弟

經史雜記

卷五

五

崇數歲不歸不得已乃就封是也有輕生報讎發于義憤者如崔瑗兄爲人所害手刃報讎去魏朗兄亦爲人所害朗白日操刀殺其人于縣中蘇謙爲司隸校尉李嵩按罪死獄中謙子不韋與賓客掘地道至嵩寢值嵩入廁乃殺其妾與子又疾馳至嵩父墓掘得其父頭以祭父是也又有化人報讎狗友忘身者如何容有友虞緯高父讎未報而病將死泣訴于容容卽爲復讎以頭祭其父墓鄧暉有友董子張父爲人所殺子張病且死對暉歎歎不能言暉曰子以父讎未報也乃將賓客殺其人以頭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是也凡此皆氣節



相尙一意孤行徇人刻己而不自知其過當也然倘值國家緩急友朋患難尙可藉以扶持顛危若皆優游恬退置身局外稱無心老作自了漢其于斯世何賴焉令人思漢代之風不置也

六朝世族

案陶侃微時郎中令楊暉與之同乘溫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同載楊方在都縉紳咸厚之方自以地寒不願留京求補遠郡乃出爲高梁太守王僧虔爲吳興郡守聽民何係先等一百十家爲舊門遂爲阮佃夫所劾張敬兒斬桂陽王休範以功高當乞鎮襄陽齊高輔政以

經史雜記

卷五

幸

敬兒人位本輕不欲便處以襄陽重鎮侯景請婚王謝梁武曰王謝門高可于朱張以下求之陳顯達既貴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誠諸子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驕人王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褚淵戲儉以爲連壁儉曰老子遂與韓非同傳敬則聞之曰我本南沙小吏今得與王衛軍同拜三公復何恨據此知當時門第之見習爲固然有出自寒微卽官高位重亦不敢與世族比如晉之顧榮卞壺毛寶朱伺朱序劉牢之劉毅等宋之檀道濟朱齡石沈田子毛修之朱修之劉康祖到彥之沈慶之等齊之王敬則張敬兒

陳顯達崔慧景等梁之陳伯之陳慶之蘭欽曹景宗張惠紹昌義之王琳杜龕等陳之周文育侯安都黃法氈吳明徹等皆身出素族而能禦侮戡亂爲國家所倚重而所謂高門大族者除王導謝安尙稱朝廷柱石餘如王宏王曇首褚淵王儉等與時推遷爲興朝佐命雍容令僕裘屐相高一時咸以士庶之別爲貴賤之分積習相沿遂成此風俗耳

朱陸異同

朱陸異同後之論者斷斷不已蓋始於鵝湖之詩初朱子送呂東萊先生至鵝湖東萊約陸子壽子靜二先生

經史雜記

卷五

其

來會子壽賦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卽孟子所謂人心之所固有使人知省察擴充如築室有基成岑有址也固也但築室成岑自有許多結構積累之功非基卽是室址卽是岑也正賴聖經賢傳辨別是非邪正不至鹵莽滅獵以求得其精微之蘊乃謂傳注可不留情精微可不著意乎子靜和云墟墓興衰宗廟歛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簡易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



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自今前四句正見欲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集義以生其浩然之氣也固也乃謂自有簡易功夫則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屬多事終日止謂心即理冥心寂坐而已其真偽何由以辨何由能自下升高乎朱子三年後乃和以寄懷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在籃輿度遠岑此追憶當日相會時事也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此探問別後工夫也因子壽脫離傳注子靜自矜簡易恐開蹈空之弊故下結云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閒有古今後朱子答項平

經史雜記

卷五

三

元尙風雅

案有元一代文學甚輕當時有九儒十丐之謠科舉亦屢興屢廢宜乎風雅之事棄如弁髦矣而縉紳之徒往往以文墨相尙每歲必聯詩社四方名士畢集燕賞窮日夜詩勝者輒有厚贈饒介爲淮南行省參政豪于詩自號醉樵嘗大集諸名士賦醉樵歌張簡詩第一贈黃金一餅高啓次之得白金三斤楊基又次之猶贈白金一錠見明史文苑傳然此猶仕宦者之提唱也貫駿齋工詩文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璧見元史小雲石海涯傳浦江吳氏結月泉社聘謝臯羽爲考官春日田園雜興題取羅公福爲首見懷麓堂詩話松江呂璜溪嘗走金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爲主考第其甲乙厚有贈遺一時文人畢至傾動三吳見四友齋叢說又顧仲瑛玉山草堂楊廉夫柯九思倪元鎮張伯雨于彥成諸人嘗寓其家流連觴詠聲光映蔽江表見元詩選此皆林下之人揚風扞雅者也其他以名園別墅書畫古玩相尙者更夥如倪元鎮之清閨閣楊竹西之不得雲山樓花木竹石圖書彝鼎擅名江南至今猶有豔稱之者蓋自南宋遺民故老相與唱歎于荒江蔓草閒而流風餘韻久而弗替遂相沿爲此風會焉耳

經史雜記

卷五

三



毛氏議禮之非

案曾子問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許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孔疏曰女之父母已葬壻家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取禮也蓋孔氏以女家不許而男別取與男家不許而女別嫁互文見義毛氏乃謂壻請辭婚後女家復請重理前說而男家反故以餘哀未忘弗敢即取然後女家徐徐嫁之謂仍嫁此壻弗別嫁也殆因何孟春餘冬序錄深疑此記之有偽故毛氏解以此說案之經文全不相合夫讀古人書當知其立言之意而不可拘滯于其辭此禮文蓋爲屆婚期

經史雜記

卷五

三

而遭喪者男或以中饋之乏主不能待其女免喪而先議別取女或以標梅之過期不能待其壻免喪而先議別嫁故聖人明爲之制使必待三年免喪而後請明未三年免喪以前不容有異詞也使必待壻不取而後別嫁必待女不嫁而後別取苟非壻不取女不嫁則斷無別取別嫁之理也然則所謂壻不取女不嫁者乃充類至義之盡要亦必無之事也毛氏解爲仍嫁此壻弗別嫁也橫生臆見不可從也又經文三月廟見稱來婦也毛氏謂三月廟見爲廟見舅姑引春秋傳楚公子圍娶於鄭告於莊共之廟是迎婦必告廟也謂宋人誤信士

禮不告廟改三月廟見爲三日必成婦三日而後廟見又謂舅姑見婦在娶日婦見舅姑在次日脫不幸而舅姑偕亾則必三月之後奠於廟而見舅姑成子婦之禮謂之廟見乃曰不廟見者不成婦是廟見見舅姑非見祖也成婦者成子婦之禮非成夫婦也今攷之禮納采即告廟今家禮主人具書夙興奉以告祠堂是也至親迎又告廟今家禮主人告於祠堂遂醮其子而命之迎是也與春秋楚公子圍告於莊共之廟豈有異乎至謂宋人誤信士禮改三月爲三日司馬溫公有婦入門即拜影堂之說而朱子非之安得謂宋人誤信士禮乎其

經史雜記

卷五

三

所謂舅姑見婦在娶日婦見舅姑在次日則是舅姑先見婦婦後見舅姑也有是禮乎且改三月爲三日正斟酌古今之宜也如必謂婦始至當先見舅姑而後入寢則舅姑偕亾何爲必三月之後始廟見乎如必謂舅姑偕亾之廟見爲成子婦之禮則下文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禮不幾贅乎然則毛氏之說殆委巷之禮也夫

禘大禘小之說

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日嘗冬日烝鄭注謂是夏殷之祭名王制又云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鄭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



朝廢一時祭是虞之時祭與夏殷同名鄭于王制注及周禮春官大宗伯注禮緯注并作禘祫志駁許氏五經異義又以爲王制所記乃殷以前之制至周公制禮改春爲祠夏爲禴禴卽禘以禘專爲殷祭不爲時祭之名蓋因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云云司尊彝亦有春祠夏禴云云又詩小雅天保禴祀烝嘗于公先王及毛氏傳文推測知之殷盛也盛祭卽大祭也爾雅禘大祭凡祭之大于餘祭者皆得爲禘故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夏至祭感生帝于南郊祭法有虞氏夏人用人禘嘗此禘謂圜丘大傳王及宗廟五年一祭皆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禘謂南郊及宗廟五年一祭皆

經史雜記

卷五

三

爲禘公羊傳五年再殷祭謂五年之中一禘一禘禘之言諦審諦昭穆徧祭之禘之言合合先君之主于太祖之廟而祭之皆有盛大之義皆殷祭也夏殷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爲禘祭明年爲禘後因以爲常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周制以魯禮推之亦三年喪畢爲禘祭明年爲禘後因以爲常亦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所謂再殷祭者如此謂再殷祭皆在此五年中耳其實前禘距後禘前禘距後禘皆已六年矣夏殷之制與周異者天子當禘之歲春惟一禘而不禘夏秋冬皆有禘又有時祭禘在先時祭在後所謂天子植禘禘嘗禘烝是也諸侯

當禘之歲春亦惟一禘而不禘夏當行時祭一禘之時植行一禘而不時祭以異于天子惟秋冬時祭與禘得並舉然亦時祭在先禘祭在後以異于天子所謂諸侯禘植禘一植一禘嘗禘烝禘是也天子惟禘歲廢一時祭諸侯歲朝則平常已每歲廢一時祭至禘歲夏禘又廢凡廢二時祭云若周則當禘之歲但行于孟秋當禘之歲但行于孟夏餘三時皆不行天子諸侯皆然但天子禘禘時祭並舉諸侯行禘禘則廢時祭此周制與夏殷異也因周禘但行于秋故時祭名嘗禘祭又名大嘗則祭統所云內祭大嘗禘是鄭言三代時祭禘禘之制

經史雜記

卷三

三

如此案文二年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說甚精但孔安國論語注曰禘禘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據此似禘與禘無別矣攷鄭禘禘志說禘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與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



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皆北面無穆主也蓋裕為合聚昭穆禘為諦審昭穆公羊傳說深得合聚之義而鄭說禘深得諦審之義與孔安國禘皆序昭穆合裕則于太祖廟列羣廟之主禘則于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故云裕大禘小而賈逵劉歆云裕禘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說雖異而意則同鄭說必有所本古書亾失者多後儒不能信古憑臆攻難自陸淳趙匡以下妄說紛紛皆不足辨

有虞氏宗堯配天

案舜為天子當必立祖廟堯祖廟當遷于丹朱之國舜

經史雜記

卷五

三

父瞽叟瞽叟父橋牛橋牛父句望句望父敬康敬康父窮蟬窮蟬父顓頊唐虞五廟則舜當以敬康以下為四親廟窮蟬親盡則入祧廟而顓頊為太祖馬融注臯陶謨祖考來格三句謂為舜除瞽叟之喪而祭宗廟之樂或疑舜父之喪不知在何時馬說似出臆度然是時舜已自制韶樂則在為天子後孟子言為天子父以天下養舜為天子瞽叟尚在則馬氏除喪之說未為無據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此謂配天之祭耳上古配天專尚有德故舜郊天猶以丹朱為尸其時未有嚴父配天之禮三代以下遂用其姓代之故俗儒妄以禘與祖宗皆宗廟之祭遂

謂舜之祖廟所宗者堯然則瞽叟以上四親將于何廟祭之中庸言舜大孝何以云宗廟饗之耶非也

昭穆原廟制

昭穆之義原本廟制自太祖始基外一傳為昭再傳為穆而由是以至于盡如后稷為始祖依次遞序以至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則共懿以後凡入廟者皆得以昭穆計之此昭穆以世次而定不可移易者也至祧廟時則昭穆一變如祧王季時則文遷于昭武遷于穆昭穆稍變至祧文而武仍遷昭成仍遷穆則不變如故如是三變而六廟已盡是祧在遷廟與合

經史雜記

卷五

三

食太祖者仍相繼焉此昭穆以廟次而定者一如世次之昭穆或移易而仍不移易者也若或祖孫相繼則以昭繼昭以穆繼穆世次已變則昭穆不得不移易也且有兄弟相繼如閔僖叔姪相繼如懿孝者則不惟昭穆移易而倫序亦移易矣然當時之論世次廟次者反以變為正以亂為定若僖躋于閔則為逆祀孝升于懿則為畔制此昭穆又以位次而定舉世次廟次而一概移易焉而無可如何者也故工史書世以世次而言也宗祝書昭穆以廟次而言也穀梁傳云不以親親害尊尊以位次而言也夫父昭子穆對位者也父穆子昭降等



而對位者也祧必在昭祔必在穆祧必在東祔必在西  
晉孫毓云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有謂七廟之  
制太祖居中昭不必居左穆不必居右古人以右爲尊  
當以太祖廟之東平行以次而東爲四親廟今攷廟以  
昭穆爲左右雖不見于經然周禮家人曰先王之葬居  
中以昭穆爲左右注曰昭居左穆居右故賈疏卽以墓  
之昭穆推廟之昭穆若五七並列則尊卑偶坐必不可  
通故漢復廟制同堂異室以一世爲一室唐貞觀二十  
二年許敬宗奏亦云共堂別室雖乖古制通易可行也

廟制三代不同

經史雜記

卷五

七

案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云  
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武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  
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  
昭二穆而已鄭據禮緯稽命徵及鈞命決云唐虞五廟  
親廟四與始祖五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  
周六廟至子孫七故七廟惟周制爲然蓋禹之時祇有  
高祖以下四親廟至子孫並禹則五矣湯之時祇有契  
及四親至子孫並湯則六矣周文武之廟不毀以爲二  
祧始祖之廟亦不毀則爲七矣而王肅以爲自古帝王  
皆以七廟爲定制非起于周非也禮器穀梁王制皆云

天子七廟而盧植尹更始皆以爲專是周制諸書雖不  
云周室其實則是專指周制以諸書皆周儒筆也惟朱  
子云周制五廟二昭二穆至祧文時始立文世室于廟  
之西北祧武時始立武世室于廟之東北而爲七廟凡  
昭之祧主藏于武世室穆之祧主藏于文世室云云者  
蓋因周初七廟未備在康昭以前尙與諸侯五廟無異  
至穆王祧文時始加六廟至共王祧武時始具七廟故  
云然耳若夫廟位則必南向攷雜記魯廟用羊雍人自  
爵祿君代祖南面以賜卿北面拜受之夫曰北面封羊

經史雜記

卷五

七

北面拜受是廟南向也而廟主必東向蓋廟外有門垣  
內有堂室皆南向惟堂東西稍謂之夾室雜記所謂魯  
廟之禮有東西夾室是也室實未嘗東向而其式以西  
爲尊但啓戶于東南一隅而北磊土壁謂之墉南啓交  
窗謂之南牖自此迤西其在南隅曰與在北隅曰屋漏  
當與與屋漏之間正西壁下爲室之盡處爲至尊而廟  
主所藏在其壁間且藏以石室所稱宗祏是也則凡祭  
大小皆設主于室而後迎尸于堂焉此其大略也代遠  
年湮後儒好爲臆斷或五廟九廟或南向東向異說紛  
紛矣



明堂之制

匠人明堂五室其實則十二堂以月令攷之中央太廟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西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

經史雜記

卷五

三

北堂曰元堂左个此明堂之制也明堂位所謂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是也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是明堂為祀五天帝五人帝而以文武配食之處也文王生時紂尚在武王初定天下生時宮未暇為明堂制周公致治制禮樂乃立明堂于洛邑洛誥王入太室裸即月令所謂太廟太室也毛奇齡明堂問專嘗鄭康成之主五室之非誤矣

案昆山王應雷謂明堂即王之六寢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得于王之寢地當在南郊與郊天同迎尸又

謂郊天迎尸亦當于明堂攷通典載南郊去國五十里明堂在國三里之外七里之內相距四十餘里有祭祀迎尸遠在四十里外者蓋周禮掌次凡祭祀張尸次其尸幄切近壇宮迎尸即于此幄是未攷注疏故耳

裸禮有二

案禮記郊特牲云周公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論語既灌孔安國注酌鬱鬯灌以降神此皆言始時灌地降神之裸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鄭注周禮司尊彝云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

經史雜記

卷五

三

此皆言獻尸之裸洛誥殺禋是先殺後裸為獻尸之裸疏誤以獻尸之裸為即是降神之裸也非也

皇天上帝

案冬至所祀于圜丘以帝嚳配者皇天也正月所祀于南郊以后稷配者上帝也諸經文有兼稱者有單稱者賈公彥云春秋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即春天文耀鉤云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也又元命包云太微為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又按元命包云紫微宮為太帝又云天生大列為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傍兩星巨室子位故為



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  
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  
極星下一明者為太乙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  
大帝之號也音志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名曰北辰  
其紐一星天之極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  
而極星終古不動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  
辰耀魄寶又云皇天上帝又名太乙帝君以其尊大故  
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得連  
上帝而言至于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故尚書君奭  
云格于皇天鄭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璠案設  
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觀堯典曰欽若昊天皆是

經史雜記

卷五

記

上帝單名之事是皇天得兼稱上帝上帝不得兼稱皇  
天也

### 古今樂律

古樂鐘磬琴瑟壎篪祝敔今樂則用箏笛鼓板宋史樂  
志云蜀人房庶著書論古樂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  
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為方響絲竹琴簫也  
後世變之為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土塤也變而為甌  
革麻料也擊而為鼓木祝敔也貫之為板此八音者於  
世甚便其意蓋以世所謂雅樂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  
豈盡淫聲今古之分分於聲之變而不在器也古樂五

音十二律今樂則稱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句合中興四  
朝樂志敍云蔡元定嘗為燕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意  
略言黃鐘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一字  
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鐘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為清  
濁其中呂蕤賓林鐘用尺字其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太  
簇夾鐘清各用五字而以上下緊別之緊五者夾鐘清  
聲俗樂以為宮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略也唐  
宋所謂四聲二十八調者段安節樂府雜錄謂用宮商  
角羽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去聲宮  
七調則正宮高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

經史雜記

卷五

四

皆生於黃鐘入聲商七調則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  
石調歇指調林鐘調越調皆生於太簇平聲羽七調則  
般涉調高般涉調中呂調正平調南呂調仙呂調黃鐘  
調皆生於南呂上聲角七調則大食角高大食角雙角  
小石角歇指角林鐘角越角皆生於應鐘上平聲為徵  
聲商角同用宮逐羽音蓋聲由陽來陽生於子終於午  
燕樂以夾鐘收四聲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為角其正  
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鐘為律本蓋徵在商  
之中猶之周禮圖鐘函鐘黃鐘三宮有角徵羽而無商  
商角同用而宮逐羽音移宮換羽角必反宮鄭康成以



為祭尙柔而商堅剛陳鳴樂書以商為金聲而周以木  
王避其所剋似皆曲說也若今所謂七調十三調者七  
調則淒涼調凡字調閉工調正宮調乙字調梅花調頂  
調也十三調則黃鐘調正宮調大石調小石調仙呂調  
中呂調南呂調雙調越調商角調般涉調子母調也調  
之高下或以橫直為喻如琴之十三徽為橫七絃為直  
是卽二十八調之遺也與通雅云十二律正倍二十四  
聲後以不能盡用加四清聲合為十六今宮譜北曲亦  
十六調也然則陳晉之以京房二變四清為樂之靈似  
屬過高之論矣

經史雜記

卷五

三

經史雜記卷五終

經史雜記卷六

相墓非始於郭璞

安康王玉樹廷植

世傳相墓之術始於郭璞然後漢書袁安傳安覓地葬  
父有三書生指一處云葬此當世為三公安從之故累  
世隆盛晉書羊祜傳有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氣祜  
乃鑿之相者曰猶當出折臂三公祜墮馬折臂果位三  
公則又在璞之前卽璞本傳亦止載其卜筮靈驗之處  
亦未嘗及相墓又璞所著書載其靈驗事迹者曰洞林  
抄京費諸家最要者曰新林又卜韻一篇注爾雅三蒼

經史雜記

卷六

一

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楚詞子虛上林賦及所作詩賦  
誄頌共數十萬言亦無所謂葬經也惟內稱郭璞葬母  
暨陽去水百步或以近水言之璞曰當卽為陸矣其後  
果沙漲數十里又璞為人葬墓晉明帝微服觀之問主  
人何以葬龍角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當致天子帝  
曰當出天子耶主人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至耳此璞  
以相墓擅名而後世皆以為葬術之始而葬術之行亦  
卽由是時而盛陶侃將葬父家中忽失牛有父老謂曰  
前岡見有一牛眠山汙中若葬之位極人臣又指一山  
曰此亦其次當出二千石侃尋得牛因葬其處以所指



別山與周訪葬其父後果爲三公訪爲刺史宋武帝父墓在丹徒侯山有孔恭者善占墓謂此非常地後果爲天子齊高帝舊坐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百里不絕其上常有五色雲宋明帝惡之遣占墓者高靈文往相之靈文先給事齊高乃詭曰不過方伯耳私謂齊高曰貴不可言後果登極齊高之母劉氏與夫合葬時墓工始下鋪有白兔跳起及墳成又止其上荀伯玉家墓有相者曰當出暴貴而不久伯玉官果至散騎常侍坐事誅柳世隆曉術數于倪塘創墓與賓客往遊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李正葬其地杜嶷葬祖父梁元帝忌之令墓

經史雜記

卷六

工惡爲之逾年嶷卒梁武丁貴嶷昭明求得善墓地被僉三副以己地奏帝買葬之有道士謂此地不利長子教以用蠟鵝諸物厭之後事發昭明以此慙懼而薨吳明徹葬父有伊氏善占墓謂其兄曰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過此此是最小子大貴之徵明徹後果大貴是相墓之術六朝時益盛行矣據昭明太子傳不利長子吳明徹傳最小子大貴之言卽術家所云大房小房之說也

渾天儀傳自齊梁

言天體者三家一周髀亦曰蓋天二宣夜三渾天宣夜

經史雜記 卷六

家絕無師說不知其術若何周髀之說謂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傍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攷驗天象多所遺失故史官不用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儀說云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當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

經史雜記

卷六

三

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闕始經營之鮮于晏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康成陸績王蕃姜岌張衡晉葛洪皆論渾天之義江南宋元嘉中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令錢樂之亦鑄

四〇七



銅爲儀傳于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于長安衡長八尺孔經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自唐宋以來其法漸密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千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于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于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

經史雜記

卷六

二

環以其上下四旁于是可攷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單赤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于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度數而又斜倚于赤道之腹以交結于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于是可攷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

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而又爲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旣得隨環東西轉運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大略也

唐古文非倡自昌黎

攷新唐書文苑傳序唐興百餘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歷貞元開美才輩出擣嶠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唐之文完然爲一代法此其極也是宋景文謂唐之古文由韓愈倡始其實非也案唐書韓愈傳大歷貞元開文字多尙古學效揚雄董

經史雜記

卷六

三

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于一代舉進士投文公卿閒故相鄭餘慶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獨孤及文集尙行于世已變駢體爲散文爲左拾遺上疏陳政史稱其爲文彰明善惡長于議論其勝處有先秦西漢之遺風然則獨孤及者爲有唐文路之前驅實昌黎先聲之嚆矢也

書院創自唐開元

唐元宗於麗正殿置修書院稱爲麗正書院舊唐書職官志所載開元七年於麗正殿置修書使是也後又創



集賢書院者二一在東都明福門外一在大明宮光順門外蓋十三年與學士張說等宴於集賢殿因改名集賢改修書使為集賢書院其大明宮書院本命婦院屋宇宏敞永泰九年三月詔僕射裴冕等十三人每日於集賢書院待詔是書院之名創自朝廷也自是凡讀書之地皆稱書院至宋則有四大書院范石湖石鼓山記謂徂徠金山岳麓石鼓也吳草廬重建岳麓書院記又謂四大書院二在北二在南在北者嵩陽睢陽在南者岳麓白鹿洞也然攷文獻通攷所載四大書院乃白鹿洞石鼓應天府岳麓四處其創建惟石鼓最先唐元和

經史雜記

卷六

開衡州秀才李寬中所建卽刺史河中呂溫題尋真觀李秀才詩者朱子石鼓書院記作李寬黃清老石鼓學田記仍作李寬中次則白鹿洞南唐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本道為洞主掌其教授次則岳麓宋太祖開寶中郡守朱洞始創字其議則創自彭城劉整又次則應天府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卽楚邱戚同文舊居造舍百五十開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其名聞於朝廷則自白鹿洞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肆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次應天府

大中祥符二年賜額次則岳麓大中祥符八年召見山長周式拜國子監主簿使歸教授詔賜書院名贈賜中祕書次則石鼓學田記云宋景祐丙子始賜額蓋仁宗景祐三年也通攷序於真宗之前誤矣衡州府志至道二年郡人李士真卽李寬舊址創書院至景祐二年劉沆守衡州請於朝賜額馬氏又謂西京嵩陽書院賜額於至道太宗二年江寧府茅山書院賜田於天聖仁宗二年然嵩陽茅山後皆無聞而四大書院之名獨著漢侍中多用宦官

經史雜記

卷六

案文選劉越石答盧諶詩注引揚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又藉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知漢侍中卽尚書所謂常伯常任是也漢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員多至數十人得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漢魏以下或用士人或用宦官古文苑胡廣侍中箴云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為政首箴中備引籍孺閔孺鄒通石顯宏恭董賢為戒據此知漢侍中多用宦官洪适隸釋吉成侯州輔碑云處乎左右常伯之職輔亦宦官也  
殷五官卽六官  
案周禮六官唐虞夏商已有此制堯時稷為天官契為



地官舜改命禹為天官契仍為地官伯夷為春官稷為夏官臯陶為秋官垂益為冬官是唐虞有六官矣甘誓言六官是夏有六官矣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五官致貢曰享注云此蓋殷制也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于王謂之獻也正義云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故鄭指為殷制然天官以下即殷家六卿太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但周立六卿放天地四時殷六卿所法則有異殷以太宰為一卿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地事故鄭志

通見雜記

卷六

八

康成箋注諸經其孫小同復哀其門人問答之詞為鄭志十一卷崇精問焦氏云鄭云

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司徒以下法五行并太宰即為六官也但太宰既尊故并顯隸屬太宰之官五官亦各有所領羣眾如太宰領太宗以下不條出其人者略也是殷之五官并太宰為六卿六卿即六官也

六軍將皆用卿

攷夏官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詩小雅瞻彼洛矣以作六師六師即六軍也毛傳云天子六軍正義云一卿將一軍大雅棫樸云六師及之常武云整我六師

是也天子六卿六遂六鄉之制則大司徒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小司徒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是也合鄉遂之眾可制十二軍而但為六軍者不盡用民也夏官凡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卿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蓋六官之長六卿之大夫皆可為將也六官之長即是冢宰司徒等六卿之大夫則每鄉卿一人六卿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

通見雜記

卷六

七

于大司馬是也

兵車將居中

案魯頌闕宮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疏引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以證左人持弓又引成十六年晉與楚戰于鄢陵樂鍼為右使告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焉哀二年鍼之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禱云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又引書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上言左



右下別言御證御在中央是也此士卒之車也若將之兵車則異是成二年左傳晉伐齊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爲右卻克傷于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般豈敢言病是御在左將在中也此兵車之制也其郵無郵御簡子是將所乘非士卒而以爲士卒者成二年傳杜預注自非元帥御皆在中將在左疑簡子亦不自爲元帥蓋御左將中惟元帥爲然其餘諸將皆將左御中也

東漢功臣多儒將

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與光武同游學相親附

經史雜記 卷六

後佐定天下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爲後世法見禹傳寇恂性好學守潁州時修學校敎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受學焉見恂傳馮異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見異傳賈復少好學習尙書事舞陰李生奇之曰賈君容貌志氣如此而勤于學將相之器也後佐定天下知帝欲偃武修文乃與鄧禹去甲兵敦儒學遂罷左右將軍使以列侯就第闔門養威重見復傳耿弇父沈以明經爲郎學老子于安邱先生弇亦少好學習其父業見弇傳祭遵少好經書及爲將取士必用儒術對酒設樂常雅歌投壺見遵傳

李忠少爲郎獨以好禮修整稱後爲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嚮慕之見忠傳朱祐初學長安光武往候之祐不時見先升舍講畢乃見後以功臣封鬲侯帝幸其第笑曰主人得毋舍我講乎見祐傳郭涼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見涼傳竇融疏言臣子年十五敎以經藝不得觀天文讖記見融傳他如王霸耿純劉隆景丹皆少時游學長安亦見各本傳其一時諸將皆彬彬然有儒者氣象與西漢開國功臣多出于匹命無賴者迥不侔矣

宋初諸臣多習掌故

經史雜記 卷六

乾德三年范質等三相俱罷將獨相趙普而無宰相書敕帝以問陶穀穀曰古來宰相未嘗虛位惟唐文宗甘露之變數日無相左僕射令狐楚奉行今尙書亦削省官可以書敕竇儀曰非承平令典也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卽宰相也可書敕當時雖從儀議然古來偶有朝無宰相之事非穀熟於掌故亦不能卽時記憶又普獨相後太祖欲置之副而難其名稱問穀下宰相一等有何官穀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遂以薛居正呂餘慶爲參知政事偶承顧問卽能援引故事太祖改年號乾德以爲古所未有後於宮中見乾德錢以問竇儀



對以偽蜀曾有此號詢知果自蜀中來者始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太宗時皇子元傑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洎謂六朝皇子封王以郡為國置傅相內史等佐王為治或王子不之國則內史行郡事唐改為長史凡親王授大都督不之鎮而朝命大臣臨郡者即有長史之號謂親王之上佐也如殷文昌出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義出鎮幽州云盧龍軍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長史是也今王既為大都督又為長史則是王自為上佐矣據此數事可知宋初諸臣於朝章國典無不究心倉猝閒即有依據足資朝廷論討也

經史雜記

卷六

十三

因諱改諡

人臣之諡賜自朝廷後或追改必因善惡未論定也宋乃有因家諱而請改者如丞相史嵩之卒諡忠簡以家諱改諡莊簡端明殿學士蔡抗卒諡文簡以祖諱更諡文肅請者許者俱無所嫌重諱故也此制惟宋為然前未聞也至於諡文者明制惟由詞臣者始得之然如劉青田追諡文成李空同追諡景文皆無愧文字至于忠肅趙忠毅鄒忠介高忠憲馮恭定皆不得諡文而溫體仁乃諡文忠後追削之宜也

名宦鄉賢立祠

攷漢循吏傳元始元年詔祠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以文翁九江以召父信應詔書歲月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晉書陸靈為浚儀令去官百姓追思圖畫形像配食縣社此名宦之義也傳曰鄉先生歿其人可祀於社者謂之馨宗此鄉賢之義也鄉賢之附學宮起自北宋宋史鄭俠卒州縣皆祀之於學楊慈湖之門人錢時理宗寶祐閒守臣季鏞祀於學王圻續通攷度宗咸淳中蘭溪金景文事親至孝知縣沈應龍以景文及陳天隱董少舒請立碑建祠于學宮之後名三賢堂文天祥自

經史雜記

卷六

十三

童子時見學宮所祀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諡忠即欣然慕之然其時未嘗有鄉賢之名元仁宗時婺源建鄉賢祠祀朱文公其地不必在學宮鄉賢之名當始於此名宦之祠起自南宋紹興中張運知桂陽監修庠序之教祀漢以來守令有功德於桂陽者衛颯唐羌等七人於學寧宗時許奕知遂寧府民德之畫像祀於學沿及元末順帝時游宏道為化州通判海寇犯境戰死祀於文廟側是時亦未嘗有名宦之名其祀或出於官或出於民皆本公論至明宏治九年王雲鳳字應於官或出於民皆本公論至明宏治九年王雲鳳字應州和順人成化甲辰為祠部郎中請天下府州縣學校進士仕至巡撫宣府為祠部郎中請天下府州縣學校



悉立名宦鄉賢祠遂爲定制見明史彙又明會典載萬  
歷二年會各府按釐正名宦鄉賢有不應入祀者卽行  
革黜又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褚人穫堅瓠集各書所載  
成化中給事中王徽以論宦官牛玉謫普安州判將卒  
屢戒其子欽佩曰鄉賢祠甚雜亂吾恥居其中切不可  
入論牛玉在成化時尙未立鄉賢其本必在宏治間宏治中劉健爲相時河南  
有司欲以其封翁入鄉賢劉謝曰吾郡鄉賢祠有二程  
夫子在吾父何敢竝焉王劉之論意見高遠非後人所  
能及矣

回授之典

經史雜記

卷六

七

宋眞宗本紀大中祥符四年二月文武官竝遷秩應敘  
封欲回授祖父母者聽而陳堯叟傳云舊制登樞近者  
母妻卽封郡夫人堯叟以父在朝母止從父封遂以妻  
封表讓於母朝廷援制不許父旣卒帝欲褒封其母以  
問王旦旦曰雖私門禮制未闕公朝降命亦無嫌也乃  
封上黨郡太夫人進封滕國蓋堯叟父省華在眞宗景  
德時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府轉光祿卿拜左諫議大夫  
而堯叟已遷刑兵二部侍郎知樞密院事母獨得褒封  
不及其父蓋景德在大中祥符之前其制或如此也李  
虛己以南郊恩封羣臣母妻虛己請罷其妻封以授祖

母詔悉封之而不及其祖寇瑊少孤鞠於祖母王氏及  
登朝以妻封邑回授之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瑊始而亦  
不及其祖張根爲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冀以  
父母之恩封大父母而馳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  
如其志而致父無封金章宗泰和元年初命文武官官  
職俱至三品者許贈其祖當竝及祖母元史封贈之制  
歸於考課至元二十年制每歲終考課第一考封官及  
妻第二考子弟承廕敘仕第三考封贈祖父母一品三  
代二三品二代四五六品封贈父母品級不及封贈者  
量遷官品七品六品止封一次至五品而上每加一品

經史雜記

卷六

七

封贈一次又封贈曾祖降祖一等祖降父一等父母妻  
竝與夫子同父母在仕者不封已致仕并不在仕者封  
之雖在仕棄職就封者聽父母應封而讓曾祖父母祖  
父母者聽讓不在本身而在父母與宋同又一條云父  
母曾任三品以上官已沒生前有勳勞爲上知遇者子  
孫雖不仕其實跡赴所在官司保結申請量擬封贈無  
後者許有司保結申請此制則他代所無也明制初授  
散階京官滿一考及外官滿一考而以最聞者皆給本  
身誥敕七品以上皆得推恩其先五品以上授誥命六  
品以下授敕命曾祖祖父皆如其子孫官凡封贈七品



至六品一次五品一次三品二品一品各一次父職高於子則進一階父應停給及子為人後者皆得貤封

後世官制不師古

案漢表云太僕秦官掌車馬以太僕專司馬政蓋自秦失之然官有古卑而今尊者漢之尚書令是也有古貴而今賤者漢之校尉是也有名內而實外者侍中給事中之官是也有名武而實文者太尉大司馬之官是也此古今沿革流遷之常無足異也若唐永淳元年魏元同上言選舉法弊曰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尚以僚屬

經只雜記

卷六

三

委之則三公九卿可知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王倫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也真以偽尚書文為真周官制不知爵祿予奪生殺廢置皆人君馭臣之大柄豈不取專告王以施之而已至內史第掌其副貳為攷其當否以將順匡救之于辟除僚屬無與而司徒所掌之興賢則謂其賓興司馬所掌之詔事則謂其以能皆無關辟屬不知元同所讀是何周禮得毋以漢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州郡掾史從事悉任攷守遂上意成周時亦當如是耶此又非僅不師古之過也

逃官無禁

漢時朝廷無禁人擅去官之令聽其來去無所追問如賈琮為冀州刺史有司有贖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朱穆為冀州刺史令長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穆到任劾奏至有自殺者李膺為青州刺史有威政屬城聞風皆引去陳寔為太邱長以沛相賦歛無法乃解印綬去宗慈為修武令太守貪賄慈遂棄官去凡令長丞尉各有官守乃竟聽其自去略不追問左雄疏云今之墨綬拜爵王廷而齊于匹庶動輒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也請自今守相長吏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遵法禁者錮

經只雜記

卷六

二

之終身若被劾奏逃逃不就法者家屬徙邊以懲其後黃巾賊起詔諸府掾屬不得矣有去就據此知當時法網之太疎矣

北齊官吏猥濫

後魏頗以吏治為意不致猥濫及末造國亂政清遂至宰縣者每多廝役士流皆恥為之至北齊其猥濫尤甚元文遙傳文遙奏縣令乃治民之官請革其選于是密令按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乃召集神武門外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諭遣之士人為縣令自此始以親民之官寄之廝役可以觀世變矣然攷



晉書趙王倫篡位時奴卒厮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滿座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又會稽王道子傳孝武不親萬機與道子酣飲妯姆尼僧尤爲親昵竊弄其權許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凡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賊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用爲郡守縣令云云獲人趙牙出自優倡道子以爲魏郡太守茹千秋本捕賊吏爲咨議參軍事又在北齊以前矣

晉人清談之習

清談之習起於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阮

經史雜記

卷六

六

籍嘗作大人先生傳謂世之禮法君子如蠶之處禪其後王衍樂廣慕之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天下言風流者以王樂爲稱首當時亦有斥其非者如裴頠著崇有論以正之江惇著通道崇儉論以矯之卞壺斥王澄謝鯤謂悖禮傷教中朝傾覆實由於此范甯亦謂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應詹謂元康以來賤經尙道永嘉之弊由此而俗尙已成終莫能變也自是競爲浮誕遂成風俗裴遐善言元理音詞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郭象談論一座盡服衛玠善元言每出一語聞者無不咨歎以爲入微王澄有高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後

過江與謝鯤相見欣然言論終日王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王衍爲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亦有未了每日不知此生當見有能過之者否及遇阮修談易乃歎服焉王戎問阮瞻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指同異瞻曰將毋同戎卽碎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桓溫嘗問劉惔會稽王更進耶惔曰極進然是第三流耳溫曰第一流是誰惔曰故是我輩張憑初詣劉惔處之下座適王濛來清言有所不通憑卽判之惔驚服向秀好老莊之學嘗注解之讀者超然心悟郭象又從而

經史雜記

卷六

七

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風遂盛潘京與樂廣談廣深歎之謂曰君天才過人若加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遂勤學不倦王僧虔戒子書曰汝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而便盛於塵尾自稱談士此最險事可見當時父兄師友所推究者惟老莊五經除易理外概置不講而經學幾廢至梁武帝時始崇尙經學儒術稍振然究以經爲談辨之資武帝召岑之敬升講座敕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帝親與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簡文太子出士林館發孝經題張譏議論往復甚見嗟賞其後周宏正在國子監發周易題譏與之論辨宏正



謂人曰吾每登座見譏在席使人凜然簡文使戚衮說朝聘儀徐摛與往復衮神采自若簡文嘗自升座說經張正見豫講筵請決疑義伏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每升座講經生徒常數十百人袁憲與岑文豪同候周宏正宏正將登講座適憲至即令憲樹義時謝岐何妥並在座遞起義端辨論有餘到溉曰袁君正有後矣嚴值之通經學館在潮溝講說有區段次第每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崔靈恩自魏歸梁為博士性拙樸無文采及解析經義甚有理致舊儒咸重之沈峻精周官開講時羣儒劉岳沈熊之徒竝執經下座北面受業是雖講經只雜記

經只雜記

卷六

三

解經義仍與晉人清談無異於五經之外仍不廢老莊且增佛義虛浮之習依然未改蓋至隋平陳之後此風始息

魏晉中正之弊

案漢以來惟以察舉孝廉為士人入仕之路迨日久弊生夤緣勢利猥濫滋甚當時已有舉孝廉父別居之謠至魏文帝時從陳羣之議遂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設小中正州設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實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後附尚書選用是先清其原專歸重於鄉評以核其實立法未嘗不善故

一時鄉邑清議時有主持公道者如陳壽遭父喪有疾令婢丸藥客見之鄉黨以為貶議由是沈滯累年張華申理之始舉孝廉閻父亦西州名士被清議與壽皆廢棄下粹因弟哀有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被廢并有已服官而仍以清議升黜者如長史韓預強聘楊欣女為妻時欣有姊喪未經旬張輔為中正遂貶預以清風俗陳壽因張華奏已官治書侍御史以葬母洛陽不歸喪于蜀又被貶議由此遂廢劉頌嫁女于陳嶠嶠本劉氏子出養于姑遂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李含為秦王郎中令王薨含俟葬訖除喪本州大中正以名義貶

經史雜記

卷六

三

含傅咸申理之詔不許遂割為五品淮南小中正式父沒其繼母終喪歸于前夫之子後遂合葬于前夫下壺劾之以為犯禮害義并劾司徒及揚州大中正淮南大中正含宏狗隱詔以式付鄉邑清議廢終身溫嶠已為丹陽尹平蘇峻有大功司徒長史以嶠母亾遭亂不葬乃下其品且中正內亦多有矜慎者如劉毅告老司徒舉為青州大中正尚書謂毅既致仕不空煩以碎務石鑒等力爭乃以毅為之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司徒王渾奏周馥理識清正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褒貶允當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為二品司



徒不過沈上書謂原隱居求志行成名立張華等又特奏之乃為上品張華素重張軌安定中正蔽其善華為延譽得居二品王濟為太原大中正訪閩邑人品狀至孫楚則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為之狀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華恆為州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為恆所黜陳慶之子暄以落魄嗜酒不為中正所品久不得調然進退人才權寄于下亦未有久而無弊者也如晉武為公子時以相國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為輩十二郡中正共舉鄭默以輩之劉卞初入太學試經當為四品臺吏訪問欲令寫黃紙一鹿車卞不肖訪問怒言于中正

經史雜記

卷六

三

齊典籤之權

案南史呂文顯傳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用籤前敘所論之事後書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掌之本五品吏耳宋季多以幼小王子出為方鎮人主皆以左右親近為典籤一歲中還都者數四人主輒問以刺史之賢否往往出於其口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藩君故齊書孝武諸子傳論謂帝子臨州年皆幼小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州國府第先事後行飲食起居動應聞啓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已莫由此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甚也其見於列傳者如劉暄為江夏王寶元郢州行事有人獻馬寶元欲看之暄曰馬何須看如索煮肫暄曰已煮鵝不復煩此武陵王奕在江州忤典籤趙渥渥啓其得失即召還京空都王鏗舉動每為籤帥所判立意多不得行南海王子罕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魚復侯子響為行事劉寅典籤吳修之等所奏武帝遣臺使檢校子響憤殺寅修之等武帝使戴僧靜往討僧靜曰王年少長史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而忽遣軍西上耶僧靜不敢奉詔後子響以抗拒臺使被誅故明帝殺諸王無一不就典籤殺之者蓋威行權重積漸使然耳

經史雜記

卷六

三

齊梁臺使之弊



齊書竟陵王子良傳宋元嘉中簿書賦稅皆責成郡縣  
孝武帝急速乃遣臺使自此公私勞擾齊初子良疏曰  
此輩使人既非詳慎或貪險崎嶇營求此役朝辭禁門  
形態卽異暮宿郵縣威福便行脅過津吏恐喝郵傳既  
望城郭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知所督先詗官吏却  
攝羣曹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四鄉所召莫辨枉直萬姓  
駭迫爭致餽遺今日酒諸肉飢卽許附申明日禮輕貨  
薄復責科算及其狃赫轉積鵝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  
近則托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祈緩云云又梁書賀琛  
傳亦有疏云今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大邦大

經史雜記

卷六

詩

縣舟船銜命者非惟十數卽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  
必至鴛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  
爲貪殘故細民棄業流冗者多云云據此二疏知齊梁  
時臺使之弊矣

唐試士之法

李林甫大唐六典載試士之法初吏部員外郎掌天下  
貢舉之職開元二十四年敕以爲權輕專令禮部侍郎  
一人知貢舉案禮部尙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禮儀祠祭  
燕饗貢舉之政令凡舉試之制每歲仲冬率與計偕其  
科有六一曰秀才試方略策五條此科取人稍峻貞觀

已後遂絕二曰明經三日進士四曰明法五日書六曰  
算凡正經有九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毛詩周禮儀禮  
爲中經周易尙書公羊春秋穀梁春秋爲小經通二經  
者一大一小若兩中經通三經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經  
者大經並通其孝經論語老子並須兼習凡明經先帖  
經然後口試並答策取粗有文性者爲通凡進士先帖  
經然後試雜文及策文取華實兼舉策須義理愜當者  
爲通凡明法試律令取識達義理問無疑滯者爲通凡  
明書試說文字林取通訓詁兼會雜體者爲通凡明算  
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

經史雜記

卷六

註

緝古取明數造術辨明術理者爲通凡此六科求人之  
本必取精究理實而升爲第其有博綜兼學須加甄獎  
不得限以常科其宏文崇文館學生雖同明經進士以  
其資廕全高試取粗通文義太廟齋郎亦試兩經文義  
粗通然後補授考滿簡試其郊社齋郎簡試亦如太廟  
齋郎其國子監大成十員取明經及第人聰明灼然者  
試日誦千言並口試仍策所習業十條通七然後補充  
各授散官依邑令於學內習業以通四經爲限今紬繹  
其文可想見有唐一代取士之式以此取人可得力學  
之士空疏者無僥倖之獲矣



宋道學偽學之禁

尤袤傳表少從喻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閒程氏學稍震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表在掖垣首言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凡所謂廉介恬退踐履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豈盛世所宜有孝宗曰待付出戒敕之表卒後韓侂胄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識者以表爲知言至於寧宗一時攻道學者鄭丙陳賈皆言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勿用而姚愈又論道學權臣

經史雜記

卷六

去

結爲死黨窺伺神器命草詔諭天下張巖張釜陳自強程松等皆前後請嚴道學之禁是皆阿附侂胄者也而亦有深惡朱子者林栗爲兵部侍郎朱子爲兵部郎官未就職栗與朱子相見論易西銘不合栗遷吏部趨之朱子以脚疾請告栗遂論朱某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望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太常博士葉適辨之曰攷栗之詞始末參驗無一實者其中謂之道學一語無實最甚自昔小人殘害

善其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

近忽搆爲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受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大罪善其受害無所不有及後適遷知泉州召入對有欲人臣息心既往圖報方來之語時侂胄亦悔適奏及之自是禁網漸疎至慶元偽學之禁蓋韓侂胄以趙汝愚之門及朱子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己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誣以罪故設爲偽學之目以擯之一時隸名者五十九人宰執四人趙汝愚爲首待制以上十三人朱子爲首餘官三十一人劉光祖爲首又

經史雜記

卷六

去

武臣三人士人八人用何澹劉德秀爲言官專擊偽學然與朱子爲難者亦不獨一侂胄初王淮爲相除朱子浙東提舉台守唐仲友與淮同里爲姻家朱子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前後章十上淮乃擢陳賈監察御史與尙書鄭丙叶力攻道學故史言後慶元偽學之禁實始於此也及朱子爲侍講疏論韓侂胄之姦侂胄恨之使優人王喜於上前裝冠潤袖效朱子進趨戲於上前朱子遂去而意猶未快擢胡紘監察御史紘挾未達時不見禮於朱子之嫌遂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子爲偽學罪首請禁偽學謂偽學猖獗圖爲不軌



引唐五王不殺武三思為說詔偽學之黨權住進擬用絃言也前御史劉三傑論趙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為偽黨至此又變而為逆黨三傑又與沈繼祖連疏詆朱子又有選人余嘉上書乞斬朱子絕偽學攻嘉生平見於史者兩事一乞斬朱子一請加韓侂胄九錫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此及朱子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時非妄談時人短長即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於是門生故舊無一送葬者獨一辛棄疾為文往哭之良可慨也蓋攻偽學者本始京鎧即京鎧侂胄傳作鎧為鎧薦劉德秀為諫官首論留正

經史雜記

卷六

三

引偽學之罪也逮鎧死侂胄亦稍厭前事而張孝伯亦言不弛黨禁恐後報復侂胄以為然於是追復汝愚朱子職名留正周必大徐誼等皆先後復官而偽學之禁寢解蓋道學偽學皆小人設為此名以陷害善長者朝廷不能杜其惡習挽其澆風乃隨波逐流復如昔時元祐黨禁使賢人君子無一得容其身而後已殊非治世之事矣

南宋文字之禍

胡銓先以詆和議謫監廣州鹽羅汝楫劾其橫議除名編管新州守臣張棣又許其與客唱酬怨謗再移瓊海

呂愿中又告李光與銓作詩譏訕乃又移昌化軍趙鼎竄潮州又移吉陽軍秦檜令本軍月具存囚申省鼎知檜必殺已遂不食而死張浚竄連州又徙永州此數人檜忌之最深凡與之交際者亦必羅織之以銓株連者如王庭珪既以作詩贈銓得禍而銓先謫廣州時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為賀謫知安遠軍又有安興吳師古鐫銓疏以傳流袁州通判方疇亦以通書於銓除名編管永州以鼎光株連者如葉三省王遠王超既以通書趙鼎李光得禍吳元美又以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為人首告謂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以

經史雜記

卷六

三

張浚株連者江西運判張常先註前帥張宗元與張浚書上之連逮數十人檜嘗書銓鼎光浚等姓名於一德格天閣必欲殺之趙汾之獄其父鼎已死檜令大理寺鞠之欲汾自誣與銓光浚等謀大逆所株連一時名士至五十三人會檜死始得解亦有不與銓等相涉偶語言文字稍觸其忌即遭其誣陷者如程瑀等之以論語得罪則以瑀嘗為論語說至七不射宿謂孔子不欲陰中人洪興祖序之魏安行鉞之故皆及禍趙令裕又以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為檜姪婿汪召錫所告安置汀州後再入趙汾獄幾死又胡舜陟以非



笑朝政下獄死黃龜年以論檜貶太學生張伯麟題壁曰夫差而忌越之殺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陽軍閩浙大水白謬有變理乖謬語刺配萬安軍高登亦以考試策問閩浙大水之由郡守以達檜坐以事編管容州進士黃友龍坐誦訕黥配嶺南內侍裴詠坐指斥編管邕州徑山僧清言以誦訕被黥何兌誦其師馬紳在靖康圍城中乞存趙氏檜以爲分己功編管英州鄭圮賈子展以會中有嘲謔講和之語圮竄容州子展竄德慶檜又疏禁野史許人首告并禁民間結集經社偶有觸犯卽橫遭誣害甚至司馬伋自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所

經史雜記

卷六

三

著者其一時威儀懾人一至於此

### 歷代科場之弊

唐時取士有通榜之例如陸贄知貢舉以崔元翰梁肅所舉皆得取中韓愈遇舉子有才者輒爲延譽亦往往得售是也時尚無糊名之例果甄拔無私人亦無異議亦有徇私者唐錢徽知貢舉殷文昌囑以楊渾之李紳囑以周漢賓已而二人皆不中取中者有李宗閔之壻蘇巢楊汝士之弟殷士文昌遂劾奏徽不公穆宗命王起白居易覆試被黜者孔溫業趙存約等十人徽宗閔汝士皆坐貶此唐時科場之弊也至五代時如桑維翰

應舉鄭珏會試皆以張全義囑得售崔悅知貢舉桑維翰素惡孔英無行向悅言之悅不喻其意反擢英及第此勢利之弊也後唐清泰中盧導知貢舉薛居正以劉濤薦取中申文煥知貢舉李度工詩樞密使王樸錄其句有醉輕浮世事老以薦遂擢第三人雖非勢利究亦弊也至聶嶼與趙都同赴舉都納賂于鄭珏嶼因不捷大詬珏懼俾俱成名是直行以賄賂矣後同光三年裴皦知貢舉所取符蒙正等干物議詔盧質覆試尙無黜落皦免議周廣順中趙上交知貢舉以李觀詩賦失韻被黜謫上交官顯德中楊樸劾劉濤考試不公命李昉

經史雜記

卷六

三

覆試黜者七人濤坐謫劉溫叟亦以考進士因譖左遷是科場舞弊之罰僅止降職宋卽因之開寶中李昉知貢舉徐士廉訴昉不公帝命覆試黜落甚多昉責授太常卿眞宗時劉師道以弟幾道舉進士時已糊名囑考官陳堯咨於卷中識號得擢第事泄幾道落籍師道堯咨俱降謫惟王欽若知貢舉任懿托僧惠泰賂以白金會欽若已入院囑門客達於欽若妻李李遣奴入院書懿之名於其背遂得中事泄反委罪於同知舉官洪湛湛遂坐貶是納賂舞弊僅止降謫當局者且反得委卸沿及明代其弊更有甚焉者矣唐寅與江陰富人徐經



同舉遂同入京會試梁儲為延譽於陳敏政適敏政與李東陽同主會試策題以四子造詣為問乃是許魯齋一段文字通場皆不知敏政得二卷將以為魁而給事中華景劾敏政嚮題時榜未發詔東陽覆閱二人卷皆不在取中坐經營謁見敏政寅嘗乞敏政作序俱黜為吏敏政致仕景以言事不實被調定讞時並未實其關節之罪也又歸安人韓敬嘗受業於湯賓尹賓尹分校會試敬卷為他校官所棄賓尹越房搜得兼取五人他校官皆效尤競相搜取共十七卷賓尹又以敬卷強總裁蕭雲舉王圖錄為第一及廷對賓尹又為敬黃緣第

經史雜記

卷六

三

一後賓尹去官敬亦告病事隔二年會鄒之麟分校順天鄉試所取童學賢有私御事孫居相并賓尹事發之議不及賓尹給事中孫振基請竝議亦僅黜學賢謫之麟亦不及賓尹振基再劾時賓尹已去官敬惟謫行人司副而已是明代科場舞弊之罰較前代更為弛縱矣

天子駕六馬

攷續漢書輿服志劉昭引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易京氏春秋公羊氏說同許慎從之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莊子逸篇云金鐵蒙以大縹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荀子修身

篇云昔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又議兵篇云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李斯列傳云人生居世閒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白虎通云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云天子駕彫軫六駿駁又云六元蚪之奕奕齊騰驥而沛艾蔡邕獨斷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然攷逸周書王會解天子車立馬乘六王應麟補注云五子之歌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多言天子駕四應麟據逸周書以證六馬為非是六馬之制不獨秦漢有之晚周之時已有之矣

天子士皆用笏

經史雜記

卷六

三

案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木象注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為笏不敢與君竝用純物也又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諸侯茶前誦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讓也注云此亦笏也謂之斑斑然無所屈也杆上終葵首終葵首者于杆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茶讀為舒誦謂圓殺其首不為椎頭諸侯惟天子誦焉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命者也書之于笏為失忘反蓋笏之制其來久矣自天子至士皆用之今此笏字當作名从勿諧音从日象形俗訛从



日者非笏則徐氏新附字說文所無也

戈戟之制

攷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注戈今句子  
戟也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  
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子又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  
四之援五之注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  
援長七寸半江氏永曰戈戟皆有曲胡而異用以春秋  
傳攷之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搆其喉以戈殺之此用  
援之直刃搆之也狼臆取戈以斬囚此用胡之曲刃斬  
之也子南以戈擊子皙而傷苑何忌荆林雍斷其足當

經史雜記

卷六

音

亦是戈胡擊之刺之他若士華免以戈殺國佐長魚矯  
以戈殺駒伯用援用胡皆可云殺子都拔戟逐頴考叔  
靈輒倒戟禦公徒皆僂用戟之刺與援者也狂狡倒戟  
出鄭人于井反爲鄭人所獲樂乘槐本而覆或以戟  
鉤之斷肘而死皆用下胡鉤人者也戟胡橫直皆三寸  
其閒甚狹何能鉤人出于井蓋鉤其衣若帶是以其人  
不傷反能禽鉤者也鉤樂樂斷肘而死蓋本欲生禽之  
故不用刺與援而用胡以鉤之鉤之而胡之下鋒貫肘  
曳之而肘遂斷也觀此則戈戟相似而實異用也

夷狄之數互異

案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夏官職方

氏掌四夷八蠻五戎六狄之數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朝  
諸侯于明堂九夷西面北上八蠻北面東上六戎東面  
南上五狄南面東上三者數互異鄭小雅蓼蕭箋維師  
謀我應注與釋地同職方及秋官布憲注與明堂位同  
按爾雅李巡本四海下有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  
西方五狄在北方惟李巡有之孫安郭璞本皆無鄭志  
趙商問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  
明堂位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之事異未達其數鄭答  
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也九貉卽九夷在東方八蠻在

經史雜記

卷六

音

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不甚明  
故不定也

古人名字相配

許氏說文於部於旌旗之游於蹇之兒古人名於字子  
游又云施旗兒齊樂施字子旗知施旗也又石部云礮  
厲石也鄭公子礮字子石又黑部黻雖皙而黑也古人  
名黻字子皙是名字恆相配也案盧植校定禮記檀弓  
下子顯以致命於穆公鄭注使者公子繫也盧氏曰古  
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鞅今攷詩白駒繫之維之傳繫絆  
也禮記月令則繫騰駒是繫爲維絆義說文頁部顯頭



明飾也从頁鼎聲與繫義無涉革部鞮著掖鞞也从革顯聲又釋名釋車云鞮維也橫經其腹下也與維絆義合故名繫字子顯依說文當作鞮盧氏校定作鞮者漢人隸省也

稽首禮最重

案太祝辨九擗一詣首二頓首三空首注云詣首頭至地也頓首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云三者相因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以其頭不至地故云空首頓首者為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即舉故名頓首詣首者詣謂詣留之頭至地多時則為

經史雜記

卷六

素

章服尊卑之制

諸儒解尚書五服五章皆以意說經竝無所據就其說攷之鄭說為長據伏生大傳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璫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璫火山龍子男宗彝璫火山龍大夫璫火山龍士山龍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璫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此說上遺日月星辰下遺粉米

黼黻以五色為五章既非虞之十二章又非周之九章不分衣裳繪繡以作繪為一章以璫火山龍合為一鄉注大傳亦云華蟲五色之蟲而以為黃璫水艸蒼色而以為赤元或疑焉大傳之說其謬可知孔於五服則以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於作服則以為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士服璫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正義天子日月至黼黻十二章諸侯龍至黼黻八章士璫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五服卿大夫不同當加黼黻為六章孔不言略之也孔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璫火粉米黼黻尊者在

經史雜記

卷六

素

下黼黻尊于粉米粉米尊于璫火故以尊卑差之衣在上為陽陽統于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為陰陰統于下故所尊在後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璫火是上得兼下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此說遺去宗彝以粉米為二章服之制專為欲辨尊卑三等諸侯豈無分別正義雖以雜記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證諸侯同為一等究屬牽強帝王之制相因周卿大夫為一此分為二古者尊卑降殺以兩諸侯自龍以下八章則較天子少四章大相懸絕必無此理衣從上數裳從下數



空無據孔說不足信也惟鄭云作服者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璪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攷周禮春官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意謂周制王以大裘代三辰衮卽龍鷩卽華蟲毳卽宗彝希卽粉米又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則虞周之制損益相因卽降殺以兩配合甚爲有理故知鄭說是也惟上公置孤卿一人周道尙文其服與卿大夫又

經史雜記

卷六

美

章弁非爵弁

案宋陳祥道之說謂周禮之章弁卽爵弁其說甚新不可信攷士冠禮爵弁服注曰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其布三十升周禮凡兵事章弁服注曰章弁以韎韁爲弁又以爲衣裳此爵弁章弁顯異者也惟書云二人雀弁執惠僞孔傳云雀章弁卽以爵弁爲章弁者然孔穎達疏云據阮諶三禮圖雀弁以布爲之此傳言雀章弁者此人執兵宜以章爲之

經史雜記 卷六

然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章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則孔疏於此傳原不深信且卽以爵章爲之要止得名曰爵弁不得通名章弁故釋名曰以爵章爲之謂之爵弁韎韁爲之謂之章弁二語極爲分晰不容相混至于周禮司服有章弁無爵弁賈疏云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天子吉服不列之此義頗得如必謂章弁卽爵弁司服未嘗遺爵弁則王之吉服自大裘至冠弁其等殺凡八公之服自衮冕以下大裘不得服侯伯之服自鷩冕以下衮冕不得服以次殺之士之服自皮弁以下章弁不得服其制甚明如章

經史雜記

卷六

美

弁卽爵弁士于禮已不得服矣何以士冠禮曰爵弁服纁裳乎且儀禮士昏禮士喪禮既有爵弁服而聘禮曰君使卿章弁歸饗餼又曰夕夫人使下大夫章弁歸禮則是既有爵弁又有章弁明矣又安得以司服不載爲疑也蓋祥道與陸佃皆王安石客安石說經旣劫造新義務異先儒故祥道與陸佃亦皆排斥舊說由一時風氣所趨無庸深詰也

深衣之制

深衣之制眾說糾紛江永據玉藻深衣三祛縫齊倍要衽當旁云如裳前後當中者爲襟爲裾皆不名衽惟當

四二五



旁而斜殺者乃名衽今以永說求之訓詁諸書雖有合有不合而衷諸經文其義最當攷說文云衽衣衿也衿即襟永以裳之前為襟而旁為衽說文乃以衣襟為衽則不獨旁為衽矣又爾雅云執衽謂之祛扱衽謂之禴李巡曰衽者裳之下也云下則裳之下皆名衽不獨旁矣然方言曰襜謂之衽郭璞注云衣襟也與說文前襟名衽義正同而郭注又云或曰衽裳際也云裳際則據兩旁矣永之所攷蓋據郭璞後說也又劉熙釋名云襟禁也交于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裾倨也倨倨然也直亦言在後當見倨也衽襟也在旁襟襟然也證以永說謂

經史雜記

卷六

卑

裳前襟後裾皆直幅不交裂即釋名所云倨裾然直也謂在旁者乃名衽則即釋名在旁襟襟之義也其釋經文衽當旁三字實非孔疏所能及至後辨續衽鉤邊一條謂續衽在左前後相屬鉤邊在右前後不相屬鉤邊在漢時謂之曲裾乃別以裳之一幅斜裁之綴于右後衽之上使鉤而前孔疏合續衽鉤邊為一其說亦攷證精核遠勝前人矣

周之九服

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鄭注云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縣內餘八各

立一州此殷制也王制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鄭注云春秋傳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五十里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鄭必以王制所言為殷制者此中國方三千里上稽之唐虞及夏初疆域皆不合下攷之周禮亦不符故推以為殷湯承夏之衰而然周公輔成王復禹之舊分其五服為九亦為方萬里亦以要服之內方七千里為

經史雜記

卷六

卑

九州周禮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是周之九服為方萬里也又大行人職所說與職方同而以蠻服為要服其下乃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于要服下言九州之外則要服之內為九州矣鄭注臯陶謨云禹敷土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面各五千里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于周為王畿其疆當侯服其外五百里為侯服



當甸服其彌當男服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其彌當衛服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彌當其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彌當藩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方萬里是周之九服卽禹弼成之五服而分爲九者也

井田溝洫不同制

王畿千里分爲五等曰六鄉曰載師廛里以下九等田曰六遂曰四處公邑皆用溝洫法曰三等采地用井田法二者立制不同然五溝五塗則同故地官遂人云凡

經史雜記

卷六

聖

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注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正義此溝洫法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澮廣深亦與井田溝澮廣深同故鄭還約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也攷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畛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

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一夫所佃百畝方百步九夫爲井方一里三夫爲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賦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賦緣邊十里治澮正義云畿內采地之制者對畿外諸侯亦制井田與此同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者按遂人云夫閒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

經史雜記

卷六

聖

澮而川周其外若九一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旣溝澮稀稠不同又彼溝洫法以爲貢祇就夫稅之十一而貢此則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所自治是溝洫井田異也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其夫閒縱者分夫閒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自然入川此界舉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閒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此不云夫閒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自餘洫溝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但彼云九澮



而川周其外川則人造之此百里有滄澮水注入川相去逆故空為自然川也此井田溝洫之制創之三代相因不變者也

呵引之制

案宋史禮志有呵引之制一條但言兩人呵引而制未詳職官志贊引一條云舊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御史中丞並緋衣雙引仍傳呼注云開寶中學士止令一吏前導亦罷傳呼唯謝恩初上日雙引傳呼淳化四年令東宮三少尚書丞郎入朝以緋衣吏前導並通官呵止三品以上用朝堂驅使官餘用本司驅使官又王旦傳駕

經史雜記

卷六

禮

還旦子弟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又王欽若居第在太廟後孺自言出入訶導不自安因賜第定安坊又閣日新言京城百官早朝而學士丞郎舍人以上導從前呵止太盛難以趨避望令裁減陳襄文昌雜錄云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鞬一人緋衣執杖依次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嚶至階一人執青儀囊不嚶 國朝故事御史中丞蒞官呵引至朝堂門兩朱衣吏雙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止金史儀衛志百官儀從正從一品邀喝四人正從二品邀喝三人三品以下無聞外官之邀喝惟隨路副統軍則

不邀喝凡所謂呵引引嚶騶訶導從訶止訶導邀喝古以為入殿之儀而後世不然今百官之喝道乃沿明制而明史於儀衛職官皆無所紀惟通雅車類有云北都自萬歷末年四品以下乘小轎喝道今京官喝道者獨三品以上及御史之巡城者又不同矣

經史雜記

卷六

禮

經史雜記卷六終



策簡長短之制

案尙書疏引顧氏曰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此顧彪語實非也嘗徧攷之策之制靡定長短各有所施簡則以二尺四寸爲定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束皙穆天子傳序以前所攷定古尺度其閒二尺四寸皆定制者惟班書杜周傳注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爲異南史王僧虔傳有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又異按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

經史雜記

卷七

律古今一也王伯厚謂律蓋書以三尺四寸簡杜周朱傳俱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漢禮儀與律令同錄曹褒禮既寫以二尺四寸簡律可知也然則三尺四寸爲簡定制明矣又按左傳疏云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以傳文攷之亦殊未然襄二十五年齊南史氏執簡以往此書崔杼弑其君五字自一行可盡執簡矣若文十三年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亦僅十二字簡所能容何用連簡之策又杜元凱云大事書之于策小事書之于簡而已果爾崔杼弑君何等大事齊却書簡繞朝贈處常言僚友閒耳乃又書策反覆不

合疑可互稱蓋古人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用之耳

古尺數步數畝數里數

攷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是古步大于今步古里大于今里但王制漢文帝博士作古謂周今謂漢不得于古爲夏今爲周且周尺之制見宋秦熺鐘鼎款識漢志劉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竝同宋高若訥依舊志定十五等尺第一爲周尺卽此也詳蔡氏律

經史雜記

卷七

呂新書周尺較今尺止七寸四分今尺較古尺乃一尺三寸五分古一步六尺見小司徒注引司馬法及漢食貨志今一步五尺見杜祐通典刑類甲兵篇之守拒法宋迄明沿之 國朝以五尺五寸爲步見王貽上居易錄所載孔尙任周尺攷今仍以五尺爲步古步較今步止四尺四寸四分今步較古步乃一步有七寸五分古百步爲畝見小司徒注引司馬法自漢至今常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百畝當今四十一畝三分畝之二大畝始于漢見桓寬鹽鐵論顧氏玉篇謂始秦孝公古三百步爲里見宣十五年穀梁傳及孔子家語大戴禮記王



言篇今三百六十步為里見唐李翱平賦書宋如唐見  
文獻通攷王禮第十二卷元以二百四十步為里見陶  
宗儀輟耕錄明如宋見洪武正韻今仍之是尺數步數  
畝數里數皆古小今大步數雖古大今小以尺通計之  
仍為古小今大王制之說殊不足據也

大斗重秤起于魏齊

孔穎達正義云魏齊斗秤於古二而為一周隋斗秤于  
古三而為一顧寧人所謂古今斗尺權量之一大變局  
也然攷魏本紀自孝文帝遷洛後詔改長尺大斗依周  
禮制度頒之天下又張普惠傳孝明帝時尙書欲復絲

經史雜記

卷七

三

麻之征普惠疏曰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本以愛  
民而軍國需絲麻之用故絲上加稅絲八兩布上加稅  
麻十五斤其時百姓免長尺大斗重秤之苦故樂于供  
輸其後尺漸長濶而絲麻又徵以致百姓嗟怨自後大  
臣不知去其幅廣度長乃秤重斗大而特免絲麻之征  
苟悅天下之心所謂悅之不以其道也據此知魏之斗  
秤自孝文帝時改從周制後未久而復變穎達所謂二而  
為一者蓋謂宣武孝明時也

十萬為億

案說文億安也則非數意滿也一曰十萬為意是此字

當从心不从人也詩伐檀禾三百億毛傳云萬萬曰億  
鄭箋云十萬曰億正義萬萬曰億今數也傳以時事言  
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為億箋以詩書古人之言  
故以古數言之蓋以田方百里于今數為九百萬畝而  
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賈逵唐  
固注國語皆以萬萬為億章昭則云十萬曰億古數也  
秦始以萬萬為億徐岳數術記遺曰黃帝為法數有十  
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瀆正  
載三等者上中下也下數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  
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

經史雜記

卷七

四

億曰兆萬兆曰京也上數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  
億曰兆兆曰京也甄鸞曰毛傳萬萬曰億中數也鄭  
注十萬曰億下數也

錢法權子母

國語周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  
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  
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  
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  
權母而行小大利之章注曰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  
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民皆



得其欲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賀其貴以輕者賀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為利也案漢書應劭注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為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為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又孟康注云重為母輕為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贖之正可與韋注相發明夫權子母輕重謂權時物之貴賤而行子母輕重之錢蓋言錢法也今俗以母錢生息亦謂之權子母非其本也

合龠卽兩龠

漢律歷志一黍為一分尚書疏作千二百黍為一分漢志合龠為合疏又作十龠為合皆非也按合龠當卽兩龠若十龠為合則一合乃有黍一萬二千一升有一百二十萬母乃太多且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為兩則二十四銖也十六兩為斤若十龠為合則一合乃有五兩一升有五兩重三斤零二兩亦覺太重卽以今市中量校之米一升僅重一斤零二兩稻米與黍

經史雜記

卷七

五

其性輕重未詳然今之量自當大于古二三倍若古黍一升重三斤零二兩則古之量反大于今甚遠必無此事儀禮既夕朝一溢米鄭注云二十四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則古米一升實一斤零四兩強也

古贖刑用銅

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錢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為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漢及後魏贖罪皆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

經史雜記

卷七

六

銅一百二十斤于古稱為三百六十斤孔以錢為六兩計千錢為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于古也攷堯典金作贖刑傳曰金黃金呂刑其罰百錢傳為黃鐵均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金銀銅鐵總號為金考工攻金之工築氏為削冶氏為殺矢鳧氏為鐘臬氏為量段氏為鑄桃氏為劔其所為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金則鐵亦包銅矣堯典黃金呂刑黃鐵皆銅也堯典傳云誤而入刑出金贖罪卽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卽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



三代以貝玉為貨幣

攷桓寬鹽鐵論曰幣與世易夏后氏以元貝周書王會云若人元貝孔晁注曰若人吳越之蠻元貝班貽貝也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蜺黃白文餘泉文小雅巷伯疏引舍人注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蜺貝甲黃為質白為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為質黃為文彩陸璣毛詩疏云貝龜鼈之屬其質黃質白文白質黃文又有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為文行列相當大者徑一尺六七寸九真交趾以為杯盤寶物說文貝部云海介蟲也居陸名焱居水名蝸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經史雜記

卷七

七

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管子國畜篇云玉起於禺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距周七千八百里先王為其涂之遠至之難故託用以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地數揆度二篇亦云然史記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秦幣為三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則自秦以下貝玉始不為幣三代皆以為幣也

書契非起于伏羲

案書序云書契起於伏羲司馬貞三皇本紀劉恕外紀陳桎外紀皆本之非也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後世聖人指黃帝堯舜豈伏羲乎許慎說文解字自序曰黃帝史倉頡見鳥獸之迹初造書契晉書衛瓘傳子恆作書勢曰昔在黃帝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則書契之作始于黃帝無疑矣謂包犧氏為萬世文字之祖者自為畫八卦言之也六書之學本于八卦而八卦之畫不待于六書也

歷家歲差之法

歲差者太陽每歲與恆星相距之分也如今年冬至太陽纏某宿度至明年冬至時不能復纏原宿度而有不

經史雜記

卷七

八

及之分但其差甚微古人初未之覺至晉虞喜始知之因立歲差法歷代治歷者宗焉而所定之數各家不同喜以五十年差一度劉宋何承天以百年差一度祖沖之以四十五年差一度隋劉焯以七十五年差一度唐傅仁均以五十五年差一度僧一行以八十二年差一度宋紀元歷以七十八年差一度蔡伯靜以六十年差一度惟宋楊忠輔以六十七年差一度以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約之得每年差五十二秒半元郭守敬因之較諸家為密今新法歷書載西洋



人第谷以前恆星東行隨時修改訖無定數與古歷累改歲差之意同迨至第谷殫精推測方定恆星每東行五十一秒約七十年有餘而行一度此所差之數在古法爲黃道西移之度在新法爲恆星東行之度徵之天象恆星原有移動則新法之理長也蓋使恆星不動而黃道西移則恆星之黃道經緯度空每歲不同而赤道經緯度空終古不變今測恆星之黃道經緯度每歲東行而緯度不變至于赤道經度則逐歲不同而緯度尤甚自星紀至鶉首六宮星在赤道南者緯度古多而今漸少在赤道北者緯度古少而今漸多自鶉首至星紀

經史雜記

卷七

九

六宮星在赤道南者緯度古少而今漸多在赤道北者緯度古多而今漸少凡距赤道二十三度以內之星在赤道北者皆可以過赤道南在赤道南者亦可以過赤道北則恆星隨黃道東行而非黃道之西移明矣第谷所定行之二百餘年驗之于天雖無差忒但星行微渺必歷多年其差乃見是則第谷所定之數亦未可泥爲定準惟隨時測驗依天行以推其數可也

古歷家九道八行之說

案張衡蔡邕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

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強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

經史雜記

卷七

十

相去六度漢書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冬至日南極晷長夏至日北極晷短月有九行者黃道一黑道二出黃道北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朱道戴震謂月道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度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于原處其差一度又幾半度每年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奇故古歷家有九道八行之說所以攷其差也春分青道爲正東立春青道



為東南冬至黑道為正北立冬黑道為東北秋分白道  
 為正西立秋白道為西北夏至朱道為正南立夏朱道  
 為西南如交在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歷半交  
 必在春分黃道內五度半春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  
 度半是為春分青道凡三十交退在立冬南緯十六度  
 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春黃道內五度半立春南緯  
 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為立春青道又三十  
 交退在秋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歷半交必在冬至黃道  
 裏五度半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南緯十八度是  
 為冬至黑道又三十交退在立秋北緯十六度奇而入  
 陰歷半交必在立冬黃道裏五度半立冬南緯十六度  
 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為立冬黑道又三十交退在  
 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秋分黃道  
 裏五度半秋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為秋分  
 白道又三十交退在立夏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  
 交必在立秋黃道裏五度半立秋北緯十六度奇則月  
 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為立秋白道又三十交退在春分  
 無南北緯而入陰歷半交必在夏至黃道裏五度半夏  
 至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北緯二十九度是為夏至朱  
 道又三十交退在立春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

經史雜記

卷七

十一

必在立夏黃道裏五度半立夏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  
 緯幾二十二度是為立夏朱道又三十交退在冬至月  
 復循青道以四年過半循二青道四年過半循二黑道  
 四年過半循二白道四年過半循二朱道十八年過半  
 八行一周古歷自南而北交于黃道為中交常以中交  
 為主今歷謂之正交古歷自北而南為正交今歷謂之  
 中交日食朔當交也月食望當交也察此九道可以知  
 交道出入焉可以攷當交半交距赤道遠近焉可以明  
 交終所差每月交于某宮某度焉可以辨交之中終與  
 朔望不齊每朔望去交遠近及當交而有食焉戴所言  
 南北緯者在赤道南為南緯在赤道北為北緯九道之  
 說于是明矣自宋人疑之至元而遂廢

經史雜記

卷七

十一

晦朔弦望

案楊子法言五百篇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  
 魄于東宋咸注曰載魄當作朏其實魄即朏也禮記鄉  
 飲酒義云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日月篇云日之為言  
 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為言闕也有滿有闕八日成光二  
 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授神契曰  
 月三日成魄詩天保疏云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于天  
 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



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漸長八日九日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從此漸虧至二十三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漸虧至晦而盡諸家皆言三日為魄以二日有時不見也蓋前月有三十日則是月合朔早二日初昏月去日差遠已有微明見于西方前月二十九日小盡則是月合朔晚二日初昏月去日未遠未可得見必三日初昏始見西方也此其大略也魄當作霸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羣聲周書曰哉生霸普伯功今康誥武成

經史雜記

卷七

七

顧命諸篇皆作魄惟漢律歷志引武成則作霸攷古鐘鼎文公誠鼎云惟十有四月既生霸王休嘯堂集古錄周雒公緘鼎銘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周高元尊銘云惟十有六年十月既生霸周毛父敦銘云惟六月既生霸皆作霸周伯琦六書正譌云霸俗作必駕切以為伯王字而月霸乃用魄字沿習已久月霸字遂廢不用

古今宿度不同

天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日行一晝夜周天行一晝夜周天而又過之以所過之數為一度而二十八宿分之度有未盡又得四分之一案漢書律歷志所

載東方七十五度則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星十八箕十一也北方九十八度則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室十六壁九也西方八十度則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也南方百一十二度則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也合共三百六十五度而已後漢書劉昭補律歷志永元十五年詔造黃道銅儀東方七十七度則角十三亢十氏十六房五心五星十八箕十也北方九十六度則斗二十四度四分之度一牛七女十一虛十危十六室十八壁十也西方八十三度則奎十七婁十二

經史雜記

卷七

七

胃十五昂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也南方一百九度則井三十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也合共三百六十五度而繫四分之度之一于斗宿焉而晉書天文志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魏書及隋書天文志俱載宋何承天論渾天象體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若以四分之計之則晉志尚餘九分隋志尚餘四分前人約略言之不似後人細密也唐麟德甲子元歷東方七十五度北方九十八度西方八十度南方一百十二度赤道之度皆同前漢東方七十七度北方九十六度西方



八十三度南方一百九度黃道之度同于後漢至開元  
大衍歷經赤道則東與北皆同前漢而西八十一度多  
其一焉南一百十二度少其一焉蓋一行以儀測定得  
畢觜參鬼四宿分度與古不同也黃道則東七十五度  
少北九十七度太西八十二度南百一十度半不但  
與漢同且與麟德歷亦異蓋赤道分天之半一定不易  
故古今不甚參差黃道行赤道之中推歲差所在二至  
前後以差減而得二分前後以差加而得故求之有餘  
分就近分太半少及強弱之數唐書明其故而言之不  
詳至宋史乃詳之宋少精算者北宋之應天乾元儀天

經史雜記 卷七

五

崇天明天奉天觀天紀元自建隆至靖康百六十餘年  
歷凡八改南宋之統元乾道淳熙會元統天開禧會天  
成天自建炎至德祐百五十年歷又八改眾說無所適  
從于眾中為舉景祐所測驗者赤道則東方七十五度  
北方九十八度西方八十一度南方百十一度合共三  
百六十五度黃道則東方七十五度少北方九十七度  
二千五百六十三秒十九西方八十二度少南方百十  
一度半合共三百六十五度所謂太半少者獨黃道有  
之耳元史則赤道黃道皆有太半而詳其分數每一  
度析為百分赤道東方七十九度二十分北方九十三

度八十分太西方八十三度八十五分南方一百八度  
四十分合共三百六十三度二百二十五分黃道東方  
七十八度一十二分北方九十四度一十分太西方八  
十三度九十五分南方一百九度八分合共三百六十  
四度一百二十五分其所多二十五分即四分度之一  
也蓋歷法至郭守敬授時歷攷測已為至精西法始自  
前明分周天三百六十整度每度六十分即以渾天如  
紙界烏絲別為之格周天凡二千一百六十分而已非  
若古之一度百分者周天有三十六千五百二十五分  
也又以觜參易換古先觜後參今先參後觜赤道東方

經史雜記

卷七

未

七十六度一百九十三分則角十一度四十四分九  
度十九分氏十六度四十一分房五度二十八分心六  
度九分尾二十一度六分箕八度四十六分也北方九  
十度二百三分則斗二十四度二十四分牛六度五十  
分女十一度七分虛八度四十一分危十四度五十三  
分室十七度整壁十度二十八分也西方七十八度一  
百八十五分則奎十四度三十分婁十二度四分胃十  
五度四十五分昴十度二十四分畢十六度三十四分  
參二十四分整觜十一度二十四分也南方一百三度  
一百九十九分則井三十二度四十九分鬼二度二十



一分柳十二度四分星五度四十八分張十七度十九分翼二十度二十八分軫十五度三十分也合共三百四十七度七百八十分合對黃道東方七十二度二百六十四分北方九十八度二百五十四分西方六十九度一百七十一分南方一百七度九十一分合共三百四十六度七百八十分合對若今欽天監所測角九亢十氏十七房四心六尾十五箕八斗二十三牛七女十虛十危十九室十四壁十二奎十一婁十二胃十一昂八畢十三參一觜十一井三十鬼三柳十六星八張十七翼十六軫十二各宿一度之前俱有初度合共三百

經史雜記

卷七

七

六十度此與明史所載西法又各不同且明之西法如元歷之度後有分今則以初度先干一度是又西法之變差錯爲整齊也

歷數節氣之度

歲有分至啓閉察其日躔發斂焉月有朔望朏霸攷其日月相推交道表裏焉日有永短昏昕驗其晝夜刻漏出入里差焉星辰有列星見伏昏旦中星日躔月遂所在按其十有二次及眾星與黃赤道相直焉歷有贏縮遲疾進退消長之微察之圭縶隨時測驗積微至著修正不失焉分謂春分秋分至謂冬至夏至啓謂立春立

夏閉謂立秋立冬是謂八節夏至日極北以後漸向南至秋分南北中至冬至而南極極則復向北至春分而中夏至而復北極自南而北爲斂自北而南爲發發斂一終而歲成焉朔謂月一日日月合朔也望謂月十五日月滿與日相望也朏從月出月未盛之明也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此月之盈虧消息也永謂仲夏晝長短謂仲冬晝短昏者日入三商爲昏昕者旦明日將出也晝長宵短晝短宵長以昏昕爲度視日之見沒也列星見伏者見謂見于東方詩云三星在天毛詩云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是昏見也國

經史雜記

卷七

六

諸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木見而艸木節解駟見而霜隕火見而清風戒寒昭四年左傳西陸朝覲是皆謂旦見東方也伏者日躔其宿則其星隨日西沒而不見若夏小正云參月參則伏傳曰伏者非也星無時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也昏旦中者若月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之屬中謂正南方之中也日月躔遂者躔謂行歷其次遂謂行過而退若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注日月會于隙訾仲春日在奎注日月會于降婁之屬星辰之分爲十二次者也贏謂行疾而前侵縮謂行遲而不及日月行一度歲一周天月日行十三



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七度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四而一周天日月交會之後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月一周天之外又行及日而一會是其常也但日月之行皆有遲有疾故有二十九日不及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者亦有過乎後可定月之大小也今歷或兩三月相仍皆大或兩三月相仍皆小是日月有贏縮也日月在天必假恆星以識其躔舍而恆星約六十九年有餘而右移一度故日發歛一終而成歲冬至起乎此仍復乎其所而星則稍

雜史雜記

卷七

七

移是謂歲差故歲功終古不忒而星之見伏昏旦中歷久必變歷家必隨時修改不可執古以例今也

古今星象不同

案明史天文志言三垣二十八宿之星有古多今少古少今多古無今有今無之說今以欽天監所測參之與明志又各有同異焉如紫微垣之六甲古六今一華蓋古十六今四天廚古六今五天市垣之市樓古六今二太微垣之常陳古七今三郎位古十五今十長垣古四今二氏宿之亢池古六今四尾宿之天龜古五今四斗宿之蟹古十四今十三牛宿之羅堰古三今二女

宿之十二國中趙周秦代古各二今各一扶筐古七今四虛宿之司危司祿古各二今各一敗白古四今一離瑜古三今二天壘城古十三今五危宿之杼古三今一白古四今三車府古七今五天鈞古九今六天鈔古十今四蓋屋古二今一室宿之羽林軍古四十五今二十六騰蛇古二十二今十五壁宿之天廡古十今三奎宿之天濶古七今四畢宿之天節古八今七觜宿之座旗古九今五鬼宿之外廚古六今五軫宿之青邱古七今四此古多今少與明志同者也若紫微垣之傳舍古九明五今六天牢古六明二今一角宿之庫樓古十明八

雜史雜記

卷七

七

今九危宿之人古五明三今四井宿之軍井古十三明五今六此古多今少而自明至今多少又有不同也至如角宿之柱古十五今十四氏宿之騎官古二十七今七心宿之積卒古十二今二牛宿之九坎古九今四右旗古九今八天桴古四今二室宿之土功吏古二今一畢宿之九州殊域古九今七九斝古九今八此亦古多今少而明志又無述焉又紫微垣之御女四天柱五大理二五帝內座五大贊府步天歌云後門東邊天牀大贊府今星無之天牀六內廚二四勢四太微垣之五諸侯五亢宿之折威七氏宿之帝席三斗宿之天籥八農丈人一牛宿之天田



九女宿之離珠五室宿之八魁九畢宿之咸池三張宿  
之天廟十四翼宿之東甌五軫宿之軍門二土司空四  
器府二十此古有今無與明志同者也若井宿之積水  
一星今亦無之而明志無述焉至明志所載紫微垣之  
天理四星全無而今又俱見之明志又有古少今多者  
昂宿七星而有三十六蓋以測遠鏡得之有古無今有  
者策星傍客星神宗萬歷元年所出先大後小至今則  
又無聞焉其異同又不得而知也

案梅文鼎揆日候星紀要又謂西儒新增南極之星  
二十一名火鳥汁水委三蛇首蛇腹蛇尾五小斗七

經史雜記

卷七

三

飛魚七南船五海山六十字架四馬尾四馬腹三蜜  
蜂四三角形三海石五金魚四夾白二附白一異雀  
十孔雀十波斯十鳥喙六鶴二十共一百三十四星此  
當自古有之特古人未之見耳

置閏

攷天體至圓繞地左旋日月皆右旋以麗天之故皆為  
天所曳而左轉晝夜之分必以日之周而為限日為天  
所曳而繞地一周之閒已右行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  
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矣即以此所行之里  
數為天之一度故日一晝夜行一度也日右行一度則

比日之而而天之左旋者過一度矣積三百六十五日  
四分日之一而周復其故處故分周天之數為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日行通率每  
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七度九百四十分日  
三百一十四而一周天自前月合朔以來比月之周天  
而日又行二十七度有奇矣故必更越二日凡二十九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復與日會是為一  
月而右轉磨磨如磨左轉日如磨行磨上十二會得全日  
三百四十八凡為二十九日者十二也餘分之積又五  
千九百八十八凡為四百九十九也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

經史雜記

卷七

三

如算日之法以九得六凡為不盡三百四十八將餘分  
百八十八除之六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  
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十歲三百六十  
少五日又五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二  
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二百三十五有六日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  
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即每歲小月為朔虛合氣  
盈朔虛一歲餘十一日弱未滿三歲已成一月則置閏  
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有奇二日之七三歲一閏率則  
三十二日有奇日之六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有奇日



三五七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閏法十九歲氣朔分齊為一章此亦大略也蓋十九歲猶有餘分未盡若整齊則須十一月甲子朔子時半冬至為歷元而十九年為章二十七章為會凡五百一十三年三會為統凡一千五百三十九年三統為元則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日月皆無餘分而又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而又為歷元矣

日食有晝食夜食之分

案春秋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京房易傳推隱三年之食貫中

經史雜記

卷七

七

央上下竟而黑桓三年之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鄭康成以為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南齊書天文志舊說日有五蝕謂起上下左右中央也又云若日中有虧名為西子不名謂蝕也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范氏集解本於鄭氏以為朔日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楊士勛疏引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張靖策廢疾云立八尺之木不見其影竝與范意異南齊書難曰日之夜食驗於夜星之亾晝蝕既盡晝星何故反見答曰夜食度遠與所當而

同沒晝食度近非由衝而得明也案日食固有食未復而人地或先食而後出地者故史記以明且日食而出而解為夜食而星之無光殆難攷信至西子之說似即日中黑子耳惟是古歷有定朔平朔之異古歷皆以月之大小相開而後漢書所載衛承等以為當先小李梵等以為當先大宋何承天始有三大二小之說人無信者至唐麟德歷而定朔之法乃行後世循用案日食自漢至隋凡二百九十三而食於晦者七十七晦前一日者三初二日者三唐至五代凡一百一十而食於晦者一初二日者一初三日者一宋較前代為密宋之日

經史雜記

卷七

七

食凡一百四十八雖無晦食者而有當食不食者十三當時乃有五星救護之說羣臣表賀者蓋由歷法之不精也元凡四十五亦無晦食而有推食不食者一食而失推者一夜食晝晝者一至加時差四五刻者人皆謂推測之法後人精於前人而猶不能無誤其實前人非疏歷本當隨時改易假使以今所立之法後去數百年要亦以漸而差也自明崇正初日食失驗用徐光啓言詔西洋人推算而歷法漸精矣

求地中

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引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據中表之東表而言于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昃矣是地與日為近晝漏半已得正夕景故云景夕多風據中表之西表而言是地與日為近亦于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仍得朝時之景故云日西則景朝多陰據中表之南表而言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與日為近南景短

經史雜記

卷七

經

多暑據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是地與日為近北景長多寒也然則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適當土中也

案易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影如度者歲美人和暑不如度者歲惡人偽神讀如引言八引者樹杙于地四維四中引繩以正之故名曰引立表者先正方面于視日審矣

箕風畢雨

攷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箕東方木宿風中與土氣木克土土十為木八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西

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昂畢觜參畢西方金宿雨西方金氣克木木八為金九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詩緯云箕為天口主出氣詩大東云惟南有箕不可以簸揚漸漸之石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仲尼弟子列傳云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昨暮月不宿畢乎鄭眾注大宗伯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漢天文志云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下即繼以書云星有好風是箕好風畢好雨從古有此說也又昭九年春秋傳曰火水妃也妃者合也陰陽書有五行妃合之說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金也壬癸水也

經史雜記

卷七

經

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火畏水以丁為壬妃故一與二合丁壬也土畏木以己為甲妃故三與十合甲己也水畏土以癸為戊妃故五與六合戊癸也金畏火以辛為丙妃故七與四合丙辛也木畏金以乙為庚妃故九與八合乙庚也其一與二三與十五與六七與四九與八相合之義則見于昭十七年春秋傳曰水火之牡也劉歆說云水以天一為火二牡木以天三為土十牡土以天五為水六牡火以天七為金四牡金以天九為木八牡陽奇為牡陰偶為妃故曰水火之牡也又曰火水妃也易繫辭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



各有合天數一三五七九地數二四六八十一二三四五得五皆為六七八九十此之謂相得而丁壬等之各為壯妃其中具有相合之義此天地五行之合也由此推之皆從己所克得其妃從妃所好也

古宮室之制

讀禮者必明古人宮室之制然後所位所陳揖讓進退不失其方雖先王制度代遠難稽姑即見于禮文者約略言之猶可概見焉門與東西塾同在一基說文云塾門側堂也儀禮士虞禮所謂七俎在西塾之西士冠禮所謂擯者負東塾是也前為堂後為室堂以南向為尊

經史雜記

卷七

七

戶在其東南牖在其西南戶外之西牖外之東堂正中南向王位在焉堂兩旁為東西夾劉熙釋名謂在堂兩頭曰夾儀禮公食大夫禮云公迎賓入大夫立於東夾南士立於門小臣東堂下宰夫夾北內官之士在宰東上介門西蓋均即位於堂上下東西夾者是也兩夾之前堂謂之東西箱儀禮覲禮篇注云東箱東夾之前相鞠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云西堂西夾之前近兩疏曰即西箱也爾雅釋宮云室有東西箱曰廟郭璞注云夾室前堂是東西箱即東西堂是兩箱在東西夾室之前矣故公食大夫禮云公揖退於箱下公受宰夫東帛

以侑西向立注云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受東帛於序端蓋東箱即接序端公當於序端受東帛故先立於東箱以俟之取其地近則事便也其間有牆焉即東西序爾雅釋宮東西牆謂之序注云所以序別內外疏云此謂室前堂上東西箱之牆也後室兩旁則為東西房劉熙釋名釋宮室篇云房旁也在室兩旁也是房在夾室之後矣但大夫士雖有東西夾室而後室却只有西邊一室東邊一房無所謂東西房者攷禮記禮器疏推鄭意云士喪禮小歛婦人髮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歛婦人髮帶麻於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

經史雜記

卷七

七

髮於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髮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髮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則有東房是諸侯有左右房士只一房也知大夫亦只一房者攷詩正義曰鄉飲酒義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是大夫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為中房雖與室毗連其間有墉以開之各不相通故各於南隅設戶以通於堂其後室之中東西北三面皆墉惟南一面東為戶西為牖西房之戶出於西序內室牖之西東房之戶出於東序內室戶之東蓋皆東南隅惟東房之戶則在西南隅因欲通於堂故也故小雅斯干詩云



築室百堵西南其戶鄭箋謂天子之寢左右房異于一  
旁者之室戶也是燕寢室內或開西戶以達於東房攷  
燕寢西戶之制不見於經玉藻曰君子之居恆當戶寢  
恆東首則燕寢也而注以當戶爲嚮明則燕寢之戶是  
南嚮也蓋周自文王遷豐僅作靈臺辟雍其餘猶諸侯  
制度武王遷鎬因之鎬京宮室周公亦未及改作成王  
崩於鎬京其喪禮陳設定在路寢必有東西房一如諸  
侯路寢之制其後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制作無復  
可因宣王中興別更起造自依天子之制故斯干之詩  
鄭注以爲天子之寢也後之學者於序楹楣阿箱夾戶

經史雜記

卷七

七

牖之屬不能備知其處其於古人陳設之地進退之位  
揖讓之節皆茫然無據且將以後世之規模臆測先王  
之度數矣

### 天子諸侯朝門之制

據天官宰夫闈人夏官司士太僕秋官司寇朝士冬  
官匠人諸職之經注及疏又據明堂位玉藻文王世子  
等篇之經注及疏并詩大雅縣篇論語鄉黨篇參攷之  
天子諸侯各有三朝一外朝二治朝三燕朝但天子五  
門自外向內數之一皋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  
門皋門內庫門外爲外朝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

列三槐九棘設嘉石肺石致萬民而詢國危國遷立君  
于斯斷獄于斯庫門內雉門外則右社稷左宗廟不設  
朝雉門闈人掌其禁而又謂之中門以其居五門之中  
設兩觀釋宮謂之闕冢宰謂之象魏一物三名應門內  
路門外爲治朝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而太僕正王  
之位王日視朝于斯路門內爲燕朝卽路寢太僕正其  
位掌擯相而族人朝于斯圖宗人嘉事于斯燕射于斯  
王日聽政于斯諸侯則三門庫門內爲外朝雉門內爲  
治朝路門內爲燕朝無皋應但庫門爲天子皋門制雉  
門爲天子應門制惟此爲異以上皆以鄭康成之說爲

經史雜記

卷七

七

定案外朝在庫門外朝士注甚明而小司寇注云在雉  
門外雉本當作庫賈疏已明言之三禮義宗及通典承  
誤作雉遂疑康成自相矛盾非也治朝燕朝對外朝而  
言皆內朝玉藻說諸侯之事云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  
羣臣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  
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此內朝卽治朝若文王世子  
云其朝于內朝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此以  
路門外爲外朝者對路寢庭爲外朝其實亦是內朝也

### 外朝治朝無堂階

案江永云古宮室之制堂必築土崇高廟寢皆有之有



堂卽有階論語攝齊升堂謂路寢內朝儀禮士相見君在堂升見無方階燕禮公升卽席檀弓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若路門外治朝庫門外外朝皆平地爲庭無堂無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庭中也小宗伯注云宗廟社稷在庫門內之左右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此當在應門內之左右其中閒則平地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露服失容則廢明在庭中也聘禮使者受命于朝及司士朝士等職言治朝外朝皆無升階之文又人君出入乘車登車于路寢西階之前下車于阼階之前見春官樂師鄭注鄭本

經史雜記

卷七

七

門屏閒謂之宁

案鄭注覲禮據禮緯云天子外屏外屏者經云侯氏肉袒入廟門天子辭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疏云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知是外屏廟如此寢可知矣釋宮云兩階閒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閒謂之宁屏謂之樹此一節皆從內向外言之階庭是路寢之階庭則門是路門屏是路門外之屏故曲禮疏云路門外有屏卽樹塞門是此說是矣又據郭注人君視朝所

宁立處謂天子受朝于路門外之朝于門外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此說亦是又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閒曰宁謂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此則雖是而微誤正門是應門屏是所以蔽路門則宁當在路門外之兩塾閒是門側堂內外各有二宁旣在路門外兩塾閒則南距應門之兩塾閒尙遠何得云近李巡微誤此疏亦因之微誤又攷說文宁部云辨積物也疑與貝部之貯字同門屏閒字當作箸齊風俟我于箸昭十一年傳朝有箸定是也

五行萬物之本

經史雜記

卷七

七

攷唐志曰五行見象于天爲五星分位于地爲五方行于四時爲五氣德秉于人爲五常用于人爲五材播于音律爲五聲發于文章爲五色而總其氣爲五行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故于物爲最靈木爲歲星火爲熒惑金爲太白水爲辰星土爲填星見漢天文志木臭羶火臭焦土臭香金臭腥水臭朽臭卽氣也見月令金色白木色青水色黑火色赤土色黃金聲商木聲角水聲羽火聲徵土聲宮見杜預昭元年二十五年傳解惟五常所屬天文志以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知屬水信屬土宋儒皆從之而鄭康成以信屬水知屬土與天文志異乾



鑿度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仁義禮知信是也萬物始生于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于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于上陰得正于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爲禮入于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漸于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四方之義皆統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道興于仁立于禮理于義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也鄭蓋

經史雜記

卷七

用乾鑿度之說也

五行所生之次

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卽五行生成之數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月令春其數八夏其數七中央其數五秋其數九冬其數六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數八火生數二成數七金生數四成數九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八七九六者舉其成數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也白

虎通曰行者爲天行氣也水訓準平均法則之稱言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氣而出也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訓禁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訓吐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生物謂木火七八之數成物謂金水九六之數則春夏生物秋冬成物故易繫辭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注云精氣爲七八遊魂爲六九是七八生物九六終物也洪範一曰水者乾貞于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二曰火者坤貞于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當午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次木四曰金

經史雜記

卷七

請

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次金五曰土者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土土王四季載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在北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從陰也火在南方者從盛陽之氣爻上從陽也木在東方者東是半陰半陽曲直以陰陽俱有體質尙柔故可曲可直金在西方者亦半陰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剛雖可改革須火柔之土在中央者以其包載四行含養萬物爲萬物之主稼穡所以養萬物也所謂陰陽所生之次也逸周書小開武解云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孔叢注云言其所順而動是亦陰



陽所生之次也若播五行于四時則月令木火土金水  
更生休王是又相生遞王之次也春秋繁露五行之義  
篇云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  
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  
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  
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  
之序相受而布故木受水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  
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  
使其子天之道也此董子之言義各有所取也

五事配五行

經史雜記

卷七

彙

五事配五行諸說互異兒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伏生  
董仲舒劉歆眭孟等之言災異班固之志五行鄭康成  
之注大傳及孔傳孔疏之注諸經皆同此說蓋伏生等  
說本易八卦方位四正卦東震為春為木西兌為秋為  
金北坎為冬為水南離為夏為火坤土寄王西南位實  
中央五事分配之說卦傳云震動也兌說也坎陷也離  
麗也兒主動為震言主說說从言為兌聽者耳有陷象  
為坎視者光之麗于物為離又云震為足坎為耳離為  
目兌為口耳目口固顯合而足亦兒之動也又云坎為  
耳痛兌為口舌注家云坎為耳為疾故為耳痛兌得震

聲故為口舌又虞翻逸象云坤為思為土坎為虛為入  
為納為見為明為光皆足以證伏生等之說後儒各逞  
意見異論紛紛矣

董劉春秋災異之說

董仲舒治公羊劉向治穀梁推其陰陽驗以禍福其于  
天人相應之理言之皆深切著明為儒者宗故何邵公  
注公羊范武子解穀梁每皆據其說焉說見漢書五行  
志今略攷之如隱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漢志穀梁  
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曰食二日董仲舒劉向  
以為其後或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魯宋成殺

經史雜記

卷七

彙

君案漢書引公羊傳食二日此西漢儒說公羊之言傳  
無此文傳曰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  
前者朔在前也何注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又  
云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  
進諂與董劉義合也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  
大雨雪漢志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向以為周三月今  
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  
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于易雷以二月出其卦  
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  
妹言雷復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



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宜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公居位已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辭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閒隙而勝陽篡弑之既將成也公不寤後三年而殺案穀梁傳八日之閒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范解穀梁何注公羊皆與劉子政義合是公穀說同也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漢志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

經史雜記

卷七

七

伐魯大破之于龍門百姓傷者未殍怨咨未復而君臣俱情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爲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于齊侯齊侯殺桓公董子推所以致災之由可謂遠識矣而子政復推其本以爲夫人文姜不可以奉宗廟祭祀益深切著明矣莊七年四月辛卯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漢志董仲舒劉向以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眾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眾星

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爲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亾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劉向又以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天垂象以視下將欲人君防惡遠非慎卑省微以自全安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己成王泣金縢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亾繼絕修廢舉逸下學而上達裁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言改寤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終於君臣乖離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弑譚遂邢

經史雜記

卷七

七

衛之國滅宿遷于宋蔡獲于楚晉相弑五世乃定此其效也案董劉以常星二十八宿人君之象穀梁集解引鄭康成云眾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與董劉合何氏以列星爲常以時列見范氏以經星爲常列宿皆隨文立解蓋不知常星卽二十八宿也子政說此經言詳理精可爲人君炯鑒莊十一年秋宋大水漢志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邱鄆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爲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弑公之應左氏以宋來告災公使弔



之故書公羊以有及我之文故董謂兩國俱水何氏本之言比年興兵而百姓怨之應穀梁言宋為王者之後故劉子政言宋愍驕慢之應三傳義不同而各得本傳意也莊十七年冬多麋漢志劉向以為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于二叔終皆誅死幾亾社稷董仲舒指略同何注公羊云麋之為言猶迷也木董劉義也乃又謂象魯為鄭瞻所迷惑則據春秋說以取齊女為聽鄭瞻計較先儒迂遠矣范解穀梁語未發明亦當

經史雜記

卷七

堯

以子政說補之也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漢志史推合朔在夜明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為夜食劉向以為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公羊傳曰食晦董仲舒以為宿在東壁魯象也今公羊無傳何注無食晦之文而漢志引公羊傳曰食晦者蓋董仲舒等所見公羊有之蓋漢初公羊家說也僖十年冬大雨雪漢志劉向以為先是釐公立妾為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為

公矜于齊桓公立妾為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為有所漸脅也行專壹之政云左氏穀梁無說何注公羊云夫人專愛之所生也與董劉義同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漢志西宮災劉向以為釐立妾為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新者將害宗廟之正禮董仲舒以為釐娶于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為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為居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何注公羊既用董義而又采禮緯非也范解穀梁未能發明當以劉子政之說補之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

經史雜記

卷七

旱

為盛陽雨水溫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于寒泉則為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于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左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說曰凡物不為災不書書大言為災也此說可謂通陰陽之原矣范注穀梁蓋即鈔襲劉義而尚未詳盡也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漢志劉向以



為今十月周十二月于易五為天位為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于天位其卦為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顛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皆為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公子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略同何注公羊云陽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隕霜而反不能殺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范解穀梁引京房易傳云君假與臣權隕霜不殺草皆與董義合也僖二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漢志劉向以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

經史雜記

卷七

聖

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顛君作威福一曰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于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顛權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緩甚奧氣不臧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為李梅實臣下強也其說可補三傳之闕文三年秋雨螽于宋漢志劉向以為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為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楊疏引鄭元云墜地而死與董劉合何注公羊謂羣臣將爭強

相殘殺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鬪相殺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蓋用董仲舒說也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杜注宣榭講武屋正義引服云宣揚威武之處公羊穀梁經作宣榭災漢志宣榭災舊本作榭榭者所以藏樂器宜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臧之左氏以宣榭為講武之屋服杜注皆本漢書公穀以宣榭為藏樂器之所與董劉義同乃何氏不得其解以為宣王竝以樂器為宣王中興所作既違公羊本文復乖左穀之義矣成三年二月甲子

經史雜記

卷七

聖

新宮災三日哭漢志新宮災穀梁以為宣公不言諡恭也劉向以為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譜歸父于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譜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宮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亾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亾禮而親天災宣廟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為成居喪亾哀戚心數與兵戰伐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案公羊當從董說天意以成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不如災之若謂宣篡立故災之則天何不誅之于未亾之先而必欲災之于入廟之



後乎何注謂臣威太重結怨強齊則與宣廟無涉矣穀梁當從劉說謂成不能用父命以誅三家夫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天意若曰爾不能聽父生前之命安用死後之廟哉不如災之徒為三日之哭不敢稱諡豈得為孝乎公羊穀梁云禮者正微辭以婉刺也何休杜預云善得禮失經旨亦非董劉之意也成七年春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左氏公羊無傳漢志劉向以為不敬而備霜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顛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

經史雜記

卷七

畢

匹之既故以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鼯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鼯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至于襄公晉為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為鼯鼠食郊牛角皆養牲不謹也何注公羊引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鼯鼠食郊牛角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即本董義也然惟劉子政以角兵象在上君威也食角為傷君威更為深

切著明也昭九年夏四月陳災公羊穀梁皆作陳火漢志陳火董仲舒以為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關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以為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董劉推所以致災之由一自遠者言之一自近者言之也公羊何注云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楚為無道託討賊行義陳臣子辟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若是天存之者悲之也與董說合穀梁范注云陳已滅矣猶書火者

經史雜記

卷七

畢

不與楚滅也與劉說合賈服解左傳何范注公穀無不盡同惟杜氏注左好為異例輕改舊說非也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漢志劉向以為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為觀陰氣未至君位而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為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為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義與傳合志又云董仲舒以為菽草之強者天戒若曰加誅于強臣言菽以微見



季氏之罰也何注公羊云菽者少類爲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于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爲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異誅季氏蓋據董義也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漢志董仲舒劉向以爲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卽位旣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于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鼻無以出號令矣何邵公注公羊以魯雉門爲僭天子與漢志所載董劉說正合乃范武子於穀梁未能發明當據以補之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

經史雜記

卷七

聖

災漢志董仲舒劉向以爲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爲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案哀公時桓僖有廟者服解春秋亦本董劉之義至于桓僖親盡不當有廟天故災之三傳說竝同也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公羊經作蒲社漢志亳社董仲舒劉向以爲亾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亾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于哀定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亾國不明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失禮不用火災應之自然象也是公穀及董劉義皆以亳

社爲殷社乃何氏不知蒲字爲亳字之聲借見公羊經作蒲遂以爲先世之亾國非也哀十二年十二月螽漢志是時哀用田賦劉向以爲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三螽虐取子民之效也穀梁三螽范皆無說用田賦傳曰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故子政據以爲說也

漢儒以災異規時政

災異之說莫詳于六經周易吉凶悔吝皆關天道其次尙書洪範一篇備言五福六極之徵其他謨誥亦無不以惠迪從逆爲吉凶至詩禮樂則多詳于人事而正月

經史雜記

卷七

聖

繁霜諸詩亦一二見焉惟春秋記人事兼書天變凡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三彗星見三夜恆星不見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以及五石隕墜六鵠退飛多麋有域鷓鴣來巢晝暝晦大雨雹李梅冬實七月霜八月殺菽之類大書特書不一書豈果與人事無涉徒托空言哉是蓋三代以來記載之古法而天人相應之理繫焉自戰國紛爭詐力相尙至嬴秦暴虐天理幾于漸滅矣漢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劉向治穀梁數其禍福班固志五行所載天象每一變必驗一事是漢儒之言天者實有驗于人故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



無復忌諱而尤言之最切者則莫如董仲舒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乃天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谷永亦言災異者天所以儆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改則禍消不改則咎罰是皆援天道以證人事若有毫髮不爽者而其時人君亦多遇災而懼如成帝以災異用翟方進言遂出寵臣張放于外賜蕭望之爵登用周堪為諫大夫哀帝亦因災異用鮑宣言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罷孫寵息夫躬等其視天猶近故應之以實不以文降及後世人事繁興情偽日起視天甚遠凡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無權故自漢以

經史雜記

卷七

星

後即圖治之君無復因災異以求端于天即効忠之臣亦無復援災異以規時政或日食求言亦祇皆奉行故事而已而天人相應之理幾乎息矣

經史雜記卷七終

經史雜記卷八

黑水無攷

安康王玉樹廷楨

案屈原天問曰黑水元趾三危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已渺茫矣漢儒皆不能言黑水所出故班志張掖酒泉敦煌郡下並無其文至酈道元始原黑水出張掖雞山而謂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入南海亦不過據禹貢順經為義與他水歷敘所過郡縣者不同故杜佑云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年代久遠今已湮涸也酈說僅見于正義而檢今水經注無此文蓋

經史雜記

卷八

一

今書已非全本惟山海經曰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此則為酈說之所本顏師古注漢書亦用酈說太平御覽引張掖記云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元圃昔有娥氏女簡狄浴于元止之水即黑水也據此則雞山當在今甘州府張掖縣界漢為麟得縣地然今張掖縣西有張掖河即古羌谷水出羌中北流至縣西為張掖河合弱水東北入居沿海此乃弱水並不經三危入南海安得以為黑水耶張守節史記正義又引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而絕三危山在敦煌縣東南四十里此



所言黑水源又與張掖雞山不同唐伊吾縣伊州治也本伊吾廬地貞觀初內附乃置郡縣今為哈密竝無黑水源所謂南流絕三危者亦無攷而張守節又自為之說曰南海即揚州東大海岷江下至揚州東入海也其黑水源在伊州從伊州東南三千餘里至鄯州鄯州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南海去此甚遠隔絕南山隴岷之屬當是洪水浩浩西戎不深致功古文故有疎略是諸說皆不足據當從杜佑闕疑為是

今三江與漢志水經不合

案徐堅初學記引鄭康成書注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為

經史雜記

卷八

二

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蘇氏軾曰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為中江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為北江禹貢之三江確乎可據者也若漢地理志于會稽毗陵縣注北江在北東入海此即今岷江也吳縣注南江在南東入海此即今吳松江也丹陽蕪湖縣注中江出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此即今荆溪也但此中江東流至陽羨者與今水道全不相合蓋高淳東瀾自明洪武永樂兩次修築之後若宣州歙州及今廣德州西境

諸水悉從蕪湖以達大江不復涓滴入太湖惟廣德州東境及溧陽金壇宜興諸水總匯荆溪東入太湖耳故三吳水道遂與漢志相反攷東壩之所由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云唐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饋糧而中江之流始狹五堰者銀林在溧水縣東南水堰長十五里又東五里曰若李堰長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長九里又五里曰余家堰所謂魯陽五堰也後易為上下二壩通名東壩據此似東壩初自臺濛然元和志當塗縣有蕪湖水在縣西南八十里源出縣東南之丹陽湖西北流入大江則元和以前此地已置堰故水不東流溧陽而西北入江已與漢志東至陽羨不

經史雜記

卷八

三

合矣然漢志中江雖至陽羨入震澤若毗陵之北江即今通州入海之大江不入震澤也吳縣之南江即松江乃震澤下流非入震澤者也而俗儒誤以漢志三江當禹三江誤以漢志三江之中江入震澤遂以三江皆入震澤謬矣蓋漢志中江即今蕪湖之縣河高淳之胥溪溧陽之永陽江宜興之荆溪西連固城石臼丹陽諸湖受宜歙金陵姑熟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湖達荆溪震澤此水三代以上本不相通中三五里輒有高阜猶是後代開鑿所遺蓋春秋吳王闔廬伐楚用伍員計開之左傳襄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



哀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皆由此道自是江湖始通後世誤以為禹迹非也漢志又有分江水漸江水二條分江水出丹陽郡石城縣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漸江水出丹陽郡黟縣南蠻中東入海黟師古音伊字本作黟音同而水經沔水中篇云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為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為北江其一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此蓋附會漢志之分江水因漢志別有南江在吳南故不目曰南江而酈注則遂目為南江竝援郭璞岷江松江浙江之說璞先有水經注三卷今以不傳此所引蓋出其中

經史雜記

卷八

四

此水與松江浙江強相貫通以附會一江分為三目其說云南江東與貴長池水合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涇水桐水又東逕安吳縣又東旋谿水注之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為長瀆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此下南江又分二派一派東出為松江下七十里分為三江口入海一派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以此二派合北江為三江又水經注松江上承大海東逕笠澤流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別為三江五湖雖稱相亂不與職方

同庾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也攷酈氏言三江口非職方三江亦非禹貢三江其後張守節史記正義于夏本紀解曰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蠟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于其分處號曰三江口後儒注禹貢者多因之

禹貢九州

經史雜記

卷八

五

案禹貢九州冀沈青徐揚荆豫梁雍此夏制也釋地云兩河開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雒州漢南曰荊州河南曰揚州濟河開曰沈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注此文與職方禹貢竝不同疑是殷制職方云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沈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鄭注云此州界揚荆豫沈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冀公彥疏云周改禹貢以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地以為幽并蓋冀沈荆揚豫雍唐虞三代所同餘州沿革



互異孔穎達疏云王者廢置理必相因職方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于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于禹貢皆冀州之地知分冀州爲之也釋地無梁青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爾雅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卽青州地知分青州爲之也是九州外益幽并營三州爲十二州也漢地理志云堯遭洪水襄山襄林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皇甫謐帝王世紀亦云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宋書州郡志亦云唐堯之世置十有二牧及禹

經史雜記

卷八

六

平水土更制九州以輿地約之今山西太原平陽汾州潞安蒲州澤州大同寧武朔平等府平定忻代保德解絳吉陽遼沁等州河南懷慶衛輝彰德等府直隸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等府及真定河間二府之西北境東北則奉天錦州等府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于大遼水皆禹貢冀州域也今河南衛輝府東南境直隸大名府及真定河南二府東南境山東東昌府及兗州曹州濟南青州四府之西北境皆爲禹貢兗州域也今山東登州萊州青州等府及濟南泰安二府之北境東北跨海爲今奉天錦州等府

及朝鮮國皆禹貢青州域也今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淮安二府北境山東兗州沂州二府濟寧州泰安府南境曹州府東南境皆禹貢徐州域也今江南江淮蘇松安徽三布政司所轄及江西浙江則河南之汝寧湖北之黃州等府皆禹貢揚州域也今湖北武昌漢陽安陸黃州德安荊州宜昌施南等府及襄陽之南境湖南全省及四川敘州重慶夔州等府之江南地廣西桂林貴州遵義等府皆禹貢荊州域也今河南之河南開封陳州歸德南陽汝寧六府許陝汝光四州及直隸大名山東曹州江南潁州之西境湖廣襄陽德安之

經史雜記

卷八

七

北境鄖陽之東境皆禹貢豫州域也今陝西漢中府之南境及興安府商州甘肅鞏昌府之南境及階州秦州湖北之鄖陽府四川全省內敘州重慶夔州等府江南境空屬荆及雲南貴州北境皆禹貢梁州域也今陝西之西安同州鳳翔延安榆林興安甘肅之蘭州平涼鞏昌慶陽寧夏西寧涼州甘州鎮安十五府乾州邠州鄜州綏德肅州迪化安西七州洮洲一廳漢中府除鳳縣秦州除徽縣兩當爲梁州餘皆禹貢雍州域也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至沙漠遼瀾不可紀極矣

九河遺跡



蔡爾雅釋水載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  
潔鉤盤鬲津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  
亭漢李尋解光云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韓牧  
云可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總不能為九但為四五空有  
益觀此漢時九河猶有可攷至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  
上書曰古記九河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  
光鬲縣界中自鬲津北至徒駭相去三百餘里是九河  
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  
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  
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餘不復知其言三河確有可據

經史雜記 卷八 八

其後酈道元于水經河水注云自鬲盤東光河開樂成  
以東城地竝存川瀆多亾漳水注云九河既播八枝代  
絕遺迹故稱往往時存唐以下諸家紛紛訪求各自立  
說如謂鉤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者杜  
祐通典也謂河北道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  
里平昌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棣州陽信縣鉤盤河經  
縣北四十里者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也謂簡河在貝州  
歷亭縣界者張守節史記正義也謂河北道冀州蓆縣  
馬頰河經邑界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德  
平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棣州滴河縣馬頰河在縣北

二十里陽信縣鉤盤河在縣北四十里滄州樂陵縣馬  
頰河在縣東六十里鉤盤河在縣東南五十里者樂史  
太平寰宇記也皆不如許商所言約略在三百里閒者  
為可信也今直隸河閒府交河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  
東有東光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  
縣也

九江非湖漢九水

案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  
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  
箇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

經史雜記 卷八 九

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箇  
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  
十里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漢地理志楚攷  
烈王自陳徙壽春秦滅楚以其都置九江郡高帝更為  
淮南國尋陽縣屬焉文帝析為廬江郡尋陽改屬廬江  
武帝又復淮南國為九江郡尋陽屬廬江如故應氏于  
九江郡曰江有廬江尋陽分為九王莽改豫章郡曰九  
江郡柴桑縣曰九江亭九江郡曰延平郡後漢復故故  
司馬彪郡國志仍曰廬江郡尋陽縣南有九江也漢尋  
陽在江北今黃州府蘄州東潯水城一名蘭池城是九



江在南東晉成帝咸和中溫嶠始移于江南則九江在縣北矣今九江府德化縣西十五里是非漢尋陽也又江圖曰始鄂陵終江口會桑落洲者今桑落洲在九江府城東北五十里江中鄂陵今黃州府武昌縣志云江入縣境過中洲至雙柳夾又自崢嶸洲過磧磯至太湖爲三江口者是也釋文引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者非也案湖漢亦得名九江但九水注于彭蠡且通典以湖漢水隸揚州非荊州也

太原六名

案杜預春秋釋例云晉大鹵太原大夏參虛晉陽一地  
經史雜記 卷八 十  
六名攷昭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三傳皆作太原穀梁云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此大鹵之名所出禹貢既修太原左傳臺駘處太原云云此太原之名所出又左傳遷實沈于大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齊桓公西伐大夏此大夏之名所出又春秋定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此晉陽之名所出皆卽太原一地也在漢則晉陽縣屬太原郡爲刺史治所今爲太原縣屬山西太原府詩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毛萇鄭康成皆不詳其地當在雍州卽原隰與此太原無涉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遷

戎于太原又云夷王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兪泉又云宣王二十七年遣兵伐太原戎不克事亦見汲郡古文此三言太原皆與伐獫狁料民之太原爲一司馬相如上林賦延蔓太原阮籍東平賦蕭條太原此古人通稱竝與此太原無涉

孟津在河北

案左傳昭四年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杜不注孟津所在孔穎達書序疏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盟古通孟其地在河北其漸訛而南者自東漢始也攷更始二年使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使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孟津猶在河北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百姓驚奔南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使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于河南猶蒲津關在蒲州臨晉關在朝邑而史記正義于漢王出臨晉關下云卽蒲津關在臨晉縣唐臨晉屬蒲州是移河西之關名于河東黎陽津在濬縣白馬津在滑縣而通典黎陽下有白馬津延津在延津縣北而唐志新鄉縣有延津關棘津在胙城縣北而寰宇記云在汲縣南七里則又皆移河南之津名于河北大抵歷代浸久土俗傳訛類多

經史雜記

卷八

十



如是西漢河南無孟津杜預云河陽縣南孟津確不可易也

傅巖在虞虢之閒

傅巖在虞虢之閒近則北虢也王應麟云在陝州平陸縣北平陸今屬山西解州傅巖在縣東北二十五里一名隱賢社水經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謂之聖人窟巖東北十餘里即左傳之顛軫坂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軫橋也說執役正于此地尸子以為在北海之洲者非也

經史雜記

卷八

三

太湖非笠澤

案孔傳震澤吳南太湖名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注云太湖也爾雅十藪吳越之閒曰具區注云具區今吳縣西南太湖即震澤也按周禮揚州澤藪曰具區班固以為即震澤蓋澤自吳西南境東出為松江一名笠澤在今吳江縣界北去吳五十里水經注云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國語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北吳軍江南者是也孔郭指此為太湖誤矣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水經注引韋昭曰方員五百里盧饒蘇州府志引顏真卿石柱記云四萬四千頃王鏊姑蘇志云

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占蘇湖常三州今案蘇之吳吳江湖之烏程長興常之宜興武進無錫此七縣者皆類太湖楊修五湖賦云頭首無錫足蹄松江負烏程于背上懷大吳以當胸數言可作圖經也湖中有七十二山其最著者曰包山夫椒山胥母山大雷山小雷山三山其上源西北有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由常州之百瀆以下西南有茗雪諸水由湖州之七十二瀆以入焉百瀆在宜興者七十四在武進者二十六七十二瀆在烏程者三十八在長興者三十四皆所以宣通脈絡殺其奔衝之勢而歸于太湖者也其下流為松江

經史雜記

卷八

三

江水東北流岐分為三江口

五湖即太湖

案周禮揚州浸曰五湖據國語史記吳越春秋則即是太湖虞翻曰太湖東通松江南通雲溪西通荆溪北通滬湖東連韭溪凡有五道故名五湖韋昭曰五湖者胥湖蠡湖洮湖滬湖就太湖而五實一湖也前說較長張勃鄴道元張守節陸龜蒙李宗諤諸家之說雖名稱各殊道里互別然皆在太湖上下二三百里之閒惟李善以洞庭彭蠡震澤巢湖鑑湖為五湖司馬貞以具區洮滬彭蠡青草為五湖夫洞庭青草在荆域而以為五湖



之一殊與職方不合非也

塗山不得有二

攷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于塗山昭四年左傳云穆有塗山之會杜預注並云塗山在壽春東北則塗山不得有二漢志九江郡治壽春有當塗侯國應劭曰禹所娶塗山侯國也有禹墟續漢志九江郡治陰陵屬縣有當塗有平阿平阿下注有塗山二志所言亦是一處杜預據刺史治而言二志據所在而言而劉昭注于當塗則云禹會諸侯塗山于平阿則云穆有塗山之會分而為二將何所據攷其致誤之由平阿本當塗地故晉志

經史雜記

卷八

五

淮南郡壽春平阿則云有塗山當塗則云古塗山國至宋齊但有當塗無平阿蓋縣省也則非兩地各有塗山明矣隋志塗山縣屬鍾離郡舊曰當塗有塗山唐志鍾離縣屬濠州鍾離郡武德七年省塗山縣入焉有塗山以上數條所說塗山皆在鍾離卽漢志之當塗宋又析置懷遠軍山在其境元改軍爲縣明仍之故明志鳳陽府懷遠縣荆山在縣西南塗山在縣東南淮水經兩山峽間 本朝因之乃史記索隱又據皇甫謐說謂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也攷九江本秦郡漢高帝爲淮南國武帝爲九江郡晉武帝又爲淮南郡隋開皇

爲濠州大業爲鍾離郡唐爲濠州鍾離郡宋屬淮南路

元屬安豐路其地皆在今鳳陽府其九江得名本因尋

陽九江惟因漢文帝分淮南江九爲廬江尋陽來屬則

九江反不屬九江郡界王莽嘗改豫章郡爲九江柴桑

縣曰九江亭後漢復故而溫嶠遂移尋陽于江南見通

隋又以尋陽爲九江見隋志然則漢九江治壽春卽今

壽州從九江分屬廬江之尋陽縣卽今之黃梅縣皆在

江北而其後以二名皆移之江南今爲江西九江府治

德化縣矣晉中原亂淮南民南度成化初于江南僑立

淮南郡割丹陽之于湖僑立當塗縣見晉志隋屬丹陽郡

經史雜記

卷八

五

唐屬宣州宣城郡宋改爲太平州元爲路明爲府治當塗 本朝因之然則漢九江所屬之當塗卽今鳳陽懷遠縣亦在江北而其後亦移之江南今爲太平府治當塗縣矣此塗山所以訛也皇甫謐在西晉初所言九江當塗正指江北小司馬據後代所置指爲江南其誤甚矣塗山當以在今懷遠縣爲正

河徙始末

攷自周定王五年河徙而不詳其所以徙鄭以屯氏爲禹河則漢之北瀆是定王時徙矣至王莽遂空自後代有變遷歷東漢及唐至宋橫隴之決河已改流然猶存



京東故道至和二年李仲昌開六塔河北流遂閉至金明昌五年河徙自武陽而東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為二派汲胙之流遂絕元至元閒又徙自新鄉出武陽之南合泗奪淮河又一大變時會通河成資河以利漕明孝宗時築斷黃陵岡更以一淮受全河汴泗沂亦全注之此河徙之大略也

漢水有二源

攷桑欽水經歷敘西漢源流而其首乃云漾水出隴西氏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案漾水出隴西氏道縣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此十七字的係東漢源

經史雜記 卷八

未

乃以為西漢源且又插入嶓冢山三字則是氏道亦有此山水經作于魏晉閒人因班志似不合禹貢故錯互其詞郭璞注山海經遂云嶓冢今在武都氏道縣南皆非也常璩華陽國志漢中志則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氏道縣漾山西源出隴西嶓冢山璩心知氏道嶓冢是後撰故改為漾山但氏道本屬隴西如璩與郭說則曾改屬武都又于西源舉隴西不舉西縣皆未詳鄭注于此下又引漢中記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漢中記不知何書所云嶓冢似即指在沔陽者故鄭故駁之以為沔水無西入之理因引劉澂之郭

景純云東漢從沔水分支南流入穴通山入西漢一說又引庾仲邕云東漢通谷水自武遂川至關城合西漢一說而總之云諸言漾者多言西漾水至葭萌入東漢是以經云漾水出氏道縣東至沮縣為漢水診其沿注似與劉郭庾三說相符東西兩川俱受沔漢之名者義或在茲矣此則鄭自以注家之體回護水經之文耳其實鄭此注言一漢通流正可以調停尙書與班志不合之處而圓融其說若水經則以東漢源為西漢源與禹貢以西漢源為東漢源正互相抵牾似不可據其以氏道亦有嶓冢則當直斥其附會矣

經史雜記

卷八

七

漢人用字不同

案中庸子庶民鄭注子猶愛也皋陶謨子弗子故不子為不愛金滕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鄭注丕讀曰不說文丕大也从一不聲丕既以不為聲自可借為不字尙書以丕為不為丕者甚多史記不作負蓋不有附音又有浮音負與跗浮皆語有輕重是假借字也白虎通曰天子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公羊傳曰屬負茲禮記音義曰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然則子可通作茲不亦可通作負猶禹貢陪尾史記作負尾也隗囂移檄曰庶無



負子之責亦以負爲不索隱乃云謂三王負于上天之責是不識負字故也而又妄改鄭讀不爲負以遷就史記大謬是漢人所用之字唐人已罕識矣

唐宋人不識采字

案說文采辨治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蒲莧切平从亏从八語平舒也又正也符兵切二字不同而形聲易混攷詩小雅采菽平平左右疏云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司馬貞史記索隱曰今文作辨章是也鄭注周禮馮相氏引辨秩東作辨秩南訛辨秩西成辨在朔易賈疏謂是據書傳史記作便假借同音字耳世皆誤

經史雜記

卷八

七

爲平遂訓爲和洪範王道采采亦改爲平詩平平韓詩作便便云閑雅兒毛傳云平平辨治也襄十一年左傳引詩作便蕃左右爾雅便便辨也則詩亦當作采洪範雙聲與詩正同亦當作采陸德明釋文孔穎達詩疏徐廣史記注皆不識采字而誤認平亦有便音二輔皇圖長安城南出第三門曰便門亦作平門亦采字之誤廣韻二仙平房連切注云辨治也十二庚平符兵切注云正也和也易也俱誤認平可兩讀唐宋以來宰輔銜名皆誤用平章而辨治之采世遂無識之者矣

甄故有二音

案莊季裕雞肋篇甄徹字見獨登進士時林攄爲樞密當唱名讀甄爲堅上以爲真攄辨不遜坐貶吳志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宮井上旦有五色氣令人入井探得傳國玉璽以甄與已名音協爲受命之符是三國以前未有音之人切者孫權卽位孫堅爲帝江左諸儒爲吳諱始改音真孫奕示兒編甄有二音學者皆押入先韻獨真韻反未嘗押皆相承之久信耳不信目之過然文選女箴云散氣流形旣陶旣甄在帝句義肇經天人則已押入真韻矣又攷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正義曰甄地名在濮州甄城縣北音絹是堅

經史雜記

卷八

七

音轉爲絹周禮春官典同薄聲甄注甄讀爲甄燿之甄甄猶掉也釋文甄音震是真音轉爲震據此知甄故有二音也

婦人識字

案宋錢沈伯之妻瀛國夫人正肅公孫也紹興初隨其姑長公主入謝欽聖向后于禁中先有戚里婦數人在焉俱從后步過受釐殿同行者皆仰視釐爲離夫人笑于旁曰受釐也蓋取宣室受釐之義耳后喜回顧主曰好人家男女終是別攷說文釐家福也从里救聲徐氏據唐韻譜爲里之切則音離許氏訓家福也从救當



作虛其切音禧為正前漢賈誼傳上方受釐宣室注徐廣曰祭祀福胙也讀禧為是

漢時俗字

案漢時即多俗字如易噬嗑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釋文勅耻力反字林作勅鄭云勅猶理也一日整也古或借作飭或作飾漢藝文志引易曰明罰飭法史記五帝紀云信飭百官徐廣曰飭古勅字此字古本作勅說文支部勅誠也雷地曰勅从支束聲易噬嗑及尚書皋陶謨勅我五典五惇勅天之命康誥惟民其勅懋和多士勅殷命終于帝告勅于帝本皆作勅毛詩小雅楚茨既

經史雜記

卷八

五

匡既敕箋云祝釋蝦辭以勅孝孫蓋古者教戒之辭亦曰敕陳咸傳言公移敕書而孫寶告督郵何並遣武吏俱載其文為敕曰章賢丙吉趙廣漢韓延壽王尊朱博龔遂傳言敕者十數後漢書乃變為勅隸釋韓勅孔廟禮器碑勅字叔節西嶽華山碑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沛相楊統碑孝以勅內仙人唐公房碑勅尉部吏收公房妻子皆作勅而易噬嗑勅字亦皆作勅矣說文廂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徐鉉曰俗別作吳非是離九三日吳之離荀爽曰初為日出二為日中三為日吳豐彖日中則吳孟喜作稷中候握河紀云叻

明備禮至于日稷鄭注稷讀曰側穀梁春秋云戊午日下稷公羊左傳皆作吳范甯曰稷吳也隸釋成陽靈臺碑日稷不夏李翕析里橋郝閣頌劬勞日稷費鳳別碑乾乾日稷然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仍云勞神日吳是廂字之俗作吳自漢已然矣彤說文訓為船行也从舟彡聲並無彤字从肉為祭名者祭名之字見尚書爾雅及何休公羊宣八年注當从肉讀若融鄭箋絲衣詩作融不作彤今本注疏皆為俗人改作彤賴陸德明釋文足本尚仍其舊然文選張平子思元賦展洩洩以彤彤衡自注云和兒李善注引左傳其樂也融融而云

經史雜記

卷八

五

融與彤古字通後漢書馬融傳豐彤對蔚隸釋殺抗君神祠碑陰郡吏名有馬彤仲選是彤亦漢俗字非魏晉人改也又尚書亮采惠疇寅亮天工亮采有邦及亮陰皆作亮說文無亮字禮記郊特牲祊之為言倥也注倥猶索也倥或作諒唐楊倥注荀子亦作倥愚謂倥疑亮之正文移人于下誤京為亮遂作亮耳然今觀石經蔡邕已以周書天命自度之度為亮而諸葛武侯亦以此為名則知其從來久矣景光也說文从日京聲葛洪字苑始加彡鄒季友云景古影字又天寶三年衛包改攷高誘注淮南子云景古影字誘漢末人時已有加彡者



非始于葛洪又攷尙書惟影響景加多見顏氏家訓書證篇則顏氏所見本亦如此亦非衛包所改然則影亦漢末俗字明矣

### 古字多假借

古人漆書竹簡傳寫維艱師弟相傳多由口授往往同音異字每多假借如說文假非真也古雅切一曰至也引虞書曰假于上下古韻切格木長兒古百切又假借也古雅切凡假借真假字皆作假而至也一解專屬之格字尙書二十八篇格字凡十九見而無假字除說文所引虞書外益稷格則承之庸之又祖考來格高宗彤

經史雜記

卷八

幸

日惟先格王西伯戡黎格人元龜大誥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召誥天迪格保洛誥王賓殺禮威格多士則惟帝降格君奭格于皇天格于上帝又矧曰其有能格又天壽平格多方惟帝格于夏呂刑罔有降格又庶有格命舜典格汝舜湯誓格爾眾庶盤庚上格汝眾詩大雅抑篇神之格思禮記大學篇格物以上諸格字皆當作假惟商頌烈祖篇假無言鄭云至尙存本字餘經史類皆假借作格攷漢碑薛尙功鐘鼎款識趙鼎銘惟王來格于成周年鎬伯姬鼎銘王格太室散敦銘王格于太室邠敦銘王格于宣榭牧敦銘王在周在師係父宮

格太室散敦銘王格于成周凡金石文字亦皆借作格說文艾冰臺也从艸又聲五蓋切此艸名又艾艸也从ノ八相交魚廢切又刈字注云又或从刀辨部雙治也从辟又聲魚廢切三字音義互異凡一切訓治之雙又假借作又此字尙書屢見堯典有能俾又烝烝又皋陶謨俊又在官萬邦作又禹貢淮沂其又雲土夢作又微子用又讎欽洪範從作又又用明又用昏不明康誥用係又民乃其又民惟民其康又乃非德用又用康又民又重句召誥其自時中又亦敢殄戮用又民洛誥其自時中又多士係又有殷用又厥辟又係又有殷多方爾

經史雜記

卷八

幸

曷不夾介又我周王立政以又我受民惟正是又之茲乃俾又康王之誥係又王家呂刑率又于民斐彝又概皆假借作又訓爲治爾雅釋詁亦云又治也五行志又假借作艾應劭曰艾治也師古曰艾讀曰又蔡邕石經亦假借作艾儀禮士冠禮贊者奠纒并櫛于筵南端櫛借爲節束帛儷皮儷借爲離戒賓曰某有子某某借爲謀以病吾子病借爲秉眉壽萬年眉借爲麋嘉薦賈時賈借爲痺士昏禮授如初禮禮借爲醴腊一肫脾不升肫借爲鈞脾借爲脾贊見婦于舅姑舅借作咎士相見禮問夜膳董董借爲薰在野曰草茅之臣茅借作苗皆



見鄭康成注者爾雅釋詁迓迎也郭璞注云公羊傳跛者迓跛者邢昺疏云公羊成二年傳文引以證迓為迎也宣二年左傳狂狡輅鄭人杜注輅迎也周禮秋官有訝士及聘禮厥明訝賓于館鄭注皆云訝迎也召南鵲巢百兩御之鄭注御迎也說文言部訝相迎也从言牙聲周禮曰諸侯有卿訝發吾駕切又迓注云訝或从走迓訝御字形雖別音義實同當以訝為正餘皆假借也又說文卜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古今切木木曲頭止不能上也古今切稽留止也从禾从尤旨聲古今切卜本卜問字因與稽同音假借作稽如明用稽疑

經史雜記

卷八

音

是也稽攷之稽亦當作卜亦以同音假借作稽如無稽之言是也堯典稽古當作禾以極于上而止有上同義也乃亦假借作稽于一稽字或為卜問或為稽攷或為上同其實惟留止一義彼三義皆假借也略舉數字可以類推矣

古字多通用

古人質樸文省經典之字類多通用談經者不攷其源每以近代之形聲測古書之義旨誤矣如鄉飲酒禮眾賓辯有脯醢注云今文辯皆作徧鄉射禮云司射乃比眾耦辯注云眾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徧大射儀大夫辯

受酬注今文辯作徧又辯獻大夫又射爵辯又士旅于西階上辯曲禮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辯殺主人未辯客不虛口左傳子言辯舍爵于季氏之廟杜預云辯徧也荀子修身篇云扁善之度注云扁讀為辯韓詩外傳云君子有辯善之度是辯徧通也禮記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義本漢儒鄭康成于書注及詩箋文皆作親而訓則為新蓋古親與新通也能朋來遠謂程子讀親為新非漢儒所及矣尚書大傳文王有四鄰以免于牖里之害又商傳云太王與三子見文王于美里周本紀亦言西伯囚美里美與牖通老子德經鑿遠篇不

經史雜記

卷八

音

親美見天道釋文云美牖通板篇疏又云牖與誘古字通韓詩外傳牖作誘是美與牖誘並通也觀禮太史是右注古文是為氏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為氏漢地志西河有觥是說文作觥氏造父後有非子元孫氏為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漢韓勅孔廟後碑以於氏為於是班固通幽賦氏中葉之炳靈亦以氏為是漢末有是儀亦作氏陳壽魏志以為孔融改氏為是不知營陵是姓順帝前已見于碑載洪适隸釋豈漢季始改乎洪範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呂覽引云母或作好母或作惡高誘曰或有也韓非子曰無或作利从王之



指無或作惡从王之路皆以或爲有詩小雅天保無不爾或承箋云或之言有也商頌元鳥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又奄有九有傳云九有九州韓詩作九域訓與毛傳同說文或重文域从土是或卽域九或卽九有隱三年穀梁傳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是有或域竝通也易履上九視履考祥釋文云祥本亦作詳公羊昭十一年經盟于侵羊疏云穀梁作祿祥服氏注引作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鄭氏周禮注亦云及作詳刑以誥四方皆古祥字故左傳祿祥服氏引公羊作詳今公羊作侵羊者春秋繁露云羊之爲言祥也與鄭

經史雜記

卷八

羊

眾百官六禮辭亦云羊者祥也是祥可通詳又可省作羊也說文噫飽食息也經典皆作歎詞而馬注周書則作懿詩大雅瞻卬懿厥哲婦箋云懿者有所傷痛之詞也又大雅有抑篇楚詞作懿韋昭云懿讀曰抑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徐邈音噫韓詩云抑意也周頌噫嘻成王定本作意淮南謬稱曰意而不戴高誘曰意志聲蔡邕石經論語云意與之與古文意作抑劉熙釋名釋言語篇云噫憶也憶念之故發聲憶之也是噫意懿抑皆通也又說文講誦也引周書無或講張爲幻郭璞注爾雅本則作佞張詩陳風防有鵲巢云

誰侑子美箋云誰侑張欺誑我所美之人也釋文馬又以侑作勳後漢皇后紀孝仁董皇后嘗何后曰汝今勳張怙汝兄是也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張魏書恩倖傳侏張不已北齊書源彪傳吳賊侏張侏張卽講張郭忠恕汗簡謂嘲古文尙書作哻今攷尙書今嘲字哻卽嘲也講侑勳侏哻字體五變古字古音實通也由此以推不可枚舉矣

古字音義相兼

詩衛風芄蘭能不我甲傳云甲狎也箋云狎習也徐邈音胡甲反顏師古匡謬正俗曰甲雖訓狎自有本音不

經史雜記

卷八

狎

當便讀爲狎其說非也漢儒訓故音義相兼此甲字據釋文韓詩本作狎古文省少以甲爲狎既有狎音卽從狎義非假借也徐氏釋音獨得古人之意小顏斥以爲非過矣釋詁云狎習也釋言云甲狎也郭璞曰謂習狎書多方甲于內亂鄭王亦皆以甲爲狎說文犬部狎犬可習是也邶風苑有苦葉人涉卬否小雅白華卬洪于熈大雅生民云卬盛于豆毛傳竝云卬我也釋詁卬身皆爲我郭璞曰卬猶狎也語之轉耳古以而爲汝中庸抑而強與鄭注而之言汝也論語且而從碎人之士周書洪範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史記高祖本紀此非而



所知陳平世家顧而父知田耳是也又以如為而顧命其能而亂四方傳釋為如易用晦而明虞翻注詩垂帶而厲鄭箋左傳隱七年插如忌服虔注莊七年星隕如雨僖二十六年室如縣磬昭四年牛謂叔孫見仲而何杜預解孟子九一而助趙岐解皆作如而又讀為能禮運耐以天下為一家注云耐古能字後乃假借隨三足為能樂記人不耐無樂仍作耐亦有不安寸直作而則易屯卦利見侯而不寧劉向說苑能字皆為而也能又讀曰如詩大雅民勞云柔遠能邇鄭箋能猶伽也廣雅云伽若也伽即如也士喪禮牢中芻寸注牢讀為樓焦

經史雜記

卷八

夫

氏易林曰失羊補牢無益于憂與憂為韻淮南子本經訓牢籠天地彈壓山川高誘注云牢讀如屋霜之霜楚人謂牢為霜蓋蕭肴豪九四韻古音本通也淮南子人知其一不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籍墮字乃平上通也釋文作許規反非也今人讀此字以墜落解者作徒果切以毀壞解者別為許規反尤謬說文本作陸从阜奎聲徐鉉曰說文無奎字蓋從二左也眾力左之古人尚右左有毀敗之象亦取諸聲春秋定十二年季叔孫州仇帥師墮邱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杜預云墮毀也

是墮為敗城阜昭二年傳寡君將墮幣焉注輸也隱六年公羊傳輸平猶墮威也哀十二年傳是墮黨崇讎也是凡事降墜廢壞皆為墮也今俗訛作墮讀如許規反非也

古人校書最精

文選魏都賦注引風俗通曰按劉向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讎又張景陽雜詩十首注引風俗通曰劉向為孝成皇帝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為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今東觀書竹素也此亦當本劉氏別錄西漢無

經史雜記

卷八

完

紙故先書於竹簡有誤者用書刀刊削之及讎校已定則繕寫於縑素也案今校書皆一人校其上下據風俗通知劉子政用二人對校蓋一人竝看兩本恐有漏略故一人讀書一人持本視聽兩用庶可無失然猶恐有音同文異者故必一人先校是讎校不同闕一不可可見古人校書之精也

經史雜記卷八終



安吉官署開雕

# 雪泥書屋雜志

棲霞牟氏序

序

棲霞牟默人先生弱冠受知于學使趙鹿泉先生稱為山左第一秀才有四傑之賜與名既而學境與年俱進遠近士林奉為泰山北斗爭一識面為幸而運蹇不躓棘關數十年之中典試吾身

雪泥書屋雜志序

得斯人為口實至有試竣之日主司携其落卷入都極力吹求徧示同人意在暴揚其短以自解者槐里居之日耳熟先生之名深以年輩相懸居址又遠不得望見丰彩趨侍函文為生平一憾事也通籍後與其猶子一樵水部以同譜之誼過從歡甚



繼又得交其哲嗣述人明府竊見二子罷  
宇儻語言雅飭固知其淵源之有自也  
因從二子時時側聞先生緒論且知其皓  
首窮經多所著作偉為一代師儒私心愈  
嚮往之道光戊申之歲述人需次都門一  
日過其寓邸見行篋中有雪泥書屋雜志  
四卷則先生既歿之後述人以先人心血  
所在手澤所存不忍聽其湮沒特于故紙  
零篇中留心收拾纂集而成書也是善繼  
善述之事也亦孝思也繙讀一過如登西  
域賈胡之舟莫名其實蓋經史而外諸子  
百家悉有論贊而無一語不見精心雖出

雪泥書屋雜志

序

三

雪泥書屋雜志

序

三

於百衲之集自裒然成一家言深可寶貴  
時述人飛鳥浙水行有日矣因請以五日  
為期假之歸寓謝客杜門焚膏繼晷手自  
抄錄越四日而功訖自惟淺陋寡學于書  
中之義未能發明而表章之特以數十年  
想慕之誠今日才獲此一編足為枕中之  
秘幸何如之故敬題數語附名東末以志  
一時愉快之意也云爾

道光戊申六月年愚侄王東槐頓首拜撰





雪泥書屋雜誌卷之一

雪泥老人遺筆

次男房述



論語不悱不發鄭注曰口悱悱按鄭不釋悱字之義則悱  
悱是當時質言人所曉也文選嘯賦曰舒蓄思之悱憤  
注引字書曰悱心通也通本又作誦據說文心部無悱  
字而悲字注曰悲痛也从心非聲然則通誦皆痛之形  
譌悱即悲字也今俗語詞色哀苦謂之悲悲鄭氏之遺  
言也陸氏釋文云悱芳匪切失之矣後儒不識悱字自  
陸氏始也癸酉夏記

雪泥書屋雜誌卷之一

十一

法言問神曰狄牙能噉狄牙不能齋不齋之口狄讀為易  
古字音同假借莊子駢拇釋文引淮南曰史兒狄牙嘗  
淄澠之水而別之狄牙即易牙齊桓公時識味人也今  
本淮南作易牙據此知中庸素夷狄行乎夷狄當讀曰  
素夷易行乎夷易安夷平易患難之反面也

孟子曰子莫執中子莫當是古人名自成一家者也然無  
所考矣楊墨之後孟子之前天下並無此人矣庭按莫  
麼聲同古字以莫為麼孟子謂學術之異自楊墨分道  
天下將又有人調劑於楊墨之中間一半為墨一半為

楊倡為執中之說者未知其為誰何也而強為之名曰  
子莫闢楊墨並子莫闢之而異端廓如矣故孟子功不  
在禹下

呂氏春秋音初篇蕩兵篇高注皆曰少選須史也本味篇  
高注曰少選須史之間也任數篇高注曰選間須史處  
方篇高注曰選間猶選頃也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之  
品應劭注曰選音刷師古曰字本作銑書大傳甫刑篇  
曰一銑六兩史記平準書曰白選直三千漢書食貨志  
作白撰史記周本紀其罰百率徐廣曰率音叔然則選

雪泥書屋雜誌卷之一

十一

銑撰撰率皆同音梅願古文呂刑作銑銑即銑之形誤  
也考工記鄭司農注曰銑量名也讀為刷據鄭應徐廣  
所讀可識選之古音矣今俗語謂須史之頃曰一霎本  
當云一選耳今人不能正讀既不識選字乃借用霎甚  
失古意庚辰三月中浣偶筆

韓非淫辭靡辯之才能為文章而不知道德然其書有解  
老喻老二篇者蓋為慕老子之高名而附託聲價妄作  
解論欲借此以為重也老子之學過於高韓非之識過  
於卑以韓解老譬如赴火飛蛾而語水也豈能得其仿



佛哉太史公愛其文章而不察其妄遂以申韓與老莊同傳又為之說曰慘礫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此太史公為吃伯所欺又妄言以欺後人而千載聰明之士從而和之皆曰刑名原於道德太史公不我欺也真足為捧腹大笑也已卯四月下浣識

禮月令孟夏之月養壯佼呂氏春秋音律篇蕤賓之月安壯養俠高注曰俠少也今以月令証之俠即佼之形誤家語入官注曰佼猶好也荀子成相注曰佼亦好也故高注訓佼為少言少好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曰俠嘉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三

夜荳蘭芬外戚傳李夫人賦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如淳注曰佳俠皆美人之稱也孟康注曰佳俠猶佳麗據如孟二注知俠皆佼之形誤也詩碩人箋曰長麗佼好荀子成相曰長巨姣美姣與佼通是佼為美麗之義也庚辰六月五日識

又月令季夏之月鷓始鳴反舌無聲鄭注曰鷓博勞也反舌百舌鳥呂氏春秋仲夏紀淮南時則高注皆曰鷓伯勞鳥也反舌百舌鳥也能辨反其舌變易其聲效百鳥之鳴故謂之百舌無聲者五月陽氣極於上微陰起於

下百舌無陰故無聲月令釋文引蔡伯喈曰反舌蝦蟇月令疏曰蔡云反舌蟲名鼃也今謂之蝦蟇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未嚮內故謂之反舌通卦驗曰博勞鳴蝦蟇無聲又糜信云昔於長安中與書生數十共往城北水中取蝦蟇屠割視之其舌反嚮後如此鄭君得不通乎蟠夙問曰誠如綿與子言為蝦蟇五月中始得水適當聒人耳何反無聲此者著時候今猶昔也是以知蝦蟇非反舌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時候言之今人識之故不從綿與俗儒也或蝦蟇舌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四

性自然不必為反舌也庭按糜信申伯喈之義而不能答蟠夙之問遂使反舌訖無定解可惜也名醫別錄蝦蟇一名蟾蟠文子曰蟾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謂人以五月捕蝦蟇用之也夏小正五月偃之興五日翁望乃伏偃者蝦蟇也其形偃伏故謂之偃五月五日蝦蟇始鳴噓吸作聲故曰五日翁至十五日乃避捕者伏而不鳴故曰望乃伏也此即月令所謂無聲者也已過五月之望即復多聲矣蟠夙何愁不聒耳乎今反舌鳥安在何人識之者乎蟠夙言其聲數轉似以黃鸝為百舌耳



又謬甚也此義當從蔡廩所說鄭高非也

史記商君傳曰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行事相類  
司馬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  
布恩賞則政化塞此司馬貞親見商鞅書約舉二文以  
見大概耳其實開塞之說不止於此據韓非云富強不  
塞又云塞其姦則是所以治與所以亂者各有塞也亦  
各有開也故曰王道在所開在所塞蓋開其所以治而  
塞其所以亂者則王矣塞其所以治而開其所以亂者  
則亡矣以此知商君開塞之書非獨言政化之開塞而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五

已也唐後商鞅書亡今所行商子是後人偽造其開塞  
篇曰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  
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云云所言開塞  
全非商君意蓋此人未見索隱又不旁考韓非卒爾作  
偽甚淺妄也

墨子非儒篇曰夫舜見瞽叟就然此時天下吸乎周公且  
非其人也耶何爲舍其家室而托寓也咸邱蒙本墨子  
爲說孟子已辨之曰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  
然咸邱蒙之引此語未備是以讀孟子者終不知此語

爲何意指余觀墨子之書而後曉然知野人之意矣蓋  
野人之意以爲舜以瞽叟爲臣而不安於心此時若避  
位而去之則天下亂矣惟其忍而安之則天下定矣此  
所謂危哉岌岌者也舜終不爲父之子而周公終不能  
不爲君之臣此所以非周公也誣言若此非野人而何  
孟子北宮黝之養勇也曰不膚撓不目逃韓非子易膚爲  
色意亦當同耳言非惟辭氣不撓亦不使膚色撓屈非  
惟身不逃避又不使目睛轉逃此以氣自雄者也趙岐  
注孟子云人刺其肌膚不爲撓却刺其目目不轉睛逃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六

避之皆非其意也

韓非八說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珣銚而推  
車者釋魚曰蜃小者珣秦策頓弱曰無把銚推耨之勞  
而有積粟之實高注銚芸苗器也據此知古有珣銚卽  
淮南汜論所謂摩蜃而耨也鹽鐵論散不足曰古者推  
車無柔輶同輶車輶也又非鞅曰推車之蟬攫負子  
之教也淮南說林曰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  
蟬攫高注蟬攫車輶輶讀如孔子射於瞿相之瞿廣雅  
曰輶輶輶也據高誘讀如瞿相卽車渠之渠同音字也



古者推車無輞負子始教人為之輞然則推車者一輪小車人所推行韓非之意言古者未知駕馬有推車也淮南高注今本誤作蟬匱車類不可通

湯名天乙荀子成相曰乃有天乙是成湯是也論語曰子小子履孔注曰履殷湯名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今墨子兼愛下篇湯曰惟子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云云呂氏春秋順民篇曰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以身禱於桑林云云庭按論語墨子所引即是禱雨之文履當讀為體古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七

字通用詩體無咎言韓詩及坊記俱作履無咎言可証也子小子體即所謂翦爪當牲以身禱也則履非湯之名也大戴記少間篇曰商履代興白虎通曰湯本名履王後更變名乙及論語孔注皆不知履為古字體故遂說之曰湯有二名其誤久矣韓非亦云湯身易名似謂本名天乙易名履也皆誤說矣孟子稱傳說版築版築即今瓦工也呂氏春秋求人篇傳說殷之胥靡也胥靡當讀為須眉古字假借蓋古者人有刑罪則髡而役作之無刑罪而役作者其須眉完因

而版築之人名為胥靡莊子庚桑楚篇曰胥靡登高而不懼言版築之人習慣升高遺死生而不懼今瓦工能登屋騎危是也據此知胥靡亦瓦工之名也韓非云傳說轉鬻者謂胥靡非役作於官而自以版築之事轉次鬻力於人者也辨證諸書知傳說古之瓦工也

左傳闕止字子我與宰子同字而為田常所殺天下因傳說之曰宰子不免於田常此與曾參殺人事正相似耳史記弟子傳因云宰子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誤而又誤惟左傳可以証明之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八

韓非難言云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蓋韓非口吃出言蹇難抵掌而談期期笑人因而著書以解嘲以為非言之難聽言實難人笑我難言我笑人莫能聽言耳讀篇首二句作意曉然矣說難篇亦類於此而讀者莫知為游戲之文豈非駭耶

上林賦鷖鷖鷖鷖張揖注曰鷖白雉也師古駁之曰白雉不浮水上此師古不識白雉誤以為白野鷄也釋鳥曰鷖諸雉鷖春鉏古讀此二句為一條鷖一名諸雉一名鷖一名春鉏別一物四名也鷖為白鳥又有雉名故張



揖以鷓爲白雉蓋鷓卽鷺也白雉卽白鷺也何乃云不  
浮水上耶一切經音義曰白鷺字書作鷓同來素切白  
鳥也觀字書鷓鷺不分亦本爾雅之學可與張揖說相  
證明矣論語山梁雌雉當讀鷓鷺之鷓音針資上林  
賦張揖注曰鷓鷺似魚虎而倉黑色漢書作箴庇說文  
作鷓鷺史記作鷓鷺雌鷓鷺皆同字雉卽鷓諸雉之雉  
當讀若鷓鷺鷓似鷺而不自故集於山梁之間流水之  
處若以雌雉爲牝野鷄則不應在梁且又不能翔也以  
論語證之益信白雉卽白鷺矣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九

默人春睡夢入一園林甚清曠行數十步得草亭坐憩則  
吾弟鉄李及黃縣賈東愚萊蕪張墨賓先在焉仰視懸  
額香味色聲四字東愚大賞嘆拊髀狂呼曰此移我情  
可作詩讀情爲成詩爲思宛如平生一童子捧瓜餉客  
至聞此語掩口胡盧東愚奪其所持素筴援筆書之曰  
龍腦薰衣春送酒蛾眉拳袖夜調箏次傳墨賓曰荷花  
風煖魚鈎上柳葉陰長牧笛橫次傳鉄李曰兩個黃柑  
半壺酒四圍綠柳一春鶯默人爭之曰此佳句也宜屬  
我鉄李持不肯童子徐徐展筴曰此不四人耶取視之

已有默人句曰海棠千朶酒醒處山月一鈎潮落時四  
座悵然一扇而醒時乾隆癸丑清明日下晡也默人記  
於壁上

抱樸子記禹步法曰前舉左右過左左就右次舉右此下  
左過右右就左次舉右此字誤右過左左就右右就左  
三字脫又曰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二在  
是衍文當爲不既云正立則右足左足宜相並不宜分前  
後故知在當爲不此下當有次前左足四字脫 次復  
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次前  
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二步也此下當有次前次復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十

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二步也又曰比卦成既濟  
卦疑爲未濟卦成既濟卦也說詳後方初一初二迹不任九迹數任當爲  
誤然相因仍一步七尺三步合二丈一尺顧視九迹  
荀子非相曰禹跳尚書大傳曰禹其跳其跳者踣也鄭  
注曰其發聲也踣步足不能相過也其古音若飽食出  
俗語一足跳行曰其古遺言也鄭云發聲者非荀子楊注引尸子曰禹之勞十  
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  
曰禹步呂覽曰禹通水濬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荀尸  
曰伏鄭諸家皆說禹步爲禹之病狀非也董仲舒春秋



繁露曰禹形體長長足所疾行先左隨以右勞左佚右也  
左過右知非不能相過也有先舉董子雖不以爲病  
左亦有先舉右知非勞左佚右也  
而言先左隨以右亦非深知禹步者今以抱樸子所稱  
二卦考之圖如左

比卦十一跡初	右過左	右就左	右過左	右
一初二跡不在	左就右	左過右	一步	前舉左
左就右	左過右	一步	前舉左	左
三跡九跡數	左就右	左過右	一步	前舉左
右過左	右就左	右過左	右	右
未濟卦九跡除三左右	右過左	右就左	右過左	右足不前
二跡則是既濟卦九跡除	三跡	大舉左	一步	前舉左
正立左右二跡則是	左就右	左過右	左就右	正立
				左足不後

右圖不合禹步法非也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十一

前舉左右過左左就右一步次舉右左過右右就左二步次  
 舉左右過左左就右三步禹步法正立右足不前左足  
 不後次前左足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  
 也次復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二步也  
 次前左足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三步也  
 未濟卦成既濟卦初一初二跡不在九跡數然相因仍  
 一步七尺三步合二丈一尺顧視九跡  
 既云顧視九跡而末後二跡二足履之顧視而不可見  
 可見者惟七跡爾併數始初二跡方見九跡與末後二

跡凡有十一跡也除末後二跡不見者不數數所見九  
 跡原是未濟卦形而除始初二跡不在三步內者不數  
 但數三步之九跡則是既濟卦形此謂未濟卦成既濟  
 卦也甲申五月十六日午刻記

甯州劉寄菴先生筮仕山左一時翕然稱爲循吏舊在省  
 垣過從幾無虛日嘉慶癸亥四月由武定府同知奉檄  
 赴登屬捕蝗至吾邑陵晨懷刺到門闢者疑爲貴官以  
 早寢未起辭去余既知之遂邀請至家淹留竟日見贈  
 云我非不識君君非不識我僮僕不相知應門語相左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十一

已是兩年別不分一席座握鞭太息去馬足爲駭駭君  
 起見名刺立斥僕燕嬌遂忘嫌疑地急尋如星火歡叙  
 平生言喜極淚欲墮重造賢人堂門戶無關鎖著書滿  
 屋梁泰岱失嵯峨心精多獨得妙義相印可每每笑古  
 人遺大舉叢脞我困風塵中欲行足已跛開卷字不識  
 低頭自憊懽看君鼓神勇中流牢把柁亦欲擊棹歸長  
 江附巨舸年歲傷老大氣力日衰情未能求教益顧云  
 共切磋詞章自小技甘心學瑣瑣正如糶與糠不足當  
 篩簸况今再出山陸沉亦未果稿壤蚓自安繭絲蠶自



裏二者孰是非何事矜負荷君園有長松君酒有白墮  
聽松且飲酒世路未坎珂

翟字有二音皆人姓據廣韻唐有陝州刺史翟璋是陽翟  
縣名之翟音宅見二十陌漢丞相上蔡翟方進是翟雉  
之翟音荻見二十三錫方進與璋不同姓亦近人所罕  
聞者

惠定字左氏古義云昭二十六年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棟  
案周之典籍盡在楚矣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左史倚相  
觀射父讀之而楚檇杙之書頗可觀國語采之流及屈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三

宋而楚騷比於周雅書之益人如是乎哀十二年效夷  
言棟案春秋時已重吳音矣不始於晉也庭按以上二  
條鄙陋謬說也且檇杙見采於國語則不如國語屈宋  
上比於周雅則未如周雅安得云典籍盡在楚乎效夷  
言而死當時甚賤之何云貴吳音乎觀其稱論語曰言  
恒德則南國有人而九經古義無孟子亦惡其南蠻馱  
舌之一言耳惠定字真南人也陳大士欲標榜子游分  
張南北彼自文士惡習無足多責何故惠君以卓然經  
師而復有此腸耶爲之嘆息

漢景帝元年詔明言文帝除宮刑而刑法志言肉刑三無  
宮刑者必是文帝卽位先除宮刑至十三年倉公被逮  
時則惟有黥劓斬趾之肉刑三也太史公宮刑發憤怨  
漢法之不信於天下削其事而不書孟堅因之而遂不  
能詳也崔浩乃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此畧依刑法  
志而想度言之耳不詳考也

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師古注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  
起於此劉歆曰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  
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其後三年者蓋盡元狩六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四

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無緣先三年  
而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元皆因有司言而追  
稱之也其實年號起於元鼎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  
矣庭按劉貢父之說未盡是也封禪書曰有司言元宜  
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日光  
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文不言元朔而以元狩  
爲三元蓋有脫缺郊祀志曰今郊得一角獸曰狩云亦  
脫元朔不言今以二文參互考正當云一元曰建二元  
以長星日光三元曰朔今郊得一角獸曰狩云以此言



之是年號起於元狩元狩以前之元則因有司言而追命之也當時謂建元曰一元元光曰二元元朔曰三元有司言之明甚矣

漢昭帝紀元鳳五年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齊次風曰罷象郡之文可疑據地理志秦置象郡後屬南越漢破越以故象地為日南郡則此時無象郡名也庭按武帝定南越當為十郡本紀誤脫象郡為九郡故地理志亦從而誤實則武帝分象郡為日南非即以象郡為日南也罷象郡固無可疑者但鬱林與牂柯相去遠不得分屬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五

二郡此可疑也似恐象郡下當有沈黎二字象郡分屬鬱林沈黎分屬牂柯也武紀有沈黎文山郡宣帝地節三年省文山并蜀是以地理志無文山其沈黎則未見省罷之文而地理志無沈黎故知沈黎之罷當在此年舊書脫爛耳沈黎牂柯皆西南夷相連之地以其分屬牂柯即知為沈黎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賈誼曰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庭按賈誼傳作輸之司寇蓋司寇即司空也漢律云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

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是則罪人役作者司寇主之也而儒林傳有司空城旦之語則又以罪人役作者司空主之也元壽以前無司寇官名故知司空與司寇其實一也如注引賈誼曰輸之司空可為明証

漢百官公卿表典屬國秦官庭按本紀元狩二年昆邪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是屬國之始也元狩以前無屬國之號蘓武以前無典屬國之官蘓武即典屬國之始也文當云昭帝始元六年初置而云秦官誤矣然孟堅雖誤以典屬國為秦官而高惠文景武之世竟無一人任是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末

官者是以表不得而列之不然典屬國秩中二千石非當不列於表者也惟無其官故不得而列也文紀有屬國悍屬國耳非典屬國也

漢律歷志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注孟康曰言復得者上元泰初時亦是闕逢之歲歲在甲曰闕逢在寅曰攝提格此為甲寅之歲也庭按太初元年實丁丑歲非甲寅歲也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亦不應干支重逢唐志日度議曰漢太



初歷元起丁丑命曰闕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此論較孟康爲稍有知然以丁丑而強命之曰甲寅亦何謂乎余以爲上古歷元起於甲寅其年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至今年丁丑所得日月星度復如上元甲寅之歲非以今年爲甲寅也四千六百一十七者以律起歷之法所云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是也置九寸以一百七十一乘之正得四千六百一十七此推甲子冬至之術非論歲干支也志又云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此指丁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七

丑之前一歲丙子也未改歷以建亥月爲歲首則冬至在丁丑歲既改歷以建寅月爲歲首則冬至在丙子歲也志文不以是年爲甲寅明矣

房兒說論語云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白虎通三綱六紀引云與朋友共敝之一切經音義卷三引云共敝之而無憾知古讀如此宋以後始讀其字絕句也然吾邑印真人祠堂內有元太祖詔書石刻云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圍共弊同享共弊字用論語也則元時猶有不讀共字絕句者矣

漢食貨志二牛三人自是趙過耦犁便巧之法非過始用牛耕也以人輓犁過猶待平都令光之教則是舊來但有牛耕並無他巧至過與光方解以人代牛非是以牛代人也周禮賈疏乃言周時未有牛耕至趙過始教民牛耕謬論可怪也山海經曰稷孫叔均始作牛耕

食貨志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史記索隱引顧氏解云初一級十七萬以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一級則爲三十七萬此謬說也據平準書云斬首虜萬九千級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蓋一級十七萬錢直十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六

七金則萬九千級直三十二萬三千金凡一萬錢直一金也班史叙次不明蓋孟堅本不知史記之意無怪注家妄解

食貨志置初郡十七謂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象郡武都牂柯越雋沈黎汶山零陵益州十七郡也犍爲自建元六年開者不在此初郡數中注家不知有象郡故取犍爲以足十七郡之數耳武紀儋耳象郡象字脫南粵傳日南象郡象訛爲九西域傳珠厓十郡十訛爲七故使注家不知有象郡矣據昭紀元



鳳五年罷象郡分屬鬱林及此志初郡十七之文足以証諸文訛脫而初郡之有象郡明矣

天漢三年初權酒酤太始二年更黃金爲麟趾裏蹠皆宜見於食貨志但以平準書止於卜式欲亨宏羊孟堅亦遂至此束手不復能有所敘次矣可謂筆窮

班孟堅不明推步之術又不考天人之理而率意云云非通論也日月之食五星遲疾皆可以推步預知皆正行也春秋書日食以存歷法之驗非記異也詩云彼日而食於何不臧乃詩人詭誕之詞如南箕翁舌斗柄西揭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十

九

非莊論也漢人因之以日食爲大變月食爲小變皆迂儒可笑者也

天文志云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若真曾以歷推之則知五星以七月聚東井不言十月矣十月日在尾箕日入而東井出金水二星附日而行者不得背日而在東井明矣

星家相傳有星食月月食星之說然以理論之月去地最近五星皆高於月則惟應月食星不應有星食月者矣疑其說爲虛妄不可信也

易大傳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並出伏羲之世而則以畫卦也尙書言錫禹洪範九疇不云錫禹洛書亦不云禹因洛書陳洪範也以洛書爲洪範始於劉歆父子班固因之而僞孔安國古文書傳又因之後儒遂依其說

今世所傳洪範五行傳一篇云是伏生之書附在尙書大傳按藝文志有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許商五行傳記一篇不言伏生又有五行傳也自霍光廢昌邑王時夏侯勝以言洪範傳顯勝之學受於始昌及歐陽氏皆伏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十

生弟子也則洪範傳之學固當本於伏生而劉歆七略不以著錄者必是夏侯所傳已無其書而劉向許商各竊取其意自成著作故今之五行傳或出劉歆或出許商皆不可知然必知其非伏生書也五行志言董仲舒始推陰陽而絕口不道伏生則可知自班固以來並無以洪範傳爲伏生之學者矣

劉向與蕭望之周堪張猛同心與石顯許章爲敵是本一體之人及三人皆死向亦廢棄十餘年成帝卽位顯伏其辜向宜絕口不言往事而方乃橫議災異強引堪猛



顯章以自發舒可謂淺人矣昔田叔與孟舒等髡鉗從趙王敖顯名漢廷已而文帝問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田叔對稱孟舒爲長者以其髡鉗從趙王爲言此殆不如起而自稱曰臣長者也余每讀其傳而笑之以爲三代以下士失教澤無術無禮其言不讓無足怪也何意劉子政名爲經術深厚者而亦如是淺妄耶

西漢儒者醜陋不通之文盡在五行志矣嗚呼秦焚書而正道弛漢求書而邪說作西漢言災異而東漢言讖緯儒之道滅久矣然後佛法出而乘之豈偶然哉辛未三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主

月望夜步月而出聞房兒讀書聲聽之則漢五行志也恐其爲漢儒所惑書此於案以曉之

地理志菑川國本注云故齊文帝十八年別爲國後并北海按本傳及表菑川國王莽時絕而此言後并北海蓋菑川國本都劇縣而北海郡有劇縣注曰侯國似菑川王後徙都而以劇縣并入北海郡以封侯國也元朔中封菑川懿王子錯爲劇侯是卽取王都以封子弟也地理志云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今考秦郡自內史外尙有三十八郡而又有黔中郡亦秦置見

秦本紀高帝五年更名武陵見後志而此志失畧不言與黔中則三十九郡矣蓋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分爲三十六郡則有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郟郡東郡瑯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其後二十三年畧取陸梁地以爲桂林南海象郡則與前爲二十九郡矣又有榆中以北並河而東至陰山三十四縣名曰新秦復在三十九郡之外志旣通計秦郡縣不當但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主

云三十六郡而已也此志不言有郟郡應劭以爲東海郡秦郟郡也據陳勝傳有東海守則東海自秦置矣應注亦誤而志言東海郡高帝置尤誤也今數秦郡當言東海不當言郟郡志亦不言有黔中據後書郡國志及史記秦本紀知武陵本秦黔中郡也此志所言秦郡乃三十七多一又除其南海桂林象郡不在初并天下分郡縣之數者則止有三十四不足二此亦可謂甚多疎畧且有抵牾者乎庭又按史記相如傳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漢書改



秦時為異時蓋孟堅不能詳其興罷之事而恐志傳相乖故不敢言秦時通為郡縣而改為異時以混之也今以冉駹入數則秦有四十郡庭又按兩粵傳秦已并天下廢無諸搖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則是秦郡凡四十一也

通計秦郡

內史

不在郡數

河東 太原 上黨 三川 東郡 潁川 南陽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三

南郡 九江 泗水 鉅鹿 齊郡 瑯邪 東海

會稽 鄣郡 漢中 蜀郡 巴郡 隴西 北地

上郡 九原 雲中 鴈門 代郡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邯鄲 碭郡 薛郡 長沙

黔中

右郡三十六是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者也東海郡志云高帝置應劭注曰秦郡然據陳勝傳有東海守則是秦有東海郡志似誤也應注言郡郡者又無所見今應作東海 黔中郡志所不言據史

記秦本紀昭王三十年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後書郡國志曰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南海 桂林 象郡 閩中

右四郡是秦并天下之後更開置者秦本紀始皇三十年畧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是也閩中郡志所不言據兩粵傳曰秦已并天下廢無諸搖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

印笮冉駹

據史記司馬相如傳曰印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吉

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則是又一秦郡也但今不知郡名為何

初縣三十四

史記始皇帝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此文不言為郡然三十四縣則亦大郡也

右并內史以下凡有四十三郡除內史及初縣不以郡名者則為四十一郡孟堅通數秦郡而但以三十六言之大誤也沿至今日通人皆為此說無覈實者矣夫言



郡縣之始而發口已誤乃欲論古今之沿革豈不難哉  
又按漢初有濟北郡見曹參傳未知是秦郡否

漢地理志凡引吳札觀樂語皆格格其間無情文相生之  
妙余疑志文盡是劉向張禹朱贛之草其文本不用吳  
札語而孟堅妄有附益是以不相入也豈不然乎

顧亭林曰地理志於宋地下云皆宋分也於魯地下又云  
非宋地也當考此並存異說以備考當小注於下而誤  
連書者也庭按宋地尙在後文而先作駁正之說於此  
可証志文每段皆全用劉向朱贛之成文而孟堅時於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十

五

段末有所附益其跡固顯然矣及段末又言分野多重  
沓乖舛皆此類也

漢伏生授書歐陽和伯和伯授兒寬寬又從孔安國問業  
而傳爲歐陽氏學則是今文再傳而已合於古文矣孔  
安國作傳自言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而其兄孫霸又從  
夏侯氏問業則是古文不再傳而已合於今文矣康成  
經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然鄭注並與孔異篇數並  
與三家同則是號爲古文者實亦今文也王肅注今文  
不好鄭氏而其解大與古文相類故先儒疑肅嘗私見

孔傳而秘之則是號爲今文者實卽古文也司馬遷嘗

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而夏本紀載臯陶謨不載  
大禹謨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得異字七百有餘  
脫字數十而不得其增多二十五篇者然則今文古文  
不過字句稍異而篇數本同始初微分而未流相合其  
事甚明也余有過伏生故里詩四首竊欲以祛千古之  
積惑如發蒙振落也備錄於此俾治尙書者以覽觀焉  
溫谷看瓜刺此身漢興未是白頭人簡如朽絕先從典  
老若遺忘不到秦弟子多曾爲博士女孫何用對朝臣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十

五

我聞正讀齊音好掌故緣何聽不真

後賢爭擬改偏頗只說高年語謬多口授尙能看字否  
手編不肯示人何智囊歸去良難質聖壁開時可又訛  
况是傳詩三百首亦無竹帛祇吟哦

少長羸家識篆分手書納壁絕殷勤虎狼虐燄同爲避  
蚍斗奇形獨不聞一叟自分齊魯學千年空辨古今文  
漢皇却似知真贖不爲桐人罷典墳

十年灰燼始萌芽大義無傳到底差誰有彈琴知百代  
吾將鳴鼓問三家不留餘論親風旨可恃前經炳日華



掃地忽逢梅內史禍深燒劫使人嗟

諸葛武侯書云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今吾鄉人多培沙淘金率人一日不能得百錢地理志豫章金蓋亦然也注應說未失師古乃閩劣之甚

漢之屯氏篤馬酸棗瓠子皆禹迹也禹河雖則有九不必分流勢均水道時通時塞其塞絕經久而復通流即人以為河決矣非河決也河雖隨時移徙終不外禹時九道但後世迫束之使不得展轉休息故為害也書言同為逆河同非合也言九河異流皆為迎受河水而入海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七

耳入海之地各在而絕遠

余讀溝洫志難關並曰南北百八十里東西千餘里空無人烟是為盜賊藪也 難張戎曰水有壅其下流而致上流溢者矣未有淤其上流而致下流決者也如戎言水來多則不決少則決是尚為能知水性也乎 難韓牧曰苟欲穿之何不能為九之有苟不知禹河之所以流而徒曰穿之雖為九何益 難王橫曰往者竟是何代何年橫目睹耶抑見書籍耶瀕海一帶忽少數百里之境土而無其地名何耶觀此數者之議絕無一是而

橫為尤庸妄矣

當司馬遷作史記時已言孔安國早卒作史記後十年而巫蠱興則安國不遭巫蠱事明矣此由班孟堅失考乃使東晉偽古文尚書作安國自序而言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云云可笑也

庚寅春日福山王白海

延慶

以琅邪臺秦刻惠寄首尾完

善的是舊拓之本命房跋之曰史記云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一

七

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今石刻詔書與史記同惟刻石二字作金石刻三字為小異爾玩詔書之意蓋言金石諸刻皆始皇帝所為今二世已襲皇帝號而金石刻之辭但稱皇帝不稱始皇帝其傳於久遠將不知何人所為有如後嗣皇帝之為之者遂不復稱始皇帝之成功盛德此二世詔書所以商於李斯等者也故斯等請刻此詔書於始皇帝之金石刻後而金石刻因得明白為始皇帝所為不至誤為後嗣皇帝之為之者矣二稱字



並讀如字不讀尺證反張守節讀史不明正義胡塗不知所謂

雪泥書屋雜誌卷之一終

雪泥書屋雜誌

卷之一

完

雪泥書屋雜誌卷之二

雪泥老人遺筆

次男房述

論語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父之道不善者也觀之者觀其能孝不也父之道雖不善而爲子者懷不然之志有子父不相得之萌則非孝矣父沒而遂改其道明父之不善也亦非孝矣然不可以終身不改者也觀其行三年無改則可謂孝矣此言父不善而子賢知者也故聖人以是觀之若夫堯舜有道朱均不肖志行可知已久矣何待存沒以觀之

雪泥書屋雜誌

卷之二

十一

哉且三年豈可以爲終身三年之後顛覆典型敗度敗禮豈得曰可謂孝矣乎曰三年無改則是終當改之者也曰三年無改可謂孝則是朝沒夕改必不可謂孝也戰國策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自劉向校書始名爲戰國策除複重得三十三篇是本書不名戰國策又不止三十三篇也史記田儋列傳曰蒯通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漢書蒯通傳亦曰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史記淮陰侯列



傳載蒯通以相人說韓信而索隱以爲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是則唐時戰國策尚有蒯通說信之說唐以後人始刪去之也戰國策而有蒯通之說疑卽通傳所謂論戰國權變亦自序其說者也其書號曰雋永與中書本號長書脩書者亦相似脩長皆永之義也史記名爲長短說亦卽中書本號或曰短長者是也以此言之戰國策卽蒯通所作八十一首明甚劉向校中書餘卷錯亂相糅因除去四十八首爲三十三篇耳藝文志從橫家有蒯子五篇亦通之所作然非此八十一首之書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二

也此書以論戰國時事故繼春秋之後不入從橫家也又按劉向校戰國策敘錄曰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然則戰國策有韓信蒯通之事證驗分明蓋無可疑

戴東原曰大戴記立事至天圖十篇篇題並冠以曾子卽漢藝文志之曾子書尙存於是庭按李善文選注所引曾子書多矣如云律歷迭相治其間不容髮及陰凝爲霜雪之類今俱在大戴記天圖等篇如云烏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烏魚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又云

烏合之徒初雖相歡後必相咋凡若此類又多不見於大戴記者據藝文志有十八篇大戴記取其十篇則此外尙有八篇觀李善所引知唐初尙自有全書也

漢書杜業傳贊注服虔曰抵脆謂罪敗而復抨彈之蘇秦書有此法師古曰脆讀與戲同言擊其險巖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據此知在漢曰蘇子在唐曰鬼谷同一書也故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隋志始有之而唐志以爲蘇秦書也又按劉淵林注蜀都賦曰鬼谷先生書有抵戲篇然則晉時已名鬼谷書也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三

史記陳涉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服虔曰頤者助聲之詞也謂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備之故稱夥頤也服虔最通方俗之音故讀古書如對面聞聲矣孟堅不識楚語而削去頤字甚失之矣

賈誼過秦論三篇司馬氏取其中下二篇以爲秦始皇本紀贊今本史記皆載三篇是後人據賈書增入者徐廣所見本尙無過秦論第一篇可證太史公不盡取也褚少孫不能割愛遂取爲陳勝世家贊不知陳勝已有贊在世家篇末而過秦論之非所以贊勝也如鄒萍而搔



首也此褚之陋也班氏不知其陋因疑爲太史本書如此遂取之以羅項羽本紀贊之上而不知其不相入則班之陋又甚於褚矣人言名下無虛士吾不信之漂母之不知韓信與亭長妻無異顧惟不惜飯耳極寫英雄阨日雖受恩之地總無知已也而俗儒便謂漂母奇孔氏四世惟伯魚卒後一妾出嫁蓋聖人以禮遣之也孔氏無出妻者孔子子思子上皆非嫡子故有喪出母不喪出母之說古謂所生母曰出母也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四

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庭謹案出母謂生母也子上之母乃是子思之妾故曰不爲伋也妻者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孔子母徵在乃叔梁紇之妾也徵在未嘗被出明出母蓋生母也  
又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庭謹案伯魚之母元官氏夫子嫡妻也伯魚喪母時父在期而宜除也鄭注亦無出母之文疏乃妄言伯魚母出誣讎聖門罪不可宥也

又曰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聖人之後也注曰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庭案伯魚卒時年五十計其妻必不更嫁蓋子思之生母嫁於衛非伯魚妻也子思非伯魚之嫡長子觀哭嫂爲位之文可見也

又曰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哭於廟注曰嫁母也姓庶氏庭謹案所嫁之家姓庶氏故曰庶氏之母死注不分明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五

禮三年問曰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余嫺家萊陽孫芳菴曰焉使上皆有脫字據下文曰故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明爲承上之文知上文當爲隆焉使倍之殺焉使弗及也隆殺字皆脫焉字發語必不可解矣今當據經文增正是極是極快甚快甚愧余念不到此也

後漢馬援傳嬰鏃哉是翁也注引東觀漢記作曠哉是翁郝蘭卑曰嬰鏃蓋目鏃鏃貌因其顧眄而言也東觀記作曠哉曠大視也其義同耳而注以爲勇貌失之庭按



蘭阜說是也然方俗之言有相因而漸異者今俗人猶有雙鑠之語其聲微轉作九悅十悅二反而其義則通以稱老而健者不必定以目言也

史記老子傳曰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元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子解為膠西王印太傅因家於齊焉余按老子之子為六國時魏將少於老子五六百歲決不可信且其文似世家言非列傳之體疑唐世傳會屨入者故稱漢孝文帝此非馬遷之言明矣老子居周數百年子孫必多矣詩所云保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六

艾爾後者也既自隱無名為務是以後世無傳焉何必為將與傳哉

說文升部昇舉也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墜楚人昇之昇皆當作算今左傳作基亦算之誤可與說文互証古文箕也了部鹵往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曰乃往也據詩廼乃字同可証鹵即廼字當讀若乃奴亥切今云讀若仍如乘切大誤、部曰者相與語唾而不受也又曰歃音或从豆从欠據此則否即音字木部枯字注亦曰音聲可與此為証音當讀平魁切今俗相與語唾而不

受猶曰音其音可驗夕部夕字注詩曰我夕酌彼金罍詩曰上有空白處據玉篇夕字注引說文有論語曰求善價而及諸九字當在此犬部當猩猩二字相連猩猩能言獸桑經切猩猩犬吠聲呼光切寫本脫猩猩注及猩猩篆文乃云猩猩犬吠聲安有犬吠聲不猩猩而猩猩者繫傳本粹下獫上空白極多非止闕一猩字也黍部籀下初印本無覩字毛斧季五次補入不知上覩字重文即覩字注當云覩或从尼寫本誤作覩注云从刃从刃既無義又與下文覩字訓履黏者同形錯譌痕跡尙可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七

見門部曰門聞也聞當作閉因草書干耳相似而誤門部又曰閉門也此二字相轉注說文敘篇中間敘列部首自一至亥後半作韻語仿史記法言筆意此和帝永元十二年庚子歲許叔重自敘也編書者分割後半別為一卷與下召陵萬歲里公乘草莽臣冲文相連故方密之誤以敘曰以下為許冲敘而謂會會小子是許冲自僂謬之甚也秋帆尚書中州金石記引說文敘曰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蓋蓋者疑不定之意耳今按許冲上書曰恐巧說衰辭使學者疑是許氏家



讀不連蓋爲句也蓋字當屬下讀秋帆點句非矣已卯  
秋初命兒子扈書扇頭呈臥廬先生笑正

唐書世系表蕭氏世系以望之爲鄧侯何六世孫此說乃  
唐人之所訶也顏師古漢書注曰近代譜牒妄相託附  
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鄧  
侯漢世宗臣功高位重子孫胤緒具詳表傳長倩鉅儒  
達學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  
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那得弗詳  
漢書既不敘論後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斷可識矣據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八

此知表所序列在唐初已具有其說流俗信之而讀書  
人自知其不然也何意三百年後作新唐書者方復據  
爲典故不知其叵信似未讀漢書注耶亦可怪矣史記  
賈生傳曰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  
其家與余通書孝昭時至九卿漢書賈捐之傳曰賈誼  
之曾孫也而賈氏世系僅知誼有孫嘉至郡守不知其  
後至九卿又不知有曾孫捐之者則是唐人造譜時考  
於史記亦不詳而漢書直不曾見也彼造譜者不足怪  
然而唐書世系表何人作也何爲乃如是耶故昔人云

歐九可惜不讀書乙酉初春膠州張秋臣以所著唐世  
系表考異一書乞序因檢唐書偶爲書後一則卽錄呈  
秋臣正之

晉語狐突曰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韋注曰艾當  
爲外聲相似誤也余按艾當讀爲外音近假借非誤也  
韓非內儲說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  
危此卽引國語之文足明艾與外同讀艾之言外嬖也  
外嬖以童年爲宜故孟子曰慕少艾楚詞曰擁幼艾艾  
皆讀爲外也左傳艾豸艾亦讀爲外言宋朝是外來之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九

豸也曲禮五十曰艾詩俾爾耆而艾荀子耆艾而信皆  
謂五十始衰禮宜宿外六十閉房絕不寢內故有耆艾  
之稱艾皆讀如外也昔人不知此字假聲而以艾字訓  
美好訓女色訓老俱甚不經丁亥三月清明前日記  
秦旣滅學而二世時尚有以文學徵爲博士者可知始皇  
之殺儒亦曰殺其所不得不殺而非能滅絕之也觀孟  
子言處士橫議已浸浸乎相率而入於殺機矣漢唐宋  
明之季士皆以橫議召禍亂而其時亦自有明哲之士  
不罹其害者也是以尙論者當敬服叔孫通不當歸罪



秦始皇

漁莊錄一竹泉敲爻歌二竹泉疏丹三半茅敵國丹四凡翁有丹道四自信不為劉更生矣如以敲爻行漁莊之法二道歸一尤其百發百中者也然則奚不試之曰今吾尚懶擬題丹室一聯云能作黃金無損王陽為孝子誤言鴻寶何妨劉向是忠臣道光壬午夏栖霞山道士凡翁務唐偶題

荀子勸學篇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按楛當讀如字音若戶榮辱篇曰其定取舍楛優即

香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十一

今俗語謂事不功致曰楛優是也杜甫詩忽漫相逢是別筵忽漫即楛優之聲也又富國篇曰芒輒優楛王霸篇疆國篇皆曰忠信而不楛議兵篇曰械用兵革窳楛不利者弱天論篇曰楛耕傷稼楛耘傷歲韓詩外傳作枯耕傷稼枯耘傷歲其枯字亦當讀為楛今俗皆有其語謂楛優耕耘不勤力也此篇云問楛告楛說楛者即今俗謂言非典訓曰楛說是也周禮辨其苦良鄭注曰苦讀如鹽鹽麤也小雅王事靡盬毛傳曰盬不堅固也國語辨其功苦韋昭注曰堅曰功脆曰苦史記五帝

紀河濱器皆不苦窳正義曰苦讀如鹽鹽麤也西京賦曰鬻良雜苦儀禮喪服傳冠者沾功也鄭注曰沾麤也此諸書苦盬枯沾字皆當讀為楛今俗語可以為証也後儒皆失其音而讀為古當據荀子書正之而楊倞反以楛字讀從苦沾甚無會也甚可惜也學士不通古今方語者不可以讀古書也

荀子不苟篇天不言而人推高焉一段從論語子欲無言章中出來今論語義為汪家所晦當據此文為解則得其旨矣

香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十一

非相篇乘其親家而欲奔之親家婿家也方言曰東齊婿謂之倩今俗語猶謂婿家曰倩家也親倩假借字又云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觀當讀去聲論語可以觀即此意也禮記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注云周尺之數未之詳聞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



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  
里當今百二十五里也

古步八十寸積六千四百寸今步六十四寸積四千零  
九十六寸以古今步相較古步多十六寸以古今步積  
相較古步多二千三百零四寸

一古一步之積

二多二千三百零四寸

川古一萬步之積

×多二千三百零四萬寸今步法四千零九十六寸除  
之得五千六百二十五寸畝

雪泥書屋雜誌卷之二

三

法一百步除之得五  
十畝餘二十五步

一古一步

二多十六寸

川古三萬步

×多四十八萬寸今步法六十四寸除之得七千五百  
步里法三百步步除之得二十五里

經文錯亂鄭注明確甄鸞誤算孔穎達不識數而亂說  
尤笑資也

胡氏滄曉周易函書籌算用直籌橫書西法也梅定九改  
用橫籌甚善然其列數自左而右先小數後大數每行

高一位置書之戴東垣改為自右而左先大數後小數每  
行低一位書之尤便也

甄鸞五經算術引論語注曰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  
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  
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也今有千乘之  
國其地千成積九十億步問為方幾何答曰三百一十  
六里六十八步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三十七分步之六  
萬二千五百七十六術曰置積步為實開方除之即得  
觀此文勢似引舊注全文以下乃加按字自言布算之

雪泥書屋雜誌卷之二

三

法也今何晏本引馬融注無其後半疑晏刪之矣又疑  
此文或出鄭氏注今禮注好言開方也亟錄出以見古  
人治經者動於言算如此

論語曰行中權又曰廢中權二句相證則廢當讀為發韓  
非難篇曰宮之奇在虞僂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  
發中功以證論語廢亦當讀發

康成詩譜曰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  
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蓋自馬遷以來漢  
儒無能言西周年數者不知堯夫仁山何據於古而為



皇極經世通鑑前編之書也得非不知而作之者乎  
 文選琴賦曰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李善注曰古本葩字爲  
 花郭璞曰葩爲古花字字林音于波切張衡思元賦天  
 地烟燼百草含葩鳴鶴交頸鴟鳩相和以韻推之所以  
 不惑今按後漢書張衡傳作百草含葩李賢注引張揖  
 字詁曰葩古花字也據此知葩亦葩字矣北魏孫秋生  
 石刻有葩字可爲葩花字同之証史記平秩南訛作南  
 爲亦可爲葩花字同之証也廣雅曰葩葩菁藥花華也  
 說文曰葩草華白也从白巴聲葩華也从艸肥聲夏小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酉

正三月拂桐芭傳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然則芭  
 亦葩字矣衆經音義引聲類曰葩盛貌也余按花葩葩  
 芭葩皆當讀與萼同萼古亦作鄂詩曰鄂不韡韡藝文  
 類聚引三家詩作鄂是也玉篇音葩普華切葩爲詭切  
 花呼瓜切與華同皆失之矣顧甯人唐韻正曰考花字  
 自南北朝以上不見於書隋書禮儀志梁武帝引孔氏  
 尚書山龍華蟲傳曰華者花也今傳無此語晉以下書  
 中用花字或是後人改易惟後魏書李諧傳載其述身  
 賦曰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又曰肆雕章之腴

旨咀文苑之英華花字與華並用考太武帝始光二年  
 造新字千餘頒之遠近以爲楷式如花字之比得非造  
 於魏晉以下之新字乎王氏廣雅疏証曰廣雅字詁皆  
 有花字是魏時已行此字不始於後魏矣又藝文類聚  
 載晉棗據游覽詩曰矯足登雲閣相伴步九華徒倚憑  
 高山仰攀桂樹柯延首觀神州廻精眇曲阿芳林挺脩  
 榦一歲再三花則華花並用西晉初人已然又不始於  
 後魏李諧也然花字自魏晉有之皆讀于波切與華字  
 音異至南北朝以下乃誤讀爲華音耳辛未三月偶記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丑

荀子王制篇有序官一段序官蓋古書名樂論篇其在序  
 官也曰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  
 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可証序官是古書名也荀子時  
 秦未焚書而諸侯已去其籍荀子據拾遺文僅得序官  
 數百言而記之於此亦足以証明周禮一書非古書也  
 烟波釣叟賦傳之者謂出於趙普考宋史稱普闔戶啟篋  
 讀書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  
 則論語二十篇耳又太原幽州之役普始終以輕動爲  
 戒嘗從車駕征李筠太祖笑曰若勝介冑乎然則普固



書生不若唐之李衛公曉達兵機者也而奇門何以托始於普余甚惑焉

閻百詩四書釋地曰蘇秦言齊地方二千里趙地方三千里楚地方五千里魏地方千里韓地方千里燕地方二千里雖未言秦地然當惠王時秦地亦方二三千范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十一

六

倍而贏此亦不知算術者之言也今實計之方三百里者為方七十里者之十八倍而贏耳畢秋帆釋名疏証曰方一里之地縱橫皆三百畝百二十五畝之地縱橫皆徑二十五畝二十五家之宅於方一里之地為一百四十四分之一今計之方一里之地縱橫皆三十畝不得有三百畝也百二十五畝之地縱橫皆徑十一畝一分八釐有奇不得有二十五畝也二十五家之宅於方一里之地為七分有奇之一分何云一百四十四分之一乎皆不知算術而臆言之可為讀書者之戒壬午秋

七月記  
夫子忌辰算

前漢律歷志術

一四千六百一十七年

二一元

三三統上元庚戌至是年壬戌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二年

四三十元餘四千二百四十二年

五一千五百三十九年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十一

七

六一統

二四四千二百四十二年

三二統餘一千一百六十四年入人統甲申以來年數

四十九年

五二百三十五月

六一千一百六十四年

七一萬四千三百九十六月十九分月之十六

八八十一月

九二千三百九十二日



川一萬四千三百九十六月

×四十二萬五千二百一十四日八十一分日之七十

四

一六十日

二千支一周

川四十二萬五千二百一十四日

×千支七千零八十六周餘五十四日數起甲申算外得四月朔日戊

寅越十二日已丑

後漢律歷志術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太

一四千五百六十年

二一元

川四分上元庚申至是年二百七十六萬零零零二年

×六百零五元餘一千二百零二年

一七十六年

川一節

川一千二百零二年

×十五節餘六十二年入十六節已酉為首日

一十九年

川二百三十五月

川六十二年

×七百六十六月十九分月之十六

一九百四十月

川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

川七百六十六月

×二萬二千七百零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

一

一六十日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元

二千支一周

川二萬二千七百零九日

×千支三百七十八周餘二十九日數起已酉算外得四月朔日戊寅越

十二日已丑

李淳風周歷算

一四千五百六十年

二一元

川周歷上元丁巳至是年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九百四

十五年



×六百零五元餘一千一百四十五年

一十九年

二三百三十五年

三一千一百四十五年

×一萬四千一百六十四月十九分月之十六

一九百四十月

二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

三一萬四千一百六十四月

×四十一萬八千二百七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九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辛

百一十六

一六十日

二千支一周

三四十萬八千二百七十四日

×千支六千九百四十一周餘一十四日命以甲子算外則四月朔

日戊寅越十  
二日巳丑

戰國策燕烏集闕蓋太公陰符之謀有此篇名當謂進說之勢如燕烏齊飛集於門闕耳鄒陽曰周用烏集而王其明證也蘇秦摹此說勢以說趙王於華屋之下而豈

有燕國之闕名為烏集者也

孟子為長者折枝折枝屈折其腰支即磬折也尚書大傳曰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磬折蓋為長者起敬自卑俯有禮之容故磬折之節有佩垂佩委之異磬折抱鼓皆禮容而借樂度以為名也陶淵明傳不肯折腰向鄉里兒折腰即折枝矣

荀子富國篇曰君盧屋妾君古音如威說文著从艸君聲讀若威說文引漢律曰婦告威姑威姑即君姑也此皆君威同聲之証也晏子春秋雜下篇曰有五丈夫北面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壬

韋廬稱無罪焉說苑作倖廬倖字乃倖之譌也韋倖聲皆近威即君盧也三書相証則知君盧是喉中語聲不敢大言耳今俗猶以語不分明謂之韋廬是也屋妾當作握接握接猶持接也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

荀子致士篇曰迷亂狂生狂生不實之花今人猶謂之狂花是也此與君道篇云狂花者不胥時而落義同注失其意

荀子正論篇曰曼而餽代畢而食雍而徹乎曼者曼聲之



歌也代當爲伐字形誤畢當讀之爲臯二字古書多相  
泐也雍上脫奏字徹下脫已食而祭四字臯者臯鼓也  
淮南主術曰鼗鼓而食奏雍而徹高注鼗鼓王者之食  
樂也雍已食之樂也按淮南之文即出荀子書鼗與臯  
音同通用字以淮南証之知荀子所說始饋則奏曼歌  
方食則伐臯鼓將徹則歌雍詩蓋古天子之禮每食如  
是也楊注皆非今據淮南改正可無疑也下句五祀字  
當連上句楊倂斷句亦非淮南言鼗鼓而食奏雍而徹  
已飯而祭竈行言竈則戶門中雷可見矣何爲非此五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三

祀五祀卑而天子尊故也飯而後祭之言此者所以見  
天子之至貴也若郊禘大祀天帝祖宗又尊於天子安  
有已飯而後祭者哉楊倂荒謬無意思未可與讀書也  
雖有聖王之治止能美一世之風俗不能使千世之後風  
俗常美古墓常不拍也而葬者千世之事也奈何恃一  
時百姓羞拾遺而欲珠玉滿體文繡充棺以待大儒臚  
傳而小儒金椎控其頤哉荀子此論尤疏必爲天下大  
笑

自孔子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宓子賤齊雕開公孫尼子

皆著書論情性謂性有善有惡又同時有世子者周人  
也名碩作養書一篇言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  
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情性各有陰陽  
善惡在所養焉至孟子則道性善至荀子則有性惡篇  
蓋當時分門爭勝之習亦如名實之論堅白之辨而已  
楊倂以爲荀卿明於治道激憤著書非也

荀子大略篇不知而問堯舜無有而求天府曰先王之道  
則堯舜已六貳之博則天府已王乃生字之譌曲禮鄭  
注曰先生老人教學者蓋言愚者不識知而欲問堯舜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三

不能問堯舜也必曰老儒先生之道即堯舜矣譬如貧  
者無有錢而訪求天府何能求天府也必曰六二行棊  
博場多錢即天府矣愚者終不知堯舜之智貧者終不  
知天府之富事相類也貳二古字通博有十二棊故曰  
六二之博說文曰簿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

又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衣寢  
衣今之被也呂氏春秋長利篇曰戎夷違齊如魯天大  
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弟子曰子  
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是古者郭外無宿處



日夕門閉來者不得入則有凍僵之患故柳下惠內之  
被中嫗而煖之毛詩傳嫗不迷門之女而國人不稱其  
亂正指此事列女傳曰柳下覆寒女不爲亂積之於素  
雅故不見疑也

讀五孝傳而知淵明之學直接洙泗一脉同時才如顏謝  
清如遠公無或窺其際也懷其寶而不告於人名心盡  
矣三代而下吾以淵明爲聖人而文中子不能及焉

次子房生有夙慧所未見書俱能言其梗概九齡時作秦  
始皇論數千言結言始皇爲三代而後第一賢聖之君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五

漢祖唐宗皆不及也時以其言之武斷傲以夏楚而心  
奇其才十三歲正月以馳馬河邊馬驚逸顛扑冰上腦  
骨受傷臥病半年比愈夙慧頓減遂與凡兒無異矣惜  
哉

浙江歸安楊拙園明經名知新素未識面蒙寄二詩答以  
七律一篇云詩到衡門我適驚夜光投璧一何輕誤聞  
佳士猶心許眞睛奇文倍眼明已信英華輪後輩敢將  
落薄恩先生年來願應神仙舉漸恐人間識姓名

古有伍子胥無孫武世傳孫子十三篇卽伍子胥所著書

也而史記謂孫臏生阿甄間爲孫武之子孫者實卽子  
胥之裔也知者據左傳哀十一年子胥屬其子於齊鮑  
氏爲王孫氏是爲伍氏之後在齊姓孫有明驗矣旣用  
改姓其子故其著書亦以自號其所欲寄托者然也其  
書舊題當曰孫子武十三篇後人習傳輒曰孫子名武  
而不知武者其書名非人名也其姓名居趾皆不著於  
書中而其子孫居齊傳述其家書故世人由此稱之曰  
孫子武齊人也司馬遷不知孫子卽子胥別爲孫武列  
傳亦無能詳其事實獨記斬美女勒兵一事蓋子胥始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五

說聞閩時曾有此雖可喜可愕而非其事業之偉者止  
附存所著書後爲美談爾披拾爲傳體制固已不稱而  
又繼之口閩閩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  
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此總括子胥之生平以爲孫子  
傳而實不能詳也其伍子胥列傳及吳世家敘閩閩破  
楚事皆連舉子胥孫武號曰二子而不可分別其間功  
同一體語必同辭以此觀之豈兩人哉蓋子胥自栢舉  
以前說聽於閩閩以覆楚爲事非遑著書夫椒之後以  
越爲憂而寢不見用於夫差乃託著書以自見其書多



言越人而不及楚知為夫差時作也覆楚則曰伍子胥著書則曰孫子前後異稱非兩人也左傳昭二十年子胥之謀伐楚也曰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三十二年傳又曰始用子胥之謀也然則吳光破楚運籌決勝惟子胥實主其功安有所謂孫武者乎左傳定四年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伯州犁為吳太宰以謀楚是與子胥同謀覆楚者猶有伯詔而無孫武也吳語大夫種曰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是與子胥共事而名為善用兵者猶有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五

華登而無孫武也左邱明喜言兵愛奇士使吳有孫武其人安得內外傳無一言及之故余以左氏所不言而知孫武之為亡是公可無疑也司馬氏作孫子列傳第五作伍子胥列傳第六考校不精以一人而為兩傳使子胥失其十三篇而孫子空無事實貽誤千年可大噓哉

劉立夫讀漢書律歷志書其後曰班氏稱劉歆推法密要其誤甚矣彼所云吉凶灾祥百六陽九之說乃巫覡之習此不足言也太初歷經洛下閎鄧平等雜候以驗之

布算以推之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成一代之制矣歆乃強引易與春秋經傳以神其說平之法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為一月通分得二千三百九十二此不煩言而解者歆乃曰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著九以爲數以象兩兩之八 又以象三三之二十四 又以象四四之七十六 又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共千一百 因以再劫兩之二千三百 是為月法之實任意九十六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五

迂遠以附會之何足取哉十九歲七閏已然之迹也乃云合天地終數為十九易窮則變故為閏法一歲十二中氣至顯之數也乃云三統乘四時何貴乎如此之經義哉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歆之說則鑿而已矣班氏震於經術之名為其所欺而述之以欺後世不足觀也

立夫示草云數學精詳三角形有底有兩腰與中垂線之較求兩腰法讀 示粘籤云此因兩分底較本不甚多折半之後止有小分底方二小分底乘大分底方一故



得以底爲長濶較算之若使分底之較太多折半之後仍餘小分底方三四以上則原底不可爲長濶之較而此法不能行矣甚欲更造一法以通其窮而竟未能也

曰義

按折半後餘小分底方四則依所商得濶數另開

一平方除積若餘一有半則不折半倍原底爲長濶之較

二平方除積若餘二有半則不折半倍原底爲長濶之較

因思原法兩較一二一六故大方得三倍並小方而四折半而以底爲較除之甚便若兩較一二一四或一三一六則大方得二倍並小方而三不折半而以倍底爲較除之亦便二者之外則未有如此之便者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无

甚至整數帶零若幾百幾十幾倍幾百幾十幾分倍之幾則彌費周章雖此法既立模範可依或減商或益積或進退試之多除之而觀其負積多除之而觀其剩積均可擬議以求其合然不能別白而尋一四通八達之路終躊躇而不能滿志也未識是否草此奉質

惠定宇左氏古義云信七年貌諸孤注言其幼賤與諸子

縣貌棟案呂諶字林云貌小兒笑也

見文選注顧君訓貌爲

小亦未當庭按文選寡婦賦注曰廣雅曰貌小也字林曰孩小兒笑也一本無孩字者誤也惠氏見其無孩字

者不深考而以爲貌字之訓失之矣今考說文咳小兒笑也古文从孩故知孩字爲小兒笑而貌字不得是小兒笑也

宣二年于思于思杜注多須貌賈逵曰白頭貌棟按詩有兔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正義曰服虔以于思爲白頭貌字雖異亦以斯聲近鮮故爲白頭也後漢書朱儁傳賊多髭者號于氏根注引杜注爲証案此則于爲鬚思爲白于思爲白須也余按魏志引典略曰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輕捷者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无

爲張飛燕聲大者爲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抵根眼大者自稱李大目據此說則于是其人之姓惠說非矣

六經始見於莊子天運篇六藝始見於滑稽列傳或云七

經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蜀秦或以六經六緯爲十二

經必謂文翁遺相如東學七經或以六經六緯爲十二

經道篇或以五經五緯爲十經南史周或以云九經釋

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

語也唐谷那律傳九經庫始有九經之名樂經既亡而

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邵子以易書詩春秋爲四



漢孝廉有四科若賢良則初無分別之說然嘗以詔書考之大率皆曰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而宣帝地節神爵兩詔皆曰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順帝漢安元年詔曰舉賢良方正能探賸索隱者冲帝詔曰舉賢良方正幽逸脩道之士然則賢良亦有四科直言極諫一也可親民二也探賸索隱三也幽逸脩道四也是賢良之四科也

聯宗大盛於唐每放一榜諸中式人與王司同姓者為姪其母與王司同姓者為甥其妻與王司同姓者為姪婿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辛

與王司之母同姓者為表姪與王司之妻同姓者為妻姪又可異者杜子美重送劉十弟判官詩云分源豕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注云劉杜本一姓習俗移人至此乎

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年字公游此東漢人之二名者

世傳許旌陽真君黃白見形序曰老子授之葛立葛立授之鄭思遠鄭思遠授之抱樸子抱樸子授之淮南子以後授受不可勝舉此序不知何人偽造乃不知旌陽是

晉代神仙而謂周時老子已有其書又謂吳人葛仙翁三傳而至漢時淮南子皆笑資也術家附會不知時代無足恠者且吾儒亦多不能考實何笑道士乎但其人不學可知其術不靈

不事王侯不種田日高猶自抱琴眠起來旋點黃金賣不使人間作業錢此洞賓詩也我欲竊有問焉曰種田為作業乎昨房呈小詩反其意云不事王侯學種田日高無碍枕鋤眠有心欲點黃金賣怕是人間作業錢洞賓見之定當失色也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二 辛

羣仙珠玉集成有九轉瓊丹論不知是誰作也其言曰朱砂抽汞鉛霜取芽八石三黃五金雜類此俱不是大丹之源縱有制伏成寶止可濟貧助道散接孤危而已若將此頑滯之物為丹何得朝服刀圭夕生羽翼余觀此作者正是未知丹道而務為高談耳丹書多似此者勿受其欺

雪泥書屋雜志卷之二終



雪泥書屋雜誌卷之三

雪泥老人遺筆

次男房述

易象辭文王所作卦下辭也夫子作十翼解卦辭者為象  
傳象辭周公所作爻下辭也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  
曰吾乃知周公之德可證象辭是周公所作也夫子作  
十翼解爻辭者為象傳○文言者孔子所作文言傳為  
十翼之一經上乾六爻全載此文皆稱子曰又繫辭傳  
引文言亦稱子曰明為夫子作也梁武帝云文言是文  
王所制非矣繫辭傳文言雖皆夫子之文章亦有門人

卷之三

所記述者故稱子曰得相據引○說卦傳蓋夏商之間  
易家舊說相傳夫子錄存之亦十翼之一○序卦傳夫  
子就文王衍易卦次為之作傳與伏羲卦序雖不盡同  
亦十翼之一也○雜卦傳亦夏商之間師說相傳夫子  
錄存之為十翼之一亦為古說未可廢也

晉郭璞著續葬書一篇解青囊經也傳寫既久頗多訛謬  
今畧為是正錄之如左

葬者乘生氣也生氣行於地中下生字而發生乎萬物  
而發舊舊作五木華於春粟芽於室經曰土形氣行物因以生

蓋生者之氣聚之氣舊凝結成骨死而獨留以返不絕

四字舊誤在篇未流於四謝下故葬者返氣納骨以廢所生之法也人

受體於父母本骸得氣遺體受庇庇舊誤經曰氣感而

陰陰舊誤鬼福及人是以銅山西崩靈鐘東應夫陰陽

之氣噫而為風升而為雲降而為雨行乎地中而為生

氣邱壟之體體舊誤岡阜之支氣之所隨經曰氣乘風

則散散與止韻蓋音若漸界水則止故謂之風水風水

之法得水為先先舊誤藏風次焉焉舊誤何以言之夫

外氣所以聚內氣界水所以止行龍千尺之勢委蛇填

卷之三

二

息填息舊作類息字無義意又無韻當為填息字形外

無以聚之舊脫內氣散於地中經曰不蓄之穴腐骨之

窟也窟舊誤夫噫氣為能散生氣龍虎所以衛區中中

穴誤作岡阜岡阜舊誤左缺右空缺舊誤作空前

瞻後坼坼坼誤為生氣散於飄風經曰騰漏之壙壙舊

穴敗棺之藏也故聚之使不散故字舊誤為衛之使自

止自舊誤作有夫山者氣之體有山斯有氣二山字舊

氣者水之母有氣斯有水經曰外氣橫行內氣止生蓋

言此也夫氣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起起舊誤其聚



也因勢之止葬者原其起乘其止山勢原體地勢原脉

八字舊誤作地勢 委蛇東西或為南北百尺為形千尺

為勢舊百尺為形在勢來形至是為全氣至舊誤全氣

之地當葬其止委宛周復周舊誤廻環重複若矚而候

也若攬而有也如進而却如止而瀨二如字舊來積止

聚冲陽和陰土膏水滲青舊誤作高鬱草茂林貴若干

乘富如萬金經曰形止氣蓄化生萬物謂全地也謂舊

為全舊誤作上氣之盛雖流行而其餘者猶有止雖零散而其

深者猶有聚故藏於渴燥者宜淺渴舊誤藏於坦易者

宜深經曰淺深得乘風水自成夫重岡疊阜羣壘眾支

當擇其特大則特小小則特大雜勢參形舊誤作參主

客同情所不葬也夫支如伏於地中壘如峙於地上二

字舊俱支壘之終終舊誤平夷如掌故支乘其巔壘葬

其麓卜支如首卜壘如足形勢不更更舊誤氣脫如逐

地不貴平夷舊脫而貴有支而舊誤支之所始氣隨而

起始舊誤支之所終氣隨而鍾觀支之法隱隱隆

隆微妙元通吉在其中經曰地有吉氣土隨而起水有

比氣水舊誤支隨而止支舊誤勢順形動回復終始法

葬其中永吉無凶山者勢險而有功法葬其會其下舊

乘其所來審其所廢擇其所利避其所害禍福不旋日

而應而應二是以君子奪神功改天命經曰葬山之法

若呼於谷於谷二字言應速也山之不可葬者五氣以

生和而童山不可葬也氣因形來而斷山不可葬也氣

因土行而石山不可葬也氣以勢止而過山不可葬也

氣以龍會而獨山不可葬也經曰童斷石過獨生新凶

而消已福上地之山若伏若連其原自天若水之波若

馬之馳其來若奔其止若副說文鳥棲之樓作副風水

家不識副字因其形似讀 若懷萬寶而偃息若具萬善

而潔齊若橐之鼓若器之貯若龍若鸞或騰或盤禽伏

獸蹲若萬乘之尊尊下舊天光發新朝海拱辰四勢端

明五害不侵十一不具是為其次占山之法以勢為難

而形次焉焉舊誤方又次焉勢如萬馬自天而下其

葬王者勢如巨浪重嶺疊嶂千乘之藏勢如降龍水繞

雲從爵祿三公勢如重屋茂草喬木建牙開府牙舊誤

勢如驚蛇曲屈邪斜滅國亡家勢如戈矛兵死形因勢

如涵水涵舊誤生人皆鬼形如矛冠矛舊誤永昌且歡



形如覆釜其顛可富小爾雅廣服曰顛額也

有隴中峙法葬其止王侯崛起形如燕巢法葬其四胛

土分茅形如側疊後岡遠來前應曲廻九棘三槐形如

仰刀凶禍伏逃形如卧劍誅夷逼僭形如橫几子滅孫

死形如覆舟女病男囚形如炭囊炭舊誤灾舍焚倉形

如投算百事昏亂形如亂衣宕女淫妻宕舊誤形類百

動葬皆非宜四應朝岸四舊誤法同忌之此下舊衍夫

勢與形順者吉勢與形逆者凶勢凶形吉百福希一勢

吉形凶禍不旋踵踵舊誤作日此下地有四勢八方氣

從舊誤作氣卷之三五

龍施生一得其宅吉慶貴榮自地有以以下三十五字舊

勢正形昂正舊誤前澗後岡龍首之藏鼻額吉昌角目

滅亡耳致侯王晉書本傳璞嘗為人葬帝微服觀之問

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法當滅族主人曰

也帝日出天子邪答曰致天子問耳唇死兵傷宛而

中蓄謂之龍腹其臍深曲必後世福上其胸肋朝墓暮

哭經曰地吉葬凶與棄屍同經曰以下十字舊夫人之

葬蓋亦難矣支壘之辨目炫心亂舊誤作眩禍福之差

侯虜有間土圭測其方位玉尺度其遠邇乘金相水穴

土印木金圓形也水界水也土謂外藏八風內秘五行

龍虎抱衛主客相迎微妙在智觸類而長巧奪造化元

通陰陽二句舊誤倒轉夫土欲細而堅潤而不澤截肪

切玉截舊誤作裁魏文帝與備具五色夫乾如聚粟濕

如封肉水泉沙礫皆為凶宅自夫土欲細以下三十五

盖穴有三吉葬有六凶天光下臨地德上載藏神含朔

神迎鬼避一吉也陰陽冲和五土四備二吉也目力之

巧工力之具趨全避缺增高益下三吉也陰陽差錯為

一凶歲時垂戾為二凶力小圖大為三凶憑福恃勢為

四凶僭上逼下為五凶變應見怪為六凶夫葬以左為

青龍右為白虎前為朱雀後為元武元武垂頭朱雀翔

舞青龍宛延白虎馴伏形勢反此法當破死故虎蹲謂

之銜屍龍躐謂之嫉主元武不垂頭者拒戶朱雀不翔

舞者騰去夫以支為龍虎者來止跡乎岡阜來舊誤要

如臂肘謂之環抱以水為朱雀者衰旺係乎形意思夫

湍急謂之悲泣朱爵源於生氣派於未盛朝於大旺澤

於將衰流於囚謝法每一折瀦而後洩揚揚悠悠顧我

欲留其來無源其去無流經曰山來水回貴壽豐財山



囚水流虜王滅侯

明夷六五箕子當讀為荻滋荻滋者即亥子也亥子之間夜久將旦將旦未旦長夜漫漫當此之時益為晦暗六五復中處柔下無其應遵時養晦坐待天光艱貞者也用晦而明者也明可夷而不可息者也劉向曰今易箕子作荻滋其意以為可從也而鄒湛譏荀慈明曰訓箕為荻詰子為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漢書儒林傳曰蜀人趙賓飾易文曰陰陽氣無箕子云箕子者謂萬物方荻滋也據漢書知趙賓通人能為今文家說可為慈明

書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七

証矣梅頤尚書古文微子誥曰乃我舊云刻子此太師言眾謂王行宜出遜乃我舊日與箕子云此故箕子言之也王充論衡引書古文說作孩子孩子者亦箕子也刻孩古音並與箕同故皆可假音而充言紂為孩子之時太師睹其不善之性告帝乙欲立微子非也說文亥部曰亥荻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子部曰子滋也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人以為稱象形據此則亥荻子滋聲義並同故書易家假借正讀非所云漫衍無經者也鄒湛下士大笑如蒼蠅聲宜耳但怪班氏有學識古字亦

笑言趙賓不慧飾易文不能言其說惜哉

論語子張學干祿章夫子為子張說干祿之詩也子張學詩至于祿之章以問夫子夫子為之說此詩也多聞見而闕疑殆者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也慎行者威儀抑抑也慎言者德音秩秩也寡尤者無怨也寡悔者無惡也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解者輕看子張視同今之不肖子弟以讀書為獵取富貴終身溫飽之資今世學者雖有是心且羞為是言况子張聖門賢者而謂其為學有干祿之心失之遠矣

書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八

扈兒說論語云遂事不諫遂字當讀為述古字通也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述來聘述公羊作遂亦作述史記魯世家東門遂索隱引世本作述是其例矣鄭志云山川能說說或為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遂事不諫之遂可証論語此文當謂人述前語雖有謬誤不必諫正也成事者事之已成便難更改則不必說之以亂其意遂事者事之已過而追述之則不必諫之以滋其悔此處世良法也既往不咎一句總結二句之意也蓋其時魯有國政之錯誤者幸我因哀公之間特以松柏栗為風



諫之詞莫其改正而夫子教之以不說不諫也然而其事則不可考矣扈與房共著論語撰異一書時有心得可節取也

困卦困古音若滾序卦傳曰升而不已必困又曰困乎上者必反下然則卦名爲困者當讀若滾轉之滾也說文曰困故廬也從木在口中朱古文困說文所謂故廬者蓋是圓轉之器今俗語謂車輪曰故廬猶漢時之遺言也大戴記曾子制言曰行無據旅考工記注曰等爲萬婁以運輪上輪中萬婁則不匡刺據旅萬婁皆即故廬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九

之聲也墨子備城門篇曰試借車之力而爲之困又曰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車輪墨子所謂困者圓轉之器似車輪而大即說文云故廬者也今驗車輪以木爲輻在其中而輞周回其外此所謂木在口中也古文從止者止足也輪在下可以運行如人之足故從止今俗語謂圓木曰滾子謂故廬之轉行亦曰滾皆滾之古音也方言曰道周也道轉也淮南精神訓注曰渾轉行貌讀如大珠揮揮之揮呂氏春秋大樂注曰渾讀如袞冕之袞揚雄之讀道高誘之讀渾讀揮皆與困

古音同然則困之古義與道滾揮渾皆同矣論語四海困窮困字亦讀爲滾窮古音若躬鄉黨鞠躬如也聘禮注作鞠窮宣十二年左傳曰有山鞠窮乎山鞠窮即藥草芎藭也其形狀斂曲不伸因以鞠窮爲名孔釋鞠躬爲斂身蓋謂身形斂曲如山鞠窮矣非訓鞠爲斂訓躬爲身也魯周公世家曰鞠躬如畏然集解徐廣曰鞠躬謹敬貌也蓋鞠躬與鞠窮聲最近論語鞠躬即鞠窮亦即躬躬也窮與躬古字通鞠躬當讀爲鞠窮而困窮當讀爲滾躬言四海之人環而向舜周圍於其躬身也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十

昭公二十四年左傳曰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陸氏釋文曰陽不克莫爲句杜注曰陽氣莫然不動久將積聚非也王氏經義述聞曰莫當爲其讀爲其引地理志琅邪郡至其入淮今本其誤作莫爲証亦非也庭按釋文讀是莫聲與麼同今俗語皆作麼古用莫字論語曰文莫吾猶人也即文麼吾猶人也論語又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無適也即無這也無莫也即無麼也情無適麼惟比義而已舊讀無適音敵非矣一切經音義曰三倉古文適這二形同之尺反孫淵如曰三倉古文這即適



也者與言形近故馮從言今俗借這為者字甚不經庭  
按如此謂之適如彼謂之莫唐時人語如此謂之遮如  
彼謂之麼唐詩多用遮莫字遮莫即古語適莫矣解者  
謬云唐人方言猶言儘教也非矣

史記田叔傳曰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考田仁任安始終  
功名相埒而田仁有附傳任安獨不得與焉遷固以任  
安為俗人不以為智者也始既不相救視後來通書又  
復刺謬不可謂知已是俗人者也

史記曰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謂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謂不疑買金償即以得稱譽巧  
取名位用意極微周文期不潔清以得親倖秘戲在旁  
自處於調是以君子譏之為其心跡有似於佞者也然  
雖近於佞而實為篤於行故譏其可譏而終不能不褒  
其可褒也孟堅改之曰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汗君子  
譏之有譏無褒何以得與萬石同傳然此姑無論也其  
不譏塞侯之微巧而譏石建之澣衣則尤吾之所大不  
解者也建老白首而入子舍五日洗沐而澣親衣非無  
侍者而愛日之思不能自已傳曰諸子孫咸孝然建最

甚甚於萬石君夫建之孝史不勝書而書澣衣一事是  
其孝之尤可傳者也是其孝所為最甚甚於萬石君者  
也而不意乃以是取譏於孟堅豈不怪哉夫君子敬君  
信友欲中於禮而無為己甚甚則近於佞而為譏惟人  
子之事其親也患其孝之不甚也未聞為孝而近於佞  
者未聞孝之甚而至於可譏者苟非甚不孝之人反天  
性絕人理未有譏人之甚孝者也若孟堅必欲譏之則  
請自譏之而曰君子譏之吾知其必不然矣

賈誼疏曰諸公幸者乃為中涓其次厯得舍人諸公指韓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信黥布彭越韓王信張敖盧綰陳豨也今按漢初為中  
涓者曹參周勃灌嬰靳歙王吸召歐丁禮孫赤陳倉毛  
釋之石奮十一人其為舍人者樊噲傅寬周繇薛歐陳  
滎董深陳賀朱軫嚴不職周止工師喜奚涓劉到戴野  
唐厲審食其華寄陳邀魏邀呂臣徐厲二十一人而此  
六七公者未有中涓舍人者誼之言此似有未審也  
詩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言內有令善之妻以上壽於母故  
使魯侯得燕樂而娛嬉也詩人之言斷不先妻而後母  
乃鄭箋誤也易林豫之否曰令妻壽母宜家无咎君子



之數得以長久知古三家詩義果然拍案大喜如獲拱璧也

古步六尺積三十六尺畝百步積三千六百尺百畝則三十六萬尺以今尺方積一尺五寸六分二釐五毫除之得二十三萬零四百尺以今步方積二十五尺除之得九千二百一十六步以今畝二百四十步除之得三十八畝五分畝之二是爲古百畝當今之三十八畝五分畝之二也今步五尺積二十五尺畝二百四十步積六千尺百步則六十萬尺以古尺方積六寸四分除之得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三

三十八萬四千尺以古步方積三十六尺除之得二萬六千四十一步三分步之二以古畝百步除之得二百六十畝十二分畝之五是爲今百畝當古之三百六十畝今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但謂古二畝半爲今之一畝耳非密算也

古算用策正負二百六十枚法周歲日數也隋書律歷志曰算用竹廣二分長三寸正策三廉積二百一十六枚成六觚乾之策也負策四廉積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

之策也觚方皆徑十二天地之大數也余按隋志此文蓋本漢書律歷志而漢志今本乃脫誤不可讀其文曰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此文可疑者有四焉二百七十一枚非法象之數無所取諸一也但言徑不言三廉則圓策也而曰六觚非三廉不能成六觚二也且二百七十一枚散亂不可爲一握雖三廉亦不能成觚雖四廉亦不能成方而圓者亦不能成圓三也算無正負不合古法四也以隋志証之知其原書當曰二百一十六枚而成六觚爲一握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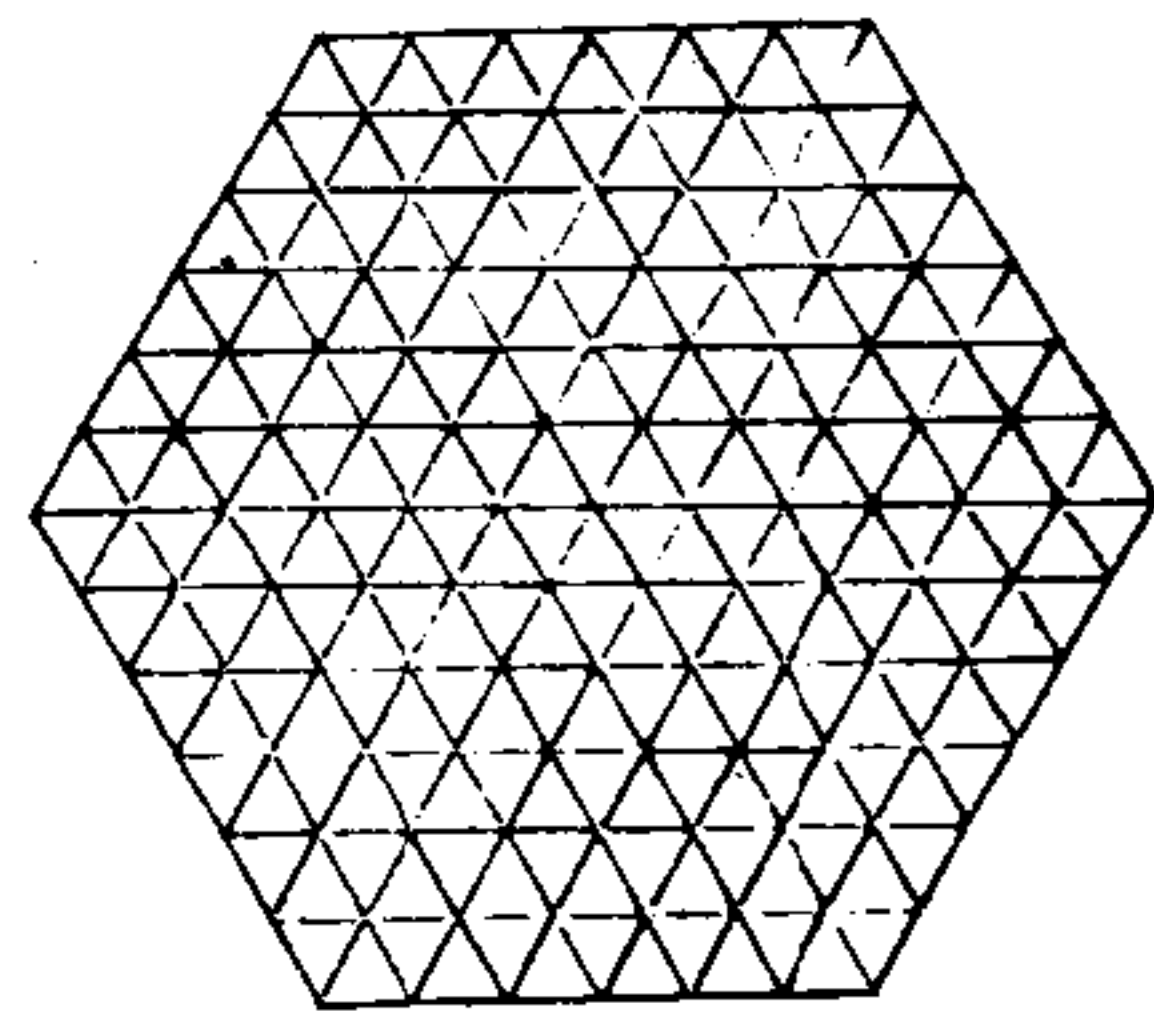
四

一百四十四枚而成方爲一握有兩握則成觚者爲三廉成方者爲四廉可知也兩握一成觚而一成方則正負可知也今本譌二字脫十二字顏師古不知算是以不覺其誤嘗以其數考之三廉其積必正倒相因面與面對角與角直自然成六觚形外表一層十一枚六之得六十六枚二層則九枚六之五十四枚三層七枚六之四十二枚四層五枚六之三十枚五層三枚六之十八枚六層一枚六之而得六枚共得二百一十六枚徑十二枚四廉共積卽自乘方法十二自乘得一百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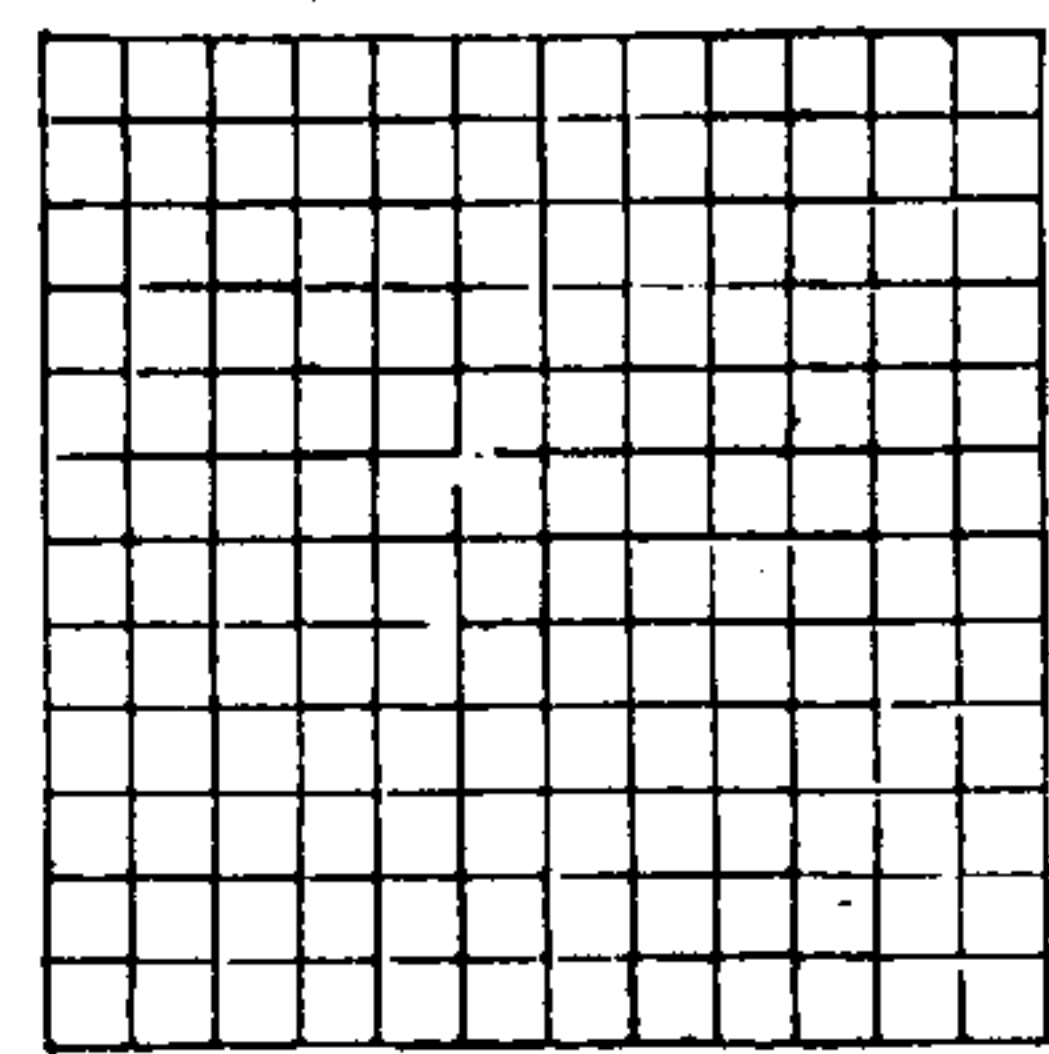


四枚開方除之徑十二枚試為圖以明之如左

三廉成六觚之圖



四廉成正方之圖



論語管氏有三歸歸當讀為餽古字通用三歸謂家有三

庖廚以備餽養也晏子春秋曰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五

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為夫  
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據此知三歸本祿養之名  
非臺與女也但管仲居其臺上而受三歸之養故臺名  
亦曰三歸耳韓非所云三歸之家謂其家有二歸耳三  
姓九女之說謬也

淳于髡工於發難遇於陵子即嗜而出名場中人目星舌  
電獨不可遇深山之士立使消沮誠有以奪其氣也

於陵子遺蓋篇請子庇子之蓋我庇我之意而已一語雋  
極然有實理非口頭機鋒也朱子言掀却屋子便露地

睡亦是庇我之意

孔子志尊周孟子好稱湯武教諸侯行王政亦各量其所  
能為而志之者乎於陵子志大於孟氏而才不能為也  
豈好隱哉

於陵子巷之人篇亦孟子擇術宜慎之意仁者言之則含  
蓄不盡廉者言之則深透刺骨更無留著昔人論廉吏  
多酷乃廉者之文亦酷如是耶

嘗恨張耳娶外黃富人女得其厚奉給游道日廣其不為  
庸奴於外黃也幾希矣每欲稱詩以風之曰男兒重意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其

氣何用錢刀為以為此二語真從來富人婿所未聞也  
不意卻元是富人女說出者卓文君真奇士也

兒子房說孟子云蠅蚋姑嘍之今俗語謂諸物蝟集之狀  
曰姑嘍嘍聲如槎微轉耳蠅蚋二物蠅者青蠅蚋者白  
鳥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白鳥姑嘍亦是佳證喜其能

以俗諺讀古人書書此一紙與之辛巳三月八日燈下  
論語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說文申象七月金初  
成體義取約束然則申申言其收束天天言其和舒與  
蹴踏與與語勢畧同漢書亦以申申為整飭自馬融以



二句爲和舒後遂分容色

世之無賴少年看人則無好處自己則無不是處讀東坡與王庠書前段然後知自家有不是讀後段然後知人家有好處將不獨能處瘴癘而凡不如意之事皆知其致之之由則怨尤之意絕矣不獨能論古人也而凡自敵以下皆無刻薄之論則諂誣之風息矣吾欲尊此文爲變化氣質之書與論語同功殆非夸語

余著詩切餘百萬言柳生文園手錄一編而題其後曰或問詩切之著是先得解而後博舉羣書以証之耶抑先

雪泥書屋雜誌

卷之三

七

考據已就而後定其如此解耶葢答之曰吾不知也要非吾不知實詩切之不可測也以臆測之則由於博學而識日久自具一以貫之之能一貫之妙不可測也譬之荆門勝地是果羣山萬壑所赴而成耶抑荆門所自有耶亦天造地設而已詩切之妙亦天造地設而已吾惡乎測之稱譽之過所未敢當而不能不以知言許之齊詩鷄鳴刺留色也第一章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即尚書大傳太師奏鷄鳴於階下之詞夫人不肯起而抵拒之曰非鷄鳴也乃蒼蠅聲耳次章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是

少師奏質明於階下之詞夫人仍不起而抵拒之曰非

東方明也乃月出光耳三章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言天明蟲飛之時夫人仍不肯起自言此時與君同夢甘之而不能厭也會且歸矣言一噲朝罷君亦且歸入後宮也淮南精神訓曰噲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甯非直一噲之樂也噲當讀與會同今俗語數刻之暫謂之一會即詩人與淮南之遺言也無底子子憎言朝退之暇長日共處無有甚事子反厭子而憎之不如此時同夢之爲甘也無底言無幾多事猶俗言

雪泥書屋雜誌

卷之三

八

靡有甚麼也管子輕重篇曰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底乎據此知無事謂之無底古齊語也今俗語無甚事曰無舍無音謨舍上駕切即無底古聲詩人與管子之遺言也

道德經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韓非解老篇中已具有此四句則不可謂漢人羸之矣然余第爲其文性闇劣定非老子所作故當刪之耳雖非漢人羸之而周秦人羸之即可以無刪乎夫戰爭之代斬首功多足取封侯之賞而所謂莫知其極者非首功也高



隱之流屈伸偃仰或有延年之効而所謂有國之母者非導養也彼安得以有國此安得可以長久哉作此者周秦之愚闇人也雖吃伯已可欺余猶期知其不可又下者舉之舉與抑爲韻音紀顏氏家訓音辭曰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惟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見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據顏黃門李季節之說矩音幾語反微閉口言之而舉莒皆音居倚反微開口言之也今之人皆以舉莒爲矩無復知古讀之不同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本

者矣吾讀老書識古音焉

冬至日起頤四爻第二日頤五爻

云

此亦後人承誤附

會之說強以分卦直日之法合之易林說似巧辨而實非也蓋直日占驗以日爲卦爻以風雨寒溫爲占不用卦具者也若合以易林則有卦具有卦具則所得有本卦有之卦而以直日管事卦爲本卦以所得之本卦爲之卦則余不知所得之之卦將置之何處也是易林中添不得直日法也直日占驗六日一卦一日一爻若合以易林則以管事卦爲本卦以所得卦爲之卦而管事

爻將不得管事乎余又不知一日一爻之法欲留作何用也是直日法中添不得易林也此二家必不可強合欲知其所以非是故錄而論之

易林乾之賁曰室如懸磬既危且殆早見之士依山谷處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服注曰室屋皆發撤椽椽在如縣磬也庭按說苑奉使篇齊侯曰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魯君若類無國子曰不懼何也說苑之文可與左傳相証蓋室屋皆發惟山墻在則如縣磬矣野木皆伐則無青草矣古者兵臨城下負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干

郭居民入保必發屋伐木以自救服注得之易林用傳語亦同意此卽大亂居鄉之說也

漢書五行志凡言傳曰者皆洪範五行傳之文也其言說曰者蓋向歆之所說也藝文志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記字疑說字訛耳本傳以爲洪範五行傳論十一篇不作記字也

又五行志言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按始昌與勝若有書何得不見於藝



文志乎七畧無之故藝文志無之是其書不傳明矣以劉向首先竊取附會之想當與向同耳非有所據而云然也

韓非子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十二月宵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干之而况於人君乎蓋仲尼沒而微言絕先秦諸子之言春秋已有假托於此者矣但其立文尙健也

洪範五行傳始著自勝後人皆慕勝而效之附會既多亦雪泥書屋雜誌 卷之三 五

漸失其本真是以五行傳之學雖大顯而可以前知者亦止有霍光廢昌邑王一事其向歆紛紛徒能從事後據言聒人兩耳也

曹參傳還定濟北郡師古曰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按師古說非也若據地理志西漢終無濟北郡史何得追書之乎蓋漢初自有濟北郡此傳可爲明証其後三爲王國元朔中分十一侯而國益小武帝末除爲北安縣屬泰山郡遂無濟北之名矣志皆不書蓋疏畧也齊次風曰王陵之初從傳與表判然不同據陵傳則在漢

王定三秦戰彭城之後故下文云陵本無從漢之意也但張蒼傳言陵解蒼厄乃在沛公初定南陽未入武關以前何耶余按表云以自聚黨定南陽卽此傳云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是也表云漢王還擊項籍以兵屬從定天下卽此傳云及漢王還擊項籍乃以兵屬漢卒從漢王定天下是也表傳正同而齊以爲判然何也至於張蒼蒙救卽在陵居南陽不肯從沛公之日此亦無所乖異也本是兄事之人南陽相遇雖不相從自足救一張蒼何所疑哉

雪泥書屋雜誌 卷之三 五

劉笈夫 日義 一日過余言大雅生民篇誕彌厥月先生如達魯頌闕宮篇彌月不遲皆謂后稷在母腹滿一月而生非十月也史記周本紀云居期而生子亦謂期月非期年也余驚起曰我知其然而昔人未有言之者君何從得此說笈夫不信余作此解立索余手編自檢得之拍手大喜然終不肯以經學名蓋笈夫習算如神與人言皆不省甚願余終竟此學得長共商推而余方治經無多暇日雖涉餘學畧知其意而止余每憇憇笈夫用其精銳之思專治一經足以開余笈夫亦不肯也



說文序曰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

一四千五百六十年

日一元

川上元丁巳至漢安帝建光元年辛酉二百七十六萬

零五百四十四年

×六百零五元餘一千七百四十四年

一十九年

日二百三十五年

川一千七百四十四年

雪泥書屋雜誌

卷之三

圭

×二萬一千五百七十月十九分月之十

一九百四十月

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

川二萬一千五百八十月

×六十三萬七千二百七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七

百二十

一六十日

日甲子一周

川六十三萬七千二百七十五日

×一萬零六百二十一週餘十五日

起甲子算外得九月朔日己卯越二十日戊戌與說文

文符按本紀是年九月有戊子初十日也若朔日己亥

則月內無戊子日矣疑說文寫本誤耳

福山王二先生應鈞一日以石弩來相質云是吾鄉之赴

關東者所得余觀之其弩青黑色用周尺度之長一寸

七八分即二寸也蓋肅慎氏之弩也漢書言挹婁氏青

石為鏃三國魏志曰挹婁國在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

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古之

雪泥書屋雜誌

卷之三

圭

肅慎氏國也其人善射鄰國皆畏之晉書曰肅慎氏一

名挹婁在不威山北東濱大海土無鹽鐵有石弩檀弓

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

鐵將取之必先祈神按挹婁或醫無閭之轉語又疑鴨

綠江聲轉而為挹婁古今語之不同也數千年前利器

久沒泥沙近自地出楛矢灰滅石弩僅存就此片石而

古今地名之改易中外境土之分合有畧可想見者矣

涇縣胡玉樵明府宰費縣於瓦礫堆中得古井銘石刻銘

曰天寶九載冬十月尉趙光乘檢校造因勒銘云費城



之井昭然道周土缶舊得石幹今修徵大易之不改垂  
一善於千秋記曰井面圓整盈畝深湛莫度其底臨視  
驚戰唐賢趙公之銘土昧已久今洗而扶之以旌其美  
紹聖四年丁丑二月丙辰朔朝奉郎知縣事逢完記額  
為篆文古井銘三字後有小字不可辨庭按外傳季桓  
子穿井未知費歟魯歟家語則云穿井於費觀此井鑿  
深乃爾得羊宜矣以家語証之此真桓子井也以井証  
之家語信古書非後人纂也嘉慶己卯春識

大雪中扈房兩兒侍飲用東坡尖字韻賦詩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五

紅塵不許露毫纖樹屋山田俱蓋嚴地上月明天上黑  
飛來柳絮落來鹽怯寒未起人欹枕忍凍無聲雀啄檐  
不等開門看掃徑紙窗先破指頭尖

命兩兒俱賦後成者罰

翠得山眉一道纖遮將巷口兩頭嚴曉祠清冷遲鐘鼓  
午市荒涼斷米鹽最好黃昏看竹逕偏宜白醉映茅檐  
未防雀啄西窗紙一縷淒風透骨尖 扈用尖字韻  
畏冷安能出手纖瓊瑤滿地閉門嚴天人巧剪花原水  
才女工詩絮勝鹽高積玉山宜掃徑密排水筋恰垂檐

欲添畫裏芭蕉葉設色難調凍筆尖 房用尖字韻

房詩後成罰以巨觥再令用义字韻與扈同作後成者

罰

聲聲薄暮噪饑鴉村店敲門蚤駐車壓折綠垂前夜竹  
飛殘紅襯耐冬花屐痕已掩歸樵徑帘影全收賣酒家  
迷住灞橋驢背客憑誰指與路三义 房用义字韻

那有乾枝噪暮鴉更無遺轍問前車秋來如此一階月  
春至何曾遍地花振袖每聞人入室添衣又引客思家  
消寒梅幅初裝好凍手頰呵執畫义 扈用义字韻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五

房詩先成而不佳既罰扈以酒又罰房兩用其韻禁體  
賦之

雪中故實總嫌纖最愛詩成禁體嚴莫可消寒惟有酒  
何須刻畫到無鹽似輕原重低垂樹欲落還飄密映檐  
池上假山埋歿盡孤峯微露石尖尖 房用尖字韻賦禁體  
挑燈隨意儘塗鴉煖閣重簾小似車爐火炙開存墨硯  
壺冰凍損折枝花殘冬鄉思懷千里長夜書聲聽萬家  
醉裏吟成方耳熱手題滿壁不須义 房用义字韻賦禁體  
翼日雪晴次序前詩存之以志一時之興適柳生文園



踏雪遠來見之自請書而鐫石以備咏雪一段故實時嘉慶庚辰歲至月下九日然人識於雪泥書屋門下士

柳蔚敬書

史記稱太史公者是遷稱其父之辭遷繼先人作史凡所論述必歸本其父雖歸本其父而實皆遷之論述一部史記中所有太史公曰皆然未有先自作論而後稱太史公曰如引別人語者伯夷傳篇首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十六字乃爲何人移置此何以稱焉句下則自夫學者以下一百十字不知是誰所說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七

鶴笑甚矣游俠傳篇首太史公曰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獨稱於世云所引韓子兩言耳二者皆譏以下俱是太史公之言而太史公曰四字爲何人移置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句下則自二者皆譏以下一百六十五字又不知是誰所說貨殖傳篇首太史公曰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所引老子語至不相往來止以下卽是太史公之言輒古

挽字言治近世之民而必務於老子之所云以挽其民俗塗飾其耳目則不可行也而太史公曰四字又爲何人移置幾無行矣句下則自必用以下十七字不知是誰所說平準書篇首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至曷足怪焉三百九十二字又爲何人移置篇末接烹宏羊天乃大雨下而以漢興接秦之弊爲篇首皆極鶻笑不可以不正

燕惠王遺樂毅書國策誤以爲燕王喜遺樂間者史記亦同惟新序以爲惠王遺樂毅書今按毅報書語意與此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七

書針對知爲惠王遺樂毅書無疑國策多斷爛之文而史記誤據之及劉向校國策尚沿誤本未能是正也其作新序必別有所據今據新序以正國策因念天祿閣上然藜照書如昨日事耳惠王書詞婉篤欲毅捐忿歸燕意亦良美但無悔過之言多自稱無罪而厚責毅以受德先王棄去不顧此語不類有知者惠王爲人子忘其先王君臣之美不能保全終始用讒言以敗成功而不知自責反挾先王之爵賞而厚責士以倍德豈知士之遇主以道合非以恩倖而人主之貴士以成功名非



昵之而私以爵賞也惠王之言所以責奴隸之臣不可以服豪傑之士故毅自序遇合立功受爵不愧隱然似伊呂當年終不作一句感恩可憐語夫豈無知己之淚要不可對惠王灑下使左右讒諛者得意此毅報書之所爲作也國策史記皆誤以惠王書爲王喜遺樂間則毅書針對之意不現而使讀者反疑自序之文爲毅感遇之言蒯通王父偃廢書而泣似皆未識作者之志而虛費眼淚耳乙酉五月記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堯

漢元年春正月項羽封番君吳芮爲衡山王五年春正月諸侯上疏稱故衡山王吳芮二月詔曰故衡山王吳芮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爲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是衡山始封旋廢及漢誅項羽而後復封長沙此其事甚明然而史記漢書皆不言芮以何事見奪何年被廢故表亦不言衡山中絕而直以爲徙王長沙蓋疏畧矣史記項羽本紀曰漢之元年四月項羽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黥布傳曰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

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書高祖本紀曰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其言殺義帝者參互不同以此思之此必衡山臨江受令而不殺俾得延壽數月生至郴縣而後九江王黥布追而殺之故項羽怒衡山王侵奪其地廢爲番君必是故也必是時也然而臨江王不與俱廢何也不殺義帝非臨江王之意也臨江王故爲義帝柱國義帝之徙羣臣稍稍背叛臨江故背叛之矣是必欲殺義帝者矣欲殺而不成殺則是衡山王保持之也臨江欲殺而衡山保持之使不得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堯

殺則臨江必懷惡乎衡山而譖之乎項羽此所以臨江無罰而衡山獨廢也惠景間侯者年表曰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此蓋高帝嘉吳芮保持義帝有忠節故褒稱之著於令甲非謂忠於漢朝也然則封王長沙之時何不稱其忠於義帝而但著其有功見侵曰爲黥布諱之也黥布殺義帝者也蓋至十二年布反伏誅然後著令稱長沙王之忠以告天下以其先有所諱而不言是以史家書此事恍惚難明余故尋其跡覈其實使曉然可見勿令忠臣蒙亂賊之聲焉



道德經曰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按司主也徹直也人有德於我者主於契券所載以與之以德報德也人無德於我者是怨也主於徹直之道而與之以直報怨也夫直者非一端而已其怨大者報以小德焉其怨多者報以少德焉若其怨小則稍大其德以報焉若其怨少則稍多其德以報焉此則以德報怨而直在其中也論語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當時老書未出或人微聞其教而語之不詳以被駁難若能悉記本文誦說無遺必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三

知大小多少應物有餘之妙又何慮報德之無術也孔子不見老書而率然酬答已恰盡老氏之意故曰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非虛語也

家語三恕篇子路問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其時老書未出子路聞其教而不詳也以見駁難今觀其書實爲天下不我知故有被褐懷玉之說本謂國無道隱之者也非謂國有道而隱之也蓋孔老論事皆相符合如此

詩小雅十月之交毛傳曰之交日月之交會鄭箋曰周之

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孔疏曰古之歷書亡矣今世有周歷魯歷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歷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則無術說者或據此以定義謬矣余按交會謂月朔非謂日食也周歷無考日食之法而可以考月朔厲王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故厲王之朔不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三

可考而宣幽之朔可考今以周歷推之宣幽平一百八年中得周十月辛卯朔者三宣王五年宣王三十一年平王五年是也得夏正十月辛卯朔者一平王四十一年是也惟幽王之世通無辛卯朔在十月者故王基謂幽王世無此交會蓋據周歷言之也孔疏誤以基意謂幽王世無此日食故謂其校之無術此乃孔疏非也然王基謂此會在共和前徒欲附會鄭箋刺厲王爾厲王之世不惟校日食無術並月朔亦不可考孔疏乃云在共和之前則信矣何遽信哉此則王基與孔疏皆非也



古無推日食法魏黃初以後始課日食疏密以驗推步之得失梁虞劄始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之歲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唐傅仁均僧一行所推並同至宋劉敞乃疑詩言十月非建酉之月當爲夏正十月朱集傳從之敞不能推步日食又不能考其朔日而徒以空言斷事劉敞非也閻百詩尙書古文疏証亦用劉敞說謂虞劄諸人爲附會後通推步上考之正合乃復著論自駁舊時之失謂康成考之方作箋又謂經解不可盡拘以理此類是也夫鄭箋雖云周十月夏之八月而其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董

篇義爲刺厲王則以此十月辛卯在厲王之年也百詩與虞劄諸人所推日食乃在幽王六年於厲王無涉也何以言康成考之方作箋乎詩言月數多用夏正不過便文以通民俗至於國之典冊編年紀月自有一代正朔何必當用夏時此詩言日月交會即用周代授時月數乃其理也若以周人用周正爲不拘理則又將以春秋二百四十年所書月數皆非周正乎百詩持論不允雖自駁而又非也周歷推幽王六年八月得辛卯朔十月乃得庚寅朔十月二日得辛卯王基所謂無此交會

者也本以周歷粗疏有經朔無定朔故春秋日食有在晦者有在二日者若依周歷言之當時記此日食亦是十月二日而詩言朔日辛卯與周歷不合何也曰周歷興於漢世本據春秋作之春秋時歷法最疎當由東遷之後嚙人分散司歷失傳其在幽王之世日官不廢典籍未湮世守周公正歲之遺必不似春秋之疏濶故周歷但可以考春秋而不可以考幽王以上然則當時記此辛卯實自月朔非二日也審矣然小雅東周之詩而有幽王之篇何也曰非幽王之篇也詩人以皇甫不用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董

由於平王之不明平王之不明比於日有食之故遠引幽王之世十月辛卯以發其端非以十月辛卯仰見日食而作詩也故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言彼前世一月一昏微此平王世一日一昏微此之昏又甚於彼也若以此日而微爲指朔日辛卯則將以彼月而微爲何所指哉二章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於何不臧言彼四國諸侯之無政如月之食而此天子之國之無政如日之食也此之無政又可醜於彼也若以此日而食爲指十月之朔則將以彼月而食爲指何月之望哉



今據詩人語意轉捩分明故知十月辛卯雖托與幽王之  
年此日而食乃近喻平王之政也衛序云十月之交  
大夫刺幽王也鄭箋云當為刺厲王作詒訓傳時移其  
篇第因改之耳節刺師尹不平此譏皇甫擅恣正月惡  
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  
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是以知然鄭以十月雨無正小  
旻小宛皆刺厲王王肅皇甫謐以為四篇正刺幽王孫  
毓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詒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  
移其第改為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

書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五

斷焉竊以褒姒龍齡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  
黨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尚書緯說豔妻  
為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  
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為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  
不得謂之既滅鄭箋謂厲王流彘之後於義為安余按  
毛衛王鄭孫皆鑿語也孔疏引韓詩次第亦在此可以  
証明箋說之非矣疏乃云齊韓之徒非有壁中舊本可  
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焉此亦鑿語也戴氏詩  
考正謂此詩應屬幽王引國語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

震三川竭岐山崩以與此詩相証不知此詩所說川騰  
山崩高岸深谷皆是比興之文非必實有其事戴氏亦  
非也余著詩切嘗請笠夫上推幽王六年周十月朔日  
辛卯辰時今京師日食一分四十一秒而陝西不食疑  
虞劇傅仁均僧一行閔百詩所推未密而詩人所咏或  
非此會也茲事體大須再考之然而詩作於平王之世  
則無可疑也

胥字古音當讀曰從故胥有從意其訓曰皆曰相曰輔曰  
助者皆因相從為義也爾雅蝻蟪郭注以為蝻蝻此即

書泥書屋雜志

卷之三

五

胥從聲同之驗也孟子曰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  
天下而遷之焉趙注云胥須也須天下悉治不如釋為  
從天下而遷之語意明白不煩補接也管子樞言篇曰  
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  
人相胥尹注云胥視也不如釋為與人相從其文義順  
序也史記李斯傳曰胥人者去其幾也索隱云猶胥吏  
小人不如釋為從人者其詞意警切也廉蔭傳曰胥後  
令索隱讀胥為須云須待也不如釋為從後令謂從後  
令內之不用先令誅之也則前後文義了然矣漢書楚



元王傳晉灼注曰胥靡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胥相也靡隨也不如釋胥爲從靡爲繫謂相從而靡繫則語意完密矣其在詩則淪胥以鋪無淪胥以敗無淪胥以亡淪胥皆當讀爲跟從於胥斯原載胥及溺不胥以穀於胥樂兮胥皆當讀若從則語意莫不躍然矣考諸書訓詁俱無訓胥爲從者惟齊魯詩言從人得罪是釋胥字之義而後儒既失其音因忘其義亦可惜也

雪泥書屋雜志卷之四

雪泥老人遺筆

次男房述

漢儒傳經學至鄭氏而極盛然而後儒斷斷有異辭皆言詩箋好破字也如願言則噫其之禮也穠於農郊山有槁松其人美且權田峻至饒鄂拊鞞其農孔有曰子不戕熾菑南畝莫肯下隨有兔鮮首厲瘖不瑕古之人無擇先祖於唯戎車孔傳此類甚多皆所謂鄭氏改字者然而鄭氏非改字也毛詩與三家互異鄭據毛爲箋亦時時采取三家異文博而多通固非孤守一家者也

然鄭注周禮存故書注儀禮存古文舊說注論語存魯讀古讀獨於詩箋采三家而不記所出何哉當鄭氏時二禮論語諸家遺文寢微寢滅若不謹記舊聞將恐後學者不復得聞之也詩則毛氏尚未大顯而三家皆在學官天下所習誦苟讀從之即見者知爲三家詩不須記也此所由與二禮論語不同者也今學者不見三家詩則以爲鄭氏改字鄉使鄭氏早知三家之學將不傳於後亦必且謹記之曰此字魯詩作某此字齊詩作某此字韓詩作某必不但曰此字當作某此字當讀爲某



而已也長發釋文引沈重言箋以假為寬暇此以義訓非韓字也夫沈重獨以假暇為非韓字則是其他改讀多本韓字沈重固明知之矣沈重時魯齊詩已亡而韓詩僅存故沈重知韓字而已其從魯齊改讀者沈重亦不能知也揚水篇素衣朱繡箋曰繡當為綃士昏禮宵衣注曰宵讀為詩素衣朱繡之繡魯詩以綃為綺屬也據士昏禮注乃知箋改繡為綃實本魯詩而箋亦不言也故曰鄭氏非改字也周易注亦多破字讀如禮霜為其謙於陽也彪蒙秀有子苞康宜嗷鳴豫積豕之互解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三

甲宅一屋為笑藁其瓶倪仇天療祥也為龙為幹卦為養此類皆易注破字世又謂鄭氏好改字與箋詩同今按謙於陽古文作謙於陽荀虞陸作兼於陽王弼作謙於无陽一屋古文作握蜀才亦作屋傳作渥倪仇古文作剝則荀王陸作艱輒為養古文作陽虞作羔王弼作羊漢時易學非一家私傳師讀各異亦猶詩家之有齊魯韓毛各守所傳不必盡同而鄭氏傳費直古文易自為專門又博采他家擇善而從之皆足以廣異聞資考信其不記所出亦如詩箋之不記三家也今學者不見

漢時諸家易故以為鄭氏改字要以鄭氏不改詩字足以明其必不改易字也從三家詩改毛字非改詩字也從諸家易改費字非改易字也鄭注尚書九河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蔡氏書傳難之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之所為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考之言也以今論之漢經師篤實謹愨容有誤證而決無臆說無稽考而言之者鄭氏所必不為也書疏引春秋實乾圖曰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遏八流以自廣公羊疏引尚書中候曰齊桓公之霸遏八流以自廣此皆鄭注之所本也然緯書誕妄不經不可為訓而鄭氏信之輒據以為注此則通人之一蔽也觀其所蔽而又足以知其謹愨緯書猶篤信之不敢疑也況敢以己意輕改古經之字者乎必不然矣夫鄭氏論贊羣書其大功尤在三禮然如周禮稍人注引詩維禹陟之信南山作甸之均人注引詩營營原隰信南山作咻咻儀禮鄉飲酒禮燕禮注皆言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其義未聞而毛詩序皆有其義箋曰其義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禮記坊記引詩曰履無咎言注曰履禮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三



也氓篇作體無咎言箋從毛傳爲兆卦之體坊記引詩曰度是鎬京注曰度謀也文王有聲篇作宅是鎬京箋曰宅居也坊記引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注曰畜孝也此夫人定姜之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燕燕篇作以勗寡人箋從毛義爲莊姜之詩曰戴嬀思先君莊公勸勉寡人以禮義禮器引詩曰匪草其猶注曰猶道也文王有聲篇作匪棘其欲箋曰非以急成從已之欲郊特牲注引詩曰爲下國嘏郵長發篇作爲下國綴旒孔子閒居引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四

不遲聖敬日齊注曰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齊莊也是鄭注讀詩上爲湯躋下爲日齋也長發篇乃上爲湯齊下爲日躋孔子閒居引崧高詩曰生甫及申注以甫爲仲山甫詩箋則曰甫甫侯也此類甚多皆注禮與箋詩異者其故何哉禮注所稱魯齊韓三家詩也箋所據者毛詩也毛詩與魯齊韓詩不可強同固宜兩存其說不以抵牾爲病故鄭志荅吳模言爲記注時依循舊本就盧君耳後得毛公傳而爲詩注故與記不同記注已行不復改之以是觀之則可見鄭注諸書雖互有異同

要皆傳授有自博存師說而不敢專輒慎之至也他如檀弓注引易白馬翰如曰翰白色馬也而易賁卦注曰翰猶幹也是又禮注與易注不同者蓋亦猶之與詩箋不同而已也然就禮注一篇之中亦有自爲違異者樂記曰禮也者報也注曰禮有往來樂記又曰禮有報注曰報讀曰褒褒猶進也則是與往來之義異矣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磬卽鐘磬竽瑟以和之之磬而注曰磬當爲磬字之誤也若依注讀爲石聲磬卽下文君子聽磬聲文無所承若亦讀爲聽磬聲則磬非樂器之名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五

與上下文所謂聽鐘聲聽琴瑟之聲聽竽笙簫管之聲皆不一律此尤異解之未安者也然祭義注亦曰報皆當爲褒左傳室如縣罄服虔本作縣磬然則報褒磬磬古書固多有通借鄭氏但爲未審文義而實熟於古字古音聊作此讀亦所謂容有誤證而決無臆說者乎夫苟無臆說以欺後學則使人有所按據以考定其是非雖有誤解可得而更正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鄭注春秋左氏傳久逸不傳而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注曰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



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公即位為公即位鄭氏左傳雖逸而獨於禮注中尚存春秋古字然則鄭氏五經之學何嘗不同條而共貫乎而說文所稱春秋左氏皆古文者倘亦即鄭氏所見公即位為公即位者乎真足令人想望而不置也

莊子齊物論聖人之所圖也按圖當作圖讀為鄙一切經音義引詔定古文官書曰圖圖二形同蓋古字或借圖為圖而圖鄙同音又相假借此所以混也說文曰圖圖也集韻圖鄙同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六

道德經前識猶言前志也識志古字通志記也記載先王之禮謂之前識老子為周柱下史職司前志而非其道之所貴故論之韓非解老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黑牛也而白在其角視之果黑牛而布裹其角嘗試釋詹何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布裹角也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故曰愚之首也此以前識為前知非矣解老喻老多淺妄不能明道德之意特取其所見本最古也

大戴禮會子十篇是大賢真傳論語之亞而為小戴所不取大學非會子之書獨嘗引會子之一言耳中庸雖託名子思亦似非真而並為後世所貴以配論語孟子讀書人不能別真贗久矣

曾子立事篇曰是故為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按立當作齊據劉向別錄言所校中戰國策書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知當時寫書多俗體如此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七

論語馬融注曰切切惛惛相切責之貌甚誤也祭義漆漆者容也自反也鄭注曰漆漆讀如論語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修整也據此知論語古義切切是修整之貌曾子立事篇云兄弟悻悻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以此証之益信鄭義之精馬注之謬也說文曰惛強也據此知惛惛是強勉相競之意惛古音若賽今俗語人相競勉曰惛是也朋友數斯疏矣安有以相切責為常者哉

書堯典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禮樂志師古注曰釐讀曰禧文帝紀師古注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釋詁曰



禮告也說文曰禮禮告也庭按釐五帝紀作飭上經允釐五帝紀作信飭皆用真孔古文讀釐爲禮訓爲告勅之勅此二句乃史述堯事言堯告勅虞氏下嫁二女於媯水之汭使爲婦於虞氏之家也不曰於舜而曰於虞者告飭舜家也則是告於瞽叟矣堯旣告之則知舜之必告之矣孟子曰舜不告而娶告則不得娶帝之妻舜而不告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此蓋周末書說已不知釐降之義故生不告之說而從爲之辭然而堯舜大聖婚姻大禮乃以不告爲訓豈若以必告爲法哉真孔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八

古文深明經義足以補孟子之所不及關繫甚鉅可寶貴也

論語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當讀唯何甚人絕句何甚人者今俗語甚麼人也莊子天下篇曰沐甚雨櫛甚風言沐甚乎曰雨可沐也櫛甚乎曰風可櫛也二甚字亦作甚麼解唯何甚人者言不論甚麼人也與其進不與其退二句尙就互鄉童子說至與其潔不保其往二句便是推開說不專指互鄉童子矣

論語舍曰欲之孟子舍皆取諸宮中而用之舍並訓爲甚麼齊魯人土語也今尙有是言音賒古之遺也

荀子富國篇葷菜百蔬以澤量澤當作畢音若鐸家語畢如也注曰畢高貌余按畢卽今堆塼之塼古字假借作澤

酒誥馬融注引或曰成王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今以詩書考之或說良然荀子堯問篇以周公自稱成王叔父亦其証也劉向不知生號成王之義故說苑改爲今王之叔父而楊注荀子反以成王爲後人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九

所加非也商書大傳韓詩外傳亦皆作成王

韓非五蠹篇曰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按鄉人似是妻子之稱也南史張彪傳呼妻曰鄉里沈約詩亦曰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疑自秦時質言稱妻曰鄉人六朝人沿其遺語也行謂所言無不行

房謂列子榮汝之糧張湛注曰榮乘也蘇秦傳羸膝履躄羸與榮聲近義通蓋言乘行膝而踏草屨也今京師人語謂乘曰羸矣余按房說失之荀子議兵羸三日之糧注羸負擔也莊子肱僂羸糧而趨之釋文羸裹也方言



攬僣也然則羸滕謂緘滕而負之也列子榮亦攬之假音訓棄非也

樂毅報燕惠王書曰以身得察於燕按察讀為際謂交際也察際古字通用中庸言其上下察也察乎天地皆以察為際

史記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國策作觸龍下無言字是誤以龍言二字合為一字也當據史記正之又按荀子議兵篇注引國策作觸龍是唐時本尚不作龍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汜得金壺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十

勿乘駑蹇按反者覆也覆取其下片也曲禮毋反魚肉意亦如此鄭注云為已歷口人所穢則是以反為還也而下文毋嘍炙注又云為其貪食甚也嘍謂一舉盡嚼特牲少牢嘍之加於俎加於俎則反也毋反則必嘍也二注相悖似鄭之誤當據晏子春秋義正之

據魯仲連傳連責辛垣衍後即邯鄲之圍解據趙世家邯鄲圍解後七年廉頗殺栗腹又一年廉頗圍燕而連遺燕將書正當栗腹兵敗之後燕國被圍之時則是連責辛垣平後八年又作遺燕將書也燕將之下聊城當在

此前三二年則在邯鄲圍解後五六年也燕將姓名不傳下聊城事亦無考獨傳仲連此書耳國策以此事與田單殺騎劫混為一時之事大誤史記亦云田單攻之皆失考也此事在田單殺騎劫後二十八年

大戴衛將軍孟子篇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忘古妄字家語作故動則不妄可証也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忘皆當讀為妄

墨子貴義篇曰曰待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荀子富國篇曰畝數益據二子書益蓋量名也可証論語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十一 與之粟九百亦是以益為數也

管子有權修篇即輕重九府篇也劉向言九府篇民間無有然據後文無權修解而有輕重七篇以發明經言篇意經言又無輕重篇故知太史公所讀輕重九府即權修也今當據史記改題

淮南高注曰漢讀燕人強春言救之救今按強春當是強舌之誤文選注引高誘曰漢湊漏之流也漢昌即切老子為天下式式當讀曰應古音同假借字見賓筵鄭箋今俗字作反言非好也莊子天下篇引老聃曰知其雄



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式獨遺此句不引蓋不知式字假借而讀爲法式之式疑其句意不類故也

易林旅之賁怕婦之詞也陰是陽公可對公爲雌嫗妙語絕倒

又豐之艮曰鷄鳴同興思配無家執佩持鳧無所致之此用女曰鷄鳴之詩日子興視夜曰雜佩以報之曰弋鳧與雁易林全用詩詞而云思配無家知古三家詩說此爲悼亡之詩明矣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主

漢百官公卿表師古注曰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四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按所稱漢制皆本劉昭續百官志爲說惟比六百石志作五十斛李賢光武紀注引志作五十五斛而此作六十斛不同宣紀如淳注

曰律百石奉月六石以是率之則千石者月六十石二千石者月百二十石惟二千石則有中與比之不同千石以下皆無也比之云者皆初置之官比視古官以定其秩祿正與齊同非異等也劉昭自爲臆說以言後漢之制師古據之而言前漢又漏八百石而不言今更之曰漢制秩百石奉月六石二百石月十二石三百石月十八石四百石月二十四石六百石月三十六石八百石月四十八石千石月六十石二千石月一百二十石中二千石月一百八十石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史記謂叔孫通大抵皆襲秦故而賈彥周禮疏謂通取法於周不知何據也通之書世不傳而陳書沈文阿云叔孫定禮奠贄不珪致享無帛王公同贊鴻臚奏賀孔穎達禮記疏亦曰高祖皇太子納妃通制禮謂天子無親迎皆不知其何自得見通之書也漢蕭何九章後世無聞今考其時所有罪名則棄市一宮二斬右止三斬左止四剕五繫六城且春七鬼薪白粲八隸臣妾九司寇十笞十一又有髡耐完等名但不知九章何以分屬耳



毛詩序以施丘爲黎人責衛伯新臺爲宣公納伋妻皆衛  
宏附會之妄說非古義矣列女傳黎女爲衛莊公夫人  
甚不得意傅母憐之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乃  
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此劉向用魯韓詩舊說  
而言之少誤古無二人共作一詩如後世詩人聯句者  
也據詩義乃傅母作式微黎莊夫人作施丘此卽二人  
共作詩也易林以施丘爲既嫁不答之詩必用魯韓舊  
說也真古義也據新臺詩義皆言娶得醜婦而見棄置  
也燕婉之求謂欲求婦也籩條戚施謂婦醜也易林亦  
可樂也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古

漢刑法志曰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  
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按此  
志每論五刑皆不及宮若不知漢朝有宮刑何也景帝  
詔曰去內刑賞賜長老又曰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  
世也鼂錯對策曰肉刑不用而又曰除去陰刑是漢法  
本有宮刑文帝欲爲德厚與肉刑三各異時除之其事

甚明矣至景帝中四年死罪欲腐者許之自是宮刑復  
用而志皆不言何也

易林艮之師曰秋梁雌雉所至利喜按論語鄭注曰孔子  
山行見雉食梁粟鄭意以梁粟秋熟而雌雉食之爲得  
其時必用先漢古義也故易林亦用秋梁雌雉爲趨時  
得利之喻可與鄭注相証

史記孝景本紀後二年正月省列侯遺之國十月大旱而  
漢書云冬十月省徹侯之國秋大旱蓋漢初以今十月  
爲歲首卽謂之春正月以今九月謂之冬十二月至太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古

初改行夏時之後史家乃追改國初四時月數以昭畫  
一謂春正月爲冬十月故冬在春前非漢初本法然也  
是年偶未及改仍用舊史之文故十月在正月後此秦  
時及漢初眞月數也當記之

十二諸侯年表所列周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吳  
凡十四國而題曰十二諸侯者此以表見春秋爲王自  
當以周魯爲綱不在諸侯之數除周魯爲十二諸侯也  
六國年表以周秦爲綱亦與此同例索隱說非是

宋陳彭年等重修玉篇非唯廣益字數而已其於顧野王



孫強之舊章蕩然無復有所存者獨仍其書名耳唐以前字林之行盛於說文此書多引說文不一引字林非唐人著述明矣又即以唐人音切爲說文音切唐時說文之學皆不其然又曰鑑古劉字此用徐楚金說耳其書顯然出二徐之後安得復上元哉

顏李之學不學文此顏李之一病也蓋不學文則無以擺脫其時文酸俗之氣而其發之於言也欲達意而不能達意欲記實而不能記實欲動人而不能動人時文酸俗之氣害之也是以昌黎以學文爲知道非虛語也孔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其

門四教文爲之首若之何不學文哉

黨同伐異學者惡習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者擊也異端者別一端也執此端以攻擊彼端者學者之害而聖人之所畏惡也自此節書失其解而學者皆以異端二字爲詈人之稱可笑也

顏習齋先生年譜言二十七歲時與人騎行馬逸其一墜衆因共言明朝生員騎馬必一二人控轡近失其規先生秘嘆不悔不慣乘而悔不多控僕士習爲何如哉聞之黃縣范先生云觀此嘆知先生必慣乘矣然前二十

歲時馱棉至五夫市騎至朱祖墓下恐不能上則是先生亦不慣乘矣余謂先生雖不慣乘而不悔不多控僕何妨嘆別人乎

顏習齋謂文墨之禍中於心則害心中於身則害身中於家國則害家國陳文達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當日讀之亦不覺其詞之慘而意之悲也按此論後世文士之文誠爲切中其弊惜不見三代而上真文章也孔門以文爲四教之首而先生不重使其得用必有實效亦必有野哉之譏先生無周公之風矣自惜生晚不得與先生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生一論此也

顏習齋辨王荆公韓侂胄之冤識廣俱絕論古如此使人飛動矣然二人所以蒙冤者不可不察也聖人之任天下事也不敢與人爲敵而能使人爲之用化之使爲我用則小人亦可以有功而激之使爲我敵則君子皆可以爲患王韓二公自信其才志之可以有爲而不知與人爲敵之可畏此所以事不成而身名俱敗也有志斯世者當知其冤尤當知其致此冤者之有由也

酉陽雜俎有肉攫部肉攫最我所惡也子美咏鷹我尙不



欲讀宣和畫鷹我尚不欲觀今為段君牽率看此卷書如對惡客也

一物不知儒者之恥非養鷹之謂也荀子有言曰不知無損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其殆養鷹之謂也段君博學而喜志怪廣動植徵內典多不急之言又作肉擾部不賢於博奕矣惜哉

支諾臯記元和初李和子遇鬼事云貨衣具鑿楮鑿楮卽今之紙錢也據此則唐時已有之或謂起於五代時非也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六

貶誤云今人云借書還書等為二癡引古諺云有書借人為噉借人書送還為噉也按癡噉聲同人所嗤笑卽是愚癡其意亦同非有誤也古人以有書不應借人而借書不應送還薄俗之語也或作借書一瓶送書一瓶瓶酒瓶也字雖變而意則厚矣

僖十年公羊傳曰踊為文公諱也何休注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余按正文與注皆通字形訛為踊晏字春秋路寢之臺成而不通焉今本亦訛為而不踊焉而說苑作通可証二字相混也漢書夏侯勝傳曰齊人通

正言田延年傳曰通往就獄皆古齊人語耳

支諾臯記秦漢前吳洞女葉限事云洞人貨其履於陀汗國主命左右履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人履之無一稱者其輕如毛履石無聲云云此可為古有裹足之証矣唐人作書述秦漢前事而有斯証揚升菴不能引據乃偽作秘辛亦淺陋之甚矣

讀江都汪容甫述學內外篇其一冊謂連山卽烈山氏中旗卽鍾子期真讀書人語也分別觀之益我良多如是讀書人天下復有幾人乎容甫名中乾隆丁酉拔貢生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六

也嗚呼文章惜命何以勸能

禮坊記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鄭云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無故殺之按士有故得殺犬大夫有故得殺羊若有故殺之因而坐之不可云不坐犬羊也坊記之意正以士大夫得殺犬羊故不坐犬羊以為自我殺之而食其肉又坐其皮仁人不忍為也雖非所殺猶疑似於所殺故不坐也若依鄭意請問有故殺之坐乎不坐乎

說苑辨物篇載子產聘晉論黃熊事云鄭簡公使公孫成



子聘於晉是子產謚成子也可補左氏傳之所未備  
又政理篇云妝門之漁字書無妝字據新序雜事一雜事  
三皆曰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然則妝門疑  
當為闕門之訛闕字脫去上門則欸妝形似也荀子儒  
效篇作闕黨向之所本也

易林旅之豐曰東帛芟芟賻我空孟徵召送君變號易字  
按芟芟者裂帛也空孟言無飯也徵士之禮薄矣然徵  
召而送之君所則變更舊號改易屋孟貴富之日至矣  
以此知仕路况味自古皆然也

雪泥書屋雜誌

卷之四

十

新序雜事四云温人聞之亦請降故曰伐原而温降按陽  
樊温原皆南陽之田襄王所以賜晉文也始皆不服而  
終歸之事亦相類故左傳曰遷原伯貫於冀趙衰為原  
大夫狐溱為温大夫是温原同時降晉之驗也呂氏春  
秋為欲篇韓非外儲說皆誤以温為衛而云攻原得衛  
甚失其實當以此書正之

又節士篇載紂囚拘關龍逢事云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  
夫按檀弓鄭注曰末之猶微哉此言命之理微而難知  
關龍逢正言觸死是蓋有命也論語作亡之漢書引作

茂之皆聲轉意同

又善謀下篇云武王入股表商容之閭執箕子之門按史  
記今本作釋箕子之拘徐廣所見一本作式箕子之囚  
據下文賦智者之門知囚乃門之形譌而陋者又改為  
釋拘也當以此書正之

挨星訣引青囊奧語四十八字而有十字錯者使後之學  
者如何能知其說也楊公以後無一人知其說者今幸  
而得之當與誰說之吾方自思之錄之於左

青囊奧語曰坤壬乙巨門後頭出坤壬乙山起祿存而巨門在其後頭也後

雪泥書屋雜誌

卷之四

五

舊本作從字形艮丙辛上位是破軍艮丙辛山起輔星則破軍是其上位  
之誤今改正也上舊本誤巽庚癸巽庚癸山起武曲也  
作位今改正乾甲丁貪狼一路行乾甲丁山起貪狼也本或作巽辰亥者非  
舉十二山而二十四山可知舉四星而左為陽子癸至  
九星可知矣其換輪之法每隔四位左為陽子癸至  
亥壬左順輪也陽局順輪乾亥壬艮寅甲巳丙坤申  
庚此十二山皆陽局右逆輪也陰局逆輪子癸丑卯  
順右為陰午丙至未丁乙辰午丁未酉辛戌此十二山  
皆陰局自午而丙以終於未丁是為逆輪也舊本誤  
作午丁至巳丙是仍在行非右行也今據理改正  
李卓吾評東坡與李方叔書云此等人如何與說此言卓  
吾性情薄惡看東坡卻是如此此真佛地位人也卓禿



杜做和尚耳獨怪其嗜讀東坡文乃不能變化氣質何哉

東坡仁宗飛白御書記本是才智不足卻說不同本是功業有限卻說難明解此者可與於立言之法所謂不黏不滯

東坡詩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一言善謔遂為千古戲劇文人之筆可畏如此

歲丙辰館於津門得陽宅秘書一冊於沈子璞函璞函名文璨行二諸侯老賓客也於書無所不窺為人真樸有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圭

意氣善馬世從之談輒忘倦焉其家在蘇州閶門內金獅子橋史家巷晚香堂

班孟堅東都賦曰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温故知新已熟而知德者鮮矣熟古字然也温故知新已句絕言其識舊典也然而知德者鮮矣言其徒馳騁乎末流也東京賦曰如之何其以温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二賦用論語意同耳今本熟誤作難因讀温故知新已難為一句謬甚

張平子西京賦曰要紹修態麗服鸞菁薛注曰要紹謂娟

嬋作姿容也余按要紹即陳風天紹也靈光殿賦曰曲榭要紹而環句李注曰要紹曲貌

又東京賦曰罔然若醒朝罷夕奪氣褫魄之為者忘其所以為談失其所以為夸此言客聞言罔然若病酒於朝罷勞於夕奪其氣而褫其魄之為者矣李注本罷下誤多倦字因讀罔然若醒句絕朝罷夕倦句絕殊不成文左太冲魏都賦曰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原注曰王褒甘泉賦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懼而自眩若播岸而臨坑登木末以窺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圭

泉楊雄甘泉賦鬼魅不能自逮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張衡西都賦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悚矜非都廬之輕躡孰能超而究升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峴悚懼雖輕捷與鬼神猶莫得而自逮非夫王公大人聊以雍容升高彌望得意之謂也異乎老子云若升春臺之為樂焉故引習步頓以實下稱八方之究遠適可以圍於徑寸之眸子言其理曠而當情也庭按四賢作賦皆含規諷是以說其悚懼此賦純是頌美



故說其雍容得意然頌美者意淺而規諷者味長安得以此自謂突過前人乎此太沖不識前賢作意耳

班叔皮北征賦乘陵岡以登降息旬邠之邑鄉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注引漢書右扶風枸縣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治邑也應劭曰左傳曰畢原豐邠文之昭也臣瓚曰按汲郡古文晉武公滅邠以賜大夫原點是為邠叔又云文公滅邠然則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右扶風界也今河東有邠城即古邠國也庭按瓚意以叔皮誤用邠邠事也惜不能詳考致誤之由終畱一疑案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五

耳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曰隱陰夏以中處亂寥竊以崢嶸庭按上文云歷夫泰階以造其堂下文云遂排金扉而北入此段在其中間為階堂之上金扉之外大夏多陰向南而不見日光故曰陰夏也李注曰陰夏向北之殿也非矣

張平子歸田賦曰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庭按蘭亭序天朗氣清即出平子此賦而昭明以為似秋不錄何為乃錄此賦獨不似秋耶絲竹管絃亦出漢書張禹傳皆

非右軍自造也

傅武仲舞賦曰明詩表指噴息揚聲庭按將舞之頃先自明其所舞之詩表述大指也蓋出進而歌已歌而躡節已躡節而明詩已明詩而後舞此其序也古舞不可復見於今而余得於此賦中觀之致足樂也

馬季長長笛賦李善注曰周禮笙師掌教吹笛庭按周禮作遂杜子春讀為笛而馬融賦言笛生乎大漢則融意不讀遂為笛與杜子春說全異也今注馬賦而引笙師吹笛此無能發明作意而徒以惑亂其間作注如此為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五

甚駭矣

是以間介無蹊人迹罕到庭按間介無蹊出孟子山徑之蹊間介然觀趙注似亦以介然屬上句讀也間介是雙聲字謂微小之甚僅僅有之曰間介然今齊俗尚有此語也李注以間介為隔絕之義非也

故聆曲引者觀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以知禮制之不可踰越焉聽遺弄者遙思於古昔虞志於怛惕以知長戚之不能閒居焉李善注曰遺弄蓋小曲也說文曰遺倅字如此庭按江淹擬頽特進詩步櫺遺瓊弁注引說文



曰遣雜字如此據兩引不同而倅雜字形相似此由說文寫本荒忽不同故李善兩引之而昭十一年左傳杜注曰遣副倅也是晉時說文本已有作遣倅者故杜預據之為解也左傳釋文曰說文遣從廿今說文竹部無遣字而廿部遣字注內亦無遣倅遣雜之文此必唐人寫說文者為倅雜二形錯訛難明並刊落之矣今以左傳求之若遣是副倅之義其文當云僖子使為遺氏之遣是使泉邱之女為遺氏副倅也而今乃云僖子使助遺氏之遣則當為遣雜之義以遺氏有支應雜事而使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五

泉邱女助之也又以馬融賦求之聆曲引者謂吹笛合歌曲也聽遣弄者謂單吹笛也上文亦曰少息暫息雜弄間奏雜弄即遣弄矣是馬融以遣為雜也稽康琴賦亦曰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奇弄亦遣弄也皆遣雜之義也誠深思此賦及左傳文而遣字古義斷可識矣當於說文遣字注內補一句曰遣雜字如此其副倅之訓不足復存也

說文若擇菜也據知若之本訓為擇故詩大田曰曾孫是若言曾孫擇取好苗以為公田也烝民曰天子是若言

天子簡擇仲山甫使賦明命也閔宮曰魯侯是若言蠻夷皆率從應諾惟魯侯所擇而使也書堯典曰帝曰咨疇若是登庸谷疇偽孔本作疇咨按下經疇若子工疇疇下若上橫多咨字文理似為不協五帝紀作堯曰誰可順此事此用真孔古文訓疇為誰訓若時為順此事中間無咨字故知偽孔本傳馬談言咨詢廷臣誰為我例耳當咨在疇上宜據以乙正之擇是登庸之人也晉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言欲使人視二公子擇可立者立之也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七

曹子建洛神賦曰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李注曰洛靈即神而言若者夫神萬靈之總稱言若所以類彼非謂此為非神也庭按前文云觀一麗人又云嗟佳人之信脩蓋視之則人也而飛行飄忽則若神也於文意無妨注何必曲說凌波微步言涉瀉瀨而來也羅襪生塵言已登此岸履地上也遙望凌波若危若往接持羅襪若安若還轉眄流精與余目成也光潤玉顏對面觀也含辭未吐欲言不言也氣若幽蘭呼吸密親也華容婀娜有容儀也令我忘餐慰渴饑也此一段正賦



交接蘊藉無痕千秋妙筆追蹤風雅矣然向來解讀多  
誤良由前文踐椒塗之郁烈至翳脩袖以延佇此十六  
句本當在步踟躕於山隅句下忽然縱體句上而誤在  
若將飛而未翔句下體迅飛鳧句上其文不次序故其  
意難明也似作者不欲人深知其妙故自倒亂其文欲  
掩後人之目也

稱正平鸚鵡賦曰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  
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斯當爲期字形誤也今按鸚鵡  
呼鳴多作期期之聲所謂每言稱期者也言其心期在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未

西都也西都者西域一都會也李善注云斯此也此長  
安也就誤字爲注甚失賦意又曰西都長安也鸚鵡言  
長安樂自古有之未詳所見此亦謬言耳鸚鵡不生長  
長安何當言長安樂耶且稱衡時漢不都長安賦亦何  
取言長安樂耶桓譚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  
而笑此亦非鸚鵡之言也

劉孝標辨命論曰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唇乘間  
電發沸唇言沸騰唇驚也說文曰唇驚也側鄰切李善  
注本唇誤爲唇齒之唇又引王元長勸給虜書啟曰息

沸唇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爲沸唇也此注甚陋  
且不識唇字讀之爲唇大可笑王元長啟亦本是沸唇  
字也

方言曰斟協汁也燕朝鮮洌水之間曰斟自關而東曰協  
關西曰汁協疑當作協說文協訓爲摺似古讀協亦音  
摺斟協汁三字皆一聲之轉也淮南地形訓高注曰耽  
讀衣褶之褶或作攝此可証斟協聲義之通也今俗語  
謂如此曰摺卽方言協字之音俗通作者字俗亦謂者  
曰斟又曰汁皆方言之遺語郭注此條闕而未詳故令

雪泥書屋雜志

卷之四

未

後儒鮮聞此義詩氓篇無與士耽言女不可與士如此  
常棣篇和樂且湛賓筵篇子孫其湛皆以如此謂之湛  
卽方言所謂湛也史記陳涉世家曰涉之爲王沈沈者  
沈沈亦當讀爲斟斟言涉之爲王乃有如此如此者應  
劭讀沈長含切劉伯莊讀爲談談皆失其語意由不解  
方言故也

詩采芑方叔者平王所寵用誤國之庸臣也先是諸侯伐  
獫狁方叔嘗視師焉亦猶吉甫之爲元戎也雖不如吉  
甫文武而諸侯力戰有功遂令方叔得蒙其勲伐後然



自許為威名折衝之臣平王不知其不能而復使親率六軍南伐蠻荆竟不能成陳而潰敗以歸此詩人所為痛疾而作刺也夫東遷之初豐鎬之故地未失中國之憂獨在西北而合天下之兵力以拒之內有南仲吉甫屢奏大功外則諸侯用命數年之間稍更完聚砥礪淵

兵可以大創戎人使之少休而平往來兩都不失舊物依然盛天子也不幸誤用方叔耀武蠻荆乃覆師辱國中外震恐楚遂猖獗自立為武王盡滅漢陽諸姬而直逼周洛於是中國之憂轉在南方勢不復能支梧西北

雪泥書屋雜誌 卷之四

三

遂舉豐鎬而棄之文武成康之業墮矣齊楚秦晉之勢成矣東周不復振皆方叔之罪也二千年來儒者治經不明誤以平王敗軍之罪人而名為宣王中興之賢將乃以方叔與召虎同稱謬已甚矣今其詩具在尚論古人者當細讀之

皇父自宣王之末以太師與南仲同為卿士至於東遷之後則先朝之老臣也庭闈之芸臺先生曰皇父賢臣也六章言皇父孔聖是當時衆論以皇父為聖人也此詩大意先極責平王不用皇父之失又深諒皇父退居之

出於不得已然後以已之不敢求去微觀皇父之自逸此為責備聖賢之言亦見皇父之去留繫天下之盛衰如此之重也前儒治經不明妄說皇父擅恣七子皆妻黨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此說反亂經義誣蟻忠良傳箋大謬不可不亟正之也

雪泥書屋雜誌 卷之四

三

雪泥書屋雜誌卷之四終

浙湖程邑學前街劉文光齋錄



先君子生無他嗜寢食於經史者逾六十年所著成書咸有專本至於燕居之際時而開卷泛覽時而對客細論偶有心得往往筆於片楮以備遺忘或粘之壁間或藏之篋內未暇收拾者在在皆是也房幼學之年卽知寶貴每於趨過之餘時有竊錄久而積爲卷帙哀然成書不分部位不按歲時有輒錄之期無漏畧而已痛自太歲在辰

先君見背敬修行狀以乞銘誄而生平著作之多限於篇幅未能備載爰有遺書目錄之纂久已刊呈海內

雪泥書屋雜志 書後

名流以此編爲房所私輯未有題名謹仿小同鄭志之意且以其中體例不一題之曰雪泥書屋雜志附於卷末近年以來亦頗有所增益而淹滯仕途家食日少搜羅苦於未盡茲揀行篋以四卷付之梓人容俟歸田之日敬發

先藏並訪諸親故續有編纂以藏此事是所願也

時

咸豐乙卯正月下浣日男房沐手敬書於安吉縣署之玉遮山館



5  
2  
1



# 葭屋考 古錄

葭屋考古錄序

鍾君葭屋甘泉人諱襄長余三歲余年十七時與君同受經于李晴山先生之門君居二郎廟蔬田之西左倚碧城右依綠圃花晨月夕每相過論文史嘗雪後泛舟衝寒葭冰至小香雪後山又嘗翦燭作詩于海棠花下齋遊固如昨也予入京師後葭以讀書自娛耿介而謹厚以敦行自勉殊不汲汲于科名歲甲子年四十四始受知于諸城劉學使舉優行生員明年秋余以丁憂回揚州君適病病遽卒余在苦次未得見君傷哉又明年余向君子蔡嘉索君遺書令其就正于執友焦君里堂焦君爲寫錄之成四卷更爲墓誌銘余遂采之于板以付蔡嘉少暇當再錄其詩續入英靈集也阮元序

葭屋考古錄序



序

鍾君猷厓少與吾兄雲臺友善既長又與予訂交江寧為秦淮文酒之會甲子猷厓始受知於劉信芳侍郎舉優行生員非其志也乙丑夏予歸自杭州私幸可與猷厓蒞詩圃酒剪燭論文徜徉楊子橋邊竹西亭畔以快生平而孰知猷厓已病不起者旬日矣予亟往詢焉并索其所著考古錄與詩文集閱明年哲嗣鈔錄成稿次第相寄吾兄先刊其考古錄予因為之校讎其中若毛鄭昏月辨證春秋衛輒據國罪案諸說皆所謂闕前賢之與論啟後學之直修者也予因刊其遺詩入淮海英靈續集書既成略誌數言於簡末

嘉慶十三年重陽日儀徵阮亨梅未誤於珠湖草堂

猷厓著古錄

序

皇清優貢生鍾君墓誌銘

江都焦循撰

君卒之明年夏四月君之子負二囊來皆君著述艸稿乞循為理之明日啟囊得十三種曰春秋考異論三傳也曰說書解尚書也曰區別錄考訂毛詩之草木蟲魚也曰論語考古發魯論之疑滯也曰祭法解核古祀典也曰周官職小經緯諸職而類釋之也曰讀選雜述補文選注之不及也曰興藝塾問答與子弟門人輩講說之所錄也曰漢儒考表兩漢經師也曰考古錄曰興藝塾筆記雜論經籍之所叢也曰覺庵雜記甲寅乙卯間記日所行之事也曰筠心館集詩古文詞也雜記首尾完善錄雖瑣細間及哀傷而夷曠之風露于楮表調而味之可以消市心焉文止數篇詩則備矣其餘零星斷爛卷帙未完窮三日力刺其精華為君寫之統得四卷名之曰猷厓考古錄猷厓者君別號也君諱寰字保岐鍾氏世為揚州甘泉縣人先世業賈至君而貧君樂道知命不以貧賤自損其性情雖饑不繼不廢嘯歌好著書而不與世爭名故世罕知者以為列身橫舍則科舉之文分所宜習于是有八函時文之選然未嘗汲汲于科名也未弱冠補甘泉縣學生應省試十三次屢經困躓君惟自訟不知怨尤嘉慶甲子諸城侍郎劉君督學江蘇重君之為人嘆君之學舉君為優貢生君慨然有知己之感然自謂愆咎殊多不稱此目家庭敘說恆言及之居恆禮法自守訂祀先之儀率其子弟必敬必誠與朋友交必以信謀事必忠往來酬接之度不顯不慢生平忿怒之節其數可計而人亦莫能狎也春秋四



十有五卒于舉優貢生之明年七月十七日娶同邑李氏泉一  
子葵嘉葵嘉葬君有日矣循與君交善因爲君銘  
銘曰柳青青兮識君之門春融融兮想君之魂立言不朽兮即  
身之存魂無不之兮藏身於西山之原

墓誌銘

敬匡考古錄卷一

甘泉鍾衷

校正字畫

校正字畫自以說文爲主而參之以釋文從古而不必泥博考  
以折其衷其必遵說文者如紫字从示不从木饒字从委不从  
妥而易之網緼不必改爲壹壹書之斷斷不必改爲節節也論  
語之荷蓀荷蕢不必改爲荷荷莖也其必依釋文者如爾雅  
釋詁訊告也當作許廢止也當作辰而詩之綠竹不必改爲菴  
與海周禮之壺涿不必改爲獨與濁禮記之三老五更不必改  
爲三老五更也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中說文隸省並列有不甚  
異者告告二字是也有迥不同者本本二字是也當取其是而  
去其非唐石經繆戾甚多易如夏誤衰舊誤舊書如乃父誤先  
父若葉弗瞑眩之藥誤樂詩如脩誤修界誤介禡誤稱周禮如  
豕育視而交睫豕誤施共其犒牛犒誤犒儀禮如士冠禮捷柶  
與捷誤建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袒誤袒禮記如月令人  
乃遷徙徒誤徒其器宏以奄奄作掩春秋左傳如隱元年且告  
之悔且誤具五年僖伯稱疾不從疾誤侯公羊傳如隱元年婦  
人謂嫁曰歸嫁誤稼六年吾與鄭人未有成也未誤未穀梁傳  
如宣八年以譏乎宣也譏誤饑襄元年晉侯使荀盈來聘盈誤  
嬰爾雅如赫兮咺兮咺作烜何鼓謂之牽牛誤作河不可枚舉  
當一一更張之如此則有古人之得無古人之失矣然有足證  
俗本之誤者易明辨哲也之哲从哲从日書曰哲時煥若哲不



从口無偏無跛之跛同於呂覽詩何彼穠矣之穠本說文不能辰夜之辰符毛傳亦可節取也

論語注有得失

讀書固資實證亦貴虛會要衷之于理而已如論語至於犬馬皆能有養集注意以犬馬例父母殊非經義余竊謂孔子之言斷不出此及觀集解本則後一說乃考亭所本而前一說之包注則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邢昺引而申之曰犬馬雖能養人但獸畜無知不能生敬於人若人能供養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于犬馬乎因不禁撫掌曰是先得我心者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包注迂猶遠也言孔子之遠于世情竟似俗說爾不知人事者子路縱剛猛不致率爾若此及見釋文鄭本迂作于往也方悟子之斥為野者為奚其正一言故下文接云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謂其不知正名之為急務而漫以奚其正阻之也孔注謂野猶不達得之豈必因子路之目為迂而後以野會之哉他日作論語疏必為定正其說亦一維持世道之大端也觀于此者孝弟之子可以油然而生矣

省字當讀生上聲

偶詠少陵詠懷古蹟詩畫圖省識春風面省字讀作生上聲同人議之余謂唐韻省字二讀所景切在三十八榷息并切在四十靜訓詁雖別而聲韻略近二讀無不可通且杜詩以空歸對省識揆之雙聲疊韻之例省字讀作所景切較為諧適此虛會之詞也旋檢說文省部省視也所景切古文从少从四作省字

體小異而音則專讀為生上聲又證以前漢昭帝紀帝姊長公主共養省中師古注省察也言八此中者當察視不可安也可知省察之省古正讀如臺省之省即周易之省方論語之三省無不當讀為生上聲者蓋顯有確據矣至字體省變為省參用古篆則始于漢華嶽碑而古意盡失又何以別于日右加少之眇乎

嫡孫承重

異讀嫡孫承重為鄭重之重而趙君意如以檀弓重主道也證之謂當作平聲細檢禮記鄭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無及而復埋之乃復作主是重即世俗所謂當齋牌者當齋之名雖不經而其為始死之主非既虞之主則古今一也與承重之義蒙無干涉蓄疑久之偶閱萬充宗學禮質疑有論嫡孫承重一條謂子無論家寡為父後者止嫡長一人是謂適子父老則傳重父沒為喪主適子死則父報之故喪服父為長子斬傳曰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注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為宗廟主也此重之義也適子死則適孫為後喪服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注云適子在則皆為庶孫必適子死乃立適孫適孫為祖後也為祖後則凡適子之事皆適孫承之故祖父卒服斬與子為父同此承重之義也論列最為明晰儀禮注非不寓目乃習而不察即淺近之事猶遲之久而後明治經者顧若是乎書此以誌吾過

古詩用律句



余贈何文伯詩結句云目前豈乏禮賢人侯生不聘羞信陵繁  
維朝夕定可賦且來酌酒共寒燈許子楚生謂末句不當用律  
句共字當易平聲字非也古詩格調有自然之音節筆機所到  
與之渾合自是佳篇非必定欲某字當平某字當仄而後謂之  
古詩也唐人律體肇端于徐庾小詩而蕭選中如曹子建之驚  
風飄白日朱華冒綠池明月照高樓顏延年之涼風起坐隅陰  
谷叟寒烟相與昧平生等句皆參用調遠之句以成章非必盡  
以拗句爲古也初唐七古轉韻多用律句盧昇之長安古意劉  
庭芝代悲白頭翁可見其略厥後右丞常侍漸以雄勁勝而李  
杜規模更大通考諸集古體無不用律句者蓋激壯之中時有  
和緩之響與酣落筆時亦不自知也趙秋谷聲調譜亦通爲中  
散序者古錄卷十

有時白樂天百鍊鏡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時如此  
類不可枚舉若謫仙久別離之待君來不來落花寂寞委青苔  
社公觀曹將軍畫馬圖之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  
鳥呼風則又用長短句而仍以律句煞尾神明變化不可方物  
矣曾致書與辨姑錄其略于此

論語鄉人儺考證

阮雲臺學使寄贈浙士解經錄多廢新義其中有擬作論語鄉  
人飲酒解一篇引禮記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于房之間  
鄭康成注鄉人鄉大夫也爲據此鄉人飲酒卽儀禮之三年大  
比鄉飲酒立說最精而于鄉人儺之鄉人未經疏證余恐滋無  
識者之疑爲之申其說曰鄭康成論語注十二月命方相氏索  
室中驅疫鬼卽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  
寒氣是也凡難有三季春國難畢春氣諸侯以下不得難仲秋  
天子難達秋氣天子以下不得難惟季冬難貴賤皆得爲故謂  
之大周禮序官方相氏只曰狂夫四人不名其職要亦胥徒之  
屬其曰命有司者大難通于天下必有董其事者鄉大夫之職  
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此難亦其一事如今時出土牛各郡太  
守必盛儀從以隨其後謂之押春可見特古禮以大難出土牛  
爲一令今禮以出土牛迎春于東郊爲一令微有不同郊特牲  
字或从湯文異義同謂之存室神者方相氏索室歐疫比戶爲  
之至孔子家則孔子行朝服立阼階之禮故謂之存室神皇侃  
疏以爲季春之難失之孔融注謂恐驚先祖與郊特牲合



春秋術師據國罪案

論語夫子為衛君邢弔疏僅據左傳以釋鄭注而不及二傳范  
 甯解穀梁取江熙說皇侃疏亦不載而何休公羊學獨引論語  
 以證之余曩有作論語疏之意蹉跎已久爰僉錄之以待纂輯  
 春秋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術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云齊國  
 夏曷為與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  
 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為者也  
 蒯瞶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瞶而立輒蒯瞶為無道靈公逐  
 蒯瞶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  
 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  
 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何休注云是王法行于諸  
 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云云主書者善伯討哀公  
 二年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穀梁傳云納者內弗受也  
 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  
 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  
 尊王父也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蔡若靈公廢蒯  
 頃立輒則蒯瞶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瞶為世子則靈公  
 不命輒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以失矣經云  
 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  
 非邪二注駁正傳文最為精當余近著三傳考異亦當以此為  
 據

后稷妃

后稷妃不見于本記索隱據帝王世紀謂后稷納姁氏生不窟  
 按春秋左氏傳宣公三年石癸曰姁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是  
 其所本

亂臣十人

論語子有亂臣十人釋文作子有亂十人謂本或作亂臣十人  
 觀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八年叔孫穆子謂武王有亂臣十人  
 昭公二十四年襄宏引太誓曰子有亂臣十人則知臣字本不  
 可少也唐石經襄公二十八年武王有亂十人當是脫誤  
 舉比

或謂朱子張載贊勇撤舉比本唐戴叔倫詩虎座翻蕭索舉比  
 喜接連以其取虎皮為講席也然舉比之訓虎皮自見左傳莊  
 敬庄考古錄卷十

公十年杜注孔疏謂以首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例之此云  
 蒙舉比而先犯之定是虎皮然其義未聞按春秋名物其義不  
 可考者頗多如旗則鄭有蜚狐齊有靈姑鉅晉有趙簡子之纛  
 旗矢則魯有金僕姑皆舉比之類也

問

以物遣人謂之問毛詩雜佩以問之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筍  
 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皆是苞苴盛魚肉簞筍盛飯食二  
 者祇可施之同國若珩璜琕瑀及弓劍之屬皆可遠及故左傳  
 哀公十一年東郭書使問弦多以琴又二十六年衛出公使以  
 弓問子貢一由齊至魯一由衛至魯論語問人於他邦注家獨  
 略邢昺疏謂問猶遣也或有事問人或問彼有事而問之引曲



禮為證與孔穎達左傳疏合竊謂問人饋藥連類而書記者原非無意今人專講蹈空不識訓詁古義之湮沒者多矣

假借字

物名有假借為虛活字者如為本母猴今以為作為之為舊本舊留今以為新舊之舊焉鳥黃色也今以為語助朋古文鳳也今以為朋黨此類甚多左傳慣用鳩字隱公八年若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襄公十六年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定公四年若鳩楚定敢不聽命或訓集或訓安集無甚異義並與釋詁鳩聚也合此外尚有二條意新而語創宣公十七年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牙訓解哀公三年雖無龜廢之廢讀邱隕反訓束縛意以廢代捆字足補兩正之缺

親族

爾雅釋親分宗族母黨妻黨言之詳矣父之姊妹為姑可謂之姑姊妹左傳襄公十二年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孔疏載樊光爾雅說曰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姊妹若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入火而救兄子是為父妹為姑妹也此條邢昺疏不載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謂出之子為離孫然則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母之昆弟為舅則姊妹之子亦謂之甥哀公二十五年傳納夏戊之女其弟期太叔疾之從孫甥也蓋期為太叔疾姊妹之孫以男子謂兄弟之孫為從孫例之故繫以從孫以其父稱甥推之故謂之從孫甥是離孫亦名從孫甥矣又二十三

年傳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訓遠此亦即從孫甥宋景曹為景公之母季桓子為景公之甥康子因景曹之喪致辭景公以彼為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是離孫又謂之彌甥矣此外又有以意為之者成公十一年傳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外弟外妹蓋聲伯出母所生其名頗創襄公十八年傳晉侯濟河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會臣虺將率諸侯以討焉杜注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會臣猶未臣會臣聚義雖不同於曾孫亦稱謂之特奇也

防露

房與防古字通防露一作房露文賦云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月賦云徘徊房露惆悵阿李善于房露注云蓋古曲散屋考古錄卷十一也於防露注則引謝靈運山居賦楚客放而防露作謂本之東方朔七諫夫七諫有防露之言不聞以七諫為防露也葉樹藩云疑即古防露歌蓋亦淫曲其說得之何焯謂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當之恐與桑間之不雅難以類從

三墳

蕪城賦格高五嶽表廣三墳李善注謂毛詩曰遵彼汝墳又曰敦彼淮墳爾雅曰墳莫大于河墳此蓋三墳田藝衡引禹貢兗州厥土黑墳青州厥土白墳徐州厥土赤墳墳九州推此三州稱墳而三州邪臨東海與揚接壤故曰表廣其說近是此葉樹藩文選定本所引田藝衡未悉何人敦字十音



見子葵嘉詢及小學余謂審音錄于辨形即如敦字有十音固罕其匹試為誦之本音都昆反一也魯頌敦商之旅莊子脫劍篇今日試使敦劍並作都回反三也幽風有敦瓜苦釋文徒丹反三也大雅鋪敦淮濱箋云當作屯揚雄甘泉賦敦萬騎於中營兮注敦與屯同四也大雅敦弓既堅周頌敦琢其旅正義並云敦雕古今字五也儀禮士昏禮黍稷四敦皆蓋禮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注並音對六也周禮司几筵每敦一几注敦讀為蕪覆也是大到反音道七也左傳文十八年天下之民謂之渾敦疏混沌與渾敦字之異耳是杜本切音盾八也爾雅釋天太歲在子曰困敦注敦音頓九也周禮內宰出其度量厚制注故書淳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音準十也若此者頗多一時苦不能記憶異日當搜輯成帙以為考文之助

敦厓考古錄卷一

敦厓考古錄卷二

甘泉鍾囊

五祀

五祀見于周禮儀禮禮記雜出于史傳多矣特祭法加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為重該修熙黎句龍五官月令以五祀為門行戶竈中雷班固劉昭范蔚宗高堂隆之徒又以為門井戶竈中雷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祝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蓋以禮記中之五祀為殷制七祀為周制周禮之五祀名同而實異也至宋陳祥道王伯厚推求禮意或謂周官雖天子亦止五祀儀禮雖士亦得五祀其曰七祀者推之一祀各有差等斷非周制或謂淮南時則訓易行為井水之所用祀故祀于冬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較于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先後異同羣疑莫解襄按大宗伯鄭司農注五祀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元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元不从先鄭者司服祀昊天上帝皆用大裘當在圓丘與四郊土今退在社稷之下于王者官中失之遠矣元據月令四時皆剿五德之帝大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等五德之帝並五人神于上明知五人神為十二月聽朔及四時迎氣而陳木正句芒火正祝融土正后土金



正尊收水正元真是也高誘曰春秋注五祀木正何芒其祀  
戶火正祝融其祀竈土正后土其祀中霤后土為社金正尊收  
其祀門水正元冥其祀井社為土官稷為土官以其功大故別  
言社稷耳以社稷之言例之可知月令之戶竈中霤門行即左  
傳之重該修熙黎句龍五官也賈逵亦云句芒祀于戶祝融祀  
于竈尊收祀于門元冥祀于井后土祀于中霤特大宗伯為郊  
祭之禮故在社稷之下五嶽之上月令為時祭之禮即宮正注  
所謂祭七祀于宮中是也何以言之諸侯祭社大夫祭中霤明  
其在社壇謂之社在一中則謂之中霤總之祭土神也諸侯祭  
社大夫祭中霤以一國言之謂之社以一家言之謂之中霤地  
有別而神無二也故盧植禮記注中霤謂句龍是也春祀戶者  
賈逵考古錄卷上

戶在內從外向內所以內陽也木正主陽故祀之于戶秋祀門  
者門在外從內向外所以外陰也金正主陰故祀之于門竈以  
象火井以象水更不待言

呂氏春秋本作行注亦作井然行  
自是古制祀井起漢初拜見後  
鄭氏解祭法謂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間司察小  
過作譴告者非也其又加司命泰厲者自是夏殷之制七祀之  
說惟見祭法至周禮左傳家語皆周書無不言五祀者月令本

呂氏十二紀而不韋實本之周公月令  
解序云周公制十二月  
賦政之法作月令明是五祀為周制故周禮大宗伯小子等皆

言五祀儀禮士喪禮亦言五祀此三禮所以相通也其天子諸  
侯大夫之制則天子之祀在迎郊諸侯不得僭諸侯就五祀中  
之社稷而專祭之大夫不敢行若宮中之祭未始不通于上下

也鄭注大宗伯以五人帝當之者迎于四郊也注小祝以門戶  
等當之者出入必告也然則五祀之制豈尚有遺議哉至于易  
行為井之說起于漢初歷考經文無祀井之典月令注行在廟  
門外之四聘禮使者出幣于行歸釋幣于門注謂行為先王冬  
日之常祀可知祀行之禮尚矣其必祀水正于此者五行運于  
天地之間未嘗停息故謂之行水是五行之一其運于天地之  
間未嘗停息尤屬顯著故祀于行以象水也說者謂行即井間  
之道故月令時訓互言之謬矣

九合諸侯

春秋莊公二十有七年盟幽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  
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後  
賈逵考古錄卷上

子倍公八年盟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盟壯邱十六年會淮並  
曰兵車之會也而衣裳之會惟于寧母一會釋之范甯注云十  
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  
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榘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  
年會寧母九年會葵邱是十有一之數也鄭元以孔子云九合  
諸侯釋廢疾數九會則自柯之明年為始以北杏之會經無諸  
侯之文故不數之而葵邱以前又去貫與陽穀為數止八故後  
人有以公子結之盟當之者又有讀與為數而其所去惟貫者  
疑不能明邢昺論語疏又以北杏與陽穀為九與鄭說小異而  
史記謂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正義以莊十四年會鄆十五  
年又會鄆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



會葵邱證之數既不符又誤以盟泚為衣裳之會此又一說也近所傳九合之目則北杏一也會鄆二也又會鄆三也盟幽四也又盟幽五也會榿六也會首止七也盟夷母八也盟葵邱九也與前說又異襄按北杏之會書人穀梁傳謂將以事授之誠不足當九合之數會鄆左氏傳宗服故也又會鄆左氏傳齊始霸也盟幽左氏傳鄭成也又盟幽左氏傳陳鄭服也穀梁傳齊侯得冢也會榿之榿左氏作榿傳云盟于榿謀救鄭也首止左氏傳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齊母左氏傳謂齊侯修理于諸侯穀梁又特表衣裳之會葵邱其最盛者觀孟子所載可見穀梁傳云陳性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申天子之禁與孟子合公羊謂叙者九國語殊無據此八者誠足當九合之數缺其一當為陽穀合三傳觀之其謂謀伐楚者以明年有召陵之師也其謂大會與諸侯皆論乎桓公之志者亦葵邱明禁意也謂九合不數陽穀者非也至于集注本以九讀作糾本信公十六年展喜糾合諸侯之言亦非無據然所傳問異辭不必定合而為一也

**旄**

爾雅釋旄者二一澤柳一冬桃解家皆無音釋襄按說文旄幢也柳性柔而易生其枝葉若旄旌之飛動故名猶草之有卷旄也冬桃之為旄竊以旄與耄通周禮再赦曰老旄孟子反其旄倪均有遲暮之義桃之先生後熟者似此及檢說文檝字注冬桃讀若髦始知旄本作檝而其音則有不謀而合者

染草

周禮掌染草序官注染草藍荷象斗之屬疏謂藍以染青荷以染赤象斗染黑其職注染草茅蒐藜蘆豕首紫荊之屬疏據爾疋釋之謂茹蘆茅蒐卽蘆藜芷草注可以染絳一名芷葵卽此紫荊惟藜蘆無文豕首郭注雖詳不言可染何色其二注不同者染草既多言不可盡故互見略言耳襄按荷一作茜陸璣詩疏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薺蓋卽史記貨殖傳千畝卮茜之茜故彼注亦云其染緋赤黃色也此外染赤者尙有葑爾疋葑虎杖注似紅草而蘆大有細刺可以染赤豕首卽染藍之草爾雅荊藪豕首注本草曰兔頰一名蟾蜍蘭今江東呼豕首可以樹蠶蛹疏云一名天名精一名麥何薑二名蝦蟇故庭考古藥卷上

藍一名天門精別錄一名天蔓菁南人名為地菘味甘辛故有藍稱狀如藍故名蝦蟇藍香似蘭故名蟾蜍蘭詩終朝采藍月令仲夏母艾藍以染又是名藍而可以染青者故荀子云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爾雅歲馬藍注今大葉冬藍邢氏謂今為澱者是也通志又謂藍有三種藍染綠大藍如芥染碧槐藍如槐葉青皆可作澱色成勝母象斗周禮釋文本作椽說文一名椽又草字注草斗椽實也一日象斗子从艸早聲徐鉉曰今俗以此作艸木之艸別作早字為黑色之早陸璣詩疏樹今作椽也徐州人謂椽為杆或謂之為椽其子為早或言早斗其殼為汁可以染草大司徒山林宜早物注椽栗之屬是也栗不能染早而其皮同為早斗之類故與椽同物其實惟椽可染早也外此



有可以染皂者爾疋櫻烏階注卽烏杞也子連相著狀如杞齒  
可以染皂又爾疋勤鼠尾注可以染皂本草有白華者有赤華  
者又一名陵翹陶注云田野甚多人采作滋染皂是也陸璣詩  
疏若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皂  
者以沐髮卽黑正與相類爾疋若一名陵若又與陵翹音近然  
則勤若殆水陸之異名耳藜蘆疑卽葵蘆藜音之轉故說經  
者小異也爾疋葵蘆施注謂施宜爲藜蘆藜菁屬紫花大根  
俗呼霜葵然則葵亦染紫之草矣

檉棧棗榛

說文段字徒玩切段字古馬切卽古假借之假與段易混而難  
通爾疋檉拖从段檉檉从段今本以爲一字兩音失之又棗字  
注果實如小栗春秋傳女摯不過棗栗榛字注木也五經文字  
棗榛並列乃以上爲說文下爲隸變非也

芑杞

爾疋說文言芑皆專屬白苗嘉穀言杞皆單稱枸樾毛詩芑則  
有三維糜維芑白梁粟也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艸也杞亦  
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  
杞言采其杞曬有杞楨枸樾也以襄論之豐水之芑杞當依鄭  
說作枸樾見禮記注與苞杞之杞無異傳訓爲草殊無確據以山海  
經證之南山經虛勺之山多荆杞注杞枸杞也廣雅字一作荷東山經  
餘莪之山其下多荆芑中山經歷名之山羸山羸山其木多荆  
芑皆與荆連文又無訓釋自均爲荷杞無疑字或从木或从艸

耳東山經東始之山有木焉如楊而赤理其汁如血不實其名  
曰芑可以服馬中山經柴桑之山其木多柳芑自是柳屬大荒  
南經維宜芑苜蓿楊注管子說地所宜云其種稷稷黑黍皆禾  
類也若芑之訓菜則始于毛傳陸璣疏之云芑菜似苦采也莖  
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人謂之芑  
西河雁門芑尤美有杞杞棘二詩解家均無注釋惟陸璣云其  
樹如樗一名狗骨說者遂以在山則非水傍之柳屬如樗則與  
枸樾不類遂別爲杞之一種然本草謂枸樾一名地骨皮安知  
狗骨非傳寫之譌况虛勺之山多杞又顯爲南山有杞一確證  
乎

榆

爾疋釋榆者三蘂莖今之刺榆詩唐風山有樞是也無姑其實  
夷注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葉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  
所謂蕪夷粉白榆注粉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裏按周易枯  
楊生梯鄭元枯讀若姑周禮壺涿氏若欲殺其神則以杜梓午  
買象齒而沈之杜子春注梓讀爲枯枯榆木名書或爲樗釋文  
梓劉音沽可知姑榆之姑當作枯枯之本字又爲樗也說文榆  
字注白粉粉字注榆也樗字注山粉榆有東莢可爲蕪夷者三  
種與爾雅合而樗又爲枯榆之一名釋草莖莢莢注一名白  
黃疏謂本草一名無姑一名蕪莢唐本注云爾疋莖莢一名莢  
蕪今作蕪莢字之誤也而在木部疑非是或者與草同氣然則  
莖莢卽蕪莢也陸璣云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



據此正不止是三種惜未詳其名也

五代史

舊五代史之作在宋開寶中奉詔者慮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諸人而薛居正則為其監修也厥後永叔以錄假失實其初約尹師魯分撰既而不果師魯別撰五代春秋而諸帝紀實取其材凡七十五卷晁公武謂歿後始呈于朝是也正史自班馬而下陳壽三國志高簡有法繼之者則歐陽五代史也其言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予為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故發端必曰嗚乎蓋以此為亂世書也諸臣事祇一朝曰某臣傳其更事歷朝曰雜傳尤可以為世法雖其時蜀人吳縝作纂誤百數十條而其書自足不朽然歐史金重體裁薛史務詳事蹟二者又相輔而行史記八書漢書十志為紀載之宗故薛史亦撰志十二而新史刪之僅存司天職方二考舉凡禮樂兵刑職官食貨諸大政俱略而勿書可乎新史自金泰和中立于學官舊書遂漸散佚近代好古之士往往以徐無黨之注于義無補欲如劉昭之釋續漢書裴松之之注三國志而取馬陸兩南唐書吳越備史五國故事十國春秋相與采擇而詳證之今幸復薛史之舊則五代逸史若王振之汴水泊天錄敬翔之梁太祖編遺錄張昭遠之梁唐列傳黃彬之莊宗召禍記范質之陷蕃記征淮錄江文舉之入洛私書以及高若拙後史補賈緯備史韋昭度續皇王寶運錄諸書雖不經見而其略可得而知也區之陶岳史補王禹偁闕文有不足多者矣

職識古字通

樊毅修華嶽廟碑周禮識方氏集古錄云以識方氏為職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謬缺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惠定宇周禮古義亦以為不可考襄按大戴禮夏小正三月采職舊本一作識職識蓋古字通用

樊遲少孔子四十六歲

家語樊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少孔子三十六歲當以家語為是樊遲事于經籍不多載惟左氏春秋清之役一見而已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以曲禮二十日弱例之樊遲之齒尚少孔子卒于哀公十四年三刻踰溝乃十一年事孔子年已七十一矣遲若少孔子三十六歲則其時正三十五歲既壯之人尚得謂之弱乎唯少四十六歲以二十五歲之人乍為車右故季孫得以忽視曲禮正義曰弱冠二十成人初加冠禮猶未壯故曰弱也至二十九通得名曰弱于此足相發明

廟堂二字見呂氏春秋

因學紀聞謂廟堂二字見漢徐樂梅福二傳又引王逸九歎注言人君為政舉事必告宗廟議于明堂皆指人君今以為宰相誤矣閻百詩據淮南主術訓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廟堂之上謂亦兼君相言之二說皆不得其原始襄按呂覽名類篇孔子曰夫修之廟堂之上而折衝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廟堂二字本此非謂人君則以為宰相者亦不誤也

梳批



梳札之始一見楊雄長楊賦頭蓬不暇梳一見後漢章帝請王  
傳頭不批沐襄按李斯蒼頡篇靡首為比麤者為疏史游急就  
章鏡欲疏比各異工顏即古注櫛之大而麤所以理鬚者謂之  
疏言其齒稀疏也小而細所以去蟻虱者謂之比言其齒密比  
也疏比二字較古前漢匈奴傳作比疎疎疎通用史記又作比  
余音相近玉藻云髮輪用象櫛櫛則疏批之總名也

微生高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莊子釋文尾生一本作微生戰  
國策作尾生高高誘注魯人

亡之

亡之命矣夫孔安國注亡喪也漢書宣元六王傳引作茂之師

古注茂無也言命之所遺無有善惡

衫

衫絺綌釋文衫之忍反本又作衫單也禮玉藻振絺綌不入公  
門注振讀為衫義並同襄按衫有數義說文衣也孟子被衫  
衣注畫也儀禮士冠禮兄弟畢于衣注古文衫為均此處當兼  
均義疏所謂暑同單服是也

疾病

疾病釋文云子疾一本作子疾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襄案  
集解子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

山梁雌雉

山梁雌雉釋文引鄭云孔子山行見雉食梁粟也集韻梁或作

梁子路共之前漢成帝紀無供張絲役之勞注師古曰共音后  
用反謂共具張設月禮天官內饗注掌共共當為具此何晏共  
具之說也而音或少異釋文云本又作供說文設也亦共具之  
義三嗅而作荀子榮辱篇臭之而不嫌于鼻又三臭之不食楊  
倞注謂歆其氣也前漢敘傳不饜驕君之餌師古注饜古嗅字  
然則論語之三嗅句自應屬孔子如集解不苟食之說也但觀  
鄭注復考呂氏春秋云子路捨雉得而復釋之愚意共字疑為  
拱字之省文意當為孔子山行見雉食梁粟而歎曰彼在山食  
梁粟之雌雉得其時哉得其時哉子路從而執之爾雅乘雌雉  
方食遂三嗅其梁粟而作也姑存之以俟博古者

古注茂無也言命之所遺無有善惡

二

山梁雌雉釋文引鄭云孔子山行見雉食梁粟也集韻梁或作



故臣考古錄卷三

甘泉鍾裘

五經博士辨證

前漢儒林傳自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喪按五經博士自應有詩後書儒林傳謂前書魯齊韓三家皆立博士而武帝紀置五經博士百官公卿表博士職下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並無注釋證以申培韓固韓嬰本傳彼皆文景時人武帝初即位所復徵于朝者疑立博士應在此時史記儒林傳謂今上即位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言詩于魯則申培公子齊則韓固生于燕則韓太傅信為可據班書于今上即位易以漢興二字而不著其為武時則不若史記之明了矣

前漢儒林傳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喪按宣帝紀甘露三年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無施孟大小戴與此傳不合劉歆謂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邱易大小夏侯尚書與帝組合亦無大小戴而施孟又似立於孝宣之前者竊謂施孟之立學自應在梁邱前然以本傳考之皆宣帝時人蓋立于論石渠之先而史失之至甘露三年適增以梁邱也大小戴當與施孟同時立學亦以宣帝時人決之後書儒林傳于兩家外仍有慶氏則此傳所闕

前漢儒林傳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喪按元帝紀無立京氏易

事房傳亦不載據後書范升傳亦甫立而即應想房以建昭中得罪奔市故其學不振耳

前漢儒林傳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喪按楚元王傳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是時大司空師丹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南太守此傳中亦具其略後書賈逵傳上肅宗條奏並載此事然其議卒不行平帝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籍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疋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遺詣京故臣考古錄卷三

師王莽傳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籍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二說詳略不同並無左氏即所謂逸禮古經等亦不過徵召以備顧問無立學官之說又參之後書賈逵條奏原為左氏立學使平帝時業已行之何不勸其遵守成憲而遠引劉歆被排之事乎孟堅作贊時隨意論斷特約舉劉歆王莽兩傳以成文而未加審定然經學廢興之由已自此紊矣穀梁傳序注並釋文皆謂平帝時立左氏亦沿孟堅之誤

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喪按此在建



八五年之前獻王于其藩國私立者也

後書儒林傳光武中興立五經博士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  
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  
袁按范書八志即司馬彪續書之文其百官志博士十四人詩  
無毛氏李賢注徐防傳引應劭漢官儀與志合此傳作齊魯韓  
毛誤

後書儒林傳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尚書令韓歆上  
疏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尚書訟左氏遂  
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  
武重違眾議而因不復補袁按此事詳見范升陳元二傳升傳  
謂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  
議升奏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近有司請置  
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  
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駟  
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駟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  
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恐陛下必有厭倦  
之聽又謂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于此  
故京氏雖立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乃奏左氏之  
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  
五經繆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元  
傳謂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  
氏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其

略謂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不可立及太史公違  
戾凡四十五事皆斷截小文媒顯微辭以年數小差擬為巨謬  
遺脫纖微指為大尤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  
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  
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  
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  
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  
因也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  
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于  
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譏諱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  
卒左氏復廢

後書儒林傳建初中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  
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  
逸博存眾家袁按此事亦見章帝紀詳載賈逵傳帝紀建初八  
年詔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  
扶微學廣異義焉逵傳建初元年帝善逵說使發左氏大義長  
于二傳者遂于是擢出左氏三十事條奏帝嘉之令逵自選公  
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逵  
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  
尚書古文同異遂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  
異同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  
毛詩由是四經遂行于世



釋文和帝元年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于學官褒按鄭興傳以建武九年監征南積弩營坐左轉蓮勺令會以事免遂不復仕卒于家卒時雖不紀何年大約在光武之世其子象于建武中不應皇太子聘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至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八年卒于官蓋光武世絕朱與興同朝歷事明帝章帝遂卒安得有和帝時奏上左氏之事且和帝以永元紀元凡十六年至十七年改元為元興元年即于是冬崩殂又安得有和帝元興十一年之說陸元朗何忽不知檢也至于左氏未立學官自以儒林傳為據其謬誤又不必辨矣春秋序疏沿元朗之誤又謂鄭興父子與劉歆奏上叙和帝于章帝之前其謬更甚

故唐考古錄卷三

石渠論五經殿中平公穀同異諸儒

論石渠諸儒見儒林傳者黃門郎梁邱臨奉使問諸儒於石渠博士施雋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閣博士歐陽地餘博士林尊博士孔霸譯官周堪經為最高博士張山拊謁者假倉淮陽中尉韋元成博士張長安博士薛廣德博士戴聖太子舍人聞人通漢見於宣帝甘露三年紀者太子太傅蕭望之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平公穀異同諸儒見儒林傳者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伊推侍郎宋顯侍郎許廣願請內首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待詔周慶待詔丁姓中郎王亥使者並內之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

盛襄按論石渠決春秋家最曾疑與平公穀同異為一時事儒林傳謂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明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公羊穀梁同異元年或三年之誤不然是于元年已平公穀異同更于三年雜論五經也故石渠諸儒無公穀兩家所論者唯四經耳然帝紀又何以書立穀梁博士乎不立于元年而立于三年是石渠亦有公穀諸儒也儒林傳何以從略今以後書白虎觀大會諸儒連月乃罷例之竊謂平公穀一日論五經一日大約先後參差不遺故傳于春秋家不復著其論石渠而即以此事當之也其曰殿中者三輔故事謂石渠在未央殿北其平公穀時偶在殿中論五經時則在石渠耳帝紀不著明石渠殿中蓋括兩事而總書之故下云

故唐考古錄卷三

白虎觀諸儒考證

章帝紀建初四年十一月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奏白虎奏議今白虎按諸儒可考見者博士李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見儒林傳曾恭以經明德召與其議見恭本傳詔賈逵入講白虎觀見逵本傳又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孝明八王傳廣平王羨與諸儒講論



子曰虎毀丁鴻傳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  
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于北宮白虎觀使五宮中郎將魏應  
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  
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嘆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東觀  
記云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  
議也

師傅諸儒

漢師傅諸儒可考見者光祿勳劉昆以易入授皇太子及諸王  
小侯五十餘人郎中包咸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郎中包福  
以論語入授和帝五官中郎將魏應建初四年詔入授千乘王  
伉魯詩左中郎將召馴肅宗朝入授諸王韓詩左中郎將鍾興  
故唐書古錄卷三

商瞿

漢書儒林傳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喪按史記仲尼弟子傳商  
瞿魯人字子木是瞿乃其名顏師古注謂商瞿姓也誤

橋庇

儒林傳魯橋庇子庸授江東野筭子弓喪按史記作矯疵謂瞿  
傳臂臂疵與此不同

孫虞

儒林傳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喪按史記作光子乘羽正義光  
乘字羽今作孫虞子乘疑誤

白光少子

儒林傳孟喜授同郡白光少子喪按朱雲傳從博士白子友受  
易與儒林傳白光少應是兩人然雲與五鹿充宗同時論難當  
變節之初博士宜為白光以其時始有白氏之學不應有兩白  
氏博士而其名又不見于儒林傳也子友殆少子之誤或有二  
字耳

楊政

後漢儒林傳謂政從代郡范升受梁邱易後總論又謂建武中  
范升傳孟氏易證以本傳稱升長習梁邱易則當從前說其謂  
孟氏者乃一時筆誤也

陳元方

故唐書古錄卷三  
釋文于後漢傳齊詩者列陳元方一家喪按陳紀字元方所著  
有陳子後漢諸史皆不著其明齊詩也若以為陳元則為春秋  
專家此必有誤又按序錄于毛詩下列徐州從事陳統字元方  
意殆謂此然非後漢人

王阜

謝承書云王阜竊書負篋乘跛馬車從安定受韓詩喪按安定  
當時無其人以文勢論之顯係地名安定下當有脫字李恂傳  
謂詢安定臨涇人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恂于肅宗時  
拜兖州刺史其教授尚在少時大約永平建初間耳阜于范書  
無聞他史亦不明為何時人而東觀記敘在李育之前謝書又  
與臯宏何湯相近其與李恂同時明矣安定為韓詩學者惟有



一向卓蓋數百人中之秀起者也

緹氏

隋書經籍志謂河南緹氏及杜子春受業于劉歆按誤分緹氏杜子春為二人不知杜子春乃河南緹氏人也緹氏縣名見郡國志今通志通考並相沿不改未免貽誤後學

春秋闕文

桓公四年七年不書秋冬二時杜注史闕文六年傳于是諸侯使大夫戊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杜注魯親班齊饋則亦文莊公二十二年夏五月杜預釋例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歷數莊公獨稱夏五月及經四時有不

或產者古錄

卷主

九

十

具者邱明無文皆闕謬也二十四年郭公杜注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于左氏故不采用二十九年左氏傳新作延廡杜注經無作字蓋闕信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杜注不稱姜闕文二十八年壬申公朝于王所杜注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宣公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杜注不書氏史闕文又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杜注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成公三年傳廡咎如潰上失民也杜注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廡咎如潰蓋經闕此四字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杜注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昭公十年十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杜注無冬史闕文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

奔杜注不書邾史闕文八年秋蒐于紅杜注革車于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定公十四年城首父及霄杜注此年無冬蓋闕文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郟杜注何忌不言何闕襄按右十六條乃左氏家杜預之說他若日食于桓公十七年十月傳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五月傳日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杜預遂于隱公三年二月文公三年二月定公十七年六月之不書朔莊公十八年三月之不書日並云官失之其實亦闕文也

隱公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公羊傳云無聞焉爾何休注言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楚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于竹

或產者古錄

卷主

九

十

帛故有所失也襄按右一條乃公羊之學至于成公十年公羊經文獨少冬十月三字何休以為惡成公無事天之意於傳無稽當仍是闕哀公十三年公羊經文晉魏多帥師侵衛與左傳本魏曼多小異要亦師授之脫文傳必謂其譏二名鑿矣穀梁家於闕文無所發明范甯集解多云未詳惟于僖公三十三年晉侯重耳卒下言其略曰晉自莊公以前不書於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及鄭忽之殺何乎徐邈通之曰案詩序及紀年史記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又鄭忽之後有子驪子儀且事出紀傳而經所無殊多誠當有不告故不書者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闕云云觀此則知孔子所作皆仍舊史之文而其中字句脫漏不敢妄改誠闕疑之道也合三傳觀之如于桓公五年正月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各有所見于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並云示既未有作闕文解者至後儒始定其說其言較當則又不必泥于三家之學也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舍且賜猶錫命也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杜注雖略當以何忌不言何之例推之

鬢

說文云鬢髮也大人曰髡小兒曰鬢今俗別作剃近因友人之請始核及此向書雖亦非是

敵匡考古錄卷三

敵匡考古錄卷四

甘泉鍾裘

釋雋

世有謂得第爲雋者蓋據左傳中雋之語而文義不明句讀不辨乃相沿之誤非篤論也衷按說文雋肥肉也從弓所以射佳讀若吮乃此字之正解漢書蒯通傳通論戰國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雋子音義並同後漢馬援傳援征五溪軍次下雋下雋爲縣名而言亦不異其中雋之雋卽雋字並同俊左氏宣公十五年傳云鄧舒有三雋才杜注雋絕異也正義引辨名記倍人曰戎千人曰選倍選曰雋釋文則作雋又莊公十一年傳云得雋曰克杜注謂若太叔段之此才力足以服衆威權足以自固進不爲外寇強敵退復狡壯有二君之難而實非二君克而勝之則一言彼敗績但書所克之名釋文雋音俊本或作俊據此則雋亦絕異之稱或省作雋並無別解唐宋詞家假借爲中式事元微之觀放榜詩云競走雋前希得雋高懸日下表無私歐陽永叔詩云名高場屋已得雋世有龍門今復登二詩均以得雋二字連文未嘗單拈雋字至于中雋之雋今本卽作雋左氏昭十二年傳云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人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與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其以中雋也句上三字當



俗類乃肖伯瑕語意故杜注云言設虛中不足為備異今人不善讀注妄以中偽二字相連已為大謬又單拈偽字替中字更為郭書燕說或曰售與偽文相似以俗以受知于人為售然則得第亦可謂之售乎按說文云售賣去手也抑詩賈用不售箋云我修婦道而事之觀其察已為見疏外如賣物之不售則售乃自術求合之稱以此得第未為自待非薄雖昔人有用之者吾不取也

鬱鬱

遠爾圭瓚郁鬱一自孔疏鬱入堂和鬱鬱以實券而陳之則鬱當在羹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郁鬱一自者當祭之時則在羹未祭則在白賜詩未祭故自盛之裏按鬱入掌和鬱鬱是以鬱散屋考古錄卷四  
金草和郁鬱之酒也鬱人掌共郁鬱廟用修修即是不和鬱者箋云郁鬱黑黍酒也鬱者芬香條鬱也極確蓋以其不用羹而用鹵知之毛傳以鬱為香草宜于一白之說不得通矣

五世希不失

左昭二十四年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世矣注以三世為文子武子平子四公為宣成襄昭論語祿去公室五世鄭注言此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于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政逮大夫四世孔注文子武子悼子平子又五世希不失注季桓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衰按杜預解左傳三世不數悼子以未立為卿而卒則論語所謂四世應亦由文而起數至桓子為四世

也其云五世希不失者亦孔子據理而言非必定指季氏孔注謂季文子初改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特舉以見例觀馬注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可知虎曾及身而敗何嘗傳子若孫而後奔齊邪

贖數

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贖數高陽之第二子伯益也黃度文叔書說益即贖數本此

爾正句讀

爾正句讀不明不足以通義訓大山宮小山霍黃庭堅詩用之竟以宮霍為二名蓋山莊山海經注家誤蓋為霍謂霍山為非萬山赫爾雅翼載孫炎說乃云帝登萬山得赫何其陋也然其散屋考古錄卷四  
中亦有兩說可通者釋天云穹蒼蒼天也釋文云郭以穹及蒼蒼俱為天稱毛傳又以蒼天釋穹蒼釋音云駃騠驪牡元駒衷駃郭以駃騠驪牡為句元駒衷駃為句鄭注周禮廋人引此賈疏云駃騠中所有牝則驪色牡則元色兼有駒衷駃又鄭注檀弓亦引爾雅云駃騠驪牡元以元字上屬似較郭義為長

詩改字改音

詩有改字而與爾雅合者北風云其虛其邪鄭箋謂邪讀如徐齊大家注幽通賦引詩仍作徐詩有改字而與爾雅不合者汝檀云河水清且漣漪釋文漣力經反不知說文瀾或从連漣即瀾之或體字也惠氏棟詩古義不據釋訓以明鄭讀盧氏文殆釋文考證不引釋水以正陸音皆其疎扁



芾小也

釋言芾小也甘棠毛傳云蔽芾小貌與爾疋無異訓朱子改爲盛貌者亦非無本廣疋云芾芾茂也以其樹可以蔭人遂據廣疋解之但因其小而戒人翦伐益見受樹之情鄭氏我行其野箋云榘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證此益明蓋言其葉之小非謂其樹之小也

切磋琢磨

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毛傳用之以解洪與朱子傳云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錫錫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裏注象謂之錫玉謂之雕乃治樸之名鶴與響通廣雅云分也雕說文作劓劓也象謂之磋故厓考古錄卷四  
玉謂之琢則治器之名詩言磋不先言錫言琢不先言雕孟子必使玉人彫琢之彫與雕同正是既彫復琢詩則不然也何晏論語集解解切磋琢磨亦不明了詩疏載鄭氏還注一條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則與毛傳無異

毛傳帖記豈弟與爾雅不同

弟字注仁鈕問朱子詩傳解帖記與爾雅異余曰此沿毛氏之誤耳陸德明釋文祇謂共爾雅不同孔穎達正義則云當是傳寫誤耳說文解帖記二字仍依爾雅仁鈕曰然則齊風義駉篇豈弟訓樂易亦毛傳之誤乎余曰毛說自如此非誤也鄭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何嘗不與爾雅合乎豈弟爾雅作愷悌心蓋後人所加他處豈弟多爲樂易此詩一章曰發夕三章四章

曰朔朔日遊教此章豈弟亦當以類從也釋言云愷悌發也其義惟見于此故郭注引齊子愷悌證之

匏瓜

匏瓜何晏注瓠也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解說殊不明白或曰詩稱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叔向謂匏不材于人其濟而已注佩匏可以渡水當謂繫于要間而其味苦人不能食較何晏注可謂精矣昨得皇侃疏觀之其第二解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材智宜佐時理務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邪其說似幻而實精衷按天官星占曰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匏瓜繫而不食猶言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以挹酒漿也曹植洛神賦歎匏瓜之無匹分詠牽牛之獨處阮瑀止慾賦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古稱匏瓜無不以爲星者且繫而不食正是日月星辰繫焉之繫

坊

人所在之里爲坊始于漢宮有九子坊今道路之交建木表名卽堯時誹謗之木後世謂之華表表按崖豹古今注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復修今西京謂之交午也近代詞章多引用爲表墓誤矣

行李

人將有行必先治裝謂之行李此語本左傳僖公三十年行李



之往來共其困乏襄公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人資服錄謂李字除果名地名入姓之外更無別訓杜注以使人釋之為不窮意理當是使字之誤衷按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國語行理以節逆之並用理字史記天官書騎官左角曰李漢書作理司理刑官也胡建傳黃帝李治管子法法篇舉陶為李皆作李可知二字通用皆治事之稱猶孟子之言治任也

說文貌部𠵽字注𠵽𠵽戲笑兒从欠之聲虫部蚩字从之而口部無𠵽字袁按以𠵽為𠵽之本字也玉篇載𠵽字乃楷家所增然以𠵽得聲向為變而不失其正陸機文賦雖濟發子巧心或受𠵽為指目𠵽字乃傳寫之譌其時猶不以𠵽當𠵽乃李善注𠵽屋考古錄卷四

其軍三單

毛傳三單相襲也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鄭箋節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奕為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二說要以羨義為長襲按周出軍之制有二大司馬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家為軍五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小司徒所謂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之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是家出一人鄉為一軍天子六軍既出六鄉諸侯三軍自出三鄉

故國官云公徒三萬是也又田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一人千戈備具是謂采馬之法進而計之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應得七萬五千人已合天子六軍之數此計地出軍之法也所以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法若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軍也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也夏殷大國不過百里與用制大小懸殊故通計一國之人以為軍數適滿三軍非若後世之家出一人已滿三軍而猶有羨卒也故曰單也

徹田為糧

孟子論井田之制以夏為貢殷為助周為徹顯分其制及引大田之詩又謂雖周亦助可知助徹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是什一獨不得通助徹之名者此蓋因諸侯去籍孟子未由考之耳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傳云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可知公田之制自夏已然公劉雖由夏居豳亦循有部之舊而不改也然則貢即助即徹皆不離乎什一而稅課以公劉創什一之稅可乎大抵周家一切典禮多夏殷之制特其斟酌損益少有不同耳如徹田三軍是也議者多以此二者為周家田制車制之始誤矣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非其顯證乎詩謂公劉徹田者召公特就其時之



制而上加之耳

釜庚

論語包注釜六斗四升庚十六斗乘十六斛襄稱疑夫子本不欲如何所益之數乃較所與者而三倍之戴震考工記圖考以庚為二斗四升旅人豆實之而成穀陶人庚實二般其明證也包氏誤以數為庚耳但所云鼎欵足為鬲而無足則釜竟以鬲與釜為一物夫鬲實五般是受六斗釜亦受六斗乎因與友人江君定甫反復辨論迄正其說按說文鬲部鬲六斗四升或作釜周禮廩人陶人桌氏注並云量六斗四升曰鬲左傳昭二十豆釜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注六斗四升小爾正區四謂之釜古之訓釜者無不以六斗四升當之戴氏震于陶器屋考古錄卷四

一條語欠分曉耳至以庚為十六斗者亦不獨包氏杜預左氏傳注粟五千庚作十六斗惠定宇儀禮古義車乘有五數一條以論語注證之皆誤以數為庚也量數起于黃鍾律術志十倫為合亦作合倫為合蓋合誤為十廣雅倫二為合可取而證也其他升豆斗區諸器古訓無異同般則先鄭以為受三斗康成以為斗二升明有旅人豆實三而成般之明文可證自當從康成說無容疑議說文料量也玉篇今作庚弓人絲三郎漆三斛注疏無明文據字書當為庚之本字周禮中庚字皆當作料為是聘禮乘有五數疏十六斗曰較小爾正釜二有半謂之較注一斛六斗也集韻引聘禮較或从艸至若鍾之為較說者不同左傳襄二十九年儀國人粟戶一鍾注六斛四斗昭二年釜十

則鍾廣雅釜十為鍾同小爾正二在謂之鍾注八斛淮南子要術篇一朝用三千鍾注十斛莫得而折衷也乘之較據聘禮十較曰乘小爾正鍾二謂之乘皆為十六斛論語注自當從之而徐氏說文諸語又謂二石為乘廣正庚十為乘又其各自為說者也

筍

筍之見于風詩有二邶之谷風云毋逝我梁毋發我筍齊之敝筍云敝筍在梁毛氏於谷風詩傳謂梁魚梁筍所以捕魚也敝筍傳遂不復言小雅魚麗于罾傳則云罾曲梁也寡婦之筍也以爾正證之釋訓云凡曲者為罾釋器云寡婦之筍謂之罾以說文證之网部罾字注曲梁寡婦之筍魚所留也仲部筍字注曲竹捕魚與毛傳並合郭氏爾雅注又申之云凡以博為魚筍者名為罾孔氏詩疏云曲薄也以薄為魚筍其功易故號之寡婦之筍非寡婦所作也襄按其制有二以筍制梁下但為竹門防魚出入者鄭司農周禮廩人注所謂堰水而為闕空以筍承其空是也故谷風先言梁後言筍敝筍既言筍又言梁毛傳但謂筍所以捕魚也有以竹為梁與蟹斷異名同實者邵氏爾雅正義所為今南方排竹水竹疎節相維謂之魚簿設門焉隨潮為啓閉是也故毛氏直以罾為曲梁也

毛鄭昏月辨證

娶妻之禮以昏為期故謂之昏禮其禮有六曰納采曰問名曰納吉曰納徵曰請期曰親迎儀禮詳載之不聞定以何月也毛



公釋詩以秋冬為昏之正時解家謂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于此荀子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二說乃毛公所本鄭箋以仲春為昏之正時此則本于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周禮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也故桃夭篇毛意不言華時鄭說則謂年時俱當貌有苦葉篇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毛謂親迎鄭但以爲請期東門之楊篇毛謂不逮秋冬鄭以爲失仲春之月綢繆篇毛指三星為參謂不得初冬末開春之時故陳昏姻之正時以刺之鄭指三星為心謂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昏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標有梅篇毛意梅落喻男女年衰以男自二十以至二十九女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為盛年自季秋至孟春惟其所用若男三十女二十為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上二章陳年盛正昏之時卒章乃蕃育法也鄭意梅實喻時之盛衰據周禮仲春為昏是其正此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言及者汲汲之辭故三章皆為蕃育之法非仲春也上二章陳及時行嫁卒章言夏晚大衰不復得嫁待明年仲春亦是及時也孔穎達各隨文疏證不加論斷東晉五經通論辨昏月言之甚晰其略謂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為貶褒若昏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于姬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于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於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

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識何哉桃夭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其次章云其葉湲湲有實其實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益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萬人必在俱失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子乎毛鄭兩家仲長義皆不通通年聽昏蓋古正禮也

考終命

考終命孔傳以為不橫夭非也此句屬貌對下惡言當以鄭注佼好至老為是荀子成相篇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即此意也

啟

考啟字音爾雅音義云啟本亦作莖去及反讀者或作苦見反廣韻二十一震三十二霰並收與釋文合均應作去聲讀余疑以腎字讀去聲啟字讀上聲今乃知啟是去聲而腎字在十六軫又宜讀作上聲此新得也書之以懲昨非

啟屋考古錄卷四

儀徵阮亨梅未阮長生小雲校



啟匡考古錄校勘記

丹徒鮑鼎

序既手撰

弦詩鬪酒 抄本作賭詩鬪酒此序抄本置卷後按序云書既成略誌數言於簡末據此宜為後序而不當前列鈔本是也

墓誌銘

君諱衷 衷鈔本皆作襄刊本除墓誌銘外惟卷端題名作衷篇中衷按字則多作襄按或作襄按前後參差今據阮元廣陵詩事及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均作鍾衷為是蓋衷字不恒見草稿漫漶形近於襄遂錄者遂漫然改之也

卷一

考古錄校記

校正字畫

不必改為荷筱荷也 史字誤當作史

廢止也 廢當作底因爾雅釋詁底廢連文故誤為廢

其器宏以奄 宏當作闊

公羊傳如隱元年 元字誤當作二

从哲从日 哲字誤當作析

論語注有得失

但獸畜無知 若人能供養父母 按此俱引論語疏文獸畜

疏作畜獸人下疏有唯字

言孔子之遠于世情 按論語包咸注作言孔子之言遠于事

而後以野畜之哉 畜抄本作斥

孝弟之子 子抄本作心刻本誤

省字當讀生上聲

言入此中者當察視不可妄也 按漢書昭帝紀注者作皆

嫡孫承重

重既虞而復埋之乃復作主 按禮檀弓鄭注上復字衍下復

字作後

豪無干涉 豪抄本作毫按豪毫古今字

古詩用律句

不是揚州百鍊時 時抄本作銅

論語鄉人儺攷證

鄉人士君子尊于戶房之間 按鄉飲酒義戶房作房中

考古錄校記

索室中驅疫鬼 按論語鄉黨篇鄭注驅作逐

即月令季冬之月至皇侃疏以為季春之儺失之 按此條論

語古注集箋引之是也無是字

孔融注 融字衍

春秋衛輒據國罪案

以曼姑之義為可以距之也 按公羊哀公三年傳義下有固

字

似輒不受父之命 似抄本作以刊本誤

世子還國書纂 纂抄本作纂刊本誤

傳以失矣 以抄本作已然此乃引穀梁傳注江熙語本作似

后稷妃



是其所本 抄本下有注云漢書古今人表姑人棄妃共十字刊本脫去

問

一由衛至魯 此條論語古注集箋引之亦作衛按是時出公遜于宋不當云衛作者既未之檢引者亦不加察也  
或有事問人 論語古注集箋引此或下有自字

假借字

若鳩楚定 按左氏定公四年傳定作竟

雖無勇靡之靡 按羅無勇靡之左氏哀公二年傳文羅誤為

雖靡誤為靡當作靡之下尚脫一之字

親族

考古錄校記

然則古人謂姑姊妹 是為父妹為姊妹也 按左氏襄十二年疏謂姑下有為姑二字是為作是謂

齊環怙恃其險弃好背盟陵虐神主 按左氏襄公十八年傳

怙恃其險下有負其眾庶一句文既全引不應獨刪此句必係

奪去

曾臣聚義 聚抄本作取刊本誤

防露

楚客放而防露作 抄本下有本注二字

何焯謂豈不夙夜 謂抄本作以

三滴

敦彼淮濱 按文選李善注作鋪敦淮濱與詩合

敦字十音

莊子脫劍篇 脫字誤當作說

周禮司几筵每敦一几注敦讀為燾履也 按周禮注燾下尚

有一燾字

卷二

五祀

昭公二十五年 五當作七

亦得五祀 得當作備

水之所用祀 祀當作事

司服祀昊天上帝皆用大裘 按昊天上帝四字當為五帝二字之誤故下云皆用大裘若祇祀昊天上帝則不必用皆字

考古錄校記

更不待言亦作井 按呂氏春秋注亦作或

大宗伯小子等 小子當為小祝之誤

儀禮士喪禮亦言五祀 按既夕禮言五祀非士喪禮也

聘禮使者出幣於行 按聘禮幣上有釋字此奪去

九合諸侯

鄭元以孔子云至謂九合不數陽穀者非也 此段論語古注

集箋引之故後人有以公子結之盟當之者以作疑宗服故也

宗作宋甯母左氏傳謂修理于諸侯甯上有盟字理作禮公羊

謂叛者九國公羊下有傳字

本僖公十六年 十上脫二字

染草



囊蘆豕首 按周禮注彙作素

可以染絳 絳為紫字之誤

其染繒 其下脫花字

母艾藍以染 母為母字之誤

蓼藍染綠大藍如芥染碧槐藍如槐染青 按通志蓼蘭下有

如蓼二字以下二句例之不當刪削

釋文本作椽說文一名樣 按釋文本下有或字又按說文椽

柔也其阜一曰樣

徐鉉曰今俗以此作艸木之艸 按說文作作為

或謂之為桐 按陸璣詩疏無為字

狀如杞齒 按杞乃禾杞之謂爾雅注作杞

考古錄校記 五

本草有白華者有赤華者 按此乃爾雅疏文上當增疏字不

應與注合 又一名陵翹 按爾雅疏作長翹

人采作滋染阜是也 按爾雅疏阜下有草字又按爾雅注疏

校勘記依元槧本阜草作木蘭云監本同舊本木蘭作本草闕

本毛本作阜草據此則鍾氏所引注疏皆據汲古閣本

七八月華紫 按陸璣詩疏月下有中字

注謂葩宜為蕝 按爾雅注葩作葩

芭杞

曝有杞秧 曝抄本作隲刊本誤

豐水之芭杞 杞字衍

序勺之山多荆杞 按山海經多荆杞上有其下二字依下文

餘莪之山其下多荆芭例之不當刪去

餘莪之山 按山海經莪當作莪

歷名之山 按山海經名當作石

如楊而赤理 按山海經如楊上有其狀二字

維宜芭苴穆楊 按山海經楊下有是食二字

榆

菴莖今之刺榆 按今之刺榆四字乃爾雅注文菴莖下當增

注字

粉白榆 按爾雅當作榆白粉

山粉榆有束 按說文束當作束束古刺字束乃束縛之誼

考古錄校記 六

爾雅莖莖 按爾雅疏莖作莖

五代史 則歐陽五代史也 歐為歐之誤字下同

然歐史金重體裁 金抄本作全刊本誤

區之陶岳史補 按文義區之當作區區蓋其稿本必寫作區

之字草書作之字形相近遂誤書為之字矣

樊遲少孔子四十六歲

孔子卒于哀公十四年 孔子年已七十一矣 則其時正三

十五歲 以二十五歲之人 按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作者

誤記為十四年故以下均遞差三年七十一當作六十八三十

五當作三十二二十五當作二十二又按孔子卒年七十三即



使卒於十四年則十一年孔子正當七十歲亦不得云年已七十一也

弱冠二十成人 通得名曰弱 按曲禮疏冠下有者字名下無曰字

廟堂二字見呂氏春秋

皆指人君 按困學紀聞指作謂

呂覽名類篇 按當作召數篇

夫修之廟堂之上折衝于千里之外者 按呂覽修之下有於

字于作乎

非謂人君 抄本非下有第字

衫

考古錄校記 論語古注集箋引此作元服也

畫也 按孟子注作畫衣也

兄弟畢于立 按士冠禮于作衫此誤

山梁雌雉

無供張絲役之勞 謂共具周設 按漢書上供字作共下共

字作供

荀子榮辱篇臭之而不嫌于鼻又三臭之不食 按荀子臭上

有彼字不作無三臭之不食乃禮論篇語又下當增禮論篇三

字

得而復釋之 按呂覽無得字

子路從而執之 爾雅秉扶執之 之當作也

卷三

五經博士辨證

而不著其為武時 武下應奪帝字

則不若史記之明了矣 了抄本作瞭

邱易大小夏侯尚書 抄本邱上有梁字刊本奪去

為河南太守 按楚元王傳作河內太守

平常紀 常為帝之誤字

徵天下通經 按平帝紀通經作通知逸經

又參之後書 抄本後下有漢字下並同

穀梁傳序注並釋文 注字誤當作疏

亦沼孟堅之誤 沼抄本作沾刊本誤

考古錄校記

陳元尚書訟左氏 按後漢書儒林傳尚當作上

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 按范升傳恐上有將字

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

按陳元傳衛太子好穀梁下有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

好穀梁十五字若刪去則即位一語未知所指戾太子未即位

而即自殺也此必奪漏無疑

所以網羅遺逸 網為網之誤字

使發左氏大義 按賈逵傳作使出左氏傳大義

詔令撰歐陽大小尚書 按賈逵傳令作命大小下有夏侯二

字

絕朱與興同朝 朱抄本作未刊本誤



石渠論五經殿中平公穀同異諸儒

太子太傅蕭望之 按宣帝紀之下有等字

白虎觀諸儒考證

奏白虎奏議 按章帝紀上奏字作作

魯恭以經明德召與其議 按魯恭傳作魯恭特以經明得召

與其議

師傳諸儒

漢師傳諸儒 按此條所引皆後漢人漢上宜加後字俾與西

京相別

光祿勳劉昆 抄本上多一有字

橋庇

考古錄校記

史記作矯疵 按史記儒林傳作矯子庸疵亦著其字

楊政

楊政 按後漢書儒林傳作楊正

緱氏

並相沼不改 抄本沼作沼刊本誤

春秋闕文

杜注此年無冬蓋闕文 按杜注蓋作史

昭公十年至何忌不言何闕 按此段次昭公八年于十年後

又次定公六年于十四年後次序倒置當是鈔胥之誤也

何忌不言何闕 按杜注闕下有文字

文公三年 三為元之誤字

定公十七年 定為宣之誤字

又知秦將楚詩書 楚抄本作楚刊本誤按公羊傳注本作燔

胡母生 母當作毋

惟於僖公三十三年 下三字當作二

晉自莊公以前 按穀梁注以作已

卷四

釋雋

倍人曰戎 千人曰選 按左氏傳疏戎當作戎千當作十

鬻鬻

釐爾圭瓊 此上當增大雅二字

賜詩未祭 詩抄本作時刊本誤

考古錄校記

菴者芬香條也 按鄭箋菴者上有謂之二字

蓋以其不用蕪而用鹵知之 鹵抄本作鹵刊本誤

五世希不失

左昭二十四年 按此下所引樂和語在二十五年四當為五

之誤字論語古注集箋引此亦作二十四年蓋沿其誤而未之

檢耳

季桓子初得政 桓為文之誤字

孔注謂季文子初改 按初改當作初得政抄本改雖作政不

誤然仍奪得字

隋數

高陽之弟二子伯蓋也 按水經注高上有帝字蓋下有者字



爾雅句讀

謂霍山為韭 為抄本作出刊本誤

芾小也

蓋見受樹之情 受抄本作受刊本誤

切磋琢磨

襄注家謂之鵠 當作襄按釋器注家謂之鵠奪去按釋器三

字遂不可解

詩疏載鄭氏逸注一條云 按此乃論語注鄭氏下奪論語二

字

毛傳此豈弟與爾雅不同

當是傳寫誤耳 按正義傳作轉耳作也

考古錄校記

然則齊風義駮篇 義駮抄本作載駮刊本誤

匏瓜

言匏瓜得繫一處者 匏抄本作匏刊本誤

解說珠不明白 珠抄本作殊刊本誤

叔向謂匏不材于人 按此引國語文叔向上當增國語二字

宜佐理時務 按皇疏下有為人所用四字

猶言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以挹酒漿也 論語古注集箋

引此簸揚上有以字

悲織女之獨勤 按阮元瑜集悲作怨

坊

狀若花 亦以表識衢路 漢始復修 按古今注花下及路

下均有也字修下有馬字

行李

告于寡人 按左氏傳人當作君

黃帝李治 按胡建傳治當作法

啗

說文貌部 貌字誤當作欠

其時猶不以啗當吹 按文義吹字當作吹

其軍三單

止則婦女在內 按詩疏止下有居字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家為軍 按周禮家當作人

與用制大小懸殊 用抄本作周刊本誤

考古錄校記

釜庾

論語包注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按包注作六斗

四升曰釜十六斗曰庾十六斛曰秉此所引乃朱注義同而句

則殊也

襄竊疑夫子本不欲如 如下奪此字

說人豆實之而成穀 按之當為三之誤字此因草書三字寫

作日與草書之字作日形近故抄胥者誤以為之字也

左傳昭二十年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 按

此昭三年文非二十年也

戴氏震于陶一條 陶下當脫人字

律術志 抄本作歷術志按漢書當作律歷志



昭二年釜十則鍾 按此昭三年文非二年也

二缶謂之鍾 按小爾雅二缶作缶二

淮南子要術篇 術當作畧

說文譜譜 當作說文韻譜

筍

竹部筍字注曲竹捕魚 按竹當為句之誤字又魚下奪筍也

二字

凡以博為魚筍者名為罾 按爾雅注博作薄

所謂偃水而為闕空 按周禮注無而字

邵氏爾雅正義所為今南方排竹水竹疏節相維謂之魚簿

邵當為邵之誤字又按爾雅正義為作謂下竹字作中維下無

謂字

謂字

毛鄭昏月辨證

故天桃篇毛意不言華時鄭說則謂年時俱當 按華當為年

字之誤則謂下當奪男女二字

伯姬歸于姬 鈔本下姬字作紀刊本誤

若萬人必在俱失 毛鄭兩家仲長 按五經通論萬作常俱

失作仲春仲長作俱失抄本刊本皆誤

墓誌銘 以下補遺

周官職小 職抄本作識刊本誤

卷一

校正字畫

豕盲視而交睫 盲抄本作育按當作望

論語鄉人儻考證

多廢新義 廢抄本作發刊本誤

卷二

染草

即積 積抄本作積刊本誤

梳枇

顏即古注 即抄本作師刊本誤

卷三

五經博士辨證

以備顧問 間抄本作問刊本誤

考古錄校記

橋庇

臂疾與此不同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臂下奪傳字

白光少子

白光少應是兩人 少下奪子字

卷四

釋雋

謂若太叔段之此 此抄本作比刊本誤

是書刊行未久即遭諸寇之亂板燬于兵故傳本極少歲丙

寅上虞羅經之振常世文得抄本文字多舛誤屬為讎校未

能盡如是正也今年春聞南陵徐積餘乃昌年伯藏有刊本

因假以比勘有鈔本不誤而刊本誤者有刊本不誤而鈔本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誤者亦有兩本皆誤者知鈔本別有所本非由刊本傳鈔因參稽各書逐一詳校成校記一卷按佳里堂所撰鍾氏墓志銘稱其于鍾氏沒後窮三日之力刺其散稿之精華輯成此書知此本非鍾氏所手定奪誤之處鍾氏生前既未及校改沒後他人代輯終形隔膜即有所疑姑仍其舊故刊本既多舛繆鈔本亦自不免蓋其原書本誤非可責之鈔胥與刻工也幸未首夏丹徒鮑鼎識



嘉慶癸亥重鐫

# 二初齋讀書記

詩文集  
經籍錄要續出

涵和堂藏板

## 二初齋讀書記卷首

序

華亭倪二初先生以穎悟之才深思好學自經傳史籍以逮諸子百家靡不殫精研究所作讀書記十卷蓋於披吟時心有默契隨時登錄或亦閒採前人並不屑為堅白同異之辨而旁搜遠紹提要鉤元能使古先哲未發之精蘊躍然紙上所謂明辨皙也純粹精也夫自我

朝考掘之學盛士知服膺於古然或恃其所見自謂遠過儒先而抵牾叫號之習不免焉是其性情

讀書記

卷首

十

先失之而學於何有余交先生兩年循循然言若不能出口而湛深之思和平之養接其人即無異讀其書是書出而讀者又可以想見其為人則於學庶幾矣或問是書何如古人曰王氏困學紀聞黃氏日鈔之亞匹也既堂沈業富

余平生畏友倪二初強學力行篤實君子也從先君子遊請業質疑恂恂如一日迹其根本之地朋友之間皆有遠過人者以此益信其篤實而能強學力行者也二初木訥寡言笑非臭味相投莫識其志趣始在同學中但見讀書必有課程耳其後



二初學益進用力益勤經史註疏諸子百家殆無不究心探討約舉一二如讀周禮於方田句股有所未明則遂通九章之學考論禹貢水經則古今方輿因以昭晰竝切要有用其他象緯鐘律之屬浩博淵微皆經研精覃思非止涉獵而已所著讀書記一書亦足見其大概也第二初不惟博洽是務其留意尤在小學近思錄暨元明以來諸大儒之書反覆尋味絕不自言得力處獨時時折衷於先君子前君子深契之夫非其所以為慥慥者哉二初歷試聲名雀起常若無甚喜愠於得失閒

讀書記

卷首

三

者故於同學中闐然屢次見賞於宗工哲匠二初亦闐然秋闈屢薦幾售而不售旁人為之扼腕太息二初亦復闐然嗚呼二初雖不遇以明經老其不可及也已吾鄉唐堂先生既遇而不終其官讀書至老不衰南浦先生讀書焦邨并不以必遇為重一登賢書終老不出先君子出兩先生門每樂道其文章行誼吾黨大抵與聞之逮晚年益喜觀朱子書二初之學未始不本先君子要亦其居恆篤實之性固然也余自庚辰後或去留京師既而往還閩中若吾鄉徐耕莘先生及江陰是仲明先

生於二初尤推服規勉此余疇昔所未知何莫非諸君子相與以真而能如是與余既歸里二初又往陝右至河東歸未幾二初先余去世矣惜其不得留為老伴也讀書記序即其在河東時運使沈既堂先生重其人見其書而為之者茲合嗣晉卿將營葬事并遵遺命置祭田為久遠計仍持讀書記諄諄屬余為序余曰是書既有序矣余何必贅邪惟余與二初及事先君子於草香居中始末二十餘年雖及門漸散至今思二三直諒離台周旋光景歷歷如昨二初後先君子歿又十餘年余不

讀書記

卷首

三

免閒以奔走荒落因循二初一如其壯盛之日愧不能窺見深至而猶能道其學問之大端又感令嗣孝思足為鄉黨中取法是不獨慰二初於地下也其又惡可以無言乎若其事行之詳已具家傳行略不再著秋農王寶序

跋

余年十六負笈王孝簡先生門與二初為同學二初長余五歲補博士弟子矣時受業先生門者數十人暇輒相聚笑語為樂二初兀坐一榻誦讀不少輟甚或羣呼亂其佔畢二初兀不為動讀書日



有課程暑夕苦蚊則置雙趺巨甕中務畢其程而後已儀禮暨周官序官苦難記同人故指尤難者強二初倍誦不遺一字率爲常其致功堅苦且精熟概如此至其獨契程朱之學則同堂不一問二初亦不言蓋以默識爲宗故始終內而不出但見其處師友閒不徇時趨不立厓岸終日恂恂相飲以和而已厥後余與二初各以食貧授徒四方或閒歲一見見則道勞苦外其飲我以和猶前日也余後又作汗漫遊南溯閩漳北走京索二初亦至關隴折而東北由澤潞踰太行以歸蓋不相聞者

讀書記

卷首

四

二十年迫余歸而二初已作古人矣爲之泣然往者人皆稱二初粹然儒者也余固知其粹然儒者也要其平生得力不自言終無以測其所至今余杜門數年人又稱令嗣晉卿亦儒者則二初爲有後矣晉卿規言矩步如余往時見二初故樂與相過從得請二初齋讀書記讀之讀罷掩卷自嘆甚愧謝陋不足知第舉一二如論聖門問政問仁言豈一端而無問學自後世開講學之風新義日出古訓不明轉令先儒不能辭濫觴之咎云云則其根柢可概見論無極先天及孟子行之不著章苟

非深造見道豈能爲此創論又解論語禘祭應如古說若依趙氏則敦本有餘達用不足遠識宏議類非空言嗚呼吾儒之學聞道爲先致用爲實二初已兼有之他若博綜羣經義疏諸子百家貫穿天文輿地律呂等學抑餘事耳今而後余深知二初矣惜竟賈志以明經老也振而起之其在晉卿乎脫余不卽且暮老且死尙冀見其克承家學而實致其效於世也爰識其後而歸之百室盛瀨元

家傳

吾友倪二初名思寬原名世球字存未華亭人二

讀書記

卷首

五

初其別號也家貧績學再薦不售年五十八以歲貢終余旣哭二初於寢門歎平生知契大半彫謝其用功篤志實推二初爲最不有銓次後人何所取則焉一日功有常而不期凌躐也凡讀書日不過五百字務在精思熟讀凡他人遊戲謔浪及幢擾往來二初無所與暇則對書默坐人或戲之二初若不聞一日虛其心而不自滿溢也凡所讀書無論已解未解一經質問必再四躊躇或反詰其問難之由而後倒廩傾困以出之他人之無而爲有斷斷然辨之不已或躁急而不俟言以去者二



初亦弗問也凡此二者小學分年日程諸書明白言之而二初能真實行之無久近無作輟嘗見其二十年如此以後可知也吾師孝簡先生為南浦先生入室弟子好讀宋儒書尤酷愛朱子幸以此教及門而二初奉先生訓尤謹凡元明許魯齋胡敬齋薛文清諸儒及

本朝陸當湖先生皆所以接武考亭者承先生教力行不倦笏溪徐丈耕莘嘗以所著朱子要語屬訂証并重付託至於註疏今世所謂漢學也閒因一二字義闡其精微他若水經注講論山川水利

讀書記

卷首

木

亦嘗得其要領以及算數之技靡不研究凡二初所致力者皆實學而其用功也皆實功視沾沾記誦詞章之末則陋矣數年來余浪遊鹿鹿二初習靜在家學益淹博即遠客關隴太行皆有以考其川巖審其形勢其所著讀書記廣大淵深讀之有未解者不獲與二初商略於孤燈細雨之中而二初逝矣其可歎也夫其可惜也夫

鍾晉曰二十年前江陰是仲明先生寓書於二初曰見必真見非以影響形似為見得必真得非以規摹襲迹為得準此言學允為實益旨哉言乎二

初殆已勉勉於斯矣倪氏出於毘陵雲林之後家譜舊存族叔家做麓底其人係貿易棄置弗問數年前二初檢得之喜甚近有疑其附會者甚矣子孫之不可以不讀書也康廬鍾晉

行略

嗚呼府君歿後忽忽十八年矣茲將葬因家貧未備墓誌謹述行略太守松溪胡公為填諱焉府君姓倪氏諱思寬原名地球字存未號二初籍隸華亭五世祖承甫公諱鉉饒家資由南匯張江柵分典鋪於華亭之亭林鎮高祖家焉高祖蔚文公諱

讀書記

卷首

七

彩曾祖端脩公諱忠淳兩世讀書家漸落大父羽苞公諱廷梧大母張太孺人生府君一子六歲受書承庭訓過目成誦講大義輒通曉曾祖母有疾哭諸別室悲甚曾祖母歿後家益窘屢缺饗殮府君曰貧何傷只在讀書耳年十三從塾師遊甫操觚語不猶人萼咸願先生見之語大父曰此君家寶器也年十七負笈郡城王孝簡先生門先生讀書一室惟府君晨夕偕處未嘗與同學燕遊或斥以為迂如不問也者講經義一句一字必求其當每有陳說默合先生意年十八受知督學崔公首



取補博士弟子年二十三移居通波門外樂步趨之便明年娶我母張孺人佐大母理家政以堅苦自立俾府君專力稽古年二十五督學雷公科試拔取第一與考選拔卷最激賞因未補廩格於例雷公惜之乃食餼於庠嗣後歲科試屢冠軍宗工哲匠皆嘖嘖稱賞名日以著而府君益聞然讀十三經註疏及子史百家矻矻窮年因邁嗜血疾醫者勸養疴府君披閱如故凡義理闡奧至典章名物律呂音韻之學靡不精心闡覈竝能悉古今郡縣沿革山川形勢險易後歷秦晉一一如舊遊而

讀書記

卷首

八

天文經緯度數里差時刻亦考稽洞悉兼通九章開方句股諸術有算法策膾炙人口文則肆力於漢魏六朝詩規選體兼及唐人平生以內而不出四字銘諸心故博通今古而恆得其要領時取小學近思錄及諸儒先書心摹手指大旨宗朱斥陸尤不喜西河毛氏元坦隨侍庭闈見其神恬其言訥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終日欣欣如有所得而不欲出諸口自始至終雖造次顛沛未嘗違也事親善承意志孺慕溢於言色館貲無私蓄每事必稟命而行乙酉迭遭大父母喪焦肺傷腎幾不

欲生從叔父古林公勸之曰承先啓後賴兄一人毋過毀滅性府君聞而稍節然嗜血之疾已增劇矣叔祖渭超公貧病不娶府君事之如父及歿喪葬盡禮古林公年逾弱冠始習舉子業府君諄諄訓課入泮後研精經史忽以書案株連府君援母老丁單例屏當納贖致書給諫芑野范公懇請當路給諫感府君友愛極力斡旋經相國許允將入奏以浙江書案踵起中阻移籍陝西白水府君庀其家事雖嚴寒溽暑僕僕奔馳不言勞瘁給諫嘗謂松溪胡公曰文行如二初其今之古人乎丙戌

讀書記

卷首

九

冬孝簡先生寢疾府君日往問焉及歿與同門議私謚作輓辭長篇以哭之太史王公史亭識其後曰孝簡先生文行得此宣示圓音矣其感激師門流連道誼痛九原之不作懼汾陰之失傳則中郎之書郭介休碑也府君訓學者以變化氣質為先文藝各因其性所近優而柔之饜而飫之無不得也有及門某者居莘莊適來告匱以所積館貲百金借之後某力不能償獻書一篋府君笑而受焉卽還其券人服其量婁邑徐耕莘先生嗜理學與府君談論輒心折臨歿出所著朱子要語二十八



卷託訂校收藏并以藏書數十百種贈曰我未有後且乏承祧不爾恐爲覆瓿矣府君曰所託則諾書值千金取之傷廉必不可先生感而流涕江陰是仲明先生聞府君名寓書訂交休寧戴東原先生寄考工記圖屬校正皆未謀面而異地知心有如此者其館琅邪王氏也王公史亭聞人公訥甫各以著述就商僉謂蘊蓄湛深不可涯涘府君益欲然不自安蓋以實勝而不欲以名勝者故不事於聲氣應求昔有吳郡顯官欲過訪屬明府姚公友研爲先容府君婉辭之嘗曰君子淡以成豈必

讀書記

卷首

十

殷勤交接哉迨至中年爲顯親計曰我家百年來如雲旂公家修公費志場屋先子湮沒不彰倘得一第以報先人固所願也已亥太和李公名之萼得卷薦魁主司金圃謝公許諾繼以五策條對力請至再謝公疑而齟齬竟未獲雋李公不欲更中他卷本房缺額後過太和見李公示所刻同門卷曰此第一佳構也得而復失命也如何庚子來安胡公名翠仁得卷力薦溢額見遺府君曰吾其樂道終焉可矣貢入成均恭遇

覃恩以正貢改恩貢就職復設教諭辛丑應松溪

胡公聘胡公府君同門友也遂遊華嶽抵西安時古林公課徒叅府張公署讀書不輟府君往與聚首且同觀碑林考古今石刻憶別十餘年始得重商舊學府君快然曰我宗讀書之澤其猶未泯乎繼赴山西陽城邑憩仰山書院中與桐城汪公名志伊有學問之契旋至東冶鎮講學於太行之巔四望皆山王屋砥柱析城諸峯層層朝拱路崎嶇如入白鹿洞府君題其齋曰萬峯居日陳四書五經及濂洛關閩諸書反覆研求得其精蘊先風霽月中灑然自得也嘗謂及門曰工夫切要在動靜

讀書記

卷首

十一

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此不待煩言視力行何如耳所可與前人參得失者惟經傳訓詁而已爰取篋中所存手加釐定著讀書記十卷經籍錄要十二卷文選音義訂正二初齋詩文集及雜著數種癸卯赴都名公卿器重之或以四庫館纂校薦府君辭之而往運城既堂沈公揚州宿學也轉運河東與府君論學欽爲純儒見所作賦嘆曰此唐人之音也刻入古今賦略索取著述悉弁以序鈔而藏之府君偕及門出遊望中條歷鹽池池在山陰山有風洞得南風產鹽乃夥作歌熏樓記繫以詩甲



辰回太行訓課之餘層巒疊嶂閒每攜書憩息焉  
經土堆爲東冶最勝以楚辭中魁堆名之作詩紀  
事後遊小嶺有異人畱入古廟取柿酒槐茶相餉  
且有贈言若素識者然荒涼野趣輒徘徊不已得  
句云野廟淒涼人迹古荒途歷落遠遊驚蓋有觸  
於先幾也時松溪胡公擢守贛州聘府君主席書  
院而府君竟作歸計矣歸未久丙午之春猝病痲  
半體麻木調理稍瘳舉家喜府君曰未過六月不  
足喜也及六月望命元坦曰我在草香居中讀書  
之樂如在目前未嘗爲人言之自離講席後每有

讀書記

卷首

主

所得亦未嘗爲人言之誠不欲人知也夫子嘗曰  
朝聞道夕死可我雖未聞道然死覺其安意者明  
日之夜其庶幾乎念我祖我父貧而讀書清風明  
月致足樂也今墓在青浦柰山之麓恐日久侵削  
汝當稍設祭田爲綿遠計且守貧守約閉戶讀書  
我願已足十六日氣喘然猶強起與醫論病夜半  
喘甚願謂我母曰予所言信否其聲清朗言畢而  
逝痛哉府君雍正己酉四月初十日生乾隆丙午  
六月十七日卒享年五十有八配我母張孺人生  
元坦郡庠廩生娶張氏繼娶沈氏女一適范春濬

孫男一 頌堯 娶王氏嘉慶癸亥十月二十一日葬

府君於婁邑上四畝之原府君安貧樂道造詣深  
潛其溫厚和平之氣見於面盎於背而卒不明言  
其所得蓋始終內而不出者也記有云無美而稱  
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 元坦 不敢溢美以  
誣先人而追維梗概缺漏滋多惟冀

仁人君子採入志乘俾潛德幽光不終泯沒則世  
世子孫感且不朽矣男 元坦 百拜謹述

祭田記

今夫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燕雀猶有啁噍之

讀書記

卷首

主

頃焉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而葬祭爲重舍此  
而他求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尙得覩然爲  
人子哉 元坦 於先君子生時既缺奉養歿又不克  
盡禮奄忽至今夫復何言惟是先君子安貧樂道  
齋於自奉而厚於祖先有足垂諸不朽者溯五世  
祖承甫公墓在南匯舊有祭田三十一畝零百餘  
年來謹守勿失高曾祖三世讀書家漸落先君子  
不言治生賴大母勤儉繼以我母艱苦親執箕帚  
操井曰且紡織佐饗殮先君子中年館穀稍豐置  
負郭五十畝及易簣時遺命已載行略矣今我母



年近八旬 元坦亦已半百辭生徒作杜門計惟弗克承歡是懼癸亥冬經營先君子窀穸恪遵遺命以華亭縣三十九保二區石五畝北騰字圩上則田四十二號一畝五分四十三號四畝九分九釐婁縣三十九保二區鄉三畝致字圩上則田一號二畝八分一釐九毫四十九號四畝五分六釐三毫五十號七畝三分零四毫一百十號一分八釐一百十二號二畝六分六釐三毫四十三保一區上四畝積字圩上則田七十八號一畝八十號六畝五分二釐五毫共田三十一畝五分四釐四毫

讀書記

卷首

古

為曾祖端修公以下祭田青浦婁邑新舊兩塋凡祭掃修葺均給於其中餘田不足以餽饋鬻蓋處瘠土則善心生先君子為子孫讀書計深且遠矣擅賣此田者以不孝論倘日後子孫蕃衍做五世祖祭田例按年輪管春秋祭享罔或疏焉嗟乎啜菽飲水盡其歡還葬無椁稱其財斯謂孝今死不能速葬生未能盡養即手澤猶存而緬想音容恍惚不可得其何以無忝所生而使我父瞑目於地下哉能勿痛哉若夫祭田之舉勿替引之或推而廣之是在我子孫云男 元坦百拜謹記 卷首終

二初齋讀書記卷一

余姆溫故學心有所得輒自錄記以待他時再思歲壬寅館於山西澤州東治署齋深山清寂課餘無事爰取前所錄記重加刪訂名曰讀書記俟質諸君子庶幾有以教我焉華亭倪思寬

考工記匠人水地以縣當謂地之中央水平器邊有縣地之四角又有縣以參驗地之高下是中央四角俱有縣也置槩以縣是高下既定之後於地之中央以縣正槩以正四方是但中央有縣也鄭

讀書記

卷十

十

註脫水平器邊有縣一層故補述之五刑有服五服三就蔡傳謂大辟棄市宮辟下蠶室餘刑就屏處此解三就最合至服字訓服罪則意義太深與下有宅不配須參周禮司刺上服下服註疏凡行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行之規識在體若衣服在身故名規識為服也此服字古義以此解經不特與下三就易於貫通即對下有宅亦覺深淺適均矣辛壬癸甲孔傳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孔疏云復往則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愚案八年



於外三過不入聖人不以私害公如此若禹已嘗  
治水卽塗山之娶亦可暫緩何須輟事成昏必如  
鄭康成之說以爲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者  
方得本經大義勝孔傳多矣

治梁及岐孔傳梁岐在雍州以別州山序入此州  
似條理不清故蔡傳宗晁以道說改訓呂梁狐岐  
不知治水大事全在相機行事豈可拘定各州條  
理當洪水未平之時尸子晉人謂河出孟門之上  
大溢逆流朱子謂一派滾入關陝一派滾往河東  
必是關陝一派爲害尤甚故壺口梁岐共爲一役

讀書記

卷一

二

觀雍州經文無一句及治河卽知其錯綜敘於冀  
州故不須重敘雍州河患專在梁西岐東數百里  
之地自餘地勢高仰洪水不及  
不然西河要地徧治弱水涇渭諸流而獨大河竟  
全不勞人力有是理乎此卽梁岐在雍州之確證  
也若專以冀州呂梁狐岐去河尙遠非河水所經  
而疑蔡傳之非則懷襄世界河流無不可到況美  
陽岐山去河亦遠恐未足以服九峰之心岐山在  
渭北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蔡傳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  
岳東入于河愚案水經注汾水至汾陰縣北西注  
于河今榮河縣北  
有汾陰故城則是汾水非東入于河也蔡傳

東字誤

禹貢有必當闕疑者二夾右碣石入于河一也導  
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二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蔡傳鄭氏以爲九門無此山也  
案正義鄭氏當作孔氏

朱國楨湧幢小品永平海灣謂之南海洋此洋東  
西長而南北狹如江河之狀則河當從此入海今  
河徙而洋存愚案朱國楨以南海洋爲古河入海  
之口頗能得禹跡之舊若如蔡傳程氏之說并以  
九河之地爲已淪於海似此所謂南海洋卽是九

讀書記

卷一

三

河故道者則鄭道元明云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  
跡故稱往往時存見第十卷  
漳水注此與許商鄭康成所  
言如出一口可知九河雖無考而其地猶存程蔡  
之說不得從之也鄭道元但言碣石淪于海中未  
嘗謂九河亦淪于海程氏增  
入九河二字此不可從卽王橫言  
九河之地爲海所漸亦謬說也  
禹貢諸水唯潔止於貢道一見爰細加考核史記  
河渠書道河至於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  
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斷二渠以引其  
河註其一出貝邱西南其一則潔川此禹所之潔  
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不起東武陽也自周定王



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始與漯別則宿胥口以東長壽津以西漯水故道悉為河所占而上游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由東武陽絕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明帝永平中大河經流移徙則委粟津以西漯水故道復為河所占而上游益短矣水經注委粟津河北即東武陽也蓋武陽以上河行漯川至武陽以下河漯仍自別行漢書地理志東郡東武陽註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又平原郡高唐註桑欽言漯水所

讀書記

卷一

出俗以是水上承於河亦謂之源河源河乃漯之再出者桑欽唯知此而不知起東武陽則疎矣一出於武陽再出於高唐並據成帝以後漯水言之非復禹所故跡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之漯也高唐以西至武陽河在南而漯在北高唐以東至海漯在南而河在北若論禹迹則程大昌曰禹貢古河分派旁出者凡二在南為濟少北為漯是則漯水全在河南無在河北者東武陽今曹州府朝城縣高唐今濟南府禹城縣西二里有漯河千乘今青州府樂安縣漯水上承河水非發源於山之水明一統志云漯河源出長白山者非

地理風俗記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消絕流亦謂漯自高唐以東以河之消長為盈涸非謂河行漯以入海也不可誤認

穆天子傳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漯水丁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漯之故實甚少故附識於此

徐堅初學記引鄭康成書註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蘇說本此愚案岷江至大別與北江合至彭

讀書記

卷一

蠡與南江合此云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者言岷江未至彭蠡之前但與北合猶不得稱中至彭蠡方是與南北合始得稱中此統論岷江大勢非拘拘於方隅之見者可比讀此註須以意會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疏云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為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為三乃入海此論三江震澤幾如說夢毛見禹貢指南曰安國未嘗南遊案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理此辯最為暢快



三江之解蘇氏為無以易矣蔡傳斥之改川庚仲初之說是所見者小也惟一江三冷合流異味原係巧說於經學無當蔡氏執此譏蘇未嘗不是但欲據以全斥蘇說則大非必也去蘇之小疵取蘇之大醇則此經之旨為得之矣

吾郡黃浦相傳以為東江不知東江久已淤塞唐允儒海塘考云自唐開元以來修築捍塘禦鹹潮以便耕稼起杭之鹽官迄吳淞江長一百五十里而東江遂墮無考毛西河亦云東江自宋已湮因捍海塘而東江湮廢水勢始北折而入黃浦逮明永樂開開黃浦江寬

讀書記

卷一

六

闊深通足當三江之一故亦謂之東江然則謂黃浦為東江者已是後人假借之詞非即庚仲初所謂東江也

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南愚案上洛縣今商州南並無伊水源而地志

所言出宏農盧氏今陝州之熊耳者當為定論蓋

論熊耳則上洛盧氏皆熊耳所紉五論伊水發源則盧氏為準蔡傳反非地志此蔡傳之謬

逾于河入于渭案今輿圖合諸蔡傳所言當日逾于河逾于渭蔡傳疑入于渭當日逾于渭是矣然

并疑逾于河為未可曉便與所引鄭道元曰阻澆枝津數語自相矛盾胡朏明曰捨舟陸行必擇其路之最近者如自潛逾河中閒所歷岡穴不過二十餘里斯言得之矣

弱水出塞北流入索科鄂模

程大昌曰雍地四漆沮而實三派愚案今只有三

漆二沮而三派先一沮出中部縣西子午山之東

名東沮水東南流合子午河慈烏河經中部縣南

折而東北入洛河此謂陝西之洛出長城之南金

東南入河者又畧南即渭入河之口名三河口黃河於此東折非河南府鞏縣東北入河之洛地

讀書記

卷一

七

為一派此與詩書所言漆沮無涉蓋指白水言之

也其南一漆一沮漆出同官北高山沮出中部子

午嶺至耀州東乳西乳兩山之閒合流出鶴鵲谷

入富平界通名為石川河東南至臨潼縣之交

口渡入渭為一派此入渭在灃涇之下正指禹貢漆

沮黃導渭自鳥鼠及詩漆沮之從言又西二漆水

合而南流經武功縣入渭康對山武功縣志謂漆

武水者為一派此入渭在灃涇之上指詩自土沮

漆言然武功無沮水康志欲以浴水當之謂關西

人讀浴若于于沮易訛胡朏明則謂二漆中必有



一沮在麟遊之漆當是沮水土俗音訛以沮為漆耳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蔡傳寔字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愉谷慈馬等川遂為沮水此當指入洛之沮言接云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此又指今右川河一路入渭之沮言又接云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今惟發源金塘之洛河恰在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河並無所謂沮水在朝邑縣東南入渭也雖古今地里遷貿不應舛誤若是程大昌曰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遂南東而合乎

讀書記

卷一

八

洛愚案今受漆之沮並不合洛又曰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於渭三水雖分及至白水縣遂混為一流愚案洛水並不合漆又寧有與漆沮合相與南流以入於渭之事白水縣無漆水見梁善長白水縣志程氏混為一流之云當從禹貢導渭孔傳漆沮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及顏師古漢書註漆沮即馮翊之洛水等處誤來其實不可從也

謂白水縣有漆沮其說亦有所自據耀州志沮水過杞樓山受紙房河水又南受姚谷河水白水縣舊名姚

谷縣姚谷河在縣北西安府志疆域圖烏泥川西南入漆水通志烏泥川經同官縣東南流入白水縣為白水然則姚谷河通沮烏泥川通漆姚谷烏泥之水實俱入洛不過與漆沮相通耳而白水舊志牽連立說便云白水有漆沮此附會之譚也

凡漆沮總在渭北澧水在渭南

三危山班志失載司馬志未補直至隋地理志云敦煌郡敦煌縣有三危山括地志云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開百詩四書釋地續愚案後漢西羌傳章懷太子註云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

讀書記

卷一

九

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也爰攷 皇輿圖哈密在嘉峪關西有山曰巴爾喬山中有二水隔絕自山南北流於山之北合成阿拉克鄂模而支脈仍自團結與山有三峯之說適合又正當古敦煌地古之三危蓋即指此言之與此山東支最大

地理今釋龍門山在大河之西東與壺口隔水相望愚案龍門跨大河東西與壺口南北相望壺口在北導岍及岐節末明云入于海則導山導字自指導諸山之水言孔疏云其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木為治水故以導山名之是也禹貢雖指云導



者循行之謂非通水之謂此說究與經文不合不  
必從之

博陽山漢書地理志作博陽山顏師古註傳讀曰  
敷愚案白潢西江志廬山在九江府城南二十五  
里三面阻水其西通陸為羣山所奔湊博陽山在  
德安縣南十二里以地理推之則朱子所謂敷陽  
山正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敷陽非以其地即為  
敷淺原者當為此經確證矣

雲南大理府東有洱海西南流入漾備江南流合  
瀾滄江迤邐南流入南海唐樊綽所謂西洱河者  
讀書記  
卷一  
十

蓋即指此

蔡傳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于南海愚案  
此傳甚不明白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西之水尚  
多第一枝黑水河入江第二枝打冲河入金沙江  
以入江第三枝金沙江此即出今麗江府界之金沙江直至第四  
枝瀾滄江乃是入南海之水然猶非禹貢導黑水  
之黑水也導黑水之黑水唯緬甸東另有金沙江  
其源在河源之西而下流入南海者庶幾近之樊  
云麗水南經驛國然其上源如何與雍州黑水相  
東入海驛即緬通之處塞外遐荒世代遼邈萬難得其蹤跡闕疑

為是矣

水性就下故禹之治水每以下流為急務其治下  
流也必使水有所歸而後止而上源或有未暇窮  
治者如導河但起于積石導黑水必入于南海此  
可以思聖人之用心矣黑水南流至阿瓦國入南  
海禹當時初不以荒遠而略之也

導河節蔡傳東受降城今蒙古名薩爾几村即在  
河套之北偏東

導流節夾深衍十三字其實正妙在節末十三字  
以江漢勢鈞不得援小水入大水之例故於導流

讀書記

卷一

十

下特立北江之名以顯漢之入海又於導江下特  
立中江之名以顯江之入海觀兩節末皆有入于  
海句即知禹貢本意必不欲於漢入江後遂沒漢  
水一派是故各立主名不得通稱也若依禹貢雖  
指以導字為循行之謂則入于海句亦即循行之  
終事試思水土功畢乘舟案視從源至委核其治  
否一之已足何待於再且三江上源雖三下流止  
一乃禹於案視漢水之時既入于海於案視江水  
之時又入于海荒度雖勤何至迂拙若是故知入  
海之文定指水入海言而導為循行之說不可通



矣繼之九州治水原自因利乘便不拘次序及至成功之後約計各水源流脈絡如何通貫則又總敘各水通貫之路以為治水結局故九州所紀諸水與導水所紀九川次第不符實是並行不悖胡東樵因次第不符之故遂訓經文導字為循行之謂致令導水各節俱失本旨故亟辨之

東為北江入于海東為中江入于海兩為字略一讀避每句下五字連讀則經旨大明而三江鄭蘇之說亦益見其確鑿矣

讀書記

卷一

十一

岳州府北即迤邐東北流直至武昌府始轉而東南流合彭蠡經但言其大略故曰東迤北會于匯導淮一經不列汝水嘗攷水經云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山海經同鄰道元註今汝水出魯陽縣之大孟山黃柏谷至原鹿縣南入於淮案今輿圖則發源河南汝寧府遂平縣西扶弓山先東流又東北流又迤邐東南流至光州入淮於淮北總入淮之汝之入淮去桐柏未遠故導水不及以上敘桐柏下及泗沂則中包汝水可知亦省文也

導洛自熊耳蔡傳盧氏之熊耳也愚案此上洛之

熊耳案今輿圖洛源出陝西商州雒南縣南坪東南流至靈峪口入河南界又迤邐東北流至鞏縣東北入河

胡朏明禹貢雖指用意深遠經濟之書也惜其說太古有不可行於今者耳

賁若草木一句中有兩層喻意既承上言天命弗替明如草木之易見而即以草木敷榮意起下允殖二字此古書句法之最為活潑者

說命三篇歸於時敏論語全部始於時習然則為學之準繩可知矣

讀書記

卷一

十一

知至而后意誠心正身修故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此如子夏日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商書云罔覺魯論云在其中會而通之其實一意也

洪範沈潛剛克文五年左傳作沈漸剛克漸似杜廉反杜

解沈漸猶滯溺也此解最精人或認沈潛為美質亦得認滯溺為美質乎天下性情滯溺之人最須濟以亢爽此變化氣質之要道

大誥考翼二字凡兩見一越子小子考翼孔傳云



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一厥考翼孔傳云其父敬事創業愚案前後兩考翼俱應主其父敬事創業之義蔡傳不分兩解甚是

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此經宜從林少穎說謂今十夫予翼則是天助我民矣況又卜之吉哉以相民承十夫予翼言轉出卜吉一層矧亦二字纔有實際

不迪則罔政在厥邦蔡傳迪言德而政言刑也愚案人君不迪民以德而專恃用刑卽不得謂之有刑何也迪以德而有不從者然後用刑方可謂之

讀書記

卷一

古

有刑否則雖有刑而非先王用刑之正則亦但如無刑在其國矣

無逸篇蔡傳云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愚謂豈獨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哉實天下萬世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之龜鑑也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蔡傳前說云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依此說是經文尙屬吸後語古人說理之文不應如是後說云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爲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爲侈何等平正勝前說

尙書蔡傳世儒每以考訂有譌動多指摘不知道理之正大議論之痛快讀之使人感發興起卽以媲美伊川易傳無不可者若夫名物度數之微原可俟後人徐爲參覈於蔡氏原書無加損也

讀書記卷一終

讀書記

卷一

十五



二初齋讀書記卷二

誦習篇簡則為學砥礪身心則為仁此聖人教人之大分也以知行二義並入學字中自宋儒始徧檢論語學字皆當為誦習之義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而孔子稱不遷不貳似與諸學字例異然邢疏有明文矣邢疏此稱其好學而言不遷怒不遷怨問既篤任道而行故舉以不遷怒貳過緣於學言焉以明好學之深也其中亦有作效義者當自為一例非曰能之願學焉下學而上達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之學是也

甫田詩疏食貨志云井方一里八家各受私田百

讀書記

卷二

十一

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其言取孟子為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註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註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為然皆義異于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為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

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為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註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為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愚案孔氏此疏不刊之論也第鄭於匠人註云野九夫而稅一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實是通論田賦之辭馬端臨誤會其意遂謂孟子野九一者乃受田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不考聖賢立言絲聯繩貫請野國中文義對舉既什一為取民之制安得九一獨為受田之制

讀書記

卷二

十二

竊嘗據鄭旨核分數八家九百畝而公田百畝通公私之率無異家別一百一十二畝半於一百一十二畝半抽其一十二畝半則於九分之中而稅其一分正合九一之旨其數甚明不待握籌而知也後儒膠於舊說又不核分數率爾立辨舉世奉為成論其亦未之深思爾商制準此推之其數亦正合無畸零馬端臨謂遂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言之耳初不必拘以十數而後可行貢法也此言殊繆十夫有溝明係古人成法蓋國中行鄉遂之法皆五五相連屬而五倍之則十也如五家為比二比則十夫



五家爲鄰二鄰則十夫十夫有溝當起義於此豈得謂姑舉成數言之至謂行貢之地無問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所爲溝洫者不過隨地高下而爲之蓄洩異於井田之溝洫有一定之尺寸此言也適足以啓慢其經界之弊矣古人於高原下隰另有通融之法如楚蔿掩所書者旣言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則經界森列有條不紊庸詎得如馬說也○請野國中若以平原曠野與山林麓麓立說者紕繆明顯不足置辯

讀書記

卷二

三

其實皆什一也聖賢立言文無虛設假令貢助果皆什一則其實一語爲贅文矣唯立法不同九一而論其實則於中正之準初無不合鄭註載師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則是國中什一而役多野九一而役少會而通之總皆什一其理易明孟子特立此文以明助法九一之善若鄭又謂孟子言其實皆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則經文九一什一文聯義對鄭說雖爲什一也巧而近於鑿不得從之然卽此亦見康成之意不以九一爲受田之制矣都鄙係畿內采地故助法與世祿一事也

禮書以鄉田同井證鄉遂之亦爲井然考趙註云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鄉田同井之解趙註勝禮書矣死徒無出鄉偏言鄉省文可知論語載弟子之問如問仁問政言豈一端而獨無問學蓋篇簡之文禮樂之容道若大路唯在率由而已自後世開講學之風古訓不明新義百出水流弟子逞巖俗之譚負通儒之目語錄盈箱浮詞噪耳轉令宋大儒不能辭濫觴之咎不亦異乎宋儒語錄皆其弟子所編非自撰

讀書記

卷二

四

不知左氏亦取縣驗之言垂示來世而所謂易象魯春秋古義猶存好學深思之君子於此猶將心嚮往之也劉炫云計春秋之時卜筮多矣邱明所載唯二十許事舉其縣驗於行事者其不驗者不載之見莊安得以其奇中而疑之哉大易精深兩經十翼其源爲卜筮之書而聖人因以顯義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發明最爲詳盡故曰可無大過末流之弊雜亂於術數家言世應飛伏遊魂歸魂納甲之說講解愈精而道理反晦伊川易傳雖不講象數而有合於聖人加年學易之本意要爲千古易理之宗與朱子四書章



句集註同為義理之總匯至周易本義不過補程傳之闕耳觀本義有程傳備矣句可見今本程傳備矣下增

入傳曰云云今人習本義而不習程傳者非也此坊刻之陋

元包經傳改老少為太少增孟仲而倒八純此等經學母乃虛橋之氣太甚乎

韓詩外傳以公田二十畝為廬舍謂即詩之中田有廬然鄭箋但謂中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

其田事不指言作于公田蓋與韓說不同鄭先從張恭祖受韓詩後習毛詩而註此詩時已不用韓

說則康成晚年定論知其必不取公田二十畝為

讀書記

卷二

五

廬舍之說也

何晏論語註云仁者行之盛也子罕言章註當與中庸

力行近乎仁參看

蕭山毛西河先生好措擊宋大儒而於胡康侯為尤甚然其解春秋春王正月以春王為春興以春

興配月令之其帝殊覺穿鑿夫春王雖古昔之通

據博古圖載周仲父鼎銘稱維王五月集古文錄博古圖並載晉姜鼎銘稱王九月此類非一

在春秋即春秋之大義左氏傳春王周正月不過

文法倒置古書原有此例西河乃謂左氏唯恐經

文難明後世豎儒必有以王為周王者故書王周

以倒之立說雖巧然於春秋尊王大義反不顯豁此好奇之過也

閔二年左傳成季筮辭云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如當訓往蓋大有六五爻變之乾則有臣往朝君之

象言既尊與父同仍能謹守臣分恭敬以往君之處所則於之卦之義融如膠漆且與莊二十二年

杜解觀國之光利用亦昭畫一恐不必依本註敬與君同之義也

禹貢荊州之貢包匭菁茅成王岐陽之盟楚置茅太史公封禪書云江則包茅之貢亦當時對楚

維之闕一茅三脊

讀書記

卷二

六

立言必當及此若昭王云云乃是借端發難責其

自昔無王之罪寓大義於微言仲父之才正於此

見西河毛氏云此時進兵當直責其伐鄭之罪而

乃扳援往事此詞令之最不善者夫必欲責其伐鄭似齊桓此役專為救鄭八國之師反覺無謂而

必以管仲所對為扳援往事詞令有疵亦未識古人措詞之深意者矣

荀息有焉言獻公殺嫡立庶荀息從君亂命其言

既失於前自難挽回於後此則所謂此言之缺難

治甚於白圭者也杜解有此詩人重言之義竊意



其不然

明恥教戰杜解謂明設刑戮以恥不果竊意當為昭明國恥以示於人教之勇戰之意

吳江沈冠雲先生辨井制不專在都鄙謂小司徒

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而攷夫屋鄭註夫三為屋屋

三為井且六十四井為甸而甸師所掌之王藉在

南郊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孟子亦云鄉田同井則鄉

郊之制井益明矣愚案孟子之云當依趙註而小

司徒之職兼掌國中四郊都鄙職首已有明文則

大比云云上言鄉郊下言夫屋當是互文且既言

讀書記

卷二

七

夫屋不必更言都鄙亦即省文也不然鄭氏最精

考訂於此並不設疑謂康成肯自亂其例乎至於

甸師之甸註謂郊外曰甸四邱為甸之甸註謂甸

之言乘謂如衷甸之甸此自兩說不得從同總之

秦火以後煨燼略存傳錄之久烏焉成馬求經義

於今日信古闕疑理唯善擇井制諸說紛雜而野

助國中自賦之文發自孟子必與古制有當康成

之註既與合符後之學古之士據是以為定說亦

可以不繆於理矣

尋繹孟子對梁襄語想見命世亞聖之才其深思

遠慮已隱隱有廢封建之意觀於北宮來訪第舉

宏綱比諸聽遠聞疾望遠察貌之例述古既終詘

然遂止不似仁義之策教養之謨反復言之猶有

餘味也則孟氏隱情參觀如覩後儒榮古陋今高

譚至治信理誠篤趣時或疏究心經術者其亦於

七篇參互求之乎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

詩竊意常棣本周公之詩而重言申意出自召公

亦得謂召公作詩猶之學道愛人本孔子之言而

言氏據已意述之亦得謂偃之言況傳明云以親

讀書記

卷二

八

屏周召穆公亦云知左氏之意直謂是召穆公之

詩矣

坤六二直方大荀氏謂布陽于四方方字之解太

曲

坤文言傳至靜而德方易之言方主德言之與大

戴禮曾子答單居離語適相符合大戴禮單居離

圖而地方誠有之乎曾子曰如誠天圓而地方則

是四角之不揜也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

方曰蓋地之德方非地方也西人言水地合一圓

球而四面居人即古者地圖之說實與易理並行



禮器月生於西初疑亦據陰德言其理耳及讀魏伯陽參同契知古人立言大都詳於其可見成震出庚成兌見丁唯憑目治不用冥搜書稱哉生明契亦稱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諸春秋稱日有食之隱三年穀梁傳杜解亦云聖人關於所不見乾鑿度稱月行十三度以及蓋天之說既謂中高四下以北極為中矣又曰天如倚蓋宣城梅先生亦謂據中國之所見參驗諸說其理皆通矣

讀書記

卷二

九

禮義信聖人以為經世之本霸者藉為用眾之資民未知義未安其居蓋欲以君臣之義繫民之情使之安其居而懷其生也彷彿九兩繫民之意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此對上未安其居言處為居則出為用矣居曰安則用曰宜矣宣為布散之義蓋上之用民民不足用唯信乃是用之之實知信則能宜其用猶之知義則能安其居也杜解云未明於見用之信訓宜用殊不明哲安居宜用體用已得猶懼民聽稍惑指揮或疎故必使之知禮以生其共然後民皆可用霸者教民如是與論語所謂百年必

世者相去遠矣

能以德攻不止謂文德教民如前年傳所云者蓋獎王室乃德之大綱而推傳之意亦美晉文事事合德非子玉所可當也

薛文清公讀書錄云經書言性自書始言學亦自書始愚案商書說命惟教學半此蓋學字之所始與然孟子言學則三代共之即夏后氏之世已有學稱矣不始於商也

利貞者性情也胡雲峰曰性情並言昉於此愚案乾文言此語朱漢上據鄭本作情性見氏蓋利者

讀書記

卷二

十

義之和也和處為情貞者事之幹也幹處為性其曰情性也猶其曰始而亨者也於文為順於理為協矣自後世訛作性情而程傳朱義同是渾舉大意無句櫛字比之妙石澗道人以貞下起元靜中不能案經文以立義者由於不識古本故也嘗謂周易舉正但糾註字之繆不考經文之譌可知唐代郭京之學猶是狗末而忘本者也

學而時習之雖是講學力行平說然講學意思終較多觀則以學文雖曰未學則可見此童伯羽述



考亭語也案論語一書明道垂訓首在此章而學字之義初無指實近世毛大可氏於此甚疑之愚謂以後儒訓釋古經不若昔聖自言尤為徵信論語首章學字雖無指實而循次而下如弟子章之學文賢賢章之未學等學字先後參觀無異聖賢自為註辭尚何疑於此字之難曉為哉

孟子正義係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曾識其人見朱子語類蓋孟子之書舊列子部趙岐作註如郭象註

莊許慎註淮南之比而疏則從來未有邵武士人託名孫奭偽撰此書是以其書不類諸疏名物制

讀書記

卷二

十一

度無所發明但纏繞趙註敷衍文辭已耳據前志孟子本列於儒家自陳直齋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然書錄解題亦不辨孫奭正義之為偽書也

洒掃應對進退此曲禮也少儀也非小學也

周天三百六十度案今天文圖籍竟似瓜棧之樣天體浩浩緣何測量惟是天行有過處日行有不及處過與不及較而天之度數著矣三百六十五算本於回回至歐羅巴乃發明之半之則一百八十四分之則九十而八線之法緣之以生

論語一書除加年數語無關易象之文合德行諸科不列商瞿之目其諸性與天道真不可得而聞乎竊謂聖門立教淺處其實處也後儒講學深處其虛處也

易有大極不聞繫辭傳有無極之云也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不聞序卦傳有先天之云也

詩曰千祿豈弟又曰千祿百福自古有千祿之語

子張是以請學干祿之理此學字猶與遲請學於學為圃之學也今人膠謂當學時而干祿嘗偏觀

何晏集解朱子集註精義或問語類諸書總無是

讀書記

卷二

十二

解且邢疏明言弟子子張師事孔子學求祿位之法不知何人創為當學時而干祿之說至今盛行之也集註引程子曰若類則無此問矣亦以問字訓學字

秦自敗于毅之後與晉為仇兵無休時文五年秦左傳文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正義曰以秦與東方諸侯遠結恩好及西乞聘魯亦應更交餘國慮其要結外援東西圖已故使守

此阨塞欲斷其來往也愚案如此是春秋之時已開戰國縱橫之漸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文六年穀梁傳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蓋謂爲人上者漏泄言語則下多疑惑心志晦昧夫如是則在下無復敢言之臣而上亦適成其聾矣

宣六年公羊傳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劔蓋利劔也子以視我吾將觀焉蓋欲因其進劔誣以弑君之罪遂出宮中之甲而攻之爾註謂授君劔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推殺之漢人解經有近拙處此類是也

宣十二年公羊傳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註微喻小也積小語言以至於此愚案

讀書記

卷二

三

此註是對交易爲言說有積微成著之義然不若以微至之微爲謙詞與鄭伯所稱沛焉者反對則文義允協矣

論語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此與祭統曰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語意相似但言天下比竟內更大耳良由禘爲大祭上自太祖自出下及功臣無所不祭意思深遠恩義周洽會而通之治天下之道全體大用皆不外此故曰其如示諸斯乎若依趙伯循說祭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不及羣廟之主推此意以治天下敦本則有餘達

用則不足治天下之道必須體用兼備也故禘祭之解究從古說爲長

讀書記卷二終

讀書記

卷二

四



二初齋讀書記卷三

尚書秦誓是能容之大學作寔能容之寔卽是也音雖轉而義則同詩實墉實壑箋謂實當作寔寔是也以寔通實始於毛氏之增韻而黃公紹韻會卽以爲誤知其不可通矣

東京賦狹三王之趨軼五帝之長驅或謂軼五帝句當在狹三王上乃順且叶韻愚案此文由三王而五帝由五帝而二皇以逆遡爲順也若依或說倒轉讀叶韻則有之順則未也

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此劉淵林註魏都賦語也讀書記

卷三

今盤庚篇中無優賢揚歷之文竊意優賢揚歷當是從盤庚下心腹腎腸歷告云云處誤來豈非所謂烏焉成馬者邪

海賦洗滌淮漢淮漢言洗滌正古人用字精妙處凡水入海雖有汗泥濁濁爲海水鼓盪忽然不見如洗滌然註謂淮漢之流小而且穢故洗滌之體貼亦妙惟是漢水注江以注海不直達於海此海賦也而以漢言取叶韻耳

海賦註引伏滔望清賦乃是引後人之文反證前人之語凡註書欲求文義明晰亦須有此例讀此

知唐人已開其端矣

甘泉賦漂龍淵而還九垓兮窺地底而上回此雖假設言之然以地圓之理論之亦正得有是事卽非列寓言之比矣

朱子謂海便與天接又謂海水無邊只是氣蓄得在此條論海極確木元虛海賦雖文甚雋麗足繼前良而未曾發明及此然篇首稱天網濔濔李註言水之廣大爲天網紀則亦略得其意也

春秋元命苞云天如雞子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地各承氣而立載水而浮愚案卽元命苞所言之意

讀書記

卷三

思之地之載水安知不又爲水之載地中庸振河海而不洩特就地言之以形容地之廣厚耳若通論天地之間則地中之水之不洩還是天氣爲之振攝海賦云天網濔濔其斯之謂與

思元賦惘河林之萋萋分偉關雎之戒女愚案關雎猶言周南也舉其首篇而言戒女之女當如字讀因萋萋而思戒女之文所謂之子子歸宜其家人者也斷章取義則與上文歸母氏而後寧之意亦有關係故佳至於嘉會氏之歸耕兮二語則又明應歸母氏義矣舊註引關關雎鳩云云非也



上林賦蒙鵞蘇與下被班文對當是蒙被鵞蘇之物於身用以絆絡白虎此四句相對成文李註未是無事棄日猶言無庸棄日也李註亦非

楊泉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為太陽極北為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為昏明寒暑之限極也愚案鍾山為無日之地燭陰藉龍視而明此係子書之寓言騷人之寄興若以南北陰陽攸分精光稍有差等則亦未始不可信若遂如物理論所言則是太陽太陰之精竟亦不能無所待而明且非無私照之

讀書記

卷三

三

義矣此非通達物理之言故附辨於此

孝經援神契云周天七衡六閒相去萬九千里八

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

衡以至中衡從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百

五里當是五百里之謬愚案七衡為蓋天圖數不數南極但

以分至日道為圖象準倚蓋而又必除北極中

圈起數則十一萬九千里及五萬九千五百里與

萬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之數適相

符合也

三分里之一謂百步

告子曰生之謂性若漫以知覺運動為性告子亦

淺人也孟子何必辭而闕之若因知覺運動而推深以求性則仍與孟子言性一例非告子本意也朱註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所以二字須玩蓋即佛氏妙明心也運水搬柴頭頭是道恰合此註所以知覺運動之義

告子執拗人也言生之謂性不已又言食色性也此最須善會其甘食也試問甘之者何物其悅色也試問悅之者何物如此印證性也之意乃明若漫以甘食悅色立說則亦饕餮之輩靡麗之徒而已矣孟子何必辭而闕之

讀書記

卷三

四

必謂告子遂與佛氏同此非也蓋佛氏深而告子

淺也佛思吾弟則愛之素人之弟則不愛也云云其不得即為佛氏學亦明矣然生之

謂性性無善無不善如此言語即欲謂非後世空

門之所祖而不可得告子之於佛氏其亦所謂有

開必先者乎

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沈隱侯

答陸厥問聲韻書語也論文之妙無過於此

陸士衡歎逝賦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攪二

句承上莫寐等字而言猶云晝夜循環日日如此

茲情會何足以攪亂於中乎所謂茲情即指日月



其餘言也呂向之註勝李善遠矣

曹子建洛神賦骨象應圖當即指張河閒七辯中假明蘭燈指圖觀列之圖言之凡七辯中形似削成腰如約素曆輔巧笑清眸流盼云云皆子建所祖則此圖字所由來亦易明矣李善及五臣註俱未之引何也

張河閒同聲歌云燈光稱列圖與七辯假明二語意正相似其言素女當即是圖中所畫高誘淮南子註素女黃帝時方術之女也此詩之意言圖中所畫當以素女為師其儀態盈溢照耀萬方衆夫

讀書記

卷三

五

所希見之人也乃是天老用是女以教軒皇方術者也侍夕後房覽圖懷古何樂如之其措詞甚雅正纔與情好新交接恐懷若探湯之意不背後人

錯解至成種種異說母乃饗香以為朽邪張天如河閒集

序云同聲麗而不淫婁東誠知言矣

豈是皆以脩身為本至一切二字則引漢禮樂志以意穿以脩身為本至一切二字則引漢禮樂志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後漢王霸傳以微一切之勝謂皆便宜苟且之謂至以一切為大凡大槩又謂是佛家語如一切功德一切冤家之類音砌不音竊豈可

註經自朱子章句有此而宋後為字書者皆載入

大凡大槩且引大學此文作證嗟乎古文從此無分辨矣愚案毛詩壹發五豝以壹通一西河亦目為通字矣又史記荆燕世家載田生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索隱云案此一切猶一例同時也非如他一切訓權時也然則大凡大槩之解朱子以前固有之矣史記及史記索隱豈宋元以後輯書乎西河書中稱勿為宋元以後輯書所惑西河學最淵博然與朱子有意低悟故亦不能無疎謬

讀書記

卷三

六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云云兩莫字略加一逗孟子意思便顯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借此發明義字議論最為警動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二句上是字指甚於生言下是字指甚於死言此天之所與我者此字舊本作比趙註此乃二字舊本作比方皆形誤也依舊本則比方之中即含下大小分列之義孟子此節詳辨耳目之官心之官原取比方意思舊本自不可易朱子集註云未詳孰是亦未嘗必以舊本為非也

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此亦人據目前所見言



之久自不差也讀班孟堅幽通賦厥指甚明

幽通賦自道混成而自然兮以下語語精要最足令人感動勝平子思元遠矣

案張衡本傳云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元賦以宣寄情志是故思元之作非說理之文也況衡就好元經歎為漢四百歲書則即以為說理不出八十一首以上

二女感於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營意謂當周流之時或有妒媿小人少長並進以相感如所稱玉女嘉者則乾冰變為兌毀折有不可經營之象焉如所

讀書記

卷三

七

稱答賦不暇者也此即本傳所稱從容澹靜不好交接俗人之證也天蓋高四句又復言決當飛遞保名之意以起下傲裝云云玉塔天也母氏道也天指蒼蒼之體道則其所以為天者蓋太元之實也於筮言天於卜言道其義亦相因而及耳

思元賦愁鬱鬱以慕遠兮八句形容赤道之下光景倘即今西說所稱熱帶地者邪揚芒燦而絳天兮水泣云而涌濤人不能至熱帶地讀此二語可以目想心遊

日出於暘谷入於濛汜其正中乃昆吾也對昆吾

而言之則莫名其處矣故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歎逝賦末段妙思道情解累娛老命意可謂高矣然而晉人之學元學也讀離卦九三程伊川傳云云平淡之中理極穩愜士衡何足以知之

靈憲日月徑不分別言之法尙未密至謂得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是與今西法大異矣恭讀

御製儀象考成知日月地各有大小之比例日最大地次之月最小新法日徑為地徑之五倍有餘月徑為地徑之百分之二十七強

讀書記

卷三

八

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物性其情理宣其奧性字五臣本作任愚案性其情本周易王輔嗣註輔嗣解易參涉老莊似於古易本旨有闕然其註語用入詩中便覺精妙異常設以李善本之物性其情改從五臣本之物任其情則全詩氣象為減矣此經腴之所以可貴也

凡作文有必須引用之故實而鋪寫則遂不工者須出之以簡練謝宣遠張子房詩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王江文通別賦韓國趙廁吳宮燕市

顏延年秋胡詩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云云何



義門評此處反不詳敘何也愚以爲此詩之妙正在於不詳敘高張生絕弦聲急由調起以下詞簡意該闕然而止得體而愈覺有情此古人文章之妙也

向讀謝莊月賦愛其後半神情美妙今讀之并愛其前半文詞簡質蓋古人作文以事理爲主不貴單寫景物是以根柢確實之言斷不可少也或於沈潛既義云云評云是學究語者此非知文之人矣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詩開芳及雅節含采者驚讀書記

卷三

九

春吝猶惜也驚春對雅節而言則亦莫春之謂也六朝人文法往往有如此者善註語意尙未穩愜至張銑以爲含其光彩驚惜春序恐時過年謝云云將吝驚二字連讀既與上句不對且其句法亦甚不佳矣

或問神仙之說於程子程子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閒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愚因思阮嗣宗詠懷詩云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與程子之言可相發明

曹子建驅車篇神魂所繫屬逝者感斯征此與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同意援神契異說是時蓋盛行之也自後遂有泰山治鬼之說矣

毛西河考訂之學原有朱子所未經道及者如陽貨稱大夫西河曰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大國命卿之臣之明稱也故邑宰家臣當時得通稱大夫如郕邑大夫郕邑大夫孔子父郕邑大夫此邑大夫也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子欲伐邾

讀書記

卷三

十

問之諸大夫季氏之臣申豐杜氏註爲屬大夫此家大夫也然則陽貨大夫矣愚案司徒下有大夫二人小宰小司徒說本崔靈恩而西河引以證陽貨得稱大夫曲暢旁通極爲精妙考古者不可不察於斯焉

禮記祭義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註謂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又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疏又謂此雜互天子而言之以天子有三夫人就其中取吉者若諸侯唯世婦之吉者以爲主領愚案前所



稱卜三宮之夫人亦當指天子之三夫人言之方與本文前後畫一至副禕王后之服而云夫人則註謂容二王之後與者是矣又案世婦卒蠶言諸侯之世婦以包天子之三夫人也遂副禕而受之言二王後之夫人以包天子之后及諸侯之夫人也夫人纁三盆手言諸侯之夫人以包天子之后也大抵此經都係互文見義觀前言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後又言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可見孔疏所謂雜互言之者其義甚確矣尚書多士昔朕來自奄孔傳謂先誅三監後伐奄

讀書記

卷三

十一

淮夷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孔傳謂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據書所言伐奄總在成王之時故顧寧人曰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武王因誅紂而連言之耳而毛西河又謂多方本文明云至于再至于三舊儒亦明註再叛三叛是以周公伐奄有三一是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所云是也孟子與誅紂連文其云三年者趙岐註謂武王伐紂至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此正與誅紂是一事一是周公攝政初年又伐奄多士所云是也一是周公從成王居洛之後又伐奄多方所云是也

書序謂之踐奄周本紀謂之殘奄愚案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本文也何得因他經書無考而轉疑孟子伐奄亦是成王時事且據事理論之當時助紂為虐惟奄為最大之國豈有既誅紂而可以不伐奄之理豈有討紂而可以不討奄君之理反覆思之覺西河考訂之學誠有出於亭林之上者矣

古人作文雖描畫山水必有引經據典之意乃為真風雅孫興公遊天台山賦開首敘天台山處意致不凡非後人之所及

聲韻之學與樂通者也沈休文撰四聲譜以為在

讀書記

卷三

十二

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曾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然其答陸厥問聲韻書有云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愚案以精通聲韻之人而作如是云云不得謂非高識遠見之君子矣又讀其脩定樂書疏有云禮記是行已經邦之功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體大而用緩非人臣急事故言之者寡愚案體大而用緩非人臣急



文此言真體要之辭也與前論聲韻處互相發明  
班爵祿之說孟子勝於他經書  
百畝之糞竊謂當從王制作分爲長蓋聲相近而  
誤

讀書記卷三終

讀書記

卷三

三

二初齋讀書記卷四

謝元暉京路夜發云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泱猶  
露餘露團稍見朝霞上寫昧旦之景極其清妙猶  
憶草香王師嘗稱元文宗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  
中偶吟詩有云二三點露滴如雨六七箇星猶在  
天此則不煩描繪天然入妙方諸謝詩其亦所謂  
後來居上者與

左太冲三都賦序云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於研  
精而稱詆訐蓋是反言以見意如云何必如是其  
研精者也

讀書記

卷四

一

左太冲三都賦成張華見而咨嗟愚嘗謂讀三賦  
及註可當一部博物志今思之蓋不然此三賦者  
義取本實體歸詰訓豈博物志闕誕迂誇之詞所  
可同年而語也哉

左太冲蜀都賦幽思絢道德註引鄭康成曰文章  
成謂之絢此解絢字極精論語素以爲絢兮之旨  
得此亦愈明也何註但謂絢文貌者不如鄭說遠  
甚矣繪說文云會五采繡也解繪字亦精何註但  
謂畫文者亦不如也

左賦幽思絢道德絢字係活用論語素以爲絢之



絢作如是觀更明

經綸立本知化由道而性而命逆推而上之辭也  
論至誠章大義當以知化育為歸宿處達天德者  
天字即浩浩其天天字中庸以天始以天終不特  
上天之載云云為全部結穴也

說文輓車輓端持衡者輓大車輓端持衡者論語  
大車無輓小車無軌註云輓端橫木當即說文所  
稱大車輓端持衡者並非即指高言輓端上曲鈎  
衡當即說文所稱車輓端持衡者並非即指穹隆  
上曲之輓身言上曲鈎衡既蒙輓端言之必是輓

讀書記

卷四

二

端之處更有上曲所以鈎衡邢疏謂輓從軫以前  
稍曲而上解上曲二字亦指輓身言之是誤解註  
意也

左右芼之之芼傳箋俱訓擇孔疏釋言云芼搯也  
某氏曰搯猶拔也以芼訓為拔而此云芼之故知  
拔菜而擇之也朱子集傳據禮記內則芼羹及雉  
兔皆有芼註改訓熟而薦之由求釋言云而采而  
薦次序秩然經既曰左右芼之左右之言與上  
兩左右一例自不應取熟而薦之之義傳箋既得  
芼字本訓按諸經文亦昭畫一則毛鄭之說固不

可廢也

江有汜江有渚鄭箋大小流雷之說解興義極精  
而江有沱無解愚案江有沱當即倣江有汜之例  
首章反喻二章正喻三章又反喻抑揚往復風詩  
妙旨正於此顯其義易解鄭故不言非箋其二而  
闕其一也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此仁人之所以為仁也  
小星下接參昴參昴大宿不得目為小星準此而  
思三五之義當從古說可知蓋實陳其數曰三五  
確指其方曰在東玩其辭意決非衆無名之微星

讀書記

卷四

三

可得而當之者也

長笛賦瓠巴聃柱註引說文曰聃安也丁儀切愚  
案對弛懸言之則所謂安者當是放下之義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鄭箋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  
在衛東愚案序言黎侯寓于衛寓之為言當無定  
方則鄭箋理或可信況玩詩文義自當從朱傳第  
二說為長也

瑣兮尾兮章毛傳云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  
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衰盛服也充耳盛飾  
也大夫衰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愚案如傳



所言足見黎臣見微知著意思深遠且以上各章俱微寓責望之意至卒章并爲衛憂思患預防意在言表愈見忠厚之至所謂可以怨也若衛之君臣能體瑣尾章意則可無榮澤之變矣瑣兮尾兮兩兮字非叔兮伯兮之例乃用綠兮衣兮之例傳稱瑣尾少好之貌是以瑣尾見少好非尾字有好義也孔疏遂謂瑣者少貌尾者好貌愚未敢信其然矣

爾雅釋鳥鳥少美長醜爲鷓鴣註鷓鴣猶雷離詩所謂雷離之子疏按詩邶風云瑣兮尾兮流離之

讀書記

卷四

四

子陸璣疏云流離尾也愚案陸璣疏所謂流離尾也者蓋謂瑣兮尾兮尾字是謂流離之尾也汝墳以賴尾見魚勞旄邱以瑣尾見鳥美此一例也毛西河續詩傳鳥名卷以流離比豸謂雖微末終當爲患然狄人現在迫逐黎侯卽不可視爲微末且於古說少好之義無取不得從之也簡兮篇朱傳簡易明白勝傳箋之說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朱子體貼極精覺古註所謂碩人宜在王室者猶未得詩人之意也泉水篇朱子以諸姬爲姪姊又以諸姑伯姊卽爲

諸姬遂啓世儒之疑愚案言情之作但取寓意卽如毛傳所云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合諸詩義自不礙也不然駕言出遊豈遂真往肥泉須漕乎西河毛氏斥朱子之非而必以夫之女兒弟爲諸姑戚里中之長已者爲伯姊未免說詩之固矣

不瑕有害毛以瑕爲遠案古遐字皆作瑕鄭以瑕爲過其害字毛如字鄭音曷愚案此當如范逸齋云自謂雖不爲瑕疵而未免有害於禮則參用毛鄭之長爲得其義也若朱傳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者本表記瑕不謂矣鄭註然彼言瑕不此言不瑕文義自

讀書記

卷四

五

非一例而傳箋又俱不訓何恐其尙非定說也借老篇上言副笄六珈毛傳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而下言其之翟也此亦可爲副通后夫人翟專王后之證象服是宜鄭箋云象服者謂禴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愚案如箋言象服而法度之意見如集傳言法度之服而象意不見自古有公馬有國馬則必有民馬周禮所謂六畜車輦者是也駉牝三千詩特形容衛國之富耳鄭箋必據校人之文謂邦國馬千二百九十六匹三



千過禮制此章俊卿所謂鄭氏好以禮訓詩是案迹以求性情者也

蠓螻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愚案箋說極精朱子集傳蓋未定之書也毛西河謂虹見而雨止晚虹耳諺曰晚虹而雨止朝虹而雨起田家五行詩曰朝日鬻不到晝

重較傳謂卿士之車疏則改為侯伯之車其實凡車皆重較並無單較不必執一言之

綠竹之解毛傳與史記漢書不合然毛傳為長何也史記漢書援據經書原不免譌舛今攷綠竹之

讀書記

卷四

六

綠大學爾雅說文水經注並作葦字竹韓詩作薄字云篇苴也石經同則毛傳以綠竹為二草其說蓋有傳受水經注云漢武帝塞決河斬竹木為用寇恂為河內伐竹治矢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編草不異案此則淇上無竹由來已久而所謂王芻編草正與毛傳義合水經注編草當即毛傳篇竹亦可互相發明若夫陸璣以淇澳為二水葦竹為一草則與毛氏古義不合不得從之也考槃之義朱傳陳氏之說為長惠半農先生主槃琴言之蓋亦從陳氏說引而伸之

言既遂矣朱傳云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愚案所相謀約當是勤勞治家之事非謂淫奔期約之言也前云以我賄遷繼云三歲食貧此云言既遂矣則前貧後富可知而衛俗之惡於此益見矣

及爾偕老二句箋云我欲與女俱至於老老乎女反薄我使我怨也愚案將及爾偕老作男子之辭老乎一頓實為棄婦傳神此箋體貼極妙但與桑落黃隕及序華落色衰之意不合則劉安成之說或亦可從耳

大車傳云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

讀書記

卷四

七

服疏云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為諸侯也古者大夫出封聽訟得如子男之服愚案以出封為出於封畿說甚新奇亦可補周禮古註之所未及

火烈具舉傳箋俱轉烈為列愚案列人持火俱舉甚得當日在藪形勢不但如疏所稱無取爛熟之義者也疏又謂宵田故持火烈之此不必拘張平子東京賦引詩直作火列李註即用列人持火語

具舉始持火也具揚火揚起也具阜火熾盛也熾盛則田事將畢故下接云云



稽叔夜琴賦紛文斐尾李註文彩貌愚案斐尾之尾當作媿媿訓美本說文若尾字占但通微如尙書鳥獸葦尾史記作鳥獸字微是也而無文彩意亦並無美意

爾雅輿革前謂之鞮後謂之芾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郭璞註鞮以韋鞞車鞮芾以韋鞞後戶禦以簞衣鞮蔽以簞衣後戶愚案鞮與芾皆革爲之詩所謂朱鞮是也禦與蔽皆竹爲之其蔽則詩所謂簞芾是也不言禦者蓋省文也陳祥道以禦與蔽通稱簞芾其言蒙混不明

讀書記

卷四

八

河水清且漣漪朱傳甚得經旨不必如毛傳云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也惟不稼不穡四句自當指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者言則古說爲長矣

伐檀孔疏廩里在國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廩田百畝是廩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又陸氏釋文古者一夫田百畝別受都邑五畝之地居之故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愚案此與孟子五畝之宅趙註不同然趙註之說三禮並無其文疑此云云或當可據

獠本宵田釋天文而亦爲獵之別名顧疏文選賦中所用獠字都取獵之別名之義

五畝之宅趙註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愚案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此特春耕冬藏之謂也趙註蓋卽本此意言之而欲傅會二十畝爲廬舍之云遂分在田在邑兩說此實未足憑信至若毛西河謂此二畝半當云在井邑不問有城與無城並得入保此則用意亦是而解字則非晉語尹鐸請於趙簡子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鄣乎韋昭註小城曰保

讀書記

卷四

九

引禮記遇入保者以爲證然則卽欲如趙註之說當亦指井邑中小城言之若旣無城何云入保此西河之說之未免於幸也

山有樞定當從序刺晉昭公之說則全詩意味甚長毛傳國君有財貨而不能如山隰不畝自用其財解與義亦精蓋所謂他人者指沃言也若謂解憂失其旨矣

揚之水箋云激揚之水洗去垢濁與桓叔盛強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愚案水經注涑水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秦改爲左邑詩所謂鷓也



涑水水流急澗輕津無緩故詩人以爲激揚之水此詩之旨箋義勝朱傳也

綱繆疏云毛以爲婚之月自季秋盡於孟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仲春行嫁三章皆舉正時以刺之三星參也在天十月在隅十一月十二月在戶正月中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鄭以爲婚姻之禮必在仲春今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心也一名火星在天三月之末四月之中在隅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在戶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愚案綱繆之解毛鄭雖異然當並存以

讀書記

卷四

十

經無實指而兩說俱通故也朱傳宗鄭說而又通指一夜言之則於刺婚姻失時之義未備似當仍從古說爲長  
維子之好承上章維子之故言維其故舊是以愛好不然自我人究究而何愛好之有  
先配而後祖玩傳文義當是鍼子送女時所見之事所謂祖者定指婦至時士告廟女謁廟之禮言杜解專主逆婦必先告祖廟之說似非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魯爲周之同姓卽魯侯朝薛亦無解於姬爲同姓任爲庶姓此二語

者特一時立言之妙借作好語以息二國之爭耳讀者不可誤認

載獫狁騎朱傳之說始於文選張銑註李善註中卽無是說鄭箋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愚案載字古義訓始亦訓成依鄭所解適合遊北園時調習田犬之意似不必以昌黎畫記有騎擁田犬者比類言之也

陰鞠之陰箋云揜軌在軾前坐軻上疏云陰揜軌者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故云揜軌也坐軻上謂陰板坐軻上也愚案此

讀書記

卷四

十一

疏悉準康成之意言之與鄭司農軌謂式前之說不同朱子詩傳原本箋疏而云軌在軾前割去揜字則仍用司農之說矣下又仍云陰映此軌理不可通疑有脫字安得善本校正之  
梁輶傳云輶上句衡也疏云輶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則橫居輶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輶愚案居衡之上而嚮下句之卽所謂上曲句衡者卽所謂車轅倚持衡者梁輶梁字定指衡言輶名梁輶則持衡之意已顯安成劉氏謂梁輶卽軌也旨哉言乎



齊桓霸圖初定首欲顯尊王之義桓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請周師心事顯然可見自此以後不復請者實無假於周師故也若依公穀以單伯爲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則亦僅如犖會伐之例齊桓心事因此遂晦信左氏之勝於公穀也

春秋桓十六年冬城向杜解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毛詩方中之義得此解乃明勝於傳箋所謂昏中而正四方者

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皆妖鬼莊八年左傳杜解謂之

皆者杜意蓋謂兩鬼也實則一鬼非兩鬼觀下文

讀書記

卷四

圭

自明

昭十二年左傳克已復禮仁也克已二字論楚靈便淺告顏淵便深聖人之言徹上徹下所以爲妙晉書祖述爲豫州刺史克已務施不畜貲產所云克已但謂刻己以惠人耳左傳克已蓋亦此類豈可與魯論同日而道哉

周室衰微而五霸迭興此天下之大勢實卽由封建轉爲郡縣之先幾也孟子深識春秋之旨故曰敵國不相征春秋無義戰至對梁襄王直言定于一揆孟子胸中卽廢封建立郡縣亦未必不謂爲

然此所以爲命世亞聖之大才

井田非封建不行此宋儒語也夫井田誠亦難行然安見後世行封建必可以行井田且卽郡縣而意美法良流惠人閒此卽井田之實也孟子命世亞聖之大才其最高處在若夫潤澤之一語

就盈數焉杜解數滿於十愚案自十而百而千而萬而億皆十也故論語曰回也聞一以知十

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有謂利用賓于王句爲衍文者初亦信之旣而思之四變爲乾有國朝王之象則必須全舉六四爻辭纔得顯明之卦之

讀書記

卷四

圭

義下文利用賓于王特重言以申明用賓之義耳往復思議當日周內史神情如視故知古書未可率爲刪改也

南方之原孔疏引莊二十七年原仲證陳有大夫姓原此註疏之鑿

公庭萬舞下接有力如虎二句卽知萬舞是干舞不待下章抽言籥翟始信萬舞中無籥翟也簡兮詩疏據公羊傳籥者何籥舞萬者何干舞之語以證毛以干羽爲萬舞之失愚謂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



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夫以是舞習戎備尚得謂之非干舞乎然則萬舞之解公羊為得其實矣

楚騷原本風詩而其流自別如月出一篇實已開離騷之端矣草香王師云然

澤陂疏北方人便以藕為荷用其母為華名習俗傳誤失其正體愚案左太冲魏都賦云丹藕凌波而的礫此即用其母為華名者也

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縞衣素裳然則大祥之祭當服朝服縞冠素裳素鞵朱傳本

讀書記

卷四

十四

毛義謂素冠故素衣不若鄭箋改訓素裳為優鄭氏好以禮訓詩於此等詩宜其勝毛矣

素冠章一則以祥祭當朝服知素衣為素裳一則以下章有素鞵而禮鞵從裳色益知當為素裳孔疏云喪服始終皆無鞵素鞵是大祥祭服之鞵

召陵之師若便斥楚無干猾夏非不詞嚴義正而楚勢甚強未必降服生靈塗炭伊於何底管仲措詞之妙未嘗不責其無王而言意隱約在可進可退之間楚觀齊盛因之卒帖天下從此得安此管仲霸齊之才實管仲安天下之德也孔子稱齊桓

之正管仲之仁召陵蓋其大端與

堯典中星孔傳謂七星並見準星鳥之例則經文明有中

字孔傳自不可從馬鄭謂正中之星當為定說

惟星火之屬仲月未中似於天象不合不知恒星

隨天左旋自東而西又有自行度分自西而東明

季西人第谷殫精推測定恒星每歲東行五十一

秒約七十年有餘而行一度驗之於今尚無差忒

恒星既不常厥處則中星亦當隨時不同不必據

呂令以疑唐典也若王肅以所宅為孟月日中日

永為仲月星鳥星火為季月讀仲為中言各正三

讀書記

卷四

十五

月之中氣則經何不言以正春中而言以正仲春以意立說斯實無當於經義

堯典疏東龍西虎皆南首而北尾南鳥北鼉皆西

首而東尾愚案曲禮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

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此亦準乎天象也

閱毛西河大學證文知有兩賈逵一熹平開受諸

經者一政始同虞松等校石經者

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大率古之筮者每有此等言

語僖十五年左傳杜解所謂雜占所謂臨時占者

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玉相以成其占



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構虛而不經讀易者亦須知此意

焦氏易林周易卦林卦林見東觀漢記亦杜氏所謂雜占之類也

讀書記卷四終

讀書記

卷四

未

二初齋讀書記卷五

讀幽風知古人思患豫防之道至矣盡矣

男之野功畢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鄭箋文也疏云宅在都田在野觀此益信五畝之宅

趙註之非

西京賦以九畝對望麗且玩上下文云云知平子之意亦是以九畝為小魚之網如毛傳所謂綬罟

小魚之網者

鄂不之訓鄭勝於毛如所謂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韓韓然者於興義為甚有情

讀書記

卷五

也

僖二十三年左傳公子受飧反璧今俗辭謝禮物謂之璧謝其原蓋出於此

李漸卿所輯賦苑載先秦迄於隋末得賦八百七十五首其閒或錄之諸集或按之藝文或止載片

詞或僅存小序務存成目不計闕文亦古賦之大

觀也此書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今將篇幅大

者錄識於下以四葉為率三葉半有餘即從四卷

之一先秦無大篇卷之二漢司馬相如上林賦六葉

揚雄甘泉賦四葉羽獵賦四葉餘卷之三東漢馮衍



顯志賦四葉餘杜篤論都賦四葉餘班固西都賦  
 六葉東都賦并詩五葉餘張衡西京賦十葉東京  
 賦十葉南都賦四葉餘思元賦七葉馬融長笛賦  
 四葉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四葉卷之四三何晏景  
 福殿賦五葉餘卷之五兩左思蜀都賦五葉吳都  
 賦十葉魏都賦十葉嵇康琴賦五葉卷之六陸機  
 文賦四葉餘潘岳西征賦十一葉思游賦四葉郭  
 璞江賦四葉餘卷之七南北謝靈運山居賦十葉  
 征賦十葉餘卷之八梁孝元帝元覽賦九葉餘沈  
 約郊居賦七葉沈炯歸魂賦四葉庾信哀江南賦

讀書記 卷五 二

九葉由此觀之乃知自古以來大賦字數俱在五  
 千以內無有至於一萬言者也  
 羣書考索洪氏曰連山歸藏惟當即易求之尚有  
 可言蓋坤卦歸藏遺意也故全體皆言地道艮卦  
 連山遺意也故六爻皆列人象愚案依洪氏說則  
 與夏正人統殷正地統互相發明  
 或問程子曰易重幾何程子曰易重一斤初意易  
 有三百八十四爻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故有此  
 語及讀參同契云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  
 應一斤易道正不傾始知一斤二字實有所本楊

升菴引漢志註云二篇之策陰陽變動之象十六  
 兩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以解程子之言尚非確證  
 宣王考收一詩詩中有畫後人多少好詩都原本  
 於此信乎學詩之必從三百篇始也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或謂為東遷後詩愚案上文  
 言心之憂矣即是憂其將然之辭且首章念我獨  
 兮箋言我獨憂此政夫他人猶不覺而我獨憂之  
 是事幾未著之時也猶得謂為東遷後詩乎且依  
 朱傳或說則燎之方揚句亦難解豈有周既東遷  
 而猶謂燎之方盛之時者乎然則詩序謂大夫刺

讀書記 卷五 三

幽王毛傳謂詩人知其必滅周者其義無以易矣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此亦如雲漢之詩曰周餘黎  
 民靡有孑遺之意必謂為東遷後詩則孟子所云  
 以辭而已者也詩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信詩  
 序而徒固執於文字之間以改易經之世次將如  
 孟子迹熄詩亡之義何哉鄭康成改詩序刺幽王  
 為刺厲王因謂王流于  
 兖無所安定其說亦通若孔疏直以周宗為可  
 宗之道先王之法則亦何必如是委曲言之也  
 闕雨無正下朱傳所載歐陽公語因疑笙詩之序  
 義例似乎太明然以漢廣德廣所及例之則知小  
 序亦有此體未可以輕議古書也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箋謂六物之吉凶疏引昭七年左傳歲時日月星辰以實  
後世星家之術本此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後世  
堪輿家之術本此

后倉曲臺記當卽漢書藝文志所謂倉等推士禮  
而致於天子之說者也非卽禮記藍本

惠紅豆先生評大東詩疏云西法製遠視鏡見天  
漢皆星因遠而小故下但見其光耳愚案人所視  
爲天河者實由微星積成白光左太冲蜀都賦云  
騰波沸涌珠貝汜浮若雲漢含星而光耀洪流經  
文監亦有光當卽左賦光耀之義

讀書記

卷五

四

都人士首章齊魯韓三家所無而襄十四年左傳  
引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知左氏所據之詩卽  
今毛本也

韓詩說正義明堂五經之文所藏處此說明堂之  
義甚新識之以廣異聞

則篤其慶箋謂厚明大伯之功美不若朱傳云以  
厚周家之慶者其義較大

豐水有芑朱傳並存二說其第一說意義闊大若  
第二說不但有芑之云終非賦體而且仍就遷鎬  
言之則亦但爲複舉上文之詞已耳

爰方啓行傳云方開道路去之幽蓋諸侯之從者  
十有八國焉疏云夏人迫逐公劉則是有兵圍遠  
爲之阻難故云方開道路而去之幽也愚案上文  
云弓矢斯張干戈戚揚正以道路有難故須耀威  
講武方能開道路而去之幽則啓行之義傳疏甚  
爲得之不可但謂如發程之例矣

皇矣篇依其在京公劉篇于京斯依蓋古者高邱  
自取依倚之義故京依二字往往相連朱傳訓依  
爲安則又從依倚之義而申言之耳

取厲取鍛傳云鍛石也箋云鍛厲斧斤之石朱傳

讀書記

卷五

五

則以鍛爲鐵愚案鍛字之義說文訓爲小冶廣韻  
訓爲打鐵未聞卽以爲鐵也陸氏釋文謂鍛本又  
作礲則與毛鄭訓石之義相符當從古註爲是

卷阿疏云阿以岸曲而來風猶王以體屈而致賢  
又云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  
也如此等語其義極精可以深玩

詩云惠此中國中國對諸夏言之謂京師也孟子  
云北學於中國中國對南蠻言之謂諸夏也同言  
中國而所指不同經書中類此者多矣

夸毗體柔本諸爾雅況下接威儀卒迷則此句定



當就形體言傳箋之說不可易也

讀亦既抱子亦聿既耄二語則序謂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者其義益信若但云自警未免語焉不詳也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箋云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愚案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康成箋經亦具此美後儒自為立說不如鄭箋體貼絕妙也

風俗通泰山一日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愚案

讀書記

卷五

木

萬物之始陰陽交代後世泰山治鬼之說實造端於此

烝民箋云天之生眾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疏引服虔左傳之註以為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是六情有所法也愚案仁義禮智信即人心中木金火水土也故以物屬性喜怒哀樂好惡並法則天之陽陰風雨晦明也故以則屬情訓字精實可與宋大儒之說並存而不廢

韓奕篇有饒錫疏謂特賜則崧高篇有鉤膺蓋亦特賜與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經文兩競字相連不應分作二義上帝是皇訓為上帝所君義亦未安此朱傳不如古註處不但不顯成康不當從歐陽氏之說也

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傳云光廣也佛大也仔肩克也疏云佛之為大其義未聞愚案西方聖人之號嚮謂經書無有不知此經佛字毛傳既訓為大陸氏釋文又謂毛音符弗反與鄭之音賜者

讀書記

卷五

七

不同則毛訓佛字音義並與西方相近朱子嘗謂佛經皆六朝文士潤色而成豈并其名號亦傳會中國聖人之書而立者邪

媒氏書年月日名古無八字之說可知矣

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袁準正論曰唯周有王大封之文孔疏以為封禪也周頌於皇時周陟其高山白虎通以為太平封太山也至於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則禮記為漢儒之書雖不明言封禪其為封禪之義益較著而非若他經傳之猶為揣度之辭矣



駟篇臧才作徂四字分配良戎田鴛四種不可移  
易不讀毛傳不知經文字義之精

實始翦商傳云翦齊也箋云翦斷也後儒多從箋

義元和惠定宇先生引釋詁曰翦勤也言大王居

岐而能勤勞王事猶文武之服事殷也毛氏不得

其說鄭君尤乖於理愚案惠說援據爾雅立義甚

高讀此經者不可不知此意

僖五年左傳大伯不從惠定宇以為大王終時大

伯不在故云不從非如杜氏不從父命之說

分始祖太祖為二其說始於白虎通

讀書記

卷五

八

雖之禘與長發之禘不同雖禘太祖既非祭法圓

丘之禘又非大傳感帝之禘則此禘當為宗廟大

祭可知孔疏知釋天所云非祭天者以爾雅之文

即云釋又祭釋是宗廟之祭故知禘亦宗

廟也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長發大禘則

鄭志答趙商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

從出之明文者是也天即祖之所自出

吳人俞琰玉吾叟自號石湖道人著大易集說十卷其言

河圖洛書據書顧命天球河圖謂河圖亦玉之有

文者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

職方氏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可與俞石澗洛書之

說相發明辛丑夏四月余過洛水

重罪旬有三日坐替役周禮大司以下四節坐役

差等推之則此三字疑係二字之譌抑或歲有置

閏閏歲十三月重罪之人役月不得計閏故特以

旬有三日坐顯役不計閏之義與

翼氏各以其物為媒而倚之此當是射雉賦曉媒

之所本

毛西河謂蕃國諸侯即中庸九經所稱遠人者其

解遠人之義甚精蓋惟其如是故曰柔遠人則四

方歸之也

羿善射孔曰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此古

註也朱註改云滅夏后相而篡其位案滅夏后相

乃過澆之佐寒浞也當羿時相實未滅邢疏謂與

羿並稱王此即所謂篡夏后相之位者朱註云云

蓋約略言之耳

歸餘於終非閏月當置歲終之謂此傳論先王之

正時就每月之終言之蓋迤邐歸下積而為閏也

文二年傳廢六關廢家語作置王肅註六關關各

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云不仁惠定

讀書記

卷五

九



字先生曰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曰去其有聲廢其無聲鄭元答張逸曰廢置也愚案以置為廢古義難曉或是本有是事舊曾廢之今復修之故即以修廢為廢亦猶治亂為亂去汚為汚之義與世本日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體體生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見禮記疏愚案春秋纂例魯大夫譜載叔仲氏自叔仲惠伯始註云叔牙孫則叔彭生也則僖叔武仲但為叔仲氏之所自出非即叔仲氏也世本之言尚未明劃但武仲體之名纂例不載宜參世本以廣見聞

讀書記

卷五

十

魯伯御不得入先公之列故文十六年左傳解云伯禽至僖公十七君行狀二字見文十八年左傳疏謂四凶族皆以行狀驗而知之也推孔氏之意蓋以渾敦檇杌為狀窮奇饕餮為行故以此二字連屬言之  
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杜意以為奔者之身嘗有玉帛之使於彼國劉炫以為國家有交好之國非指奔者之一身劉炫勝杜  
象散為弱川壅為澤據說卦坤為衆據晉語坎亦為衆今坎變為兌兌為毀折有散之義焉兌為少

女有弱之義焉惠定字必以兌為剛齒猶曰衆人之心至是一散則其勢遂弱也所以然者以法令壅而不行故也古人以坎水為律銓取平之義川壅為澤法律不行是故此傳之語水與律恒相間言之坎卦象傳云水流而不盈周禮草人云湯澤用鹿渴同竭蓋川流則不至於盈矣澤壅則易盈盈則有時而竭矣否滅且律竭也從律喻說到水盈而以竭水也應上川壅為澤杜應上象散為弱此句杜解却就水言之似非○象散為弱天且不整正取整散對言玩經文自明又從水喻說到律水盈猶律之夫闕不行也以竭

讀書記

卷五

十

況軍之撓敗散去也總之荀林父將中軍則師九二也先穀佐中軍即象也即其當奉法以行者也師既之臨主帥有二壅遏渙散莫此為甚故知莊子引易大意全在不行之謂臨一語當時下軍大夫精通易理如此  
有律以如己也蓋謂主帥有法使人從己杜解不明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杜意偏兩分言劉炫云兩廣之別各有一卒百人一卒外復有偏一兩二十五人兵法十五乘為偏偏有一兩從之兩是偏家之



物故謂此為偏之兩其實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從之愚案乘廣駕說乃楚備豫之車也是故常時則十五乘為一廣日夜更迭駕說以備不虞以其橫陳平聲故謂之廣臨用則仍是一乘為一廣故右廣止許偃養由基為御右左廣止彭名屈蕩為御右決非一御一右能兼攝十五乘車也其君之戎分為二廣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則常時之廣也王乘左廣王見右廣則臨用之廣也偏之兩定從劉說孔疏發明杜意以偏兩分言謂一卒之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言卒之者成辭婉句耳則卒之二字雖云婉句

讀書記

卷五

主

實不成辭左氏敘述兵法最為詳明何得僅贅閒文一二以致意思蒙昧不明若此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蓋皆楚之精兵少少勝多多者觀養由基屈蕩為右可見

西京賦旗不脫扃薛綜註扃關也謂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搖曰扃是扃為制旗之物也左傳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憇之脫扃孔疏既以廣為在軍之前載旆之車則脫扃之扃疑即西京賦註所謂扃以制旗者矣然左傳既言脫扃又言拔旆則左傳之扃又非制旗之物可知故杜解以

車上兵闕解之蓋扃為橫木可以制旗亦可以約兵器傳解賦註並行不悖也又杜解兵闕宋本作兵闕因思東京賦李註引說文班車蘭閒皮筐車蘭閒當即車闕閒今說文作車

憇字从心故有教義說文引作昇訓為舉則兩昇之絕句似於當日情景反不甚佳不如杜解之妙衡統紘紘之衡張平子東京賦引作衡李註引左傳亦作珩由此思之衡之用玉無疑也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疏謂日月之體大小正同愚案日月之體大小不得正同惟其

讀書記

卷五

主

日大月小故二體相近日光猶得溢出但中食也若二體相遠月近日遠則人目所望近者常大遠者常小故月之所映甚廣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矣

左傳拔旆投衡解云使不帆風差輕釋文帆本又作吧普霸反愚案說文帛二幅曰吧通俗文帛三幅曰吧廣雅云帳也準此思之則吧字得與帆同義因思左太冲吳都賦迴吧乎行邪睨吧為轡革與觀魚三江文義不接而上文效獲衆註云衆一作涑涑水會也於吳都言水會其不能外三江彭



蠡諸大水可知竊意迴靶之靶當為靶字之譌既欲觀魚三江必先候風五兩迴帆邪呢將有乘風破浪之樂作為水獵發端豈不情形畢肖爰誌鄙見以補李註之所未及

成六年立武宮當為立武公之宮而即取楚作先君宮告成事之義杜解謂既築武軍又作先君宮以一事為兩事者非也然傳明言立武不得謂無耀武之意若但言立武公之宮而不即取楚作先君宮告成事之義者亦非也

兩之一卒如云廣有一卒也車一乘舍偏兩之一

讀書記 卷五

焉如云舍去車之半邊五十人內兩分之一也杜解偏兩蓋不可從疏引沈氏云聘使未有將兵車者今此特將兵車為方欲教吳戰陳故與常不同愚案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此聘使也固不聞有兵車也至於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然後兵車適吳留車教戰此自是兩截事何者晉吳二國向未相通巫臣初使吳時即用兵車不特於禮不合抑且於事不宜從來有深情者必為厚貌豈其輕率躁妄若是而所包藏之心之卒能有成也故沈氏之說知必不然

成八年左傳疏引史記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又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云云以為與左傳背違馬遷矣說不可從也愚案此疏云云讀史記者不可不知

聖人作春秋時國史具在特提綱挈領以示褒貶非教人但閱此數語遂能盡知原委也今惟左氏一書記事最為詳實而後儒每多不信即如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經書晉侯杜氏謂太子州蒲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禮此等筆法藉非左氏及見國史何由得知啖氏必

讀書記 卷五

譏左傳為妄者非也  
春為發生生氣可觀故曰遊秋為收成成功可喜故曰豫張平子東京賦云既春游以發生啓諸壑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稔薛註云秋行曰豫既秋行曰豫則春行但曰遊可知蓋先王之觀惟以物成為可樂他無所樂也此原係古人成說可取以補註疏之闕  
上林賦江河為陸今本作河陸與去實一字蓋遮禽獸令勿去因即以去名亦反語也  
自地言之則地載水中庸曰振河海而不洩自天



言之則水實載地大衍鄭註曰天一生水天五生土夫水且先土而生安得謂非水載地海賦註引元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此古人精通物理之言也

讀書記卷五終

讀書記

卷五

末

二初齋讀書記卷六

僖十五年左傳西鄰責言兌為口舌責也震東方木兌西方金以西方金克東方木此西鄰責言之義也

穀出不過藉正所謂九一而助也杜謂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蓋亦承用孟子其實皆什一之語而約略言之耳

古蠲字與圭通儀禮士虞禮哀子某圭為哀薦之饗圭亦作蠲成九年左傳鄭人使伯蠲行成蠲又音圭故知孟子圭田當為吉蠲所需之田也

讀書記

卷六

十

襄二年傳引詩烝畀祖妣亦當取先祖後妣之義杜解不明

襄七年傳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此傳正直之義深於直猶周易中正中之義重於正也蓋謂有直於此而我正之斯為正也若有曲於此而我正之則但為直也杜必分言人已者似非十年傳云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蓋謂在下者既無直則上亦無所謂正也瑕禽之意欲宣子正曲為直正王叔之曲為直曲為蓋反言以見意既尊霸主為上則王臣稱下劉炫反謂宣子為下不然明矣



襄九年傳杜解云城積陰之氣故祀之愚案左太  
冲魏都賦云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祇濛霧於其裏  
此善形容積陰之氣者也必古有祭城禳火之法  
而宋行之孔疏謂禮亦無此法者蓋未必然  
晉師敗于邲楚則復熾晉師勝于鄢陵鄭卒不服  
善乎汪氏克寬之言曰齊桓之時在於服楚晉文  
之時在於勝楚晉悼之時在於敵楚蓋當晉悼時  
而但講戰勝雖勝亦無補此所謂暴骨以逞不可  
以爭也杜解泛言兵法謂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  
猶未得荀營之心

讀書記

卷六

二

大勞未艾謂當此之時勞苦甚大正未得休息也  
故欲且從勞心之勞此正晉悼君臣智謀深處所  
以能成蕭魚之功

祈以幣更或謂更為周禮招梗之梗杜子春讀愚

案祈以祈福梗以禦災自是二事上既言祈下復

言梗於詞不順當從杜解謂不用姓乃合有節之

義

襄十四年傳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云云孔疏孟  
子辯士之說或當假為之辭此傳應是實也觀此  
知唐人信左氏勝於信孟子貞觀永徽中孔庭配

食止顏淵左邱明二人

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蓋謂得師夜師慧  
而失子產等之心是無異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  
矇也易當如字讀杜解似非

襄十七年傳孔疏古者一斛百二十斤愚案四鈞  
為石石亦百二十斤古量之一斛適當古權之一  
石然則後世以十斗為一石亦以斛與石斤數相  
符故即借權名為量名也

襄十九年傳揖之乃登杜解揖而禮之欲生之也  
衛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愚案觀

讀書記

卷六

三

下文醢衛于軍則不欲生之可知古者軍中得相  
對語語畢還復登城亦是當時常態非必不順齊  
侯之揖而還登城

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還當為盤旋之義

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成十三年左傳孟獻子語禮以束身

故曰幹敬以立身故曰基並取築牆為喻此古人

譬喻之最精者也孔疏以樹木牆屋分喻失其義

矣

周禮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鄭康  
成云用金石者作槍雷之屬雷即礮也兵法守城



用礪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礪成雷榛  
殘木碎是也襄十年愚案司馬相如子虛賦所謂  
礪石相擊若雷霆之聲者乃是借兵法以喻言之  
也

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今俗有言結親者其言  
當本於此

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杜解云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愚案不能受屈意張駱輔躑心中自有之而口中  
則但言其性急而已並不涉及前事讀者須以意  
會

讀書記

卷六

四

以兵爲人見於襄二十五年左傳杜解而劉炫仍  
規之

今人寫字有跳行之語見襄二十五年左傳註疏  
襄二十八年孔疏歲星自淫行天時自溫煖其溫  
不由歲星梓慎以其年有二事而總言其占耳服  
虔則云歲爲陽元枵爲陰歲乘陰進至元枵陰不  
勝陽故溫無冰愚案玩傳以有時菑之語則服義  
爲長

樂以舞爲主襄二十九故論語云樂則韶舞

韶濩之韶釋文云本或作招愚案墨子三辯篇曰

湯放桀于大水自作樂命曰九招然則大司成所  
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者蓋兼夏商之樂言之與  
西都賦講論乎六藝此六藝謂六經也李註引周  
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解之非是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愚案  
此卽中庸行同倫行字

曹子建求通親親表真所謂文字中有經籍之光  
者操觚家可奉以爲法

蜀都賦琥珀丹青江珠瑋英李註引博物志曰琥  
珀一名江珠是琥珀江珠一物也然太冲作賦於

讀書記

卷六

五

一物而異名者複舉成文殊非博雅何義門文選  
評曰琥珀江珠似非一物江珠名義無取愚案逸  
周書王會解伊尹受湯命爲四方獻令正西崑崙  
狗國諸國請令以丹青白旄紕屬江歷龍角神龜  
爲獻註江歷珠名竊意文選之丹青江珠當卽逸  
書之丹青江歷蓋蜀係西方之國故得有是江歷  
與

今君內實有四姬焉晉之內官同姓姬至有四人  
則君之近女色可知子產於大國之君難斥言近  
色之意故借禮法之言巧於諷諫讀者須以意會



非如記禮之文所重專在姓之同異也其無乃是也乎所謂是者子產之言指同姓子產之意指女色觀下文醫和直言近女色益信四姬有省猶可如揚子甘泉賦云屏玉女而卻宓妃

六藝之書謂六書也四術之書謂尚書也若夫泛以載籍言書者古亦有之矣昭二年左傳云韓宣子觀書於太史氏

左傳廬井有伍杜解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愚案漢書律歷志云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為伍註孟康曰伍耦也八八為耦此經廬井有伍

讀書記

卷六

六

正取八八為耦之義若準鄉遂之例以五五相連屬而使五家相保便於井田之法不合經文既言廬井不得又言有伍杜解淆亂古制不可從也昭元年傳不寧唯是云云孔疏不寧寧也言寧有唯是之事又使圍蒙其先君連讀為義也愚案不寧唯是如言豈唯此哉頓斷讀更妙不知孔氏何故必欲牽連言之蒲宮有前之前即二執戈者前矣之前不得以杜有屏蔽以自殊異之語而更以屏蔽為前也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此傳杜解以各二

句相承說如言謙不足故飛不翔垂不峻故翼不廣也其實傳義不是如此蓋曰謙則不足也曰飛則不翔也對文則飛翔當有別說文翔回飛也曰垂則不峻也曰翼則不廣也故知為子後不遠去四句並當將首字頓斷讀無各二句相承之義

水母目蝦江賦文也釋典亦有此語楞嚴經云諸水母等以蝦為目其類充塞

左傳屠蒯檀弓杜黃一人也讀左傳味以行氣以下檀弓無其語妙讀檀弓酌曰曠飲斯以下左傳遜其筆精

讀書記

卷六

七

凡左傳中憾字石經俱作感而坊本無有不從憾者惟昭十一年傳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則猶以憾為感未失石經之舊也

供養二字見昭十二年左傳供養三德為善釋文供九用石經宋本皆从人旁樽字見昭十五年左傳樽以魯壺石經宋本皆从木旁

龍之潛也必在淵乾初九潛龍即九四之在淵也九二見龍即此在淵之龍見而在田耳九四或躍又即此在淵之龍或無所緣而絕於地耳明九二在田之猶未絕於地也龍不在淵則在天至於九



五飛龍遂成在天之象矣

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而襄九年左傳載穆姜始往而筮遇艮之八已有元體之長也云云至襄二十二年孔子始生可知文言傳首數語原係古有是語即如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之類嚮非左傳載之今亦何由知此等言語出於孔子之前也左氏一書足為古籍之冠冕以此

漸九三爻象當參用王註程傳始得其解蓋進而之陸與四相得不能復反三本艮體而棄於羣醜

讀書記

卷六

八

也註婦謂四也四以不正而合則不由其道矣故雖孕不育也傳異體好合順而相保物莫能閉故利禦寇註

八卦次序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則六十四卦次序乾適在一兌適在二離適在三震適在四巽適在五坎適在六艮適在七坤適在八此易圖之妙也

既葬除喪以文伯晏此係景王之失禮叔向所以有雖貴遂服之議也杜氏解經動援既葬除喪之言為天子諸侯喪禮準則母乃近于曲學阿世邪

大人患失而惑註疏謂患有多學而失道者愚案多學失道如言是古非今不合時宜之謂此所謂道乃韓子所謂道有小人者也

大壯六五朱子本義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顧寧人先生云不言互而言似又初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大壯自三至五成兌兌為羊愚案大壯有羊象論夾畫非論互體也惟論夾畫則本卦全體是兌故三四五六並取羊義若論互體則上一爻不得言羊矣亭林素不信互卦而執此說以譏朱子又恐未得朱子之意

讀書記

卷六

九

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康成云九三上與九五互體為離離為大腹孕之象也又互體為坎坎為丈夫坎為水水流而去是夫征不復也夫既不復則婦人之道顛覆故孕而不育見鄭特愚案漸九三之義極為難解愚既參王註程傳為一說矣今得康成之說深喜不失古義亟識之以補前說所未逮豐卦象傳以日月為言而自初九至九四俱取義於日獨無言及月者竊意六五一爻以柔中之德來致天下之明豈非月之借日之光以為明者乎然則豐卦爻辭不言月而月在其中矣



小過彖傳柔得中當謂五為主而二應之也剛失位而不中則專謂九四一爻若九三未嘗失位何云失位而不中玩經文而字此句是連屬之辭本義云以三四言程傳云三不中四失位分別言之亦未敢信其必然

天一地二節本義云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愚案繫辭傳註疏分章與本義不同註疏在第十章之首者本義即當云在第十一章之首此言第十章之首承疏文而譌也

讀書記

卷六

十

萬化故曰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知微即知彰知柔即知剛此知幾也知微者彰之幾彰亦微之幾柔者剛

之幾剛亦柔之幾此四項中各有知幾在也後一說較

密萬夫之望所謂其神乎者也

則非其中爻不備朱義謂卦中四爻主崔憬之說

也若必不用互卦又何雜物撰德之有

曰四多懼近也明二之為遠所謂異位曰其用柔

中也明四之非中所謂其善不同此互文例

水火不相射虞翻訓射為厭其義最精觀下文又

言水火相逮可見若依孔疏謂水火不相入而相資即須於經文外添出相資二字方諸定位通氣云云義例不能畫一矣

水火相逮以日躔言之便明冬至水之氣及於火也夏至火之氣及於水也此相逮之最大者

震為龍鄭康成讀龍為龙取日出時色雜也見朱漢上

易愚案日出時色雜即天文書所謂矇影李太白

詩云半壁見海日是其象也

閱雅雨堂刻鄭氏周易知康成不特好以禮註詩

并好以禮註易

讀書記

卷六

十一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左太冲蜀都賦百果

甲宅李註引鄭元曰皆讀如人倦之解似康成之

本讀皆甲坼為解甲宅矣閱鄭氏周易始知賦註

皆字原係解字之誤

其于稼也為反生謂前歲所生之穀還復生於下

也

亢桑子曰夫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蚘蟻之於葉也

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蚘蟻似蠶食葉老亦吐

糸作室舊說蚘蟻之繭化而為蝶此猶蛹之變蛾

爾賦曰螭螟飛而生風蚘蟻動而成響言屋之空



曠深靜易以庄風答響如此雅愚案易之尺蠖爾雅釋蟲作蚘蠖郭註云今螂蝮反子六說文云屈申蟲也得痺雅此條疏解尤為明白

僖二十八年左傳表裏山河此句是言晉國地勢險阻外河內山如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之例故雖此戰不捷知必無害於晉若認表裏山河為泛言土地則所以必無害之故安在豈子犯謀國家大事而肯作顛預語乎故知必不然矣

逸周書云唯一月既南至斗柄建子始昏北指周淮南子云斗杓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天

讀書記 卷六 三

建子建寅之月實以斗柄建子建寅而名之矣至於今日昔之斗柄建子者已轉而建亥斗柄建寅者已轉而建丑而猶存建子建寅等名是儀象之中亦有名是而實非者也說本沈果堂文集恭讀 御製儀象考成並無其說識以俟攷可與立未可與權漢儒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陸農師埤雅遂云以唐棣反而後合譬權則常棣華萼上承下覆甚相親爾者常已矣故曰常棣也攷諸爾雅釋木唐棣移常棣棣邢疏云唐棣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

大如李子可食常棣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由此觀之實是二物陸農師妙參物理即將兩棣連比傳會經權議論甚巧亦可補先儒之所未及

郭璞江賦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愚案玉堂閒話云濱海人有蔬圃乃淺水積沙而成或為大風飄去若浮筏然郭賦云云或指此類言之與桓九年左傳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愚案背巴師者謂鄧師逐楚已至巴師之後而背乎巴師

讀書記 卷六 三

也於是巴師自後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前後夾攻此鄧師所以大敗也鄧人逐之背巴師作一句讀 三折肱知為良醫三折肱之義註疏無解竊意折肱與今諺云不得手相似三折肱即周禮醫師十失三次之之意也必三折肱乃知為良醫之道猶之高彊曾伐君乃知伐君之不可也林堯叟謂三折其臂歷病痛多者殊覺拘牽文義不必從之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上無曰字忽作孟孫忿答大夫杜必有所傳受然終覺未安不如服虔



以知必危二句亦為孟孫之言則口吻逼肖更屬可信馮氏李驊以禹合諸侯於塗山至而以衆加之可乎皆係諸大夫語此亦可通但知必危二句究難體貼要不如服說為最優矣

蜀都賦灑滂池而為滄澤與下膏液相應正欲極言灌溉之利醇醲優渥故舉雨澤之凝者況之此古人用字之妙也

吳都賦兩見榘字俱非若榘其一曰楠榘之木案吳志張紘傳註紘見榘榘枕愛其文而作賦南史宜都王鏗傳鏗年十歲時與吉景耀商略先言往

讀書記

卷六

十四

行左右誤排榘榘屏風倒壓其背神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此榘榘為一物而非榘榘之楠若榘之榘也其一曰榘榘禦霜案劉淵林註榘榘子樹也實如梨核堅味酸美交趾獻之乃係爾雅劉杙誤劉為榘五臣之陋而汲古本因循未改此榘劉為二物而所謂劉者亦決非蜀都賦若榘競裂之比也

臨海異物志餘甘與橄欖一物異名也依此則餘甘即橄欖然吳都賦既述餘甘復稱橄欖其非一物顯然可見劉貢父詠餘甘詩云炎方橄欖佳餘

甘生苗裔風姿雖小殊氣韻乃酷似亦可為餘甘橄欖並非一物之證臨海異物志之言不足憑信也

安祿山恩寵莫比錫賚無數其所賜品目有餘甘煎見酉陽雜俎

吳都賦隱賑歲襲雜插幽屏言寶貨之興富盛於山巖敲側重沓之處而且雜處於幽谷無人之所也

晒澹臺之見謀聊襲海而徇珍廣韻徇音同徇自衍名行也愚案澹臺齋壁渡河被神所謀我則笑澹臺之見謀且欲齋珍入海以嘗試之隱示鬼物為之退避之意所以自衍齋也善註訓徇為求辭

讀書記

卷六

十五

意反覺平常恐非作賦本意故特辨之國有鬱鞅而顯敞言鬱鞅固不足言即顯敞之邦亦總不若吳地之函宏也蘇東坡石鼓歌云富貴一朝名不朽朱初晴先生評曰富貴一朝不必說即名垂不朽亦終有盡時人總不能如物之閒宜其不能如物之壽也左賦蘇詩辭意適肖故舉以況焉

魏都賦冀馬填廐而駟駿李註說文曰駟牡馬也于助反愚案牡馬係牡馬之譌于助反係子朗反之譌



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度也孔疏先儒以為栗取戰栗棗取早起脩取自脩唯榛無說蓋以榛聲近度取其度於事也愚案杜解榛訓小栗即榛栗二者同取戰栗之義亦得

莊十九年子頹之亂和王室者惟鄭伯與虢公而齊桓不與焉及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然後于明年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而又取賂而還意者齊桓才略終遜晉文全賴敬仲輔佐之功得成尊攘之業讀春秋者當於斯致意焉

讀書記

卷六

末

鬪射師諫則執而梏之孔疏引服虔云射師若敖子鬪班也愚案左氏敘一人而前後名字雜見者發傳之常例况執而梏之即是所以殺之之故上下脈絡貫通服說自屬可信孔氏疑射師被梏不言舍之何以得殺子元其說近於迂矣但據漢書敘傳令尹子文初生棄於菅中而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顏師古註子文之子鬪班亦為楚令尹準此則此時子文為令尹其子鬪班為申公鬪班當為若敖曾孫服虔云若敖子者恐或誤也竊意鬪射師鬪班實是一人而班與般古字通

宣四年傳鬪般杜解亦以為子文之子子揚此無可疑者不知何以莊二十八年鬪班王孫游傳惟下無註前後不相符會此註書之通病惟殺子元者出於子文之子是以子文恐楚國患難將因鬪氏而熾至於自毀其家以示弱即以緩難也林堯叟不察於此徒以家強國弱為辭於此經情事不切與杜以射師為鬪廉者皆不可從

吳都賦驚透沸亂透音式六反見揚子方言註夏官馬質禁原蠶者鄭註云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與愚案吳都賦註引劉

讀書記

卷六

末

欣期交州記曰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蓋地氣溫暖蠶事之盛如此聞馬性宜於西北而不宜於西南倘亦鄭康成所謂物莫能兩大者邪

讀書記卷六終



二初齋讀書記卷七

風俗通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嘗疑  
東京賦度朔作梗必用桃梗之義舊註訓為病者  
非也今思之下云守以鬱壘則所謂作梗當即風  
俗通百鬼無道理妄為人禍害之意故有下文云  
云不然李善呂向之註並用風俗通神荼故事桃  
梗云云即在其下豈有不見而舍此取彼足知古  
人註書斟酌自精原不可以妄議也

吳都賦註春秋元命苞曰日月兩設以蟾蜍與兔  
者陰雙居月中有兔愚案日月二字不可解陰雙

讀書記

卷七

一

居月中有兔上下疑有脫誤及檢月賦註春秋元  
命苞曰月之為言闕也兩說蟾蜍與兔者陰陽雙  
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此條文義頗明但改設  
為說似誤又古詩十九首註春秋元命苞曰月之  
為言闕也兩說以詹諸與兔其誤同上條又初學  
記引此條亦無日月二字但改兩為而似又誤  
蜀都賦養交都邑李註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  
祿養愚案荀子臣道篇云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  
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  
今汲古本脫去交而已耳等字此必當增入者

姪其從姑杜解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  
妹於火為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此數語甚難曉  
解今始思得其義震為木謂本卦之震也離為火  
謂互卦之離也歸妹睽二三四爻俱互離火從木生非即謂互  
卦離火也蓋震變為離是從木生之火此又指上  
六爻變言已足震木所生之子矣離為震妹長男  
中女同是乾父坤母之子於火為姑此指震木所  
生之火言以震木所生之火對離為震妹之火則  
於離自當稱火為姪而於火自當稱離為姑也故  
曰於火為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也二火相並同

讀書記

卷七

二

氣相求此姪其從姑之象因杜解辭簡意晦孔疏  
並無發明特為疏通其義如此  
猶無相也如云猶瞽者之無相也

甘泉賦崦嵫隗乎其相嬰崦字按廣韻訓山高貌  
者從吐猥切訓山長貌者從他果切義既不同音  
亦遂異甘泉賦李註引埤蒼曰崦山長貌又云崦  
他賄切是取山長之義仍用山高之音也當改他  
賄切為他果切則音義允協矣

甘泉賦臯搖泰一之臯如淳作臯張晏作招五臣本同  
張兩說不同竊意蒙上欽柴宗祈燎薰皇天二句



言則如淳說是

昭二十年左傳齊侯疥遂疔疏引袁狎之說疥當為疥愚案顏氏家訓書證篇解此句亦同袁義蓋因疥音近故爾譌溷以二日一發之疥為疥癬之疥且與遂疔連文方書多日疔其為不然亦易明矣

說卦震象其究為健就又畫言謂終歸於乾之健也為蕃鮮就卦位言謂終歸於巽之潔齊也鮮有潔義蕃有齊義

為指取其爪之利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皆取其讀書記

卷七

三

齒牙之利並謂陽剛在外而能止物其取象極精孔疏無明文故特著之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此聲字即鳧氏為聲之聲也攷工記前言鳧氏為聲後言鳧氏為鍾可知聲即是鍾蓋聲以鍾為主故即以鍾為聲鄭註聲鍾錞于之屬是也泛言聲樂者非

儀禮一書生養葬祭一切完備實是全書前人以為不全者非也

儀禮中字法極精作古文可用

欲學四六者須讀徐庾諸佳文及文選中三月三

日石闕刻漏頭陀諸文便妙四六亦不必多讀沃田沈丈云

周易分宮卦象次序乾為天風姤云云本於京氏易傳次序也但京易以乾震坎艮坤巽離兌為

次則依乾坤六子之序分宮卦象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為次則依後天方位之序此為不同耳

傳記所載禘祫之說最為尤雜今舊萃諸家臚列於左以便參攷

圓丘法祭祀昊天上帝以大祖配之此最大之祭也

郊大傳祀感生帝上自大祖下及功臣皆祭焉

讀書記

卷七

四

五年一禘禮上自帝嚳下及功臣無所不祭以其合祭故亦得稱禘

吉禘左宗廟中除喪之祭亦禘中一義此即三年一禘正說亦稱吉禘

春禘郊特夏禘王制二者皆四時之祭亦得稱禘內

夏禘即時禘

祭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不及羣廟之主為禘除

祖所自出加入羣廟之主即為禘趙伯循說此則別禘

禘為二宋儒多遵其說

後漢書鄭元傳載其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又載



其著答臨孝存周禮難而凡所註書內並無周禮名目此後書之疎也

讀後漢書班超傳知兵不貴多善用兵者吏士三十六人而已足因思學者守約之法亦猶是也黃慈溪云涉獵百篇不如深攷一卷此言可銘座右西人言地度經緯正對者兩處之人以足版相抵而立愚案地圓之說不特見於大戴禮嘗讀楞伽經百八句偈問云側住覆世界如因陀羅網註世界如器有側有覆有仰有橫因陀羅網即帝網網有千珠珠光交映喻世界重重無盡此與今西法

讀書記

卷七

五

所論地球圓體者正合偈問又云或離日月光如是等無量註或無日月所照愚案趙君卿周髀註曰北極之下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

御製儀象考成云北極之下赤道當地平夏則有晝而無夜冬則有夜而無晝此非楞伽偈問所謂或無日月光者邪中庸日月所照霜露所隊李安溪曰兩極之下日月已微嚴霜寒露所鍾然亦莫不有物焉故須言霜露所隊亦此意也

興安嶺以北松皆落葉見敬業堂集卷三十然則松栢後彫亦此土爲然不能槩之大千世界也

吳都賦龍眼橄欖劉註龍眼如荔支而小圓如彈丸味甘勝荔支愚案龍眼本有荔奴之目以其隨荔支後熟故也今粵中荔支以新興焦核爲最閩中荔支以楓亭爲最龍眼色味俱劣不如遠甚而劉淵林謂味甘勝荔支豈草木滋味亦有今昔之殊邪

魏都賦蕭斧戢柯以柙刃劉註引桓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強秦之執伐弱韓譬猶礪蕭斧以伐朝菌也然於蕭字之義則無解說文註蕭斧芟艾之斧也姚令威西溪叢語淮南子云磨蕭斧

讀書記

卷七

六

以伐朝菌蕭之義未詳太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斧依藁語此條推之則蕭或齊字之譌應劭曰齊利也似勝說文註芟艾之斧之說矣

西都賦招白鵬李註引西京雜記曰聞越王獻高帝白鵬黑鵬各一雙今勘西京雜記原文南越王獻高帝白鵬黑鵬各一雙高帝大悅李註闕字或南字之譌鵬字从鳥作鳥名自當若必拘拘以掄文竿句例之而從後漢書作閑因以白閑爲弓弩

之屬何義門說恐古賦之文縱橫參錯轉不必如是屬對精工也白鵬短喙面鮮紅頂有黑毛白身黑腹朱足大如鷺其白羽中有黑紋如







以經邦治

官成如國家凡事有定例官灋如會典載一切大禮儀註是也

都鄙之義何氏之說最精何氏曰以其有邑故曰都以其在國之鄙故曰鄙

上均姜氏必欲以都鄙通采邑及凡公邑而言

不特亂漢儒之例而與孟子分田制祿之義亦不符矣

周禮九賦依鄭康成口率出泉之解則與九職截

然不混漢世近古故即時事以況古經經義顯然

可觀也後儒必謂漢法非先王所宜有豈千百世

讀書記

卷七

七

後儒者之臆度定為先王所宜有乎姜上均周禮

輯義亦知九職九賦合而為一之非矣乃執司會

民職田野之文遂以民職之貢屬鄉遂之萬民引

閭師為證以為田野少而民職多故言令民職以

田野之賦屬鄉遂都家之餘地引縣師為證以為

田野多而民職少故言令田野其實田野即是民

職所在拘拘分析經義愈覺模糊總因誤認司會

經文田野二字遂致糾纏若此司會云以九賦之

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九功即九職令民職之

財用此經自有深意九職從職上起賦故言令民

職之財用九賦從民上起賦而言令田野之財用

者以地表八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往往

無征則出算泉者田夫野老而已故云令田野之

財用也司會田野二字與鄭註口率出泉並無乖

舛確守漢儒成說不必節外生枝矣

聽稱責以傳別疏謂舉責生子彼此俱為稱意故

為稱責此解稱責甚巧然孟子云將終歲勤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其無稱意之義可

知故趙註以舉訓稱所謂言豈一端

今人作文必起草起草二字本於周禮宰夫之職

讀書記

卷七

十

鄭註曰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

周禮王齊日三舉鄭司農云齊必變食疏齊必變

食故加牲體至三大牢論語齊必變食註孔曰改

常饌疏謂將欲接事鬼神宜自潔淨故改其常饌

也愚案周禮疏云加牲體即論語註云改常饌也

至論語疏云宜自潔淨者將欲接事鬼神饌不以

餽是乃所謂潔淨並非斷膳之謂朱註不飲酒不

茹葷二句本於莊子亦與古說不悖葷臭菜也通

謂葷臺椿韭蔥蒜阿魏之屬徐鉉說朱子之意謂

但不飲酒茹葷耳亦非遂謂斷膳以為齊



望聞問切醫家四訣而切居第四明乎醫者之必  
以望聞問爲先務而後及於切脈也若專恃診切  
恐有錯誤周禮疾醫一職論治疾病之方詳矣而  
參之以九藏之動鄭註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已居各條之末  
豈非切脈居後之明證乎

古無飲茶之法所謂飲者漿人所掌六飲水漿醴  
涼醫醴是也自茗飲盛行而諸法始廢矣漿人共  
賓客之稍禮以今法況之如言賜茶然

論語一瓢飲飲水二飲字不同飲水飲字飢食渴  
飲之飲也一瓢飲飲字漿人六飲之飲也惟與簞

讀書記

卷七

十一

食相稱不能全備醴涼諸物則一瓢所盛舍水何  
屬故二句之意原可相通然以二飲字較之則自  
有虛實之別

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鄭註受  
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賈疏金玉  
曰貨物之善者藏之於內府近王以給王用職內  
府不在內布帛曰賄賄賤於貨故知入職內以給  
國家所用愚案註疏之言似矣而未善也近從周  
禮輯義中得鄧氏一說最爲精確鄧氏曰受藏之  
府孰謂謂玉府也受用之府孰謂謂內府外府也

由鄧說思之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  
賄之藏此言藏也又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  
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此言受藏也官名玉府而職  
掌受藏豈非受藏之府乎內府以待邦之大用此  
言用也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此言受用也外府  
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共其財用之幣齎賜子之財用此皆言用也凡邦  
之小用皆受焉此又言受用也官名內府外府而  
職掌受用豈非受用之府乎以後儒註經不若以  
經證經尤爲可信內府外府並是待用之官卽不

讀書記

卷七

十一

得以內府獨爲受藏之府而職內又與職歲同爲  
鈎考出入之官其不得謂之受用之府更明矣內官名無府字卽知鄭註之不然至上均姜氏以受藏受用之府  
與下文官府都鄙之吏混而爲一則又不然周禮  
言官府該王朝言都鄙該采邑自邦中四郊邦甸  
以至削縣都各餘地皆王朝官府主之其削縣都  
各采地皆都鄙羣吏主之故職內職歲諸職並以  
官府都鄙對言者良以言官府都鄙而邦畿之內  
無所不該也姜氏必欲以大府凡官府都鄙之吏  
句卽指上文受藏受用諸府言之以致大府職內



職歲各職經義俱不分明是宜亟以古說正之  
閭師任商以市事貢貨賄則九職之商賈既有貢  
矣而大宰九賦中關市山澤幣餘三賦又從賈人  
取之者此係占會百物及占賣國中斥幣之人與  
九職之商賈名同實異先王重本抑末故為增賦  
倍算不得以閭師之商貢與大宰職之關市山澤  
幣餘諸賦混而言之也

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布豈有司市下  
大夫而可以罰夫人世子之理鄭註遊觀施惠之  
解不可易也後儒不知此與上經市刑為一事遂

讀書記

卷七

圭

生種種謬說實為經學之蔽

塵人職姜上均輯義云以意運制此即孟子塵而  
不征法而不塵仁之至而義之盡者愚案周禮云  
云乃成周盛時之制抑末之意居多孟子云云乃  
戰國救時之言恤商之意為主要之孟子之意但  
取先王之制參酌時宜而用之以為致王之本非  
是墨守古人成法必欲與周禮絲豪無異也後儒  
讀書凡遇兩經議論相涉處輒委曲以求其合過  
矣

司關征塵鄭註云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征塵

二字分說甚精輯義改從串說以為收其邸舍之  
稅是周之關門但有塵稅別無關稅也果如此言  
則下文所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如  
何解說豈凡商賈之貨必當停留關舍一次而出  
邸舍之稅乎又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又屬何  
解須知成周盛時不可無此抑末之制若孟子所  
謂關讓而不征者自當別論也

稻人職敘周家治田之法委曲詳盡自稻人之制  
廢而縹田之法行矣漢書食貨志一歲之收常過  
縹田謂不  
為晦者也

讀書記

卷七

十四

孟子封建之說康成以為俗說見春官宗伯五命  
賜則註

馮相氏疏云以辰為天門以歲日跳度為龍度天  
門是每辰皆得稱天門也保章氏疏云天門在戌  
又云按括地象天不足於西北則西為天門又是  
以戌為天門也後漢書郎顛傳云詩汜歷樞曰卯  
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  
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  
宋均註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  
者據此又是以戌亥之間乾所據者為天門也歷



攷天門之說汜歷樞最爲有理毛詩孔疏引汜歷樞云云作辰在天門辰字當是神字之譌

保章氏掌天星此經註疏無文輯義云天星謂二

十八宿附麗於周天之星也愚案此姜氏之譌馮

相掌日月星辰常度保章掌日月星辰變動二官

職掌不同故馮相於星但言二十八宿而保章一

職自當以五星爲主所謂掌天星者定指五星言

之觀下文曰變動曰遷則天星非指隨天左行之

二十八星可見今凡術數家言天星皆指五星但

辰亦是與二十八星隨天左行非所以見吉凶已

讀書記

卷七

五

見馮相氏而此言之者則賈疏明云星辰是相將之物挾句而言故鄭不釋辰爲禍福之事也

內史掌國令外史掌外令御史掌治令三職各有

所掌其御史掌贊書句定指贊冢宰書治令言正

唯承上言之故得不言所書何事也鄭註謂贊書

若今尚書作詔文莊渠魏氏駁之曰此乃內史職

非御史職也因改訓贊書爲書治令之副本此說

確不可易上均姜氏謂掌贊內史之書王命匪特

案諸經文全無憑證而於內史外史御史各官分

職之義亦覺淆亂而不明矣

御史掌贊書其史百有二十八人此正論語文勝質

則史朱註所謂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者又孔穎達

毛詩序疏云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不必

要作史官竊意論語史字亦當兼及此意

師帥執提註云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

髦上者故謂之提疏云提謂馬上鼓者此先鄭蓋

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

輕騎法也愚案今馬上鼓吹其原當本於此

掌固頒其士庶子先後鄭俱無註賈疏云以掌固

是固守之官故兼掌宿衛之事愚案經文承上城

讀書記

卷七

末

郭溝池樹渠之固言之卽與王宮無涉且既謂之頒當是從內發外之詞其非宿衛王宮更顯然可見疏說蓋不可從

周禮言羅襦鄭司農註襦細密之羅猶孟子言數罟也周禮

言罟則作羅襦明非罟則不用羅襦矣孟子數罟

不入洿池是其例周禮取禽孟子取魚其實是一例

節服氏衮冕六人鄭註云服衮冕者從王服也愚

案節服氏一職繼虎賁旅賁之後則亦於扈從之

中寓防閑之意不特以衮冕壯儀容而已後儒非

之者拘墟之見也



弁師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承上文元冕朱裏延五字言之也玉笄朱紘承上文紉字言之也

讀周禮秋官司烜氏明窺註知罪人夜葬則非罪人不夜葬也讀昭公十二年左傳毀之則朝而塤弗毀則日中而塤知古人之葬朝及日中亦無一定之時也

襄十四年左傳鞭師曹三百可與秋官條狼氏誓師曰三百參看

大行人明言廟中將幣三享則將幣與享定是一

讀書記

卷七

七

事小行人合六幣司儀將幣並指享言康成去古未遠鑿鑿言之後人讀書不必更求異說

昭六年左傳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杜解錐刀末喻

小事愚案管子輕重篇曰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

箴一銃然後成爲女海王篇因論鹽筴而及鐵官

之數亦及錐刀云云此亦齊桓君臣從山鐵之利

錙銖計較而及於此左氏所謂錐刀之末者正指

此等言之乃是徵實之詞非譬喻之詞也

閱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載秦時監祿作靈渠斗闢

之法始知孟子云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天地間真

有其事也今會通河亦用此法詳見禹貢錐指卷九

讀書記卷七終

讀書記

卷七

七



二初齋讀書記卷八

孟子禮下取於民有制上文說恒產此節忽插禮下一句與取民有制並言良以禮下與取民有制實是一事禮字制字血脈相通恭則有禮有禮則有品節限制彼任汙吏多取者正是不恭之暴君而馭下為大無禮也故必兼禮下言之纔得取於民有制纔是不緩民事之賢君也

其實皆什一也貢之什一自不待言此句正申明助法之善助法九一故

其實皆什一也依集註講應先提出什字先王制

讀書記 卷八

賦用什為率貢法什分取一則用什為率而內取一也助法什一分取一則用什為率而外取一也總之皆是什一之法

徹者徹也二句承上文言之而不及貢法者有龍子曰一節在意中故也商助周徹依次說下自宜先助後徹乃偏先說徹者徹也句後說助者藉也句此非尋常文法錯綜之比孟子之意全在行助必如此倒說方顯得徹者為賓句助者為主句徹之為徹其法固良而助之為藉其法尤美語雖平敘意實趨下決非他處兩平詞句可比韓慕廬二

句題文未合此旨起比云無何而奉上別有名矣又無何而取民更有辭矣對比云易一令焉而民樂矣又易一令焉而民仍樂矣此等句子終醒不出助徹倒說之旨後比云乃以助與徹者安之對比云乃以助與徹者維之云助與徹是將題句倒亂矣必須認清助徹倒說之旨纔不失孟子勸滕行助之精意

曰徹也曰藉也便知決無貢者之弊不是徒然訓詁字義也

夫世祿節見滕原有當行助法之機而我公田節

讀書記 卷八

見周實有參用助法之事

惟助為有公田通章主意在此一句周聘侯四書精言謂惟助為有公田單對貢說此便不是蓋無公田則為貢混公田於私田而仍無公田則為徹故曰惟助為有公田取民有制莫急於有公田故惟助為最善也周未嘗有行助之事然大田之詩周詩也公田我私兩兩分明雨我遂及層次井井欲不謂之有公田不可有字須如此意會則是周先王監夏監殷而制治實兼所革所因以成賦其行徹法於都鄙之中也亦兼有行助法之處故曰雖周亦



助也當時人君不能行助必藉口於前朝舊典非時王之制故孟子得大田之詩亟援以證周亦用助此真經濟從讀經中來也

任翼聖云八家同井殷之公田在私田外顯而易明九夫為井周之公田在私田中隱而難見若周原是八家同養公田孟子不消說兩我公田一節了愚案此據周禮九夫為井句證明周之徹法以見殷周異制是真能穿穴經義者孟子惟助為有公田句得此益明王罕皆既引其說入四書匯參而仍拘於方里節朱註乃周之助法也句以為此

讀書記

卷八

三

又不無可疑不知方里節朱註周之助法即上文雖周亦助之助正是孟子讀大田之詩憑空想像以為周必兼有行助之處其助法必當如此非謂周原是八家同養公田而助與徹可以混而言之也

惟助為有公田必經界正纔是有公田故曰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

請野節玩一請字自是孟子經綸活法非敘述周家舊制朱註云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亦但謂野做殷助畫井國中做夏貢不畫井周之徹法兼此

二者耳非謂周法於野實俱行助而助與徹可混而無分也讀者須以意會

鄭康成匠人九夫為井節註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此不刊之論先王仁至義盡正於此見在武曹謂都鄙中之公邑不可別為溝洫法以亂之此不明先王立制之意而徒從地之形勢起見者夫世祿之設所以厚君子雖先王盛時不保食是祿者世世子孫必無不肖則多取於民勢所不免於是立為成法俾有限制地為采地而非君所主即田為井田而亦非臣所主井地既均穀祿

讀書記

卷八

四

自平是故都鄙中之平曠可畫井者制為采地庶幾有是邑者食賢君禮下之惠而亦不至多取於民其餘不可畫井者仍作公邑聽縣師之徵令周禮註疏謂家削邦縣邦都各采地俱有公邑不立井田者職是之故後儒於此等制度不得其心而逐其迹輒輕議漢儒成說抑亦謬矣

成十五年公羊傳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註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愚案魯稅法即周法也若都是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此註何以云民



不肯盡力於公田此亦可為雖周亦助之證

論語射不主皮節朱註云鄉射禮文原朱子之意

是謂射不主皮句出鄉射禮文中非謂射不主皮

即指鄉射禮言也儀禮鄉射禮記曰禮射不主皮

所謂禮射指大射賓射燕射言與鄉射無涉周禮

鄉大夫之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

則鄉射豈是不主皮之射時文往往誤會註意遂

謂鄉射不主皮張京江一節題文起講云從來盛

衰之象其端先見於一鄉而及其寢久遂形為風

俗又云君子觀於鄉而有今昔殊尚之慨則世變

讀書記

卷八

五

存其閒矣拈定鄉字便是誤認文雖佳而攷訂則

疎矣

主皮古義本主中言鄉射禮記禮射不主皮鄭註

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

為雋也論語射不主皮馬註言射者不但以中皮

為善亦兼取和容也參觀二註俱是以中訓主皮

並無貫革之義襄十四年左傳子魚曰射為背師

不射為戮射為禮乎杜解禮射不求中此與鄉射

禮記禮射不主皮同義

主皮者庶人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詩四百

書釋地三續說本周禮鄉大夫鄭註愚案皮有三始折謂之皮已乾

謂之革既熟謂之韋夏官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

射甲革楛質者攷工記弓人王弓之屬利射革與

質貫革云者正以革之難貫而貫之為強其與庶

人主皮之射不可同日而道明矣

左傳九族與尚書不同尚書九族高祖至元孫之

親是也若左傳九族即下文兄弟之國季梁不欲

隨侯追楚師而告以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故親

其九族句杜氏主異姓有服而異族者言最為得

旨若用孔安國鄭康成九族之解先失季梁諷諫

讀書記

卷八

六

隨侯本意不但如疏所云鄭說九族為不相值安

得九族而親之之謂也

孔叢子居衛篇曰子思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唐

李習之復性書曰子思述中庸四十七篇遭秦滅

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愚案九與七字形相

似必有一誤要之今所存之中庸則四十餘篇中

之一篇也

莊子說理有極似中庸者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

焉萬物育焉逍遙遊曰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

穀熟



中庸曰其為物不貳承天地之道言大宗師曰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承吾聞道矣言是皆以物物者為物蓋物物者亦得稱物也

彫琢有二義孟子云必使玉人彫琢之謂治其朴而使之文也應帝王云彫琢復朴謂削其文而返於朴也

一字讀二音見於唐石經詩于三十里唐石經作于卅里三十維物唐石經作卅維物若讀卅為悉合反則是四言之詩雜以三言之句不諧聲度安得成章故知是以一字讀二音者也廣韻卅三十也今作卅直

讀書記

卷八

七

為三十字

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首不能寸進元史

姚天福傳須合心有餘閒自能決音制勝橫雲山人明史

以上二條取其意而用之俱於學者有益

天下事總挈大綱則易獨周萬目甚難明史

此處事之要訣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王註謂甲者創制之令先後三日使令洽而後誅也鄭義以為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也朱子本義用康成之說而

推廣其義不專主造作新令言訓字既確切不浮說理又包函無量此經之旨朱子為獨絕古今矣七日來復王註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孔疏觀註之意亦用易緯六日七分之義同鄭康成之說剝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故言七日也愚案孔以六日七分解七日不失漢易古義但以剝坤復三卦聯合言之其說必不得通朱漢上云十月坤十一月復此言其大綱耳

讀書記

卷八

八

如十月坤也有未濟有蹇有頤有中孚凡五卦而後成復六日七分之義得此方明李鼎祚解七日來復與孔疏大同小異但云未測端倪以候來愬則是李氏於剝坤復三卦聯合之處猶未敢深信也此經之旨須闕李滄卦氣圖

讀書記卷八終



二初齋讀書記卷九

家語五儀解無取啍啍啍啍也王肅註啍啍多言誕欺詐也愚案莊子胠篋篇云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已郭註云啍啍以已誨人也似未明晰當參看王肅家語註則啍啍足以亂天下之故可知矣

荀子哀公篇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楊倞註有數蓋焉猶言蓋有數焉倒言之耳愚案此與莊子大宗師篇云是自其所以乃同一句法楊倞此註讀古書者不可不知

讀書記

卷九

吾師乎吾師乎師謂大宗師非從學之師也

養生主云可以盡年郭註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讀此知莊生之學非不粹然至正而後世白日飛昇之說皆幻妄也

無天於上無地於下吳俗有此二語其實出淮南子兵略訓中信俗語之相傳有自

向第知文選中有天台山今知亦有鴈蕩山也謝靈運石門斤竹澗諸詩是

召誥文法與汲冢書絕相似

古之作史者文簡而詳今之作史者文詳而略卽

史筆觀之而古今人不相及可見

均服振振取號之旂以旂協振正所謂字音異而收韻同者也

月者太陰之精以其爲臣道也故曰增華台室以其爲妻道也故曰楊采軒宮此月賦用字之精也以大司馬爲大馬見莊子知北遊

古亦有爲大宰而位任卑者左傳稱大宰伯州犂是也楚名上卿爲令尹故蔣爲教爲宰亦是借周制言之疏義甚明

裘不廢矣解常服裘也曩嘗不愜此註欲主裘職

讀書記

卷九

二

無闕言之今思之正妙在說常服裘士季立言愈淺諷諫愈切杜深解傳義故不從裘職之說前人訓解未可輕議卽此可知

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若不若也與則如勿傷如字同例古人辭急故書中多有此等句法

以貫笠穀孔疏服虔云笠穀穀之蓋如笠所以蔽穀上以禦矢也愚案笠穀依服說當如今兵法所用籐牌

讀成十六年左傳立我烝民疏知粒食所以養人正性讀晉語晝選男德以象穀明註知食穀所以



益人聰明然則思文之功信大矣

南國賦註離為諸侯愚案孟康以離坎震兌為方伯監司之官杜解離為諸侯蓋取諸此孔疏引禮器大明生於東云云非確解也又卜筮通言亦見南國賦註疏

凡六官之長即大學弟者所以事長之長非如周禮六官必以冢宰等官為之長也

襄十二 years 左傳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杜解以宗廟為所出王之廟祖廟為始封君之廟宗廟祖廟之義惟此最為精確中庸春秋脩其祖廟繫春

讀書記

卷九

三

秋於祖廟其為時祭無疑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繫昭穆於宗廟其為禘祭無疑也許慎謂審

文也唯是魯制竟立二廟據左傳有而中庸所謂宗廟祖廟者不聞先儒以為二廟當是一廟而因

祭異其名春秋脩其祖廟以祖廟包親廟言之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以宗廟包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謂相土縱橫之宜而行其所利便或東其畝或南其畝也杜以播殖之物各從土宜解之者非

昭三年左傳及遺姑姊妹若而人杜解言如常人不敢譽愚案今人用若而人三字猶云如千人之意於古義不合特沿譌已久故不覺其非也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杜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愚案解法有稱加一者本此

士農工商稱四民始於管仲治齊古者士出於農不特立士名然亦有四民之目則宣十二 years 左傳曰商農工賈是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二字本於易人皆知之至無極二字毛西河以為出於隋唐道藏靈寶經

讀書記

卷九

四

有無極太上之語此非也詩周頌維天之命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詩譜云孟仲子蓋與孟某共事子思後學於某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然則無極二字出於孟仲子是孟子之時已有此二字矣

陳氏樂書唐商盈孫案臯氏之法用筭法乘除鐘之輕重高下定編鐘之制凡二百四十枚歐陽氏集古錄景祐中得古鐘有銘於腹即寶蘇鐘也初王朴作編鐘皆不圓至李照奉詔脩樂以朴鐘為非及得寶蘇其狀正與朴同乃知朴為有法愚



案攷工記鳧氏以其鼓閒爲之舞脩六二分以爲舞廣戴東原以舞脩六爲橢圓大徑舞廣四爲橢圓小徑其說甚精足爲古鐘不圓之證雖攷工記泛言鐘制未嘗專論編鐘然大小一體編鐘亦當不圓可知又王朴所制編鐘皆側垂胡瑗改鑄正其紐使下垂叩之弁鬱而不揚而聶崇義三禮圖所繪皆正垂恐係聶氏之譌

米元章云五聲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愚案後魏江式曰晉呂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

讀書記

卷九

五

餘徵羽各爲一篇則韻分五部實自呂靜始而不始於沈約也

朱竹垞書玉臺新詠後曰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以玉臺新詠勸之枚乘詩居其八昭明優禮儒臣容其作僞徐陵爲昭明諸臣後進不敢明言其非乃別著一書還之作者愚案竹垞此說似非昭明大集羣儒討論斯事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爍鮑至名爲高齋十學士徐雖輩行稍後然同在學士之列有討論之責設以諸詩還之枚乘直告同人亦非甚難啓口

之事何至不敢明言必待別著書以微寓其意且其爲枚乘之詩果鑿鑿有據卽劉孝威庾肩吾諸人何故必欲同心作僞此事之無可解者昭明文選初成有千卷旣而略其蕪穢集其清英存三十卷甄別可謂嚴矣豈猶容儒臣作僞於其閒或謂文選闕疑玉臺實之以人非是此言有理讀者勿以玉臺新詠之故而轉疑文選斯得之矣

劉孝標不能引短推長見惡武帝沈抑冗散而其文章錄於副君之選蓋當是非之公雖君父莫能奪也何義門文選評愚案君父之尊且不能奪是非之公

讀書記

卷九

六

豈以優禮儒臣之故而竟容其作僞乎此以知竹垞之論玉臺新詠者非也

古稱史今亦稱鑑鑑字本於說苑公扈子曰春秋國之鑑也一語宋司馬溫公編集歷代君臣事迹神宗賜名資治通鑑以史爲鑑殊覺意味深長吾與點也朱註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此數語似乎膚廓其實字字切實上下同流承天地言各得其所承萬物言莫春天也莫春者春服旣成卽上與天同流也沂舞雩地也浴乎沂風乎舞雩卽下與



地同流也冠者童子萬物也五六人六七人浴風詠歸一切與偕即與萬物各得其所也會點言中初不及此而言外自有斯妙充實其理即堯舜勲業亦不過此與晉人曠達全無干涉夫子與點不外酬知本意而所觸者大故特歎賞焉曾點能見其理夫子實造其理聖賢分際迥然不同朱註有以見夫四字斟酌最為精當

夏亦有公田夏小正曰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戴氏傳曰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愚案其田即私田是

讀書記

卷九

七

張衡靈憲云微星之數六萬一千五百二十是微星猶有數也黃崑圃夏小正漢案戶註謂雲漢皆無數小星不可別蓋又在靈憲微星之下者與困彖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困卦坎下兌上兌為口舌上六一爻適當兌口開處正係困極之時故曰尚口乃窮也此亦以卦體言之

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愚案康成之意是謂周公時自有比賦興之詩與風雅頌並行云孔子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者亦

謂後人不復能摘出某詩為比某詩為賦某詩為興耳非謂比賦興即寓於風雅頌中而別無所謂比賦興也嚮讀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每疑風雅頌中俱有比賦興在何以必云教六詩今讀鄭志始知古時不然詩實有六自須六詩皆教後儒化六為三未免於古義有殊矣

大學上恤孤而民不倍上言興孝與弟此獨不言興慈而言不倍者正以恤孤二字非泛言幼幼可比人不恤其孤正是倍其死者禮記坊記云利祿

讀書記

卷九

八

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倍以此坊民民猶借死而號無告借與倍古字通大學之義參諸坊記而愈明

中庸宜爾室家二句是總承妻子合兄弟翁極意形容一門之內和氣薰蒸無處不宜無人不樂以起下節父母其順意不必依林次厓存疑分貼兄弟妻子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此章當以仁字貫全章不必依講章單從仁聲轉下所謂仁者何也善政善教是也仁言在善政善教之先而有是言仁



聲在善政善教之後而有是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實事孟子勸人行仁故以首節引起惟是仁中分量又有不同仁發爲善政入人猶淺仁播爲善教入人更深故復分別言之使人知善教之爲重必以善教濟善政而後王道全焉末節單承政教以顯仁之收效不同不復蒙言聲者正見言聲二字原非本章要義特欲借此以顯仁之當行而行仁實際自在次節不得以兩節並列言之也

讀書記

卷九

九

口之於味也章大旨是以理與氣循環言之首節性屬氣命屬理故君子不謂性次節命屬氣性屬理故君子不謂命各指重處義甚直截自講家分析支離而書義始岐矣新安陳氏謂口之於味也節命字合理與氣言最是騎牆之見此節本旨在扶理抑氣何得以此命字雜入氣言反使書義紆曲失子輿氏循環指點明白痛快之意王觀濤翼註斥之當矣莊子達生篇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孟蜀本作疑蓋今本俱作疑蓋人當用志不分之後凡所思慮左右逢源若有神

助者然故曰乃疑於神董遇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教之非思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之謂也今本作疑者非是

呂刑非德于民之中此承上章有德惟刑及罔不中聽獄之兩辭言曰有德惟刑則刑于民卽是德于民也曰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則用刑成德又貴得中此所謂德于民之中也蔡傳云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漆出受中一層不免流贅又與咸中有慶傳所謂五刑咸得其中者義不

讀書記

卷九

十

聯貫似不必從賈誓無餘刑蔡傳訓刑之非一王氏樵曰不定之辭解無餘意俱得但字義疏解未明此經蓋謂魯人不供楨幹則於墨劓剕宮四刑之中按情施刑刑適當罪無有多餘因不能預定其爲何刑故但曰無餘刑惟楨幹視糗糧芻茭稍緩故可預定其不至於殺也秦誓俾君子易辭蔡傳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王氏炎曰巧言變亂是非君子仁而不佞往往爲其所奪故易辭愚案旣爲君子則必不肯變易其辭



說且君子之辭亦豈佞人所能奪此經之意但謂君子見載截善謊言之人見用於時必將舍其忠諫之辭而改爲吁嗟之辭如左傳所載蹇叔哭之云云者此易辭之謂也此真截截善謊言之人俾之也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兩經似是一意其實大殊易言百姓日用則愚夫愚婦飲食居處不悖於道者皆是也孟子此章既曰行之又曰習矣又曰終身由之自是實從道中著力已可望其知道無如自古儒林

讀書記

卷九

七

繩趨尺步而不能見道者正復不少故孟子歎息言衆也以見如此著力而不知道者猶衆勉人精心體道耳若謂與繫辭傳日用不知同義則天下人人皆然矣衆也一歎不反成贅辭乎此以知兩經之各有指歸也

宋曾子固耳目志孟光舉按齊俗直謂几案耳呂少衛云按乃古椀字故舉與齊張衡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椀也據此則考工記案十有二寸亦作此解爲當愚案孟光舉按定指椀言若四愁詩青玉案卽依李註作憑倚之案亦無

不可至考工記案十有二寸下文明云棗桌十有二列豈有棗桌擇可以排列椀中之理南豐必欲以諸椀字混爲一義拘矣

俛與勉二字互相通表記俛焉日有孳孳是以俛仰之俛通勉勉之勉攷工記前弱則勉據唐石經是又以勉勉之勉通俛仰之俛古字通融如此

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唐石經作謂之不參均此從先鄭改勝爲稱卽以角不稱幹幹不稱筋爲不參均也然如後鄭之說不須改勝爲稱又不須增入不字而於義更順則唐石經所增不字

讀書記

卷九

七

自屬可刪

其次有澗而疏唐石經作其次角有澗而疏此句鄭註賈疏雖未嘗專指角言然既對下角無澗句則其次角有澗角字石經當有所本

今俗居喪有七七日百日之說此不見古經而家禮載司馬溫公浮屠誑誘條下有之知其說之流傳已久又朱子語類第八十九卷論居喪廢祭一條亦有須百日外方可之語所謂百日者雖是約略喪祭之期然與今俗所謂百日意亦相同也又今俗有所謂接煞者始於幽明錄載彭虎子事如



俗巫戒之云某日殃煞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  
云云是也宋俞文豹吹劍錄力辯避煞之非

讀書記卷九終

讀書記

卷九

幸

二初齋讀書記卷十

母嫁後所生之弟稱外弟妹稱外妹見成十一年  
左傳

襄二十七年左傳食言者不病疏云不唯病害而  
已必至於死也愚案不病病也古人多反語食言  
者不病猶言食言者豈不病乎疏說似非

詩云彼交匪敖襄二十七年左傳趙孟曰匪交匪  
敖愚案上匪彼也下匪非也即知匪字古有二義  
矣

昭四年左傳四嶽三塗三塗對四嶽言當從服氏

讀書記

卷十

一

太行轅轅崑澗三處道之說爲是四嶽嶽有四也  
三塗塗有三也以此相對杜解似非

昭五年左傳抑少不終抑字是從莊叔轉到穆子  
如云莊叔固爲亞卿也抑其子穆子仍是亞卿位  
不足以終盡卦體直達正卿所少嫌不足者此而  
已矣

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太叔教叔向戒之必是防  
楚包藏禍心以致送女之卿大夫不能復歸晉國  
故叔向告以敬始思終終無不復此復字取復歸  
之義杜謂事皆可復行者非



昭十一年左傳明云有三年之喪則杜元凱既葬除喪之說不然明矣

古不以銀為幣但用飾器物而已故周禮九貢鄭註以銀入器貢而不與金玉龜貝同入貨貢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鄭註教官其屬六十愚案周時地官六十屬統名教官與後世以學校官職稱教官者異矣

刑罰慶賞相及相共言上之刑罰使民相及上之慶賞使民相共下比長有罪奇衰則相及可以互證蓋卽後世保甲之意鄭註以相救相調訓相共

讀書記

卷十

二

意猶未明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註以廛里任國中而逐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晦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愚案觀此註云云亦可知鄭意決不從二晦半在田二晦半在邑之說矣

今商賈以物不美者為行貨本周禮司市害者使亡鄭註謂物行沽者又唐書韓琬傳器不行廡音義不牢曰行平苦惡曰廡

胥師飾行之行亦當是行廡之行飾行謂飾沽為功也鄭註未明

大司樂諷誦鄭註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賈疏倍文謂不開讀之誦亦背文但非直背文又為吟咏以聲節之愚案韓昌黎韓滂墓誌云滂讀書倍文功力兼人此言背本暗記如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所謂倍讀也依周禮疏諷誦皆是倍文可知古人肄業必以倍讀為貴但看讀者不足貴也

夏官弁師璿玉三采璿石之次玉者以石為玉稱名不當經既言璿玉當從註疏讀璿為是

讀書記

卷十

三

職方氏冀州其澤藪曰揚紆鄭註揚紆所在未聞愚案涑水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於張揚池見水經

張揚池卽今蒲州五姓湖在永濟臨晉虞鄉三縣界會處山右諸郡多叢山廣原陂澤川池所在鮮少惟五姓湖一路實係水鄉於河內求澤藪舍此奚屬況周禮稱揚紆水經稱張揚池唐風揚之水水經注亦指涑水為激揚之水稱名往往相近然則周禮之揚紆或卽水經之張揚池與

水經注涑水西逕猗氏縣故城北又西逕郇城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又西南逕瑕城愚案今涑水經猗氏臨晉入五姓湖是古郇瑕氏之地成六年左傳言郇瑕氏之地沃饒則其為水鄉可知言郇



瑕氏土薄水淺則其為澤藪又可知讀左氏此傳參攷周禮冀州澤藪益信揚紆所在不應舍張揚池而他求矣

職方氏并州其澤藪曰昭餘祁鄭註昭餘祁在鄆愚案昭餘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二十二里俗名鄆城泊

軍旅授有爵者杖鄭註別吏卒且以扶尊者將軍杖鉞愚案哀二十七年左傳云成子衣製杖戈亦可援以證此經

掌客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鄭註謂著脫字失處

讀書記

卷十

四

且誤耳王氏謂承積而言竊意王氏為長

椁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為之穀長以其長為之圍

考工記有圍周必有圍徑故鄭註補出圍徑一層

下文云以其圍之防稍其藪此亦指圍徑言謂以圍徑三分之一稍其藪也下文云五分其穀之長亦謂五分其穀圍徑之長也

蒼頡篇曰格量度之也見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李註此解格字極精大學格物正是此義

馬氏論千乘之說計八百家出車一乘愚案千乘之國提封十萬井每井以八家計算得八十萬家

每八百家出車一乘則八十萬家出車千乘是未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術路而但據八十萬家全數言之也若依漢書刑法志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術路三萬六千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則是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出車一乘此當為定說

君子不以紺緞飾參攷爾雅釋器攷工記鍾氏及邢賈各疏許氏說文定為一染纁黃赤再染赭淺赤

色三染纁纁一各四入工爾雅稱染攷入黑汁紺深青

色五入緞青赤六入元在緞縞之間七入緇黑若論語

讀書記

卷十

五

疏云紺元色緞淺絳色是誤認六入之元為四入之紺再染之類為五入之緞也朱註云緞絳色亦是承襲其譌而去淺字則又直指為三染之纁矣據說文絳為大赤此既為練服之飾自宜從入黑汁後五入之色為是

儀禮聘禮楊降立疏云諸侯與其臣視朔與行聘禮皆服麤裘但君則麤裘還用麤裘臣則不敢純如君麤裘則青豸裘楊衣君臣亦有異時若在國視朔君臣同素衣為楊故鄉黨云素衣麤裘彼一篇是孔子行事鄭兼言君臣視朔之服是其君臣



同用素褐可知若聘禮亦君臣同用麤裘但主君則用素衣為褐使臣則用絞衣為褐蓋在國則君臣同素衣聘時主君亦素衣唯臣用絞衣為褐也愚案依此疏文則鄉黨素衣麤裘定指在國視朝之服惟論語疏並載熊氏皇氏說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揆皇氏之意直以絞衣為記禮之譌則雖行聘禮或亦君臣同用素褐然而絞衣以褐本於玉藻皇氏斥為亂言要之未有憑據不得從之若陳用之禮書即以絞衣為素衣而以鄭註蒼黃色之說為無據則

讀書記

卷十

七

變亂古訓尤不敢信其然矣

旅酬下為上章句以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釋逮賤之義是猶渾而言之也其實兄弟弟子舉解於長兄弟為旅酬之始而旅酬時長兄弟所用以酬賓交錯以徧者即此兄弟弟子所舉之解則當交錯以徧時兄弟弟子亦與有榮施也賓兄弟用主人酬賓賓受之奠而不舉之解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為上也此為無算爵之始是時賓復取解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復取解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者皆用此

賓弟子兄弟之子所舉之解則當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時賓弟子兄弟之子俱與有榮施也蓋此解既為賤者所舉則長者數用此解恩義周洽總使賤者隱隱然有以申其敬是故此經當從解字設想方知逮賤之義直貫徹乎旅酬無算爵之終而其初各舉解於其長但為逮賤發端之義也華嶽為二山一見周禮職方氏豫州山鎮曰華山一見爾雅釋山河南華而所以立吳嶽為西嶽之故則周禮大司樂正義云周處鎬京在五嶽外無西嶽權立吳嶽為西嶽此條解釋最精

讀書記

卷十

七

寬裕溫柔四字頗難分別細思之寬如天宇寥廓裕如四時旋轉溫如太陽煦物而暖柔如剛風近地則緩

發強剛毅四字亦難分別嘗以擔夫譬之發如擔夫見重擔在前必欲肩任強如擔夫力大果能肩任剛如任此擔時一往直前不可屈撓毅如任此擔後終始如一永無歇息

孟子持其志我知言二句總承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二句下轉語然亦有次序薛文清公讀書錄云知言又在持志之先其序則先知言而後



能持志此二語最精

餘夫二十五畝無論六鄉六遂之餘夫其受田並

在遂地中以百里之內既置六鄉又以九等受地

載師廬里至皆以一夫為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

無地可受也又士工商亦有餘夫出耕公邑

與六鄉相似但六鄉餘地有九等所居詳見周禮

載師註疏

餘夫之田並在遂地中此疆予任眚所以為遂人之掌也

園囿汙池四字當有分別有藩曰園所以樹果有

讀書記

卷十

九

牆曰囿所以域禽獸窟下之地濁水不流曰汙穿

地得水水停曰池

星辰之遠也星辰兼地平上下言不單指人目所

見故曰遠

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僚者長庶也案吳子壽夢

生謁即諸餘祭即戴夷昧即夷季札四人者同母

兄弟也僚係壽夢長庶子故公羊曰長庶又使專

諸刺僚季子曰爾殺吾兄其為壽夢長庶子益見

至闔廬名光服虔以為夷末之子何休以為謁之

長子杜預以為諸樊之子謁即諸樊何杜說同然

玩公羊傳語意自當以服虔之說為長

以其圍之防稍其藪鄭註謂藪壺中當輻菑者也

戴東原言穀空壺中所以受軸謂之藪泛言穀空

壺中則與鄭註指言壺中當輻菑者有別然藪有

蜂藪之義鄭司當從後鄭為是姜上均輯義直以

輻孔所聚謂藪不知此謂壺中非謂容輻之藪孔

又謂藪深當除圍徑三分之一尤與記文無涉老

子云當其無有車之用正此句之謂姜氏失之又

謂大穿小穿與藪三者須相稱此則案據鄭註並

無差繆但如前解藪字何謂三者須相稱毋乃自

讀書記

卷十

九

相矛盾乎善乎周官義疏之言曰統而言之中空

處皆可名藪下經量其藪以黍是也切而指之外

當輻菑處為藪此經是也斯為不刊之論矣

攷工記輪人為蓋主為雨設鄭如今雨傘是其意

也通雅蓋本因古之慘夏官道右王下則以蓋從

是表尊之蓋鄭如今儀衛用繖是其意也地官司

市命夫過市罰一蓋是眾中鄭暑雨之蓋賈如今

市中亦有鄭暑雨之物是其意也

輻人衡任者五分其長即指衡長六尺六寸言不

蒙上句其輻之長言



大車無輓小車無軌戴東原攷工記圖據韓非子外儲說墨子語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尺石遂以關鍵解輓軌之義則誠精矣然外儲說尺尺之木與包註橫木實一物也包註明言橫木縛輓不言橫木即輓戴氏必欲指包註橫木即六尺之隔而謂包註為誤是未免誣古註也且外儲說但言車輓不言車軌戴氏必欲據以并解車軌而屏去古註上曲鈎衡之說是不知上曲鈎衡之即為梁輓見于詩疏其說固不可易也鬼氏為鍾兩欒謂之銑鄭註銑鍾口兩角賈疏如

讀書記

卷十

十

今之鈴不圓故有兩角也愚案戴東原攷工記圖據舞修舞廣之文以證鍾之精圓并云鍾之羨宜據此為度讀書得閒實補康成所未及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經文明說二在上一在下是不當甬之中央也鄭註乃曰令衡居一分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以旋當甬之中央攷諸字義衡平也其為甬頂平處無疑安得令衡即居甬三分之一衡既不得居甬三分之一一則旋安得當甬之中央鄭氏此註似不必從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鈺

閒以其一為之厚鄭註十分之一猶大厚若言鼓外鈺外則近之鼓外二鈺外一此註甚難曉解嘗反覆思之總因賈疏銑外有二閒鈺外唯一閒二語說得不明以致無從剖析其實就銑徑十計之除鼓閒六則兩旁各有鼓外鼓外各得其二就鈺徑八計之除鈺閒六則兩旁各有鈺外鈺外僅得其一據康成此註繪圖求之即得其實賈疏當云鼓外每邊得銑徑十分之二鈺外每邊得鈺徑八分之一便能顯出鄭註之意

讀書記

卷十

十

鄭註鼓外二鈺外一之語可知古鍾體雖下大上斂然鍾邊並無弧曲戴東原據銑十鈺八舞六繪成鍾圖無弧曲此圖最精今試以銑十鈺八舞六之數剪紙成圖將所剪之圖胷中折轉則下徑多餘若干數即上徑缺少若干數再將下徑多餘紙角折轉以揜上徑缺少處便成方形以鄭註鍾長半得八銑十鈺八舞六將下徑銑十上十六計之折徑舞六通融折算亦俱得八故成方形如此則鍾體不特有顯然之精圓形而且有隱然之正方形也土以黃其象方象指畫績言以地道曰方故畫績



取方象非謂地球方也

飲器鄉衡而實不盡註鄭司農云衡謂麋衡也疏  
麋卽耆也愚案康成以器有大小不可據上畔與  
耆平故改訓平爵鄉口酒不盡不知經文鄉衡須  
玩鄉字雖不到耆而已嚮耆纔是平爵鄉口到盡  
處若不到盡處亦不得謂之鄉耆故鄉衡之解先  
鄭最優

牝服卽較較卽車箱先後鄭之言一也戴東原從  
後鄭以牝服爲較而又謂車箱記無高度竊意較  
之高度卽車箱之高度也戴說似非

讀書記

卷十

主

菱解中有變焉註菱讀如齊人名手足擊爲散之  
散愚案解支節也見漢書賈誼傳衆理解也句顏  
師古註

量其力有三均鄭註謂假令弓力勝三石引之中  
三尺此如今人言弓有幾个力與論語爲力不同  
科言人力者不同

均者三謂之九和總承上兩謂之參均一有三均  
言三三而九九者皆和故曰九和

伏羲先天圖兌居東南艮居西北蓋中原之地  
東南環海西北環山故兌澤之氣居東南隅者以

居東南隅則其氣統貫於東方南方非專指東南  
一隅言也艮山之氣居西北隅者以居西北隅則  
其氣統貫於西方北方非專指西北一隅言也乾  
南坤北亦以南方地下得見天體無窮故乾天居  
之北方地高地足以蔽天故坤地居之然則先天  
圓圖與蓋天之理相通矣

列子湯問篇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一兒曰日  
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  
而近者大乎一兒曰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  
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

讀書記

卷十

主

也愚案明神宗時西人第谷始發清蒙氣差之說  
曰清蒙氣者地中遊氣時時上騰其質輕微不能  
隔礙人目却能映小爲大升卑爲高故日月在地  
平上比於中天則大星座在地平上比於中天則  
廣此映小爲大也定望時地在日月之間人在地  
面無兩見之理而恒得兩見或日未西沒而已見  
月食於東日已東出而尙見月食於西此升卑爲  
高也  
御製儀象考成清蒙氣差篇內載此條由此推之則日初出  
被清蒙氣掩映故大非以近故大也及日中不被  
清蒙氣掩映故小非以遠故小也至於滄滄涼涼





ZW 21101800819296

則清晨陽氣尙微之故如探湯則亭午陽氣正盛之故亦非以遠故涼近故熱也孔子不能決乃是列子寓言非真有與義在雖聖人不知之例故特辨之

清蒙氣亦曰蒙氣與距地平一十八度之矇影有別清蒙之氣最足形容造化之妙

孫興公遊天台山賦云羲和亭午遊氣高蹇此二句正日中不被清蒙氣掩映之謂

文選蔡伯喈郭有道碑文委辭召貢李註云召或爲台今閱介休郭林宗廟碑是召非台又凡我四

讀書記

卷十

古

方同好之人句碑作凡我同好之人無四方二字因思古來一切文字安得盡取金石校正之

凡有剛土在下者其上便有鹹鹵北方土性往往如此故兌象爲剛鹵

河東鹽池之鹽不用凍治因曬而成聞曬鹽時須得南風產鹽乃夥中條山有風祠恰在鹽池之南家語南風阜財

指此

成六年左傳疏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歲

癸卯余遊解州安邑親歷鹽池始知此池東西長

南北狹袤指東西言廣指南北言其袤廣里數則

疏說極準文選魏都賦註謂鹽池東西六十四里與左傳疏袤五十一里相去不遠或是尺有贏縮至謂南北七十里則大謬七十二字內必有衍文當是七里或十里之譌

婿范春容濼源同校

讀書記卷十終

讀書記

卷十

五